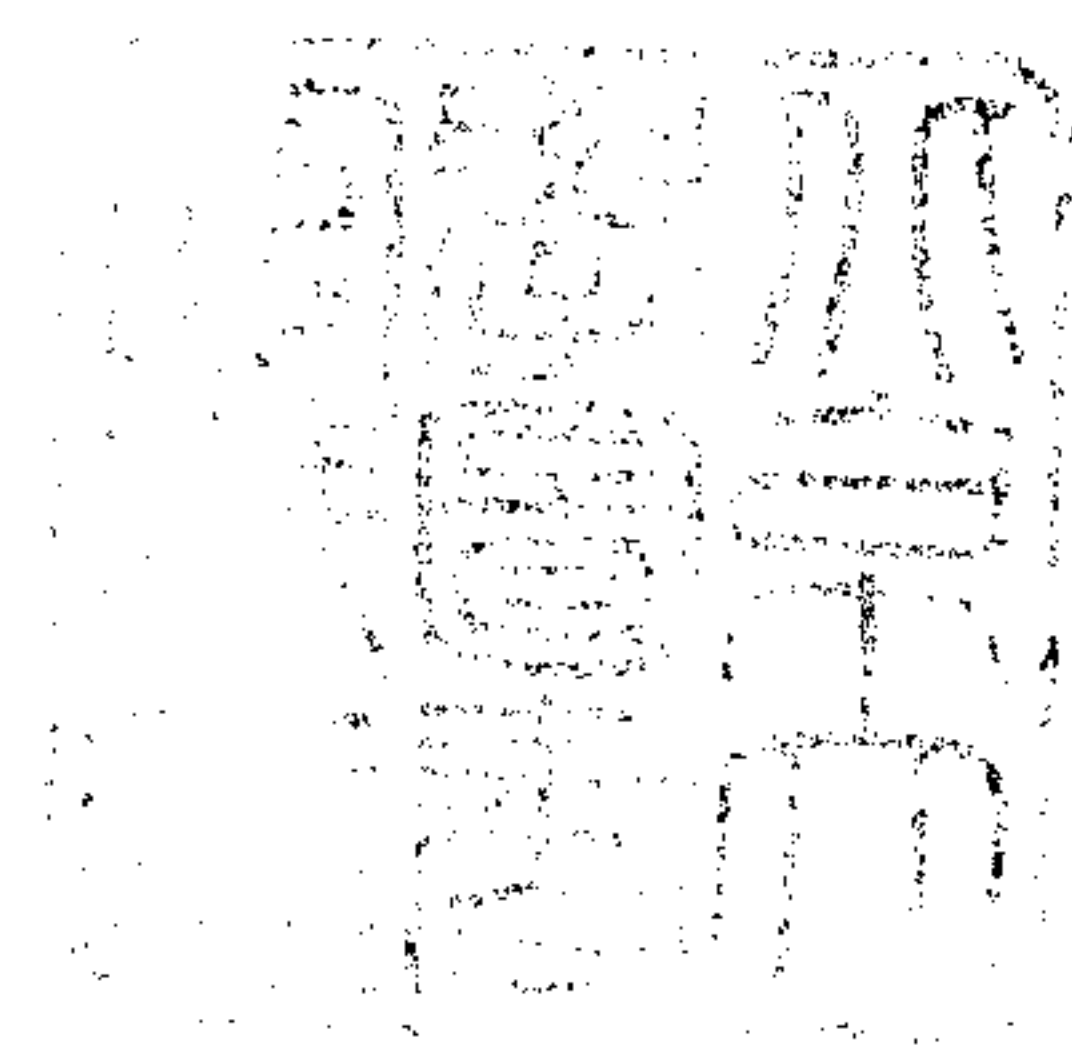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三二一・子部・雜家類

珊瑚林二卷 金屑編一卷 [明]袁宏道撰……………一

沈氏弋說六卷 [明]沈長卿撰……………七五

沈氏日旦十二卷 [明]沈長卿撰……………三一九

聞雁齋筆談六卷 [明]張大復撰……………六二一

珊瑚林序



表先生珊瑚林不粘
不豎拂二不私通
車馬至今快讀一過
猶可想見

珊瑚林序一

其婆娑古槐下鳥聲
如韻無化祖意頃
樣德山暑禪政從此
揀出而美刻若不盡
刻何也蓋予不忙

尚不見其全之恨
今日始見

其全當日機緣未
熟或甘脆蠹魚之腹
今日魚腹滿市誰
識明珠焉知不作管

珊瑚林序二

幼安園中金一例
拋擲耶此予所以橫
然恨行之不早也
先生家有元方而
不能季方先生家有
季方而不能

元方先生大地以法上維與鼎

運命長脈望之塵既洗

卓老性命之旨已明宜可與

先生鼎足而兩先生執林

珊瑚林序三

中坐不得封侯死猶能扁

居伊雅之刀先生且輕重

兩先生哉維然于商浮提

中現三先生于三先生法

集中乃有珊瑚林世人

那得知三先生盡則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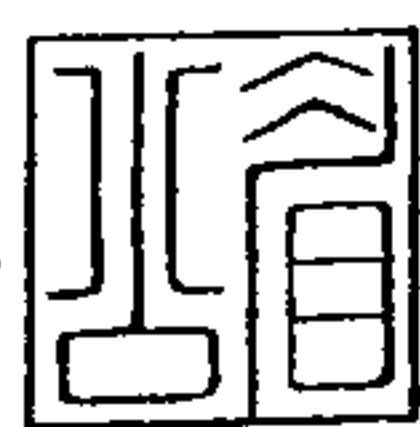
在三先生白毫光中一人

自不識耳一取予甲人言

珊瑚林序四

生行優劣

華亭陳繼儒題



珊瑚林上卷

古郢門人張五教編
錢唐後學馮真校

明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大學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至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都是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豎眼何以橫髮何以長鬚何以短男女精血何以成人此等可窮至乎此徹盡語也求知物理如蛾趨明轉為明燒日下孤燈亦復何益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何如答格物物格猶諺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今人盡一生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物格耶故杲公引斬圖落頭之事

下學工夫只在格物格者窮究也物即意念也意不能空起必有所寄托故意之所在即物也窮究這意念從何起從何滅是因緣生是自然生是真的是假的是主人是奴僕如此窮究便名格物此

格物即禪家之參禪也到得悟了時便名致知物即是知叫做誠意知即是物叫做正心故一格物而大學之工夫盡矣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無己則無人無人則無天下渾然萬物一體故曰歸仁顏淵思想吾身只靠着視聽言動今克去了己是無視聽言動却如何做工夫故請問其目夫子答云汝勿以目視唯以天則之目視勿以耳聽唯以天則之耳聽耳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目即己也己即非禮也此正約之以禮處顏子思來此事却難我今且做看到了既竭吾才纖毫意見心思都捐棄了然後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不是未達一問蓋道體自是如此着力不得金剛經問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即顏淵問仁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即克己復禮為仁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等布施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也

問中庸首章與禪家宗旨合否答了此一章別無禪宗可學蓋天者對人而言凡屬見聞思慮皆人也情識不到不知其然而然是謂天命也即此謂之性能隨順這不落見聞思慮的便謂之道修此不落見聞思慮的便謂之教何也見聞思慮皆有離時如眼有時不見色乃至意有時不思法唯見聞不落始得言須臾不離是謂不睹不聞畢竟不在見聞上作工夫是謂戒慎恐懼夫此不睹不聞

冊瑚林

清響齋藏板

乃獨立無對待者人以為極隱極微不知是最見最顯的蓋人只知見聞之為見聞而不知是本來見聞本非聞此獨也試觀喜怒哀樂未發時豈是見聞攬入得的是即天命之性謂之中也發而貴中節斯即見無見即聞無聞是則率性之道謂之中和也盡先天後天機括未有出這中和外者故曰大本曰達道致即到也人能到中和時則天地自位萬物自有此則修道之極功是之謂教蓋聖人

以裁成天地輔相萬物為教也

問尼父乃致中和者何春秋之天地萬物不位育答今人愁苦則晴日和風皆成隱憂今人快樂則疾風暴雨皆成暢適何關他天地萬物事問禪宗謂一人發真歸元十方消殞果若斯言自迦文成佛後無天地久矣答在孔子分上實位在迦文分上實隕但非羸浮者所能知見耳夫不位則不殞不殞即不位前所謂無見聞思慮即殞之謂也

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問子思說天命之謂性則性超于見聞思慮之外非形色可倫孟子乃說形色天性也此如何會答子思所說與孟子所說無二孟子自說形色天性却不許可食色性也之說思之自見

問思孟之造詣同否答子思之學即孔子親傳孟子知言養氣與無聲無臭猶有絲毫許隔他如曾子之學亦與子思異子思說天命之性究竟至位育曾子說格物致知其功止齊治均平矣故今人

學術正曾子流派也

問兢兢業業何義答堯舜兢兢業業乃身為夫子
恐一念有差貽萬姓之憂也若論本體上則
慎不睹恐懼不聞是真兢兢業業大抵世人只在睹聞
上戒懼如要做好事做問面皆是也試細思之吾
人那一事不在要人睹聞求其用功于不睹不聞
者鮮矣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夫率情非率性也曰凡夫亦是不學不慮之良何
謂率情曰能見性雖千思萬動皆不學不慮未見
性雖百不思百不為亦是學慮

問中庸如何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不能
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中庸
只一時字非要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
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他時中
小人而無忌憚只為他不能時中聖凡之分正在

於此

孔子是實証孟氏便有過頭語如孔子說子臣弟
友未能自是實話

學道人須智仁勇兼備有仁勇無智此是愚人有
智勇無仁此是惡人有智仁無勇此是懦人

先生問如何是道心唯微答無思無為無聲無臭
曰汝日用間有種種念慮言語行事不淨等安得
無思無為無聲無臭曰不可離了思為別有一个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無思為者如水中鹽味分明有鹽但析不開耳曰
若是則世間水與鹽是一件矣謂水離不得鹽則
可謂鹽離不得水則不可

小人行險以微倖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
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
名且如以惻隱為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
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

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問行不著習不察如何方得著察答說个如何便不著察

陽明龍溪謂儒釋有毫釐之辨亦指其施設處異耳非根源有殊也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常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冊明朱

清響齋藏板

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似革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為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即如耕田鑿井渴飲飢食豈不甚好設有講學者便要聚眾講鄉約或逞精明者便行訪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矣

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為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或以己之所有者責人上以必無或以己之所無者責百姓以必有內欺已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為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為理故去治彌遠耳

問二氏之學清淨無為出世可矣似不可治世答

世出世法豈是兩事如今做官的奚必不打人不

冊明朱

清響齋藏板

罰人撓叫無為謂百姓有犯者來則治之不犯者聽其自然勿生事擾民此即是清淨無為豈不能致太平

問道家有言人有三魂七魄有守家者有守塚者是否答有之昔黃魯直嘗患腰痛夜夢一女子云我是公前身某寺後今腰間被傷公宜為別遷可已公疾魯直如言起之果見一女子面色如生而腰間為水所浸因改瘞他所自是腰患頓除又

如倩女離魂事亦類此曰此事非人所習見頗難
生信曰人之不見者亦多如汝之心汝不見其爲
方爲圓亦將不信有心乎
問如何是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答人心不能強制
之使不亂唯盡世間可欲者我皆不見其可欲則
心自不亂矣不見有賢之可欲自不爲賢所亂不
見有貨之可欲自不爲貨所亂斯老氏無爲自然
之道也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客有好玄學者先生示之曰一切常人三教俱備
遇飢喫飯遇倦打眠遇熱舉扇遇冷加衣此玄也
逢人作揖打躬分賓主序長幼此儒也時着卽應
打着卽痛此禪也何必遠有所求哉

自然而然此老莊所證的乃第七識事若夫豎竅
三際橫亘十方空洞洞連自然也沒有此則第
八識事今參學人所執自然的所執空洞徧十方
的又非七八二識乃第六識緣想箇自然空洞的

光景耳

華嚴一經總是一箇毘盧遮那佛之全體文殊爲
眼普賢爲足彌勒爲身合成一箇毘盧遮那佛善
財五十三參至彌勒而止獨不參釋迦佛何耶以
釋迦卽毘盧遮那故

華嚴經熱鬧到底他經便都有冷淡寂寞處

問華嚴云一身入定多身起男身入定女身起何
謂也答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用唯分段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答卽今我與諸人原同在定中不必
閉目靜坐方爲定也問菩薩跏趺入定多年又何
義曰此以定爲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爲
定者也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
若不明了心生疑怖則名不定矣譬如我今認得
某村路隨步行去此卽是定若路頭不明出門便
疑是謂不定又如我在此坐聞牆外金鼓聲我已

習知便定若從來不曾聞未免有疑是謂不定

華嚴言劫由心生過去現在未來之心不可得則

過現未三時則不可得時則不可得則授記不可

得表毘盧遮那之無生也主晝神主夜神主空神

主海神表毘盧遮那之無所不在也外道不學佛

然善財五十三參中有外道登菩薩地者表毘盧

遮那之不擇人也但華嚴境界雖大總只說得格

內事至格外事不存焉蓋為不離言語闡發成箇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大道聖耳格外事言思路絕矣

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於現

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于過去事有即今要接

續做者難道不去做明日要為某事今日當預備

者難道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即是

現在矣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於是非兩

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為我不從語言文字

入曰問

問法華經大旨答一光東照已盡了法華經矣其

後種種方便譬喻因緣皆不過法華經之註解耳

光中見諸天地獄衆生諸佛涅槃修行過去未來

億千萬載事建立如彼其廣時世如此其久凡聖

如彼其多此正李長者所謂無邊刹海自他不隔

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常念此四句不離

盡禪華之旨即法華全部亦越此宗旨不得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佛

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不得成佛道何相矛盾

也蓋時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樣非分

久暫也如二人同在此睡睡着之時同醒時亦同

而一人夢經歷數日一人夢止似俄頃此二人可

分久暫耶

問諸佛兩足尊六句當如何解答知法常無性即

慧足佛種從緣起即福足知法無性所以不斷一

切法是謂從緣起也二乘遺緣故析色明空一乘却不然蓋一切法各住在空位世間相卽是常住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焦種也

問經云若人誦法華經者其父母所生肉眼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下至地獄上至有頂今天誦法華者多矣何以都不能見耶答今之誦讀者果多寶如來所聽之經乎釋迦佛言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演說法華則今日亦現在說汝能聞否既未能聞

珊瑚林

清響齋

則汝所讀定非多寶如來所聽之經則肉眼不見宜矣必欲遠見世界天地當離眼根與色塵及日月燈光方能遠見汝今黑夜連自己手足亦不見何以見三千界耶則知汝之肉眼原不能見皆藉光藉色乃有見耳

問梵語首楞嚴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夫論理可說堅固若事相皆有毀壞安得堅固答理之堅固已不待言唯言一切事究竟堅固譬如汝之肉身

卽今現在時念念密移不得謂之堅固則究竟歿後不得謂之不堅固無情器用時時暗壞亦復如是蓋必現在時堅固然後毀壞時方可說不堅固也古云一切法無性名爲堅固肇公物不遷論卽一切事究竟堅固之

楞嚴原是兩會說自呪文已前皆頌教觀不歷僧祇獲法身可知矣此波斯匿王父諱日管濟所說呪文以後皆漸教觀信任行回向可知矣此境

珊瑚林

清響齋

王難後所說乃結集者合爲一經耳

楞嚴經註吳興解不可看彼處處配三觀四教如何依得

今人多以無着爲心然卽今肚飢便思食食時便知滋味食後便飽安能無着經云有着者不可名無

楞嚴只破禪病非實語譬如告人云妄語是謊此却是利語然世間人以謊爲巢穴不得不細細破

之

問楞嚴經但除器方空體無方先生云譬如你夢見一池水與一河水為俱是汝不是答都是先生笑曰河池本無豈有是非耶

問如何為物所轉故觀大觀小答試觀世人分別心輕者人我心亦輕分別心重者人我心亦重譬如有人爭尺寸土田見識大者便讓些與之識量小者必至爭訟推此則知轉物物轉之義矣

珊瑚木

清響齋藏板

無明即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末明一念故明即無明試觀世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此即輪迴之本也

問楞嚴中說陰入處界其旨何如答阿難問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若今義學家必答曰五陰皆真心影子無真心何有五陰如離波無水相似佛却不如是答只說色不從自生不從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只如此便了蓋四處求生不可得

正是無生無生正是如來藏

自他共生即因緣無因即自然世人不說天地間事物從因緣生便說是自然而生佛俱破却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可見本來無生不過循業發現妄見似有耳

楞嚴文奧而義淺法華華嚴文淺而義深故楞嚴可講法華華嚴不可講楞嚴說工夫說次第非了義之教若法華華嚴則處處皆真方為了義

珊瑚木

清響齋藏板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無見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不自觀音以觀觀者此自字最要緊瞿洞觀謂五十種陰魔皆起於自自即我相也故經中只教人除我相

楞嚴五十種陰魔皆定中事定中之魔卽睡中之
夢特麗細不同耳定中求慧故有魔若參禪者乃
慧中生定故無魔如人不睡則無夢也問念佛者
何以無魔答念佛心麗魔王在六欲天之上麗細
不合唯定境細與魔氣味相入耳問習定者自身
有魔乃理之當然何得另有天魔依附曰如病者
見鬼雖因自己病然實有鬼在特無病人不見以
氣味有相接不相接耳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楞嚴云若以生滅心爲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
有是處今人在色身之內用功皆生滅心也初發
心者慎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顧心地豈易平哉曾
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
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問何謂精明湛不搖爲八識區宇答爲第六識分
別不行獨八識本體在故有精明不搖境界此乃

用工夫做到者然終是根塵邊事

問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此意云何先生曰人呼汝
名汝卽應可因心念否曰不因心念又曰汝遇飯
就喫遇茶就飲可因心念否曰亦不因心念但應
名與飲食不因心念易如遇難處之事要做仔細
籌度這箇顯然是心念如何說得不因心念先生
曰此亦現量當籌度者卽再四思惟也叫做不因
心念當知籌度難處之事與喫飯應聲總是一樣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但在人有生有熟耳

圓覺經喫緊處在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
方成佛道且道清淨覺相怎麼樣依若依則死然
能所不依則與佛旨相違此處好疑

知幻卽離人人曉得而畧當些小境緣卽昧而不
知若真知現前豈逐境去故須知得徹骨徹髓任
他千境萬境展轉不昧始謂之知可見此知不在
分別而在不昧問何謂真知不昧答如遇物來觸

眼眼即自閉何曾分別來的是甚物又何曾思惟
我要閉眼然却不覺不知自然眼閉了如此方名
真知方能通乎晝夜

先生嘗問人知是空華即無輪轉此知字是有心
知耶是無心知耶有心則同情識安免輪迴無心
則同土木何以能知學人透得此知字一關思過
半矣

先生云往有問伯修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
珊瑚林

清響齋

何解者伯修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於諸
妄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是狂
病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藥
語亦是病語

問圓覺經四相先生揮扇語曰如此一柄扇說是
我的乃我相說非我的是人相說非我非人乃衆
人公共的是衆生相又此扇也不是我的也不是
人的也不是衆人的而還有此扇子在乃壽者相

離了我便叫做人離了我人便叫做衆生展轉要
離却離不得便是壽者故曰如衣敗絮行荆棘中
問金剛經云若人書寫一偈乃至為人演說一句
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實語否答曰經云
若為人演說四句偈等其福勝彼何以為人演說
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今人所聽所讀所寫皆文字
紙墨之相非真經也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即是觀之則令學人

珊瑚林

清響齋

刺血書經以至枯坐苦行等皆屬行邪道矣慧眼
未明者多為此邪道所累空糜日月徒費精神惜
哉

問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今尊卑疎戚宛然
高下如何得平等答汝若等親于疎等尊于卑即
親者尊者之心先自不平當知平等便是無高下
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答辟之水也停於一泓則
名歟水流于江河則名活水今人之心住於六塵

皆是死心菩薩不住色聲等是爲生心

又有一友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先生曰我且問你此句是說工夫是說本體曰似指本體先生曰此是說工夫觀應字便見應者當也須菩提問應云何住佛答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謂人用功不當如彼而當如此也

問人心但起一念便卽是住云何得無住既無住

清響齋藏板

矣又云何言而生其心答如教人閉了眼却要見面前許多色象也今人修行皆是有所住而生其心直饒一切無着亦是住於無着此句經稍認差了便同于無爲外道墮任病窠曰矣經中分明叫

你生心只要你無住而生心卽參禪者分明教你去參只要離心意識參

剛經云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楞伽經有唐宋魏三譯今時所行唯宋譯但宋譯文艱澁而多脫畧不如唐譯七卷明暢不用註疏便可看如以唐譯謂不如宋譯則譯華嚴者卽此人新華嚴不勝舊本百倍耶今講師家獨行宋譯者師家有講宋譯套本遂沿而不改耳

達磨西來時楞嚴尚未入中國彼時人唯知漸修達磨獨傳頓教恐人不信故指楞伽四卷可以印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心以彼經所言俱無階級故耳問楞嚴言信住行向等非漸修乎答此雖屬漸實非欲人人依此階級修也乃言人之進道淺深不同到此地位謂之信到此地位謂之住到此地位謂之暖頂耳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未問者皆極微細事此有何義答辟之有人問言云何地動達者應曰此何足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以尋常

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佛意原如此若真正
要大慧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要緊耶
凡看經於沒要緊處不必理會只理會要緊處
逐字逐句解則擔閣了精神且經中十分難明處
姑置之到後來再看當自有微時若目前強通其
所不通亦是沒用的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維摩經中螺髻梵王謂釋迦佛土如自在天宮亦
直螺髻所見然耳未盡釋迦佛土之莊嚴也視下
文佛足按地所現莊嚴豈但自在天宮已乎
夫人眼前之存心卽是將來之國土故維摩經曰
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菩薩有
直心淡心故成佛時自有不誦衆生具足功德衆
生來生其國凡夫心有高下故見國土有坑坎穢
惡螺髻梵王則見佛土如天宮世尊按足則盡世

界如珍寶若此等者辟之共寶器食飯色有異矣
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答火必藉
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
故喻身之無人

問維摩經云說法者當如法說又曰法同法性何
謂也答法既無我人無衆生無壽命等又豈可說
乎故曰說法者當如法說也法同法性者謂是法
同於一切法以是法卽入於諸法故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維摩多是反說所謂入得魔者凡夫與道法相反
乃曰不捨道法而現凡夫煩惱與涅槃相反乃曰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餘俱倣此
棗栢說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原無此等人都是取
象釋迦佛亦據衆人見聞說有釋迦耳其實釋迦
未曾生未曾說法卽如仲尼表高義顏淵表淡義
亦無是人棗栢此等議論非是破相之談實在是
如此

問何名表法答本事難明而借事以表揚之如易經畫卦正是表法畫無文義故隨他千事萬事皆可以卦象表顯至於爻辭象辭及繫辭皆明義理則所表有限矣

問肇論謂物不遷即如今人搬家分明是彼宅中物遷於此宅何謂不遷答遷與不遷非動與不動之謂也若論遷則凡物皆有遷如這棹子置此傍中不動至百年必壞則知此棹當新置時便替時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遷了如現在不遷將來何以頓壞即如人身髮時時白面時時皺特人不覺如現前不白不皺將來何以頓白頓皺故曰凡物皆有遷非關動也若論不遷則凡物皆不遷蓋物物皆有現在在彼處為彼處現在正搬移時為搬移現在移到此為此處現在是物物皆有現在故曰不遷問以理言覺不遷易會以物言覺不遷難會答事理無二說物不遷正是說理不遷物也性也非兩也說箇物即性

猶是多了一層唯說物不遷便是
一部宗鏡錄只說得一箇安心

問看宗鏡便覺快活至參話頭便冷淡又覺費力奈何答宗鏡乃順事如放下水舟順快無量然未免有障悟門若參話頭乃逆事如百丈灘泝流而上其間篙櫓篳竿又禁不用故參禪者纔隔絲毫猶屬費力決無快活省力之理試觀逆流船只半里未到家須半里費力三五步未到家須三五步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費力又曰宗鏡錄乃參禪之忌祖師公案及語錄乃參禪之藥

西方合論一書乃借淨土以發明宗乘因談宗者不屑淨土修淨者不務禪宗故合而論之
自圭峰將宗教混作一樣看故後世單傳直指之脈不明多有以教中事例宗門者
小修云李龍湖般若甚淡但道不勝習然自是寂音以上人

問李氏藏書大旨小修答寧取真正的好雄不取掩覆的道學曰學道人當看此書否曰學道人不看也罷蓋此書無筋骨人讀之反長其不肖之心徒令小人藉口凡看此書者欲人不可不具此眼耳若以為訓則大錯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問如何是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答諸佛說法有響而無文響之所說者長文之所宣者短學人看經教能聽其響而不尋其文則百劫

冊胡林

清響齋藏板

千生用得着溪聲無文與山色無形其理一也令人遠看山似有青色近看之色何有耶

問有禪師棟坡公偈云聲色之中欲透身無由無水好愁人此何義答雲門欲打必釋迦此何義自古宗師都是後面人檢點前面人何得將一二語遂定蘓公長短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唯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出宋人氣味

問龍樹自生他生無因生答即以眼法言眼若眼自生色便不消面前種種形質眼根中自有此等形像矣若色是他生則盲瞽人亦應見之既無自無他兩邊都是沒有的如何能共生辟如人說兩箇說合來做不得一箇實話蓋惟兩邊有方能共兩邊俱無以何體為共無因生即不藉自他共而生也

冊胡林

清響齋藏板

凡經中垂訓俱無合頭語辟如高牆外有種種名山勝水佛不說牆外有若干殊勝但教你築臺造閣彼人依此營辦土木及樓臺成後高登一望自然見得牆外境界矣

經教皆有權有實人不達其為權往往牽纏固執看不痛快唯祖師不認權教故單提實相接人問權教豈佛之誑語耶曰非也辟之小兒不肯剃髮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菓品與你此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不如是語則彼

不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語

王龍溪書多說血脉羅近溪書多說光景如有人于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人但初學人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脉

羅近溪鄧豁渠與夫宗鏡錄都只引人進步耳過

關以後事俱未談及也試思豁渠云第二機不是

第一機然第一機畢竟是如何近溪云汝等即是

聖人言語動靜無非是者然又不許有知有證却

冊 明末

清響齋藏板

如何下手宗鏡錄中說執一切皆是的也未是執

一切皆不是的也未是又有說一切未嘗不是但

不可有所執也未是學人當如何始出得這窠臼

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於八種識內何屬答心是

八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唯心者以前七識

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

唯識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則種種法

起如飯內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

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自己從盞內見決然與飯

俱唾可見唾者是唾自思惡非唾物也又如鄉

人以彼處鄉諛罵此正人此正人不知怡然順受

若以罵彼土人其怒必甚矣可見怒者亦怒自己

之知非怒物也以此知萬法唯識定是六識非屬

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入無分別故第七但思量故

但執我故

第六識審而不恒如平時能分別室熟睡時則忘

冊 明末

清響齋藏板

中毒中風時則忘第八識恒而不審雖持種子而

自體帶昧惟第七識亦恒亦審是為自然老氏之

學極玄妙處惟止於七識儒家所云格致誠正皆

是第六識也所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八識為道

也

問八識之見相三分何如答前六識即第八見分

前五根塵即第八相分器界疎相分根身親相分

七識謂之傳送者以七識無體外依前五內依第

八其實只執我一念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否答皆具辟如人有名趙甲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即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為趙甲則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則第七識之執我也就中七識寂難別出今畧指其凡耳

凡人日間所見之物乃第八識所變故物物皆實夢中所見之物乃第六識所變故物物皆虛是知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凡屬第六識變者皆無力不可受用今人所謂悟解者皆六識邊事是以力弱耳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嗔癡答貪嗔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子眼識不曾分別花木然見好花則愛此以之貪也小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却乳則哭此舌識之真也至於癡則不待言矣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耶答前六識即第八見分前

五根塵即第八相分色聲等疏相分也眼耳等親

相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即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萬狀濕體則一

儒家說萬物皆備於我不如釋家說見相三分親切故見分相分該括無盡妙義也

世界所賴以撐持者俱由根塵識假合也無塵則根無用無根則塵不顯無識則根塵不合也根猶

母也塵猶父也根塵相偶而生識猶父母相合而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生子也故曰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

邵堯夫云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即唯識之旨

儒者但知我為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事事物物則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日月

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聽方有耳聞若無音響則無耳聞矣以至因記憶一切方有心知若

將從前所記憶者都拋棄則無心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礙于我物有礙于我不知若論相礙卽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足不能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容身處是空與我爲一合相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是地與我爲一合相夏飲水則不渴水與我爲一合相冬煨火則不寒火與我爲一合相故地水火風空見識教中謂之七大總是一箇身耳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答有兩箇則彼此相到今只有一箇寧有心知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耳雖兩形同是一頭指不到掌以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故

人生過去歷劫事未來歷劫事在如來藏中皆照得極分明在如定水中於樹影畢照特人爲識浪境風所動故不能見耳所以入定者能通宿命知

未來羅漢能前觀八萬劫後觀八萬劫皆是道也問眼前鳥之飛魚之躍柳之綠蓮之紅種種形色當前我之眼識原未嘗動眼識與色相可分別乎答只今眼觀翠竹時欲分何處是眼之界何處是竹之界如舉扇風中智者難辨故曰一切此如來藏也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雖癡如孩提昏如睡眠此念隱然未間斷也何故我卽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

問貪嗔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嗔答七識以我爲貪旣云我矣豈有我嗔我之理耶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我在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段八識如何斷得答呆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爲第八識也記憶是第

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參禪不可在光景上求不可在知見上取有時得些好光景勿喜有時失却些光景勿憂有時自見得些道理勿將他認作學問總只話頭上挨將去餘俱莫管

問歇下念佛便去妄想如何處他答念佛亦是妄想李長者云上乘總是昏沉菩薩不出妄想問參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禪亦屬妄想否答若無妄想何以參禪

凡夫以有想為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為心又進之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為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嚴逐處破之

根身器界影也世人有疑離眼耳鼻舌身意則冥然無知殊不知六根影子尚然靈覺何況真性日間妄想夜間夢想總是一箇蓋昏沉是妄想之子試觀人日間塵勞重則夜間昏沉重可知也

問妄念紛飛甚為可厭奈何先生曰汝厭妄念之念是妄否答亦是妄曰汝但除厭妄之念纔是學問進步處

問念起即覺覺之即無此義何如答念是賊子覺是賊魁除却賊魁賊子何依此覺乃是妄覺蓋前念起固是念而後念覺亦是念終是以賊逐賊問不怕念起只恐覺遲又如何答此所謂覺非時時覺照之覺此覺即悟耳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問塞情止念固非工夫若縱情恐亦未是答止念縱念總沒相干汝若源頭清切自無此等問

佛喻五陰之中都無有我譬如洗灰狗相似洗得止剩一絲毫亦是臭的決無有不臭者在其中此喻絕妙今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景為所得謬矣

問學人管帶有礙否答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小修云凡作道理照管會則不可若尋常散去收
來自合如此雖然只可放下不專在收來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初
學可到答譬之諸公連日在敝舍聚首竝不見一
人走入我闔內去此心何曾照管亦何曾非照管
也又今在座者謝生多髯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
自與鬚不相礙非必忘其爲鬚始得自在卽此可
見是天然忘懷不須作爲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問古人有牧牛歌謂須索頭時在手又云一回入
草去驀鼻拽將回又云東邊去不免食國王水草
西邊去不免食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此些此等
語或是念起卽覺覺之卽無耶答此等垂訓皆與
南泉斬猫青州布衫竹篋子話一樣若如你恁麼
會乃二乘小法非上乘宗旨也要知有心照管固
是犯人苗稼有心不照管亦是犯人苗稼于今盡
大地是箇露地白牛盡大地是箇索頭却將他放

在那裏去收在那裏來

問王龍溪貴默識大慧戒默照此是何別答識者
記也常人之記必在言語文字上今云默識則言
語道斷正是參禪之學也默照乃以意識照管本
體者今人畏落空不能默識多走了默照一路蓋
默照其收功易見効但究竟極處不過到無想天
止矣此正與參學相反者故大慧痛以爲戒

問想念澄清覺得放曠自在此是人路否答屬無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記曰此境靈瑩豈是無記曰正是意識邊事斷然
可坐在此曰到此田地無可用力有何方便曰古
人語錄只說於無可用力處要你着力竝無方便
與人辟如平空要登天豈有梯子接你但凡坐在
一光景古宿早已與你破除工夫到此方知語錄
之妙

問何謂昭昭靈靈的禪答凡認意見認光影者皆
是鄧豁渠說邵堯夫弄精魂亦爲他認受用快樂

之光影非率性之真樂耳

問吾今如在日月光影中行何如答凡在光影上會者皆非也光影不可常久之自滅如小兒戀本刻果子相似

小修病目開步於庭嘆曰書又看不得飯又不得化心中又東想西想只得散行幾步去尋友問做此閒思亂想將若之何答妄念起時不隨起不隨之故曰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初學道者往往墮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妄念但見此心十分不好因圖謀計較強欲念頭停息不知念本至圓如何肯依你停息徒自勞耳先生曰止動歸止止更彌動辟之夜間睡不着強欲安排睡着益發睡不着不如放開一步便自睡着矣

問吾輩有時或意思清泰或身子輕安何故答此皆苦參念頭逼得身心無力運轉以故塵勞暫息非究竟法我昔為吳令時或有日早間僉押問事

作揖各項雜事冗極疲勞至退堂時便覺身心無量暢快百念不行蓋是意根疲勞之極暫得休息是斯光景耳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答汝想今年生兒子否曰豈有此理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小修云予見某執情念初起名第一念某執好念頭為本體夫好念惡念總不離念念頭初起獨非念乎總之與本體不相干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問情念時來打攪奈何答汝怎麼只在意識上建立曰某已知意識是妄斷不依之建立矣只無奈他往來何曰只此無奈他往來便是建立又問不許他往來如何曰亦是建立

人心未有無念時此妄念決無有方法可治他惟有悟了源頭方可破之悟無方便參禪其方便也參禪無方便提話頭其方便也提話頭不要註解不要明白不要忘了絕與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

相類今人只於妄念起時方舉話頭以對治妄念便是忘之時多矣

或云學人不必參禪只隨處正念現前久之自當悟入答汝將以何者為正念耶將以眼見耳聞為正念耶以鼻嗅舌嘗身觸為正念耶以意想為正念耶夫不參禪而求正念現前者修至精明湛不搖處止矣然總是根塵邊事惟透悟根源則那伽常在定正念時時現前矣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出得依傍便好如今都是依傍成事如何得休歇最要緊是不落有無不落根境如此方教做真工夫

問意識不可用矣如今參話頭豈非意識耶小修云不然所謂意識者乃是情念行得去想成箇道理分別也今話頭無道理可解無情想可行豈得名為意識

問貪嗔癡習可斷除否答世間凡有根者可拔若

水上浮萍如何斷除予每見學道之流自謂習氣已除或過一年半載遇境來依舊一樣可見習氣非易斷除者

今人不求最上乘單欲除習氣不知喫飯亦習氣也睡眠亦習氣也僧家有打七者喫水齋者至期完之日依然喫飯睡眠則習氣可除耶

喜怒哀樂不能為害為害者在喜怒哀樂之所以然所以然者只在一明字因有明白一念故有喜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怒哀樂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恥擔糞此是明之為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日用少不得處皆是一箇明字使得不自在故楞嚴以明為無明之本參禪人不要走明白一路正為此

世人營生路有廣狹而心之勞逸頓分家有百石之儲者營生路寬朝夕經營卒無停息乞丐無來日之需營生路狹終夜鼾睡自如也即是而知學道人眼前百事不如人正是快活處體面愈好牽

糾愈多

問學人有刺血書經事當為否答此乃求福德事
真正學道不必為此也

問却睡魔是工夫否答瞌睡時便睡一覺則醒來
有精神好參禪安用不睡與其坐而妄想不若睡
而無想今不治妄想而治昏沉庸知昏沉卽妄想
之子耶

問牛山打七何意答初意為欲求諸三昧如智者

珊瑚林

清淨齋藏板

法華懺之類今人徒以身受筮楚疲勞之極六根
雖乍得輕安然過此與常人一樣竟無絲毫得力
其失本意甚矣問設若證得神通三昧何如答縱
便證得亦只耳聞得極遠眼見得極高其於人譬
則遠視近視而已於本分事何交涉

問古來諸師何為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之
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脚夫一日能走
百餘里我却不能此脚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已所

能者為本等已所不能者為神通其實不甚相遠
修行之事凡涉濃艷者久之必厭如念經苦行之
類是也惟參禪一路其味甚淡而駸駸有進步處
難於丟手故曰淡而不厭

有一諸生祝髮後身懸百結足着草履跋涉山川
先生曰人看你太寂莫我看你太熱鬧好穿朽敝
與好穿齊整其心是一樣總是箇要熱鬧的意如
此行去必不能久不如平淡為妙

珊瑚林

清淨齋藏板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此
及其後連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
可久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
為道索隱行怪吾弗為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
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
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為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若若行可成道則地獄受無間之苦何不成道若
不食可成道則餓鬼不聞漿水之名何不成道

問釋迦佛何用六年苦行答爲外道之苦行者假此以攝服之今日參禪之輩皆謂此事不可求名不可求利冷淡之極不如禪定苦行講讀書寫之熱鬧可以動人俱外道之見學佛法者止可學其本宗不可襲其行事以其事迹止可行於西域而不可行于震旦也設釋迦當時托生震旦亦必依震旦行事佛豈固執攀通震之人乎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從法師門中來者見參禪之無巴鼻無滋味必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脫脫落落收放自由亦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達磨西來只剷除兩種人其曰齋僧造像實無功德乃剷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剷除修禪定及說道理者

問看經論多有不明何以明之答即使你句句講明了亦有何用能抵得生處麼楞伽經說文字語

言乃咽喉中轉出偶爾成文畢竟無益於人如我震旦國語至朝鮮琉球便通不去可見文字力弱卽異域不能行况生處分上

問心眼未明者似當潛心講席辟如無病人固不必服藥至有病人亦須服藥乃是答一切義解非參禪之藥乃忌也故參禪當去忌藥忌同服藥便不靈

問道理未能盡透宜如何體會答你說世間那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件是有道理的試舉其近者來說如每日飲食喫下卽消爲大小便利是何道理又如男女姪欲想來是何道理女人懷胎胎中子女六根臟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初生子女來其母胸前便有自乳是何道理一身之脉總見於寸關尺而寸關尺所管臟腑各異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以爲有道理其實那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之書諸佛教典亦無道理乎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

常行畧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當不同如中國以守身為孝之理外國有親歿者其子以刀割自己面為孝父歿也割一條痕母歿也割一條痕面上無刀痕者便非孝便有許多不孝報應出來則是彼國之天且不能違人情為理而聖人可知矣諸佛經典乃應病與藥無病即不設藥三乘不過藥語那有定理耶故我謂無道理謂無箇一定之理容你思議者人唯執着道理所以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東也有礙西也有礙便不能出脫耳再廣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青青的是氣耶是形耶氣則必散形則必墜莊子說上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蒼乃有質的上之蒼蒼何質耶天之上有天果有盡否地之下有地地果有窮否天可呼為地地可呼為天男可呼為女女可呼為男若初安名時以地作天以天作地今人亦依此為理了只因天地君臣等名字從古來如此稱呼今若顛倒呼之人即

以為沒理矣

問理無一定不可思議如今人作詩作文分明是有思議有道理此又何如答今人所習用之字不過數千而古今來詩文竟無一人相同此是何理問天地間事皆諉之不可思議耶答悟人知其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人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思議

自家以知見入及以知見接人者此荷澤圭峰一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路的學問

在經論上求通者乃聲音邊事也自謂有箇見處只口中說不出者乃意識邊事也

珊瑚林下卷

古鄧門人張五教編
錢唐後學馮懷校

明公安袁宏道中郎 著

聰明的人參禪須將從前所記所解一一拋在東洋大海看他糞帚也不值卽諸佛知見將來向宗門中也不在眼裏始得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孰爲教點人特以其常見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窮耶若梅花向夏秋開便目爲異矣問此與老莊自然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何別答這裏如何容得自然

問堪輿家談風水其朽肉枯骨何能陰子孫耶答

天地間有作必有報只是沒道理與你思議

今學道者往往在文字道理上求明白這箇求明

白的心卽是千生萬劫生歿根本

問學道人不用學問知見余平生未讀書沒有學

問如何學道這等難答難說沒學問卽今僕隸下

人亦有滿肚子學問蓋學問非必在看經論中來

凡眼見耳聞言思測度都是學問須把巴豆大黃下盡方可入道

先生問學人云楞嚴說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如何參禪人又要明心見性學人云離于能見所見名爲見性先生曰離了這見那裏再討箇見來學人云若見性時卽是眼前這見則用功時又何必離心意識先生曰你自從參禪已來那一時離了心意識學人云正提話頭時意識不行卽此時亦在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離心意識先生曰能提話頭者爲誰豈非心意識乎這箇事猶之習字者初時要一點一橫如何此全是分別謂之心意識至於習學既成手忘筆筆忘書此不分別之智便是離了心意識矣又如小兒學語初時賴人教之稍長則舌與言相忘何嘗起心動念然後說話耶

先生問學人云汝今工夫比初出家時有進益否答云有之先生云汝須依然如初出家時便好學

人未解先生云汝初出家赤手空拳無些子佛法如今學了許多佛法譬如不識銀子的人積了許多錫錠子封在匣中算計拏去買田置地到成交開封時方知是錫沒用汝至臨命終時正是用銀子時候那時方知纔悔所學佛法是假的不能濟事故初學道人不得些錫錠子不肯歡喜去求及用工久了却須把從前所積聚的一一拋棄始得小修云參禪人自家一箇心不知是箇甚麼的樣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子何等要緊乃捨此心而在經論道理上求失策甚矣

心未透悟只當在心體上理會勿在道理知見上理會辟之手有病只用單方醫手勿去徧尋醫方問一切公案俱是明本色事否先生曰若是本色事何須要明學人曰從上來皆說明心見性如何不用明先生曰楞嚴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又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

及汝道是有見是無見

小修云人知得道理不可用證之經論無不吻合遂自以爲足不知見得道理不可用底止是落在大道理中以不可用之理亦理也終有疑惑日子在

問某學道自謂有入路如何病篤將危時却疑慮不定答悟明心地者臨終雖十分不好看其悟自在也不明心地者雖坐脫立亡其不悟自在也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問病中如何作主宰答汝勿以病爲病卽今好人都都在害病問何謂好人亦害病曰夫人眼要看色耳要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何況寒熱等證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問真歇了禪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入苦交煎總不妨不知如何是安閒法曰不必到病中汝卽今推求渾身所作所思皆是苦事何者是安閒法問每見學人於疾病臨身便昏憤慌忙其平昔工

夫到此使不上何故答觀人當觀其平昔用功得力不得力莊生所謂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至於疾病生死現前雖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其臨終亦或有昏憤者皆不足優劣蓋昏憤與不昏憤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耳寧有高下耶且疾病已是苦矣又加箇作主宰之念則其苦益甚復有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學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裝扮一箇不苦的人此便是行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險微倖入三塗的種子噫自爲已知幾之學不講世間好人以生死爲門面者多矣不如那昏憤的耶得自在

問三界受生何由差別答總不出善念惡念無記念三種善念熟則生天惡念熟則生三塗善惡念相間則生人道善惡念頭總無則生諸禪天善惡念頭倏起倏滅故所得之壽亦促無記者念頭無間故禪天之壽最長此等俱是有爲法不能超三

界

問我今覺目前無有生死答覺得沒有生死這也是多了的說有生死固是生事說無生死亦是虛頭形本幻也而言貪生者非身現存也而言不貪生者亦非本無死也而言畏死非死至苦也而言不畏死者亦非大都只要休心然心豈是容易休得的

問舉話時妄念乘間竊發當若之何答舉話頭時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外又生出念來此人心之常不甚害事亦不必除他只是你纔舉話頭時情識已先起了此正生死根本

問舉話頭之念與乘間竊發之念同歸於念何故一不必除一爲生死根本答妄念乘間竊發汝既知是賊賊已無力矣至於話頭纔舉未舉時正是情識此汝所不見者故爲生死根本能於此除去方爲搗巢故曰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

問話頭未舉情識先起此情識既起見如何可殺得他譬如賊於此必見此賊方可殺之不然刀劍何施答汝今渾身是賊沒有能殺賊者參禪人須知念生念滅人皆有之如浮雲水沍倏去倏來不必與嫌只以悟為則今人所患者迷耳不關妄念生滅事即能過捺妄念而不能透悟亦與坐死不相干

問參話頭時覺心不安穩此是何義小修答參話頭時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如此用功之時東也不得西也不得上也不得手也不得直到悟明了方始自在若正參究時欲求箇妥帖窠臼坐定此必是走了錯路非參究一路也

學人有欲參話頭者問之龍湖龍湖曰你於此路尚早恐參不得

問我參禪覺得有滋味答覺得有滋味是心懶散覺得沒滋味是心綿密

問余久參公案不起疑奈何答汝今進不得退不得于心性未知何等樣子生死未知何日子即是疑情豈別有道理疑耶

諸公勿談心談性勿講公案透得透不得只心下自思此時死到面前如何抵敵他此處豈容自瞞問如何說看公案不要求明答有箇喻子極妙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然燈見之驚云你自家剃頭又不用燈舟人皆笑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凡參話頭只依他本分言句驀直參去不必從旁生枝葉替他註解或疑我今能參的亦是意識所參的亦是道理亦是知見又或謂此是箇沒情識沒道理知見的如此皆叫做生枝生葉非驀直參去者蓋參話頭乃是於一切不是中求箇真是非可以書冊印證者亦非可置在無事甲裏

問往往閒暇時不見有許多妄念至於用功看心時反覺妄念新新不住因自思心如猿猴愈捉愈

踴跳先生嘆曰捉猿猴還有箇捉的人在若看心之人乃是以猿猴捉猿猴汝當返看自心之時果已念起了安得念頭不新新乎

問某子甲平生未曾做工夫忽參公案十日自謂透悟于一切公案都評品得來後復寡廉鮮恥依然如常人何也答此如不會作文人因苦思道極忽爾文機通然所通者止於文義拏來自已身上受用不得故依舊如常無所不為也其所參

珊瑚林

公案非真能合祖意不過謂公案乃無義味話遂以無義味言語餽釘來評之耳

問參話頭起疑不來當如之何答疑情豈易起的到疑情起時去悟不遠矣必過信關然後真正起得疑若未過關而有意起疑者非真疑也惟過前關自有放不下處羅近溪云未過關人大信則大進小信則小進已過關人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若過了關而不疑自以為足者便不長進

小修云學人參話頭且不要遽求悟明當先求迷悶胸中七上八下便是悟之機也又云參話頭時不可作有道理會亦不可作無道理會不可太着意不可不着意有無兩邊俱遣作止在滅皆除如此方得少分今人知話頭不可作道理解又謂此不過古人應機之語乃無心妙用此則墮在無道理甲中似此輩甚多

問已前提話頭覺可用力近日併提話頭亦覺無力矣答此是你求明心未忘還要走明的一路故覺話頭無力辟之飛蛾惟欲向燈燭處飛不知明處是他喪身失命之所緣人從最初一念之動只為求明此病已深最難除拔遇着即發斷得此根方為搗巢

珊瑚林

問正用功時偶有應酬未免間斷答如好秀才落第歸來即飲酒下棋而真悶何曾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於工夫上有嘿嘿放不下處恐

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足亦曉得痛通身打曉得通身痛如何不見多守心分了痛去

問正姪欲時佛性在何處答不姪欲時佛性在何處

凡事不經意識分別則未有業故世間聰明的人造業極大以意識分別太多也唯識云三塗及此問愚人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問學人遇有事時如何用功遇無事時又如何用功答人心那有無事之時外面事多則心中事覺少外面事少則心中事覺多其實總是一樣以人惟一心心無內外故

參禪人或認無着為心或認寂而常照為心或認一切皆是為心或認一切皆不是為心或認一切法無自性為心或認一切現成為心或認一切法不可思議為心或認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為心或

認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為心總未離見俱非心體透悟心體自無此等窠臼鄧豁渠論之極詳皆學人所必墮之病

有所知則有所不知無所知則無不知是為知之極也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無所見則無不見是為見之極也

問羅近溪說人人都是聖人此義何如答此未是究竟話嘗有一友問近溪如何是聖近溪曰公道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騎馬來過橋如何不撲落橋底曰我乘馬上橋時將身前俯下橋時將身後仰如何得墜近溪大呼曰怎得這等自在你即是聖人其人茫然歸思數日復來云某體認先生語真箇吾人處處現成在天性人皆堯舜信不誣我近溪大叱曰這等便是無忌憚的小人

問某於無事時覺得停妥但恐有妄念起境緣來未免失之答妄念境緣之來翻不害事只汝預先

防閑之念其害實淺耳辟如人恐賊至先畜一虎于庭以禦之賊未必來而舉家先被虎噬矣洪不
知無事時覺得停妥者未必真停妥也乃意見之
安排也念慮境緣之來而安排不能及者非真不
停妥也乃天則之發見也學人凡有此等疑皆屬
執滯有滯則機心未忘斯卽妄想之根柢以妄慮
皆從滯流出如人心滯於爲善便有許多爲善之
妄想出生滯於爲惡便有許多爲惡之妄想出生

冊胡林

清響齋藏板

故不滯則爲生生之機滯則爲生歿之機矣問滯
心如何去得曰汝試觀滯心從何處起

昔人問羅近溪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云你此
疑是我說來方疑耶是平時有此疑答是平時有
此疑近溪云既平時有此疑乃不得不疑者此謂
不慮而知

問王龍溪一念入微乃見天則何謂也答微與顯
對行事顯念慮微有思慮顯無思慮微

問龍溪云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
要蔽昧久久純熟自有靚面相承時在不求悟而
自悟也予謂應事接物靈竅自然不昧若更起心
不要蔽昧是二知矣豈非多事答龍溪云直須
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跟始爲
有用力處此幾語正不要蔽昧之註脚也達磨云
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卽從無
些子倚靠處用力之義

冊胡林

清響齋藏板

所謂天則者須將從前所知所解盡情拋捨是書
冊得來者還之書冊從人言語解會者還之人言
從意識中揣摩者還之意識方是天則卽如此冠
誰是冠之天則答無論取下及戴上皆冠之天則
也先生曰須是以樣子還盔頭以驢還牛尾方爲
巾之天則

問何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答大知無所不知不
可以知名之大識無所不識不可以識名之如日

光之普照從何處窺其為照又從何處窺其非照若燈光之照有限便有能所矣凡以知識求者亦如是

禪者禪代不息之義正是時中間有以禪定解者是否答以定為定此小定也乃六度之一也若禪代不息是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斯則為大定兼六度俱在其中矣須知人生動作云為原定在此者不消你去安頓他若欲安頓便不定矣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問禪學乃細中之細世間人恐學不得細事答事豈有麤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隸卒人與習靜人看來是一樣的市井貿易人與溪山隱居人看來是一樣的故華嚴中外道媿女宰官比丘等皆以佛稱之故唯此叅禪之學不必改舊業不必擇何人箇箇可入那分事之麤細問何謂時中答時即春夏秋冬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心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尚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然執着太甚心則成矣世間惟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為孔子所痛恨問某資鈍只宜斷緣簡事朝夕叅究方得話頭綿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密若攙和世俗事則功有間斷矣答古人云不怕妨功惟患奪志志在叅究即應酬世務其功自在今學道人遇境緣順則自謂學問得力不知由境緣之順故心寧寂非關得力也遇境緣逆則自謂學問不得力不知由境緣之逆故心上懊惱亦非關不得力也叅禪人大率有三關第一關悟得一切處無生第二關悟得一切處皆是第三關悟得言語道斷心

行處滅然却總不是過此關方叫作參禪

學道人若不過作家莫說此生不悟卽多生亦不得悟蓋不過作家必走錯路與悟門相反

小孩子見鏡中影以爲實有此人往往翻背覓之覓之既久年亦漸長始知鏡中元無此人從前求覓之心一時頓歇

先生嘗問盃中天與瓶中天孰大有謂瓶中大盃中小者有謂瓶中盃中雖不同其所照之天是一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般者先生笑曰瓶中盃中何曾有天來

問卽今舉心動念無不是心何以曰無心答人有生以後將耳聞目見串習一切世間事餽餽湊合強名做心若除却此等那有心在

擔土人每日擔幾回土亦獲升斗豈謂無功若善書寫人爲人傭書則力逸而所獲倍矣至於秀才教書則所獲又倍矣再進而歲貢舉人做官則所獲什百倍矣又上而甲第遊宦則相去不啻萬倍

矣今人修苦行者擔土也寫經者傭書也講經者教書也習定與念佛者歲薦與鄉舉也至參禪則甲第也擔土人不能爲科名事作官人不能爲擔土事比例發明功效迥別

若論此事盡世間辯才的說不到盡世間聰明的想不到盡世間苦行的踏不到

學道不肯休心者醒時受用的睡着時不受用睡着時受用的醒時不受用問如何得晝夜一如答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汝知睡着時受用則日間看經看教辨有生無生者都是多了一番事

不悟明而求受用者只零碎受用而已如喜樂時受用哀怒時不受用富貴時受用貧賤時不受用悟明人則有整段受用喜怒哀樂富貴貧賤皆受用也嘗見學道者自恨云我無事時頗有光景只到應事時便爲境所奪此等人不如日用不知的百姓却自在

世人為有生忙學道人為無生忙其忙等耳近有尊宿語予曰我一向只說有箇法可以安心得受用不知無此等事予甚然之蓋人若肯安心則目前前不甚不受用處試觀病人嘗言我平日無病時不知受用今病時方知平日受用故有心求受用則如清閒者想飲酒為受用飲酒者想看戲為受用看戲者想携妓遊山水為受用前途受用之境愈求愈不足若知眼前即受用雖病中亦未嘗不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自在以心安故

小修云王陽明說滿街都是聖人要知非特本體是聖人即受用處亦是聖人然既同是聖人如何彼出生死而吾輩在生死中是迷悟之分耳畢竟如何為悟若執定實有迷悟則又遠矣
問王南塘言有無之間為幾工夫只在研幾敢問研幾工夫如何用答若用功便落於有若不用功便落於無

一切人皆具三教饑則餐倦則眠炎則風寒則衣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即應引着即行此禪之無住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矣奚必遠有所慕哉

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得箇英靈漢擔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只有此總沒幹耳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此孔子所以不取鄉愿而取狂狷也

參禪人須將從前所知所能的道理及所偏重習氣所偏執工夫一一拋棄畧上心來即與斬絕如遇仇人相似

頓漸原是兩門頓中有生熟漸中亦有生熟從頓入者雖歷阿僧祇劫然其所走畢竟是頓的一路從漸入者雖一生即能取證然其所走畢竟是漸的一路

先生問僧云佛與衆生受用同否僧云迷人認爲實有雖現在受用而不知悟者謂其有而不有故得自在受用先生曰假如衆生認爲實有佛亦認爲實有其體同其用同其不同處又安在僧云佛之實有卽法華所談實相是法在法位世間相常住也豈同衆生妄想爲實有耶如吾輩今現在喫茶又想着別事豈與佛同先生曰假使佛喫茶亦想着別事其不同又安在僧不能對先生曰從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此過去還有許多辯駁處

來日是僧復問云佛雖千思萬慮皆現量當思慮者達知是現量豈得以妄想名佛而謂其與衆生同一妄想耶先生曰有箇達知卽妄也昔梵志來見世尊曰瞿曇我一切法不受世尊曰是見受否梵志曰是見亦不受世尊曰是見不受則同無見與衆生之無見何別梵志不能對卽是觀之有見則同外道無見則同凡夫此處與佛差別者安在

此正金剛圈栗棘蓬于此能疑能悟便是大聰明人汝再不消理會佛與衆生同處同處不必說自然是一樣了只要參同之中所以不同者在甚麼處

人問孩子云汝心在何處孩子卽以手指胸前學道人遇人問他如何是你本心則答云空空洞洞無處不是此兩人病則一般

問如何是人鬼關答鬼屬陰人屬陽古云思而知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故凡在情念上過捺者是鬼關在意識上下度者是鬼關在道理上奏合者是鬼關在行事上粧點者是鬼關在言語文字上探討者是鬼關如此類不可勝數反是則不落陰界而爲人關矣

人至於真到不得處則心絕矣辟如卽今聞自家響則回頭看聞鄰家門響卽不思看何也知到不得故也

世人終身受病惟是一明非貪與痴也因明故有貪有與及諸習氣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恥擔糞豈非明之為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日用少不得處皆是一箇明字使得不自在小孩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今使赤子與壯者較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凡用工若在道理上着力決不能出頭凡救人若在道理上提拔決不能度脫即如羅近溪有一問

珊琳林

清響齋藏板

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講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講作不淨觀者如此種種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箇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色病除矣
問參學人遇事來時還用思量否答汝今是有事時思量多耶無事時思量多耶若有事時思量止是一事如今人下棋子時一心只在棋上就不去

管閒事了唯無事時閒思雜慮最多却也照管不得

達磨外息諸緣四句原是教人用功的公案言循此可以入道非即是道也後人把這四句作靜定光景會認此是道故祖師將麻三斤乾屎橛等話易之

問五家綱宗答此事不說則無以教人說之又不容言語若不設箇方便何以接引後學

珊琳林

清響齋藏板

問首山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如何答這公案大慧喻得極明喻如剝荔枝者將殼與核盡剝去只要解吞耳寶鏡三昧云背觸俱非如大火聚

問徧法界總是一箇那得有觸有背答若總是一箇則刀劍劍戟亦總是一箇如何你怕觸着他好姪殺盜亦總是一箇如何你要背了他

莊上喫油糍公案與琅邪問舉和尚公案一樣古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 冊

人多於此發明如此等者均謂之誦訛公案

先生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歸何處州云我在

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諸君平日作何道理會

答作順應會曰若問和尚係有衣否答云我在青

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此方可作順應今問一歸

何處豈是順應此義覺範已曾笑破

問古人多舉眼前小事要人下語如此時聞爆竹

聲試請道一句先生曰聾人掩耳問此句如何與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悟相干曰相干便非

先生曰汝輩公案不能透莫只在本文上搜索須

舉問明眼人若人反詰汝汝當據自己所見處對

第一莫怕羞既對來仍求明眼者再答汝汝聽他

答處自默會去如劉居士問僧古鏡未磨時如何

曰黑似漆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此據自己所見

處答也後因居士不許乃問洞山山云你問我曰

古鏡未磨時如何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

曰黃鶴樓前鷓鴣洲此僧遂徹此因人答而悟者

也辟之不會作文的只在刻文本子上看其疾難

通須是自家動手做幾篇求明師塗改方有進步

處

問機鋒相叩貴在迅速少落思量便名鬼家活計

如某甲機思素遲未免落思量奈何答若是犯思

量的即隨問隨答也是思量若是不犯思量的即

來得遲些也不是思量即如僧被古德問一連答

數十轉皆不契到末後一轉方契難道他全不思

量的

問五宗血脉同否答血脉本同門庭各異然非有

心立異實出于不得已因前人之法行久有弊故

繼起者鑒而更張之臨濟棒喝未免龐疎故曹洞

易為綿密耳然此直論其大槩而中亦有相同者

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煦日發生鋪地

錦嬰兒垂髮白如絲此臨濟同曹洞處如何是佛

雲門曰麻三斤此雲門同臨濟處此中無實法使當今之世有臨濟曹洞者出又別是一番建立矣問直指參禪之要答參禪的無別法只是些道理不上心來一毫意見學問不生此卽有六七分了蓋意見學問不來這裏情識不行却有箇入處參禪人得三三昧謂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此三昧皆無形迹若在六根上求三昧則或有眼通耳通皆有形可指者是謂根塵小學故惟三三

冊朝林

清響齋藏板

昧爲諸三昧之王得此三昧則一切三昧俱具矣人未悟時觸處皆妄如與人爭競固人我相卽退讓人亦人我相也以我與人爭我能讓人總之人我也旣悟時則觸處皆真如待人平易固無人我相卽與人爭競亦非人我也永嘉云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是也問悟明人亦用心意識否答心意識何病袒認他作主宰便不可如以僮僕作家主豈不害事

參禪將徹時惟守定一箇話頭便是真工夫若捨話頭而別求路必難透脫矣常見久參者多謂我參禪到此分際如何尚不得力尚不得受用我謂此人必未曾學道者試觀日用間安往有不得力時安往有不受用處華嚴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問某已曉得知解道理不可用矣但放不下答汝每日所作如飢知食寒知衣那件不是知解見算長便拜逢故人便問那件不是道理須知知解道理用不着此極則語不是與汝作學問的問何名證入答證入亦方便語如有一房舍在此若是我自家的常于此中出若是他家的方從外面入問古人云一切現成只要人承當如何是承當的事答今呼汝名汝卽知應叫汝飲食汝便飲食此卽是承當

問悟明人須加修治方可除貪與痴答譬如小撥子手執瓦礫人奪之則哭及長至六七歲時奪之則不哭此果由修治否

悟明人雖自眼已開猶有無始業習未能盡除故世世出來化人以消除自己業習譬之重載船楫人非但濟人實欲藉力牽挽便船易行也故曰佛前普賢總是自利之行

識趣膽三者入道之不可闕也

珊瑚林

清書齋

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總有十分識只當得五分用

先生云汝近日看大慧語錄何如答覺得快活曰此是汝看書不濟處大慧一書將人所走的閉路一二塞盡觀者唯增迷悶而已那得有快活處

人知見有大小其事業因之而異佛不過是有大知見的人其教人唯開示佛之知見而已試觀賢

易之人有質本相等而所獲利或倍徙千萬之不同由其知見有大小耳出離生歿全靠真知見僧問古德云修證則不無汙染則不得如何先生曰汝曾往南北二京否答曾往曰這箇是修證不是修證又問汝往京城中曾聽經否答曾聽曰這箇是汙染不是汙染僧復擬答先生搖手曰不是不是

參禪須是利根人鈍根人不得蓋聰明過太者少

珊瑚林

清書齋

有所得不能滿他聰明的分量則愈前進若智量小的稍稍有悟便自足了如大慧眾同參諸人皆同時頓悟大慧自以為未得又參三十餘年方大徹始知諸人皆得少為足者正為大慧聰明過太前所得底不能滿其分量故

問道理知見用不着然仔細點檢日用間那一件不是道理知見答用不上便叫做道理知見若人喫飯穿衣豈得名道理知見乎

凡學道人走別樣路則要易其職業易其念慮唯
參求宗門一着則不唯不必轉業亦不必轉念觀
華嚴經可見矣然業念俱猶常人矣畢竟不同者
何在

問某甲二六時中無取無捨不依倚一物是保任
否答汝自謂不取不捨不依倚一物然却是取了
箇不倚依一物捨了箇依倚一物也安得謂之保
任夫保任者譬之此園中有名花欲保任他則設

刪胡林

清響齋藏板

牆垣以衛之至於保任虛空則如何用力

人能見得性則隨時隨事光明自透露

予初年學道雖見得道本平常而求玄妙之心猶
未忘邇年來方知別無奇特唯平常行去便是今
海內參禪者或行苦行或習靜定或修福德據外
面看人爭慕之然察其中有這段求玄妙做門面
的心卽與道相遠

問先生往年修淨土是何見答大凡參禪而尋別

路者皆係見未穩故

走明白路者求解也解通名如來禪走漆黑路者
求悟也悟透名祖師禪小修云走明白路亦有兩
種有于經論上求明白如法師是也乃認賊爲子
決不可用者有見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亦是走
明白一路者如鄧豁渠亦其人也觀南詢錄自見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何亦有兩種答有假有
真譬如要北人談閩中鄉談此真言語道斷若本

刪胡林

清響齋藏板

處鄉談但只不說此假言語道斷尋常做官要林
下去此假心行處滅若遇考察去了官此真心行
處滅

問先生言洪覺範有道理知見然予觀覺範提唱
公案其識見議論似與大慧不殊答透關的人亦
分兩樣有走明白路者如覺範永明壽是也有走
黑路者若大慧等是也其議論識見一樣而却分
兩途有人向小修舉似小修云覺範亦是走黑路

者但其中微帶有明耳先生曰不然覺範往往將黑路都要解做明白的是死語是實法

久於道者每以參究爲功不以安閒爲功寧知矜持者尚有功不矜持者豈無功特汝等自家不肯算作工夫耳

問大慧示衆云有等人謂法不在言語上不在情識上不在舉動施爲上此錯認業識爲佛性夫既不在言行情境矣如何又名爲業識答認言行情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境者名妄念不認言行情境者名業識業識乃第八識是渾渾淪淪的故不在言行情境上古云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正是指此

大慧所說用功總不出四句謂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這四句乃聖賢學脉精髓凡有絲毫工夫有絲毫依倚皆非真學問

小修云今學道人都疑悟明之人其意識必然孤

立在那裏一無所倚傍也不知無有此理先生曰然眼不觀色則無眼耳不聽聲則無耳以至意不緣法則無意豈有箇孤立者

過了信關人只當休去歇去便是真工夫第一不得于逆順境上疑已不相應古人所謂不相應者非指此也謂偷心未絕不能相應也問十分打不過去的事當如之何答衆人打得過者我亦打得過我打不過者衆人未必打得過既是衆人打不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過我又何必要打過

五家綱宗只一逆字足以盡之不特五宗三教聖人都是逆

問悟明人作何工夫答做工夫須不落陰界不墮區宇方爲真工夫且汝既見心體矣則日用常行無非是心若又去看心治習猶飯既熟而復去淘米也

過了關的人猶分爲已爲人兩種學問不可不知

參禪人要通玄解暫歇心易要事上過得去疑不
上心來却難蓋解通的人雖暫歇了心久之間不
過必自疑云我學道一場未知臨終時作何狀
後黑如漆又不知作何狀今日眼前只散散地恁
麼去怎好要尋件事來做方過得若於日用行事
上都打得過心中都安閒得去沒有纖毫疑惑此
非消融之久不易到也

問大悟時即得證否答即證曰此還是因中事耶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曰因果一時齊有曰還得三明六通否曰具足但
不在眼耳鼻舌身意上

先生問寒灰曰近况如何答去年夏秋甚快活今
春偶思古人如何到此遂得休歇不覺迷悶先生
曰此是汝求知見求明白的念頭未忘關頭未過
得盡耳

老鼠入牛角此喻最好譬之盜劫人家有十數間
房皆到唯一空室未入雖去猶疑必回頭驗過然

後疑纔息耳予昔年欲娶一妾聞其美且暮思之
不輟一日親見此女貌醜此心當時頓息悟道者
亦如是

小修云明道是眼行道是足兩者不可闕一
問何謂行起解絕答解如問路行如走路到得走
路時則前此問路之心絕矣

初入悟人容有偷心未灰者再須鍛鍊多年方始
淨盡所以古人謂雲門禪如百鍊精金問偷心乃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不光明之心耶答非也參禪人將謂別有奇特玄
妙心不肯休如盜劫人物要處處搜尋到了纔罷
是謂偷心未灰也

問有入頭人只參公案其餘三玄三要四料揀等
俱不必理會何如答且不必理會他

明白的乃順路黑漆漆的乃逆路順路所得雖多
而實無用逆路只一些子却有無窮受用

參禪人須走得撞着牆方肯回頭只徒望見牆猶

是未到必在牆上掀翻撞倒一回方好

學問須闔然日章勿求人知問此是不求名麼答
不求人知又非是不求名求名不妨但學問不必
人知有心求人知即逃名亦是要人知的小修云
求名乃喜怒哀樂內事人惟於此錯認故進退不
得自如

問道貴平常炫奇過高是多了的答平常亦是多
的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過了關的人亦須常會朋友講論講論一番則自
已所已到者又操演一番所未到者又精進一番
所謂借他人戰場練自己軍馬古之禪伯大率如
此
古人所謂悟後修行者乃去其心中不真實處消
其心中有疑惑處非以知見功德去補綴他也
毋論學道人凡高人皆不可不會聽其議論超卓
視其行事拓落皆足以發我未發

常讀書亦是操練之法李龍湖曰古人往矣獨有
言句在耳不觀古人言句自以為歇矣了矣倘閱
之有透不過處方知自己未到必用心參究所讀
攪濁河之長竿撥寒灰之妙手

凡看經論非徒玩索文義也為自己生滅不能了
恐於經論上有疑可參處有機緣可省發處若語
句沒相干者直當揀過不必看以益看祖師語錄
亦然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小修云謂悟後人全與人不同非也依然是舊時
人謂悟後人全與人一樣亦非也面前自有關照
地
隨緣消日月任運着衣裳此臨濟極則語勿作淺
會若偷心未歇安能隨緣任運
小修云今人見參禪之士有世網未脫習氣未除
者率云彼既參禪何為猶有此等餘結不知世情
與道情非兩也如生禪天者其世緣盡脫習氣已

除然祖家却不許之何也

問諸法既如夢泡則一切善惡辟之好夢惡夢
醒都空何以標善而遮惡耶答夢中受樂與夢中
被打畢竟不同故東坡云嗔喜皆幻喜則非嗔
問今人或有此事全不干自身而橫罹禍者何故
答禍之來不可測非是定有相干不相干或有失
足於彼而假手於此者有造因乎前而受報於今
者夫周孔何人也而居東過宋幾不免焉可俱謂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老不知幾番

問持已待人之方答以情恕人便是公以理律人
便是私以理律已便是公以情自待便是私孔柔
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以情恕人者也所
求乎子臣弟友反之已未能以理律已者也此非
孔子謙辭自是實事如今鄉里愚人見父責子爭
語不遜衆必共非其子至生平誦法孔子者愛父
訶斥果能纖毫無違心耶少有違心與不遜何別

可見責人之事自己多未能盡也王荆公非是不
好的人只為他有一肚子道理將此道理律人便
至敗壞天下耳

耳順隨緣漫無所知者似耳順漫無所知者似隨
緣人畧有些聰明則其聽人說話自心即起思惟
此人所說如何至漫無所知之人聽得人言句與
覺得句句是好話領畧在心故曰似耳順人畧有
些智謀必不安分處處思量攀緣將來要如何做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若漫無所知之人其才調施展不開如傭工挑土
舂碓之人終日巴巴做至晚更無別想故曰似隨
緣又如小孩子及禽獸亦皆似隨緣之類也唯真
實悟明人聲入心通乃真耳順順世無礙乃真隨
緣故相宗中有真現量似現量亦是此義
問如何方是無為答所謂無為者非百事不理也
漢文帝稱無為之主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
賂金錢愧心此無為也舜放四凶舉八愷亦無為

也故曰無爲而治其舜也與問有放有舉何名無
爲答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爲問此與外
道自然何別答老莊之因卽是自然謂因其自然
非強作也外道則以無因而生爲自然如烏黑鷺
白棘曲松直皆無因而自爾如此此則不通之論
矣

喜與嗔皆幻也寧就喜多事簡事皆幻也寧就簡
拘檢放曠皆幻也寧爲曠但不可以我之放曠遂
珊瑚林

病人之收斂世間人識見才調不同未可一律齊
也

問從上祖師亦有歿于刑戮者何故答歿于刀杖
與歿于床榻一也人殺與鬼殺何殊哉但有好看
與不好看之異耳於學問却不相干

嘗見爲官者每曰我待官至某處卽休心學道尋
竊笑之將來之心卽是今日之心目前既不能下
將後又安能了耶故知要了則卽今便了今日不

能了卽百劫千生不能了何況來年

問權詞對人亦涉妄語否答古人云權以濟事則
不謂之妄語曰如何比丘戒却不許有方便語曰
佛既設律則不得不嚴卽今大明律何等嚴密官
民豈盡依之曲禮三千何等嚴密儒家豈盡依之
所以比丘戒難持然比丘戒亦只爲中人設耳若
上品異材則超于律外戒詎足以縛之如菩薩戒
則不然其中多有權以濟事者辟如兵法只中等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之將依之至于名將則出于兵法之外矣故曰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大抵我中國之法唯
孔子之教行之無弊若佛法則有難以治國治民
者可見古今不同時夷夏不同俗不可執彼而非
此也
菩薩極慈悲而有時現忿怒相可見慈悲臉兒有
不可樂用之處

居安不如身安身安不如心安今勞心以養其身

勞身以營其居失笑甚矣

西域唯重僧凡俗人有不公平事皆聽僧家處分故佛說僧家不用自耕種唯募化衣食每日止化七家若我震旦國只重烏紗非修道作福人鮮有重僧者故古來禪師知募化事難行于震旦祇自卑自勞而已於是開叢林置庄地此正師其意不泥其迹也

曾見一書云有一異人欲引蘓子由遊地獄且語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蘓曰汝若到彼一看決定不肯做官子由懼不從因引同座一人往甫坐定此人神識卽同到地獄但見有一獄中純是做官的及僧家

小修云僧家募造甚非計之得者本是無求漢却作有求事寧不招人輕賤天下佛殿亦多矣建之何爲佛經亦廣矣書之何爲問若然則一切治生事皆不當營爲乎答難道修行人明晨缺早炊亦不料理只有濃淡不同耳事可已則已之不可已

始起而圖之古德云今年莊上無收並不著急唯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發明實是急夫以莊租與叅學竝談可見莊上事亦要緊詎可置之不理耶吾輩少時在京師與諸搢紳學道自謂我等不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看來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卽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僞學之禁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都緣不能退藏於密以致如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老莊生當亂世其學惟善下惟韜晦惟處於不才是退藏於密者

龍湖曰世間好事甚多安能一一盡爲之此語絕妙

處世間事衆人皆見得非而我獨見得是亦須緩緩調停不可直遂直遂則取禍矣蓋有理可行而

勢行不得者在審已量力可也

問李卓老臨歿時得力否先生笑曰不得力問如何不得力曰若得力便不歿

問某昔曾割股彼時不見痛今乃拔一髮亦痛何也答世人卑者好利利之所在雖喪身命不顧也高者好名名之所在亦喪身命不顧也以名利之心持着故不見有可畏割股可得孝名故不知痛拔毛不足以成名便覺痛耳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麤細食之皆甘脾胃薄者遇好物則甘麤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今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者是自己有病與人無干試觀克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近溪發得極透

今月出母錢至來月償其利少若隔年償則利多由此觀之隔生償者豈不尤多耶

一友說人只不歿便好先生曰全幸有這一歿不然勞碌豈有了日又一友云爭得不歿只壽一二百歲便好先生曰今人只六十七十已算計得無半刻閒何況百歲

問近代所稱龍象何以多不免答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迹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安得無禍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何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戒

問某子甲露才揚已精光燦燦動人答凡人逞才華學問者人說他伶俐我說是忠厚若斂藏不露者人說他忠厚我說是伶俐古時阮藉以酒自娛人說他疎狂然卒免於禍故子元說是他謙慎可謂具眼

人惡貧賤我亦惡貧賤人欲富貴我亦欲富貴但在我患塵勞之心甚於惡貧賤好清閒之心甚于

好富貴故所欲奪于所甚欲所惡奪於所甚惡耳
他人亦惡塵勞而不加惡貧賤之甚亦好清閒而
不如好富貴之甚故終身碌碌亦往往甘之

勿為福始勿為福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
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
求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
生出事來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
皆是也此等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勘得破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問如二乘只了却自家事亦儘好何為如來訶責
之答辟如有人遭患難其一人心腸極熱委曲方
便救脫之其一人毫不動念此二人孰為優劣問
二乘與菩薩其所行孰難孰易答委曲救人自是
難事只管自己自是容易

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陽明
是也應以儒教得度者即現儒教身而為說法濂
溪是也

世間人有近道而不學道者有學道而不近道者
日用不知的何等近道却不肯去學道修行亦不
的有心學道然實與大道相遠故曰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

龍溪近溪非真有遺行桂清議只為他鍛鍊甚久
真見得聖人與凡人一般故不為過高好奇之徒
世人遂病之云彼既學道如何情境與我輩相似
因訾議之久久即以可流歸之其若使三公不學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道世人決不議論他蓋眾人以異常望二公三公
惟以平常自處故孔子曰道不遠人

問吾輩想像聖賢心事如青天白日真無徇外為
人之私答纔作青天白日想早是徇外為矣此
處棲泊不得汝莫作註解

世人我相最重故往往見人之過若以人之過反
思都是我常有的但過在我便不見可惡在人則
見為可惡皆我相之病也蓋過有兩樣有下等真

正犯天下之不韙彼自陷法律自難逃于公論我固不必嫌他至些小差處乃常人所有者我惟以衆人望人而已若求凡事恰好是惟賢智之士能之我原不當以賢智律天下人又不求人過亦有兩樣有自家鶻突不曉得人過者此名似不見過有自家眼明容得人過者此名真不見過

常人些子分段情識有依傍有典要尚感得有如此世界如此受用蓋天蓋地絕依傍出典要者其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其所感世界受用又當何如李長者云未有今生以神智用而來生不獲大智神通者也

恒人皆曰我凡事任運隨緣夫天下事不由人算計不由人勉強只得任運隨緣去但彼衷戚戚之懷若欠兩稅百姓相似那有受用安閒時

問戰場中千萬人一時殺盡都是命該死麼答省闈八月終十三省同時中了千名舉有命不該中者耶問佛言有橫死者似不屬於命答亦是他所

造橫業如無故而戕物命等故當受橫死之報橫死者謂不似尋常死耳非謂不當死而死也

人人俱有我相習爲尊大固我相也習爲謙抑亦我相也唯破除我相之人時當尊大則尊大時當謙抑則謙抑當其時爲其事自合如此無些毫擬議之心卽有心志擬議猶屬我相未盡

小修云惡人終日心心念念惟想害人其招刀山劔樹等報誰曰不宜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修行人始初一二年內嗔嫌他人不學好到久後方知自家不好處

寺僧舊例募大燭供佛後漸竊油蠟別用或以告先生欲止其例先生曰借供佛之資以自潤此庸僧常態也何必惡而革之

有僧募造銅塔人爭笑曰有恁麼要緊事何苦如此爲斯言者是以聖人望人也人心於沒要緊事攀緣妄想皆此僧募塔之類耳吾不病此僧造塔

病其於自己造塔則善見他人鑄佛則忌故其募塔猶是常情而忌人則為惡念矣

一友贊某老一心扶持世教先生笑曰此老未生之前世教何曾掃地耶世間人寒自知衣飢自知食遇親自知孝遇子自知慈何待教乎至於不肖之人教亦不善矣

世間事做得省力便去做做得費力便不做此最是便宜安樂法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問菩薩捨頭目隨腦何義答試觀自釋迦佛後許多菩薩那一箇捨頭目隨腦此言不必作如是解只明其無我耳釋迦於歌利王割截身體亦此義不然頭目隨腦人乞之何用而捨之又何用耶問創國仁主何以多殺無辜答國初承元之弊紀綱風俗壞亂極矣故立法不得不嚴至今二三百

矣若些些計較唯恐錯施一刑錯問一罪如此迂腐拘攣如何行得去

凡名都巨邑奸宄每每伏藏若奸宄不伏於都邑更於何處藏身昔人云不如是何以稱京師此有見之言也故治好者但使其不甚為暴而已不必過為摘發盡為擯除也如蛇蝎匿於牆垣不害人斯已矣必欲拆牆垣以去之亦無是理

珊瑚林

清響齋藏板

小人剛暴險刻曰惡人高人之待人也如化工遇庸人則平等交之遇惡人其禮貌亦不廢俾不至為害也至於小人諂媚其前亦不起憎心見彼容悅之態如俳優奏樂亦為之色喜而已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禍天下者必斯言也人誰肯自居小人甘心為人所遠耶勢必反噬矣夫君子不屑為人使凡任役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為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達者友

君子而役小人愚者友小人而遠君子拘者親君子而逐小人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在甚處答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常人一樣乎雖屠兒樵子亦有自負的心至於學道之人曉得幾句道理其憤世嫉俗尤甚此處極微細最難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也然此意自孔老後

刪湖林

清響齋藏板

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太宗見人心歸其太子則嘆曰人心已屬太子矣夫漢高宋宗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恒人乎

人有性急而量寬者有性緩而量狹者量狹之人心腸多冷量寬之人心腸多熱然此中又有大人

小人之異大人之寬舒者毋論已卽或性急或量狹或心腸冷而其衷常欲置人達人小人之褊狹者毋論已卽或性緩或量寬或心腸熱而其衷常欲自私自利大抵合之之極斯名大人分之之極斯名小人

先生曰某鄉有人常歲歉時每穀半畝值金叁有村人持一金來買穀其人視之云銅也村人憤懣仆地其人扶起曰是真的我錯認了以穀付之村

人曰此我鬻男以救一家性命者汝眼不明幾駭殺我既擔穀猶唾罵而去然其金實銅也度去遠遂擲水中又我先祖家頗饒嘉靖中出母金以千計穀以數千計值歲荒盡焚其券仍每日遍點僮僕恐有往彼索取者曰此時人家備一飯也難以上二事皆是爲善毋近名

清響齋藏板

刪湖林

孔子說終身之行不越一恕治平之要惟在絮矩能推此心以濟人利物功德何等無比之僧家持

門面戒者不啻天淵矣

堯舜不能使其子之肖仲尼不能使其妻之賢漢高帝不能使戚姬之不為人彘今人德不如聖人位不埒王者乃終身為妻妾子孫計長久愚亦甚矣

冊胡林

清寧藏板

跋珊瑚林

石公先生珊瑚林楚中張明教所錄先生自擇其可與世語者為德山暑譚粹行矣茲其全也漫未居士中第一了手共推龐公惜偈頌

珊瑚林跋

之外語不多見張無垢深入玄奧與妙喜相伯仲而語一涉玄輒為其甥刪去陽明諸大老得禪之髓錄之者諱言竺軋語多回護令人閱之先生談儒譚釋皆是了義

無一刺語故嘗自况於大黃能
與一切人排盪積滯茲錄之不
復諱其談向上商工夫最明且悉
顧毫無實法可為人繫綴者其
有補於學人甚大覽者能向是

珊瑚林跋

二

中揆身直入當知迦文宣尼原一鼻
孔正不妨而龐老石公把臂共行何
煩百方回護作此委曲之相也

无咎居士馮賁識



金屑編自叙



余少慕玄宗長探佛理遍
叅知識博觀教乘都無所
得後因參楊岐公案有所

金屑編自序

子

發明遂乃乘無底舟入針
孔海如知萬卷蓮經都是
弄糊孫底家具百端搗弄無
能鍊鐵的鉤鉤因拈出

古宿法之心金屑七十二

則其間意興到處亦有
寫古詞者皆是百子法佛相
傳之體不忍捨也

金屑編自序

二

余弟子因從來無一妄言
今忽作禪語不心殆不可
曉夫以余之不敏古小蘊
遠甚而人之信我復不如

彼公之信其事必以我為
禪言也夫

石公袁宏道撰



金屑編自叙

金屑編叙

咄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亘古亘
今明明不昧佛與衆生毫釐不隔
本自如如若道衆生實病佛能滅
度衆生者皆是於至無中紛然成

金屑編序

有於元明體轉增幻屑何以故一
切衆生離見無見見依見起以見
非見而欲覓見覓見爲屑離見卽
見見爲見影以見爲見是爲見見
見見爲屑元明體中是屑非有所

以道迷者是屑悟亦是屑周行七
 步手指兩儀是眼中屑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是眼中屑三玄要四料
 棟五位君臣九十七圓相是眼中
 屑乃至拈椎豎拂行棒行喝種種
 機緣都是眼中屑到這裏眼睫眉
 毛一時落盡你道識得向上事也
 無尚未在良久曰有心待捉月中
 兔須向白雲頭上飛如其不委請
 讀此編笑雲居士袁中道撰

金屑編

錢唐後學馮懷校

明公安石公居士袁宏道 著

舉楞嚴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
 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
 物云何非汝

看看三世諸佛在你脚跟下過了也直饒一踏
 粉碎闍羅王未放你在

鑊壁銀山金剛栗棘放去非離拈來非卽海神
 金屑編

清齋齋藏板

不貴夜明珠滿把撮來當面擲

舉金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連雲棧三千里閉目橫行鬼門關十二重從頭

打出且道是甚麼人分上事諦聽諦聽

讚不及毀不及踏斷流水聲寫出飛禽跡無欠

無餘若太虛釋迦誓願從今畢

舉大涅槃吾教義如…三點

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良久曰案山點頭也道

箇甚麼

南無僧南無佛南無法一棒一條痕
血閣黎不會待何如有箇方便直下將來問彌勒

舉圓覺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八字打開兩手分付還有眼開心見者麼如無
為你重下註脚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難難須彌頂上駕缺船易易十字街頭尋酒肆

金剛拍手笑南辰聖僧彌髻百雜碎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前不構村後不迭店這一雙不啣嚼的老漢納
敗缺了也會麼

八十婆婆坐翠樓傍人無語自含羞朝來爲此
孫兒哭笑把花枝插滿頭

舉峽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
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何法
可免產難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來
相報及返白佛佛曰我自從賢聖法來未嘗殺生
崛疾持佛語往告之其婦當時分免

心不負人面無慚色若約衲僧門下祇是出塲
笑柄

破袈裟砂袈裟年淡泔古欲開華拈來搭在刹
竿上引得烏鴉亂似麻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舉慧可問初祖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祖曰將心

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
安心竟

驢前馬後漢切忌承當爲甚如此鷲王擇乳素
非鴨類

白玉壺中貯清水千尺椽竿難到底不是渠儂
心特淡大虫元在平田裏

舉百丈再參馬祖次祖自視絕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

咄睛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作麼作麼

沒可把沒可休打矣從前痛鼻頭衲衣裏就並

祇劫拄杖橫挑四大洲露柱笑看女羞中滴曹

源萬古秋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舉瀉山五峯雲巖侍立百丈次師問瀉山併却咽

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辯向

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

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

未師曰喪我兒孫

是即是佛法未夢見在三十年後莫言不道

却請和尚道富貴應須致身早等閒金翅摩空

飛烈風吹折連天草吞不得

和尚也併却鷓鴣新淬夫容鏑少年一擊朔方城青蛇飛出黃沙漠吐不得

和尚有也未七歲女兒圍珠翠鏡中不愛已容

顏愛他鏤畫雙鳳背便從這裏入

舉百丈上堂一老人隨眾聽法自云某於過去迦

葉佛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

某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墊狐身今請和尚代

一轉語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落因果也無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師曰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墊

狐身

險險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諸禪德作麼生是

沒交涉的句復云險險

第一險點即到第二險到即不點咄大地茫

茫愁殺人東家害病西家喘復喝一喝曰腳頭

脚底

舉南泉曰江西馬祖道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

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不得動着動着三十棒

追之不及放之不離雲迷谷口月隱寒谿桃紅

李白薔薇紫問着東君也不知

舉南泉因東西兩堂爭猶兒謂眾曰道得卽抹取

猶兒歟無對師便斬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州乃

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卽救得也

低聲低聲三世諸佛直得鼻孔裏出氣雖然如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此猶有一人旁不肯在

未握輪王劔先收蓋代功鍊圍披芥子海水入

針鋒得恁麼奇特踏得故鄉田地穩任他南北

與西東

舉南泉因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

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是甚麼○盡在這裏許

三更失却牛月明才掛樹梢頭青草湖邊橫笛

冷夜淡風動白蘋洲

天明失却火青樓不閉葳蕤鎖東風昨夜到門

來送入桃花三四朵

舉歸宗因僧辭問甚麼處去僧曰諸方學五味禪

去師曰我這裏只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

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

醉裏乾坤壺中日月你道歸宗爲甚如此逞強

元來元來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一味五味誰賤誰貴五味一味兩彩一賽平蕪

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舉水潦叅馬祖禮拜起欲伸問次祖一踏踏倒師

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

一毫頭識得根源去

悟卽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

也大奇也大奇箇中消息阿誰知不須更覓桃

源去一夜東風花滿枝

舉麻谷問臨濟大悲手手服那箇是正服濟曰大
悲手手服那箇是正服道師近前拽臨濟下牀
却坐濟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拽師下禪牀却坐
師便出去

兩矢相觸矢墜而塵不揚雖然如此要且不是
好手

你也掃我也掃丈六金身成一莖草世間萬事
不如常艷州黎勝青州棗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舉如會惠門徒憶誦卽心卽佛不已示衆曰心不
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女方刻舟

棘何曲松何直鵠何白烏何黑道得許你會火
分

敲華兼蝶徹打艸帶蛇驚裡目尋空影徐行踏
水聲嘯有甚交涉當初祇道茅長對燒了方知
路不平

舉魯祖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問曰我尋常教人

向佛未出世肯會取尚不得半箇他恁麼驢季去
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收拾眉尖肥尾情無喚無喜惡精神覺來一枕
淒涼怕不敢分明說向人

舉紫玉因于頓問如何是佛師召相公公應諾師
曰莫別求

建昌紙貴一狀領過

莫別求莫別求一趂趂翻四大洲認着依前還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不是小根魔子懣懣休

舉金牛每齋時昇飯桶到僧堂前作舞曰菩薩子
吃飯來

說真方賣假藥閻羅王殿前吃鏡棒有日在

菩薩子吃飯來勾引羅漢笑口開拈得舊時無
孔笛聲聲吹出古輪臺

舉浮杯因凌行婆禮拜與坐吃茶婆乃問盡力道
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曰未到浮

孟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
曰蒼天中更添愁苦師無語曰語不知偏正爲人
卽禍生南泉聞苦哉浮孟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
聞笑曰王老師少機關在澄一逢婆便問怎生是
南泉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曰會
麼一合掌而立曰伎奴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
州州曰我若見問教口啞一日未審和尚怎生問
州便打一曰爲甚打某甲州曰伎奴漢不打更待
金屑編

清淨無爲

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
聞痛曰可悲可痛婆聞合掌曰趙州眼光燦破四
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頭州作
偈曰當機覷面提覷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
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
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明日大悲院裏有齋

落日溪山伴侶稀海門殘月送人歸
天荆棘

金屑編

橫官路那箇行人不掛衣復歛手曰蒼天蒼天
舉龐居士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頓領玄
旨

是卽是若恁麼悟去入地獄如射箭
一口吸盡西江水啞在這裏帝釋眉毛上丈長
屹蚤高聲唱囉哩

舉藥山首造石頭便問南方見性之旨頭曰恁麼
金屑編

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
麼生師罔措日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
師到馬祖仍仰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
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
揚眉瞬目者不是師于言下大悟便禮拜祖曰你
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
祖曰如是如是

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若是牢籠不肯住呼喚不

六三

回頭的定不向人唾味下作生涯

二不雙一不隻赤身火裏行縮脚風頭立四十

九年奉捏空千七百箇口挂壁喇猶是這邊漢

舉丹霞遇天寒取木佛燒院主曰何得燒佛師曰

取舍利曰本佛何有舍利師曰無更燒兩尊院主

自後鬚眉墮落

江浦喝一喝云院主當時若下得這一喝非惟

鬚眉宛然且使丹霞上天無路入地無綱

金屑編

金鴨沉沉篆縷輕夜淡巫峽夢難成枕前淚共

芭蕉雨隔箇窻見滴到明

舉黃蘗因裴相國拓一尊佛請名師召裴休休應

諾師曰與汝安名竟

只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譚會麼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海闊天長白雲萬里江南

春盡鷓鴣啼不在樹頭在花底住住更參三十

年

舉馮山與仰山摘茶次謂仰曰終日祇聞子聲不

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曰未審和尚

何如師良久曰和尚祇得其體師曰放子三十棒

曰和尚棒教誰吃師曰放子三十棒

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父不父子不子機用元來只如此喇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舉趙州一日到萊蕪執拄杖于法堂上從東過西

金屑編

曰作甚麼師曰撲水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甚麼

師以杖倚壁便下

一箇棺材兩箇灰漢

朝捲簾暮捲簾綉閣羅幃快活三拈出少時香

拍板逢人便唱望江南

舉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曰無為甚却

無師曰為伊有業識在

略趙州無此語莫謗他古人好

無無西天鬍子沒髭須月明海上開來往撞着
鮫人滿面珠

舉岑大蟲因秀才看千佛名經問百千諸佛但見
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師曰黃雀樓崔顥題後先輩
曾題否曰未曾師曰無事題取一篇好

借婆衫子拜婆年

黃雀樓黃雀樓芳草凄凄鸚武洲眼前有景道
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舉祇林每見僧來叅便曰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
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爲甚降
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十二年爲甚不降魔師曰
賊不打貧兒家

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

恁麼也得利竿放出廣長舌不恁麼也得布袋
撈起澄潭月一顆明珠轉玉盤用盡機關看不
徹

舉臨濟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
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若是過量人向未
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一人傳虛百人傳實雖然如此你還識他臨濟
麼

三月桃花洞口鮮箇中消息許誰傳漁郎不識
桃源路空入湘江五十年

舉仰山入門馮山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馮曰如是如是

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學畫宮眉細細長芙蓉出水鬪新妝只知一笑
能傾國不信相看有斷腸

舉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山擎鉢下法堂
峰晒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响托鉢向
甚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岩頭頭曰大小德
山未會末後句在山間問頭曰汝不肯老僧那頭

密啟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
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天
下人總不奈伊何雖然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示
滅

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乎之有餘若向不高
不低處道得一句許你親見岩頭來

踢轉空王印撩開向上關霜飄紅樹冷風度碧
溪寒昨夜月明園裏過携花邀竹上關

全屑編

清響齋藏板

舉洞山為雲岩設齋僧問曰和尚還肯先師也無
山曰半肯半不肯曰為甚不全肯山曰恐孤負楚

師

洞山欲報雲岩恩尚未在何故為伊半肯半不
肯

宛有頭債有主達摩何曾到唐土堪笑洞山老
古錐殺人那得藏刀斧

舉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答猿抱子歸青嶂

裏鳥啣花落碧岩前

法眼云我二十年祇作境話會江浦云飯袋子
你恁麼會又爭得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

計

滿目青山畫不成寒岩千古碧雲橫世人那得
知幽徑爭向峰前禮磬聲

舉興化因雲居在三峰化曰權借一問以為影草
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

全屑編

清響齋藏板

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
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三峰話答得也
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箇何必興化
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興化恁麼道且道是肯雲居不肯雲居若道是
肯這箇却成刺語若道是不肯爭奈刁刀相似
魚魯參差因成一頌

聽之不聞觀之無景攤向人前珍珠古錦龜毛

拂笑被明月臺兔角杖擔起摩天嶺

舉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曰居山好

江浦呵呵大笑

木石居鹿豕游山鬼作揖叫獼猴早晨王老來

擔柴午後張三去牽牛咄將謂有多少奇特

舉曹山因清銳問弟子孤貧乞師拯濟師曰近前

來銳近前山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沾唇

曹山祇解一手擡不解一手擲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白家酒未沾唇萬物無過出處新無端販入蘄

州去醉倒東西南北人

舉曹山因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漢請師接上階師曰月落後相見

我早候白伊更候黑

清光特地淨無塵纖御從教不展輪兔缺桂殘

秋又老蘆花楓葉倍親人

舉曹山問強上座真身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

生說曰如驢覷井師曰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如何

曰如井覷驢

咄 僥你道井覷驢也道得八成畢竟作麼生

道得十成去

驢覷井井覷驢從來少實勝多虛不見洞山曾

照影解道我今不是渠

舉疎山到大瀉問和尚道有句無句是不曰是怨

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瀉呵呵大笑歸方丈山不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省後到明招處舉大瀉言句招曰可謂頭正尾正

祇是不週知音師亦不省便問樹倒藤枯句歸何

處招曰却使瀉山笑更新師于言下大悟

瀉山用處較危明招收來太速當時若肯與本

分草料免賺他後代兒孫

住住碣石瀟湘千里路行行綠戶朱門無限情

寒山拾得相逢笑笑他同唱不同聲

舉疎山造塔主事將與錢師曰為將三夾為將兩

文為將一文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舉似
大嶺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文與匠人和尚
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文與匠人和尚與匠人
共出一隻手若將一文與匠人累他匠人鬚眉墮
落僧回如教而說山作禮曰大嶺有佛放光射到
此間雖然如此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
我怎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江浦云大嶺古佛只知盡法不管無良若是居

金屑編

清續齋藏板

士即不然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把
手行毘盧頂上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匠人即得
和尚不得若將一文錢與匠人和尚盡情貶鍊
圍山匠人永墮無間地獄復喝一喝曰當時若
恁麼道不惟使疎山免進後語亦使天下後世
知恩有地只今莫有知恩者麼試道看
從來鼓瑟悲湘靈半在君山半洞庭今日曲終
人不見秋江贏得幾峰青

舉疎山手握木蛇僧問是甚麼山提起曰曹家女
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鎮日凝妝坐翠樓丁香高結小銀鈎無端一笑
珠簾裏箇箇相思白滿頭
舉乾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路在甚
處師以杖劃云在這裏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
曰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
魚打一棒雨似傾盆會麼

金屑編

清續齋藏板

一得一失

雲門扇乾峰杖十字街頭無背向一聲塞雁向
南來翻身已過秋江上
舉洛浦到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
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
山曰目前無閣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莫
草草忽忽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閣黎爭教無
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笑到弦上不得不發然雖如此仔細檢點未幾
免一坑埋却

殺人刀一毫不傷白日寒生六月霜活人劍一
毫不度青海夜沉千里霧不是翩翩俠少年知
君難學邯鄲步復云識法者懼

舉芭蕉上堂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
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劈腹剜心

金屑編

清響齋詩集

與麼與麼量多成少不與麼不與麼拈梁作棗

與麼不與麼古佛堂前狗尿天不與麼與麼鴉

頭女子白頭早喚會麼採得疎山臘月蓮栽成

洞嶺初秋草

舉瑞岩每喚主人公自應諾乃曰惺惺着他後莫

受人謾

不是僧繇手徒說會丹青

白石灘頭釣艇橫閑歌款乃到天明許多客夢

離愁裏道是陽關第一聲

舉玄沙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空
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
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
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

請和尚歸方丈喫茶

空王一粒丹諸方三種病甘露亦傷人砒霜能
活命自從海上競傳方無孔鑊鎚生異症是甚

金屑編

清響齋詩集

麼症痰火

舉玄沙見僧來曰禮拜着因我得禮你

買帽相頭食魚去骨

你禮我我禮你三世諸佛沒口嘴風動荷香撲

鼻問元來只在藕池裏

舉玄沙因僧侍立以拄杖指地上一點白問曰見

麼如是三問皆云見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

道不會

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

你也見我也見十地菩薩隔羅幔饒君舉得十

分親總是空中堆麥麩喫雪峰道底

舉保福舉雪峰話問鶯湖云僧堂前相見卽且置

望州亭烏石嶺作麼相見湖驟步歸方丈師亦低

頭入僧堂

江浦笑云恁麼舉動伶俐卽不無若要與雪峰

相見尚涉程塗在

人前編

清響齋藏板

一對龍鍾老叟兩箇潦倒先生算盡人間八字

不識五星子平

舉鏡清因僧問新年還有佛法也無曰有如何是

新年佛法師曰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

曰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教曰無日日是好

日爲甚却無曰張公吃酒李公醉曰老老大大龍

頭蛇尾曰明教今日失利

徐六檐板各見一邊若是居士卽不然新年還

有佛法也無劈脊便打

新年佛法鏡清有漢水不流須彌走新年佛法

明教無比丘尼不是師姑道有道無二俱錯虛

空蕩蕩真寥廓不是絕力李將軍教人難射飛

天鵝

舉孚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峰曰一隻聖箭九

重城裏去也孚曰待某甲勸過遂至中路便問師

兄甚處去山云九重城裏去孚曰三軍圍繞時如

金肩編

清響齋藏板

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孚曰恁麼離宮失殿去

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衣便行謂雪峰曰聖箭

折了也峰曰渠奴語在孚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

在

曾有僧以此問居士居士以手作鵝鳩嘴曰古

谷呱

朝起早夜眠遲只爲春色大芳菲昨日百花蓂

裏過歸來一葉不沾衣

舉雲門乾坤之內宇宙之間士云可惜口門中

有一寶秘在形山士云草裏漢將燈籠向佛殿裏

士云兩手扶犁水過膝將三門來燈籠上士云將

謂有多少奇特作麼生士云作賊人心虛自代曰

逐物意移士云喪身失命又曰雲起雷興士彈指

三下

休休美人妝點曲江樓逗客祇緣歌屢變泥人

嬌在不擡頭羞麼羞

金屑編

清響齋

舉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日裏看山

塚生招箭

看山好莫被白雲瞞了平蕪盡處曉烟攢天涯

一點青山小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答六不收圓悟別因曰

不立

何不與本分艸料

六不收一不立金谷貧兒倚門泣和尚叉手拜

丈人無縫毬子兩頭踢

舉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答體露金風

雲門怎麼道也只曲為今時殊不知向上更有

事在

黃葉落大好秋色稜稜滿樹頭公子趁風珠

勒馬美人吹月小梁州宋玉高唐休未休

舉禾山因僧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解打鼓

山有四打鼓合此為五

金屑編

清響齋

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禾山鼓禾山鼓海神按節天女舞等閑一擊奴

人前大地茫茫無寸土復喝一喝曰王令稍嚴

不許攙行奪市

舉風穴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曰金沙灘頭馬

郎婦

有枝攀條無枝攀例

日日高樓理翠眉人前贏得少年時秋千背面

拋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舉薦福因僧問如何是佛曰莫莫又問如何是西

來意曰莫莫

龍頭蛇尾

莫莫後人踏到前人脚莫莫撩天鼻孔亦穿却

白日擎拳入市門翻身擊破普化鐸

舉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答新婦騎驢阿家牽

葵花向日柳絮隨風

金肩編

清響齋藏板

牽牽入市衝街買少年義和暫借黃金勒列缺

親遺白玉鞭離四句絕三玄一段風流滿大千

舉法眼因僧來參以手指簾尋有二僧同去捲簾

師曰一得一失

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道得也是三月桃花香撲鼻道失也是紅粉佳

人入佛寺道得也總未得金剛寶劔當頭截道

失也總未失脫却布衫赤骨律噫吁欵噫吁欵

滿地黃金識者稀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

洗是非

舉智門因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蓮華出水

後如何曰荷葉

索鹽奉馬

蓮花香香似玉女解瑤裝荷葉團團似仙人承

露盤花花葉葉自葳蕤冷嬌含態少年時芳心

最怯西風早怕有飄零君不知

金肩編

清響齋藏板

舉法燈問僧如何是西來意答不東不西師不肯

僧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領厥旨

應病設藥即不無西來意未會在

也不東也不西江南江北信馬蹄三月黃鸝枝

上語行人疑是鷓鴣啼

舉慈明到神鼎堙堙未發問明高聲曰屋倒矣堙

反顧明便走曰見面不如聞名堙嘆曰汾陽乃有

此兒

這箇話叢林中商量者甚多錯會者不少何故
爲他盡作得失論量殊不知鼎堙是箇真獅子
兒若不是石霜定乾坤的眼泊合蹉過這漢
汾陽兒汾陽兒踞地金毛獅子威鼎堙豈無拔
山力要且施他陷虎機
舉慈明問陽岐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在其
處曰悟卽易迷卽難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悟卽易迷卽難倚天長劒逼人寒今古不能提
得去山河大地黑漫漫叅

舉琅邪和尚問舉和尚近離甚處舉曰兩浙船來
陸來曰船來船在甚處曰步下不涉程途一向作
麼生道舉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
便拂袖而出琅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曰舉上座
琅邪遂親下且過堂問莫是舉上座麼莫惟適來
相觸忤舉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曰某時到

金屑編

舉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緣來見解只如此何得
名播寰宇琅邪遂作禮曰慧覺罪過

琅邪舉公二俱不是作家何故爲他只知把住
不知放行若遇本分宗師教他措躬無地還會
麼將軍自有家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白玉闌干白玉人東風吹起白羅巾朱顏的的
人難近只有相思到翠顰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盡有生緣

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

第一關十指錚錚帶鏡鑑當堂提得金剛杵三

十三天毛孔寒咄爬着我癢處

第二關草鞋移處玉珊珊端能百尺竿頭步方

顯靈砂一粒丹咄踏殺天下人

第三關生緣却在白雲端昨夜虛空忽落地和

風搭上玉闌干咄請續末後句

七三

舉五祖演示衆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于○若是真○人○

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

第一第二三鷓鴣聲聲哀江南第四第五六赤

鳳翩翩 北滿目青山與白雲不知誰是儂

家屋

舉圓悟因僧問西天蠟人爲驗此土以何爲驗曰

生鉄鑄就崑崙兒

金屑編

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崑崙兒崑崙兒戟髯胡頭闊面皮幾回走入白

雲裏賊殺南山一足夔

舉大慧竹篋子

有者道這箇話祇要人心行處絕言語道斷向

這裏識取咄若恁麼道不惟瞎却人眼達摩一

宗掃土而盡聽取一偈

一舉一回別老鼠嚼生鉄猫兒在旁邊涎唾流

不輟

舉松源示衆曰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

賊

山外青山樓外樓

也堪笑也堪憂眉毛元來近額頭只消一條柱

杖子透出雲門六不收

金屑編

清響齋藏板



沈氏弋說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近代辭人率長于詩其於文
闕如也卽有兼長大抵應酬
慶吊之篇耳前言徃行不必

沈氏弋說

李序

一

多識何以囊括宇宙總攬人
物垂不朽之大業乎武林沈
孝廉幼宰爲侍御襟江公子
家饒二酉五車之藏自童稚
時諷誦不輟廣采精研漱芳

潤而傾瀝液手自排纘爲弋

說二百餘篇由百世之下考
百世之前人有媿惡事有是
非抉微闡幽盡汰俗儒陋聞
折衷于大道正義余三復而

沈氏弋說

李序

二

歛衽擊節如得至寶也昔漢
王仲任論衡自謂人無一引
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以
爲文衆可以勝寡而不知石
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

少者爲神也其失也拘陋而
冗蕪唐劉子玄因仲任問孔
廣彼舊疑增其新覺乃有史
通指摘攻擊不遺餘力而信
好事之說侮聖畔經工訶古

沈氏七說

李序

三

人拙於用已其失也僻戾而
詭妄幼宰所辨晰如仲任而
皆關切倫常品類非鉤撫細
微執滯迂回所撥正如子玄
而設身處地曲暢旁通且證

據經史不恣胸臆秘蔡氏之
帳中置徐家之座右此說足
當之惜古人不及見也夫仲
任閉門潛思墻牖悉置刀筆
數十年方就子玄歷鳳閣舍

沈氏七說

李序

四

人遷秘書監著作固其官守
幼宰年則後生位則逢掖而
所論撰業已卓然大雅不羣
矣仲任有言能說一經者儒
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

傳能奏記者文人精思屬辭
連篇章者鴻儒子玄亦言文
士多史才少史必有才學識
三長余不敢以文士目幼宰
詩曰如彼飛虫時亦弋獲幼

沈氏弋說

序

五

宰自道如此吾見其進也未
見其止也



沈氏弋說序

友人臨川湯顯祖頓首撰
漢人七發謂煩屯之疾可要
言妙道說而去也初謂文士
迂詭迨予接罹大故荒頓委
忽幾于大病所謂鮮民之生
何暇世之君子乘間語事乎
而乃有千里之使來自臨安
授以一書則沈幼宰弋說二
百首而餘也取詩時亦弋獲

沈氏弋說

湯顯祖

一

之義弋取傳記以來國家存
亡聖賢豪傑所由顯隱之故
未遽率業循其數端已踔絕
瑋麗使人踴起少進而幽憂
之色起矣子殆有意于時博

沈氏七龍

湯序

二

記而敏給者歟今昔異時行
于其時者三理爾勢爾情爾
以此乘天下之吉凶決萬物
之成毀作者以效其為而言
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

有理至而勢違勢合而情反
情在而理亡故雖自古名世
建立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
語人者史氏雖材常隨其通
博竒詭之趣言所欲言是故

沈氏七龍

湯序

三

記而不倫論而少衷何也當
其時三者不獲并露而周施
况後時而言溢此遺彼固然
矣嗟夫是非者理也重輕者
勢也愛惡者情也三者無窮

言亦無窮子乃以二百則弋
彼異時事別白抉摘透漏滴
博而無餘乃至一事而要遮
前後故實爲其徵曲折隱見
極波瀾之致簡者數語詘然

沈氏弋說

湯序

四

沈幼宰睿夫感憤檀弓巧譏
賢聖昌言排折予重其人幼
宰乃復廣爲豪傑發舒焯燁
千載亦有有爲言之者故予
謂睿夫之作正而奇幼宰之
作奇而正二子者足敖然于
著作之林哉

萬曆乙卯夏五

沈氏弋說

湯序

五



沈氏弋說序

雲間友第陳繼儒仲醇撰
武林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
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習
澹于聲華蕭然如退僧逋客

沈氏弋說

陳序

一

一旦發其枕中之秘郵弋說
以示陳子陳子讀之目眩而
不張舌橋而不下衮衮乎惟
懼其言之罄也古今能言之
家多本于春秋然仲尼春秋

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

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

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辯

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塵尾

相難惟有靡旗什轅而走耳

沈氏弋說

陳序

二

此五者獨幼宰足以當之而

猶逡巡遜謝以飛垂之弋獲

自居彼蓋謂鳳翔千仞龍蟠

九天弋未嘗及焉故謙言云

爾予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

能落雙鵬飲羽沒鏃能中石
 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
 從允象曰麗澤允君子以麗
 澤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異
 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軋咽于
 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
 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抵
 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
 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
 達不止鷓鴣之怒飛不九萬

沈氏弋說 陳序 三

里不止大竅之怒號不山海
 騰沸天地晦冥不止此幼宰
 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橫
 說豎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
 取譬說恢諧說曲折縱橫靡
 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
 說可以驚四筵可以惰獨坐
 可以詘今人之口可以服古
 人之心可以修行人之詞可
 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

沈氏弋說 陳序 四

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
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
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
百尺樓上譚數日夜語倦意
仵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

龍氏上說

陳序

五

蘇門長嘯一聲而別吾兩人

庶幾嗒然皆無事道人矣



自叙

弋說義何居援往昔據目前是非
是自旌于楮墨之間語未必盡破的
而微中處亦頗可採間或以強弩之
末鴻殲九霄兔窮三窟則詩所云如
彼飛虫時六弋獲者乎或曰立言寔

自序一

難昔張伯松與楊子雲比肩太玄經
不屑一視晦菴温公皆命世巨儒也
太極圖解出而眾喙交集資治通
鑑成而讀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
當于世而為子之君山者蓋宜矣况
能作床頭秘如中郎哉予曰不然

凡人精神各有所寄或矣或飲或歌
喉舞袖或骨董或登眺或子母疲
日夜不休予一無所寄更習懶成癖
世厭其迂拙以為難近即居闌闌
中門可羅雀風雨晦冥兀坐一室此
時欲覓一田夫野老與之晤言竟空

自序三

谷足音香不可致况良友哉弋說者
予懷之所寄也寄久成帙猶矣者
之有棋譜飲者之有觴政歌舞者之
有傳奇雜劇骨董者之有博古
圖登眺者之有遊覽志子母者之
有會計錄精神注焉不自知其陋

也若欲有身後名則千秋大業固宜
藏諸名山不使時目窺覩以來處甕
之謂矣雖然使弋說而果玄且衡也微
君山中郎自足千古否則言先骨朽
縱欲附青雲之士以傳而一種獨抱之
光不與草木同腐者竟安在哉予

自序五

以千古是非付之弋說而以弋說付之
海內之知言者鴻飛天際楚越人能
見之乙之而必不敢妄譽以為鳳妄詆
以為鴟也爰猶是已

錢江逸民沈長卿撰



沈氏弋說目錄

卷之一

黃帝老子	鯀
伊尹	微子
虞仲	西伯
閔天	周平王
卞和	季札
程嬰	禪竈
沈氏弋說	目錄
夏徵舒母	管仲鮑叔
重耳	伍員
王孫駱	范蠡
藺相如	申韓
屈原	豫讓
荆軻	聶政
范睢	穰侯
魯仲連	

卷之二

虞卿	孟嘗君
信陵君	韓信
范增	紀信
陸賈	張良陳平
叔孫通	漢武帝
公孫弘	鈞弋夫人
蕭望之	漢光武
沈氏弋說	目錄
嚴子陵	馬援
竇武何進	郭泰李膺范滂
李固	孔融
昭烈帝	魏延
曹操	蔡邕
謝安	殷浩
王導	崔浩高允
郭象	王通

魏徵	魏元忠
李勣	五王
唐肅宗	甄濟
南霽雲	
卷之三	
裴度	劉蕡
李德裕	杜黃裳
柳泌	盧懷慎鄭絳
沈氏七說	目錄
韓熙載	歐陽修
張齊賢	寇準
杜衍	王旦
孫明復	韓琦 <small>二篇</small>
張方平	王安石 <small>二篇</small>
司馬光	范純仁
石介	宋徽宗
張浚	秦檜

岳飛	唐珣
宗澤	劉豫
宋孝宗	虞允文
脫脫	洪浩
文天祥	李芾
卷之四	
逍遙遊說	齊物論說
養生主說	人間世說
沈氏七說	目錄
德克符說	大宗師說
應帝王說	夫子富教說
賜不受命說	人不知而不愠說
關孟誌說	讀離騷說
齊人說	以貌取人
四書傳疑	無德不報
殉葬	世風升降
天道	孤介

了悟

陰德

世講

澳恣

防諂

風裁

食癖

戒浮薄

事有快心者三

事有矯情者三

事有無可奈何者五

世事不平者九

文人數奇

女人性詐

輕疑

兄弟不相及說

沈氏代說

目錄

五

卷之五

三代以下人勝三代以上人說

好惡說

謹慎說

簡傲說

真似說

善利說

善惡說

安貧說

攘夷說

積書說

博物說

序齒說

甕飲說

四皓羽翼太子說

仕宦當遵孔孟說

淮陰侯密于用間疎于設備說

擬項羽遺韓信書

小說證廣

土木不可竝論

以居官作佛事

釋氏教孝說

除肉刑說

革除比丘尼說

戒溺女說

庸醫殺人說

夜燭達旦說

關真君蓋池顯赫

鸞乩紀異

沈氏代說

目錄

六

卷之六

夢與數符

與天為徒

登武侯拜風臺說

登黃鶴樓說

登赤壁說

借荊州說

畜作人語說

駁晉人了語危語說

形神重輕說

仙說

主司不明之罪甚于不公說

白少傳四友說	目濫相知
竹林七賢	賢不肖相遠
蜀道難	方內方外
君臣情誼	宋儒妄議孔子
文章節義	元祐黨籍碑文姓名說
俗不須醫	玉山主人對問說
兩及吾門說	戲作秦檜詰韓侂胄說
做不得三字說	世俗好傳人死
沈氏弋說	目錄
于忠肅改謚由因	龐公造福大畧
張公定變大畧	緒言雜錄 <small>共四十八條</small>
沈氏弋說目錄	

沈氏弋說卷之一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黃帝老子

沈氏弋說 卷一

黃帝生于唐初老子生于周末風會不相及矣。一為開天之辟一為遯世之聖潛見不相侔矣。而世合而稱之曰黃老之術將無同乎。乃老氏以德化而黃帝習用干戈凡五十三戰老氏務儉朴而黃帝廣宮室壯堂廡翔軒冕之制以易皮革之陋草木之花染為文章老氏以無為為宗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登空桐陟王屋陞鴻隄而入金谷肆志昆臺發軔紫宮投策鍾

山轍迹遍于天下且占星占日占月占風作書
銘定律數勸蠶鑄鼎春春多事不少休也老氏
猶龍莫測仲尼就而問禮關尹疆之著書而黃
帝資于風后力牧師于廣成問于岐伯咨于涓
子訪大恢于具茨受神芝于黃蓋襄城小童無
不即也中華丈人無不奉也甯封陶正無不禮
也外是而封胡大撓伶倫輩不可勝紀凡此皆
黃老所柄鑿不入者而世儒相傳概云黃老夫

北漢書

卷一

三

繫老子佛之下則異端黜之而不知仲尼所嘗
問禮以猶龍稱不可黜也繫老子黃之下則尊
為道教之祖而吾儒未嘗指黃帝為異端顧異
端老氏哉道書謂黃帝老子皆受要于泰壹元
君而太史公稱申韓原于老氏夫刑名道德大
致懸殊而推本所自以無情者必至于無恩耳
若夫焦勞之極返而歸諸清靜老氏未必不原
于黃帝也則謂之黃老也亦宜

卓去病先生評○焦勞之極返而寧淨黃老之
同將無然乎至史遷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恐是
綺語
黃聖孩先生評○絕頂之論

沈氏說

卷一

三

黃聖孩先生評○絕頂之論

論語

同辨然乎至史遷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恐是
黃聖孩先生評○絕頂之論

鯀

鯀蓋顓頊之子而黃帝之曾孫非凡種也堯求治水者四嶽皆舉鯀則鯀可知堯心知其非而不得不試則在廷諸臣洵無勝鯀者矣鯀九載績用弗成使禹治之又八年于外則考其時殆十七年矣而世相傳堯有九年之水何歟鯀卽倖直自用然禹既能幹蠱亦何能坐視不諫而經史中但載禹行水之事不載禹行水之言豈

沈氏弋說

卷一

四

禹之行水也仍蹈鯀覆轍歎抑矯鯀之所爲而就緒歎說者曰鯀主塞禹主導鯀築隄以障禹掘地以疏故成敗相反而予謂水性順下之常凡夫知之何獨鯀而昧也當時堯都于冀冀受河患最急而鯀弗先其所急故九載勞勩茫無可憑禹自冀州始發跡壺口淮地之勢自北而南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而後及于雍則不必玄圭告錫而冀州初又已覺水患

之平矣九載弗成乃鯀未竟之績而舜殛之誤也俗儒謂聖人必無過舉舜所殛斷不誤故萬世無冤鯀者而鯀心不服化爲黃熊上帝憫其無罪而身受惡名以殂俾奴氏不傳賢而傳子啓之賢也天所以報鯀非報禹也不然以方命圯族之罪人而祀夏配天四百餘禩皇皇后帝豈歎此非類哉後世神其說謂禹受黑書綠字以知水要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以制水怪而

沈氏弋說

卷一

五

績用克底然吾聞之顓頊依鬼神以制義而黃帝受符王母以征蚩尤則此亦非鯀所難也黃聖孩先生評○可備一議卓去病先生評○淫昏之鬼祀夏配天心嘗疑之幼宰言九載弗成乃鯀未竟之績而舜誤殛之理或然歟路史所載治水之績確自上流始以下流漫漫不可施功也河渠書又言今堙廢故蹟有鯀隄俱不知果否

聞子將先生評○爲蘇吐氣千古至論他人不敢開此口

徐楚白先生評○水性順下人皆知之不使稷契而使禹亦以父子相承有深意于其間耳以方命圯族之人而祀夏配天便爲蘇開一生路

沈氏弋說

卷一

六

伊尹

書稱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于是有五就湯五就桀之說柳宗元以爲輔湯則其澤遲化桀則其功速故不憚以身爲僕僕也蘇轍推本之以爲此湯意非尹意也二說俱得但予有疑焉太甲之不肖視桀且何如耶尹放太甲曰予不狎于不順乃就桀之時坐視其顛覆而曾無一言匡救之豈懼禍之及不欲以斯世斯

沈氏弋說

卷一

七

民之身爲關龍逢續耶若然則就之也何爲就之而至于五桀寧不疑耶桀嘗囚湯于夏臺而尹固湯之臣也尹寧不危耶尹樂堯舜之道堯舜禪受而尹教湯放伐固善學聖人處也放桀放太甲尹所翊爲者皆千古非常之原後世新莽魏操晉懿亦藉口阿衡然而莫掩其篡縱按迹以求而馮導之歷事五季與莘野之五就湯桀猶玦珩之于玉寧無辨哉要而論之割烹亦

何足辯不過如張子房之借箸叔孫通之綿蕞
馬伏波之聚米柳公權之筆諫蘇威弓喻顏闔
馬喻之意云爾說命曰若作和羹用汝作盞梅
而後人美相業亦曰調和鼎餗卽以滋味說湯
又何爲不可乎

黃聖孩先生評○神聖作用窺測未易只設疑
關以俟後日徐悟徐解亦是一法

聞子將先生評○語多不了文亦澹蕩

沈氏七說 卷一 人

卓去病先生評○割烹食牛有無固不必辨然
多是戰國時人造爲一說以誣聖人五就之說
孟子亦借而斷之耳柳蘇之論又是夢中說夢
也伊尹出處自以耕莘樂道章爲正

微子

微子之去非爲存宗祀也拘儒狃抱器遜荒之
說其識甚陋而不知祭器之抱微子蓋有托而
逃卽泰伯採藥荆蠻意也何也周自后稷公劉
太王王季文王以及于武聖聖相承上帝懷之
久矣特人心未盡屬耳非周之世德淺而人心
未盡屬最爾岐豐闢國百里德澤有未遍者卽
三分有二而洛邑之頑民首陽之義士尚錯趾
于六州之內況其他乎師矢牧野而云上帝臨
汝無二爾心夫業已稱三千人惟一心而猶必
邀靈于上帝武王此時亦自疑矣若以爲創非
常之原而自疑則南巢之事已有先武王而爲
之者何二心之有當時人心怨紂而未始忘殷
微子以帝乙之元子躬神明之德商周之一興
一廢全係于微子之去不去耳微子而不去人
心將安歸乎武王雖有十亂其如之何人心旣

沈氏七說

卷一

九

推戴微子則陳疇訪範之英未必不借洛邑之
顏民首陽之義士為存殷之舉以發舒其披髮
佯狂之憤時事未可知也史記述微子數諫紂
不聽死與去未能自決問于太師少師假令欲
存宗祀則獨有去之一途可行必無死法又何
不能自決之有武王克商求虞後而封媽滿于
陳以續舜祀立夏後而封東樓公于杞以續禹
祀則湯祀之有托不問可知為微子計徐而俟

沈氏大說

卷一

一

之可也而肉袒面縛牽羊把茅持祭器以造于
軍門不已急乎論者不得其解謂左傳楚師入
許其臣逢伯權詞以述此事而史記誤採入世
家非也當時紂子武庚祿父尚在不當以微子
續湯祀以微子續湯祀在武庚管蔡伏誅之後
則所謂持祭器以造者益非其情矣微子始終
以祭器自掩誰察其用心之苦者彼不去于周
師爰入之際而去于紂惡將稔之先明知天意

之陰有所屬而晦其跡并晦其心比讓德于泰
伯更淵微矣泰伯為周苗裔仲尼得而聞之微
子殷之遺胄仲尼不得不為之隱而要之稱泰
伯正所以表微子也不然未有以武王之聖而
斬成湯之血食者即無武庚祿父有麗億之商
孫在其埒二恪而三之無疑矣而謂微子之去
為存宗祀不深可異哉

卓去病先生評○微子之去以全宗祀此古來

沈氏大說

卷一

二二

頭巾語幼宰掃之誠然

聞子將先生評○說微子心事千古未發文亦

雄健

徐楚白先生評○獨得之見千古未有

虞仲

自盤庚沒而殷衰高宗中興享國五十有九年
此時太王遷岐以避狄難間關困苦何自萌剪
商之念哉剪商乃魯頌之誇詞史據之而宋儒
附會之太王實無此心也泰伯虞仲季歷其賢
相埒太王何必舍長而立少晉獻八漢高帝蹈
此弊者驪姬戚夫人爲之祟也太王三子俱姜
女所自出必無此情昌有聖德太王喜之傳位
季歷以及昌此太王意中之事而當日家人父
子之間有默察其隱者以故泰伯逃而虞仲亦
逃太王若明言之則虞仲可無逃矣如孤竹君
遺命立叔齊則中子可以不去中子亦賢者也
夷齊去而國人戴以爲君德豈出虞仲下者虞
仲逃而太王可以予季歷可以受泰伯之讓成
矣孔子謂三以天下讓從周革商之後追美之
以爲泰伯之德足以有天下而不有非太王陰

沈氏弋說

卷一

十二

欲剪商而泰伯不從如後人所云也事有不可
預料者商不立紂而立微子周不立武王而立
伯邑考二者有一于是毫鼎未可問也而太王
顧謀剪商于數世之後哉

黃聖孩先生評○商不立微子周不立伯邑考
二事相反正相類

沈無回先生評○商不立紂而立微子周不立
武王而立伯邑考二語令人豁然心開

沈氏弋說

卷一

十三

聞子將先生評○一洗迂儒附會之陋

西伯

伯嘗獻洛西地以贖炮烙之刑。篤矣哉仁人之用心。何彰灼也。細而澤及枯骨。大而整旅寧民。皆昭昭乎暴著于天下。而史稱西伯陰行善說者。謂伯恐紂知之。因以賈禍。而深自韜晦。又謂伯恐天下知之。德已而怨紂。仇后相形。非臣節所宜。淺之乎視西伯哉。伯之心。惟蘄出天下于湯火。而登之衽席。利害有所不計。恩怨有所不

沈氏七說

卷一

十四

任崇侯虎嘗譖之于紂。囚于羑里矣。既而伐崇以兵。諫也。顯然動獨夫以南巢之懼。安知羑里之不為夏臺耶。而紂不悟。當時如燬孔邇之歌。在在思服。不獨汝墳也。史何所據而謂其陰行善乎。若曰陰行善以樹德于先。思克昌厥后。剪商之舉。不于其身。而于其子。此陳氏厚施得衆之故。智西伯不為也。克伯之心。無日不軫民窮。而嗟毒痛。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非為一身。

而憂患為斯世斯民而憂患也。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簡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憾。不得即伐暴而救民也。藉令假年于百歲之外。孟津牧野之師。不待武王矢矣。而迂儒謂西伯留以待武夫。夏之時。曷喪典。謚太甲之德。不克紹成湯。將誰待乎。文王幸有武王繼也。故孔子美其無憂。而曰子述之述。則征誅非武王所。荆而遺緒。實文王所垂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德誠

沈氏七說

卷一

十五

至然。孔子非嘆美文也。見武王勢窮理極。不得不伐商也。不曰文德至。而曰周德至。見文王武王世德相仍。不得分之為兩也。此聖人言外意也。而說者謂文王堅守臣節。終始不渝。則置武王于何地矣。禪受而降革命者。惟有征誅之一途。湯創之。武承之。秦漢唐宋代踵之。而獨以罪武王如蘇子瞻之譏。其非聖者祇因識文王不真耳。季札謂其有憾。知言哉。而孫明復以為不

然陋矣陋矣史謂其陰行善更誣矣太康之世無成湯故見逐于羿桀惡稔于太康而無恙者湯之力也幽厲之世無文王故流于彘弑于犬戎紂惡稔于幽厲而無恙者文王之功也有文王則天下有所恃而無恐有所憚而不敢肆有所屬望倚賴而徐以聽其自斃其行善惟恐天下之弗知何以陰爲夫善陽德也陰謀陰慘陰險陰毒陰柔皆不美之名也惟陰隲陰符稱吉祥焉然而屬之于天與鬼神非人矣文王光四方顯西土何如其昭明洞達而亦效黃老之作用哉予故表之以俟後之作者採焉

黃聖孩先生評○大議論○使文王行武王之

事吾知必立微子有憾者意在斯乎

卓去病先生評○伯之心惟斬出天下于湯火而不計利害不任恩怨此千古正論至勘子述周德陰行善處尤不可易如世俗人解不惟武

沈氏弋說

卷一

十六

王未盡善之意從來不白而其作意描寫曲護文王處文亦必不敢當今父子俱有知己矣

聞子將先生評○的的是當日心事闡發可謂曲盡

沈氏弋說

卷一

又十六

閔天

九侯有子以爲美也而獻之紂紂以爲不美而醢之夫醢之誠酷矣而九侯自有致醢之道不足憫也西伯囚美里閔天患之購有莘氏美女及他璧駟因嬖臣費仲賂紂得免更悅而賜之弓矢使專征伐夫紂別有肺腸倘以有莘氏女爲不美而醢西伯則如之何西伯免而九侯不免蓋幸不幸異焉而予謂其事亦異美里之囚

龍虎七說

卷一

十七

斬脫于險不得已而以美女進非若九侯無故而導淫以繼體之裔供昏暴牀第之驪也沉賂紂出自閔天不使西伯知之以臣救主義也不用諍而用賂權也非若九侯之自作孽也千古而下但形容紂惡而以醢九侯事與剖心析脛剝孕等竝舉更無罪九侯者宋儒又有閔天不賂紂之說皆非也予特闡而揭之

卓去病先生評○美女賂紂出自閔天則可文

王知之不可弁州亦有此論而罪九侯自作孽有取醢之道從來無人說及因思齊威烹阿古今稱快若九侯醢自湯與武丁之手豈非奇舉乎惟紂爲之故云稔惡耳

龍虎七說

卷一

十八

平王

蘇子瞻論平王東遷失計之甚比于富家子孫一敗而鬻田宅終不復振此以垂訓後王無輕棄祖業則可而實有不然者周之政教號令不行于諸侯非東遷之故乃平王懦弱所致其猶擁虛名于上以是十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功也何也夫戎可以弑幽王獨不可以虜平王乎平王虜而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如五代之

北史七說

卷一

十九

分裂割據不為篡也雖有桓文無所用之忠臣義士不動黍離之感興屋社之嗟矣此之謂不鬻田宅田宅自燕者也西漢之末元成哀平未嘗鬻田宅也而亦若贅旒何哉故遷都之得失原無定評視遷都者為何如主耳子瞻云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嗚呼太王遷岐避狄難也而後世子孫且何如哉不咎平王之不為太王而謂東遷之後王室遂

卑則是公劉遷邠文遷豐武遷鎬皆失計矣此自姬氏家法獨以罪平王哉周之盛時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洛水泱泱形之咏歌安見其不可都也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可見周轍未東之先天下已不宗周非必東遷後始敗壞而不可復支也其謂東遷後秦無所憚因以蠶食致霸則尤有說秦虎狼之國也范雎進遠交近攻之計若以輿地論近莫近于周矣先兼并周

北史七說

卷一

二十

而稱帝以臨東諸侯革命不更速乎雖然宋高南渡頗類周平東遷或子瞻先見于數世之前而立論以箴之歟聞子將先生評○可與蘇長公說竝傳黃聖孩先生評○能令子瞻心肯卓去病先生評○周室擁虛名于上以是十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力千古無人能道大抵遷都得失只看後着如何耳避一時之凶鋒以存

社稷亦未為不可即如有宋都不南高不和不知為二帝之續者凡幾特以出自秦檜人不敢言耳朱夫子曾有言寬之亦較量當時事勢應合如此

徐楚白先生評○東遷南渡俱是苟延國脉光武中興却不階尺土則遷不遷可無論也

龍其六

卷一

十一

卞和

玉無舌不能自鳴其為寶恃有光焉而人賞之若韜諸璞則已隱矣然人猶得緣璞以測其玉而卞和獻璞何以偏見別也玉非凡則璞亦非凡蓋常目所不經見者玉尹題之為石奚怪耶楚厲王武王信玉尹之言而相繼別和亦奚怪耶所怪者和負希世之珍不剖之以獻而以璞嘗衛足不如葵為可惜耳或曰楚子剖而後別

漢書七

卷一

十二

未晚也卞和請剖而後受別則玉尹慙矣何至再別而泣遇楚文王始獲售耶予曰卞和非真能識璞特意之耳意之者異之也楚文王非信卞和之真能識玉而不吾謾特疑之耳疑之者憐之也庸夫悅其所信而嫉其所疑疑生于憐卞和乃得幸免否則非墨且宮矣卽不然亦馘矣獨別乎哉天下事大率類此故君子居身務聞而明民務彰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衣褐懷璧

蒙耻而弗可洗也。張華號博物君子然非寶氣燭天光怪噴薄則豐城之劍安知其不爲荆山之璧乎。世之泣玉者去其璞而可矣。

黃聖孩先生評○奇論足資鼓掌

周子將先生評○快論○玉在璞而和必欲獻之使人知一宜別已別矣可與玉俱藏矣而再獻之再宜別然則璞之究竟得剖而和之終免于墨且宮且馘者幸耳嗟乎天下事獨玉乎哉

沈氏七說

卷一

廿三

季札

胡安國謂季札讓國以致亂其說昉于唐獨孤及而附會于夫子之書名以志貶要之非也夫讓國而反以致亂則爭國亦可以致治矣有是哉吳之讓國者不自札始則泰伯實爲戎首甚哉其說之戾也札爲春秋第一流人物非他賢所能彷彿卽如晏嬰納政與邑得免藥高之難札教之也夫晏嬰智矣而不智于札若子產若

沈氏七說

卷一

廿四

蘧瑗若叔向皆一時之傑而與札投契如生平札蓋有聖人之風焉聞樂而知列國之興替聖之睿者也閱覽博物聖之多能者也掛劍盟心聖之信者也彼嘗葬子于贏博之間而夫子往觀其禮素已傾嚮札矣幸而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豈有生前書名以貶而歿後碑墓以褒者哉況札所願附者子臧之節也而子臧不以讓亂曹卽諸凡遜位者如伯夷

叔齊不以讓亂孤竹穆公子魚不以讓亂宋子
郢不以讓亂衛子西不以讓亂楚而烏得以讓
為札罪乎札所諄諄戒晏嬰輩者惟祈遠禍敗
而窟室之甲魚腹之鉞顧躬自速之不成其為
札矣惟聖人無死地札則有焉抑予又有說于
此壽夢之欲立季札賢也季札讓而竟立諸樊
長也次及餘祭餘昧以為札地不春春多事平
餘昧歿矣季札猶讓此時不傳光而傳僚光之

沈氏說

卷一

廿五

襲僚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惟季札立光則無辭
儻札之子立光能默然而已乎札遜位而吳之
禍漸解光襲僚而吳之事大定札蓋有大造于
吳者而謂其致亂可乎然則為札計暫遵父命
仍挈而還諸光何如嗟乎魯隱之營菟裘可鑒
哉吳從此益多事矣惟聖人能行所無事也或
曰此自姬氏家法傳位季歷以及昌太王實刑
為之予曰不然此泰伯虞仲之意非太王意也

孔子標泰伯以至德而列虞仲于逸民其賢豈
出王季下而諸樊餘祭餘昧皆凡材也非泰伯
虞仲比假令諸樊等善承父命亦如荆蠻之逃
札可以無讓也苟泰伯虞仲不去王季能安其
位哉周之興非關王季之不讓而吳之亂非關
季札之讓安得以此例彼春秋之書名特以吳
夷也故損之況吳亡于夫差夫差乃光之子其
賢不肖天也非季札所能為也即吳之宗社實

沈氏說

卷一

廿六

亡于光光真嫡嗣當立帝乙舍微子而立紂而
湯祀竟斬世未有以此咎帝乙者而偏咎讓國
之札不已甚哉
黃聖孩先生評○出自泰伯意故曰以天下讓
若出太王意泰伯僅免不爭耳何稱至德○成
敗論人宋儒淺識得此一洗之
卓去病先生評○延陵讓國以致亂此先儒議
論不謹處細思之其實悖謬讀此為之豁然且

人固有性。延陵自是蕭然物外的人。何物最爾。兄掛其懷。

沈無回先生評○泰伯之讓非與周也。季子之讓以定吳也。皆千古持平之論。

聞子將先生評○胡氏自當心折。

沈氏弋說

卷一

廿七

程嬰

趙氏之客二人。公孫杵曰死難。程嬰立孤。各自勉。豎而予以爲嬰。但能存孤。非立之也。邈成季之勲。宣孟之忠。以動晉侯。立武而反其田者。韓厥非嬰也。藉令晉景無疾。太卜不言有祟。厥安能以崇出趙氏之說。進而立之。而嬰所存之孤。可以無恙。不然。岌岌乎殆矣。又令趙孤不存。厥雖趙黨。欲立其後。而嗣且斬焉。絕矣。何從

沈氏弋說

卷一

廿八

立之。夫然則嬰之有德于趙氏甚厚。可以追賣友之譏。而必死報杵曰于地下。則迂矣。死者庸衆所難。豪傑所易。以存孤較死節。則死節似易。而存孤寔難。嬰爲其難者。復從其易者。杵曰。有知何以酬程嬰哉。杵曰。爲趙氏而死。不爲程嬰而死。則杵曰之死。程嬰可以無償。彼固曰。所少者一死耳。而嬰之後。有伍員者。屬鏃之劍。僅足以荅闔廬之恩。猶少父奢一死。猶少兄尚一死。

猶少江上丈人瀨水之女各一死有荆軻者事
敗而誅徐夫人之七首不足以酬丹而反為丹
禍則猶少燕丹一死猶少樊將軍於期一死猶
少田先生光一死古來豪傑之士功成而以身
殉者惟侯嬴為當其勿頸以送公子非激之也
亦非畏禍也償晉鄙之寃也若程嬰者何以死
哉

黃聖孩先生評○以存孤為立孤即不有天下

沈氏大說

卷一

七十九

而曰讓天下云爾然嬰必以死酬曰可見死難
亦非易易者論伍員荆軻處實愜予心

卓去病先生評○程嬰可以無死然以成敗論
則立孤難以利害論則死難二人相約全孤而
公孫獨延頸就戮嬰實惻然隱之寃竟一死惟
自致其不忍耳人惟自致者乃為不失真心哉
徐楚白先生評○夫子仁管仲而未嘗愚召忽
聖人不輕責人以死亦不以死罪人程嬰雖非

聖賢却與匹夫匹婦不同

沈無回先生評○古人視死甚小

聞子將先生評○妙絕議論妙絕文字

沈氏大說

卷一

七十九

裨竈

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瓊
尊玉瓚鄭可獨免子產弗聽壬午四國果災裨
竈之言驗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欲用之
僞終不聽鄭亦不火予謂此非竈術未精而所
料爽也亦非僞修德挽回如所云熒惑退舍之
說也僞蓋陰有所禳之法超于瓊尊玉瓚外者
特不使人知耳他日伯有作祟而立後以安之

沈氏弋說

卷一

三十

并立公孫洩務義明民其慮遠矣而王荆公引
之謂天變真不足畏未識先民之用心者也
黃聖孩先生評○予觀僞治鄭多用陰術所謂
仁術也故曰惠人

沈無回先生評○僞春秋有用之才也或謬巧
以誑裨竈當是確論

夏徵舒母

徵舒之母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楚
莊王欲納之子反欲取之申公巫臣皆止之而
挾以奔晉從古尤物莫不祥于此矣或者天鍾
美在是令人蠱惑而不覺耶何覆轍相踵也以
予論之人情好色大都耳食者多所謂沂陽之
猪已夜逸而客之食肉者猶大詫以為非他產
所及甚可笑也即夏姬色果殊絕然歷年多矣

沈氏弋說

卷一

卅一

而說者云夏姬得道肌皮三少皆無稽之言也
黃聖孩先生評○巫臣誤楚一大滑也夏姬三
少終歸老焉非巫臣有德以勝之勝之正以術
耳

沈無回先生評○飛燕云吾內觀三日肌肉盈
塞六合之內洵無所不有

閻子將先生評○勿宰信世有鍊石補天竊藥
奔月等事而不信世有肌皮三少人乎

管仲鮑叔

三代而上論交者必推管鮑然兩人相知在世
味外別有投契非尋常思議所及也韓子謂齊
國之亂二子相期人事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
後小白入而管仲囚叔乃釋之果爾則奇貨其
君市販之行也二子相知最深趨舍各異疑者
不得其解曲為之說而不知人有相知而所見
迥殊者覆楚復楚伍申非良朋乎擯秦事秦蘇
張非密友乎何疑于管鮑也古有父子而不同
行者事殷伐殷各不貶聖有兄弟而不同心者
事蜀事吳事魏各不貶賢何疑于朋友也仲且
殺桓公問孰可代仲不薦叔且疏其短則愛叔
之極矣叔嘗自言不如仲者五則叔自知人薦
賢外治國用兵俱非所長仲稔知之恐其負乘
獲戾既以負桓還以負叔不得已而為之藏拙
耳不然張說之于姚崇以河東總管薦寇準之

漢書

卷一

十一

于王欽若以知天雄軍薦亦可稱相知乎哉古
有毀人而出于愛譽人而出于憎者其心事俱
微渺而難明世以管仲臨終不薦鮑叔為蔽賢
與兒童之見何異

黃聖孩先生評○仲之知叔勝叔自知真相知
也

卓去病先生評○相知之方亦云多緒豈但睽
才異調即兩相仇嫉原自相知孫仲謀批曹公

漢書

卷一

十一

善云此雖譬敵不可謂不相知也豈必可相
否一一黨合乃稱知己哉

重耳

晉侯賞從亡者。祿不及介子推。豈忘之耶。人雖善忘。不忘于朝夕。從游之臣。嘗考重耳居狄十二年。居齊居秦者七年。介子推未嘗去也。渡河而隱在重耳。返國之日。則君臣相與已有年矣。此曷為而遽隱。彼曷為而遽忘。左氏紀從者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犢司空子季無介推姓名。紀鄭叔詹之言有三士。足以上人。狐偃趙衰賈

沈氏弋說

卷一

卅四

佗亦無介推姓名。史遷載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有一龍五蛇之諷。文公驚見。知為介推。則推久已列五臣之數矣。五臣忘一盟主。不宜爾爾。況彼以譎而致霸。則其智詐伏毒。有迥殊于人者。十九年在外。所備嘗險阻艱難。一一不忘而獨忘介之推。非情也。誅無禮于諸侯。曹衛鄭各無寧歲。讓寺人披之斬祛于蒲。而曰夫祛猶在。以修怨。則不忘。退三舍避楚。違子犯之請。而弗

擊秦念餐璧之慙。懃而免其族。以報德。則不忘。而獨忘介推乎。不第介推方出亡時守藏者。豎頭須竊藏以逃。盡用之。以求納公。及人求見公。辭以沐。則文公之為人可知。已不第豎頭須方入曹時。顛頡魏犢怨已。勞之不錄。而焚僖負羈氏。以釋憾。文公愛魏犢之材。而免之。而竟殺顛頡。以殉于師。則文公之為人。又可知。已不第顛頡方秦人納公時。狐偃以璧授公。欲辭去。斯何

沈氏弋說

卷一

卅五

心乎。且其父狐突以偃故被殺。兼之十九年之羈縻。要盟。河伯而舅氏始得自安。則文公之為人。抑又可知。已從亡賤臣如壺叔輩。三賞而不及。舟之僑。不賞而辭去。猶有可諉者。曰疎若介推等。尚不賞。則所賞者。果何人耶。傳曰。介之推不言祿。則其他非不言祿者矣。此左氏之微詞也。推自謂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則曩時之隱。非其本心。重耳自謂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則推從

三時實未嘗有可甚處也推死而後以綿上為之田何及矣生不食其祿而死顧馨其祀乎子概觀五霸惟晉文公絕少英雄之氣亡時衛文公曾不禮焉夫衛文公何如主也楚丘光宅駮牝三千意必有不滿于重耳者焉已而受室于齊桓公有馬二十乘意遂安之何其鄙也微姜氏殺蠶妾與子犯醉而遣之幾老于齊矣醒而猶以戈逐子犯又何愚也因遡其去狄而如齊

左氏大說

卷一

七

不過懼惠公之見偏聞管仲隰朋之既死暫可休足原非有遠見也雖然獻公子九人繼申生者惟重耳在晉難未靖而重耳久羈于外以待其變暗合于聖王遵悔之道謂非天所啓哉天之所啓二三子原不當引為已功而重耳自不可不酬其功吾因介推之事而并論及之以翼仲尼譎而不正之旨

黃聖孩先生評○偃要盟而身留推不言祿而

身隱文公乃長頸烏喙之流非可共安樂者也但頭須竊藏納公而公辭以沐英雄諱之耳信法斬顛頤獨憐犖材赦之吾猶有取焉徐楚白先生評○重耳勾踐是一流人介之推以祿不及而後隱且出怨言則不如范蠡多矣聞子將先生評○痛快絕人

左氏大說

卷一

七

伍員

吳自泰伯以暨春秋蓋千年之社而勾踐實泰而沼之孰不以吳之亡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之諂而予謂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而已夫差原非闔廬之愛子當時太子終繫固在也而子胥必欲立之員所謂我以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者是也立夫差者員則亡吳者亦員矣員與夫差初時臭味相合而後來識見議論

沈氏弋說

卷一

七

不相合其相合之大者在欲報父仇由今想之一段剛狠怨毒之氣猶令人怒髮直上況當時臣主有不莫逆于心者乎故員灼見夫差之賢而必欲立之其不相合者特處勾踐一事耳而此一事則足以亡吳而有餘矣大抵員為人忍而夫差不忍員為人不恃而夫差恃知子莫若父夫差之所短惟闔廬知之而子胥不知也夫差之得立乃子胥誤之而闔廬過信而過聽之

也闔廬之立夫差行其所疑非行其所明也闔廬信服子胥千古無兩而猶必以死爭之則其中獨有獨見矣竟奪于子胥之強詞而為是拂心之舉以自沼其千年之社豈非天哉儻夫差不立雖有百宰嚭越安所得間而中之詔與員同病相憐其祖伯州犁與奢尚均戮于楚而均非其罪而員與嚭則實非同調乃不能蚤見而鋤去之乎以子胥之陰謀翕張而更得君如闔廬

沈氏弋說

卷一

七

去宰嚭如拉朽而憐而容之其後根株既固任讒賊之賣國而束手無措世以子胥為智吾不信也一失于不知夫差再失于不知宰嚭吳社稷已不血食而斤斤屬于子齊鮑牧以延奢一綫之傳員則陋矣鐔鏤賜劍鴟夷浮江為天下萬世笑即抉眼懸東門奚益哉然則子胥之料越亦不過長于料事如所云少康一成一旅光復舊物之說而非長于料人灼見勾踐種蠡君

臣之必為蠶蠶也。古以不知人而殺身亡國者。微獨子胥。故夫差謂死者而有知。吾無面以見子胥。吾謂死者而有知。子胥先無顏以見闔廬于地下矣。吾故曰。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而非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之諂也。

黃聖孩先生評○子胥功名之士也。父讐已報。而猶以報讐之氣。使夫差用于越。而得志焉。彼灼見夫差之可用也。終纍若立。未必能為棲會。

龍氏大說 卷一 四十

稽之事。特功成而主則驕。雖百詔入之矣。員且柰之何哉。齊之桓。秦之堅。皆以驕功致亂。致亡于仲猛。身死之後。似與員之生者。殊然。仲猛不逆料主之必驕。而遽棄之不事。則執此亦畧可寬員矣。

聖孩又評○英雄成事。亦必投間抵隙。若夫差不驕。宰嚭不佞。蠶何能為乎。乃勾踐亦一夫差也。待其憊而後可用之。故伐吳之師。蠶雖諫。竟

不極諫。率至師。困身辱。而後惟蠶言是聽。使嘗糞則嘗糞。使奴虜則奴虜。不然。勾踐之驕。復豈滅夫差哉。凡蠶所謀。皆詩書不經見之事。凡員所諫。皆詩書已有之事。所以一謀得行。一說不得入也。

草去病先生評○子胥始終只成就報仇一段。氣烈。其他差錯。固不及慮。與夫差同仇。故忍而直為君與宰嚭同病。故忍而共為臣。至寄子鮑。

龍氏大說 卷一 四十一

氏以延奢。一脉其終始苦心。更可想見。大抵古人亦止能于一事。做得徹底耳。

徐楚白先生評○罪員亡吳。其說似刻。然董狐書趙盾弑君。春秋不以為非。則仲尼亦豈已甚耶。假令闔廬欲立夫差。而子胥執立長之義。竟立終纍。終纍即亡國。罪不在子胥矣。隋高祖臨崩。撫榻曰。獨孤誤我。闔廬有知。亦當作此想。

王孫駱

吳王夫差既殺伍員王孫駱方始進諫已晚矣夫差又欲殺伯嚭王孫駱復止之此何解也吳國無員不足以霸無嚭不至于亡駱此言禍吳非淺凡人識庸者必惡趣陋者必劣故朱晦翁云鄙夫庸惡陋劣之稱駱非真見得員之忠而不當誅不過謂相國之尊不當誅耳業已實見得嚭之佞而何故止之不過謂太宰之貴故止

沈氏弋說

卷一

四三

之耳此正駱議趣庸陋處而惡劣則已極矣雖然駱未必不為嚭作說客而以此嘗夫差者蓋兩人臭味不遠也仲尼說鄙夫不可與事君此其證歟

黃聖孩先生評○駱持議頗類鄉愿

范蠡

古謀臣之成功未有倖如蠡者然蠡確有成算而非倖也何也蠡蓋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方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失履旋率于陘吳讐越深矣夫差君臣日夜謀所以報越者不遺餘力越不以此時設備又不以此時修睦而反欲先發以觸其怒蠡此時以死爭以去就爭可也但一諫塞責已耳陰謀逆德上帝所禁之說

沈氏弋說

卷一

四三

又迂甚而不足以動聽于勾踐竟致會稽之棲悲夫無何委管籥為臣妾養馬嘗糞匹夫所羞為者而國君甘之計出于無聊也倘夫差聽其成而不令返國越且柰吳何哉說者曰自辱而至稱臣嘗糞不如此不足以愚吳也若前此所有之事吳亦不信之矣予曰不盡然蠡之謀因人而施者也夫差驕而勾踐以諂入之夫差婦人之仁而勾踐作可矜狀以中之蠡寔為此謀

也。當時養馬石室。吳處越原。不以禮其。猶鞭尸之。故態耶。倘非先有養馬之辱。而蠡遽以嘗糞之策。進寧獨子胥疑駭。即夫差亦疑駭矣。寧獨夫差弗憐。即勾踐亦弗聽矣。勾踐之得返國。蠡如取諸寄。是術之必行者也。雖然。越十九年始克報吳。非驟得志焉者。倘勾踐返國之後。而夫差以考終伯。詔以讒敗。皆時事之未可料者。有一于此。吳可圖乎。是數之不必然者也。而蠡于

范氏大說 卷一 四十五

數燎如矣。蠡之言曰。越得歲而吳伐之。終于無恙。故不憚以其身周旋險阻。竟復讐定霸名。聞諸侯子。故曰蠡確有成算。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員之亡也。吳已憊矣。越已勁矣。燔臺臨江之眾。勾踐急欲用之。而不能待。而蠡曰未也。子胥之計策。尚未忘于吳王之腹心也。蠡豈真怯哉。時未至耳。後去越居陶。用長男之愚。貪以殺其中子。而猶斤斤自幸其言之券也。父子尚爾。況

君臣哉。然能蟬蛻于功名之場。骨肉之縛。而壹以術數聽之。蠡其遊方之外者乎。

聞子將先生評。○翻盡千古成案。

范氏大說 卷一 四十五

藺相如

完璧之事楊龜山王元美皆以為橫挑秦怒禍且不測幸而無恙天也嗟乎此鑒于楚懷燕丹之敗而過慮焉者也燕丹用詐嘗秦以圖僥倖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相如直詞怒氣責而脇之在秦給趙之後以為應耳非若燕丹首發大難之端以開釁也至于十五城之不償與商於六百里之爽約跡頗相類而趙之君不至如懷王

沈氏弋說

卷一

聖末

之愚楚之臣竟無有如相如之勇者故成喪大異安得以彼例此兩先生之意不過謂趙弱秦強實非其敵危道也而予謂大國何厭之有求而必獲索而必奉設有難繼之供更甚于璧者何以給之立國之經恐不如是趙雖弱不弱于春秋之鄭而玉環特商人所寶晉宣子固固欲之子產固固不與鄭以萇爾土介強大間索丘賦無虛日猶得會盟中原終僑之世不被兵者

皆玉環之類有以寢其萌也況璧實國寶相如能不為趙惜哉雖然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于長平以功封武安君威震天下而賜劍杜郵以不任乘勝取邯鄲故乃知長平之役特帥非其人而非趙果弱也則即以勢論秦亦無如趙何兩先生何所見而為趙危也相如退而讓頗豈匹夫之勇哉假令完璧歸趙而宗社果危于累卵相如又有以權之矣

沈氏弋說

卷一

聖末

徐楚白先生評○求璧本意不過借以嘗趙非真愛璧也若果愛璧則十五城不惜矣相如存璧以存趙渾池之役却從夾谷一會得來是善學聖人處
卓去病先生評○大國何厭之有歸璧斬環以持其氣耳惟陳軫策秦最中肯綮

申韓

刑名刻深之說從申韓發明殆盡而實非昉于申韓夫殺人後賞而先罰不申韓乎而成湯固作法于寬矣詩曰敷政優游是也子產治鄭鑄刑書有火烈民畏之喻不申韓乎而孔子以為惠人又曰古之遺愛乃商鞅用之以霸秦而卒受車裂之慘後人遂悚然以申韓為戒且歸咎于秦亡之速皆鞅罪也。究哉焚書坑儒皆鞅身。後事也。蘇長公嘉其有帝秦之功而無德義以濟之故不免于禍。其說頗當。漢諸葛武侯以嚴治蜀不申韓乎而炎祚不永亦豈武侯之罪哉。彼李斯受學荀卿固儒者也而赤族于秦。秦原虎狼之國臣子鮮令終者而必以是為申韓罪皆附會之辭也。

沈無回先生評○真持平

屈原

賈生有言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太史公因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然原寔楚之同姓誼與遷謂宗臣義不可去心特傷之而設此說耳。史遷罪懷王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身死于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而予謂屈原亦不得為知人知。懷王之不可與共事知上官令尹之不可與同寅知頃襄之不可與雪耻則有颺然遠引鴻冥鳳舉于層霄之上奚至為讒賊所迷亂而自隕汨羅為予合觀原之生平所嫻者辭令所抱者忠憤所不逮者直言強諫所無術以弭者讒賊之口而所患者在不知人也。商於之負約漢中之割地陳軫昭唯相繼力爭而原獨默武關之誘原非不勸止而未嘗以死爭也。大抵事昏庸

之主不第忠不足恃即讒亦不建恃彼其中如
 湍水一任東西之決而漫然無主全恃吾術以
 轉移之故忠臣有忠臣之術讒臣有讒臣之術
 術不同而其不可少等耳宋王曾之去丁謂原
 非其罪而非山陵一事則終不足以去之此所
 謂術也若寇公則坐困矣屈原于上官令尹能
 如是乎其使齊還也諫懷王使殺張儀懷王亦
 復知悔而追之無及蓋千古昏庸之氣盡注于
 沈氏弋說 卷一 五十一

楚懷而屈原適遭其厄豈非命哉是時秦方誘
 楚以絕齊而原使齊不聞有奇謀秘畫如陳軫
 之樹德于齊以歸者則原之無術可知原而有
 術也張儀敢玩楚于股掌間哉

長卿再弋○論原者曰宗臣無去國之義予曰
 微子何以去之即智果別族為輔氏亦無非果
 者何必以此律原

黃聖孩先生評○有術之人肯死汨羅乎原與

員同是一段熱腸看不過冷世界必死而後快
 者也鴻冥鳳舉皆視世太冷之人非二人之倫
 矣

聞子將先生評○說原無術最是然使原有術
 又不成為原矣然歎否歎

徐楚白先生評○伍員忠而激屈原忠而悲

卓去病先生評○事昏庸之主不第忠不足恃
 即讒亦不足恃是妙論引王曾去丁謂以為忠

沈氏弋說 卷一 五十一

臣用術之證若豎儒則咋舌不敢道矣

豫讓

世之苛責豫讓者或曰段規事韓康任章事魏獻力勸其主割地以驕智伯絺疵察韓魏之陰謀亦以告智伯而讓既國士遇矣弗以死諫何歟或曰晉陽水三版矣讓利于韓魏之亡以成智伯故不諫耳或曰智果宗臣尚別族為輔氏況讓非同姓奚不去耶或曰讓報讐而無其術不若趙武伍員丕豹子房假助于人而徒以匹

沈氏七說

卷一

五十三

夫之力逞無益也凡此皆非所以責豫讓也視讓太重則責讓太深讓特義俠之流未聞道也所云士為知己者死就朋友論非所論于君臣猶之女為悅已者容就倚門賤娼論非所論于夫婦也衛之弘演齊之王蠋不聞懿公潘王以國士遇之而納肝絕脰視死如歸為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哉又其甚者關龍逢死桀比干死紂子胥死夫差屈原死懷王求為衆人之遇

而不可得而四臣固未嘗中行其君也讓視君太輕論者視讓太重吾嘗謂聖人不專以死律人庸夫闇于大道而惟死是尚若非仲尼鮮不以苟息之死賢于管夷吾之不死矣苛責豫讓者憐其一死而求全焉紛紛置喙有以也如讓者義俠而非忠臣彼固衡施以酌報而未足為人倫之準也太史公列于刺客之林有旨哉有旨哉

沈氏七說

卷一

五十三

聞子將先生評○說得豫讓心服沈無回先生評○千古以豫讓之奇而忘其大幼宰所說人心關開一宇宙卓去病先生評○士為知己者死非所論于君臣為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等語見道深徹立論方正孰謂幼宰徒奇士哉徐楚白先生評○荆軻聶政戰國所艷稱者孰知讓為義俠之祖後來皆聞風而起耳

荆軻

世之可理奪而信制者必其人素假借名義而後可以吾術籠之秦虎狼之國十五城詐趙六里賣楚非齊桓比也而軻欲以曹沫之說行之祇速燕之亡耳軻自料生劫之而秦果反諸侯侵地乎此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行者軻雖愚不愚至此特事不成而無聊之語太史公壯軻而附會以為實然非本謀也若軻但欲生劫之

沈氏弋說

卷一

五十四

則燕丹促行軻必不云待吾客與俱矣是時變起倉皇夏無且知用藥囊而不知為王拔所負劍必待于左右之提醒他書載軻挾秦王之言曰從我計則生否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中教以拔劍王從之斷軻兩手恐倉皇中無此暇豫也不過因史記左手把袖右手搵胸之句而附會焉耳由今想之圖窮而匕首見秦王即環柱走未嘗與荆卿相親

無所容其劫且刺也劍術之謂何而輕試其鋒身危國滅惜哉曩者與蓋聶論劍而目之與魯勾踐爭道而叱之卒遁去不較庶幾有沉深好書之致而輕舉無成可誘咎于天哉然丹之使軻原非完策向令秦王高拱不見諸侯使者但收督亢地圖以入則燕且柰秦何哉其傳鞠武以老成苦口進弗聽也丹何其愚也苟曹沫不遇齊桓而為壇上之劫其速魯難也不異于軻

沈氏弋說

卷一

五十五

軻發易水悲歌慷慨流涕唏噓無生還之意豈效曹沫所為者哉故以成敗論軻蓋刺客中最不足數者而以匹夫之力刺萬乘秦震驚六國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英風義概豈刺客所能匹歟徐楚白先生評○軻有心而無術千古定論但軻云待客與俱而客終不至此客早有先見卓去病先生評○論人先須論世以反覆無道

之秦欲行齊桓曹沫之計誠為不知時變荆軻當時不知如何而勿宰為其洗發絕子長矣

漢書

卷一

五十五

聶政

刺客中若鉏麀者聖賢之徒也荆軻者豪傑之徒也聶政則非其倫已何也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特私怨耳曲直未知誰屬而遽許以死政蓋認仲子為知己也凡人無求于我而愛敬加焉則生平厚遇之恩緩急誠不可負仲子于政先已蓄報讐之心而欲用其所長則夫千金壽母養之也非愛之也餌之也非敬之也政墮

漢書

卷一

五十五

其術中而捐軀以答不愚乎哉其姐更愚之愚矣鉏麀所奉者主命也違命則不得不觸槐以見志荆軻雖舉事無成而不憚虎狼之秦為燕丹修怨其胸中各有把握非如獵者之于盧犬嗾之東則東嗾之西則西者也世之為聶政者慎之哉勿以一腔熱血輕灑于嚴仲子之手而為古今所共隱也

黃聖孩先生評○政自視其術輕而遽致仲子

之千金感恩無已發憤捐軀又安問其仇當報
不當報哉荆卿惟多躊躇既欲反地又欲生劫
宜事之不成也講劍術者如賈誼所云剗刃仇
人之胸與之俱靡則得矣
聞子將先生評○政亦心服

沈氏弋說

卷一

事七

范雎

古之人有險阻艱難備嘗而仍不熟于人情者
范雎是也雎變姓名為張祿相秦須賈使秦驟
見之而有綈袍之贈非憐之也久意其鬼矣而
猶然人也匪夷所思不能無駭入敵國而忽遇
仇讐福少禍多不能無動賈姑好言慰之而曰
范叔一寒如此哉雎真以為綈袍戀戀尚有故
人之情誤矣今之解衣衣我者夫非昔之醉而

沈氏弋說

卷一

事七

溺我者乎昔忍而今不忍賈豈兩哉人歟賈云
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非真情也雎之傾
危反覆賈與魏齊皆習知也若果忽雎為無能
為則疑其陰事告齊之時賈等不痛恨而甘心
之矣賈之誣雎與否不可知而以賣國讐友其
心可原非有私憾于雎雎乍富貴而氣盈賈此
時惴惴膽落以肉眼不識豪傑自怨自艾與雎
之憐而寬之而雎不悟也嗟乎孫臏而知龐涓

必無別足之患。范雎而知須賈，必無折脇落齒之禍。夫士不相知而定交，未有不悔者也。

沈氏弋說

卷一

五十九

穰侯

六國破滅，齊最後亡。夫坐視燕楚韓魏趙之危而不救，事勢窮蹙，乃發兵以西拒秦，齊何愚也。善乎范雎之說曰：遠交而近攻，秦用其策以蠶食諸侯，竟成帝業。雎初以無王激昭而昭王長跪請教，穰侯遂廢辱憂死。夫越韓魏而攻齊，穰侯洵失策矣。而拔河內走芒卯，馘暴鳶，擒公孫喜，未嘗不用兵于晉也。破鄢郢，燒夷陵，舉宛葉。

沈氏弋說

卷一

六十

未嘗不用兵于楚也。攻齊豈穰侯罪乎？卽有罪，功過寧不足掩乎？穰侯挾不賞之功而見擯于雎，雎之巧合自足以動昭王耳。雖然，舍腹心之越而兵齊如耕石田，子胥曾以是砭夫差矣。此亦遠交近攻之計，而一以死，一以相宰，詎何幸而穰侯何不幸耶？予觀伍員、范雎，此衷皆非粹白，員寄子于齊，鮑氏其諫伐齊也，安知不為齊作說客而當日為吳忠謀，亦自不當伐齊。雎以

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則曩時陰事告齊近
真矣不然。雖魏人也。寧無桑梓之情歟。特得寸
則寸蠶食之策足動人主。故齊狃于睢之暱已
而不爲備。而穰侯適遭其舌劍。悲夫。

沈氏弋說

卷一

六十一

魯仲連

戰國之有魯連猶春秋之有季札也。札以命世
之英得游世之術而善藏其用。連以救世之心
具超世之識而時露其才。趣雖少異。總人傑哉。
跡其折新垣衍之詞。但言秦爲帝之害不及其
他。蓋與恒人言利害則悚然。揚言大義則掩耳
而走。且共笑其迂不入矣。連之言曰。吾將使秦
王烹醢梁王。激之也。將軍何以得故寵乎。懼之

沈氏弋說

卷一

六十二

也。激且懼而秦將却軍五十里。于以解平原君
之厄。射書聊城。燕將自殺。于以成田單之名。凡
此皆連之不得已而有功者也。辭封卻金。逃隱
海上。其餘事耳。連真天下士哉。未可與儀衍輩
同日道也。而太史公緇之與鄒陽同傳。且云其
指意不合。大義得非以威王之于周。潛王之于
鄒。魯非所訓歟。而不知連齊人也。舉齊事以譬
曉之。乃權辭也。事期于濟而已。若仲大義以告

曰周天子尚在不當帝秦直腐儒之常談連不為也史遷謂其不合意在斯乎抑考他書魯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折辯士田巴于稷下有飛兔之譽嗟乎是四公子所不能客七諸侯所不能臣而超然于從人橫人之外者也在戰國無類矣方之春秋其延陵季子之流亞歟

聞于將先生評○以仲連方季札最當然季札本未猶歷歷可尋而仲連則偶然一現畧出毫

沈氏七說 卷一 李三

頭已却秦兵去帝號下聊城而鴻飛冥冥忽杳不知其所之矣斯何人歟吾不得而名之

沈氏七說卷之二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虞卿

沈氏七說 卷三

虞卿解相印捐萬戶侯間行而急魏齊之難千古高其誼以為難及予曰此虞卿之巧于藏拙而借以為名者也蓋虞卿說士也與魏齊原非深交即令果與齊厚而欲脫之當用說法或通咫尺之書以說秦或破盈庭之謀以說趙或陳合從之計以說他國諸侯則魏齊未必不可脫也而卿皆無之古之人有行之者蔡聲子是也楚伍舉被譖奔鄭又將奔晉而竟以說復不聞

聲子借伍舉逃也後之人有行之者魯朱家是也漢高帝既定天下購季布千金如禳虱無逃者而竟以說免未聞朱家借季布匿也卿尤以說舌見長者何無策至是太史公稱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率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夫以工于畫策之人蹈庸夫所不為之事非情也且卿能料事揣情而不料平原十日之飲為詐又不揣信

沈氏大說

卷二

三

陵君之畏秦猶豫而未肯見也則卿所料而揣者特已之去留而非魏齊之禍福也虞卿何如人非信陵君之失言也正核其情而疑之也彼與趙孝成王非深相知黃金白璧之賜上卿之號特初時嚮慕然耳長平之戰樓昌欲發重使媾秦虞卿欲附楚魏而王不聽六縣之割趙郝樓緩以為然虞卿以為不然而王無適從則虞卿正計無復之之會其去志已久堅而適有魏

齊之緩急以藉手棄圭爵如敝屣何難哉戰國之士自魯仲連外不皆輕富貴之人而有時為輕富貴之事范雎蔡澤相繼辭相遂可當高蹈哉不獨一虞卿也彼不幸無魏齊來耳雖然窮愁著書可謂賢矣但不當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因人成事盜名之故態耶而虞卿之微巧益信

沈氏大說

卷二

三

卓去病先生評○當時秦勢甚強君臣并志而圖一魏齊以信陵君之俠尚且猶豫畏而不敢卿知說法無益止有逃耳其捐相印與俱困于大梁政所以感激天下為存齊計也六縣之割趙郝沮樓緩逃卿業已功成而受一城之賞矣謂其巧于藏拙而借此藉手恐未必然

孟嘗君

諸公子之延納無多于孟嘗君者然所食三千人皆客也非士也。鷄鳴狗盜客之傑然者也。馮驩其最傑者哉。天下無微可忽。牛溲馬渤亦有所用。故趙盾以靈徹而免難。徹固翳桑之餓人也。豈鷄鳴狗盜之雄。遂不當畜哉。向令孟嘗君非此二客。幾為秦獄之鬼。但恐三千食客未必盡能鷄鳴。盡能狗盜耳。王介甫謂鷄狗之客出

沈氏大說

卷二

四

其門士耻而不至似矣。然未盡也。孟嘗君之受病在混而禮之。而漫無尊賢之等也。嗟乎魯穆公加泄柳申詳于子思之上。費惠公埒王順長息于顏般之林。二子不速去哉。而田文食客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夫與文等盛節也。而三千客樊然無等。此餉軍犒師之法。非優賓饗士之禮也。亦釋門飯僧平等之法。非佳公子親師取友之體也。而顧以無所揀擇。概善遇之。為得計。

薛且作逋逃藪矣。即所食之客有勝馮驩者。眾人遇我何苦。而國士自效乎。侯嬴乃夷門監者。信陵君虛左延為上客。率用其策。解邯鄲之圍。若田文即有高士不為用矣。何也。過趙而擊殺數百人。滅一縣。以去其橫暴。可知業已相齊。滑矣。棄而之魏。合四國之兵。偏臨淄而死王于莒。其叛逆可知。徒以好客之故。名高其主。聞于列國。而所得力之客。鷄鳴狗盜者。但能脫已于秦。

沈氏大說

卷二

五

彈鋏焚券者。但能重已于齊。而社稷之安危。隣封之休戚。無與焉。何貴于得士哉。不然魯仲連。王蠋皆齊人也。肯于三千擾攘中。備食客之數否。沈無回先生評。○四君好客。以自張耳。孟嘗春申為甚。從來短孟嘗者。惟此說透徹。而中窾。徐楚白先生評。○信陵有事。而客多。効死孟嘗。失位而食客皆去。惟好客者不同。故客亦不同。

信陵君

侯生進竊符之說其策頗奇而危毛公薛公進救魏之說其義頗正而亦危信陵君兩用之以收大功垂不朽說者歸美于客而吾以為皆信陵君之妙用使然若他人則敗矣方秦之困趙也長平四十萬衆一旦盡坑何有于魏兵之八萬此時晉鄙推矣矯制發軍其氣百倍兵法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者然信陵君非能素拊循

沈氏弋說

卷二

六

其士率與驅市人而戰何異其勝也幸也儻不勝而秦乘大梁之虛以偏師直擣其境則趙與魏之社稷不保信陵君之首領亦不保侯生縱北鄉自剄以送公子而誰為公子畫此策者千古而下必追論之以為好客而受禍最慘者無如信陵矣信陵留趙十年不歸秦攻魏急毛薛二公以危詞動之而始歸歸而將五國之兵擊秦邯鄲之餘威猶在兵法所謂後實而先聲者

然師徒無統將各異心且得無傷于恃乎其險不勝半也已而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逐至函谷而還當是時信陵挾震主之威秦王捐萬金行反間使者頻問賀公子得立為王未也幸信陵日夜飲酒近婦人以終餘年不然千古而下必追論之以為誤聽毛薛之言不得其死足為好客之大戒矣吾故曰皆信陵君之妙用使然長于用兵哲于保身以成客之名而人因歸美

沈氏弋說

卷二

七

于客也雖然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豪傑之士什得六七即斷然為之惟庸夫必萬全而後發而信陵君豪傑也故侯生毛薛之說售也卓去病先生評○長于用兵哲于保身以成客名勝唐應德論百倍至于豪傑之士什得六七斷然為之惟庸夫必萬全而後發此千古隻眼慮惟六七也所以萬全惟萬全也所以多蹶

韓信

昔人有言士為知己者死又曰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然則感恩與知己固大不侔矣淮陰侯韓信不聽蒯通言不過感高帝解推之恩不忍背負其實高帝非信知己也初因滕公之薦而試用之拜為治粟都尉未之奇也及信亡去而相國何急追之帝猶怒罵以何為迂濶及何薦之力猶但以為將而不以為大將帝豈信知

淮陰王說

卷二

八

已哉假令信在楚時有亞夫汲引左右其間未必以執戟終也此正亞夫與蕭何相業低昂成敗相反之故而漢廷論功首蕭何但抽揚他績獨不及薦信一事非但漢廷諸臣不知信并高帝亦不知矣魏倩實陳平知己平未嘗不知之乃信自始至終矜已之能謂帝待遇之厚而無一語歸本蕭何非但帝不知何之知信并信亦不知何之知己矣以故斤斤于漂母之一飯償

之千金彼追數生平無可酬報而以漂母當之蓋以愧淮陰之為男子者實非信本懷也不然以釜餘而飽飢者自閭閻婦嫗常態況怒信而有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之謂與嗔蹴何異哉而感恩若是觀其賜南昌亭長以百錢召辱已少年為楚中尉則信意中之事已隱然言表而後世不察與投金瀨水同類並觀亦可笑矣信不學無術人也自行軍用兵外概無

淮陰王說

卷二

九

所窺更願欲易足葬毋而視其傍可置萬家胸中已儼然具一人臣規局得為真王益自喜過望故蒯通鼎足之說柄鑿不入既不昂足自不得不在伍絳灌信何所見之晚微時能出胯下豈顯時遂不能伍絳灌耶方信之下魏破代也帝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楚圍帝于滎陽帝自稱漢使馳入信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帝之備信何密而信之待帝何疎

也。以疎而不檢之衷，挾滿而難持之氣，以事猜主，宜其蹶矣。且假王之請罪，在要君，垓下之爽約罪，不獨要君而已。凡此皆所以致蹶之道。非高帝之薄也。如是則何如，跽足之愈乎？太史公曰：天下已定，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蓋隱之也。信于功名之會，無超識以處之，終始誤認高帝爲知己，而不識蕭何爲知己，卽受蕭何之詒，以墮呂后之計，而信猶死不悟也。予過淮

沈氏弋說

卷二

十

陰觸遺事而有感，因念古聖賢帝王不治生者，惟孔孟與漢高帝耳。豪傑而不治生，則蘇秦韓信是也。然秦與信微時所遭，每每動千古扼腕，則漂母之垂名，有以也夫。

黃聖孩先生評○高帝非信知己，故終始疑信，信非高帝知己，故終始感帝。古來無天下而三分之者，蒯通創論于未興漢之先，跽足之事，直成於漢將亡之後。起世曠識，韓淮陰富貴之徒

也。安能爲此。

徐楚白先生評○滕公眼力不在蕭何，下釋而不斬，與語大悅，能薦于漢，高豈不薦于相國？何後來長樂之死，何與呂后同謀，亦以已嘗薦信，恐事發累及，故急于死，信而無一言相救。

卓去病先生評○淮陰不學無術，一言蔽之，且不必以學術相槩也。假王之請，垓下之失，一死非過，獨人當窮時不賤，簡詬厲已矣，乃哀而進

沈氏弋說

卷二

十一

食之，丈夫不能自食，數語激厲，慨慷而自致其誠，安可與閭閻姬婦之常同日道哉？世有漂母，吾願爲秣馬焉。

范增

夫忠臣受猜于主。每由讒賊間之。是以伍員非
宰嚭。鳩夷必不浮也。屈原非上官子蘭。汨羅必
不沉也。計項羽所尊信。無踰增者。誰讒誰賊。而
誰間之乎。勾踐范蠡之入吳。而恬不畏也。恃宰
嚭也。張儀之敢于來楚。而無懼也。恃子蘭鄭袖
輩也。沛公謝羽鴻門。所恃者即增耳。何也。增固
項羽之謀臣也。羽自起兵以來。咸陽烽火三月。

沈氏大說

卷二

十一

所過殘滅。傷于暴哉。弒義帝。傷于逆哉。殺卿子
冠軍。傷于擅哉。坑秦降卒二十萬。誅降王子嬰
傷于忍哉。凡此皆不愜輿情。而增皆不諫。果出
自增意乎。抑增諫而羽不聽乎。留侯君臣所以
窺增者。熟矣。當是時。天下已非羽有。而增欲謀
沛公于杯酒間。以為可混一天下。豈折衝之奇
乎。增之能事。僅如是也。羽亦笑其迂而不聽。羽
之所以忽增者。又素矣。後世以成敗論。謂沛公

脫虎口者。賴有天幸。留侯盡未萬全。假令項羽
用亞夫策。漢不折而入于楚乎。而不知此第市
井格鬪之態。亂臣賊子。掩襲君父之不備。以取
天下。則可非英雄所屑蹈也。羽何如人哉。拔山
蓋世之傑。其心懷原自光坦。而增以詭譎之術
進。又何愚也。疽發病死。何足惜哉。且羽非憤諫
者。比入關而悟。曹無傷之譖。聽侯生言。能還太
公。不如夫差懷王之昏迷自用。而又無讒賊以

沈氏大說

卷二

十三

間之。增何故讐讐不得志耶。況楚之叛將歸漢
者。不啻一韓信。增不得辭其罪。增與羽處有年
矣。羽豈久居人下者哉。楚懷王孫心。隱民間為
人。牧羊。增勸羽物色而立之。何意耶。立之不
為功。弒之深足為逆。留侯弟死不葬。破家養士
為韓報讐。增所知也。羽殪韓王成。使留侯之怨
秦者轉而怨項。而增不諫。弒義帝。則漢得執以
為辭。殪韓王成。則留侯欲釋憾于我而死心為

漢斯二事皆所以資沛公也。增實負羽，羽不負增。而世競以亞父為智且忠，無識甚矣。黃聖孩先生評○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高帝，此語實羽知己。

徐楚白先生評○張良目中原無范增，先托項伯解釋，俟項羽許諾而後入謝，則已安若泰山矣。增不能決勝千里而謀人，杯酒間便非帝師氣象。許子遜謂項羽之敗全是用范增，亦此意。

沈氏弋說 卷二 十四

卓去病先生評○宋儒論增謀殺沛公，則天下人人皆沛公子，每笑之。帝王局量豈盡人而具耶？當時應為宰割者非季則羽耳，天下止一沛公取而殺之，誠為扼要。增七十好奇，其在此乎？關子將先生評○增雖千百口無以應也。

紀信

項羽以百萬之眾困漢王于滎陽，四面急擊，請和弗許。微紀信誑楚焚身，孤城之下，漢王幾不得脫。當時謀雲武雨之雄如良、平、信、布等皆安在耶？論功而旌死事之臣，則信于漢家勲無兩矣。竟置不錄，說者以帝方混一區宇，號令諸雄王醜其事而掩之，與斬丁公之意同。予曰：夫豈獨帝醜之良、平亦醜之矣。鴻門之燕，良用柔而

沈氏弋說 卷二 十五

獲免。白登之圍，平奇計且六出，至滎陽無一焉。則夫丁公者，帝醜所獨而紀信者，帝與良、平諸將相共以為醜者也。古死事之臣多矣，死而于事未必濟，即濟矣，所全活止一城一邑，未若信績之烈且瑋者。漢稱三傑，信又超三傑而上之。凡高帝所以得有天下，傳祚四百載，秋毫皆信力也。而忍不錄乎？帝既脫滎陽，以城委周苛，苛罵數羽，罪羽恚聲如乳，虎棒苛沸，鼎中烹之，忠

節至今凜凜而漢亦不錄史記亦並不為信與
苛立傳豈史臣之體當耀國聲靈而于榮陽事
特諱之歟

徐楚白先生評○不惟愧殺良平抑且愧殺遷
固

沈氏弋說

卷二

十七

陸賈

太后將王諸呂賈難以口舌爭而病免家食得
養晦之道及諸呂將危劉氏陳平燕居深念計
無所出賈為畫策教以將相調和平勃兩人遂
深相結各以五百金為壽飲酒交驩竟誅諸呂
定劉氏賈之力居多夫賈儒生也高帝起馬上
心嘗輕儒嫂罵賈時稱說詩書以規之而安
劉氏社稷者卒賈也高帝云安劉必勃可令為

沈氏弋說

卷二

十七

太尉予有說焉絳侯之為人韓信羞與為伍賈
誼流涕欲去之史遷譏其鄙朴九庸則其人可
想見矣平之深念而取決于賈蓋疑其不足恃
也然何以卒安劉氏不負高帝之知勃握重兵
誅產祿猶石磔卵無難者可危處在左右袒耳
微平提... 夾持之天下事尚未可知彼張奐
非北州人豪哉胡以反黨惡闢鋤善類也此賈
之卓識妙用實以助平之所不及而惜乎高帝

不及見也。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庸人無大得亦無大失。呂后之不去勃也。以爲易與。無能爲也。若朱虛侯則躁不能待矣。

沈無回先生評○予謂高帝之屬勃非以爲庸人可無大得失也。知呂后之深不庸不可以集事也。然發其機者賈也。微賈則平勃不交。驩漢社危而高帝之智亦隱矣。史以隨陸竝稱。何止說黔布一事。賈默有贊定之功。過何遠矣。

沈氏代說

卷一

十八

徐楚白先生評○歸功陸賈真善于讀史者

張良陳平

淮陰侯之請假王。說者咎良平謀無遺。謂不預爲請封而俟其自請。高帝怒動顏色。乃始躡足附耳焉。得智乎。曰非也。高帝猜主也。良平與信雖有帷幄汗馬之分。總同功一體人也。信不自請而良平代爲之請。則帝不疑信而疑良平。良平皆以智自完者。辭三萬戶而受留侯封。竟從赤松子遊。不背魏無知以示不忘本。此何如識

沈氏代說

卷二

十九

量哉。而冒嫌疑以犯帝所深忌。耶侯雍齒而沙中之偶語。息其計畫。出于良平。然雍齒有讐于帝。非有功于帝者。形跡與已不類。以故已之說。售而帝亦無猜。無忌。聽且從也。世之寬淮陰侯者。百喙自其不反而予觀信之爲人。漫無成筭。反不反彼亦不能自主。漢之君臣孰從而測之哉。史載其與陳豨謀事。覺終屬影響。然初告變。時帝念功猶豫未決。取決于平平。無一言救之。

顧設僞遊雲夢之策。至若蕭何所嘗薦信者也。鐘室之誅亦助成之。則信之為信可知也。已。

黃聖孩先生評○議論徹骨

卓去病先生評○淮陰固善用兵其人予嘗疑之。乃讀幼宰所言信之為人。漫無成笑。反不反。彼亦不能自主。不覺快然。世第以登壇數語相詫。便以為奇偉耳。

沈氏弋說

卷二

十一

叔孫通

漢高帝非惡儒也。過魯而太牢祀孔子。豈惡儒者惡。夫迂而無用之。豈儒耳。叔孫通蓋有用之儒也。為秦博士。時陳涉發難。通阿二世盜也。非反也。二世悅。賜帛二十疋。與衣一襲。幸脫虎口。不幾諛乎。然而得儒之權矣。高帝欲易太子。通以申生扶蘇之事諫。至欲頸血汗地。不幾戇乎。然而得儒之直矣。通謂高帝臣願採古禮與秦

沈氏弋說

卷二

十一

儀雜就之說者。譏其逢君而此正通之善調時。變處也。高帝知有秦而已矣。嘗曰大丈夫當為此矣。茲又曰度吾所能行為之。蓋惟慮其迂也。儻通而專以古禮進。帝必不從。佯托于秦儀之雜而綿葛習者。惟古是式。禮行而雍雍肅肅。秩然其可觀也。帝亦必不厭。夫寧不厭。旋拜太常。賜金五百斤矣。通何異而有合乎。吾因是知高帝所慢罵者。原非儒也。即秦皇帝所坑者。亦不

過儒其服之儒而非真儒大儒也真儒大儒當天下無道之日隱矣二世去始皇不遠通漏于所坑之外而還能博士于二世之廷棄秦歸楚棄楚歸漢泛乎若不繫之舟而竟以儀法自顯通豈易及哉或有病其諫止複道而更立原廟爲委蛇孝惠帝嗟乎通不委蛇于易儲之先而委蛇于嗣位之後乎世之不滿夫叔孫通者魯兩生曾非之也

沈氏弋說

卷二

廿三

漢武帝

司馬遷作孝武本紀于神僊封禪之事獨詳而他不及非實錄也遷微文刺譏于言外也後之訾孝武者紛紛予以班固漢書爲據則所云窮兵黷武非獲已也王恢設謀馬邑誘襲單于師出無功恢死于獄自是邊無寧歲似乎恢開其釁然前此嘗和親矣嘗厚以金幣文繡賂矣而單于侵盜無已邊境被害孝武忿之而王恢進

沈氏弋說

卷二

廿三

此謀也恢罪在漏洩軍機逗留不進而在擅開邊釁試歷舉匈奴寇邊之事入代者三入鴈門者五入五原者再入上谷者四入定襄入遼西入張掖酒泉入雲中入右北平者六七殺都尉凡五殺太守凡三漢歲歲出師斬虜首或千萬計而中國士馬物故亦畧相當然皆來而後應不得以窮黷爲孝武罪蓋從古匈奴爲中國患莫橫于建元太初間而孝武適當其強雄才

大畧之主其能堪乎。況高帝挫威于平城。以天下初定。久厭苦兵革。無已而順受焉。仁柔如孝文。愈不能堪。始發騎八萬五千。遣灌嬰擊之。既而欲自將往擊。羣臣太后皆諫止。遣欒布等三將軍擊之。既而與匈奴和親。輒背約入盜。遣周亞夫張武等六將軍備之。惡煩苦百姓。不發兵深入。夫以文帝所不能堪者。而欲武帝堪之。有是哉。故責孝武不能以德綏則迂。而罪孝武用

沈氏大說

卷三

廿四

兵之非則尤矣。舜伐有苗。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淮南。淮北蠻荆。獫狁皆夷也。以中國征四夷。非孝武所創為也。自孝武而後。歷昭宣元成哀。平凡六世。單于咸款塞稱臣。雖適逢其弱。而誰實弱之。孝武弱之也。微孝武則炎祚不促于新莽。而促于匈奴。晉懷愍宋徽欽之辱。漢早受矣。是孝武有大造于漢。而安得以好大喜功訾之。即。用兵南越。以其殺漢使。故用兵朝鮮。以其殺

遼東都尉。故皆迫以不得不應之勢。豈孝武之罪哉。孝武之所短。其小者在惑溺于方士祠官。然無關社稷之根本。其大者在巫蠱之禍。國脉幾搖。而輪臺悔過。托寄得人。已足贖前愆。而盡洗之矣。學者毋徂常說。而疑予言之無據也。聞子將先生評。○千古不易之論。今人動稱秦皇漢武。皆以為罪之魁矣。

徐楚白先生評。○以晉宋事按之。則孝武受病

沈氏大說

卷三

廿五

處不在征伐

卓去病先生評。○有建元之強。所以有元成之安。有渭橋之策。所以有頡利之擒。有澶淵之役。所以有數十年之無事。此古來立國英雄站脚處。勿宰豈第為漢武湔洗也。

公孫弘

弘開東閣以延賓客與參謀議李德裕非之似也然謂周公吐哺下士則可弘效之則不可其說甚戾相臣以延攬為職初不緣同姓異姓有茹且拒之分也但周公所下之士非斯皇之遺彥即譽髦之留良縱不然亦四友十亂之僅存者與後世賓客不侔耳後世賓客如趙氏之程嬰立孤杵臼死難而外寥寥無聞戰國時四公

沈氏說

卷二

廿六

子皆養士食客而侯生毛薛以下鷄鳴狗盜樸邀莫數矣魏其武安各以客敗公孫弘胡為效之蓋相臣有往來天下之精神亦有薈羶天下之氣味其纖趨而來者初非欽其道德高其品望而真以之為谿谷也特勢利所合耳勢盡利去則溺韓公之灰羅翟明之雀者比比皆是而責以建議策勲必不得之數也李德裕引主父偃朔方之計朱買臣發十難弘不得一弘奏人

不得挾弓矢吾丘壽王以為不便弘無以對謂平津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樊然與槐柳齊列嗚乎恐周公之所吐哺而下者不如是也弘軟熟老儒賓客揣知其性必以安邊息兵之說進然陳于好大喜功之前其能入乎是賓客巧于逢弘而弘拙于逢武帝也德裕謂丞相閉門謝絕賓客則朝廷自然安靜此非德裕不能為此說而公孫弘暗焉何也弘起于微以布衣居宰

沈氏說

卷二

廿七

輔德裕世祿之家以任子入相人情世態有矚有不矚也夫豈獨相門哉凡求端人于士大夫之門者如塞芙蓉于木末予有所試而云然矣卓去病先生評○賓客巧于逢弘弘拙于逢武帝極是然以武帝之好大喜功而有安靜一着以救之固相反亦相收者如魏其武安好客而大將軍獨以不好客見幸是也當時東南夷朔方兩策集議以弘言罷東南夷專事朔方弘于

國事未必無濟武帝未必不喜政弘所以巧于
逢帝也

沈氏弋說

卷二

廿八

鉤弋夫人

方夫人顧盼之頃帝曰速去汝不得活令人悽
惻而不忍聞夫立其子殺其母古無是法其曰
有鑒于母后之臨朝而然非真情也當是時弗
陵雖穉帝春秋未高方求神僊不死之術而卽
為子少母壯慮亦太蚤計矣然則何以竟殺之
耶曰巫蠱之禍必夫人構之也堯母名鬥帝無
心授之以隙夫人因謀奪嫡而江克乘之未可

沈氏弋說

卷二

廿九

知也周宜曰非褒姒為內間必不廢晉申生非
驪姬為內間必不死唐太子瑛非楊貴妃為內
間必不誅戾太子與武帝父子骨肉何物江克
敢聞之哉必鉤弋有微巧之術默中英主之蔽
而帝徐悟于事後因而殺之在鉤弋甘伏其辜
帝亦安于厥心而斷然不貸特不以告人而人
遂不及知耳觀其悼李夫人之詞幽柔婉致頗
多見女子之情而何獨慘于鉤弋哉

卓去病先生評○武帝殺鈞弋夫人英雄辣手也人固非之然北朝胡后以不殺故貽禍不淺若無胡后敗露便不兄武帝好着數耳聞子將先生評○想當然耳却中情理

沈氏弋說

卷二

十一

蕭望之

于廷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而有冤臣曰韓延壽者蕭望之所陷也望之以師傳歷將相爲國元老挾私怨而誣構一馮翊如承蜩當時趙蓋韓楊之獄追論者無不痛惜傷悼而悼延壽尤甚其治潁川東郡卓異著聞遷左馮翊恩信遍二十四縣議賢議能無棄市之典特以放散官錢忤訐望之而獄吏承旨舞文延壽遂不能免

沈氏弋說

卷二

十一

然望之大臣而屑屑與小臣爭曲直乎宋唐玠劾文潞公法當貶竄潞公願奏而釋之天下以此多公褊窄如望之無以服天下之心而反爲宵小所藉口是以袁安任隗處梁冀之時禍患不及竟能鋤去權姦以快公憤非邪不勝正如腐儒所云也史稱其素行高異不能加害有味哉斯言望之試目揣素行何如耶下獄自殺無一人鳴其冤者以韓延壽之死得罪于天下僅

足以償之也。樹桃李則成，蹊植蒺藜則被刺。彼鄭明華龍固望之所援為黨者，而能得其一臂之力哉？使其以傾延壽者而傾外戚，庶許史之禍可消，以擠延壽者而擠閹官，庶恭顯之讒可杜。當元成之末，天地閉賢人隱，二疏乞骸而歸，鄭子真嚴君平鑿杯以遁，斯何時耶？望之不希，鴻冥之適而猶好爵，是甘宜其敗也。嘗考孝元親政之年，已二十七，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

沈氏大說

卷三

卅二

至再辱師傳于囹圄，偪其自殺，元帝之昏庸不足道，而當時望之朝夕與處，獨不能蚤見其微乎？故吾謂王式之于昌邑，猶勝蕭望之也。聞子將先生評：○望之殺延壽，恭顯殺望之，此是世間實事實理，聞之可以戒，孰謂勿宰僅文人耶？

漢光武

中興創業無異道也，而時勢差有難易，主術亦微有低昂。高帝之所乘者暴秦也，人心怨莽，不殊于秦而加以人心，思漢則光武所獨也。高帝之所當者項羽，千古勁敵也，而光武之所當者公孫述、隗囂，次則王郎，次則赤眉、青犢、富平、獲索等賊耳。烏合瓦解，不足以煩王師，以時勢較一難一易，懸矣。而光武與高帝所刺謬者，一不

沈氏大說

卷二

卅三

事家人生產，一性勤于稼穡，營田業，一以呂后之悍而不敢廢，一廢郭后易太子，一斬丁公以訓不忠，一封子密為不義侯，一夷醢信，越黥布，一功臣賴以獲全，所同符者，一斬蛇著異，一圖讖發祥，一入關秋毫無犯，一所得財物悉與軍士，一除秦苛法，一除莽苛政，一委任蕭何、韓信、張良崛起帝位，一聽鄧禹、馮異輩成恢復之功，一慕四皓而不克見，一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斯數者同異低昂之大凡也高帝微時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此高帝之志也仕宦當爲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此光武之志也石勒有言吾遇漢高帝當北面事之遇光武與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夫石勒亦人傑也其評高帝與光武也如是

長卿再弋○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弑奴以首

沈氏弋說

卷二

卅四

奔竇建德建德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此與封子密大相反可見帝王舉動儘有不如盜賊處

卓去病先生評○光武事歸臺閣不任功臣千古得著處至于義士叛臣或誅或釋總有所爲帝王與盜賊之心一也

嚴子陵

夫隱者潛也潛而復見者有所爲也湯之阿衡武之尚父不以莘渭老而與之伐暴救民是也潛而終不見者無所爲也潁陽巢許及沮溺丈人輩是也潛而復見見而復潛者在有爲無爲之間也夷齊叩馬伸義四皓羽翼太子是也而嚴子陵獨何所爲哉自附洗耳之高卽足不加于帝腹可也寄跡羊裘之釣卽物色之訪可無

沈氏弋說

卷二

卅五

來也悅志富春之耕卽安車玄纁之聘可無就也舜卽帝位其微時所謂鄧墟七友者終身不見子陵豈不聞耶既至矣而仍不屈說者曰貴易交富易妻光武所以探宋弘者也厥後寵陰麗華廢郭后糟糠之妻已如此貧賤之交安足恃或子陵見幾而作未可知也予曰不然子陵與光武處有年矣彼此各習知者光武徵處士薛方逢萌周黨王霸輩以及子陵不過蒐隱逸

為名耳而富貴驕人之習氣未除子陵煙霞丘壑之侶非求志達道之英也車駕臨幸臥而不起眠而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則貧賤驕人之客氣未降以故齟齬不合而去而范文正公云非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非光武不能成先生之高嗟乎當時來而不屈者不獨一子陵則成光武之大者亦不獨一子陵假令光武不能成其高將誅之乎抑囚繫而脇之使就職乎司徒

沈氏七說 卷二 廿六

侯霸素與子陵善遣使奉書子陵口授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此在子陵未嘗失言而帝笑為狂奴故態已心輕之久矣三徵而後至僅除諫議大夫豈與鉉之地子陵固不足當歟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此時子陵年八十矣何不特徵于初而顧與薛方等同辟乎子陵即非光武故人寧棄置不徵乎在光武原非異數在子陵可以不來賜錢百萬穀千斛在

子陵身逝之後何不及身而賜之粟肉之繼聊別于薛方輩猶依然故人之情也況光武發跡春陵時不懇其相助為理而求助于天下既定之日子陵具傲骨者能無恚乎宜其颺然逝也嗟乎使殷深源而終于不出也至今有餘思矣子陵亦云

長卿再弋○世人肚腸齷齪看得功名富貴十分重故側聞子陵遺事不覺心折其實泉石猶

沈氏七說 卷二 廿七

祥簪纓纏縛苦樂大異子陵不過不貪富貴要自尋個快活去處而論者多溢美子陵有知恐掩耳不屑聽也子陵之上還有東方朔管幼安兩種最高人物在而世誤認子陵為第一流人物政如賣菜傭目不覩明珠而道拾遺金遂以為天下之寶盡在是矣哀哉
卓去病先生評○子陵氣象實能超駕光武光武鑒度實能涵蓋子陵故兩不相入如能不出

則桐江春水至今不知作如何想此勿宰所以致慨于玄纁也

沈氏弋說

卷二

黃

馬援

伏波將軍援佐世祖龍興平隴定蜀南襄交阯西鋤先零復征五溪之蠻績種種著矣封新息侯爲漢元勲卽有罪且將十世宥之而薏苡蒙謗主眷不終藁葬城西其故安在宋太祖嘗至趙普家發海味于甕得瓜子金不以罪普世祖于援據浮說而罪之非目擊也馬革裹尸之忠曾不一憐念耶況所謂豁達大度同符高祖者

沈氏弋說

卷二

卅九

鄧寇諸功臣俱獲保全何憾于援而薄報之哉予曰不然讒生于疑世祖之疑援非一朝夕自騰聲三輔遨遊二帝時已倪矣奉書洛陽識帝王之有真非其他功臣親角材而臣之者比也彭寵倏附而倏叛援韜畧威勇百倍于寵而不自韜匿時有躍躍欲奮之氣世祖年老厭兵設有叵測誰則制之其所日夜隱憂而不以告人者讒夫窺之熟矣而援不自知故及于敗不然

梁松坐援書叩頭流血帝所稔知顧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此何意耶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克道帝從援議旋聽舒而咎援又何意耶翔業之英辟明見萬里外若曰老將智而髦及之必非其情矣宋胡寅以為春秋既高智有所困此不知世祖者也

徐楚白先生評○宋太祖有制普之術故瓜金同于海味漢世祖有防援之心故薏苡等於明珠

沈氏大說

卷三

四十

黃聖孩先生評○先得予心

竇武何進

春秋書曰不待君命而誅君側之惡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諸侯城成周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于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弑之階也乃竇武何進謀誅宦官俱上白于太后機事不密反遭其毒豈春秋所謂謀及婦人宜其死歟夫獨斷則為無

沈氏大說

卷三

四十一

將請命又虞中格為武進計何途之從而可予曰武進之失有三失于恃失于忽失于蕙耳自負元舅之親所請必得非恃乎武以奴僕刑餘無能為也與陳蕃露章攻之非忽乎進聽袁紹之說召董卓入靖以釀大難曹操笑曰特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此非蕙乎以予揣之事不可不白于太后而白之有方非倉卒口舌可驟得也蓋婦人女子之性與闈豎頗合而官

闡邃密之地。左右近習之所浸潤。根深蒂固。斷立轉于片言。難矣。故霍光以異姓之卿。廢昌邑。危如累卵。而太后從之。竇武何進以椒房之戚。誅曹節。蹇碩。輕若承蜩。而太后不從。豈一朝夕之故哉。況一門三侯。專寵于澤。武自授以口實。張奐北州人。豪不引為已助。而反使之助逆操。戈何其疎也。何進襲武。覆轍復陳琳鄭公業之諫。漢之明堂。幾于不祀。甚矣庸愚之悞國。罪不

沈氏弋說

卷二

四三

在權姦下也。而議者惜之。亦何足惜哉。然則為武進計。如之何。鷲鳥將擊。先斂其翼。洞爨而動。出其不意。按以必誅之條。聲罪討之。太后必不能曲為之庇。是呼吸之間。知勇俱困。而權姦已授首矣。即不然。擅殺而邀議。親之典。猶愈于反噬也。貸諸姦以安反側。猶愈于欲盡誅之不得。而以身殉也。如是則癭疣去而元氣不削。錮疾已瘳。所謂大臣者。道固如此。彼負望如陳蕃社

稷倚之安危。而受禍承天。垂死不悟。由無術以處之也。嗚呼。奚責于武進哉。徐楚白先生評。○三失俱有。而蔥之害大。

沈氏弋說

卷二

四三

郭泰李膺范滂

東漢之士肥遯自珍如申屠蟠超然評論之外
者有幾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隕然
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殆庶幾焉徐孺子累辟不
就然銘戴知已之恩聞其薨卒徒步吊祭豈忘
情斯世者哉時不可為沉冥以晦跡比于郭有
道致更遠矣龍門仙舟何者不與元禮莫逆加
以好臧否人物頗足觸忌默足以容泰實愧焉

沈氏代說

卷二

四十四

其幸而免者在下位而無好爵之廢也且其所
遇者惡閹非操賊也若生漢獻之世與孔北海
彌正平同玉碎矣議者因其幸免而云泰不為
危言激論以取禍以予論之陳實誅宦官不克
而敗郭林宗哭諸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斯言也乃申屠蟠黃叔度徐孺子所必不出
諸口者明哲之謂何一時之士厚自標榜若顧
厨俊及輩固依附時名寔無撥亂之具而李范

人豪亦三木囊頭斃于亂賊之手則所謂風裁
節義者詎士人殞身之媒歟夫真風裁真節義
死社稷者有矣未有死羣小者也延嘉二年漢
桓帝因陳蕃胡廣之薦安車玄纒備禮致聘于
徐穉聞楊喬之賢欲以公主尚之猶未至失道
之甚也而穉堅臥不出喬寧餓死而辭姻有深
情隱痛不可告人者存焉當時埋光家食如茅
容者不少也獨徐楊乎哉李范兩君子縱不及

沈氏代說

卷二

四十五

徐穉之高蹈寧楊喬之不若耶士君子不得為
天民則為逸民毋進退失據踵李范之弊也若
郭林宗猾猾于世而僅以身免亦無取焉

李固

桓靈皆無道主也。而桓優于靈。靈帝呼宦官為
父母。桓帝能發憤誅梁冀。大有間矣。梁冀之惡
浮于竇憲。憲刺殺諸侯。以邊功贖罪。威震朝庭。
冀弑質帝。鳩毒有微。不赦之辜。顯然而舉。朝不
敢問。固為元宰。又素以風節自標。者質帝暴崩。
語固以被毒之故。固于此時直發其姦。聚朝紳
而討之。冀安所遁。死哉。而隱忍遷就。生死利害

沈氏說

卷二

四七

之念。牽制于中。狐疑而不決。推究侍醫。何益于
事。懦與迂。合使冀得陰為備而已。反受制焉。大
逆如冀。不聲其罪。反奏記協謀。迎立清河王慶
而。機會一失。不可復圖。與杜喬相繼受戮。宜哉。
揆其本念。不過懼禍。而重發而禍必不能免。孰
若質帝被毒之日。揚眉張膽。奮擊于朝。烈烈而
死之。為快哉。予嘗謂豪傑舉動。十得六七。即毅
然擔當。故謀常克。濟庸愚之人。必欲萬全。必至

于一。敗塗地。夫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也。
固身為正卿。立人本朝。不以討賊為已。任若據
董狐之筆。則弑其君者。非固而誰。范曄寬之謂
愈于胡廣。趙戒開大臣軟熟畏事之門。失史氏
之體矣。一梁冀耳。李固不能誅。而桓帝誅之。是
桓帝之昏庸。反賢于固之忠義也。秦之趙高。殺
李斯。弑二世。而子嬰誅之。是子嬰不第賢于二
世。且賢于李斯也。是以君子貴斷也。當斷不斷

沈氏說

卷二

四七

反受其亂。李斯不死于矯詔。誅扶蘇之時。而死
于囚。安得上書之日。李固不死于質帝被毒之
年。而死于梁冀之手。死者有知。應悔于泉下矣。
馬融經術名儒。附梁冀為作奏。請誅李固。其殺
人媚人。如是。未幾。髡笞徙朔方。譬虎前之巫。自
結于虎。終非其所驩也。古今人患失而反失者。
獨馬融乎哉。予因感李固之事。而并及之。
卓去病先生評。○質帝遇毒之日。李固真欠一

死律以董狐之筆非紘君其誰

沈氏代說

卷三

四

孔融

曹操忌揚彪慮其圖已因袁術僭亂誣彪大逆
劫收下獄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操述楊
公之世德辭氣慷慨以去就爭之操不得已遂
出彪說者曰操雖奸雄奪于文舉之正論而止
予曰非也袁術與彪有婚姻而羅織其罪以為
將謀廢置則事關宗社操所執亦甚正融安得
奪之即不然以廢置之謀發自孔融并逮融亦

沈氏代說

卷二

四九

可也而操翻然易慮何耶融海內領袖人中龍
也挾以拂衣而去則人望失而英雄且羣起而
圖操矣去尚不可況誅之乎融自稱魯國男子
此時操適為兗州刺史東方士氣剛直可智籠
不可威脇失一融而天下之為融者胥解體焉
此正操所欲彌縫處也既不誅融自當釋彪此
奸雄轉關換局之法而古今人盡不知也然操
所陰忌而思剪者已不在彪而在融矣芳蘭當

戶不得不鋤他日以匿張儉故融闔門被戮受
禍更慘嗚呼魯朱家能保全季布而孔文舉并
不保其身非智不若所處之時異也蘇長公有
言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勢不兩立此為善良樹
幟壯千古之色則可耳其實融安能誅操哉彪
釋之後融掛冠田里鴻飛冥冥操亦無如之何
矣范曄云夫嚴氣正性覆壓而已豈能委曲以
免其生哉予謂管幼安氣性亦屬嚴正而何獨

沈氏弋說 卷二 五十一

免焉則世之君子見幾之哲何可少也
長卿再弋○父彪幾為操所害而子脩顧沾沾
焉露才觸忌猶流螢之當筵飛蛾之赴焰豈復
有生理哉嗟乎何責于彌正平也
黃聖孩先生評○文舉正平真非大有為之才
徒以口舌得禍所謂匹夫之勇耳不足惜也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雄伯之士可以利害恐
不可以正論奪操實畏融非服融也此奸雄轉

關換局之法幼宰一語看破今古
沈無回先生評○老瞞心事千古如見

沈氏弋說 卷二 五十一

昭烈帝

司馬光不以正統子昭烈謂其于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各位故抑之夫昭烈即疎遠乎猶愈于魏之篡也三代而下漢得天下最正功最高尊昭烈所以綿漢祚也論世者不忍其脉之遽斬而愀然有存羊之思焉陳壽志三國明以天子之制予魏而外吳蜀為列國以予論之崛起草澤與闇奸君側者差殊則魏且

沈氏大說

卷二

五十一

不得與吳等況蜀乎壽又言昭烈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規宇亦狹夫操猾虜備仁辟也仲尼辨正譎不以晉文先齊桓壽何以屈蜀而伸魏壽晉人也知有魏而已矣魏之有晉猶季孫之有陽虎壽欲伸晉不得不先伸魏司馬溫公著通鑑祖陳壽之筆以魏紀年至朱晦翁作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蓋有激于蜀丞相諸葛亮入寇之書舛錯倒置而剛定焉

者也夫溫公為人方嚴不假借于篡賊又宋代臣子亦于曹操無貶詞顧謂操取天下于羣盜不取天下于漢室何意耶人言王安石僻觀此語則司馬君實僻過之子窺其隱寬魏亦所以寬晉也司馬懿父子陽施陰設移魏祚于掌股之間光豈其苗裔耶以正統子魏為晉司馬氏地也此子產立公孫洩之意觀過知仁其此謂哉不然諸葛武侯去中山靖王時未遠草廬中

沈氏大說

卷二

五十二

即稱昭烈為帝曹其勸進之詞云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皆確有所據光豈不知之即陳壽亦稱昭烈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光又豈不知之而紆回其說以欺後世矣若云魏武踞中原之勝不得以正統歸之則晉之江左宋之江南遂不得以正統稱耶光所見殆不如是說者以予說為偏詞而更自有說非予所敢知已

長卿再弋○疑光爲懿派時眸大駭試考孟夫子世系當渙然冰釋所謂蓮花出糞壤中不礙清淨者也溫公大儒予那得不如此說

卓去病先生評○正統之說論者不一予謂有士而君實由自立非人可以私意進退者周天子尚在則楚不得以滅陳此春秋存陳之旨也伯者主盟則吳楚可以疊見于春秋此春秋漸進吳楚之旨也地據中原身握大柄卽盜賊蠻夷君子僅可致嘆于餘分閏氣而已當時臣民安能逃之吾非天子安能誅絕之耶溫公寬魏以寬管此真夫子待宋人微意勿宰扶于千古之下奇矣

沈氏弋說

卷二

五十四

魏延

孔明不用延策說者謂延有反相孔明疑之而不用然其策自奇予謂庸莫庸于子午谷之策矣子午卽險隘乎我能往寇亦能往倘曹叡見及此而蚤備焉則蜀兵未能會而爲一蜀勢先已截而爲二危矣哉太和中曹真表請數道伐蜀一出斜谷一出子午谷陳羣皆以爲未便而止豈孔明見不及此顧俟延發之哉若疑延有

沈氏弋說

卷二

五十五

反相則遣他將往可也陽假之兵陰觀其變以剪滅之亦可也何至并其策而棄之凡間道襲擊以掩人之不備者施于危邦亂國可耳操父子君臣謀無遺譖魏延此策何其迂也長卿再弋○李密欲走襄城就張善相而聲言入洛盛彥師帥衆踰熊耳山南弓弩刀楯夾路而伏密兵首尾斷絕不相救應彥師擊斬之觀此則武侯不用延策確有定見

曹操

操以丁儀之譖欲廢其子問于賈詡詡引袁本初劉景升事諷之而止則丁儀豈端人哉丁儀目眇操愛其才欲以女嫁之而竟不果徒虛語耳操患頭風讀陳琳檄起曰是愈我疾是愈我疾武嬰見駱賓王檄嘆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二事大相類皆奸雄釋慚欺世語蓋無解于清議不得不知此說而李溫

沈氏說

卷二

五

陵實認以為憐才誤矣姦雄憐才不過收之以為名耳若琳與賓王檄皆罵賊之詞千古痛快恐操壘胸中未必如虛舩觸舟而毫無芥蒂也長卿再弋○劉備以天下知有已為喜而曹操以英雄許備備以為懼聞雷失箸則操忌刻可知丁儀才在楊脩下得免死幸矣安望作快婿乎

沈無回先生評○余謂二事皆真非欺世也大

奸雄亦自有轉折與真正豪傑差異而畧同若纖毫不容是穿窬之小人非大奸雄矣

沈氏說

卷二

五

蔡邕

豫讓于智伯千古義之而蔡邕于董卓有遺議焉。吾謂董卓與智伯惡逆等耳。蔡邕才品亦不亞豫讓。或者讓烈烈以死而邕獨少此歟。乃樂布哭彭越視死如歸而高帝釋之拜為都尉。邕感卓知遇特于王允坐中一嘆而竟付廷尉。何其冤也。漢書述邕篤孝廬墓有馴兔連理之祥。三世同居誼高閭開稱疾辭召作釋誨以見志。

沈氏弋說

卷二

五本

建寧中累遷議郎妖異屢見陳政要所宜行者七事又特詔直言無諱密以皂囊封上而邕遂斥乳母趙嬈之橫指門史霍王之姦太尉張顥光祿勳偉璋校尉趙玳蓋升並為國蠹帝覽奏為曹節所窺而邕禍遂不可解。微呂強幾棄市矣。當時劉劭楊球程璜輩遣刺毒邕而幸免。王智復告邕謗訕而邕慮不免亡命江淮遠跡吳會。惴惴乎畏罪之不服與董卓曾無生平卓之

辟邕在漢靈晏駕之後邕初稱疾不就而卓挾之怒且詈曰我力能族人則邕之就辟其情萬不獲已而腐儒責以不能避禍遠引設身處地雖欲為冥鴻得乎甚矣名之為累也以名收以威劫雖終身不畫一策可也而又責以直言忠告不愈賚乎。然當時賓客部曲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未嘗不諫止也。永平中地震邕以為陰盛侵陽臣下僭踰所致明公不當乘金華青

沈氏弋說

卷二

五本

蓋瓜畫兩轡卓未嘗不採納也。卓重邕才品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待遇頗厚而邕揣其必敗欲東奔兖州以俟之。豈附逆者哉。邕一代人望懷舊感傷羣情不無搖惑迫允以不得不誅之勢而邕也情之所觸不覺致嘆嘆而始成其為邕也。豫讓見諒于襄子樂布見取于高帝而蔡邕偏受禍于王允悲夫世俗忌才而奸雄收之以從人望其禮遇之隆有令人結念而不忘者新

莽時詣關上書之人以四十八萬計豈盡出于
諛哉論者無以柯亭之笛。爨下之琴。鳥篆碑冊
之技而掩其節義之高可也。

長卿再弋○只因世俗不解憐才以故豪傑之
士為權奸所顛倒而不覺入其彀中若看得王
莽謙恭下士與淮陰惡少年無二這便是真正
豪傑此管幼安所以不可及也。

卓去病先生評○伯階孝友篤行絕無逢世欺

熟之態董卓生前待之甚厚然座中之嘆金罍

子云安知非感慨于盛衰今昔之故而為此嗟

慨乎矣必專在精卓也廷尉見收真是冤憤兼

幼宰再三數其節義幾以技藝掩矣

謝安

文靖公之英猷其大者在處桓溫破苻堅二事

古今不予其功而許其量何也安與孫興公盤

桓東山時汎海爭流風濤並惡諸君莫不色戰

而安神采吟嘯自若因此窺其雅度然孔子曰

臨事而懼孟子曰子有戒心則當社稷存亡之

會又不宜泄泄然效告子之不動心也大司馬

入朝伏甲設饌欲芟夷朝士王坦之容儀失措

倒執手板安從容望階趨席諷咏如常可謂量

矣然新亭之迎其失也諂乏大臣之風節溫以

伐蜀之功自雄獲欲著奇勲于趙魏而路阻石

門兵推襄邑乃委罪偏裨遷怒朝廷廢主以立

威如置奕棋而安不能匡救其失也隨乏大臣

之風義溫疾篤子幼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安位

望傾朝何有于垂盡之死灰而顧為具草姑緩

之以待其斃儻緩之而不斃求索無厭安何以

待之乎。其失也。觀望。乏大臣之風力。凡此三者。吾所不滿于安之處。桓溫者也。秦人挾百萬之師。直取江左。朝野震驚。安對客圍棋。恬不爲意。可謂量矣。然非謝玄實能。而堅自敗也。堅違王猛臨終之言。故及于敗。猛之言曰。晉雖僻處江南。而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羗我之讐敵。宜漸除之。堅以匹夫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中推最傑焉。而一敗塗地。其失

沈氏弋說

卷二

本三

有三。傾國而戰。如樗蒲拋家。以擲而不爲後繼。一失也。疏爵以賞。歸命除宮。築第以待。晉之君臣。如探物于囊。意滿而氣盈。二失也。欲速觀厥成。而不知釋晉以爲後圖。昧乘除之數。犯知止知足之戒。三失也。其不殺慕容垂。姚萇。姑置焉。凡此三者。堅所以致敗之由也。堅。夷人也。其用兵。亦夷而安。借敗爲成。遂有淮淝之捷。不然。以八千人。櫻投鞭。斷流之衆。雖太公穰且。無所見

長而謝玄能辦此乎。儻符堅治國有方。勢不瓦解。再舉人寇。謝氏叔侄何以應乎。古來僥倖以成功者。不止于此。予因論謝安而推明之。以見天之祚晉。非人力所及云。

沈氏弋說

卷二

本三

殷浩

世俗之于流品真者必不知知者必不真是以孔明具王佐之才高臥南陽自比管樂意稍貶矣時人尚莫之許浩盜虛名累辟不就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為所欺以為江左興亡懸于深源之出處又曰深源不出其如蒼生何惟庚翼知其立名非真辟為軍司遺書謂之弗就也翼卒而浩始出北伐無功書空作咄江左之蒼生竟陸沉而未有起色及桓溫辟為尚書令手答虞悞開閉十數竟達空函可醜極矣噫晚節如是而厥初曾負管葛之望豈晉室士大夫崇虛而不課實可以時名動手向使草廬無三顧之勤殷侯堅居墓之節千載而下不知其作何評論也嗟乎若陶潛王無功之流謂善藏其用也可謂善藏其拙也可

沈氏七說

卷三

本五

王導

史稱導為東晉名臣有江左夷吾之譽故尚論者罪其假手逆敦以殺周顛與趙盾弑君之律同科此秦少游說也又罪其陰懷異謀坐觀敦事之成敗以為後應此黃震說也二說皆不足以罪導何者匿怨修報恒情乎覩表流涕悔恨莫追自言幽冥中負此良友則導之過不俟人摘而已自知自訟矣奚其罪導位極人臣敦事成富貴不加益不成首領莫保甚則赤族至愚者不為也棄疾之于子南石礮之于厚李確之于懷光父子尚不相及何況兄弟奚其罪所可罪者庾亮召蘇峻而不止無先見之明石勒寇襄陽疫死過半葛陂淫雨三月而不襲無乘敵之權卞敦不赴國難郭默害劉胤而不問無殛奸之勇帝拜其妻曹氏而不辭無人臣之禮耳晉人習氣以放曠依阿為高而惜名檢任劬勤

沈氏七說

卷三

本五

者目爲迂濶。誠有如于寶所訾者。當時惟陶士行劉越石祖士雅三子留心撥亂。不似晉人而陶念未粹。劉祖不竟其用。而以幽死。惜哉。予嘗謂春秋重世卿。而田常篡齊。六卿割晉。晉重門第。而敦玄包藏禍心。逆節萌起。流弊一至于此。若王導者。太平坐鎮。則可。而責以大義。滅親如古人能乎哉。予所深罪導者。亦以導爲東晉名臣。有江左夷吾之譽。故責備焉。儻就晉人而月

沈氏弋說

卷二

本七

且之。且以爲風流詳雅矣。

卓去病先生評。○幼宰彈射。王謝何辭。以對總之。婉轉圖功。因循成業。王右軍所言者。是二子苦心處。亦二子得力處。且當時國勢與二子體性力量。只合如此。不可強也。牽制以容奸乘時。以自便流弊。固然矣。

崔浩高允

浩之誅也。崔氏族赤矣。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以浩姻親。坐罪滅宗。方浩伏誅時。幽執檻內。送于城南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從古宰司之被戮辱。無如浩最慘者。世相傳以爲毀佛之報。予謂不盡由此。浩所以賈禍者。三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犯衆怒而不恤一也。專制朝權。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

沈氏弋說

卷二

本七

數十人爲郡守。與太子晃固爭。而遣之。橫據其非角。勝于主。二也。惑嵩山道士寇謙之。勸帝建靜輪宮。以上接天神。高不聞鷄犬。功費萬億民疲財匱。三也。凡此皆賈禍之媒。至于刊所撰國史于石。列之通衢。以彰直筆。則罪不獨在浩也。詔旨原教。以務從實錄。特不當勒石。暴揚國惡。非人臣之禮耳。然當時閔湛。郝標。寔。誤之。而高允與之共事。又未嘗諍止之也。允始謂東宮博

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既謂著作郎宗欽曰
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明知其
非而不諍止允自當與浩同科邀景穆之靈萬
死一生出語人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崔
黑子也夫崔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允
教以實對而崔黑子不從竟被誅戮假令崔黑
子依允所教而受禍則幽冥中誠負之矣惟遠
允之教以至是是崔黑子負允允不負崔黑子

北史七說

卷二

六本

也允所負者即崔伯深耳何也允所以對景穆
與帝者當明証直筆之是而刊石之非當正閔
濫都標造謀之罪而開崔浩議功之典則浩或
貶竄而不誅即誅應不至夷族而允不出此但
甘與同死何益哉游雅曰崔司徒嘗謂高生豐
才博學所少者矯矯風節耳及司徒得罪詔旨
臨責浩聲嘶股栗允敷陳事理辭泰清明人主
為之改容允于此時能碎首泣血慟哭哀號述

浩生平謀謨之善臣主際遇之奇以贖今日之
死未必無回天之力茅焦解衣危論安金藏剖
腹鳴冤雖秦皇武嬰不能無動而允偏不能得
諸魏主乎況左右之者有景穆在乎浩死之後
帝追悼之曰崔司徒可惜悔何及矣曩時在廷
諸臣悉擠浩莫救而允亦坐觀何歎允與浩皆
習天文術數言星曆各有所得而浩精于計畫
其籌邊務若射覆無爽者何並昧于此哉況浩

北史七說

卷二

六本

自比子房而寇謙之未必如圯上老人赤松子
也史稱浩不信佛法勸魏主阮屠天下沙門焚
經壞像奪廟靡有孑遺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
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其愚暴若此予
聞古人欲避修史恐羅刑禍而魏收獨以考終
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修郟者猶且發
塚而拋骨則史官斷無倖免者方佞佛以祈銷
滅罪愆之不暇而顧毀佛也哉允歷事五帝出

入三省五十餘年恩寵彌篤壽九十八薨雖非
佞佛之報而罪福殊懸亦非偶也

長卿再弋○北魏處崔浩太酷後世史官直筆
遂少唐太宗好自觀史史多溢美試覽其君臣
問答卽勲華不是過也然豈皆實錄乎

黃聖孩先生評○浩博極羣書列通衢而彰直
筆是鄙陋不學所爲也魏主英果而能恤才旣
殺一浩必不復殺一允允第叩頭請死則自然

沈氏代說

卷二

七

得生渠肯泣血流涕爲浩辯寃而身蹈不測之
禍哉吾故曰高生巧也

郭象

註莊子者奚翅數十家惟象註稱最能暢南華
之所欲言殫漆園之所未發後世有莊子註郭
象之說或曰非郭象手筆本于向秀之解義惟
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遂零落不
傳于世象竊爲已有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
馬蹄一篇餘但點定文句而已然秀猶有別本
故世傳向郭二莊其義不殊予曰非也秀一片

沈氏代說

卷二

七

俗骨安能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其爲郭象手筆
無疑象有儁才爲人薄行忌者倡是說以沒其
長也大凡文章之道縱極神極奇者一經庸俗
之手改竄數字便令全篇減色卽果出于向秀
亦必勦襲稽叔夜輩口吻儼爲已有而未竟其
妙者也魏晉崇尚虛名郭象之名在向秀下故
當時惑之然王克名在蔡邕下而論衡何以作
帳中之秘左太冲名在二陸下而三都賦何以

不覆甕而反令玄晏重哉敢以是爲子玄解嘲

沈氏說

卷二

十一

王通

隋何時耶所差勝秦者儒不坑耳斷無崇尚儒術之理通何其愚也通教授河汾年十五卽爲弟子師從者千餘人李靖房玄齡魏徵皆出其門著續經中說二書人尊之曰夫子亦儘足以自樂而與薛收西遊長安獻太平十二策識者謂其鼓瑟齊門急于干進非也此學孔子而失焉者也孔子周流轍環席不暇煖當時弟子多

沈氏說

卷二

十一

從遊於四方通僅循薛收往則猶有未肖處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以其不可而學其可若優孟之學叔敖戲也王莽之學周公詐也通之學孔子戲耶詐耶神聖不相沿襲故堯舜不學伏羲神農黃帝禹湯文武不學堯舜而孔子亦不學數聖至孟氏始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荅公孫丑敢問所安之說非如通事事摩擬言言揣摩以強附于孔子也學書者非不宗鍾王然神

不肖而彷彿其點畫則爲書。奴學詩者非不宗李杜。然骨不肖而盜竊其句字則爲詩。奴王通學孔子蓋聖奴也。後世怪之以爲文中子乃假託者實無其人。而王績陳叔達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皆唐人也。隋唐不甚相遠。五子著論皆鑿鑿實有其人。而宋咸獨斷其無謬矣。大業元年徵之不至。司空楊素勸之仕不欲。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

沈氏弋說

卷二

五

不至則通之恬退可知。特獻策一事學孔子太過而失其真。而謂通鼓瑟齊門急于進通且死不服矣。

卓去病先生評○文中子一段規行矩步精神非戲非詐以聖奴目之當矣。篇中議論確不可易。

沈無回先生評○是快論便是真正學脉。

魏徵

春秋時桓公不可一日無仲。唐之時太宗可以無徵。其事大異。徵不得借仲爲解。尹起莘謂徵之事建成受命高祖。非委質東宮者可以無死。予謂東宮與藩王孰重。高祖旣命之輔東宮。是以極重之任付托徵矣。付托不效卽爲高祖死。亦可也。馮立一騎士耳。猶知死節。徵爲東宮洗馬。忍偷生乎。卽曲宥徵者。玄武門之喋血。徵未

沈氏弋說

卷二

五

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鈞也。而徵嘗勸建成殺秦王。則已陰與其謀矣。唐之天下。秋毫皆秦王。力猶漢之天下。秋毫皆沛公力也。沛公不以帝位讓太公與仲。兄而秦王以帝位讓高祖。已難矣。又欲傳位建成。此其勢必不能安。高祖有言。化家爲國。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又曰。我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故爲高祖計。當以太上皇自處。而不當以東宮處。建成爲建成。計當讓位。世民

而○不○當○以○東○宮○自○處○為○魏○徵○計○當○以○世○民○應○立○
之○說○上○諫○高○祖○下○勸○建○成○以○銷○其○骨○肉○之○隙○而○
不○當○勸○建○成○殺○世○民○也○建○成○庸○才○即○世○民○遜○位○
授○之○必○不○能○享○而○徵○欲○以○討○劉○黑○闥○之○功○軼○世○
民○而○居○其○上○愚○矣○哉○自○古○有○以○天○下○傳○子○弟○者○
未○聞○有○以○天○下○傳○父○兄○者○也○舜○不○傳○稷○武○王○不○
傳○伯○邑○考○而○欲○世○民○以○天○下○傳○高○祖○又○傳○建○成○
此○高○祖○建○成○之○愚○而○魏○徵○不○當○助○其○愚○也○徵○在○

沈氏大說 卷二 七

貞觀間讜論十餘萬言在武德中何以獨默太
宗陽親之而陰鄙之矣徵死未幾而停婚什碑
有以也夫

徐楚白先生評○貞觀讜論豈能比績于夷吾
喋血武門不能無愧于召忽

魏元忠

宋璟劉知幾激張說證元忠之反說惕于公
誼背昌宗于后前千古高宋劉之能成美張說
之能從善而元忠殊不足以當此方李敬業起
義兵討武后天震動后遣李孝逸擊之軍至
臨淮戰不利元忠不以此時伸大義激孝逸而
反為武后作說客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若大
軍久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將代之責以逗留之

沈氏大說 卷二 七

罪奈何孝逸用其策因風縱火追斬敬業假令
元忠稍顧惜名義則唐之宗社不待狄張輩恢
復而助周黨逆元忠之罪莫可追矣灌嬰承呂
后命擊齊乃與齊連和以觀變元忠于孝逸胡
不然耶按元忠寢疾周霸為之嘗糞夫霸以諂
諛拜御史而元忠何自得此于霸及相中宗與
時俯仰酸棗尉袁楚客貽書責之但愧謝而已
故宋劉之激張說其事是其人非也

李勣

太宗以勣為社稷臣可托孤寄命身黜之而留以貽高宗使感激而圖報夫漢武帝之于霍光金日磾不如是也後勣阿意順旨贊立武嬰以長孫無忌之親褚遂良之忠俱顧命大臣而有所不免此與上官桀之奸何異知人則哲帝堯所難固不足為太宗病而黜勣以市後恩術籠之非誠動之也失馭臣之體矣乃宋主之于二

沈氏弋說

卷二

七十九

蘇亦留以待後人曰吾為子孫得二宰相後世無非之者不第以二蘇才且忠不負先帝知人之明而儲材待用與顧命大臣其處置方畧原不可同日語也勣相其孫敬業曰必敗我家因獵而焚之敬業爨身死馬浴血而出已而義旗首倡竟以敗誅勣雖羅剖棺之慘而得敬業以洗前愆不厚有榮施哉世俗顧謂勣為不善之報豈為人臣子必讒諂賣國如勣而後賢乎范

祖禹亦作此說無識甚矣勣將死以房杜為戒蓋房杜忠于事君其子孫覆宗絕祀出于不幸非積不善所致也而勣迺以為覆轍哉予嘗謂天之報施不顯于嗣續間定休咎若云有德者後必昌何獨爽于勣華之胄彼豈乏義方也者聖賢豪傑之不克紹如麟鳳之無種凡庸繩繩相接如牛羊犬豕不絕于世天豈薄麟鳳而厚牛羊犬豕哉于公陰德而大其門曰吾子孫必

沈氏弋說

卷二

七十九

為三公嚴延年之母掃室以待其喪之至皆道其常者也卓去病先生評○李勣盜賊小人不足比數范祖禹等說乃世俗作家翁無咎無譽常談耳天不薄麟鳳而厚犬羊可為仁而無後者吐氣且此千古創語也徐楚白先生評○太宗不知其臣李勣不知其孫

五王

從古元兇漏網于鉄鉞者惟武曌耳武曌惡冠千古斃所生之女以誣母后而骨醉之乃桀紂所不為者殺唐宗室殆盡乃莽操所不為者其易唐為周特篡奪之常耳淫僧懷義淫醫沈南璆淫少年張昌宗張易之又其餘也用酷吏周興來俊臣輩鋤除善良又其餘也以千古未有之惡而五龍匡復得保首領侍中宗為其子耳

沈氏弋說

卷二

八十一

子無殺母之理當時所不可加誅于曌者獨中宗一人而唐之臣無不可刺刃于曌者不必使中宗聞也中宗而賢則知有大義滅親之說社稷為重則君為輕君為重則父為輕古之人有行之者而今日唐之社稷與唐之君父無一不重顧重一淫篡之母乎張柬之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竟無一人見及此乎二張誅而武三思猶在薛季昶劉幽求惕然深憂以諷柬之

輩而忽為几上肉恬不經意竟死于三思之手孰謂五龍智哉三思用鄭愔計封東之輩為五王罷其政事此時猶可圖也而不圖反遭其毒則是一三思尚不能芟何有于武曌哉武曌置帝房州而不殺非愛之也斃其女何有于子以為昏庸之極不必殺也若曰存空名以塞天下之口則誤矣彼在廷諸臣伎倆皆出曌下非所憚也即野有倡義如李敬業駱賓王輩廷臣以

沈氏弋說

卷二

八十一

中宗故出死力自効即不勝而中宗復辟侍母子之親已亦可以逃死此曌之巧于用中宗也聖豈不知姑姪母子之說待仁傑之開明哉佯為愚闇使賢豪忍辱以挽回而自居其功則海內之才不致盡逸于草莽吾可以晏然而無虞此曌之巧于收仁傑輩也曌以女主革命坐鎮二十餘年而無奇禍其才固百倍于男子亦狄仁傑姚崇宋璟諸人之力居多若諸君子速去

則聖必速亡諸君子可隱不隱皆欲效伊尹之
五就桀桀下惠之不羞汗君而不知聖非桀比
桀者夏之裔聖者唐之讐事讐而自附于行權
無識甚矣當時賢豪俱入其彀中而不悟此聖
之所以不可及也聖之遷上陽宮也姚崇嗚咽
流涕曰今日別舊君聖之歿也武三思矯制封
魏元忠百戶元忠捧制感泣夫姚魏固世儒所
號名臣而狼狽若是則信乎唐無人哉

沈氏弋說

卷二

全上

長卿再弋○或問古來効力于亂賊者甚衆何
必顧及中宗而後爲武聖用予曰予所謂廷臣
指狄仁傑姚崇宋璟諸人言也聖雖淫篡然辨
忠佞邪正截然不爽亦有一長或問聖旣改唐
爲周則自然欲立武氏苗裔以絕唐脉矣子論
雖巧非本情也予曰若不改唐爲周特母后臨
朝稱制如呂氏故事何名爲篡聖政不欲效呂
所爲改易國號三思輩隱隱有將立意中宗隱

隱有將廢意譬以弱絲繫于黃金絡于奔馬之
上作垂絕狀道路觀者驚且恤而競爲之慮不
然已破之甌人憚于引手矣聖是箇招權弄巧
的人設此危局網羅天下豪傑豈真欲篡乎真
欲篡則殺中宗立三思咄嗟可成如此則天下
仍爲唐有聖安能享祚二十餘年而無恙乎此
極愚之人所爲聖不爾也或問姚之嗚咽與蔡
邕座上之嘆是同是異一褒一貶何耶予曰邕

沈氏弋說

卷二

全上

之就辟卓以赤族脇之而姚則執迫之使事女
主平卓篡未成而身膏斧鑕昔之諂卓者轉而
諂允邕不覺有炎涼之感聖篡已成而幸保首
領中宗復辟名正言順羣心驩悅姚不宜有故
主之思一褒一貶豈漫無據耶
卓去病先生評○聖之巧于用中宗收仁傑輩
是輿論武氏當爲低首事仇而自附于行權無
識甚矣是正論仁傑輩當爲汗顏

唐肅宗

天寶末羯胡雲擾鑿輿播遷兵次馬嵬太真授首從陳玄禮之請也殆哉岌岌乎明皇耶是時肅宗卽位于靈武先儒非之以爲乘危篡國孝子所不忍而予謂此正肅宗大孝處也明皇承高中睿三宗之亂唐室世有司晨之牝高祖太宗之遺澤蕩然卽開元三十年勵精未足償累葉之穢濁無何而貴妃怙寵祿山擅權李林甫沈氏弒說 卷二 八十四

楊國忠相繼助之人心怨唐久矣漁陽鼓振而河北諸州望風奔潰則人心之瓦解可知肅宗不以此時收拾人心踐天子位而斤斤小節是拘安知無徐洪客之流勸李密直向江都者乎又安知無宇文化及之徒變生肘腋者乎卽有忠義如張巡顏杲卿真卿等智勇如郭汾陽等亦不及施馬腹之鞭如是則明皇之首領不保唐之宗廟社稷危如累卵予故曰靈武之行權

非大孝不能也然則先儒何以非之曰事由義起前無所助而肅宗又凡庸主也卽位而後未見有政教功德赫然更始可以追武德貞觀之舊者而聽王璵李輔國之言躬籍親蠶媚神諂鬼當危急存亡之秋爲是迂濶之務又違李泌之計不直取范陽擣其巢穴使慶緒思明踵亂而起舉動不厭人心先儒殊不滿焉而遂謂其踐位之非豈定論哉予有說于此肅宗以下愚

沈氏弒說

卷二

八十五

之心行上智之事適逢其會論者誅其心弗并訾其事可也或曰明皇英主也自蜀而歸悔禍之延必能晚蓋肅宗還位于父退處青宮子道其克光乎予曰否否予嘗讀其幸蜀詩云可憐寒食與清明光輝并在長安道又云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馬上廢鞦韆夫流離播越之頃孔棘矣上不念九廟下不念萬靈而寒食清明蹴鞠鞦韆之是念卽令復辟焉能改圖曩時一日

而殺三子。太子瑛。鄂王瑊。光王琒。皆以讒死。況靈武之事。尤讒臣可藉爲口食者乎。肅宗之不還位。亦得。

黃聖孩先生評○肅宗之卽位。宋儒非之耳。三尺童子亦知其宜立也。

卓去病先生評○肅宗卽位。靈武政是大孝。特其以下愚之心。行上智之事故。論者勿與誠確論也。李三郎風流天子。卽事賦詩。自是騷墨之

龍氏代說

卷二

八十六

韻若以蹴鞠鞦韆斷其不能改圖。恐未可槩論也。

甄濟

董卓之召蔡邕也。不至曰吾力能族人甄濟。隱青巖山。安祿山召之。不至及反。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又不至。慶緒強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夫邕與濟同遭亂賊。邕懼族而不免于誅。濟視死如歸。而獲保首領。士有幸有不幸哉。楊子不云乎。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言避患之遠也。二子知肥遯矣。而不解于山

龍氏代說

卷二

八十七

深林密之義。如魚在沼。欲潛藏得乎。凡朝市而可容吾隱者。非太平有道。則遯世之聖也。二子處漢唐之濁季。而拙于謀身。可哀也夫。

南霽雲

祿山帥范陽十四年稱兵犯闕天下人以為反虜欲食其肉而范陽人如子弟之戴父母竭力效死惟虞其敗及祿山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器以橐駝載歸范陽人呼祿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發墓斬棺以示懲而眾猶不悅幾至大亂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然矣桓叔將傾晉而曲沃之民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北史代說

卷二

八

陳氏厚施得眾而齊人助其逆范陽之于祿山亦然而南霽雲固范陽人也與張巡許遠協謀奮擊初據雍丘謂非要害移師以保江淮前後斬獲無算力疲救絕躍馬潰圍馳出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張樂侑食以待霽雲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城陷身死朝廷贈揚州都督論功為第一等與張許並立廟唯陽春秋

享祀至今垂不朽焉予讀史至此而嘆曰嗚呼謂人心有忠義耶河北二十四郡望風奔降不獨范陽謂忠義盡泯于人心耶顏杲卿真卿及張許尚矣即張介然崔無詖李愔盧奕蔣清賈賁輩死節勤王歷可指數又不獨一南霽雲也然猶可解者曰俗有厚薄教有端邪感有淺深若枳橘之受轉于地梟鳳之賦質于天萬不同矣而范陽人黨逆從叛如彼其舛南霽雲見危

北史代說

卷二

八

授命如此其貞其域而處者趨操何迥別哉吾聞山川社稷之秀篤生異人則霽雲蓋范陽之秀氣所獨結也忠魂義魄千古為昭而于以洗胡塵之穢贖范陽黨逆從叛之愆猶日月之于纖翳過之而悉化矣

沈氏弋說卷之三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裴度

沈氏弋說

卷三

一

武元衡之遭害以執政而斃于盜賊之手前此未有也其時裴晉公亦被擊刃三進而斷鞵傷首墜溝萬死一生者幸耳藩鎮王承宗李師道實爲此謀以緩蔡兵而朝議果欲罷度安二鎮反側仗憲宗之聲靈赫怒進討錢徽蕭俛李逢吉以餉億煩匱各請罷兵帝不聽也而度因得奮其忠憤俯伏流涕誓不與賊俱生已而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淮西盪定河北輯

寧承宗歛手削地師道駢首就擒功施爛然遇憲宗之明也蔡鄆既平土木煩興浚龍首池麟德承暉之殿並時歸起而度諫不從宵小擢用皇甫鏞程昇以錢穀之吏佞巧之姦俱同平章事而度耻與同列表求自退亦不省遇憲宗之惑也夫一憲宗耳前明後惑如霄壤焉况穆敬文哉度纂述蔡鄆用兵機畧獻之請內印付史官非歸美于上也亦非慮上之徂平而以凶危

沈氏弋說

卷三

二

竦也蓋人臣挾不賞之功明主嘉之則爲忠勤譏夫構之卽爲罪戾度欲絕萋菲之端不得已而昭然出自上裁光諸史冊使讒口無間可乘則身安而朝廷獲安天下舉安史譏其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非知度者矣度之心寧死賊而不死讒午橋臺榭綠野池堂龍驤夔屈任運卷舒亦如魏公子無忌之飲酒近婦人真是求死不得而昧者作功成身退觀似痴人前說夢矣

度之言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皆無聊之極。而苦詞自鳴。若視爲了達之語。又謬甚矣。度歷四朝而薨。將憲宗所賜玉帶表還之。憂讒畏譏。孰有如裴晉公者哉。而帝索遺奏得半藁。以儲嗣爲請。生死語默之際。遲迴婉轉。苦心極矣。度威望德業。方郭汾陽而遭時不偶。未究其用。天下多故。則羣小束手。人主委心。而惟度言之。是聽強藩授首。則羣小盈朝。人

沈氏說

卷三

三

主疎斥而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詩所云燕爾新婚。以我禦窮。非歟。雖然。當藩鎮跋扈而無度。是無唐矣。劉昫謂周衰而仲尼有微管之嘆。以美裴度。豈溢詞也哉。

黃聖孩先生評○俱有識之言

沈無回先生評○操心慮患無如裴晉公之危且深者。當時所值事勢萬分難處。勿宰論世而原其心。發古今人未發之蘊。真晉公知己也。

劉蕡

夫以蕡之才且賢而淪落下第。彼中選者何人耶。遂令裴休杜牧崔慎由等一榜無色。而李郃更自赧其顏。厚欲讓所授職。河南府叅軍以旌蕡。則直道豈泯于人心哉。然當時裴度韋處厚實擯之。復抑諫官不令伸蕡。二人俱長者。豈蔽賢耶。蕡對策力詆宦官似也。而指斥乘輿譽美宰相裴韋遠嫌。而不敢當。故擯之。自愛亦所以

沈氏說

卷三

四

愛蕡也。凡進言必以其漸驟。則必不能得。賈生立談之間。爲人痛哭流涕。欲漢文盡去絳灌。是以有長沙之謫。見郊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灸。亦太早計矣。所謂娶新婦者。入門而覩寵。卽以爲言其說誠是也。不失之躁哉。蕡策實類是。宋胡寅以爲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未之深思耳。假令裴韋置蕡高第。而文宗動附權之疑。寺人乘間交構。目其爲黨。蕡不死且竄矣。裴韋且

惴惴乎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愛黃亦所以自愛也唐門生舉主之誼最篤終身北面事之子孫相恤名曰世講崔羣知貢舉歸其妻勸之求田羣曰吾有美庄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也高才如劉蕡田之最良者裴晉公不收爲美庄而怡情于綠野堂非獲已也

長卿再弋○宋室君相最爲憐才一榜盡賜及第以張文定故制科不用詩賦以富鄭公故試

沈氏北說

卷三

五

期改于來月以蘇文定故惜黃生不逢辰耳卓去病先生評○後世指斥乘輿則無罪一言及宰相則立貶斥矣劉蕡譽美宰相亦非士人之體下第人好自標榜從古已然兼之李邵輩更以推讓立名故黃聲價益高耳

李德裕

又饒唐之賢相也初以朋黨觀察浙西變機巫之俗停脂益糶之貢止周息元之迎上丹扈六箴雖爲李逢吉所謗而正氣凜如矣再以朋黨徙劍南西川完殘奮怯各有條次築仗義禦侮柔遠三城以遙控土番痛抑浮屠以矯蜀俗雖爲李宗閔所嫉而壯猷魁然矣當時文饒所最隙者牛僧孺然自議維州悉怛謀而外皆私怨

沈氏北說

卷三

六

也僧孺與宗閔以對策譏李吉甫爲文饒者以公論付之天下可也而怨其所不必怨身名幾危愚甚矣人卽遷怒未有怒人而遷及其壻與其壻之薦主者文饒自與宗閔有隙于其壻蘇巢何涉而傾之并傾掌貢舉錢徽貶江州刺史而鄭朗裴謨亦遭池魚城火之殃伎倆不已極乎又惡白居易而沮其入相薦白敏中反受其毒客死崖州寥寥于怨德之際未有惑溺如文

饒者也。文饒佐武宗通點。晏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料敵如指掌。相業爛焉已。而慮主窮黷。以兵為戒。豈僧儒輩所及哉。即其父吉甫亦莫及也。然吉甫于陸敬輿。能不計小嫌。于裴垣。能曲從其薦。疏又豈文饒所及哉。文饒出鎮淮南。入相廊廟。一如其父之年。皆以任子起家。不由科目。而度量坦窄。懸矣。維川之議諸君子。辯之已詳。予不贅也。

沈氏弋說

卷三

七

杜黃裳

李師古跋扈。憚黃裳以錢數千。繩瓊車一乘。遺之。俄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纒。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還報師古心折。邪謀遂寢。夫苞苴不入。夷惠之室。師古以賄賂嘗黃裳。其有所試乎。御史劾黃裳納邪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之有驗。帝念功不問。然則黃裳非無怨之人。而師古窺之熟矣。黃裳薦高崇文于

沈氏弋說

卷三

八

德宗竟藉其力。討平劉闢。受賂與否。祇關一已之清濁。若師古則曾無生平稍染指焉。跋扈之姦。莫能制也。禍且移諸國矣。或曰黃裳即廉靖師。古何所憚。而不敢發乎。予曰黃裳非廉而無為者也。郭子儀曾辟之幕府。子儀入朝。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而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真。懷光流汗服罪。仍以子儀令。易置諸悍將。衆無敢亂。後入相。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

中興之業。亘元和無偶矣。師古安得不憚。且嘗
乎。若伴食庸才。卽目索餽。遺于邊帥。不屑畀也。
故從古。惟權相能薈羶天下。賢相與凡相。其門
皆羅雀。莫辨若賢相而介清濁間者。必不得已。
如杜黃裳。故事寧受高崇文之賂。勿貪李師古
之餌。若道其常。則馬服而後求良。清白乃相臣
之第一義也。相臣而墨。則百執事皆墨。相臣而
墨。則相臣之舉動。皆掣肘而不得自由。楊綰以
此說。傳道學定駭。

沈氏弋說

卷三

九

廉貞入相。而崔中丞池館臺榭。卽日潛毀。郭令
公減坐中聲樂之半。黎京兆驟損騶御。止留十
騎。則信乎清白乃相臣之第一義也。
卓去病先生評。○黃裳非廉而無爲者。故師古
憚之。此言破的矣。薦高崇文成討平劉闢之大
功。則兩人已稱相知。卽受其餽遺。亦交際之常
似與受賂庇奸者不同。

柳泌

唐憲宗以柳泌爲台州刺史。令採藥天台山。廷
臣爭之以爲方士。臨民非體也。上遽曰。煩一州
之力。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惜焉。廷臣無以應。
夫人主惑溺已甚。而以方士不可臨民之說。進
祇迂濶而無味。且漢武不以女妻方士。乎何況
刺史。當時廷臣而諷之以天台之靈草。洵有之
不必以刺史往也。彼將曰。吾寵異之。卽二千石
不恤也。告之以堯舜之壽。並踰百齡。未嘗事吐
納之術。餌丹砂之藥也。彼將曰。上古淳龐人享
遐算。晚近世而欲延年。不得不修煉也。曉之以
公孫卿。徐市。稱黃帝不死。而橋山之塚。胡壘壘
也。彼將曰。黃帝乘飛龍上天。羣臣思慕。以衣冠
葬也。詰之以秦皇帝使徐福入海求神僊。竟安
在也。彼將曰。徐福已仙去。而大海蒼澗。不如天
台可遙制也。證之以先朝文成。五利之誕。本朝

沈氏弋說

卷三

十

太宗採藥于天竺。高宗採藥于烏茶而訖無成效也。彼將曰：任非其人，不如吾柳泌之奇也。啓之以怡神養性，慎與居節嗜慾，何必天台也。彼將曰：劉晨阮肇採藥茲山，羽化登仙，安見石梁琪草玉洞桃花不可復攀擷也。破之以皇甫鑄之奸薦泌為刺史，不過以天台係浙閩輿區舟車要津，南蠻珠玉犀象玩好之所取道，而因之以飽其谿壑之欲也。彼將曰：能令人主壽考，卽

沈氏弋說

卷三

十一

殫殘一州之膏血以酬功，朕豈有愛也。若然則百說而百不入矣。予有說于此，古來服金石而暴崩者頗多，然長生又實有是理，未敢遽謂其誑。鑄之所薦，卽令鑄試其藥，藥效以此償勞，而人主徐服焉，藥不效以此懲慝，而人主可免于患。望陛下為宗廟社稷生靈自珍，勿候投以貽後悔，以此說進，未必不入。此與東方朔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藥亦不驗之言，更為直截痛

快而廷臣未之知也。竟致金丹毒作，躁怒轉甚，捶撻闖奴禍發于中和殿，而方士之罪不可勝誅惜哉。

長卿再弋。○按史泌採藥不得逃之深山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起居舍人裴潏亦作此說，貶為江陵令，然未若予說之婉也。

沈氏弋說

卷三

十一

盧懷慎鄭綮
惟天下之大豪傑嘗藏于庸眾之中以自晦而
不易識唐之盧懷慎鄭綮其人已懷慎當時所
與共事者姚崇也以崇之賢襄太平懷慎更不
必多事以自擾但受成而有餘此與子皮服善
于子產曹參遵約于蕭何奚異而世乃以伴食
稱宋司馬君實取其度之休容謂得相體有旨
哉考之史懷慎在相位久家無擔石疾革遺言
沈氏弋說 卷三 十三

以歇後鄭五忽之亦鄭五先自忽而他人從而
忽之非定評也且所作歇後語以刺譏時事非
孟浪語也若他人不因之賈禍哉而鄭五反見
忽于世更自難及予觀盧鄭兩賢相之事而人
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卓去病先生評○夫人偶作一二快語傳播世
間聞者不原其心其心亦遂不白古來賢哲受
枉者多矣鄭綮金龜子曾湔洗之與幼宰同盧
沈氏弋說 卷三 十四

念明皇之倦勤薦宋璟諸賢以自代豈伴食者
乎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
方且門生其天子何況宰相非厚賂刑餘無途
以進綮之得相驚其非望而固辭未幾致政而
去進退何光明也綮刺廬州值黃巢之亂州人
震恐綮移檄而巢兵引還廬不血刃去官之日
囊錢千緡藏州庫不取後他盜起所在劫掠終
不敢犯此錢其品望作用有大過人者當時特

韓熙載

李穀與熙載相善。熙載奔江南。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各言所志。熙載曰：江南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後周師南征。命穀為將。以下淮南。而熙載竟不得大用。其言一驗。一不驗。識者惜之。予曰：非也。熙載之不得大用。乃熙載自不欲用世。而非世棄之也。彼居恒多置女僕。晝夜歌舞。

沈氏弋說

卷三

十五

語人曰：吾為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嘗虎視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觀此。則熙載頗有自知之明。何以誇示于李穀。而欺知已耶。南唐與周為敵國。大丈夫擇主而事。雖父子兄弟。立交戟之下。不得不各為其主。况友生乎。熙載不自揣而大言。欲以壯江南之色。落中原之膽。正其可嘉處也。而胡寅輩持論之隘。烏足以知之。

歐陽脩

禮以人情為田。情所不安處。即非禮也。廬陵歐陽氏濮議舉朝非之。天下後世非之。而予獨以為是何也。仁宗育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宗實于宮中。以嗣大位。是為英宗。英宗立。欲尊崇濮安懿王。曰：皇考。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僊遊縣君任氏。並稱后。朝議沸騰。司馬光奮筆以為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而不名。

沈氏弋說

卷三

十六

學士王珪據光手藁上奏。范鎮范純仁呂誨呂大防傳堯俞咸主光說。而歐陽脩以為非。是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惟韓琦與脩見相合。蔣之奇亦以脩議為是。英宗竟從脩議。至今論脩者。以為全璧之瑕。而當時脩所以折光者。就英宗論。不就仁宗論也。就英宗論。則子無伯父之理。就仁宗論。則兄亦無子弟之法。禮為人後者。不得私其親。指姪之繼叔伯者。

言非爲兄弟設也。仁與英實天顯之戚，而可以人後律乎。指三年之服，言非爲謚號設也。英與仁既無三年之服，而所生之父安得棄置不尊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假令英宗祫享于廟，而濮安懿猶仍王爵，安乎。不安乎。光又引漢宣帝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爲英宗，諷然漢二事與宋迥殊，病已爲武帝曾孫視弗陵，則叔祖也。衛太子史皇孫例不得

沈氏弋說

卷三

十七

尊之爲考。此宜帝之得也。光武崛起宗藩，非入繼大統者比。于孺子嬰淮陽王，何與而不追尊南頓君是光武之失也。君實引喻舛錯，特以平時品望冠絕，能抗至尊，舉朝吠聲而不顧其心之安噫，亦無識甚矣。宋臣最有識者韓魏公一人，而魏公不以修議爲非，後世儒者反以光議爲是。衆喙紛紛，謂夏中康繼太康，局繼不降，皆兄弟也。商外丙繼太丁，中壬繼外丙，太庚繼沃

丁雍已繼小甲，太戊繼雍已，外壬繼中丁，河亶甲繼外壬，沃甲繼祖辛，盤庚繼陽甲，小辛繼盤庚，小乙繼小辛，祖甲繼祖庚，庚丁繼廩辛，皆兄弟也。周辟方繼共，王瑜繼匡，王皆兄弟也。昭穆其穆未聞，私小宗以紊大宗，則英廟安得私濮安懿王而不爲仁廟地乎。予曰：此說更爲無識。漢文帝之于孝惠，亦兄弟終第及者，而高祖則無事于追尊也。三代猶是矣。君實篤信而不

沈氏弋說

卷三

十八

好學誤世，非淺而後之人，輾轉相誤，貽歐陽文忠以阿主之誚。夫韓魏公亦豈阿主者哉。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予曰：親疑亦惟厚耳。况濮安懿王斷當稱考，以情以禮，胥無可疑，而執迷不悟，終以司馬氏爲據，非其人不學無術，卽天資悖戾而無父也。予有感于今之聚訟者，而以濮議醒之。

卓去病先生評：○濮議永叔不錯，勿宰辨折極

是獨承叔不讀儀禮偶見之子弟書院中遽爾引用遂為溫公所駁故其議不伸耳溫公曰禮須指事立文使人易曉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溫公之說是也

沈氏六說

卷三

十九

張齊賢

齊賢為布衣時儻孤貧落魄嘗舍道上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欲就諸丈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何不可顧吾輩麓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杯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侰肩以指

沈氏七說

卷三

二十

分為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錯愕歎曰真宰相器也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後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壽七十二薨夫世之以墨敗者皆盜也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今之墨宦垂橐而歸供子孫裘馬之費者十

之六七最上散之。緇流羽徒最下散之。樗蒲紛
黛而燈窓寒。士有賴以舉火者。否是反不如盜
也。齊賢見盜而不怖。受盜酒肉金帛而不以爲
諱。膽畧已加人一等矣。相業爛然。豈偶也哉。漢
之王章。涕泣牛衣。何鄙也。其不善處貧者乎。
卓去病先生評○齊賢與盜飲一事。誠亦足取
然。何至負其金帛而返。不太無節乎。予以爲齊
賢落魄諸生。糊口無資。借貸不可。綠林豪舉。聊
沈氏弋說 卷三 廿一

復爲之。非可深論。要之富人之行。不如盜賊。不
獨今日然矣。

寇準

宋氏之禍。成于靖康。而含垢忍耻。實釀于澶淵。
之役。所謂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誠有如王欽若
所云者。特自欽若發之。不免爲讒準而言。固不
以人廢也。方契丹犯邊。羽書旁午。廷議有幸金
陵。幸成都之說。準力排之。頗有大臣風力。而欲
鸞輿親征。則藝威甚矣。激大尉高瓊。助已麾衛
士進輦。迫帝渡河。愈傷體矣。從來人主而在行。

沈氏弋說

卷三

廿二

則臣下咎有所諉。功無所俸。未有得志焉者。漢
高帝挾謀雲武。雨之雄。猶以三十萬衆困于平
城。此前車之鑒也。周宣王自將伐淮北之夷。有
方叔召虎尹吉甫輩在假。自將之名。以震驚醜
虜。則可。而澶淵之役。屈萬乘之尊。實試之于摧
陷。殆哉。岌岌乎孤注也。輕于一擲。玄黃之血。勝
負固未可知。脫有不測。準何以謝真宗哉。準初
欲邀其稱臣。且獻幽州地。而曹利用自契丹還。

言契丹欲得關南地竟定和議而還歲奉銀三十萬果爾則命將遣帥儘足了此驚與親征益無謂矣况和者調停之名也南朝為兄北朝為弟未有弟無所獻而兄歲歲以金縉賂者賈生有云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堂堂天室使其主蒙僂至此不以為愧而反矜其功準之不學無術奚責耶而後世儒者率以此多準為有安邊固圉之勲嗚呼使

沈氏代說

卷三

廿三

此議而發自秦檜且羣起罪之矣而檜之和議未必不本于是則準實作之俑也真宗醜城下之盟居常快快不樂王欽若以封禪天書之說進為之釋漸則準之貽害遠也當時有賢將如曹瑋而不薦知天雄軍獨以薦王欽若曰智將不如福將欽若福祿未艾可使往守即浮大白趣行曰上馬杯已而欽若修齋誦經為世所笑夫欽若之品準所習知也如嫉其姦而使之則

宗社重寄非以供人臣雪憤之具如真以為福厚而使之則澶淵之故智亦不過欲仗福于人主謂天若祚宋必無他虞而實非有灼見老謀足以制契丹之死命也時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王且馳還權留守事且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且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噫亦危矣哉當時廷臣袖手結舌帝特準以無恐而勉從其策故

沈氏代說

卷三

廿四

議歲幣時帝曰必不得已即百萬亦可則真宗已膽落矣今有封君之家密邇于大盜歲苦侵掠其親隣勸之徙又一人曰徙則有所費不如金帛獻之歲以為常乃可免也于是偕居停于屋外而面納款焉盜聽而去其一人沾沾自喜澶淵之役何以異此或曰時事孔棘為準計則知之何予曰曹彬臨終薦二子于真宗材器皆堪為將然璨不如瑋後瑋上言趙保吉二十年

爲中國患今其子德明初立假臣精兵出其不
意擒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不用
瑋知秦州大破吐蕃于伏羌若以奇用兵所向
克捷大率類此蓋不負彬所舉者真將種也何
有于契丹哉卽不然陽予以關南之地而歲省
三十萬緡爲養兵之費二三年間乘其不備一
大創之亦長策也準不出此而爲是損國體傷
皇威之舉反矜功焉有是哉虜之退也非真宗

沈氏說

卷三

廿五

之力而三十萬緡之力也有三十萬卽驚輿高
拱不出契丹亦還無三十萬卽驚輿蒙塵累年
契丹亦必不去然則真宗非孤注傍有三十萬
緡附之而寇準佯輸以授契丹者也予戲爲之
說以諷後之籌國者無爲寇公所爲以貽史冊
之玷

長卿再弋○太平興國五年契丹入犯雄州太
宗下詔親征行次大名而戎王遁矣御製詩賜

行在諸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
高之句則萊公實有所助非臆狃者然不聞太
宗以三十萬賂虜而退之也大抵後人翻前局
斯爲制敵之奇猷襲已事敵且笑而玩之若援
太宗之親征爲萊公解毫釐而千里矣
黃聖孩先生評○宋勢本弱寇公勸帝親行以
壯國威其料虜自有成策于胸中而真宗非其
人竟以和議草結此局非公志也

沈氏說

卷三

廿六

徐楚白先生評○非三十萬不可則與百萬何
異豈真宗一行僅省七十萬耶宋室衰弱實基
于此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繼體之主多是守文敵
人以此相嘗本國亦以此自弱謀國者多爲寇
公之謀亦先聲摧陷法也譬之富家翁新死其
子必與人成訟一番根脚方立至其稱第過許
寇公本心實不其然

杜衍

衍浙之山陰人也其立朝大節如引燭焚詔等不可縷數一時朝紳相與曰杜衍如是莫非不是浙人否衍嘗戒門生曰此輩輕吾黨如是願自策勵一雪此言也由斯以觀浙人從來見輕而我國家偏得浙人之助劉誠意公基借前箸而居帷幄則留侯子房之儔也王文成公守仁擒逆藩以靖疆場則條侯亞夫之匹也吾鄉

沈氏弋說

卷三

廿七

于忠肅公謙當土木之變排遷主戰誓不為城下之盟卒折虜謀而鑾輿復辟社稷又安以識以瞻蓋開闢所僅見者使公而生于晉室應無懷愍之羞與于宋朝定返徽欽之轍此亦足洗千古之耳食惜杜祁公不及見耳劉乃浙之青田人王乃浙之餘姚人于乃浙之錢塘人太倉王元美先生有三大功臣傳垂于世

王旦

旦寢疾遺命削髮披緇以殮曰我生平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此即史魚尸諫意也宋真宗天書與漢武帝神僊不同武帝實欲長生不死惑溺方士真宗為寇準所誤受辱澶淵悔之無及而以天書自掩乃明知而明蹈情却可原夫人匿而不吾予者情也君子重拂人情君父以至情告我而猾猾然許之以為各非厚道也

沈氏弋說

卷三

廿八

若云受美珠而從諛焉且豈其人哉且性儉朴不御綺錦帝欲新其居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天書之事以君故蒙惡聲而不恤且真不可及也旦立朝侃侃如不賀飛蝗是其直也不誅宮禁失火者是其恕也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自來取是其識也寇準毀已而反薦之不使知焉是其度也邵張師德之請謁是其介也內臣劉承規忠謹得幸將死求為節度使帝

強之而不允是其執也沮王欽若之進用燭丁謂之姦于未敗是其遠見也論薛奎以東南民力之竭諷張士遜以朝廷權利之密是其勤恤也解張旻之兵柄使反側自安是其幹濟也論人取其大節以天書律王旦所謂觀過知仁者歟旦家居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且惟啖飯問何不噉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處家人尚然况人主乎故天書之事且以爲無關社稷安危之計而遷就焉者也若他人不免爲容悅矣

沈氏弋說

卷三

廿九

卓去病先生評○美珠之事人以從諛訾且予心竊不然而未有說以勝之今讀幼宰夫人匿而不吾予者情也數語爲之快然

孫明復

明復宋大儒也以春秋教授學者于泰山下行復修謹朝廷召見其初竊謁范仲淹于睢陽贈錢一千來年復謁又贈一千范觀其辭氣非乞容而軋軋道途怪之孫生成然以母甘旨不具日得百錢足矣仲淹時掌學補爲學職月得三千錢孫生遂安意讀書晝夜勉學蔚然以大儒稱已而年五十白首憔悴李迪守兗見之高

沈氏弋說

卷三

三十

其道德擇爲快婿其女甘淡薄事明復盡禮夫范仲淹李迪並宰相之賢者憐才雅意千古所希觀而孫明復何厚幸也士布衣藿食其貧易安柰高堂有垂白之親何此明復之不得已也而遇范仲淹則宰相門艷質奉箕帚于山谷衰老之措大不安其室又柰何而明復遇李迪之女則尤幸今之士大夫方外緇流捐其半菽騷壇墨客拔其一毛本以祈福市名卽自謂賢于

財虜而螢窓寒士不獲邀絲粟之微潤視文正何如哉甚則王滿聯姻大駭隱侯之聽亦未見有高誼如李迪者予偶觸孫明復之遺事而不覺忻慕夫古人也

沈氏式說

卷三

卅一

韓琦

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而予謂魏公所得力者在識不專在膽也元昊父子以叛孽之餘而陷靈州陷清遠割銀綏而破西涼僭號改元大傷中國之體議者猶怯懦重發雖范仲淹亦主此說而公獨慨然倡議征之所謂膽也既而逆其請和之詐密令任福自懷遠趨德勝據險設伏以截其後所謂識

沈氏式說

卷三

卅二

也特福違琦節制以取敗耳建儲之事范鎮非不激切然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而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談笑而定之識與膽合者也仁宗晏駕親王允弼有無將之心不臣之語琦叱下之英宗嗣位率得暴疾出言狂亂琦投杖直趨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戒左右惟某某見外人無知者復就位哭如故已而捧藥以進俯而懇告或跪于榻上或拜于牀

下皆大器自重者之所不屑亦避嫌者之所不爲也非識膽交擅何能若是琦勸太后還政察其意已回亟令鸞儀司捲簾撤坐以杜女主干政之禍出空頭敕一道填之謫任守忠于蘄州卽日押行以防姦人竊發之變駐節延安元昊夜遣刺客挾匕首于帳前琦已就枕曰可取予首去其人不忍索金帶而去俄有守陴李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竟置不問以全國威以銷賊計

沈氏弋說

卷三

十一

諸如此類非獨膽氣雄豪有挾山超海之勢亦識見透徹洞成敗于指掌間也神宗謂文潞公膽大而琦不之許許唐裴度又不蓋許可度而惟師服本朝王曾曾之膽與識亦宋代絕少而以山陵計去丁謂宋代諸君子膠柱者所決不肯爲也蓋天之極淫譴惡每以後之冤獄償其初之漏網而腐儒不曰必當其辜則曰其心不服夫小人密于彌逢間固未易乘也俟有間可

乘而國已受毒深矣世之君子寧負小人無寧負國卽膽與識不逮兩君子而以兩君子深沉不露之機出小人之不備亦足以剪城社之姦而傾其黨斯大臣之術也

卓去病先生評○靈州一事至今論者以韓范互有得失予謂此在韓公未嘗失也卽欲持重固守亦須稍創之而後可倘當時任福不違節制戰勝有功虜必大創虜懼而惟吾所欲爲矣

沈氏弋說

卷三

十四

范公不思協力而壹意以安靜爲得計殊無遠識此實輸韓公一籌也

韓琦 其二

魏公不第有膽有識。且有度。史稱其不分善惡。黑白有大臣休休之風。一時聞望之儔。彼皆吞而吐之。其議西事也。與范希文不合。范拂衣徑去。琦把住其手。溫言下之。范氣頓平。則范在琦範圍中矣。其捲簾撤座也。不及關報。樞密與富彥國大相抵牾。富致政居洛。每歲生辰。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以終其身。富皆辭疾。

沈氏大說

卷三

卅五

不答則富在琦包容中矣。琦初以高科滯筦庫。才位似不相當。而琦處之恬然。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皆非無度者所能也。他人于小人欺已處。必露其鋒穎。以與之角。魏公獨否。故不犯羣邪之所忌。而斥逐免焉。浩乎如滄溟之納百谷。何所不翕受也。至如吏碎玉蓋而不之罪。侍兵持燭焚鬚而不之校。猶其細者。已當時物論絕不以經綸相許。有謂其遂非者。即浮

譽之。祇云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淺之乎。測魏公哉。亦魏公之度。自難測耳。公之第也。太史奏五色雲見。及薨于相州園中。櫪馬皆鳴。有星隕山頽。水稼之異。其徵應如是。安可以尋常測哉。

沈氏大說

卷三

卅六

張方平

宋臣之主和者不止安道一人。然皆異軟怯懦者流也。惟安道所見與諸人異。其策西夏也。因郊赦引咎。開其自新之路。而元昊稱臣。兵不血刃。其策北虜也。詰兩府云。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胥不能答。神宗以問方平。方平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纔一勝耳。朝議遂不敢主戰。由此觀之。張安道非異

沈氏弋說

卷三

冊七

軟怯懦。畏敵而寢兵者也。揣知中國之力量。不足以制契丹。而將帥中又無如張齊賢者。故以不戢自焚之說為本朝藏拙非定論也。南渡則不然。劉錡有順昌之捷。韓世忠有金山之捷。岳飛有廣德鄆城朱仙鎮之捷。虞允文有采石之捷。宗澤有東京之捷。翟進有西京之捷。徐徽言有晉寧之捷。趙立有淮陰之捷。張榮有興化之捷。吳玠有仙人關和尚原之捷。吳玠有扶風之捷。

捷楊沂中有藕塘之捷。王德用有宿州之捷。使張方平而處此恢復之計。當不在李綱宗澤下矣。後之君子毋藉口方平而踵和議之故智也。

沈氏弋說

卷三

冊八

王安石

古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予謂方命圮族乃史臣于鯀殛之後附會帝語以神其先見蚤識帝實無此語也帝若有此語豈曲徇四岳之薦而以天下戲哉鯀與舜同受岳薦同見試于帝一效一不效耳漢武帝號知人而上官桀亦受遺詔輔孤孝昭十四乃能辨其詐由斯以觀則知人不論年歲老少亦不由書史研究不由師

沈氏尤說

卷三

卅九

友講明別有一段聰明機警從母腹中帶來故有彼此君子而各不相知者張齊賢李沆司馬光蘇軾呂夷簡王曾是也有彼此小人而各不相知者范雎須賈魏齊是也有小人而反能知君子者婁師德之于狄仁傑是也有君子而反不能知小人者寇準之于丁謂是也方安石未相時文彥博歐陽修韓維富弼呂公著等無不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惟韓琦對英宗之問

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吳奎亦謂其護非自用所為迂濶呂誨發安石之姦于未露其他劉琦錢顛鄭俠輩皆新法既行始力爭罷竄者也知人洵不易哉乃安石尤其難知中庸所謂無忌憚之小人其心原不期誤國特執拗太過如釋門之魔彼亦願成佛作祖而竟墮惡道惜哉故士之處心宜虛觀人者無衡鑒自命而謬操月旦可也

沈氏尤說

卷三

四十

卓去病先生評○功業成就自是韓范一流人然當時執意見任意興者不特介甫即溫公二蘇亦然溫公執意見二蘇任意興者也二蘇中子由為優徐楚白先生評○君實過于株守安石過于更張惟蘇子瞻壹意安靜而又不畏首畏尾惜乎不究其用

王安石 其二

新法止而復行安石罷而復起蓋由其說深中
人主之欲人主銳意富強而委心聽之故廷臣
雖百喙以爭不勝也欽宗用楊時言革其配享
高宗從趙鼎說削其王封後世論定比于商鞅
之禍秦而以予較之鞅之法行于秦必霸安石
之法行于宋必亡鞅工于謀國拙于謀身安石
則無一可者何也宋非秦比也秦人尚氣輕生

沈氏弋說

卷三

四十一

銳于公戰無衣小戎之詩自昔然矣故鞅以勇
敢倡而國強宋承平日久積弱非一朝夕而驟
以保甲保馬等法繩之民毀指剝面以圖倖免
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秦俗織沓其財灌輸于六
國故鞅開阡陌刑棄灰而國富宋合天下為家
而猥以青苗市易等法剝之譬一家中使子孫
乞丐糊口而父母擁紅朽以自潤也安石知明
州鄞縣時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

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

便之熙寧執政欲遍布其法于天下而廢格不
行其心恚憤加以議法之眾與之齟齬遂膠固
而不轉然推其心原無意于誤國實自奇其經
濟鑿鑿可試諸施行以為非常之原凡夫所懼
仲尼國僑尚不能弭謗況下焉者乎此安石意
也而特其時勢謬戾不協人情土俗之宜不參
有識者之謀議安石雖真儒自命乎猶之一學

沈氏弋說

卷三

四十二

寃焉耳當時後世共詆安石為賢智之過而予
以為愚不肖極矣惟下愚故不移也安石之僻
諸君子實激成之非其本體即如制科之條易
詩賦為經義舉朝不以為怪安石暮年乃覺其
失曰本欲變學寃為秀才不意變秀才為學寃
觀此則安石之肆毒亦諸君子不善調停之過
也熙寧間朝議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安石
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此與秦

謹之摩堯堅何異嗚呼安石之學術遠過于鞅
功效百不逮鞅而令人側目重足均焉有志經
世者慎矣哉慎矣哉

沈氏弋說

卷三

四十一

司馬光

荆公有言自議新法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布也
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
或出或入者耳夫曾布弗論矣光與安石交最
厚安石未用光極力薦之新法既行光極力詆
之夫薦之者不過謂其人學可經世而後復詆
其所行之政則向之預卜而許可者不知其何
所指也孔明跽足之業素定于草廬豈安石冬

沈氏弋說

卷三

四十二

不爐夏不扇垢不盥漱忘寢食以白首于學而
光不測其所藏者韓琦見安石答楊枕書即盡
窺其心術而光與安石處有年習知其性行矣
執拗如是可使居相位乎人固未易知然未有
輕信如光者也光之長厚質直鎮浮誇則有餘
而欲壓倒安石陰折其無忌憚之心則不足安
石智辯踰人遇芻靈木偶之君則苦無所試而
遇好大喜功之神宗如魚得水光但知排擊安

石而無術以動神宗神宗謂光物望所歸輿情所屬參用之以佐治而原非真臭味也彼所酷喜而深信者安石而已且安石有所短亦有所長勇于立異銳于變常自是非人其所短也憤宋室之傾頽壹意富強胃衆怨而不恤其所長也光但見其所短不見其所長則向之預卜而許可者不知其何所指也逮新法罷矣并顧役法亦罷光之有成心也秦之長城隋之渠河萬

沈氏代說

卷三

四十五

世利焉漢唐始祖未嘗廢之光何所見之隘新法罷而光恬無遠慮使姦人進紹述之說罷而復興譬病者受禍于庸醫但聞天雄烏喙之害而亦不見有參朮之良藥可起沉疴于旦夕者他日疾作庸醫不旋踵至矣光之代安石也亦然畢仲游曾遺書箴之光不悟也新法罷而復行豈盡安石罪哉邵雍謂君實九分人以予衡之其所少一分或在此耳

長卿再弋○元祐諸臣惟君實名最盛雖婦人女子亦知司馬相公以致石工安民覩其姓名而涕泣不肯鑄碑恐得罪清議然按其爲人一味慙直絕無沽名干譽之態亦不甚有大過人處何以舉世吠影而羶附之有說焉當時洛下耆英社君實最年少則文潞公富鄭公諸君子抽揚之力居多蓋賢豪先達極肯獎借後人有五六分好處說做十分君實得力在此蘇長公

沈氏代說

卷三

四十六

云君實忠厚有餘才智不足此論最確蘇與之交厚稔知其深非長公不能爲此語也

范純仁

純仁罷相歸程伊川責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為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為又不言純仁又謝罪連責數事純仁皆謝罪他日伊川偶見純仁劄子一篋凡所責其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似得老氏之術者但不與伊川辯一詞惟謝罪耳其度量超越豈艾仲淹所能及哉仲淹與韓魏公論西夏用兵事意趣相左便拂衣徑去魏公挽手留之溫言慰解方不失和氣則仲淹在魏公包容中而伊川亦在純仁範圍中慙與異大有分矣議差役則以素所嚴憚之司馬光又感其薦拔者而爭之必力不為隨也議貶竄則以素所崖異之呂大防又遭其排斥者而救之甚銳不為擠也蘇子由稱其為佛地位中人而徽宗遣醫藥問安願一識其面為快其忠信之所孚格洵非艾仲淹所能及也

石介

史評曰黨論始倡蔡襄賢不肖詩激之也黨論再興石介一夔一契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歐陽修邪正論激之也天下事不可過激仲尼所謂疾之已甚亂也而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韓范兩君子策其必壞其師亦云子禍從此始矣既而夏竦修怨使女奴陰習介書撰廢立詔誣介奏記于富弼將行伊霍之事竦銜介實甚且欲傾弼因言介未嘗死弼陰使人契丹協謀弼為內應詔下兗州核介死虛實微杜衍龔鼎臣以百口保之介之遺禍且延于弼矣後又流言介說虜不從更為弼往登萊結金欲作亂請發棺驗視詔復下監司體量呂居簡白中使曰儻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將柰何且喪葬必須眾乃濟苟眾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以奏可矣帝始釋然由是觀之弼之為弼殆矣哉向令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3

夏竦黨援奉詔勘治則弼夷族之慘在反手間所株連之冤獄又不止一弼矣蓋快心之語嘗倪覆宗之禍死者而有知乎聖德詩應悔于泉下未可知也後夏悚死仁宗惑吳奎言命闕官去悚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動人主之疑等耳豈其報耶而石介以言譏禍後之君子可爲炯鑒弼年八十書屏自箴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其猶寒心于夏竦乎噫若韓魏公

沈氏弋說

卷三

四九

免矣

宋徽宗

佛老之教與儒術並傳士大夫素患難者每用爲消愁擯痛之物怡性葆壽之資而獨不宜于人主人主而佞佛則身弑國亡梁武帝之覆轍不遠也人主而信老則身危國削宋徽宗之往事可懲也非佛老之能悞國而崇尚佛老者種種釁萌總乘其一念之蔽而入故當時徽宗所以致亡者不一聽蔡京言追貶元祐諸臣書而

沈氏弋說

卷三

五一

刊之石爲黨籍碑一蔽也朱勔領花石綱東南有小朝廷二蔽也作萬壽山治延福宮窮于土木三蔽也得志西羌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浮海通女直四蔽也收免夫錢收經制錢括田于京東西路五蔽也幸王黼蔡京之私第主婦上壽稚子牽衣褻損威重六蔽也而總從信老而起老氏之教以清淨慈儉爲本漢文帝嘗用以寧民矣徽宗不得其精而索諸經錄齋醮之末

幄坐于林靈素之旁。自號教主。道君皇帝。彼其
春春多事。可謂清淨乎。歛怨于天下。可謂慈乎。
徵求無厭。可謂儉乎。所謂名尊而實棄者也。在
徽宗惑溺已極。如長夜之不旦。眾小人各逞其
技。以蠱君志。陰長陽消。天變因而象之。于是有
狐升御榻。婦生鬚男。孕子之異。識者已知有夷
狄之患矣。方臘宋江張仙諸盜先見告也。天以
此儆徽宗。使懼而自修。而終不悛惜哉。吾聞之

沈氏弋說

卷三

五七

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而梁武帝餓死臺城。
其所謂奉佛教者。捨身戒殺之外。無奇焉。宜其
困也。徽宗亦復如是。彼蓋效天書妖妄而過焉。
者也。夫真宗忍辱澶淵。借此以愚夷狄。而徽宗
顧自愚哉。

張浚

論者以主和議為秦檜罪。以張魏公恢復之計
不遂為高宗罪。子曰。罪不專在檜與高宗也。浚
實無所遁罪焉。夫高宗所以任浚者重矣。三為
將而三敗績。恢復之計。何居富平之敗。拒吳玠
之言也。然當時李綱尚在。獨不可用乎。淮西之
叛。王德用素不相能。而浚故使之也。然當時
岳飛在營。乃聽其歸。終毋喪而不一留乎符離

沈氏弋說

卷三

五七

之潰。李顯忠邵宏淵素不相協。而浚又使之也。
然當時虞允文雖遠在川陝。而有賢聲。顧不能
舉以自助乎。剛狠憊伎之氣。不以尋諸仇讐。而
懷諫妬能。齷齪如也。三敗績皆其所自取也。古
有三戰而三北者。在曹沫孟明。視或可藉口于
勝負無常之說。而獨不可以恕張浚何也。浚先
有致敗之道。而又無壇上之劫。殺尸之封。以贖
也。故不可以恢復許也。況殺曲端。不以其罪心

情微暖有不可對人者乎嗟乎高宗于李綱令弗安其位于宗澤令賫志以歿于韓世忠無罪而罷于岳飛有功而戮夫非以主恢復不主和議故哉而魏公獨終始無恙其人概可想已予不欲使秦檜湯思退之徒偏蒙惡聲而漏網于張浚故特闡之朱晦翁爲浚撰狀晚頗悔其失實元儒揭傒斯亦極排之則信乎姦巧可以欺一時久未有不敗露者也

沈氏弋說

卷三

五

卓去病先生評○張德遠無尺寸功且一生專好與君子尋鬧諸公以其子爲南軒而曲庇之卽朱夫子不免護局可笑之甚

秦檜

夫高宗庸主也庸主而望以恢復猶統禩之子酒色是耽而方士以導引長生之說進也檜主和議則高宗快于厥心而已寵克因此檜之狡也其時兵弱財匱以南渡蕞爾之宇抗北虜百萬之師勢則不敵父兄毋妻囚繫虜庭卽欲瓦注之而不得若以之爲金注舍求和無策矣不出于和必出于戰省金繒之費以飽戰士效沛

沈氏弋說

卷三

五

公分羨之說背城而觸戰是亦一策而吾有以知高宗之必不能也虜之挾二帝去也辱中原而利之也索賂不得則無所利而安用二帝爲爲中原計寧受周幽被弑之禍而必不受晉懷愍青衣行酒之辱自古亡國之君皆自作孽不足憐也少康宣王赫然以中興稱則父子兄弟豈相及哉况虜而真欲剗刃于二帝也戰與和俱不能免戰則帝未必遽死和則每世無還期

矣。此惑一破。而所以制虜者。不綽有餘術乎。宋廷諸臣。儻明與虜約。二帝還日。輸金繒若干。否則惟所欲為耳。虜見我意堅計定。知留二帝之無利也。北轍無不南之理矣。不務出此。而和不成。其和戰不成。其戰猶謂宋有人哉。夫戰者將之職也。恢復者人臣之義也。李宗韓岳等忠義有餘。權變不足。所以致二帝終不返者。不知以棄為取之術也。豈獨檜之罪哉。檜者天實生之。

沈氏大說

卷三

五

以亡宋如語之于吳。不必贅論者也。

徐楚白先生評。○總恨宋勢積弱。皆當時將相一團腐氣。釀成非寬檜也。

岳飛

飛抱忠義兼文武。不專以用兵見長。其引藥枝曳柴。莫敖採樵。事于左氏。頗有所闕。至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絕無宋氣。直偏唐矣。高宗賜鄂王詔。二十餘章。褒美非常。如月三捷。以奏功。日百里。而關土者是也。而卒以金牌十二。召還羅織。莫須有之獄。斃諸囹圄。諺所謂狐埋而狐掘之也。飛之屯朱仙鎮也。復汴京在旦夕。

沈氏大說

卷三

五

而檜賊急于班師。一日而金牌至者十二。不已棘乎。說者曰。飛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也。即不然。如紹之誅卓。亦可也。束手就斃。不愚乎哉。予曰。檜有以料飛之必不爾也。果爾。則以苗劉之叛。按之。飛應無辭。而檜言益驗。必不得已。若田節度之謀。武元衡差可效耳。彼以亂賊而害忠良。此以忠良而鋤亂賊。公論既快。又無兵脇之迹。高宗庸愚而無特見。亦未必不

以爲快也。然已非純臣之道矣。惜乎施全輕試其鋒爲不了事。漢至今有遺憾焉。

長卿再弋。○是時江以北非宋有矣。飛乘金牌之召割據自雄。特取天下于金而非取天下于宋。立國金宋之間。依然奉正朔。不失臣節千載而下。誰則訾之。而古今人知此局者鮮矣。

卓去病先生評。○秦檜庸人當其死時。高宗尙云今日始免靴中着刃。况四廂兵驕橫日甚。見

沈氏弋說

卷三

五十一

于葉水心記甚詳。岳家軍差檢束耳。倘金牌拒召。則如幼宰所云。卽以苗劉法按之矣。故凡據臆而論。皆不知論世者也。

唐珏

漢之滅項。殘戮之屍尙以禮葬。固忠厚立國之道。亦萃風也。元主聽惑楊璉真伽之妖說。發南渡諸陵遺骸遍野。又將雜馬牛枯骼與陵骨合內浮圖中。築白塔。號曰鎮南。嗟乎夷之毒夏何甚。而天之禍宋何慘耶。珏傾家陰酒食諸惡少。酬之金帛。易以他骸。預造石函六。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爲識。而楊璉

沈氏弋說

卷三

五十二

真伽尙不知也。可謂義士。夫生爲帝后。歿不保其丘墓。反匹夫之不如矣。故曰死欲速朽。漢文帝治霸陵。皆用瓦器。有深意焉。惜景帝不善承之。竟羅椎埋之慘。吾偶感唐珏之事。而揭以爲厚葬者之戒。

宗澤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孟明視以焚舟鼓銳韓信以背水出奇用此道也豪傑之士立板蕩之朝事中庸之主羣小又交構其間亦當用此道以制其命而後國事惟吾之所欲為宗澤之失計在聽高宗之南渡而不力爭非惟不力爭又從而贊之也夫南渡偏安不過苟延旦夕斷無失墜而頓望以恢復譬主

沈氏弑說

卷三

五九

人遇盜而逃其臨時已怖畏不前盜去之後其家奴之桀黠者欲率亞旅荷戈以躡主人從乎哉南渡則其氣已奪其謀已弛無復焚舟背水之勢遂瓦解而不可復收即微黃潛善汪伯彥以間之澤亦無能為也方金人挾二帝以去中原無主舉朝之臣欲以數百年之宗社委虜棄遺黎如弁髦惟李伯紀以為不可則都邑之人心皇皇如赤子之戀慈母惟恐其失澤奮臂一

呼而河北義旅響應海內勤王之師麇至而願效以願效之衆合都邑之人心一奮擊之上計也澤不及時乘銳掩幹離不之不備而聽其從容以歸虜目中已無宋矣人情危則思思則動安則惰惰則靡假令宋轍不南以效死弗去之義背城而借一內則臣民觸戰以雪讐外則勤王之師相為犄角能策其必敗乎晉以江左偏霸之地破符堅百萬之兵唐以張睢陽之孤城

沈氏弑說

卷三

六

拒祿山漁陽之衆况堂堂都邑哉三戶亡秦一成祀夏已事可徵何有于宋澤此時即慨然以恢復為已任則中外且恃以無恐人主岌岌乎不能自保羣小惴惴乎莫必其命將奉社稷以從之不暇而暇擊其肘乎恢復在此舉矣宋轍既南則勤王者之嚮往在臨安而不在汴君臣之精神意氣在保守江淮而不在恢復神州以故危困之時驅之南則南如溺者之願脫于水

息肩之日導之北則不北如移舟于山疏二十四上而不省也大率庸主可勢禁不可理曉當時若以周昭南征而不返秦沙丘隋江都之說懼之廷議必無敢執其咎者而澤不出于此全局之敗祇爭于一着之差時移事去而欲有為此必不得之數也况越國而攻兵家所忌時郡縣為金人所下者十之八九張邦昌既誅之後劉豫乘機虎踞自臨安以達于虜不啻萬里饋

沈氏弋說

卷三

六十一

宋不然矣彼又以玄宗幸蜀德宗幸奉天不轉盼而變輿復辟如是之易吾今暫遷以為後圖而不知二宗幸也非遷也二宗闇懦不至如高宗之甚也二宗身發難而身收之不若高宗嗣位于徽欽之後狼狽而難支也其尤可笑者敵師壓境不束甲厲兵而對客圍棋豈孔子所謂臨事而懼者歟予嘗謂謝安遊東山特禪謀野則獲之意屐齒之折屬有所思蓋不料秦符

沈氏弋說

卷三

六十二

餉何從給乎孤軍深入勝則難乎其繼不勝其何以退乎孔明入蜀而出圖中原為千古英雄所笑然彼非得已也而宋則失計甚矣鞭長不及馬腹尾大不掉皆昔人所深懼者澤胡不聞焉以予論之澤幸有黃汪之間以藏拙耳其自揣孰與孔明孔明不能遙制魏武而澤顧能遙制兀木哉彼固以平王東遷周玉未改而不知封建之諸侯尚在各自為守雖犬戎無知之何

以慰輿望。可獨罪高宗哉。卽不然。雍州荆襄建業皆可措國。而作廟臨安。是不翅百步走也。怯甚矣。澤之歿也。連呼渡河者三。志有足矜者。靖康建炎間。吾必以澤爲巨擘。而不能不反覆痛恨于高宗也。

卓去病先生評○此時中國人視虜如虎狼。蛇蝎澤奮力一拒。真可回天。後金人撫綏布置。人已漸漸安之。更難圖矣。幼宰咎宗君之失計。卽

肥氏弋說 卷三 李三

桂子美常使英雄淚滿襟之恨也

徐楚白先生評○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和議。將成澤又曰。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引軍直趨澶淵。以解京城之圍。康王卽位澤上疏云。自益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終致二聖北轅。社稷蒙耻。皆爲讒人所阻。由此論之。南渡誠爲失計。而事勢如此。雖澤亦無如之何也。

劉豫

國家多事之秋。不幸而僭竊乘焉。處之不可已甚。已甚。則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劉豫以中原臣子。挾金人之威。而居然抗衡。誓不反顧。彼有所懲于張邦昌也。邦昌爲金人所立。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未嘗篡且叛也。而必欲誅之。誅之而波及宋齊愈。遂使反側者人人自危。忠節如張孝純。痛心切齒。以佐豫而恬無所忌。

肥氏弋說 卷三 李四

彼見夫宋齊愈之戮。罪在疑似間。猶不少貸。以故望絕。而肆毒彌深。由此觀之。宋不第力非金敵。智亦遠出金下。金用粘罕計。以中原之城邑。委中原之逆臣。代爲之守。于以休其困頓。而宋不能寬之。以招抹篡叛。顧壹意刻急。以堅其携貳之念。塞其改悔之門。此田單所以愚騎劫也。李綱入相之初。其經濟如此。唐誅竇建德事。頗與此類。建德陷黎陽。虜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

通金于別館以客禮享之得李世勣之父而不
誅聽其還國視其他亂賊屠害忠良汗巖貞淑
者懸矣兵敗俘歸斬于長安世勣忘其活父之
恩袖手莫救惜哉當時王世充蕭銑輩虎踞耽
耽儻釋建德使洗心而自贖彼念不殺之德以
賊攻賊朝廷定得其一臂之力不愈于誅戮乎
已而劉黑闥之徒以建德為戒擁眾復叛誓死
不降未八月而盡有建德之故地兵連不解者

沈氏弋說

卷三

六

數年祇因斬建德故耳後之君子思劉豫劉黑
闥負固之由而所以處張邦昌竇建德者蓋有
術矣

卓去病先生評○劉豫張邦昌不過為金人所
擁以為媒耳譬之擡泥神以乞禩施自有主其
事者不惟人不可以反叛目之即二人居然自
認為稱王稱帝之雄亦大無耻矣宋人豈特根
株邦昌苗劉之變與四歲之明受何與張浚必

欲以反叛法誅之致使高宗晚年有絕嗣之恨
世直謂宋儒議論腐而可厭而不知其腐而且
惡也

徐楚白先生評○金人之立邦昌王時雍吳玠
莫儔助成之而孫傳張叔夜不奉命請立趙氏
宗室即秦檜亦主是說為金人所執邦昌此時
便欲引決或懼以相公若死一城且為塗炭不
得已而強受偽號非其本心至于不稱朕而稱

沈氏弋說

卷三

六

予不稱詔而稱手書不坐紫宸垂拱殿而起居
如故從呂好問之計迎元祐皇后勸進康王伏
地慟哭請死自鳴其冤豈真篡叛哉不第與唐
朱泚不同原情定罪與苗劉大有間矣李剛宗
澤必欲誅之何意耶假令邦昌烏雄狙詐托金
人之威乘瓦解之勢黃袍加身如陳橋故事後
世甘以正統予矣即不然割據稱制金人比宋
人南邦昌中原未為不可惜其庸駑不能耳世

有非忠義非亂賊而兩無所着之凡材邦昌其流也彼初不料身質于金而力主和議既而悔之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此則非人臣之義而追禡偽號賜死潭州兩君子所以處邦昌者過刻而所以伐金謀挽宋勢者亦拙且迂矣

沈氏七說

卷三

又李

宋孝宗

南渡諸君不得不以孝宗為首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歲幣以敦隣好棟金人輕宋之心可謂賢矣然當烏祿修政之時無釁可乘疇昔者將又皆凋謝兼以符離喪師蹶不復振覽揚甲之策而不悅讀朱熹之疏而大怒與厥初志趣相戾惜哉夫孝宗派出藝祖以藩王入承大統則恢復中原乃繼述之善者而區區修問豎之

沈氏七說

卷三

本七

虛文抑未矣即排眾議而力行三年之喪與祭總小功不異矣宋人有言正心誠意主上厭聞而理宗酷喜聽之閱章奏至夜分乃寐孝宗之為孝理宗之為理也宋社之所以墟也

長卿再七○漢唐中興有光武昭烈明皇皆以宗藩嗣統宋何故獨無宋只是一團道理束縛人心腐氣入于膏肓不可救藥當日君臣皆錮蔽而無域外之觀然孟夫子只揆殷周時勢竝

不曾說到道理上去若論道理桀紂雖暴湯武
豈宜放伐卽放伐矣仍當立其後裔豈宜改玉
據宋人見識自禹傳子而後妣氏至今有天下
可也

沈氏弋說

卷三

六十八

虞允文

脫脫稱允文許國之忠炳若丹青金庶人亮之
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病不克
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
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
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于此
說者快之謂周瑜謝玄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
出師禦敵而定謀于暇此命將犒師而過虜于

沈氏弋說

卷三

六十九

率冒矯制之小嫌成恢復之大計允文較周瑜
謝玄更優予曰不然將有以望勝者方叔之威
蠻荆得力于徽猷之捷也郭令公單騎而解吐
番之圍于涇陽免胄而潰僕固懷恩三十萬之
衆不戰而屈人兵者望足以彈壓之也有示之
怯示之以可忽而取勝者孫臏之給龐涓是也
金人蹂宋如破竹目無宿將何有于書生之允
文允文之成功其得力于此乎此與班仲升使

西域入鄯境以三十六人乘夜間起殲匈奴使
者西域數十國大驚咸質子輸贖稱藩而稟約
束皆出其不備也。允文出金亮之不備而掩之
功遂與劉錡韓岳等埒孰謂書生不知兵務哉
高宗方之于裴晉公顧罷相而俾之鎮蜀是不
欲奏討蔡之功也噫。

沈氏弋說

卷三

七十

脫脫

予嘗覽宋金遼三史見脫脫文詞斐疊議論有
章奇之核其行事如紅巾賊訖即躬自請討奮
擊芝蔴李大破其眾勇矣哉流雲南大理卻太
守高惠之婚反遭其毒貞矣哉其他治河屯田
行錢鈔皆有法然未有如逐伯顏而大義滅親
元宗福國兩符于道者也伯顏挾震主之威擅
貶宣讓威順二王而不以罪去則族必赤脫脫

沈氏弋說

卷三

七十一

為伯顏從子自幼養于其家而圖剪之與直方
世傑班阿魯同心屏斥忘其卵翼之小惠憫然
以鋤姦為已任苟利社稷即所以愛伯顏也其
再入中書恩怨無不報為別兒怯哈麻所陷矯
詔而死于鳩可哀也夫此元臣之挺出者何可
多得而予嘉其逐伯顏一事合春秋之義有古
大臣之風特揭之以愧夫晉之王導焉

洪皓

甚哉小人之僭于夷狄也。皓奉使入金，困于雲中，粘罕與悟室迫脇皓，無所不至。流遞冷山，四日草生，八月大雪，馬矢然，火煨麵而食，不減吞。虜牧羶之苦已，而金人義之，使教其八子，且咨畫焉。又欲以為翰林學士，又欲昇以校試之任。雖皓固辭卻之，而敬信極矣。自建炎已酉出使，屆還期，凡十五載，忠節播戎夏，而阨于檜賊，出

沈氏弋說

卷三

七十三

知饒州諫官詹大方阿檜意，嗾之罷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復安置英州，何其窮也。漢世子卿位，典屬國，識者猶云薄償，皓流離間關，若此而讒沮折挫，又若此，非蘇幸而洪獨不幸也。粘罕悟室，忠千金而檜賊不忠于宋，甚哉小人之僭于夷狄也。當時副皓為通問使者，非龔璿也，耶金人迫二使仕劉豫，璿至汴受官，而皓誓死不受。嗟乎李陵衛律，何代無之，而宋洪皓之顛危甚。

于漢蘇武則檜賊之以也。假令龔璿自金歸宋，吾不知檜賊將何以旌之。耶皓死後一日，檜亦死。天乎，天平曷不促檜之死，于一日前，延皓之遺恨。死于一日後，忠魂庶少快也哉。予于此不能無

沈氏弋說

卷三

七十三

文天祥

公始倡議以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設郡邑矯尾大之弊而國勢寢弱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滅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以統轄之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

龍溪大說

卷三

七十四

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敵備多而力分疲于奔命不難却也時議迂之不報予謂文公此策甚善而襄時可以獨當一面為四鎮總戎者誰也元兵入常州張世傑宿重兵于六和塔有衆二十萬天祥請自將擊虜背城借一以死拒之世傑不許已而伯顏至臯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世傑潛遁夫以二十萬之元帥不戰而遁古無有也已不能戰而又禁人之戰德祐諸將皆

世傑類也微獨世傑曾全張全相繼而遁宰相陳宜中亦遁王邦傑王舉之呂文煥且降矣天祥四鎮之說果行不棄城以逃即開門以迎此時已萬無可為者天祥不為識時之俊而孤忠自矢猶天命去商而夷齊扶大義于宇宙偏與日月爭光者也文公絕飲食者八日坐小樓者三年視死如歸從容畢命而黃冠故鄉不忘恢復之念真一代偉人矣荆川先生有言宋三百

龍溪大說

卷三

七十五

餘年取士之科莫甚于進士進士莫盛于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猶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予謂為此論者皆不得志于科目者也
長卿再弋○蘇端明兒時讀范滂傳欣然慕之文信國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日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入田觀稼自小看大兩公之謂歟

李芾

宋之潭州即古長沙地也密邇于三苗之區所
嘗進昭王膠舟令其不返者蓋上世所不賓也
元兵圍潭芾登陴慷慨以忠義厲將士老幼死
守人無二志阿里海牙督戰益急除夕城且陷
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當
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
伏地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諾乃以酒醉其家

沈氏弋說

卷三

七

人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芾居還家
殺其妻子復至芾所大慟自殺幕僚陳億孫顏
應焱相繼而死潭民感激多舉家自盡城無虛
井縊者相望于林夫死難之臣何代蔑有而宋
獨多即文天祥開督南劍襲虜五坡敗績空坑
仰藥潮陽絕粒南安從容而死非不烈也然止
其身耳未有如芾之憤激自家而郡自上而下
皆以死殉者也當時棄城背主而逃者未必盡

貪生也無以倡之則仆有以風之則興沈忠一
僕隸之微而芳名埒芾亦已奇矣潭州之民不
食君祿能赴井縊林視死如歸非芾倡而風之
必不至是嘗考之于唐張睢陽城陷之日民無
死者豈忠義不足哉抑俗有勇怯耶屈賈之遺
澤漸溼于長沙者先為芾地而芾乃得以倡而
風之也不然項羽之兵八千一朝而散田橫之
客五百同日而殲豈齊士猶仍王蠋之風而楚

沈氏弋說

卷三

七

人顧掉臂于垓下不及潭民萬分一耶

沈氏七說卷之四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逍遙遊說

沈氏七說 卷四

莊生與世之桎梏者解其天殲而通篇立論之旨總欲破斯人拘攣之見以廣之蓋世之人知有所域則動有所礙礙則不能遊方之外安得逍遙逍遙云者即聖人智者樂之義也智者見大陶陶于天地萬物之表以自適愚者見小局局于非譽榮辱之中而不快小大二字切中古今膏肓之病當時惠子以堅白鳴正硜硜之小人也彼自負用世之才視莊生為迂濶若曰我

雖小實有用汝雖大却無用然此人不可與之深言只就形質上較論一番以醒其迷足矣故設為大瓠大樗二喻以見我之大非大而無當乃大而有用者也此是惠子笑莊子處篇中蜩與鸞鳩笑之斥鴳笑之以小笑大宋榮子猶然笑之以大笑小輾轉相笑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也且逍遙各因其量榆枋決起蜩與鸞鳩之逍遙也翱翔蓬蒿之間斥鴳

沈氏七說

卷四

二

之逍遙也徙必于天池搏必九萬里之高息必六月之久鯁鵬之逍遙真逍遙也處勢湫隘者難與測寥廓之觀祇因其狃耳目聞見以自圍而知識束而不開自封自局故又以小年不及大年况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之外有蟪蛄蟪蛄之外有冥靈冥靈之外有大椿以彭祖而培大椿與鳩鵲之笑鯁鵬何異物豈無壽于大椿鉅于鯁鵬者哉其相笑亦若是耳愚人開口便要

笑人。只因他胸中凡陋。以爲道在是矣。而不知道中更自有道。道外無往非道。彼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與天下。大小遞分。沾沾自多。不足當宋榮子之一笑。豈不可鄙。可賤。可悲。可憐。等而上之。宋榮子之外有列子。列子之外有堯堯。堯堯之外有許由。許由之外有藐姑射之神人。至于物不疵厲。而年穀熟。堯舜所焦勞而猶病者。但一凝神而有餘。其塵垢糠粃。直陶鑄之矣。何者。神

沈氏代說

卷四

三

也。大用之。而浮于江湖。則不憂瓠落。樹于廣莫。無何有之鄉。則彷徨寢臥。安所困苦。况凝神者。以無用爲有用。天下有不治乎。此所以能逍遙也。聞言驚怖。河漢無極。乃肩吾告連叔之詞。而齊諧問棘。各有所據。莊子不自立論。恐世人疑其言之無稽。狂而不信也。其大旨欲治天下者。與一世相澹漠焉。以還于無懷葛天之盛。彼皇帝王伯。渺乎小矣。後世詆莊周爲道家之儀秦。而曲學以異端排之。猶鳩鳩之笑鯤鵬亦小且愚矣。夫愚莫愚于自以爲靈。而靈莫靈于自以爲愚也。小莫小于自以爲大。而大莫大于自以爲小也。惟大智乃能用大。超塵埃猥瑣之外。而放達于玄同之門。以遊于無垠。欲不逍遙得乎。徐楚白先生評。○鸞鳩斤鳩亦有逍遙。大椿鯤鵬未爲壽。鉅可謂善讀莊子。聞子將先生評。○自大乘聖人看之。通體是苦。

沈氏代說

卷四

四

即使漆園現身住世安得逍遙

莊子說

卷四

五

齊物論說

人情之所護借者我也。寬假者我也。縱恣屑越者亦我也。有我因有物。有物因有論。有物論因有愛憎取舍之不齊。而是非出焉。古今人往往囿此而不能脫也。其纏縛處則言為之端。人之有言如天地之有風。風麗木則因竅發聲。而樹竅不同。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日似注似汚。有此八形。風聲不同。激者謫者叱者吸者。時

莊子說

卷四

六

者諫者突者咬者。有此八響。大塊以清寧為撰。而風發于怒號。故其籟萬有不齊。人以玄默為宗。而言發于擬議。卜度之煩。故其籟亦萬有不齊。縱不齊之極。而其所從起。所從止。只爭是非二字。是非因我而生。我形不化。我心不忘。則妄許以為是。妄拒以為非。迷謬惑溺。自用其愚。而物論愈不可齊。故篇中首揭喪我以絕其受病之根。次提出成形成心以教人。還自覓認非若

顏成子游稿木死灰之詰也。次提出真宰真君以破人妄見。又云莫若以明以救人迷謬惑溺之失。又云因是又云不用而寓諸庸以見自用其愚者皆眷眷多事之徒也。夫至人無我從何處喪無虧從何處成無妄從何處真無愚從何處明無擾從何處因無奇從何處庸莊生此論似已落第二義而不知此醒世之言不嫌淺露如遇田夫不講稼穡遇販夫不講貿遷而與之

沈氏說

卷四

七

言良知頓悟等語何異對續撫絃佛家言法卽言非法卽言非非法言空卽言非空卽言非非空頻頻轉換惟恐人執着而昧者以爲精深微妙之旨解者則以爲轉語耳爲下下人說不得不如此婉轉而其實無我相卽子絕四中之所謂毋我是也毋我卽是喪我喪我則說生惡死之念息而何暇計是校非予觀世人富貴者怖死猶曰恐失富貴也貧賤者亦怖死安知未來

世不富貴逼人哉卽不然亦安往而不得貧賤而奚以怖爲莊生以驪姬之泣嫁爲喻其說甚快而予謂戚夫人蕭淑妃楊太真其初嫁時又未必不驪笑也未幾爲人彘爲骨醉爲縊于馬嵬三姬悔嫁時之笑不異驪姬之悔其泣也明此可以悟是非之無憑矣是非關切于我而與人爭已屬刃劍構鬪之私至于審仁暴者辯堯桀之是非區善利者辯舜跖之是非衡報復者

沈氏說

卷四

八

辯吳越之是非權從衡者辯蘇張之是非分門戶者辯牛李之是非談名理者辯朱陸之是非紛紛置喙如聚訟然則益無謂矣鄭人稱與黃帝之兄同年相爭而不決古今之是非皆此類也物論樊然而不齊大率以鉅細修短分別起見故莊生又以莫大于秋毫而泰山爲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天醒之要其極則秋毫之外有微塵泰山之外有崑崙須彌殤子之外有蟬

麟朝。彭祖之外有天地。何小何大。何夭何壽。何不齊之。有由此推之。莫美于嫫姆。而西施為醜。莫馨于糞壤。而蘭蕙為臭。莫貴于瓦礫。而珠玉為賤。莫勇于虺羸。而賁育為怯。莫險于康莊。而孟門為坦。莫瑞于鴟梟。而鳳凰為怪。莫駿于款段。而兔飛為驚。何美何醜。何馨何臭。何貴何賤。何勇何怯。何坦何險。何瑞何怪。何駿何驚。而又不齊之。有當時道術之長。莫尊于儒墨。各

沈氏大說

卷四

九

是其是各非其非。相角不下。而莊生蔑其道。為小成。等其言為榮華。則其他方伎之流。無甚懸殊。悉可置不論矣。惠子與莊生同時。斤斤以堅白自命。乃專好議論是非之人。故莊生忽作自疑之狀。曰。今且有言如此。不知與彼類否。又曰。雖然。請嘗言之。可也。亂天下之道術者。議論也。多不如省。喋不如默。古人說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聖人只不議。不論。已超越尋

常萬萬矣。守此則為葆光。休此則為天鈞。和此則為天倪。知此則為天府。天而可以是非。封畛之乎。齧缺三問。王倪以知。王倪三答。以不知。至人之真知。空空洞洞。非可私意揣合。而人于其間。強生執着。執着生分別。分別生顛倒。卽就是非。論之。祇隨眾轉。徙而在豕原。無特操。是之謂有待。而然罔兩問景。譏其行止不得自由。蓋切譬也。果爾。則真我喪。而形骸軀殼之我。反存昏

沈氏大說

卷四

十

昏。泪泪如濃睡。之不醒。長眠之無旦。誠可哀也。人生大夢。故莊生卽與說夢。蝴蝶耶。莊周耶。夜栩栩而晝遠。遠耶。覺耶。不覺耶。覺則蝶非。莊周不覺則莊周是。蝶是非。非是。惟物化者任之。惟喪我者知之。試以莊周夢蝶之象。合于慕隱几之意。而物論齊矣。

黃聖孩先生評○暢所欲言

養生主說

莊子用世之才也。其書用世之書也。讀者作遺世觀則誤矣。文惠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覆按之，非養生也。其言牛節有間，而牛刀無厚以無厚，人有間，恢恢乎遊刃有餘地。是以十九年之久而刃若新發于硎，與良庖族庖之割，且折而歲月更刀者異也。有味哉斯言！蓋教用世君子于盤根錯節處，弗輕試其鋒于肯綮處。

沈氏弋說

卷四

十一

纔可下手也。以無厚人有間，則事逸而功倍。試就古人而枚舉之：齊桓公苞茅聲罪，膠舟致討入楚之間也；趙襄子肘韓康子入智伯之間也；范蠡用賄干宰嚭入夫差之間也；田單諧樂毅而以騎劫代入燕惠王之間也；范雎以無王激秦入穰侯之間也；漢高祖為義帝發喪入項羽之間也；王允致呂布之反，噬入董卓之間也；張仲堅立國于海外，入扶餘之間也；狄仁傑謂任

無耐姑于太廟之理，入武壘之間也。李愬出蔡賊不意，提孤軍入空堞而縛之，入李光顏之間也。王曾以山陵事獨對人，丁謂之間也。有間可入，雖一投筆之班，超能策勳絕域，封侯萬里而綽有餘，無間可入，縱臥龍抱天民，名世之畧掃吳魏之么魔，以定三分之鼎，而猶不足。此即孟夫子乘勢待時之說，而取義于庖丁。即老氏治大邑若烹小鮮之旨也。老氏曰：國之利器不可

沈氏弋說

卷四

十二

以示人。士君子負經濟大業，如藏器于身，苟韜之不密，而胸臆內差有未降之氣，眉宇間微有自旌之色，則吾意之所至，而人備焉。吾意之所不至，而人逆焉。淺陋極矣。深心大力之夫，必不如此。遂瑗之教顏闔也，先與之為嬰兒，為無畦町，為無崖，而後達入于無疵，則在我操不厚之刃，而徐以待其間之自開，入不入之權，由吾掌握。莊子生于周末，四顧躊躇無間，可入無下手

處只得卷而懷焉。所云善刀而藏之。蓋自况也。學者豈真以庖丁解牛為養生而發哉。聞子將先生評。會得人間二字。將千古英雄作用。一眼看破。如此讀書篇篇皆用世之書也。豈必莊子哉。

龍溪大說

卷四

十三

人間世說

莊生以人間世名篇。見世之不屬于我也。處世者還就人間而調適之。不當強立仁義道德以齟齬之也。夫莊生業已吐棄人事。弁髦人倫。而猶必舉說衛使齊。傅太子立論。蓋三者乃人間世最鉅條目。而大作用人。視為極沒緊要。極沒關係之事。乃可以全生遠害。而不受困于世。孔子之告顏回與葉公。蘧瑗之教顏闔。皆此意也。

龍溪大說

卷四

十四

凡人名心未化。雖逢比不免于戮。即忠愛發于誠懇。而驕憤翫髒之氣。露于眉睫。則彼以有物之心聽我。以有物之心鳴。兩實不能相入。必須要虛而虛。不可驟襲。柔其氣。審其機。不多開一竇。以延之。不妄投一藥。以撓之。所謂集虛也。虛則靜。靜則與世無爭。而世享和平。寧一之福。所謂吉祥止止也。實則動。動則翫然紛紜。而我與世各不安其性命之情。所謂坐馳也。以義命二

字奪人悅。生惡死之念。生死關破。則陰陽人道之患俱息。而內熱飲冰。可發一笑。葉公子高。看得奉使傳言。乃天下最難之事。夫子詔以無傳。其溢言以敵國之復我者。仍以復君。則自不致構釁而挑禍。此使職亦使體也。有何難哉。大凡傳言者。不但傳兩怒之言。足生戈矛。即傳兩喜之言。亦傷和氣。故交譽之詞。翩翩于媒妁之口。而男女之物。而不化者。畢世相怨。無窮期也。所

沈氏弋說 卷四 十五

講傳言者。殃也。雖然。顏子葉公。一以說。一以使。皆事人者也。至若顏闔。傳太子。則教人矣。形就心和。猶非極則。必與之為嬰兒。為無町畦。為無崖。而達之入于無疵。可見人間世無一事一物不當用。異順之即。猛如虎。而與人媚逆之即。馴如馬。而有缺銜碎首之虞。況人主雖剛暴不猛。于虎雖庸愚不馴于馬。而可以悻悻之氣。使戔為嬰兒。為無町畦。為無崖。分明是鄉愿一流人。

沈氏弋說 卷四

物而喫緊處。全在末一着。達之入于無疵。子革之于楚靈王。若非摩厲以須。寄諷于左史倚相。而誦祈招之詩。以悚王心。則向所云與君王畏君王者。特巧為逢。而不顯其作用之妙矣。世人胸中極窄。而偏裝出大模樣。極呆而慣弄些小機械。油唇滑舌。伶牙俐齒。道自己已十分有用。據有道者觀之。反不如櫟社之散材。商丘之惡木。壽而免于剪。反不如白穎之牛。亢鼻之豚。痔病

沈氏弋說 卷四 十六

之人。巫祝目為不祥。而得免于患。反不如支離。疏以殘疾。故非惟徵發不及。且受賑焉。樂餘生。以終其天年。則信乎巧者災之門。而拙者慶之府。已要之社材。丘木。縱不堪棟梁。供燎爨。則有餘矣。牛穎雖白。可駕可耕。豚雖亢。可鼎俎。人雖痔。且支。可給城旦。春鬼薪之役。斯數者。未必無所用之。莊生特描寫出無用光景。以醒世之。硜硜者。非真欲為絕物。而自棄于人間世也。人

二二一

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蓋有用之用其用小無用之用其用大有用之用其用拘無用之用其用化觀莊生此論則一段用世精神有沒世不磨者但不輕于一試而古今人遂以放浪目之可哀也夫接輿諷孔而尊之為鳳凰瑞鳥也希世之祥非用世之物不足以擬孔子必也其龍乎天飛則蒸為雲雨泥蟠則潤及江河然大易稱羣龍無首夫龍已神矣并其首而

沈氏大說

卷四

十七

無之則或潛或見或揚或躍或飛或亢有變化于無倪者是所謂無用之用也抱龍德而處人間世自孔老外疇其當之哉

德克符說

古有以殘體惡疾而得僂者而僂人亦時幻殘體惡疾以玩世則是外之四大六根與內之神識判乎其不相及也莊生人間世篇述支離疏以奇醜得終天年猶形焉已耳况支離其德者無用為用豈不自全而有餘哉此篇備舉形之陋惡者以廣之曰王駘曰申徒嘉曰叔山無趾皆兀者也而一則從游甚多與孔子中分魯其

沈氏大說

卷四

十八

門人虛往而實歸一則與子產同事伯昏無人以不全足鄙夷執政之全足令子產蹙然改容更貌一則踵見仲尼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有桎梏天刑之論則是天下之至人絕不于形相肢節間較完缺也魯哀公之悅哀駘它衛靈公之悅闔鼓支離無脈齊桓公之悅甕菴大癭三君皆不知其然而然所謂才全而德不形者破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飢渴寒暑之

關一一任其自然不以滑吾和而仍復退藏于
微密之地不爲崖異如水至平盡泯其高下之
迹令人睽就而不捨此卽是德有所長而形有
所忘以故視全人之脰翻肩肩然細削而不適
于目夫魯哀公雖中主乎猶知師尊尼父至于
衛靈公寵彌子瑕惑南子齊桓公內嬖如夫人
者六又有豎刁諸人俱好好色之君也而亦悅
此陋惡之人可見天下之至人絕不于形相肢

沈氏弋說

卷四

十九

節間較完缺也莊生看得世間盡是四大不全
六根不具之人如楞嚴經所說日月燈光顯色
我目因之能視則見性不存雖有目與瞽無異
一切口耳鼻舌身意皆如目然而人反不覺其
虧欠觀一軀殼不完者竊竊焉笑之憐之故曰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卽孟子指不若
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士之有道而殘其形者洵不足爲詭病又

有一種詭譎陰險之人自詐其計自誇其局自
多其獲自雄其成形質既劣而情復肖之故莊
生又引聖人有所游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
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準之蓋惟恐人之溺于好惡
而以情自錮也且教以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不得其解而曰無情何以爲人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陋矣哉倚樹據梧之見烏足語德

沈氏弋說

卷四

二十

克之符乎符者操券于此合契于彼卽兀者惡
人之能動衆悅俗而在我亦無疑沮是也彼郤
克之于齊以跛足受辱讐麋之于楚以蓋肘致
討華元睥目蹇腹貽譏謳者蔡澤曷鼻醜顏見
笑唐舉甚至伍胥魏武皆人傑也重帷而見公
子光自猜其貌捉刀以代崔季珪欲掩其醜况
凡庸者乎後之兀者如謝靈運習鑿齒之流何
可勝數德之不克雖支離其形曷益哉

大宗師

是篇專要人透徹生死關頭。世之箋箋者。識浮生為假。合即自云達矣。究而言之。夫豈特生是假。死亦是假。生死既假。則所謂知生知死者。亦假。而其人亦與之俱假。故曰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于何處見。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是也。夫知有生而不悅。知有死而不惡。則情與人殊。未真也。惟不知有生。不知有死。則悅惡兩念無從。

沈氏七說

卷四

卅一

芽蘗。然人受此成形。自母腹中血肉胞孕而來。豈不是生。魂魄飛散而去。豈不是死。而所以生所以死者。皆非我也。命也。命操主張生死之權。所謂大宗師也。篇中大塊二字。凡兩見。造物二字。凡四見。造化二字。凡三見。以見生生死死。命寔為之。其附贅縣疣。我不能幻之。使無其決疝。潰癰。我不能留之。使有其左臂化鷄。右臂化彈。我不能執之。使不遷。其夢鳥厲。天夢魚沒。淵我。

不能覺之。使不亂。任亭毒之顛倒。而茫然失其所持。猶游魚煦沫于泉涸之餘。無以自潤。縱悅生而有所不得。惡死而有所不免。彭殤等盡。豈不悲哉。莊子提出命來醒世。只緣世人是非毀譽。得喪榮枯。修倖延促等相。皆從生死來。而生死皆從命來。命徹則無所不徹。此即牧羊鞭後之旨也。世人聞說有命。便欲安命。為躍冶之金。又欲衡命。如是將聽之已乎。善吾生者。乃所以。

沈氏七說

卷四

卅二

善吾死。莊生却教人下手處也。善字極妙。最難摹擬。與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神雖王弗善也。畧相似。吾字亦有說。釋典云。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夫釋以生死付之彼。而莊生以生死屬之吾。蓋凡人不可有我。而于生死則不可不識。認我篇中所謂。况其卓乎。况其真乎。者是也。凡夫貪生怕死。然劉聰聞當為須遮國王。則不懼死。韓擒虎聞當為閻羅王。亦不懼死。非人之愛富。

貴反。甚于生。惡貧賤。反甚于死也。彼誤認以爲卓且真焉。而未善也。賈誼云。生爲明帝。歿爲明神。這不是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的榜樣。然善生善死。各因其量。卽如廣成子。軒轅黃帝。太上老君。死後與天壤齊。不朽而生前所作。還爲死後所受之根等而下之。伍員之素車白馬。潮頭往來。關羽之塩池顯赫。陰擊蚩尤。始終以忠義著。未有亂臣賊子。耿耿轟轟。千秋血食者也不。

沈氏弋說

卷四

廿三

悅生而未嘗不生。不惡死而寔未嘗死。命且柰何哉。生死倪于命。後我則立于命。先生死。範于命中。我則超于命。表所謂自本自根者是也。篇中。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至傳說得之以相武丁。騎箕尾爲列星。凡十三個得之。而所得者何物。道也。道爲命之權輿。所謂大宗師也。儒家以命爲歸復之地。而老莊則直從命處進步。故其理勝。其說長。玄之又玄。標百氏而定一尊。自有

真正脈絡。而後世以吐納之小術當之。左矣。仙有十種。報盡不免散入諸趣。猶未了却生死。此與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所差無幾。故莊生稱之爲至爲盛。而隨下一轉語云。雖然有患。夫無生無死。朗然獨惺于天地之間。而不爲命所限制。不爲命所汨沉。則奚患哉。非執道要之柄。以游于無窮。不能如是。還以歸之真人。而世之爲真人者。蓋寡矣。

沈氏弋說

卷四

廿四

應帝王說

前六篇所包者廣此篇專論治天下當行所無事而已不尸故無擾也若設法以治之則我為感而天下為應以天下治天下則天下為感而我為應齧缺四問王倪而王倪四不知非不知也人心中空洞無物愚明皆所不受始之以非人而歸之于渾沌無形無體何思何慮即欲擾之亦無所庸其擾也蓋民難治以其智多而上

沈氏大說

卷四

廿五

復以智相角泥裏洗土塊何時清潔故首揭四不知以醒夫用智者藏仁以要人有虞氏之陋也經式義度日中始之陋也此皆非先天本來故蒲衣子以為不及泰氏狂接輿以為欺德天下避之如鳥鼠之避矰弋熏鑿各不相安其能治乎無名人之不治天下乃所以治天下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這便是明王作用若容私則有心矣有心則不但有我相且有人相惟曰非

人則耳目口鼻肝膽意識一切都捐即南郭子綦嗒焉似喪其耦稿形灰心之象也夫然後與天為徒物莫能知鄭之神巫季咸自以為知人生死禍福壽夭見壺子則無所用之蓋壺子與天為徒非人也而季咸猶索之形骸之內故其術不驗而反走追之不及夫季咸亦善相者特以相人之常法而相非人之壺子為可笑耳壺子之機有九纔示其三而季咸已不知所措則

沈氏大說

卷四

廿六

所驚以為神者直鄭人神之而至人絕不以為神也夫人心原無所住示之以地文示之以天壤示之以太冲莫勝則有所住矣故壺子言未始出吾宗而季咸猶且惑焉若夫虛而委蛇不知誰何則并其機而無之譬卵朕于雄無雄安得有卵相本于心無心安得有相季咸孰從而窺測之哉茅靡波流茫無所據故逃也列子初時醉心于季咸泣涕沾襟憂其師之必死以季

咸之言告壺子。既而駭其逃也。始悔而學道。爲妻執爨以示忍辱。食豕如食人以示平等。於事無與親以示因應。而壺子則依然太虛。不改其故。彼相大耳三藏者。不能觀忠慧國師未後之心。卽此意也。老聃所云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卽心相並遣之謂也。有心有相則實而不能靈。應至人之用心若鏡。惟其虛也。虛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蓋鏡但具照體。以應妍媸。未嘗索妍

沈氏弋說

卷四

廿七

媸而役吾照。彼尸名府謀任事主知等。皆鑿吾樸太虛。則無竅可乘。畧不受鑿。是渾沌之真境界。不容思議參焉者也。視有虞氏日中始之所見。不徑庭哉。帝王應世如此而已。要之可鑿可死。卽非渾沌。鑿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乃莊生之幻詞也。其駢拇胝籥在宥諸篇。力詆先聖仁義之非。總不離無爲之宗者。近是。

卓去病先生評。○世人以曠達稱莊子者。膚見

也。郭象彫琢箋詞。以爲深奧。真莊子註郭象耳。幻宰七篇說洞精抉髓。脉絡貫穿。令漆園欲洩之旨。南華不盡之意。煥然光明。謂之幻宰。用莊子可也。

沈氏弋說

卷四

廿八

夫子富教說

衛自武公而後國事日非州吁蒯聩猶曰親也而元咺孫林父甯殖至以臣而偪君更新臺瀆倫同車蒙醜鶴使其民桃啖其君婁豬其夫人噫康叔其衰矣不第保釐作新之澤邈不可追卽文公楚丘光宅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之意瀟然矣故夫子適衛而有慨也曰富之教之然吾以爲教易而富難而朱晦翁謂制田

沈氏說

卷四

十九

里薄稅歛以富之恐仲尼所以富衛者未必如此也當時先王之井田尚在倘更欲再制將奪諸民乎抑取諸隣國乎什一之規未廢倘更欲從薄將二十取一以貊道行乎抑別有所以裕國者乎此其說根本孟氏而不知戰國之齊梁與春秋之衛不同賢人有賢人之經濟聖人有聖人之經濟又自不同三月而返汶陽之侵富魯之一班也若富衛則別有神化之妙所謂當

年累世莫殫莫窮者而區區制田里薄稅歛淺之乎測夫子矣

沈氏說

卷四

三十

賜不受命說

受如我以物予人而人受之之受天以命畀人迫以不得不受之勢如命貧者不富命富者不貧命賤者不貴命貴者不賤命夭者不壽命壽者不夭之類定于有生無所趨避史遷所謂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者是也當受而不受孔門弟子惟子貢能之恒人無論即古今賢知之士貧賤而天者種種矣天賦之命不由他不受而賜

沈氏弋說

卷四

卅一

出其緒餘以與之角令造物為無權故難及也釋氏稱修羅神能與天爭衡而魔氣未降終非正覺賜之所短但在于此屢中烏足以病之不然桓僖之火宰嚭之存柴來由死之料諸如此類不可勝紀豈夫子亦屢中為累哉卓去病先生評○當受而不受妙旨微言

人不知而不愠說

付學究講此書云君不我庸相不我舉我却不知者不知其學也與聲名之顯晦絕不相干春秋時有仲尼固天下所望而震者而仲尼之學誰則知之自顏子而外子貢尚隔着一層故有莫我知之嘆而子貢反曰何為其莫知子也無異痴人前說夢孟子舉宰我有若子貢之言

沈氏弋說

卷四

卅二

以為智足以知聖其寔總歸于不知三子而果知之則顏淵死子不哭之慟矣不愠全在人不知上看出如純陽道人武昌賣墨一笏賣敝梳一个價千錢而武昌人大笑之六祖作傷受衣鉢而別駕看畢云尚未見性王右軍欲為姚婆寫扇而姚婆恐其壞扇有難色當時純陽而語武昌人曰我仙也唾矣六祖而語別駕曰我證果也詈矣右軍而語姚婆曰我翰墨必傳也哂

矣。誰則知之。不知由于境。地之隔。情可矜。憫奚愠。之有為學。必要到。人不知。地位方是極。處故曰。君子為學。而使人知之。便落鄉愿窠。皆人之君子。天之小人。非為己之學矣。

龍氏大說

卷四

卅三

閱孟誌說

昔孟僖子死。使其子學禮于仲尼。軻其苗裔耶淵源非一日矣。然其學歷秦漢魏晉唐先後五季無宗者。至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求其墓于鄒之四基山。建廟立碑。而泰山孫明復為之記。自此以後。金元代相崇尚。或加公爵。或祭用樂章。或卹其子孫。或修其祠墳。或增構書社。至我國朝。孟之于孔不啻長庚之于二曜。

龍氏大說

卷四

卅四

何炳煊也。而先朝湮滅者。且千有餘年。諸儒互有指摘。王克刺孟。馮休刪孟。司馬公疑孟。李泰伯非孟。晁以道詆孟。黃次伋評孟。說人人殊。卽楊雄韓愈相繼表章。要特人臣而非人主。若孔子則漢高帝以太牢祀。而郭威且下拜矣。其故安在。予曰。孟子議論之儒。以師道覺世者也。孔子柄魯三月。墮都却萊歸。侵績效屢著。令人安得不心折哉。孟子雖性善夜氣。眸子之說發先

聖所未發而功不顯于齊梁勝亦旋滅識者謂其迂遠而闊事情故棄耳宋儒以議論勝其說皆本孟氏而推廣之以故尊孟特甚顧南渡而後虜偏門庭事勢孔棘猶諄諄辨程願王安石之學術此與百官戎服講老何異蓋師孟而失焉者也夫儒至于今敝極矣後之君子儻復濫觴于議論而訖無成功則儒效不彰孔氏之真脉漸斬百世而下安知無效尤祖龍者哉抑又

沈氏弋說

卷四

五

有疑焉孟語雜見于他子者甚多豈後人所附會耶抑經秦火散佚無傳如劉歆趙岐應劭輩所云中外共十一篇今止中七篇存耶今皆無考闕之以俟來者黃聖孩先生評○孔門學術如政事言語治賦為宰皆有用道學至孟子獨云性善人皆堯舜所謂言大非誇吾不信也其說愈美實效愈微宋儒之禍政學孟者貽之耳

讀離騷說

屈大夫煩寃之極故其詞怨亂亂為樂之卒章而臨終亦云亂命如所謂木夫九首土伯三日則相干怪所謂士女雜坐不分日夜舉酒為驩則相干淫淫與怪皆亂也無何而沉身汨羅則近死之心其言豈足據哉太史公哀其志謂與日月爭光班固忌其藻麗謂為露才揚已此以意為低昂者也其引宓妃女岐湘夫人及女媧

沈氏弋說

卷四

六

有娥高辛二姚龔山于篇蓋專為其姐女嬃而發非寓言也嗟嗟韓之聶政身受其克姐驩其義唐狄仁傑之姐有子而羞事女主賢矣哉屈原之姐偏申申其罵余雖所遭不幸而心煩意亂之際何以堪之原即有百身應盡葬江魚之腹矣黃聖孩先生評○非深于騷者不能為此說

齊人說

孟子在齊最久稔知齊人情態故以素所極詆之陳仲子而必以之為巨擘則齊無人矣彼蓋相激之極而相矯之甚予讀^{仲子}^文遺蓋先人諸篇知其非獲已也然則孟子所云齊人蓋陰有所指非虛摹者聖賢宅心長厚不忍直斥後世反以為寓言耳齊人行同乞人原非乞人也假令他蓬首垢面衣不掩形則國中自無與譚之

沈氏說

卷四

廿七

人富貴自無飲食之及其妻不必瞰也又令他出入有童僕隨行則在外光景可偵而知其妻亦不必瞰也只因他衣裳楚楚威儀棗棗偉然丈夫踪跡詭秘如鬼域不可方物故疑特甚耳孟子指他敗露處全在未嘗有顯者來即如今人鎮日奔走富貴之門倏而蘭省倏而梓澤以糊其口而富貴人經年不履其庭者比比皆是不獨齊人齊人且出晚還家食時頗少有室而

又有中庭蓋原以待顯者之來也特顯者自不來耳亦實飲食于富貴之家特富貴之家不常常飲食之耳不然四孟二至祭有常期齊人安得日日醉飽于墦間哉偶爾妻瞰之時正郭外舉祭之時齊人數竒被妻窺破即齊人自百口莫解此千古一大冤案也然亦是自取何也惟其他平日對妻妾說得與顯者萬分莫逆愚婦人見識沾滯計無復之下此毒手把天下古今

沈氏說

卷四

廿八

這一等曖昧之局一一描寫出來孟子借以垂戒如何又好著他姓名世儒誤認齊人果是乞人所以疑他無妻妾又疑孟子寓言而不知乞非乞丐之乞誅其心若乞丐顏之厚若乞丐耳餘非餽餘之餘即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之餘人將不食吾餘之餘即又顧之他亦是人頻頻留渠頻頻起此處辭脫彼處邀住酒酣以往意夷不禁想齊人在顯者前未必不耳熱欲狂何嘗

有意驕其妻妾故作施施之容乎嗟乎此仲子之所以食糟李也乃齊人之妻與仲子之妻則皆賢婦人也

長卿再弋○孔孟真脉一耻字盡之忠臣義士孝子節婦只是一个有耻盜賊乞丐娼妓只是一个無耻夫子曰行已有耻可見子貢獨少此耳近世鄙夷人而賤惡之輒詛其餓死不知窮餓而死如採山薇食井李却嗟來皆千古有數

沈氏弋說

卷四

卅九

人物不可多得試觀目前孰是甘餓死者乎大丈夫挾竒處世必不到餓死地位而介性所至有可以餓死之理之勢方是有耻方不墮于齊人若纖微錯認縱免爲富貴利達中之齊人而不免爲名教中之齊人矣

黃聖孩先生評○悶時讀一過無不大笑絕倒徐楚白先生評○今日齊人最多齊人之妻妾却少不惟不能泣且不能疑矣凡畫馬者胸中

具有成馬故落筆處悉肖天機想幼宰胸中有一齊人方能如是之肖

沈氏弋說

卷四

四十

以貌取人

澹臺子羽貌陋故仲尼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蓋抑揚其詞以褒之非真失也鄭然明貌不颯從使之收器者以觀叔向而立于堂下叔向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蓋同調之人精神相感在聲音笑貌之外即然明終于無言叔向亦必知之所謂傾蓋如故者此也不然牀頭捉刀人真英雄也魏武帝未嘗有言而一

沈氏書說

卷四

四十一

段魁岸之氣如帷燈室劍隱隱躍躍終不可掩豈以叔向之智而顧出一夷虜下哉

徐楚白先生評○以貌取人正謂貌不足以取人也不知言無以知人若果知人即無言亦自知之矣

四書傳疑

廐焚與馮婦章已經昔人剖破獨南宮适章尚有說據愚見俱不得其死為一句然字連下禹稷為安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蓋然者疑詞由未死而逆料之故加一然字羿皋已死不必用疑詞也將然字連下作轉語把羿皋禹稷相較把死與有天下相較更覺有情朱註寒浞殺羿本史記而孟子言逢蒙殺羿豈一羿而兩

沈氏書說

卷四

四十二

太其殺之乎抑原有兩羿耶王逸註楚詞云寒浞使逢蒙殺羿奉合附會無可考証關疑可也

無德不報

昔秦穆公寬盜駿之人而飲以酒楚莊王泯絕
纓之跡而宥其愆趙盾餽餓夫于翳桑袁盎贖
侍兒于從史其初皆施恩不報之地而後賴以
解圍脫難善哉唐張說之言曰活人于死者必
捨生以殉危榮人于辱者必盡節以雪耻詩所
謂無德不報也夫酬恩報德非庸衆所能固千
百中之一二僅垂史冊者而乃得之盜賊乞丐

沈氏弋說

卷四

聖三

淫穢之徒則是盜賊乞丐淫穢之中間有賢人
君子存也予偶閱說苑載此四事而揭之以爲
學者養量之助

卓去病先生評○天下亦有號爲士人而不能
報者如到溉不報彥昇王陶不報姜愚千古薄
行之甚惟盜賊能施張齊賢之所遇是也惟盜
賊能報秦穆盜駿之人是也士紳不及久矣
黃聖孩先生評○盜賊乞丐淫穢之人其報始

盡負恩背義往往出於富貴衣冠可痛可恨

徐楚白先生評○張說還是古人故持論甚平
今則活人于死者或自取其死榮人于辱者或
自致其辱以德報德分毫不爽此非聖人不能

沈氏弋說

卷四

聖四

殉葬

輔氏之役晉獲杜回秦之方人也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遂獲之夜夢老人云汝從先人之治命嫁吾女而弗殉吾是以報果爾則陰騭確有據矣乃黃鳥痛三良之莫贖則是康公從穆之亂命也按秦武公以六十六人殉而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與焉始皇之葬後宮悉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此與君主

沈氏說

卷四

四十五

妻河之事同俱戎俗也然秦無怪徵妖夢可駭則老人結草之說近誕余謂此左氏好生之心蓋權教也檀弓載陳子亢之言曰殉葬非禮也得已則已不得已孰若妻與宰於是弗果用此非仁術哉漢西門豹治鄴挽河伯娶婦之俗而投巫焉以神明稱其作用寔昉是黃聖孩先生評○不必在佛氏而有因果之說矣

徐楚白先生評○以左氏為權教固是妙論然當時秦所以致亡之道不一即謂二世而亡為殉葬之報亦可也

沈氏說

卷四

四十六

世風升降

賈長沙云借婦耨鋤而有德色舉以証世風之薄自今日觀之色且悲矣有德色者猶賢婦也孟子以所識窮乏者德我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較論若一切可已之事予謂施恩布德在古為迂濶無當于今則稱高誼矣今之時不第功名人不可得即志于富貴之人亦邈不可得荀子有言離其故鄉仕君而達幸遇故人曾無舊

沈氏弋說

卷四

四

言吾耻之觀此則所識窮乏者德我洵難能哉夫荀與孟皆周末人也相去不遠而人情亦已大異況今日哉

天道

天道好生故伐暴救民者享國最久湯放桀亳祚六百餘年武王誅紂洛祚八百餘年漢高帝鋤秦蹙項炎祚四百餘年天道好還故一旅興夏三戶亡秦天道忌盈故桓文獨盛于五霸而齊有田氏之篡晉有韓魏趙之篡齊晉先秦楚燕而速亡夫差伐楚伐齊伐越與晉爭長滿而難持吳亦速亡天道忌巧故名過其實者無後

沈氏弋說

卷四

四

陰謀者不善終孟嘗君絕祀于薛呂不韋飲鴆而死俱造物所默仇也

孤介

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備為新野縣街卒荆
州刺史范巨卿行部縣選仲山為導騎巨卿見
之驚捉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
裾遊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
處於此乎仲山曰侯嬴甘心於賤業晨門肆志
於抱關豈為鄙哉巨卿敕縣代仲山仲山竟不
肯去徐孺子會葬黃瓊于江夏無資以達齋磨

沈氏大說

卷四

四九

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古人之介性如
此夫以命世之英而不羞為僕役之賤以糊其
口由斯以觀范史雲還麥于尹臺王修齡辭粟
于陶範閔仲叔卻猪肝于安邑令未足多也鳳
凰翔于千仞之上而羞與燕雀為羣能高而不
能下是即其所短也神龍則不然有時而為蛟
龍孔仲山徐孺子其抱龍德而隱者乎予同邑
先達胡端敏公世寧為諸生時貧甚販草履自

給有富室滅獲取履入無意償之胡候良久日
已晡矣主人得其情謝過延入餉之胡但取值
不顧而去後秉憲豫章首發逆濠之姦得罪遠
戍事白居易九列赫然以名臣稱

沈氏大說

卷四

五十一

了悟

禪家以智為上首一悟則能事已畢故聖門有修後之悟行後之知不感知天命從能立而進者是也宋儒知行序進是下一層事猶禪家之有始教小教也俗學謂即粗即精即上即下妙合而不容分割此皆糊塗影響之說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可見聖學實實有个上但聞者根器不同領畧亦異有解有不解耳得其

沈氏弋說

卷四

五十一

解則精神暢悅是以迦葉之聞天樂雖定中猶為起舞昧其解則聾者與鐘鼓無緣是以佛說妙法會中非大賢聖圓覺即十方菩薩而法華座上聲聞之退去者猶且五千由斯以觀語上豈易言耶

陰德

名者造物之所忌也故曰名過其實者無後世見善人無後遂致疑于造物以為報施之爽而不知享名太過則固已償之矣富貴爵祿壽考子姓造物不斬與人而于名若有所斬帝力何有堯之無名也猶且丹朱之不肖喪家之譏孰殺之謗孔之無名也猶且歷聘周流困窮以老况下焉者乎士大夫損德處多由立名心太急

沈氏弋說

卷四

五十二

古有以善念而行惡事者王安石之新法是也。有以惡念而行善事者秦檜之和議是也。若以陰德論則秦與王大有間矣。予意居官者遇他人性命前程即冒不諱之名以保全之鬼神必有能默諒者夫我本無為而為而以善事蒙惡聲為清議所擯不惟鬼神諒我而我心原自泰然若片長寸美舉世抽揚儘足以銷折其福故與人有讐者不當用詛而當用頌即如舉子業

小技耳。名士每每晚發位，每不顯，何也？以齒牙嚼餘而令人口誦，手披咀嚼玩味，減福多矣。然名心難割，新莽之世，有謬與寡嫂爭財，涉訟以自汙者，斯逃名之士乎？名心破而後可與為善。而說者顧謂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夫好名之人，壹意避嫌，見溺不救，其中微賤而叵測，名心破則為惡，真為善亦真。古人云：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者，定非好名之人所

沈氏說

卷四

五

能勉也。

長卿再弋。○或云以秦檜和議為善事，則兩河父老所謂相公去我輩無噍類者，孰殺之耶？予曰：佳兵不祥，岳飛、廣德、鄜城、朱仙、鎮之捷，所枯者寧止萬骨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氏亦云。戎首不獨二氏教也。讀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翻然動好生之念，父老留飛之詞不必泥也。

卓去病先生評。○好名之人，一意避嫌，見溺不救，其心甚毒，其行甚險，名心破則為善，真此至言也。
聞子將先生評。○文人當各為一通置之座右。君平有言：成我名者殺我身，可懼哉。

沈氏說

卷四

五

世講

馬伏波援有疾梁松來候拜于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腎貴重何不為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侯司徒霸欲與王仲回交仲回被徵霸遣子昱候於道左迎拜車前仲回下答之昱曰大人欲交于君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古人世講之不苟如此今人動輒投通家小姪刺慣稱老伯老叔亦可

沈氏弋說

卷四

五七

笑極矣交道之濫觴以此

洪恣

鄒之君有好髯者郎中左右服髭之藥幾遍後忽好少旋睥視之則銷鐮都盡此非寓言蓋實有是事也史載趙楷嗅君集之馬膿張岌承薛師之轡鐙郭弘霸嘗元忠之便液宋之問捧張易之之溺器閻朝隱為則天祈禳身代犧牲沐浴伏于俎盤趙履温為安樂公主背挽金犢車張易之謂宰相楊再思面似高麗再思遂剪殺

沈氏弋說

卷四

五七

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諸佞人備極醜態皆唐室之宰官也西漢崇經術東漢尚節義晉重門第即間有不肖不狼狽若是一代之風聲氣習惟上所轉盍慎其導之之鵠乎

防諂

書曰巧言令色孔壬仲尼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皆諂也朱元晦以為甚于穿窬故可耻夫穿窬也而不當防乎世間人落落難合者澹然無求者也甘詞厚貌柔滑如繞指其胸中曖昧而荆棘思有所深中于我也太史公云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况人懷好惡喜怒之性哉狐卑身而伏以伺傲者鷲將搏

沈氏大說

卷四

五十七

先歛其翼勾踐曾用此術以沼吳矣射指墮履之讐翻然甘為嘗糞而不恤夫差方囂然自驕而子胥恚且懼焉此之謂藏險于媚媚者天地之淫氣也清和栗烈天地之正氣也陽亢而燠燠極而蒸則必有疾風暴雨轟雷擊電隨之甚則瘡痍瘟疫之災伏焉真人知其然而謹持之不使得侵故無陰陽之患士大夫知諧媚之中我也而謹持之不使得侵亦無人道之患要之

獻諂之人非愚鈍無識者也探縉紳先生意旨而中之如吾所重在氣節彼即飾氣節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名高彼即飾名高語狀獻諂吾所重在道遙彼即飾道遙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勲猷建豎彼即飾勲猷建豎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富貴利達彼即飾富貴利達語狀獻諂吾所重在方外縉羽彼即飾方外縉羽語狀獻諂吾無所不重彼無所不飾吾所嫉在此而彼貶異人

沈氏大說

卷四

五十八

與同類吾所驩在此而彼褒異事與同功吾退而察之而彼背無違言吾順而試之而彼時有匡救若然者漆園所謂以無厚入有間而彼譎用之也其工于用諂者趨勢之念什一媒利之念什九士大夫不可不深防也不深防則生平盡為所敗壞而不覺為邦者以遠佞為戒而士大夫反近之耶

徐楚白先生評○獻諂非愚鈍所能好諂則賢

愚俱不免矣

沈氏弋說

卷四

五九

風裁

陳蕃守豫章特設一榻以待徐穉守樂安特設一榻以待周璆去即收之未嘗濫及他客榻之不輕設也如是管寧與華歆割席分坐劉瑾對孔邊舉席自隔席之不輕其也如是張敷不喜見要人遇狄當周赴呼左右曰移吾坐遠客紀僧真係齊世祖倖臣江敦見之命左右曰移我床遠客董昭枕蘇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膝

沈氏弋說

卷四

六

非佞人枕張僧胤候羊侃侃竟拒之曰吾床非闔人所坐說者曰古人過自標榜而不知從古至今惟此數事稍覺崖異流傳青史則其他涇渭不分者儘多即就數子而論如陳蕃之收榻必有不自揣之人欲登其榻故須急收耳倘歆與邊亦自揣則席可無割且隔也坐與床之遠客亦客先偏近之而始徙避焉至于枕膝而後推下來候而後峻拒晚矣斯數者或以為矯激

或以為孤高以吾論之特備中佼佼之徒歟今
之人長厚自命欲覓一分別善惡黑白者而不
稍概見何韓魏公之多也
沈無回先生評○今人只是好言中行使有此
病

沈氏七說

卷四

六十一

食癖

楞嚴經云一切眾生皆依食住故牛羊馬芻食
犬肉食鷄猪等穀食猫腥食設令矯易而飼之
不相習矣而人則否予親見婢僕中有食泥者
有食炭者有食頭髮食瓦松者以為病耶則容
色如故後亦竟不藥而愈殊不可解乃知劉豔
嗜茄日撲數僮以給其欲鮮于叔明好食臭虫
日覓數升啖之權長孺好食人爪餉之者忻然
如獲千金張懷肅任正皆好食人精未為怪也
夫食色性也在食如此色更甚焉世之為登徒
子者不少矣莊生哀駘它之說宋人眇媚之傳
豈喻也哉

沈氏七說

卷四

六十二

戒浮薄

今之少年日趨浮薄見先進肆然無禮詩刺芄
蘭孔懲闕黨亦未必如是之濫觴也予初入庠
序卽痛絕此輩不與交涉此輩嫉予如讐或勸
予調之以弭其謗予終不以爲然蓋性情冰炭
難以強合姑枚舉二三以概之禮曰倍年以長
則父事十年以長則肩隨今有弱冠之徒去老
成人不啻二三十齡而東帖稱謂間輒鴈行之

沈氏弋說

卷四

六十二

備書之流因而效尤儒冠儒服居然與我輩提
提左避是爲少長無序貴賤無章豈厚道乎俗
之浮薄者一也鄉間中非無割股廬墓之孝子
還遺金却奔女之義士娶瞽婦膳貧友之仁人
此輩捫舌不談偏毛舉他人之隱過以快唇吻
或好傳人死或詆其閨醜百無一實以謊證謊
甚則設誓以誣之又甚則造爲歌謠編爲雜劇
以播揚之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二也呼貂璫

之廝役則號而不名呼桑梓之縉紳則名而不
號市井小民羶慕銅臭無怪其然吾黨斯文亦
復如是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三也予量窄而
不能容嫉惡太嚴亦其所短此輩聞予此論痛
恨入骨舉人世極惡之罪展轉相加予不恤也
予諄諄勸戒惟願其猛然知非翻然改過反澆
習而還于長厚予且師尊之不暇其絕之耶蘇
子瞻曰國運之所以靈長者在風俗之厚薄不

沈氏弋說

卷四

六十四

在乎富與貧予謂世富則風俗自厚世貧則風
俗寢薄安得菽粟如水火黃金與土同價而挽
此旣敝之俗哉
長卿再弋○浮薄中口業第一劉貢父滑稽善
謔毒甚刀兵晚年得惡疾王景亮結社相嘲號
猪嘴關而爲呂惠卿所中傷舉社糞粉黃魯直
好作艷語而秀公以爲當受泥犂業報世之君
子慎矣哉人禍天刑可爲猛省

事有快心者三

晉人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二百人
事之快心者一也越王勾踐破吳而誅伯嚭責
其賣國與已比周事之快心者二也來俊臣于
周興卽以其法治之請公入甕事之快心者三
也

沈氏七說

卷四

六五

事有矯情者三

漢高帝與雍齒有讐欲息沙中偶語而侯之事
之矯情者一也韓信召二惡少年所嘗辱已者
各予百金恥其曩時之不能殺而自掩其怯事
之矯情者二也韓安國爲獄吏所窘不堪之甚
曰死灰寧不復燃乎曰燃卽溺之後復爵獄吏
請死安國曰公等寧足與較乎時人服其雅量
事之矯情者三也

沈氏七說

卷四

六六

長卿再弋○只因兩韓公自附雅量長了千古
才風後來豪傑受這些愚頑的人許多煩惱其
實我身困苦于人何與縱不聖物色塵埃中何
至橫逆相加亦深可痛恨後之君子便量窄些
也不妨

卓去病先生評○人當貧賤時爲人所詬辱不
知其几而一朝得意又自附于雅量不較是使
惡人得志無已也善人之受害益甚矣故君子

以直報怨爲一已泄憤者小爲衆善人羽翼者大爲衆善人羽翼者少爲千百世扶風教者多張橫渠有云報者天下之利也旨哉斯言所當深味

沈氏弋說

卷四

李七

事有無可奈何者五

子嬰誅趙高在位僅四十六日酒未及濡唇餐未及下咽而真人已翔于霸上事之無可奈何者一也。司馬遷以李陵事下蠶室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事之無可奈何者二也。劉盆子人畏欲啼事之無可奈何者三也。張超被圍于雍丘臧洪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而袁曹方睦坐視不救洪竟敗死事之無可奈何者四也。

沈氏弋說

卷四

李八

陸秀夫張世傑抱帝入海大風覆舟事之無可奈何者五也。

長卿再弋○賈長沙罪子嬰不能任忠賢又不能縞素以正先帝之過其說迂甚大凡旦夕悔禍而卽可收土崩瓦解之勢者其先世嘗有功德于民者也。秦然乎哉況在位日淺其及圖乎。所謂善者無如之何正此時也。長史欣留司馬門三日不報章邯降羽執羽手涕泣爲言趙高

則邯寔萬不得已而誼云章邯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皆文人之筆也若以臣節責邯則別有說

沈氏七說

卷四

六九

世事不平者九

武將汗馬血戰萬死一生襲瘡止于外衛文臣藉口發縱指示世官執金吾事之不平者一也異途得賄名之曰賊科目簞簞不飭則曰交際餽遺事之不平者二也古人重門第爵無崇卑皆得任子今甲科方面之元子例不得補邑博士弟子員必與齊民一體角稅而銅臭市兒不識章句爲何物翱翔胄監居然號太學生事之

沈氏七說

卷四

七十

不平者三也舉子分南北卷今日之主司卽前日之舉子而主司閱卷獨不分南北事之不平者四也士中式爲朝廷所舉之人矣旣膺職可以沾祿未出庠亦得補廩而兩皆無之何以爲方穀之資事之不平者五也詞臣不膺民社彈文而吹毛求疵反不若外官註誤猶有晚蓋之門事之不平者六也臺省作天子耳目威尊權重而庶吉士散館以之爲屈藩臬黃金橫帶位

二千石上而兩衙門外轉以之爲褻事之不平者七也無錢買踪帽吝費戴紗巾既戴紗巾羞伍踪帽儉則不遜事之不平者八也縉紳衣冠之盜怒呵于堂上探囊發篋之寇戰栗于階前事之不平者九也

沈氏弋說

卷四

十一

文人數奇

有僧相歐陽永叔耳白過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蘇子瞻生辰與韓退之相似命在斗牛奮角張口故生平風波特甚兩公之不偶或命相使然至于李青蓮捉月採石杜少陵覆舟醉沉數何奇也豈覓句太工亦遭陰譴乎大抵文人之習氣輕世傲物矢口月旦落筆雕黃不但人忌之鬼神稔忌之矣王元美曰挾造化

沈氏弋說

卷四

十一

之秘則真宰默警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此有識之言也而聰穎個儻之士見解所到時出快心之語如弩發機率不及持出不及返原無意于傷人口業作崇彼亦不自由爾世間庸愚之夫與高士臭味不投又數數犯其所忌人衆我寡受禍宜矣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理勢宜爾可徒諉咎于命相耶士之文不若歐蘇詩不如李杜者人害天刑可以無慮然予有說焉月犯

少微吳中名士求死不得諸公生計既繁生路自遠即欲躋附數奇文人吾且柰之何也

沈氏弋說

卷四

七十五

女人姓詐

官之墨者必酷婦之淫者必悍妬而且詐漢之呂唐之武概可推已戚姬之人彘蕭淑妃之骨醉易地皆然不足憫也近世婦人性好殺生而持齋詈舅姑凌夫子而念佛者不少矣春秋誅意其持齋念佛之意是何意耶內典云昔有四姓人婦與琢銀兒私通者夫覺婦殊不服夫言吾不汝信當與同至神所立誓婦言甚佳夫齋

沈氏弋說

卷四

七十四

七日始往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于市逢人抱持夫齋竟便將婦出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臥地婦嗥呼其夫何為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婦言我生不作惡但為狂人所抱夫默然而慙佛曰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韓非子載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

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士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此與琢銀兒事相類長安之俗男女導淫之處名曰巢窩蓋居亭主人媒合二姓之慾而因以爲利者也有一武弁潛匿于此以俟桑中之期及期而至者卽其妻也其妻左手紐其胸右手搯其面且泣且罵曰吾探知汝在此特來窺破

沈氏代說

卷四

七十五

武弁慚屈而出佛所謂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者豈誑語哉

輕疑

薄俗喜于造謗無兄而盜嫂少孤而不孝繼母三娶孤女而搗婦翁此輕信之不可也而輕疑亦能買禍英布之妾歸寧有隣醫賁黑以布故厚款之妾數稱賁黑長者布疑之而黑告變遂羅赤族之誅梁杜從任西荊州刺史新納一妾年貌兼妙寵愛特甚妾得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方倚簾讀之而從自外至妾羞以父事

沈氏代說

卷四

七十六

相聞因嚼吞之從疑情人所寄剖腹取書妾氣未絕從覽訖而悔恨已無及矣是夜見妾訴旬日從死此二事皆輕疑之過也雖前生惡業不能解脫而二公于人情原自未透世豈有淫婦人于夫君前讚其所私者乎布之愚一至于此世豈有新納之姬恩寵方篤而遽有外情者乎又豈有淫詞而倚簾觀看者乎從之愚一至于此大凡世故不熟人情不深而亂用其疑頭頭

是網士君子處帷薄之變者有孔顏之家法在
即揆以佛門果報之說應無有礙况妾勝所關
甚細古人云去一姬復一姬進者是也而可知
布從之癡迷乎

沈氏弋說

卷四

十七

兄弟不相及說

壽朔皆宣姜所出朔譖伋而壽竊節遇盜與伋
同死王處仲親為叛逆其第竺法深超然獨遊
于方外王荆公朔新法以毒宋而弟安國非之
韓絳黨附安石而弟維爭之曾布敗壞善類而
弟肇移書勸之夫武攸緒之于武壘族屬猶疎
逃也兄弟同氣而意趣端邪不翅冰炭故吾嘗
謂柳下惠之和非得已也以盜蹠之橫暴日殺

沈氏弋說

卷四

十七

不辜肝腦塗地而惠為之兄誅之不得化誨懷
服之不得坐視之又不得只得造出一局曰爾
為爾我為我爾焉能免我哉蓋無可柰何之詞
而觀者反以為聖之和耳此之謂兄弟不相及
也若司馬牛則不達此意而憂矣
長卿再弋○牛惠分量迥隔一憂一不憂也象
封而管蔡誅則罪有輕重故凡人權不君相者
只好管得自已商所以廣牛即惠之旨歟

沈氏弋說卷之五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三代以下人勝三代以上人說

沈氏弋說

卷五

二

孔子曰行夏之時竊有志而未逮至漢武帝始
改元用夏正朔是湯武伊周之心思損益不孝
武若也成王聞流言疑周公感風雷之變發金
滕觀之乃迎公于東土漢昭帝年十四即辨上
官桀之詐篤信霍光是成王之天資穎悟不孝
昭若也召公賢者亦不悅周公而邴魏同心輔
政房杜謀斷相資是召公之協恭和衷不邴魏
房杜若也今人輒稱三代以上人物而不知三

代以下原自有人善哉石勒之言曰賢智敏達
不必學夏聰明才辯不必讀書四海之外五經
之表亦自有人也而况三代以下之人乎

沈氏弋說

卷五

二

好惡說

人之有好惡從我見起則不能肖物而付從人見轉則無真宰無特操故大學言僻言拂蓋難之也有人于此眇者遇眇者跛者遇跛者憐其同病則以為悅忌其形已則以為嫌好惡果有常乎果無常乎染人喜日暄而植新篁者有憔悴之憂耘人喜雨潤而策長途者有泥濘之苦好惡果有方乎果無方乎醉飽之人以酒食為

沈氏七說

卷五

三

地獄誅戮之囚以囹圄為天堂好惡果有據乎果無據乎明知其盜賊也而甘詞厚賄遂謂其情之可原明知其賢聖也而督責提撕反訾其行之已甚好惡果有定乎果無定乎驩者有餘芳壤墻則獨智其子憎者有餘疾竊鐵蓋自造其疑好惡果有涯乎果無涯乎道其恒則琴者人之所悅也而唐玄宗偏不樂聞棋者人之所耽也而蘇子瞻獨不喜着至若陳侯昵敦洽之

醜不以先紅顏艷姿海女逐酷臭之夫不以易臯蘭晦蕙周文嗜不美之菹味過太罕魏明好椎鑿之聲清踰絲竹則別有一種理外之心匪夷所思不可以尋常性情測也夫吾儒以孔子為宗而子之眾惡必察于何處見于妻公冶長處見于之眾好必察于何處見于誅少正卯處見

長卿再弋○凡人作好作惡外又有一種非好

沈氏七說

卷五

四

非惡之橫議如談字則曰祝允明豐南禺何嘗會擗筆談盡則曰沈石田唐六如何嘗會布景談詩文則曰李于鱗王元美何嘗會琢句此乃江湖習氣騷壇套頭以之嚇老實人者予髫時厭聞恒掩耳走而輕薄子纔效之不知其嚼過飯也

徐楚白先生評○世人耳長目短人好亦好人惡亦惡但患其轉不患其僻但患其順不患其

拂能僻能拂便是有力量人

沈氏弋說

卷五

五

謹慎說

漢武帝號知人謂霍光小心謹慎可屬大事而諸葛武侯亦云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屬以大事也夫托孤寄命何等忠貞齊等識力而一謹慎遂足以辦之可見要一謹慎之人舉世難得矣已而光輔昭立宣廢昌邑行伊周之事亮先後出師討賊五月渡蘆深入不毛祁山六出歲無寧晷由斯以觀漢武昭烈俱雄才大畧之主

沈氏弋說

卷五

六

斷不取畏首畏尾之人認爲謹慎而二臣扶危定傾又不作畏首畏尾之事以冒謹慎之名則所謂謹慎者即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旨而非壹于蕙矣俗言彭祖觀井自繫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史稱石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此謹慎之象而非謹慎之義也必欲尋二臣謹慎處如霍光親送昌邑于藩邸孔明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之類是也

徐楚白先生評○微服過宋何等謹慎夾公一會而却萊兵三千特謹慎中之作用耳黃聖孩先生評○高論可賞

沈氏大說

卷五

七

簡傲說

陳元龍在淮海之間豪氣不除許汜遭亂過下邳見之無客主之禮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牀下以告劉玄德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則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玄德此言乃是英雄本色觀此則玄德之傲更甚于元龍矣他日草廬三顧以帝室之胄而下巖穴之布衣何謙光可掬也不抗節者不能折節世人概以謙為美德傲為浮氣而不知其妙合之機有不容岐者傳曰之其所傲情而僻焉傲情特不可僻耳安可少哉士大夫作許汜之見者何多而為元龍之態以驚人為玄德之言以悚人者百無一覩紛紛然求田問舍誰為志于功名者乎

沈氏大說

卷五

八

長卿再弋○世人誤認簡傲爲不美字眼而聖人思狂專取其簡又曰可也簡孔之取瑟而歌孟之隱几而臥皆傲也簡傲何不可之有自鄉愿媚世妄附于大易福謙之旨壹意作繞指柔如是則凡巧言令色足恭者天與鬼神皆福之矣乃單成公視下言徐而叔向何以決其將死魯公受玉甲其容俯而子貢何以卜其先亡隨與亢皆疾也所謂滿盈者就志氣論非酬應也

沈氏弋說

卷五

又入

春秋時狂狷之脉幾斬晉人風聲氣習差近狂狷柰後人各以中行自命而反目之爲恠僻不經嗟夫至于今求一真鄉愿亦鮮矣物極則返安知無真狂狷出而持世乎予更有說焉灌夫罵座今市棍酣酒者亦罵座陳元龍簡傲今墨吏貪婪者亦簡傲可嚙也夫

真似說

物有真卽有似砒砒混玉魚目混珠鎗石混金鸞鷲混鳳野馬混麟木蘭混桂奚醢混檀蛇床混藤蕪芎藭混藁本薺萘混人參杜蘅混細辛敵木混門冬房葵混狼毒鉤吻混苻華拔楔混草薺皆聖賢所謂似是而非者也似則難辨故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似則害真故黎丘丈人惑似子者而殺其真子瑯琊巨伯惑似孫

沈氏弋說

卷五

九

者而殺其真孫似則必至于敗露故蘇世長在陝州部內有犯法者世長自撻于都街血流痛楚而走觀者笑之夫天下事不索胡獲予嘗痛世人總此精神心力而不用以覓真偏用以摹似宋人之楮葉似巧而實拙者也畫家藏拙不寫儀像而寫神僊鬼魅何者儀像難真神僊鬼魅易似也真則率其天然之趣而光景常新有動人于形骸之外者不脂不粉美人之真也夫

差。航。之。故。國。傾。不。矜。不。履。帝。王。之。真。也。虬。髯。惜。之。故。心。死。情。真。則。石。可。化。魂。可。離。氣。真。則。濤。可。迴。鏃。可。沒。怨。真。則。酷。暑。而。霜。可。降。嚴。寒。而。塚。可。青。也。不。知。者。以。為。怪。知。者。則。以。為。常。而。已。矣。似。者。有。是。乎。予。性。惡。似。而。喜。真。作。真。似。說。

沈氏七說

卷五

十

善利說

潘侍郎允見程正叔程舉孟子孜孜善利二語為問潘未繹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亦知今之所謂善乃古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悟一生之非予有說于此近世僧道募化錢米啓建塔廟及齋壇經懺欲以漁獵褻施而遡當年建塔廟開齋壇經懺之本意實昇天超界度世伏魔近世好為人師者期得館穀束修而究作師之

沈氏七說

卷五

十一

本旨實振鐸而發蒙以領袖來學羽翼斯文則今之所謂利庸非古之所謂善乎善利原一串事不得分拆而為善為利各有兩途不得合併今人既慕虛名又貪厚實善利襍出而偽君子且接踵矣予嘗有言非但善中襍不得一毫利即利中亦襍不得一毫善也

長卿再弋○袁中郎先生增三教為五曰儒曰釋曰道曰瞽曰愿減三教為二曰何人不儒釋

道而襲其迹。何人不蹠愿而傳其神。此皆憤世語也。而予支離其說。約之爲一教。何也。中情不遮。則外貌亦不必愿。欲傳其神。自不得不襲其迹耳。世人盡囿于一教之中。而不能出而聞予此說。佯詫曰。是何言歟。然未必無世味。外人賞予此說者。

卓去病先生評。伊川塌麥人問市價乎抑減價也。伊川答云。市價所謂利中。襍不得一毫善。

沈氏弋說

卷五

十二

也不襍善。乃真善也。

聞子將先生評。三代時鄉舉里選。故士多勉而爲愿。今跣地任達者。不礙進取士。何以愿爲。但增一跣教。而儒釋道多收拾去矣。

善惡說

人但知善人難得。而不知惡人更不易得。古今以來。聖君賢相。自堯舜禹湯文武。而遯之。尚有黃帝神農伏羲等。辟稷契臯陶伯益伊傳周召。而外尚有風后。牧力等。臣而猶不足。廣之以孔孟善人。如此其多也。惡人寥寥。止桀紂而已。繫之以幽厲氣力。單薄意味。淺淡。那能如桀紂之暢滿乎。故荀卿性惡之說。不得不受屈于子與。

沈氏弋說

卷五

十三

也。昔人有云。使文王不死。其聖當不止此。嗚呼。使桀紂不死。其凶暴豈止是哉。可見善惡分量。俱無涯。聖賢必無顛迷之理。凶暴間有悔悟之時。惡大而化于善。周處是也。善人而轉于惡。千百中不一二見焉。予故曰。善人易得。惡人難到也。

聞子將先生評。齊襄隋廣尚不得爲惡人。耶。三代以上。屈指桀紂。若自秦以還。桀紂尚無坐。

位處且祭亦非紂比也比于有子無子不可知
據皇甫謐則紂且剖比于妻視其胎矣

紀氏說

卷五

十四

安貧說

貧之難處尤莫難于婦人介推之母陳仲子之
妻能安貧其天性也世之如蘇季子朱會稽之
取擯于妻嫂者不少矣獨二子有激而以富貴
自羶故傳耳乃北門詩人且曰室人交徧謫我
則婦怨無終從古然矣假令衛之賢者如東門
之恭縞食貧自樂何至仕暗君而甘升斗之祿
鬱鬱不得志哉山巨源少孤家貧謂妻韓氏曰

紀氏說

卷五

十五

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
由此推之鮑宣梁鴻洵孤貞亦少君孟光之澹
泊雅有以成之矣

長卿再弋○史載劉伯寵少而貧薄及歷武陵
守貧尤甚嘗召左右將營子母忽見一鬼撫掌
大笑遂止夫貧不知安為鬼所笑世人只因命
字看不透有許多謀求則知命乃安貧之秘訣
也

徐楚白先生評○無怨貧所難而范史雲易之
無驕富所易而石季倫難之代有升降類有貞
贖卽聖訓未可泥也

沈氏弋說

卷五

十六

攘夷說

三代而下一統而最久者無如漢唐宋宋受夷
狄之禍最慘橫于遼侵于金滅于元固天運使
然亦宋之君臣禦失其道也蓋夷情如犬羊不
可禮義化誨大創之使懼而遠竄斯有數世之
寧先王知其然故舞干因壘之後惟歲時震耀
其甲兵不聞其以賂爲羈縻也春秋重攘夷正
恐其猾夏也而宋儒始亂之曰欵曰和漢武帝

沈氏弋說

卷五

十七

命衛霍出師北伐匈奴雖費與勞得不償失而
匈奴漸弱誰弱之漢武弱之也唐太宗征突厥
有雪恥除寇之咏亦猶是意以故漢唐間有虜
患不甚大害宋然乎哉宋儒目兩主爲窮贖以
本朝金縉行成爲得策寇準勉使者以許過三
十萬卽斬之斬其所不必斬富弼爭獻納二字
爭其所不必爭此孩童所竊笑者而二名臣斤
斤以此見長畏蕙之病入于膏肓虜日以富強

中國日以貧弱譬之萬丈之隄蟻穴浸灌一決而不可收也或曰周宣王六月興師以伐玁狁幽王即無道乎猶其子也竟為犬戎所弑何歎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無犁庭擣穴之威以寒其胆故再世而竊發而宋儒方深取之以為去不窮追得禦夷之體夫周之宣王洵賢于漢唐之辟矣而謂禦戎得上策未也齊桓公救邢城衛而霸秦襄公小戎西征而霸皆戰也非賂也

沈氏弋說 卷五 十八

宋以堂堂天室供貢四夷恃一切苟且之計以為恒其不即亡者猶仁厚之遺乎

卓去病先生評○夷情怯而嫚一大創之即遠遁去見為可擾則時見告矣不論我禦戎之體與盟言在耳也今諸邊實受此累而近法以搗巢為生事有大禁坐令夷德無厭民生日蹙可慨也夫

積書說

先民有言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予欲改讀字為賣字客駭之予曰近世子孫束書高閣飽蠹魚者即號守文之裔矣其他非殘闕于鼠即屋漏注焉或用以覆甕或用以粘筐或零落散佚村婦人竊為線貼而癡孩子碎為風輪以至糊窓牖拂塵埃無不取給于書其作廢紙賣者能幾其祖父千百金購而子孫獲半值欣

沈氏弋說 卷五 十九

售者又能幾陶彭澤有五男兒都不好文墨况其下者乎予故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賣也客大笑絕倒

長卿再弋○記誦之家昔人呼為腹笥予以為肉厨已耳何也凡讀書者上之資以經世次之資以立言僅取誇多已不足貴而况徒積乎徒積則虛有用于無用其子孫必不能讀以故蔡邕萬卷悉授于王粲粲子誅復散于宗人王輔

國輔國遂成名儒書可謂得所矣然當時積書之人一段苦心如蜂釀蜜為人作甜予有說于此徒積者姑置弗論積而能讀者當用筆塗抹使不肖子孫難賣而吾精神流寄簡冊間異時知已開卷相對亦暢事也

沈氏弋說

卷五

又十九

博物說

晉史載孔子履漢高帝斬蛇劍王莽頭咸御庫所珍藏忽燬于火此三物騰空飛去夫莽篡賊也祝融回祿之神何所賞鑒而收為骨董孔子大聖漢高真主其生平所用之物甘與戎首為伍則履劍亦絕無靈氣矣吾還叩之博古者圮此三物語收旅實家何詞以對上老人之履延陵季子之劍智伯之頭並表表者也今安在哉甚矣史氏之誣也故夫卜騶牙

沈氏弋說

卷五

三十

于帝所者射覆之小術也識寶氣于豐城者占候之支見也若能辨乾德之鏡則有用之學真可以備顧問矣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長卿再弋○博物非如骨董家耳食射利者學古有獲以其緒餘旁及器具如劉原甫辨端硯之贗以天寶但稱載安得有年此時州改為郡但有太守安得刺史乎而刻云天寶八年刺史李元書偽也其辨赫連勃勃龍雀刀辨漢條侯

玉印亦猶是意何天承見古冢上銅斗有柄而知為新莽時物卜其為甄邯墓此皆非空疎不學者可臆揣也然史多溢詞續博物志謂堯緝獬豸皮以為帝帳嗟乎紂為象箸去陶唐已千有餘歲箕子猶且啼之當時茅茨土階安得有此博物者弗信無稽之言以資塵譚則得矣

沈氏說

卷五

及

序齒說

國朝都玄敬先生聽雨紀談謂士大夫居鄉妄博謙退名非我族類一概序齒為不中禮禮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于族又引藍田呂氏鄉約云非士類者不以齒可見序齒之誤相延已久然此乃薄俗非厚道也序齒對序爵言鄉黨莫如齒對朝廷莫如爵言即就宗廟中論豈燕毛也而姪之坐次遂超諸父上乎

沈氏說

卷五

十一

士自與士序齒農自與農序齒商自與商序齒至自與王序齒斷不以鄉黨之故位商賈于縉紳之上如近時所云序齒之說也假令乞丐中有年長者士大夫屑與之揖讓乎是依然序服飾不序齒也又令伶優中有年長者士大夫屑與之周旋乎是依然序流品不序齒也而何以商賈偏序齒也昔人著錢神論呼錢為家兄世無第而敢先兄者則序齒固宜然儘有墨宦饒

家兄更倍于商賈者亦相率序齒。寃矣哉。士舉于鄉。舉于公車。乃有序齒錄。青宮入辟。雖乃行齒。胃禮。今以目不知書之銅臭。居然與鄉先生獻酬。已不雅矣。又從而序齒。不更怪乎。或者有所利而媚之。未可知也。乃士大夫之無所利者。亦假借焉。幫閑走空之客。匍匐宦門。以射利者。亦援銅臭例。而序齒。展轉顧忌。求媚于鄉。惟恐人說俗。惟恐人說薄。而不知喫鄉飲進。鄉賢全

沈氏代說

卷五

十一

不係乎此也。宋洛下耆英社。司馬君實年未六十。以狄兼慕故事。得與是時。君實執政已久。爵德竝尊。彼此居鄉。結社飲酒。則以序齒爲便。况君實所與序齒者。文潞公富鄭公諸君子也。若爵德不逮君實。而一味謙退。甘處于商賈之下。以自納侮。此何可令與。皂見耶。長卿再弋。○或問有一徽匠。年五十而室如懸磬。自學校以至縉紳。三十內者。肯與之序齒乎。

長卿曰否。又問此徽匠未幾家累巨萬。則向日所不屑序齒者。今頓然序齒乎。長卿曰然。或問有一貂璫。厮役橫剝民脂。富埒陶白。年亦五十。而士林中年四十九者。肯與之序齒乎。長卿曰然。又問此役未幾貧甚。衣履垢敝。肘露纓絕。面有菜色。向日所驩與序齒者。今序齒如故乎。長卿曰否。或問有人于此年踰知命。位列鼎台。而百萬財虜。頽然耳順。此時序齒乎。不序齒乎。長

沈氏代說

卷五

十一

卿曰否。又問臧獲出姓。挾貲數萬。僕從冠服甚麗。而年已髦。期衣冠業與之序齒矣。旣而居亭怒其太橫。遷之宇下。此衣冠人來至王所。還見臧獲。此時序齒乎。不序齒乎。長卿曰否。或問聖人說富與貴。世人勢利竝趨。子仲斯文而抑阿堵。世人先崖異子矣。長卿曰不然。子惡其不情耳。夫序齒二字。從年歲生。不從家產生。可怪今人趨利逐富。本一齷齪肚腸。而文之以美名曰

鄉黨序齒厚道也若直截痛快衡家產之贏謂
為禮文之隆殺雖不佞其何說之辭雖然商賈
中有孝友可風而縉紳中有極無賴者不但上
下床而已奚序齒之足云

沈氏弋說

卷五

十四

寃飲說

昔蘇舜欽石延年輩恣情杯酌其名有五夜不
燃燭謂之鬼飲挽歌哭泣謂之了飲露頭圍坐
謂之囚飲以藁自束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繫
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而好事者廣之云商辛
為酒池迴船糟丘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非牛
飲乎阮步兵飲酒二斗舉聲一號非號飲乎畢
吏部盜樽非偷飲乎劉伶跪祝而飲非跪飲乎

沈氏弋說

卷五

十五

北齊高季式留司馬消難飲索二車輪主客各
括其頸引滿相勸非枷飲乎胡母輔之輩閉室
酣飲光逸脫衣露頭狗竇中大叫遂得入飲非
狗飲乎以子論之蘇石五飲強立名目殊無義
味而牛飲號飲偷飲跪飲枷飲狗飲各領其趣
最慘毒則王愷矣愷設燕使美人行酒客飲不
盡輒殺之酒至王敦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
色而敦傲然不視王導素不能飲勉強盡觴近

世飲酒無古人之趣亦無古人之惡但充量滿腹而已此與貯之瓶罍中何異所謂甕飲者耶聞子將先生評○趣甚

沈氏弋說

卷五

廿六

四皓羽翼太子說

高帝創業中之魁然者也愛少子蠱厥妃廢嫡立庶非其質矣帝蓋有隱慮焉慮天下非劉氏有而轉屬之他姓視人心所嚮謂何耳人心在太子則太子嗣人心在趙王如意則趙王如意嗣此情惟子房知之故曰未易口舌爭也帝非慮呂氏之危劉而繫心于戚氏也慮及此以帝之忍且斷鋤之不難呂后卽悍婦乎纔欲易儲

沈氏弋說

卷五

廿七

而窘迫無計其不足以制高帝也明甚然則帝所慮者何天下初定沙中之偶語未息功臣之怨毒未消千秋萬歲後有天下者果劉氏子孫哉未可知也從古匹夫而有天下者惟有虞氏夏商周秦皆諸侯也五季之君盜賊夷虜黥率巧養子無所不有帝不及見但見已起家布衣儼然稱帝不能無疑方日夜憂繼體之弗類而何暇留情祗席爲設迂儒以申生扶蘇之說進

如水炭之不相入。而且有害。何也。申生扶蘇失之。懦帝正慮太子仁柔不已。若而顧以此說乎。留侯畫策微巧。招帝所難致者四人。帝喜出望外。曰。煩公幸。率調護太子。蓋不意人心之繫屬太子如是也。乃翁可無虞矣。留侯因病發藥。深中帝之膏盲。令太子重于九鼎。奇矣哉。謀臣之苦心也。古今人。僉謂漢高帝輕士。嫚罵。予獨以為不然。其溺儒中。洗足見儒者皆偽也。欲得真

莊氏大觀

卷五

廿九

儒而以倨傲凌轢之態試之。三代以下豪傑之作用也。子房有儒者氣象。帝遜謝以為不如。叔孫通陸賈大儒未嘗不甄收也。帝所罵且溺者。可以罵可以溺之儒也。不然留侯四皓之策。胡以若射覆然。帝語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若主矣。此寬慰兒女子之言。非真也。夫帝何事不假。丁公可斬。雍齒可封。太公將出。烹泣變為笑。淮陰欲王。齊嗔變為喜。而顧執迷

恣懣于戚夫人乎。說者謂四皓非真子。又以為不然。四皓秦之隱君子也。其伎倆未必高出子房。何以子房遂不能致黃石赤松滄海君世。評以為鬼物。然未有疑其誕者。而四皓猶是人也。翻疑子房之假設哉。

卓去病先生評。○高帝以天下初定。人心未屬。為慮呂后不難擊斷。戚姬不難割絕。此窺英雄隻眼處。宋人以四皓臣等皆願為太子死。語不

莊氏大觀

卷五

廿九

雅馴。疑為非真。不知高祖諸人顧利害不顧道理。假如四皓當時作優游軟款之說。高祖嫚罵去矣。若如此。不過一斷樞腐水之見耳。安能餐芝食氣以商山老也。黃聖孩先生評。○高帝嘗手書示太子曰。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乎。此帝意中事也。帝欲去太子之仁柔。以安天下。而竟不去呂氏之淫姬。以安戚姬。帝不知有兒女子也。鈞弋之誅。雖云

鑒于人彘亦武之英敏酷類其祖而法漸微耳
聞子將先生評○說得高祖心事出

徐楚白先生評○惠帝即死則羽翼劉氏者誰
或謂平勃交驩火德自王子謂呂后未殂諸呂
未易平也使子房無赤松之遊則孝文早嗣呂
后無稱制之理矣

沈氏代說

卷五

三十

仕宦當遵孔孟說

今人初釋褐作吏虛僑恃氣自負清廉動與上
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居下位而不
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往以後進凌先
進齟齬一二死灰之鄉紳以自鳴其猛此與孟
氏之訓違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夫
諧媚纖趨醜行也而事上亦自有禮搏擊豪強
美名也而處同袍亦自有體矜奮之士習氣用
事最易蹈之後悔何及

沈氏代說

卷五

卅一

淮陰侯密于用間疎于設備說

吾何以知侯用間密而設備疎哉以伐趙知之侯與張耳引兵伐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欲以三萬精銳從間道絕其輜重深溝高壘毋與戰不旬日而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成安君迂濶類宋襄素稱義兵無事狙詐侯偵知左車計不用始決意下井陘傳餐之令下背水之陣成而漢赤幟且立于趙壁矣無何解廣武君縛

淮氏大說 卷五 卅三

虛心問計夫侯用兵如神智不在廣武君下何服之深也是時豪傑並起侯借廣武君以示招揀即使其計果行侯必不墮廣武君陰謀秘畫擯棄不用而且令敵人窺其鼻息得以爲應成安君不亡何待而侯用間之密豈他將所及哉可怪者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使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與耳尚不知也備敵人亦自稱漢使如華元夜登子反之狀變生倉

率何以備之予曰此千古之誤也漢王櫛沐風雨非深居稱朕者比三軍之士疇不識其面貌也者安得自稱漢使即如士庶之家賓客闖入臥內方舉家驚異而主人迺有不知者哉何況軍門嚴肅奪符易將元帥顧不知也所謂不知者佯不知也苟知之而以大將體統見漢王乎倨矣以人臣禮見漢王乎屈矣此兵法所不載而侯謬爲不知此侯之權也漢王在所駕馭中

淮氏大說 卷五 卅三

而陋儒反以駕馭之術歸漢王又有謂侯故示之以疎者甚則有真咎其疎者真咎其疎非所論于侯之用兵謂侯故示之以疎在良平或然侯未必有此遠識謂漢王得駕馭之術此狙于善將將之說而不察焉者也黃聖孩先生評○總之韓信生平備敵人甚密備漢王甚疎若使敵人爲華元之計則必不能入

沈無回先生評○佯不知一語足訂千古之訛
獨怪侯既有此深識他日與帝論兵却又曰臣
多多益善鍾室之禍寔基於此蓋侯英雄人也
無大利害以鎮之其穎閃躍立露其智出良平
下以此弇州云信非人臣之材而不能君也只
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至言哉

徐楚曰先生評○信與耳尚不知也與一軍皆
驚俱是太史公粧點語恐非實事

沈氏弋說

卷五

卅四

擬項羽遺韓信書

項羽聞龍且死大懼遺淮陰侯韓信書曰將軍
棄楚歸漢視樂毅之捐燕歸趙何如哉毅與燕
惠王有隙不得已而去將軍與寡人無間言寡
人之側有人為將軍先容如蕭何者必不令將
軍掉臂至此雖然漢王豈真知將軍者哉將軍
為漢破趙下齊亦既報其解推矣必欲怱然于
故主之誼以結新驩竊為將軍不取也且漢王

沈氏弋說

卷五

卅五

名為濶達大度衷實刻飾方且聲寡人之罪為
義帝發喪而分羹之語凡為人子者所不忍聞
自親之不恤何有于將軍哉將軍之王齊果出
自漢王意乎抑請而後得者乎漢王以有寡人
在不敢不聽非其本心而將軍遂以為漢王遇
我厚愚矣况寡人勇畧蓋世身經七十餘戰未
嘗敗北曩者鉅鹿之戰諸侯王所習知豈漢王
所敢挑戰決雌雄者鴻門之會寡人生之榮陽

之圍寡人欲死之而乞憐于臣紀信狡兔幸脫
又將軍所習知者顧望依彼以自振乎寡人之
剪滅漢王在旦夕如終風之蕩稿楛而將軍頻
為之出死力于將軍未便寡人又聞蒯生以三
分鼎足之說說將軍此未必非良平畫策慮將
軍二三其心陰以言試之者將軍自宜狐疑弗
聽而寡人剛直無他腸曾與將軍有一日之雅
敬布其區區之私豈概等為貌言而忽之乎惟

沈氏代說

卷五

卅六

番聽幸甚

小說證贖

客有譚淮陰侯與西楚霸王戰者反覆誼諱刺
刺不休予笑曰昔人讀爾雅不熟認彭旗作蠚
食之大憊子讀史漢不熟據街坊市井所傳小
說便以為是夫信何嘗與羽戰乎信聞羽至不
引兵而東即引兵而西蓋信之自計審矣信遇
羽勝負俱有所不可信大將羽梟將也信舊臣
羽故主也范少伯有言為人臣者不可以加誅

沈氏代說

卷五

卅七

于人主就他國論也况親委質焉者其操戈耶
信苟運其奇謀羽不以其身為龍且代乎是勝
固不可也若以正合不以奇逞蹈宋襄之迂則
曩時俛出胯下之懦夫而今頓與拔山扛鼎之
雄暗啞叱咤千人自廢之傑爭匹夫之小勇如
螳臂當轍必無倖免是負尤不可也避實擊虛
兵家之妙此信之所以為信也史稱子房多病
未嘗獨將亦猶是意而說者謂為將乃道家所

忌子房避之果爾則子房運籌帷幄中孰非爭
城殺人之事而曰非我也兵也誰欺乎又謂子
房欲逃封故稱病而辭將嗚呼沼吳者皆陶朱
之力而扁舟自若也子房卽功高遂不得從赤
松子遊乎子房之意蓋不欲分諸將之功又自
知非羽敵也羽以二十八騎潰重圍而出斬漢
都尉僅亡其兩騎此何如鋒鏑而顧以狀若婦
女之留侯輕試于一擲哉客聞之語塞不敢復

沈氏弋說

卷五

卅八

譚

沈無回先生評○子房以術合者也如人訟而
延訟師訟勝而疑之恐其更謀已也子房之托
赤松消帝之疑也不然亦韓彭之續耳其平日
稱病未嘗獨將亦此意蓋微示以功名簡淡之
意則它日脫屣不至驚駭此子房預設之局也
曰曲逆何以不托曰平品汚帝不深忌之汚卽
平之三窟也智依局生良平易地行之俱不是

土木不可並論

議者輒云土木亡國引秦隋爲証乃秦隋自有
致亡之道不專在土木也卽以土木論土豈木
比乎二世之阿房宮煬帝之迷樓結綺臨春望
仙諸館築愁築怨亡不旋踵而長城拒胡萬世
永賴開河渠以通舟楫灌溉之利亦萬世永賴
夫寧直不厲民而已耶假令賢辟初之則非常
之原矣惟此舉出于秦隋而後世遂以爲殷鑒

沈氏弋說

卷五

卅九

皆耳食之言也若秦隋能順取而順守雖作阿
房宮迷樓何傷哉漢營未央宮極其壯麗何以
不亡觀此則露臺惜費之見小矣予更有說焉
夫魏之銅雀臺與秦隋曾無差別而成喪相反
人主可繹思矣

沈無回先生評○袁中郎遊靈巖記尾云齊國
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
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

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賜。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文人快論大都如是。獨恐彼昏據為口實。不可救藥。

龍溪代說

卷五

甲

以居官作佛事

凡貧賤人為善難。為惡亦難。何者。勢不足以濟也。富貴人為善易。為惡亦易。何者。力足以遂其願也。假令堯舜桀紂俱匹夫。縱仁暴之極。祇戚屬受之。必不能遍被于鄉閭。况國與天下乎。近世宰官慕大雄之教。輒脫冕齋居。作老衲狀。予竊笑之。夫我等為窮措大。則無如之何耳。幸而通籍。縮符如應龍之乘風雲。微霖大霈。相時以

龍溪代說

卷五

甲

投枯稿。咸待澤焉。視桔槔之取潤于江河者。勞逸鉅細懸矣。何必作區別見。而謂仕宦非淨業乎。其所着烏帽。即毘盧冠也。鞭笞。即痛棒也。呵怒。即熱喝也。見冤抑而隱之。即是慈悲。道場之死。而致生之。即是方便。道場窘迫于上官。而為民受屈。柔其氣以奉之。即是忍辱。道場簿書錢穀。晝夜不休。無須臾之暇。真若世人為兒孫作馬牛者。即是精進。道場飲水之操。終始不渝。暮

夜之金不入。卽是清淨道場。巨猾望之。而歛跡。無扞網干憲之奸。卽是降魔道場。吾願士大夫以宰官身此說于世有利益作佛事。孔孟之真脉。其在茲乎。佞佛之誦免矣。

問子將先生評。○快哉此真菩薩行願也。息壤在此矣。

徐楚白先生評。○絕頂之論。前此未有。若居官時。造戾罪業。雖棄官修行。無益也。

沈氏代說

卷五

聖王

釋氏教孝說

孝爲百行之原。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此儒家之論也。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墨與釋。差相似。而章句鄙儒。遂移墨氏之罪。漫加于釋。彼于釋典。曾未窺覩。以意揣耳。報恩經言。生箇孩兒。流出三斗三升。凝血中陰。經言。閻浮提兒。墮地飲母乳。一百八十斛。羅王經言。受父母身體。乳哺養育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釋氏教人以孝。不能殫述。而願詆其無親。甚至不孝于親。造諸惡業。而反向三寶懺悔者。是三寶爲逋逃藪矣。夫無心之過。可懺也。恃懺之足以消罪。解冤而明知故蹈。譬謀逆者乞降。以免君許。我乎是。又添一層罪案矣。阿闍世王殺父。雖向如來懺悔。竟墮地獄。得飽比丘。瞋母。雖曾往昔供佛。終下阿鼻。此罪之斷不容赦者也。懺之何益。王

沈氏代說

卷五

聖王

彥偉以土袋壓親鬼移其袋反壓偉身河南女以蚯蚓養姑雷擊其頭化作白狗此何者非佛之顯靈而顧以無親詆哉

長卿再弋○張璞父死不葬璞死未幾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陳彭年執政人號為九尾野狐彭年死孫達發其墓亦取金帶抵罪逆惡之報如印印沙毫不差忒

徐楚白先生評○近有辨報恩經為偽造者夫

泥氏代說

卷五

四十四

佛菩薩憫世之念何等真切此經縱偽意則真矣必喋喋焉白其為誑與歐陽文忠辨繫辭之偽何異非沙門中學究哉根器最上人覽此當發一笑

聞子將先生評○塞住懺悔一途最是然亦自有說

除肉刑說

漢文帝除肉刑古今多其仁愛而後之君子如陳羣鍾繇等議欲復之其仁愛更甚何則炮烙之刑初自紂而肉刑初自臯陶舜用之三代因之舜德好生書所紀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孟所稱也文帝而反紂所為則得反臯陶舜三代所為獨何心歟先王以五刑弼五教復設詳刑之官以防其淫雖禹泣罪湯解網文掩骸仁愛立

泥氏代說

卷五

四十五

千古之極而不廢肉刑稔知其不可廢也文帝崇尚黃老一切姑息之政不止于除肉刑而肉刑之除世儒率無非之者不過謂其慘耳若就二氏之教論笞杖亦慘不但肉刑有人于此建議自今大辟悉停罷不行則舉朝羣起而爭矣夫大辟非肉刑中之最慘者乎大辟不除而肉刑獨除則下愚巧為規避僅不蹈誅戮之條足矣其他細微可扞網者何憚而不為法輕易犯

階厲無窮此之謂不忍人之心非不忍人之政也。或曰死則死耳罪不至死而肉刑貽終身之玷絕自新之路不殊可矜乎子曰改生于悔下愚無悔性漏網之姦執法特甚先王知其然刑期無刑殺期止殺原以創懲天下非爲伏辜者地也若罰不當罪則宮之後不失爲巷伯刑之後不失爲卞和矐目之後不失爲高漸離若罰當其罪則自有士師以來遭刑而晚蓋翻然潔

沈氏弋說

卷五

聖七

已者有幾姓名不載于史傳我未之前聞也近世有盜賊逋于囹圄而祝髮爲僧或儼然衣冠以托于士流者無從區別據愚見刺字當于兩頰并復古髡法則朝逋而夕可擒彼知其必擒也亦自不敢萌逋念矣

長卿再弋○高秘書有言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旨哉斯言予邇之

虞五臣禹稷契益後世子孫皆崛起在此位而臯陶獨否刑官無後之說信矣孝文之除肉刑亦未爲無見云

聞子將先生評○下愚無悔性此下愚之習也常開悔之一路以待人此聖王之心也

沈氏弋說

卷五

聖七

革除比丘尼說

沙門謂狗有佛性。雉聞經而化。為曇翼祖師。則是靈蠢同歸。曾無差別。而世尊獨謂婦人不可度。阿難度之。為比丘尼。夫佛者西方之聖人。與孔老並列。為三教不假于時王之表章。而令人尊敬奉持。其法何可滅耶。比丘尼則似可已也。比丘持戒二百五十。而比丘尼倍之。其艱于證果。可知。予嘗見東南之俗。老媪祝髮為尼。良家

滄氏代說

卷五

四九

少婦因祝髮為弟子。惡關黎居然往來。以為常。而人不敢詰。何也。彼城社于富貴之家。漁其禩。施又號于人。曰某豪有力者。檀越我某巨室。供養我世。豈皆青盲避世之客。白晝典籌之人。乃身頂冠紳。而為惡關黎護法。可笑也。雖端人正士。欲甘心焉。而莫敢誰何。蓋投鼠忌器。亂天下瓜履之嫌者。此也。屏此一途。則僧俗男女。井然有別。即欲宣淫于形迹。有所未便。譬渡者無橋。

而望洋之人。絕彼岸之念。如此。則風俗正矣。伏梁公毀淫祠。王荆公鬻寺刹。概斥三寶。故其法暫施而難繼。據愚見。莫若專芟夷比丘尼。而毀其菴宇。禱淫僧之巢穴。實所以衛三寶也。或曰。今天下比丘尼以萬億計。一朝鋤之。置于何所。子曰。古有尼配僧之說。近于謔。非政體也。莫若妻謫成者。借以寬民力。而不費縣官之錙銖。真良法哉。在位君子。採予說而行之。移牒兩畿各

滄氏代說

卷五

四九

省州縣。自國初至今。比丘尼所犯淫戒。案牘彙為一編。永杜其害。即有靈照之徒。現身示異。斷不為其所撼惑也。三寶幸甚。世教幸甚。長卿再弋。或云佛制四眾弟子。使尼決當革。則佛世先應缺此。一眾矣。予曰。奉法弟子。增一眾。也不妨。破法弟子。減一眾。也不妨。所謂四眾者。即無四相之說。不可執也。再求聚斂。孔子曰。非吾徒也。四科中不缺一乎。或云僧多破佛法。

道多破老子法士多破孔孟法若准革除尼法
行之恐都無立脚處也予曰傳奕議除僧故其
說不行予欲除尼三寶中但有佛法僧無尼也
無尼于淫僧誠不便而于三寶則便若謂尼中
亦有善良則娼妓中亦豈無節俠乎望一二千
千萬非通論也

徐楚白先生評○以尼配僧大亂之道唯以尼
妻謫戍則祝髮者且將還俗而世無比丘尼矣

沈氏弋說

卷五

五十

在今日則第一要着然此說實三寶功臣

戒溺女說

吳隱之將嫁女謝石奴知其貧潔令使者移厨
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
蕭然無辨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甚推其隱
情不過慮粧貲艱于措置耳夫與其欲從厚而
殺之不如姑從薄而生之吳隱之之嫁女可師
也且無論果報之說可畏卽如緹祭以尺牘洗
父冤楊太真旣貴當年有生男弗喜女弗悲君
皇女英較丹朱何如耶

沈氏弋說

卷五

五十一

今看女作門楣之誼緩急榮枯兩有所賴則女
亦何可溺也世情愛子特甚于女不知堯于娥
聞子將先生評○此風最惡每欲徧搜其中因
果彙爲一刻以警羣愚倘得居民上者嚴爲禁
止真一吉祥善事也近世甚有并溺男者此風
在衣冠中亦有之長公與朱鄂州書當熟玩

庸醫殺人說

于客長安最久而良醫絕少因思京師一切仰給四方四方之百物美者驚集于京師以逐利惟良醫必不可致何也郡縣中有一二良醫以供桑梓之用猶日不暇給間裹糧而走百里之外即憚煩稱苦况肯萬里往來于京師哉其至京師者皆藥囊作鼠穴之庸醫也鎮日無聊怨命怨運遠征為糊口計其藥詎可服耶士大夫

沈氏弋說

卷五

五十一

在京師不死于病而死于藥者十之八九可畏哉必不得已而延醫當灼知其來京之故或避地而非糊口則可矣諺曰秀才學醫如菜作齋越越其子謂好秀才學醫則為良醫為名醫為時醫低秀才學醫只成就得一个庸醫而已凡物以本質為主麓惡之溺器千百年後斷不作骨董賣也若云資有近有不近則醫以聰明用者也夫

力量縱不能治病亦不能殺人則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者何說哉事可擾人亦可殺貧賤之人何業不可糊口而偏以人命為嘗試其情誠可痛恨彼徒以舌之諛補其技之庸而又以謗良醫之惡口參其舌之諛士大夫樂其諛憐其窮而妄發薦牘則殺人之業彼獨當乎我分受乎予不惜犯庸醫之忌以全活多人蓋好生之意也

沈氏弋說

卷五

五十二

徐楚白先生評○好秀才斷不學醫比之菜又比之齋正譏其庸陋非美辭也

聞子將先生評○余謂好秀才作醫尤是險事蓋學問聰明盡是殺人利器也

人總此聰明而行文庸者行醫亦庸若云庸醫

夜燭達旦說

俗儒有言夜燭達旦雲長之大節也夫人苟非
下愚必不冒賈倫之罪雲長萬古人傑而以區
區別嫌明微旌之辟如頌孔子而美其能不攫
金也陋矣哉當時雲長奉二嫂陷于操賊欲死
不得欲去不得操猾虜也陽尊其義俠以收延
攬之名安知不陰忌備而思為剪翼計乎夜燭
達旦防不虞也鉏麂荆卿之流萬一卒發預有

沈氏弋說

卷五

五十四

以制之矣雖然中材求白于心而英雄務白于
迹則夜燭達旦亦禮也夫

卓去病先生評○漢壽千古偉人豈以此為節
乎予嘗有云秉燭達旦公之小節誅顏報魏公
之苦心

徐楚白先生評○以防不虞立論千年暗室一
燈照破

關真君鹽池顯赫

吳越燕齊間煮海為鹽滇則有黑白鹽井而晉
則為鹽池在解州宋真宗朝解池鹽涸以蚩尤
作祟故解舊有黃帝蚩尤二廟解民新黃帝廟
壯麗逾常不及蚩尤蚩尤怒而不平池鹽頓涸
魚鱉蝦蛆鰕鱧之類化為人妖白晝擾民婦子
無寧晷真宗患之時真宗崇道教晉中士大夫
獻策臣之鄉有漢將軍關羽者正神也庶可以

沈氏弋說

卷五

五十五

治蚩尤真宗敕方士以符呪召真君真君現相
于丹陛之下問陛下何以命臣真宗大驚且告
之故真君曰無難但臣久不試于兵革幸憊馬
疲不堪用矣願陛下賜臣馬卒五千擊之真宗
曰幽明境隔人神不相為用奈何真君曰陛下
親書御札焚以賜臣足矣真宗許之真君受詔
而去時方酷暑耘者忽仆于田販者忽仆于市
馬仆于廐天地晦冥風雷驟薄空中聞鉦鼓格

聞之聲凡七晝夜而始清明盪池盡血魚鱉蝦
蛆鯁鱗之類盡腰斬于池無何滌以大雨盪池
如故所什人馬屍腐而不還者十之二三真宗
降詔褒封以旌其績晉中孝廉葉則如為予言
其畧如此葉諱震生子同社友也聞喜人與解
州密邇所傳聞常不謬嗟夫史稱蚩尤能作大
霧數十里迷黃帝之軍使不相見黃帝受符于
西王母乃克殲之涿鹿關真君加黃帝一等矣

沈氏代說

卷五

五十六

轟轟乎忠義之正氣邪烏得而勝之今

上御極之四十三年

詔封真君為三界伏魔大帝四方惑之說人人
殊予述舊聞以曉愚俗云

鸞乩紀異

近世召神仙者以桃木為鸞乩命童子扶之隨
符而降其術多偽即有降者乃靈鬼非神仙也
一人于乩上召得漢將軍雲長關聖降旁有少
年戲之曰武夫亦能詩乎曰能汝命題來少年
偶見桃瓣繫于蛛網之上即以爲題關咏七言
絕句一首末云蜘蛛爲愛春光好繞住殘紅不
放飛咏畢曰汝和韻少年不能和以鸞乩撲之

沈氏代說

卷五

五十七

而斃明神之不可悔如此唐詩有螻蟻也知春
色好倒拖桃片上宮牆之句由此觀之漢人亦
摹唐也永清友人武君維藩爲予言神仙之事
曾召得盧生有七言律二首予不能悉記武乃
侍御公後爲諸生恂恂長者不作誑語予篤信
之因知古所傳邯鄲夢乃實有是盧生非寓言
以醒世也

僧樓紀異

予鄉獨山利名普濟其闍黎喂猪飼蠶爲業飲酒近婦人爲生與兩峯三竺不異壬寅歲予厭城市酬應覓書室于鄉憇普濟寺之享堂其間空無人處也四望山田錯列松聲鳥語雜以牧唱令人神開每旦諸大小闍黎各問安否予始以爲情款旣而疑之有土著張茂才書紳來顧亦問安否予詰其故張言此地鬼之窟宅寺僧

沈氏弋說

卷五

五

不敢居而以公之讀書者曩時不佞偕友李某曾托宿焉李尚未遊庠也諸鬼登樓弄李自榻擲之地復自地升之榻俄而愾然嘆息或曳履或開窓曾無寧夜而君家半月以來處之晏如誠可駭愕張別去予笑其說之誕因急欲得鬼情狀且謔且挑之初昏時灶間盆盂釜鑊之器丁丁有聲屋上響如爆竹予靜俟杳無所見子弟臧獲咸失色頃聞牆外石門大開予曰聞其

開必不開也臧獲五六人携燈下瞰門果不開

從此擾擾不寧履聲入梯至二級必不能上上而復下下而復上自初昏至五鼓乃絕如是者三四夜予曰再如是當用符咒治之否則爲汝作佛事懺之從此安靜如故後予風塵長安者十年因循而未之懺蓋至今失信于鬼云或問鬼果有乎予曰三教聖人皆曰有安得無世間有此字遂有此物凡神仙佛皆然何獨鬼耶蒼

沈氏弋說

卷五

五

頡造字天雨粟馬生角鬼夜哭則鬼之從來久矣稽中散見鬼于燈下阮德如見鬼于廁中猶曰幻也若范文正豈誑耶

夢兆

高宗夢傳說文王夢呂望為思賢也孔子夢周公為行道也他年夢奠于兩楹之間則道窮矣而莊周且栩栩然夢為蝴蝶焉於陵仲子夢葵以表廉俱各從其志也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其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子犯曰吉楚子玉為瓊

沈氏代說

卷五

本十

弁玉纓夢河神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兵敗及連穀而死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止于鄜衍遂為鄜時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子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鄭文公妾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而祖伯儵也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御之生穆公名蘭魏顆與秦戰見老人結艸以亢杜回獲之夜夢曰爾用先人治命不以余女殉葬余是以報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

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公疾又夢二豎曰彼良醫也懼傷我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緩至曰疾不可為也盲之上膏之下藥不至焉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楚共王中目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還自鄭至于狸脈曰余懼死不敢占也今三年矣言之至莫而卒中行獻子夢與晉厲公戰公以戈擊之首陷于前跪而

沈氏代說

卷五

本十

戴之奉之以走巫曰主必死若有事東方則可以達遂伐齊鄭人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率國人愈懼子產立其後以撫之乃止吳王夫差夢犬嗥南嗥北流水湯湯入吾殿堂竟死于越其他以情感者如楚襄王夢巫女于陽臺之上漢文帝夢黃頭郎引之而升有鄧通之寵以象告者如唐武曌夢鸚鵡兩翼

皆折悔而召還二子諸如此類不可縷指要之
斯干有熊羆虺蛇之夢無羊有衆魚旒旟之夢
夢自昔然矣。夢有因。因生于想。夢有兆。兆屬于
幾。卽聖人所謂動乎四體者也。草木子專言想
與。因而不及兆。釋經言兆而兼以四大偏增舊
識。尋遊無明熏習其旨更備。若云至人無夢。莫
至于孔子。若云愚人無夢。莫愚于牧人。而夢各
有據。學者母謂人生大夢。夢之中又占其夢也。

沈氏弋說

卷五

六十五

而以仙家黃梁之說幻之。

夢與數符

歲癸卯予應試北雍。夢拜于藝倫堂之墀。下有
青衣人從耳邊語曰。汝須書一山字。方可出監。
予從地連書二山字。戲之。覺來未解。壬子秋入
場。籤乃出字號也。果得榆枋小決。夢徵之異。若
此。苟非有定數宰之。夢神卽欲預以象告。安知
其不爽耶。君平淳風數學甲千古。其奇中宜也。
至于樗里子。葬渭南曰。百歲後當有天子宮夾
吾墓。已而漢高帝營長樂宮在其東。營未央宮
在其西。夫樗里子卒于秦昭王之七年。至漢高
帝營建時。百有三載。此時朕兆無倪。而知來者
朗若射覆。又何奇也。予因夢而推本于數。以澹
世人逐羶之念。且俾未遇之士。需其自至。勿躁
于進取焉。

沈氏弋說

卷五

六十五

與天為徒

太史公列呂后于本紀唐史因之武后亦列本紀以女主王天下自妣媯始後世習聞呂武之事相傳上古有女媯氏不甚駭至鍊石補天斷鼈立極則以為荒忽難謀然上古所不經見者甚多豈盡誑耶拘儒有六合內外不論不議之說夫儒者所學何事可置不問耶以予觀之不盡信則可盡不信則不可不盡信者如尚書舜

沈氏六說

卷五

六十四

流共工于幽州而他書云共工與祝融戰敗頭觸不周山而死地東南傾之類是也介信不信之間而存疑者上射十鳥竊藥奔月之類是也至于玄女降符以殲蚩尤則必有之事矣蓋上古之世民神襍擾至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至黃帝時民神方始異業則上古之人與天為徒天而可以人意測乎歷觀上古之人其生不偶庖犧之母華胥

感虹于華渚而生庖犧軒轅之母附寶感電于祁野而生軒轅炎帝之母安登感神于華陽而生炎帝顓頊之母淳子感搖光于幽防而生顓頊高辛之母哀履大跡而傷生高辛堯之母慶都感赤帝于三河而生堯詩不云乎簡狄以玄鳥生契姜嫄以履武生稷先王且垂諸經焉以示後世若非契稷降生之異則自庖犧而下其發祥受孕之奇咸以為誕妄矣拘儒信經疑史

沈氏六說

卷五

六十五

故以鍊石斷鼈為必無之事而不知聖人所不知正此類也聖不可知各之曰神神而不可知則天矣拘儒必欲以人而測天豈聰明出神聖上哉

卓去病先生評○鍊石之說儒者吐棄不道幼宰以媯氏與天為徒不可思議固是理論近有夫西人人中國言天體如水晶堅確不動蓋陽氣凝精使然也果如水晶便有補理西人真實

必無妄言。幼宰可謂上契千古，下準四海矣。
沈無回先生評○上古之世，民神雜擾，一語幼
宰，真具千古之目。

沈氏弋說

卷五

六十六

沈氏弋說卷之六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登武侯拜風臺說

沈氏弋說

卷六

一

予自黃州歸舟，阻東風不前，舟人指點此山有
拜風臺，因登眺，謁武侯遺像，而言曰：曩者火攻
操賊，侯所祈者東風，而今固東風矣。赤壁之捷，
侯績居多，而吳史誇爲瑜，有陳壽因之，按昭烈
傳，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曹操傳，與備戰于
赤壁，不利。武侯傳，孫權遣瑜、肅率水軍三萬隨
亮詣先主，併力拒操，概可知。已方孟德下荊州
時，視彈丸之吳，如拉朽。吳君臣計無復之爲迎。

降之策武侯激以大義權始拔刀斫案奮怒蛙之氣委心聽命于劉豫州而惟其所為此時吳蜀同心瑜肅與武侯協謀共濟正大易所謂斷金成城時也鬼神猶避銳焉而天豈違之哉以故風師助順一迅掃而百萬檣櫓盡灰于祝融蓋精誠之所孚格天意然也古來人定勝天者劉昆反風而滅火耿恭拜井而得泉光武渡河而冰合文翁拔劍擊江神而迴復遂平王尊執

沈氏弋說

卷六

二

璧當金堤而水波旋却吳越武穆王錢鏐強弩射潮江水為東白沃史君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精誠之極天不自用而為人用何疑于武侯也哉說者謂武侯曉風角鳥占雲稜孤虛之術以決勝有之乎然或不專恃乎此

登黃鶴樓說

樓冠于武昌城東負巖臨流簷楹三疊鵠峙而翬飛雄壯峻聳如虬之有角洵江漢巨觀哉第扁聯無一佳者碑雜出皆時筆也其一為純陽呂祖詩詩曰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浦衷情欲訴無人會只有清風明月知夫仙家逍遙自快何所不得意而欲訴其衷情哉訴者控也人有憂則思控仲尼曰仁者壽又曰仁者

沈氏弋說

卷六

三

不憂壽矣而憂端不如儒之速朽也呂詩真耶偽耶樓之最高處呂祖像在焉不應有偽既而有意世尊云我于過去世曾作忍辱仙人贈汝汝有乎辱之不免而奚翅憂及之哉是以三教聖人各有不解之憂堯舜猶病吾儒之憂也如來發四十八大願釋家之憂也衷情欲訴道家之憂也特不知其所訴者何情耳楚中人為予言斯樓不戒于火門建纔十餘年曩時祝融之後規

制遺忘有童子構小式以獻宛然一黃鶴樓也
二千石喜極卽任爲大匠樓成忽去無覓其公
輸技癢現身乎予曰唯唯予不敢以齊東言概
天下也敬述之好結款百世之後斯樓如故斯言豈欺
我哉

沈氏弋說

卷六

四

登赤壁說

夫山川之奇絕者多矣赤壁獨著非孟德周郎
曾治兵于此耶乃吊古戰場文皆不明言其地
何也自坡老遊赤壁有前後二賦而後人或鏤
諸石或圖諸屏或嘲謔于伶優之舌雖童稚婦
媪以及厮役之賤莫不知有赤壁而赤壁遂爲
我輩几案間物予適黃過之躡蹻而上低徊于
荒臺圮閣之墟悼蘇公之所悼而蘇公之丰容
沈氏弋說 卷六 五
笑語邈不可尋卽堂榭猶存已非初矣江濤之
深淺洲渚之出沒不知幾變遷已惟風月不改
疇昔長爲赤壁之伴嗟夫有朽者有不朽者陵
谷易位安知赤壁之不瀦爲澤乎此朽者也赤
壁賴賦以傳與風月俱無窮此不朽者也而萬
物等盡則不朽亦同歸于朽要之赤壁洵佳勝
然無甚奇絕特以蘇公舊遊之地又二賦動人
故耳而蘇公之有取于赤壁非擇也三載居黃

如南越王所云此中無可與語者。坐客不擇高下恣情諧謔。乃至疆之說鬼。其無聊極矣。此時江濱落莫無處盤桓。而寄興于赤壁。非真目為殊異而癖嗜焉者。賦則借以發其無限之感。如鏡花之不可把捉。世之人未覩赤壁者。不知其若何光景。既覩者。陽浮慕而陰實疑之。却似癡人前說夢矣。

長卿再七○另有一赤壁在蒲圻山水佳勝而

沈氏七說 卷六 六

長公所遊黃州赤壁曹兵未嘗到此猶杭州頹州俱有西湖不獨黃也

借荆州說

荆州者巴蜀之門戶也。進可以圖中原。退可以保巴江。劍閣之險。吳失之。不甚關切。在先主則要害吃緊。必爭之物也。吳始聽魯肅計。以荆州借備。未為失策。蓋資其羽翼之力。合從拒操。非不得已也。已而赤壁戰勝。成鼎足之形。則吳之視蜀。緩急不足倚。奚貪夫僻國而借以上游之地。蜀之視荆州。如人之有咽喉。非此則周身之脉

沈氏尖說 卷六 七

絡不通。此時關羽周瑜錯處南郡。憚操而不敢相圖。操雄威蓋世。頗欲遷都以避羽銳。豈其情哉。不過示怯以驕之耳。而羽果墮計。誅吳令絕。吳婚岸然有弁髦江東之心。而呂蒙之陰謀始售。蜀之終于蜀也。亦孔明過慎之故也。彼金注西蜀惟恐失之。而委羽以嘗聽其得失。而不為之備。勢孤而無援。所以守蜀者何密。而防荆州者何疎也。孔明與先主所慮者操耳。羽所角者

亦操耳。不知有吳。而操獵虜也。知荊州爲必爭之物。假手于吳。以斃羽。則孫劉之隙。構必不能掎角而窺中原。而吾可徐議改玉之事矣。吾爲先主計。據荊州之雄。以窺許洛。所得他郡縣。厚以償吳。而修睦如故。吳有操在。欲保江東。不得不存劉。以爲唇齒。如是。則操可圖也。初操聞權以荊州借備。方作書落筆于地。正恐其據荊州之雄。以窺許洛。如予所云也。若知其五月渡

沈氏弋說

卷六

八

瀘。陸沉于劍閣。亦不必驚怖。如是。噫。豈以孔明之智。而獨昧于此哉。則過慎之故也。雖然。庸愚如後主。而隄足者。且三十年。使非蜀道崎嶇。何以能苟延也。

黃聖孩先生評。○作書落筆。操非慮劉之終有荊州所慮者。吳蜀之合耳。及荊州爭而吳蜀分。操得高枕受利。始知魯肅終始爲得策也。

畜作人語說

晉惠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遂還犬。曰。歸何早也。唐左軍容使嚴遵美。忽得狂疾。手足舞蹈。家人驚怖。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由他路。出相所乘馬。言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夫畜安能作人語哉。不過如師曠所云。石不能言。或石有物。馮焉之意耳。戰國時。孟嘗君之客。能爲鷄鳴。晉時。送王仲宣之葬者。赴客各爲驢鳴。嗟乎。馬牛犬貓之作人語者。洵物怪而人之爲鷄驢鳴者。亦人妖矣。

沈氏弋說

卷六

九

駁晉人了語危語說

桓南郡與殷荊州顧愷之共作了語顧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劔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沈子曰噫燎原之火洵靡有子遺矣儻松柏蒼翠雨雪紛紛雖烈焰無如之何則火燒平原無遺燎猶未了也夫人生平洵定于蓋棺矣儻

沈氏弋說

卷六

十

報怨者啓墓而鞭屍殛奸者斲棺而梟首則白布纏棺豎旒旒猶未了也魚鳥還其故鄉洵適矣儻釣者出之重泉之下弋者落之層霄之上則投魚深淵放飛鳥猶未了也然則何時是了菩薩永不墮輪迴此之謂了語也邪術有吞針者正法有折刀者則矛頭淅米劔頭炊猶未危也吐納導引之流齒落更生髮星再墨則百歲老翁攀枯枝猶未危也孺子將入于井幸遇休

惕惻隱之人忙來拯救則井上轆轤臥嬰兒猶未危也然則何等是危卽參軍所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安知此夜無月又安知此馬非熟遊之地而詫以爲危乎兀木破汴偪臨安正心誠意獻君王此之謂危語也

黃聖孩先生評○大趣

徐楚白先生評○危莫危于正心誠意了莫了于大風覆舟有此危故有此了

沈氏弋說

卷六

十一

形神重輕說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盡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巳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乃愈由此觀之形完而神損者生可死也安金藏引佩刀自刺以白皇嗣之不反腹中五藏竝出流血被地眩而什武后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傳之藥閱夕而蘇由此觀之神沈氏弋說 卷六 十二

仙說

世俗所傳神仙惟呂洞賓最著以其發度世大願混入人間幻化不可測耳洞賓三舉進士不第遨遊江湖遇鍾離雲房受延命之術得金液大丹之功又遇苦竹真君傳日月交并法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年五十道始成號純陽子唐咸通中舉進士第時年六十有四昔漢武有云使吾得如黃帝棄妻子如敝屣夫然則人主之所深願而難得者仙也純陽子業已仙矣謂宜薄天子不屑爲而何有于一第哉唐之樊若水射策不入彀遂爲嚮導以賣國黃巢累舉進士不第因舉兵犯順又有願知制誥一日雖死無恨者予嘗怪其癡迷以今觀于純陽子不足怪也他念可灰功名富貴之念難灰此障不破卽歷千萬劫終須輪轉墮落純陽子合下了此蓋省事法也當時雲房凡十試之而後授以與

沈氏弋說

卷六

十三

訣竟不及人。世科名之事亦稔知此障難破。必須從這裏走一遭耳。

沈氏弋說

卷六

十四

主司不明之罪甚于不公說

世之治亂由士風。士風之端淫微。愚未必盡係于文章。而舍文章則無從核也。言者心之聲。文不成章。其胸中多蔽動履。安得條理發之事業。必不光大。以故衡文之職甚重。不公者十私一二。所得八九。猶真才也。不明則萬選萬錯。幸有不公之一途。玉石混收。龍蛇雜進。真才猶得以僥倖。不明而又以至公行之。則士子無噍類矣。

沈氏弋說

卷六

十五

今之不明者。動輒自解曰。吾至公也。此心天日可表。諒之者亦曰。彼至公也。不採譽不狗薦。而不知至公最造業最害事也。主司之品太上至明。至公其次明。而不公最下公。而不明不明之故有二。或其出身之初。從時唾中。勦襲掇拾。未嘗細討于先輩矩矱。而以舊日自己帖括繩士。如夢如寐。或原屬名家。而簿書迷亂。去文字之道日遠。執筆閱卷。如醉如狂。斯二者皆當自揣。

不辭職以避賢路卽寄聽于共事之中與高明者虛心斟酌庶無大謬
聞子將先生評○快論但恐主司避最下考只除去公字耳沈子曰不明之人肯除去公字福德無量多所饒益

沈氏弋說

卷六

十六

白少傅四友說

樂天自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香山居士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明之爲酒友可見古人之友其蹊徑各別。不如今人之混也。以予論之。不但是非心太明則交廢。求備心太猛則交亦廢。故淳洽者可以爲益友。慇直者可以爲諍友。恢諧者可以爲談友。光正者可以爲畏友。伎巧者可以

沈氏弋說

卷六

十六

爲美友。慤而有謀者可以爲解紛之友。貴而有品者可以爲護法之友。富而有致者可以爲通財之友。高才而不忘者可以爲延譽之友。多能而不拘者可以爲代勞之友。神情飛動。意氣慷慨者可以爲助興之友。飲食豐潔。臺榭高華。伶優精絕者可以爲燕適之友。因材定交。採其長不計其短。則交道自弘。若混而施之。譬以杖作几。以鎗代耒。以馬司晨。百無一效。而今之人。凶

終隙末皆厥初。混施所致也。說者曰：是數友寔難為。白少傳友則尤難。予曰：不然。少傳詩成輒誦之。老嫗老嫗能解。方脫藁示人。則為樂天之詩友者。尚易。况酒友山水友。與空門友哉。今人責備求全為友者。日以難耳。

沈氏七說

卷六

十七

冒濫相知

今人動輒曰相知。相知談何容易。推食解衣扶危拯困。名未揚而為延譽。行既玷而為匿瑕。是相厚非相知也。慶吊不缺于往來。問候不隔于朝暮。莫逆而緩急。誰恃交驥而臭味不投。是相密非相知也。門戶孤立。不得不望助。而求援。炎涼難堪。不得不趨勢。而附利。是相結非相知也。兩無所與。而各伸其情。他有所懲。而勉盡其禮。

沈氏七說

卷六

十八

非敬非愛。若厚若親。是相與非相知也。面目不甚習。而觸發時恍惚。記憶姓字已久。忘而邂逅。處彼此寒溫。是相識非相知也。相知如何。我知彼。彼亦知我。如張超之于臧洪。卜其來救。陸抗之于羊祜。決其無醜。是也。張元伯臨終。以不得見死友范巨卿為恨。于夢中告以亡辰。葬期喪發。引而柩不肯前。見巨卿縞素號哭而來。為之執紼。柩乃得前。支道林于法虔歿後。精神實喪。

風味轉墜。踰年而殞。比于管鮑牙期。交情更篤。交道更稀。若是而稱相知。嗚呼庶幾。沈無回先生評。○自功名富貴之習。人人膏盲。而相知二字。難言之矣。可爲太息。

沈氏弋說

卷六

十九

竹林七賢

七賢乃世俗標榜之稱。非諸子所以自命。當時俊傑。固不止此也。稽叔夜。品邁千古。晉人中。不可多得。然因其誅。而以明哲保身。少之非也。或痛其寃。而謂格調超阮。嗣宗山巨源。上亦非也。王戎劉伶。阮咸。無大過人處。而至可鄙者。向秀。應計入洛。在康受誅之後。經康舊廬。感笛聲。而作思舊賦。贅矣。李溫陵所謂七賢中最無骨頭者。確論也。然何以得列七賢之數。蓋有說焉。世有根器凡庸。而不知所嚮往者。不屑與光塵爲伍。每每依附名流。如蔓草之倚喬松。窺人意旨。所屬而摩其似時。而飾爲節俠。時而托諸坦夷。概以微巧動人。而寡識者偏喜其與已合。雅量者亦混而收之。以爲同臭味。而不核其真。向秀之于七賢。是已。晉史稱稽康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相對欣然。傍若無人。想當時秀所最注意。

沈氏弋說

卷六

二十

者康耳。康才品丰神，為竹林領袖。秀不得倚以為重，嗟乎管幼安。華子魚霄壤矣，而管不絕。華豈竹林之傑，而不能容一向秀哉。

長卿再弋。○或云向秀若僅依附稽康，康亦不容秀矣。倘別有長處，不可知不得直頭抹殺。予謂若有長處，晉史何以缺焉。

沈氏弋說

卷六

十一

賢不肖相遠

南唐嚴續嘗延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併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畧不道其事業。續封還尚異，改竄熙載悉返。向日所贈而去，陳壽將為國志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沈子覽此而嘆曰：嗟哉！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紀僧真得幸

沈氏弋說

卷六

十二

於齊世祖請曰：臣本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敷謝藩，可自請之。僧真承旨請敷登榻，坐定敷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造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

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沈子覽此而笑曰：怪哉！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

沈氏弋說

卷六

廿三

蜀道難

昔人稱仕路難于蜀道。以予觀之，蜀道之難在山川不在風俗。凡路之難在塞稱不在遭逢。何也？西焚夜郎，古不賓之地，相如以一詞臣開曉之，遂關沫若，徼泮柯聲，施至今，則是遼遠于蜀者，尚顧化之易，矧蜀在三代，固已稱冠帶國乎？武侯以嚴治蜀，民情宜怨，而不宜思，迺玄宗幸蜀，士女遮道，出觀衣巾，皆縞，歷魏晉五代，以至

沈氏弋說

卷六

廿四

于唐幾社矣。猶然為武侯服喪，李石奏對延英，言蜀中元日百姓詣佛寺先拜，故劍南節度使韋高圖像，然後禮佛，故老云：方稅重，令公輪年全放恩，深于蜀，今無此惠澤，追思益切。夫孔明鳳翔洵有遺愛，而蜀中風俗之厚，已露大凡。彼劍門巫峽之險，失足者百不一焉。故曰：蜀道之難，在山川不在風俗也。士大夫指宦遊為畏途，特患得患失之見耳。得失心輕，時時有拂衣掛

冠之想任他城府荆棘見我手足無措彼蓋以我之不要做官為孟浪人也而彼要做官之人誰肯投珠彈雀將封妻蔭子鄉賢廟配之身與我爭勝負于一擲乎然非真以義命自安必不能有此痛快至于做官自一命以上各有職司文法掣肘不能如意民情土俗不能調適一日無功則一日素餐一時無勞則一時素餐令有令體守有守體監司有監司體等而上之各有

龍氏大說

卷六

廿五

體要之當持者內典云大臣享高爵厚祿而無功德及民當食牛報觀此則軒冕真是桎梏故曰仕路之難在塞稱不在遭逢也

方外方內

夫人遊方之外者乃可遊方之內即如東方朔謔笑武帝之前夷然不以為意佛圖澄與石氏父子處不啻狎鷗李長源立肅代德猜忌之朝去留自若真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者乎蕭何郭子儀非不善保功名而斤斤自完如置身于頽垣朽棟之下惟覆壓之是虞智術豈不足哉遊方之內故耳若方朔輩與人主為嬰兒歲月追

龍氏大說

卷六

廿六

隨寧無齟齬矛盾之處而人主諒其無他腸依倭不忍捨棄所謂嬰兒詈人而人不怒者非耶神龍遊戲于靈潮吞吐變化惟其所之與鴻鵠高飛雲端遠縉弋之加者自異以是而律陶朱子房又超而上之矣

君臣情誼

晉明帝疾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禕乃石崇妓
綠珠妹也有國色善吹笛時朝賢悉見帝曰卿
諸人誰欲得者衆無言吏部尚書阮遥集曰願
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
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偽為不曉終不
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
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韋綬在翰林唐

沈氏弋說

卷六

廿七

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綱
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值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
而去古君臣之間相愛敬如此三代而下體統
濶絕自秦始深居稱朕禁不聞聲而情誼寢以
疎薄然秦風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又何衰也相
襄必至于相陵相陵必至于相睽司馬門三日
不報情誼之不通也秦用夷法非所以訓後世
鑒其敝而削去苛禮以通上下之情至宋太祖

猶能雪夜幸普宛然家人父子之風而宋儒
謂魯不當用禘夫周公以元聖位冢宰又叔父
也負展而朝有年矣即以王禮饗固宜成王何
為而不當賜伯禽何為而不當受特季氏僭之
非耳問禘而曰不知曰不欲觀聖人自有微旨
豈是之謂乎刪詩而列魯頌于商周之間寧無
意耶陋哉宋儒之見其猶仍秦之餘習而并不
聞晉明宋武唐德之風者也

沈氏弋說

卷六

廿八

宋儒妄議孔子

陳恒弑君沐浴請討蓋明知其不行特借此以懼三家耳胡致堂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此時仲尼業已告老致仕權不在手安得有兵即見為大夫而先發後聞置哀公于何地是仲尼以叛而討叛矣宋儒議論苛刻不減申韓而此言尤屬放誕即如朱晦翁當代巨儒而列王安石于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詆蘇文忠公謂

沈氏弋說

卷六

廿九

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蓋文忠上神宗書指程頤為姦邪小人犯洛黨之所忌故耳不特此也秦檜以和誤國而晦翁稱其有骨力岳飛以忠受戮而晦翁譏其太橫譏其直向前廝殺然司馬溫公著通鑑有丞相諸葛亮入寇之句晦翁駭之而著綱目則晦翁于宋儒中號有識者猶尚如此近世學究莫不謂宋儒精于理學而不知其是非顛倒乃無忌憚之尤者即仲尼大

聖猶且不免况其他乎語云釋誤則羽老誤則毛夫儒誤則何如哉

聞子將先生評○文定傳春秋專以尊周為主其曰先發後聞謂魯先發而後聞於局也孔子不請於周而請於魯故作是回護耳渠自有全篇晦翁節取四句大略往往動後人之疑雖然孔子舉動似不必宋儒回護也

沈氏弋說

卷六

三十

文章節義

造物忌全予其角者奪其齒多其足者少其翼故黍稷之屬華而不芳蘭桂之倫馨而不實兼之者蓮也。桃杏無香梨李無色梅無味皆不及蓮。故有並頭之瑞有九品之尊。植物如此人亦有之。文章節義相兼者千古不多。幾人在春秋為季札在戰國為屈原在漢為諸葛孔明在晉為稽叔夜在唐為駱賓王在宋為蘇軾皆無可

沈氏弋說

卷六

卅一

置議者此外亦非予所知

元祐黨籍碑文姓名說

宋熙寧間黨分為二。王安石用新法而司馬光等排之相角不下及光歿而其黨又分為三。有洛朔蜀之門戶蓋以地言也。而當時人主切齒植黨勒石志之則以爵為次。夫宋去今未千載而其人湮滅不傳者多矣。予蒐而備載之以俟後之君子覽焉。其詞曰：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沈氏弋說

卷六

卅二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沈氏弋說	卷六	卅三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馮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昂
王欽臣	孫叔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叔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沈氏弋說	卷六	卅四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衡鈞	交公適	馮百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响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緯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干	曹興宗
羅昂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沈氏弋說 卷六 卅五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俠正
許堯輔	揚拙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望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友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督	董祥	楊環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湯絅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願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郭
朱光裔	蘇嘉	龔史	王回
沈氏弋說 卷六 卅六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枯	虞防	李朴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淋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裘	洪羽	趙天佐	李沂
扈克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鏗	蕭利	趙越	滕友

黃卿從	李倬	梁惟簡	內臣	李基	李嘉亮	李休復	李承	沈氏大說	郭子旅	馬諗	張巽	梁士能	楊彥璋	向紉	江洵
馮說	譚辰	陳衍		李玃	李玃	崔昌符	王庭臣	卷本	錢盛	王履	李備		廖正一	陳察	方适
曾壽	賈鉞	張士良		劉延肇	潘滋	吉師雄	李愚	卅七	趙希夷	趙希德	王獻可		李夷行	鍾正甫	許端卿
蘇舜民	趙約	梁知新		姚雄	高士權	李愚			王長民	任濟	胡田		彭醇	高茂華	李昭北

得與黨人之林是非何矛盾歟以今揣之置韓	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而皆	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	履許番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	阿權膺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黃	呂公著韓維初時為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	敦呂誨唐介馮京亦忤安石而不列黨籍之數	顯皆以議新法罷去李師中謂安石眼白似王	肥氏大說	已然予有疑焉韓琦富弼歐陽修范鎮趙抃程	瞻或觸時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賈罪他可知	說曰士大夫處亂世未有獲免者也倘儻如子	王化臣	王道	王紱	張琳	楊偁
							卷六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	鄧世昌	李穆	裴彥臣	梁弼	
							卅八					鄭居簡	蔡克明	李偁	陳恂	
												張祐	王化基	閻守勳	張茂則	

富歐范等于度外者。蔡京之公評也。不貸章惇。羣小者。蔡京之私怨也。則夫漢有耻不與黨之徒。未必皆賢。而超然評論之流。未必皆不肖矣。元祐黨議云。亘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脉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然則予所疑者。卽蔡京亦自知其矛盾矣。石工安民。當鐫碑泣曰。願免鐫安民二字。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豈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耶。

沈氏弋說

卷六

廿九

黃聖孩先生評。寬富韓諸君子。以假公而入。章惇羣小。以釋憾。奸人之術。類如此。

俗不須醫

天地間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不俗則孤子。而無徒俗。則和同而易與。狀貌俗。觀者以爲有度焉。議論俗。聽者以爲有識焉。腸胃俗。窺者以爲有養焉。摘詞而俗。取青紫如拾芥。治家而俗。積金穀如聚塵。居官而俗。名不掛于彈章。居鄉而俗。宜廟一塊。生猪肉死去受享。器具而俗。適市者翹。值以售。燕會而俗。設糖餅五牲。唱弋陽。

沈氏弋說

卷六

四十

四平腔戲。賓以爲敬。圍圃而俗。卉木比耦。石獅尾獸。松塔栢毬。遊人解頤。嘆未曾有。寫字而俗。姜立綱法帖。一熟胥史衙門作畫。而俗。汪海雲張平山等筆肉。眼珍收重于石田伯虎。諸俗未易殫述。而總之。有一俗。有一俗之效。驗裨益我。故曰。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也。昔人云。俗便醫不得。夫涉世。惟恐不俗耳。旣俗矣。何須用醫。世人生長于俗。而以俗爲諱。爲誚。魚遊于水而。

忘其功躍冶之金造物且以為不祥矣或曰子憤世而狂言耶予曰子非媚世之鄉愿何以惡聞狂言

長卿再弋○雅俗對看特是一解而俗之得名原從光塵中來故曰世俗曰時俗曰風俗曰習俗曰流俗曰易俗曰從俗而又有惡俗美俗之別夫繫俗于美之下則俗非不美之定稱也聖人化誘愚俗就大節目處論細微則聽之故君

沈氏說

卷六

四十一

子之服也鄉魯縫掖宋章甫即聖人亦不免于俗近世之中低至四五寸未幾而高尺餘袖條小倏大即不佞人所目為立異者亦不能不俗也俗便脫不得世人說他頗僻不恨若說他俗則人人切齒以故商賈不安于笑盤稱說詩書自附斯文章縫不安于頭巾縉紳不安于紗帽譚禪講學自謂有韻逃俗而反得俗殊可矜憫夫古今人惟狂狷為不俗耳春秋時衛侯效吳

語誰驅迫之使然此之謂不俗而俗也賤莫賤于沒骨力此類是也予舉以諷世之為衛侯者徐楚白先生評○人日長一日則俗氣日變一日做秀才則俗而酸居官則俗而險林下則俗而鄙矣如何是醫俗良藥

沈氏說

卷六

四十二

玉山主人對問說

孟后之廢也。鄒浩為諫官。曾公亮孫誕與浩善。三貽書勸浩力請復之。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設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大畧咎其不能見幾。而以需獲罪。方徽宗廢孟后時。天下孰不知劉賢妃之將冊立也。緩而至于四年之後。是人主亦知畏清議也。浩能蚤見而苦詞感悟。必不至陷君子過。即諫不行。亦不至獲罪。若是酷以

沈氏弋說

卷六

四十三

為老母憂。誕之意蓋如此。當時田畫王回曾誕皆高士。莫逆于浩。而畫聞廢后之事。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又有咏墨子詩。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亦為志完而發。及志完諫立劉氏。藉王回一激之力。而誕猶且譏之。由斯以觀。浩蓋不信于友矣。君子信而後諫。不信友焉。能信君。浩豈真頑且懦哉。浩不過為講道學所誤耳。講道學之人。不曰翹君之過。

非厚道也。即曰有老母在。浩蓋動而掣肘。不得自由。其受病之根在此。而田畫王回曾誕未之知也。張浚有言。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而以予較之。

陳瑩中有術。鄒志完無術。何也。瑩中取士前五名。悉取談經純用荆公之學者。後以博洽稽古之士綴焉。蔡卞雖積忿無隙可乘。而志完諫立劉氏被謫。還朝後帝索其稿。已焚之矣。退告瑩

沈氏弋說

卷六

四十四

中瑩中曰。禍其始此乎。蔡京果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浩遷衡州。別駕再竄昭州。陳瑩中諱瓘。兩人伎倆霄壤。誠樸之于穎敏。懸矣。使曾誕而知志完之深也。玉山主人對問可無設矣。

兩及吾門說

昔張師德兩及王旦之門旦語人曰可惜張師德吾每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其兩及吾門也狀元及第所為如是使無階而入者又當何如耶夫以狀元謁宰相據世俗言亦未為諂而且深鄙薄之何也蓋古之時相權重相體亦尊王荆公執政有乞以天下計專聽相公區畫罷一切異議者郭祥正也有請以殊禮

沈氏弋說

卷六

四十五

待宰相令子弟為樞密兩制京師賜宅第者鄧綰也有因其始封舒又倖舒遂于舒州築傳岳亭者李師中也有曾詆熙寧新法難行忽作巷議十篇極力贊美者吳孝宗也有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指笏開籠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者鞏申也秦檜執政獻詩者僉曰元聖韓侂胄執政上書者呼為我王此皆宋室事也王旦安得不為張師德惜哉然亦存乎其人耳五代時馬胤

孫號三不開相公入朝不開印見客不開口歸宅不開門安得有賁諛私謁之人即以宋論王珪之相神宗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論目為三盲相公夫然則高門且開流水絕軫雖羅雀可也

沈氏弋說

卷六

四十六

戲作秦檜詰韓侂胄說

侂胄擅權十四載怨毒盈于內外乃借恢復之美名為善後計于是用陳自强蘇師旦為腹心爪牙而辛棄疾鄭挺鄧友能之徒進追封岳飛追奪秦檜挑釁首禍興師伐金拒丘密之直諫竄攀岳于遠方未幾而程松逃歸吳曦降虜郭倪李爽皇甫斌相繼潰敗兩京兩河震撻失守行成之使相望于道金人求首禍之臣中原函

沈氏弋說

卷六

四一

侂胄之首賫送軍前其時秦韓兩太師邂逅泉下檜曰噫汝不忍豎儒之笑罵生事邊疆兵連禍結竟喪其元悲夫侂胄曰吾非拙于謀身也不得已而祈自解免耳檜曰噫夫固寵亦自有法外挾驕虜以要其上豕突而來烏散而去來則人主倚我為重去則人臣莫與分功操縱惟吾權由獨制故身安而祿位無恙汝其自取乎侂胄曰君子不以成敗定是非爾時有李綱宗

澤岳飛韓世忠吳玠等在不用以恢復而和議是主成中原積弱之勢爾則負國予不負也檜曰噫和親匈奴自漢高帝用劉敬策已然矣元帝因之明妃青塚千載貽恨夫夷夏連婚所傷實多不若賂以金繒于國體猶未玷也嗟乎嗟乎是非原無定衡陳湯之功黜自石顯遂以為妬能忌才郝靈筌之賞抑自宋璟即以為灼見大體我本朝澶淵之役寇萊公亦主和不主戰

沈氏弋說

卷六

四二

范文正公經畧西夏亦不主戰而主和和非予初議也世無罪寇范者而罪予是非何常之有且所謂和者力足以戰而和則為包荒力不足以戰而和則為懼怯置李綱諸人于度外以有用為無用乃所以善用之也侂胄曰二帝蒙塵豈臣子言和之日事勢與寇范大異烏得藉口自文檜曰噫戰則二帝必不能生即虜目為利藪而生之必不能還况江南半壁之天下財匱

宇蹙能制兀朮之死命乎祇以國斃耳甚則以高宗爲二帝續也子輿氏策勝止有遷與守之二途不聞主戰而勾踐違范蠡之諫伐吳竟致會稽之棲柰何妄議用兵金人與我南北協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釁自汝開汝爲戎首夫夷與夏人世分別之名非上帝意也天興天廢誰能爲之而汝欲以人力回天功妄自附于恢復愚矣哉侂胄曰和議是矣天下寃岳飛之死

沈氏弋說

卷六

四九

于汝安乎檜曰噫凡有識者皆闔于斯爾亦拾餘唾耶當時不殺岳飛則和議不成漢景帝聞袁盎言而誅晁錯云吾不惜一人以謝天下吾誣飛一人而罷兵息民脫百萬生靈于鋒鏑保其首領功大而過小鬼神必陰諒之矣莫須有獄詞也庸人難以譬曉不得不羅織其罪飛實何罪之有信陵君竊符救趙不得不椎殺晉鄙鄙何罪哉古豪傑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類如此

侂胄曰爾以巧免予以拙敗然形骸共盡病死刃死死等耳身爲大師歿而遺臭予與爾何殊哉檜曰噫佳兵不祥老之所戒違此者必凶天道好生亦好還凡攻城畧地之勲光垂史冊空名也骨暴于原鬼號于野孤兒寡婦之哭聲遍于途巷實禍也是以造物忌之吾寧磨一已之名節必不犯造物之所忌吾子孫當鼎盛榮顯無涯已得請于上帝矣汝不吾及也侂胄默不

沈氏弋說

卷六

五十

能答黃聖孩先生評○古云畏文人之筆端援古證今使果出檜賊之口當益銳其嘴距而有辭於天下後世矣卓去病先生評○此是戲論而詞旨自是中倫晉鄙守官而死後人何以不爲伸冤侂胄之主戰與張德遠何異三敗之辱亦不減侂胄何以在侂胄則爲誤國在德遠則爲復仇豈人貴自

立侂胄奸邪萬萬非德遠可比耶然論事者亦
祇當就其事已矣

沈氏弋說

卷六

五十一

做不得三字說

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于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著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後舉進士爲同州推官已而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遷知制誥已而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已

沈氏弋說

卷六

五十二

而同知樞密院事已而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知開封府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又巡撫陝西綠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還拜并代經畧使知并州事尋以足疾劓潰血出假寐僧舍而薨享壽四十四贈戶部尚書由斯以觀若水蓋未嘗急流勇退也老僧所謂急流勇退者蓋勲名進盛時倏焉長謝如潮落雪消在刹那間而非人世上功成名遂身退之退也不然若水

自通籍以來至于捐館一路功名到底何嘗拂
衣泉石納履煙霞而老僧顧以勇退許哉惟功
名心太熱纏縛于簪纓圭組而不能自割此陳
希夷所以意未決而老僧所以云做不得也

沈氏七說

卷六

五十三

世俗好傳人死

昔蘇子瞻自傷之詞有云人皆相傳為既死臣
亦自厭其餘生讀至此令人慘然春秋時訛傳
太宰嚭死仲尼獨卜其生以天未亡吳故豈子
所謂惡之欲其死耶在宰嚭宜爾不宜嫉子瞻
如是極也子乙巳之長安與家第言別儻有浪
傳吾死者幸弗信已而親朋噴噴詫吾諸弟喪
兄而冠服不素道路以目噫嘻可畏哉羽積沉

沈氏七說

卷六

五十四

舟灰聚折軸惟口興戎非虛語也予辛丑遭惟
薄之變壬寅遭闕墻之變辛亥遭逆奴謀弑之
禍于中途命幾殞者屢矣浮議蜂起言人人殊
故曰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苟不佞平時整
穀飭修則流言飛語必有泣血以相明者已實
致訕于人乎何尤孔稱不怨不尤孟稱不愧不
怍予合而言之惟不愧天所以能不怨天惟不
怍人所以能不尤人也予不能無愧怍亦不敢

有怨尤又不敢引孔顏牛惠之事為解因自付種種冤報皆前生宿業所招姑枚舉一二以醒世即如波斯匿王殺其甥三十二人以頭共盛一函封閉送與其妹毘舍離蓋因其國輔相之子遇最幼之甥乘象過橋捉擲墮塹輔相懷毒陰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銅為刀着馬鞭中贈此三十二人人各悅之出入懸帶見王輔相向王說諸兒年盛力壯一以當千今各藏利

沈氏弋說

卷六

五五

刃于鞭謀欲殺王王索看良驗悉誅殺之阿難問佛此何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共盜殺一牛有此果報唐元和中汴州招提院僧遇雷而為鬼屍所逐墮井而井中先有死人縣尹察其無他雪之至漢南界檜樹下逢一老父具告所以父曰吾善易為汝著之著畢曰子前生兩妻汝皆辜焉走尸逐汝者長室也井中死人側室也縣尹釋放汝者汝前生父也言畢

化去開元中唐紹李邕之事尤奇果報之說確有可據但不知子前生作何等樣業而今生坎墮如是惡予而欲其死者又不知此何因緣還當向三寶懺悔爾

沈氏弋說

卷六

五五

于忠肅公改謚由因

公為諸生時好祈夢歿為明神廟食西湖之濱祈夢者輒予異兆先是公謚肅愍于謚法未合愚按憲章錄御製有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獨憐其忠則忠之一字出自宸斷非臣子所臆參也而議者何以缺焉本兵王雲渠于都中得夢夢于公訪之有詩相正覺來但記一聯空山清淚憑誰訴萬里忠魂獨自歸適蕭允峒公祖撫

沈氏說

卷六

五十七

浙題請改謚肅愍曰忠肅王異其夢而謚始定可見公之精英時往來于白雲紅日間至于今猶凜凜有生氣焉章句小儒毋拾他人唾餘而輕為論列可也

徐楚白先生評○公改謚忠肅武穆亦宜改謚忠武

龐公造福大畧

予嘗謂太上能令人忘最下亦能令人忘惟不忘者稱其龐公哉吾杭當省會之衝往時素封苦于大役自部院至守令各官俱以富民值日一切交際餽饗嗜玩悉取辦焉其民破家拆產以供不時之需未幾月日而室如懸磬里遞復議一富室充之者曰耳房庫子世宗末年倭警孔棘胡梅林公祖以尚書總制東南駐紮于

沈氏說

卷六

五十八

杭保障之功以威福之過而稍掩聞以難致之物進供于片時禍且叵測而胡公雄才大畧不知民間之疾苦知是以故耳房庫子或一日二日而破家者有之又有斗級之守支館夫之供應舖行之買辦皆積蠹相沿牢不可破龐新菴公祖按浙痛加釐革條其事于朝改為一條鞭計畝增稅以均其役不專累富戶而貧民亦不任受瘠良法甫定蘇斯民于湯火之餘公蓋有

大造于浙哉一條鞭自公始而海內仿而行之
其有德于海內之生靈甚厚里遞父老時時爲
予述龐公遺愛津津乎其言之真所謂福星也
已當其時墨吏遇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至于
今百姓思之若赤子之號慈母焉有斐君子終
不可諉兮公之謂矣公諱尚鵬嘉靖癸丑科進
士南海人官至左都御史予欲合張崐崐龐新
菴兩公祖尸祝湖山間而以後來諸名宦附之

沈氏代說

卷六

五九

又以吾浙劉誠意于忠肅王文成三大功臣主
之則張龐不啻二曜諸名宦比于列宿自相輝
映三大功臣闕足而峙爲國羽儀四方士大夫
宦于浙者與鄉先生歲時燕衍于此各動其仰
止先程之心不大快乎然祠宇非極壯麗不足
以昭榮觀計其費約萬金亦人情所樂捐者稍
不足將其他陋小生祠變易之足矣茲蓋有志
而未逮還以俟桑梓之達尊與當路之圖不朽

者

長卿再弋○杭俗逐未爲生市井細民無終日
之糧富室無終月之糧卒有緩急雖墨程不能
守也寺人孫隆曾抱杞憂欲通市河于省城內
使米船自相糴糶而吾杭有謹厚大臣于已未
使他辭泥之嗟平安得當塗之人倜儻而排衆
議挺然擔當者乎卽李鄴侯之開井蘇學士之
濬湖何以加茲功在社稷又不啻龐公之造福

沈氏代說

卷六

六

斯氏已也

張公定變大畧

今上御極之十年爲壬午春夏之間兵民兩變先是大中丞吳公善言撫浙以減餉故戎行脫巾而譁鼓譟而進挾吳公至營中挫辱非常一時監司藩臬相顧錯愕越俎調停十餘日稍解兵變未幾而民變繼之口實于踐更之役囂然蜂起吾杭自吳越王錢氏歷宋元至今其民久已不知兵革其俗奢而偏上市販之夫呼鄉紳

沈氏弋說

卷六

六十一

則叱其名稱當道官長不老且翁則從而號之賤凌貴小軋大時時有思亂之言蓋俗之最不美者一旦見撫臣之受窘于率伍也以爲吾亦可以如此矣其時首難者丁士卿奮臂一呼而闔城如狂鳴金揭竿聚萬衆無賴之惡少晝夜橫行焚劫富貴之家以利其所有城中火光燭天喊聲撼地故事市廛之氓每歲戶出錢若干名曰問架有司將問架錢顧役以警晨昏名曰

火夫頃者既斂其財又役其力晝疲負擔宵苦踐更雖當事者失于調停而因之以爲亂則承平日久效尤于兵變而勃發其無忌憚之心也廷議以張嵒崧公祖令滑時有應率之才推轂授鉞蓋責之戡定戎行初不知民訁又如此也公期以仲夏三日入境中途聞變兼程戴星而來月朔入境卽下令安反側與三軍之士約以功贖罪三軍驩聲雷動前歌後舞縛亂民于轅

沈氏弋說

卷六

六十二

門斬之杭民最刁亦最懦聞兵來皆匿跡自竄其所縛而斬者醒醉相半醒者以觀望被擒醉者曩時焚劫富貴之家恣意酣飲者也而漏網固已多矣是日斬首級百餘次日止殺恐傷天地陽和但斃之于杖下自月朔入境凡三日而兵民安堵如故公之經濟可知方公之中途聞變也庸人或逗留不進矣此時營中反側未安設有草莽大俠爲流言以懼之兵民協心則事

有不可知者。公出其不意。定變于頃刻之間。此何如識力哉。無何以他事誅戎首四人。復下令賞脇從者三軍。股票朝野咸服其才。迄今吾武林士安于黌農。安于畝商。賈安于肆。而縉紳逸民安于山林。父母妻子得保首領。復享太平者。誰寔貽之。非岨岨也耶。此不必生祠于郡縣。名宦于宮牆。而口碑劄記自足垂無疆矣。公令滑時大盜數十人詐稱校尉。入見露刃。迫之欲得

沈氏弋說

卷六

六十三

府庫財物。公曰。動府庫財物。吾與若皆不免矣。當與富民貸之。盜然其計。公即刻書邑中富民姓名。某某以示丞。其數倍盜。少頃富民整衣冠齋財物。至以長几案格盜。盜見財洞心。賊目亦復不備。公因得脫。走向所書富民姓名。蓋邑中健步快率也。所齋財物。即那移府庫者也。其數倍盜。則以兩擒一。不勞餘力。而羣兇已駢首于堦下矣。夫官雖異途。儘有材智埒科目者。輿臺

之賤。亦時供牛溲馬渤之需。儻非平時。朗察于度內。緩急間。不束手受制乎。即不然。眼中無珠。悞認而悞使之。殆矣。公真人傑也哉。公諱佳胤。字肖甫。嘉靖庚戌科進士。銅梁人。篤于故舊。能詩古文。辭為騷壇第一。流人物。予兒時所傳聞。于父老者。如此述之。以俟後之作者。使有所考。長卿再弋。○張公定民變。在呼吸間。而正脫巾之罪。遲至一載。後議者訾其需。且先授彼官級。

沈氏弋說

卷六

六十四

而徐以他事誅之。議者訾其譎。予曰。豈得已哉。以功贖罪。權也有功者賞。信也。既賞而復誅。但殫渠魁。不記錄前事。安反側也。公之苦心極矣。若無民變。應不如此區處。蓋凡當事者。極難耳。

緒言雜錄

共四十八條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這就是道心惟微違禽獸不遠這就是人心惟危

世人伏枕後千思萬想無所不至及到日間一毫也做不得則是夜之昏濁反不如晝之清明也子輿何以云云子輿所論者氣也子所論者心也人形體豎心亦豎禽獸形體橫心亦橫睡眠時人心與禽獸無二以故禪門玄門只教人

沈氏七說

卷六

六五

靜坐靈羊掛角手樹而眠寇來隨覺其心豎故警醒也豎頭須所謂沐則心覆亦此意

鯨自用而不師禹智以行水是人莫知其子之善也宋人掘苗助長是莫知其苗之稿也

人以禪受為唐虞獨剗而邇之上古遂人葛天無懷皆非世及者也人以征誅為湯武獨剗而阪泉涿鹿之戰黃帝先已行之則三皇以降大抵皆因也非創也

伊尹一介不妄取與頗近狷五就湯桀頗近狂近狷近狂豈非中行而孟氏以任之一字概之夫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栖栖皇皇老而後已孔子何嘗不自任耶

人必境地相及而後相知故子皮能薦子產史魚能薦伯玉而子產伯玉必不能薦孔子宰我欲短喪非無父乎然仲尼不以此貶聖安得據禽滑釐之學墨者而罪墨哉

沈氏七說

卷六

六六

漢文宣室之對夜半前席賈生則亦有鬼神之溺與漢武無異乃新垣平竟受赤族之殃罪與文成五利等而罰過之非文帝之憐于武帝也慚其見誑而怒不可回也

吳公薦賈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絳灌短誼洛陽年少初學欲擅權紛亂諸事夫總一年少而或借為褒美之詞或挾為中傷之語若進此說于孝昭之前必不聽矣孝昭十四能辨上

官桀之詐年方幼冲絳灌必不敢以此說進

闕里之人呼孔子曰東家丘特習其面貌故貌之耳假令漢武帝知相如之爲今人也雖奇其才未必鄭重之而尙書給札矣蘇子瞻與相如俱蜀人卽漢宋殊時不能無入宮之妒其深詆之以此

扶蘇自殺在始皇晏駕後戾太子據之死當武皇帝之身當時廷臣無一人雪壺關之涕者大

沈氏弋說

卷六

六七

鴻臚田千秋獨鳴其冤一言取相愧者忌之而因短之然此乃武帝作用之妙卽禱廷臣而撻諸市不辱于此矣

李德裕謂漢文帝誅薄昭能斷矣而于義未安又引周宣王封申伯秦康公送晉文詩證之子謂此二事與薄昭不類申伯出封于謝未嘗留相王室晉文返國而至渭陽亦未嘗臣事秦也况又無過惡可摘其待元舅之情安得不篤薄

昭以人臣擅殺使者此而隱忍漢外戚之橫不待王氏始發而追論者且咎漢文之作俑矣其不相竇廣國亦此意也

史遷傳酷吏而首郅都唐權德輿冤之歷數其直方之概于剛德有合而悞被酷名深致痛焉然則遷何以竟黜之耶予嘗按之傳奇無問名筆與否試官皆粉墨塗頰極其詭侮乃舉子不遇者憾主司之無目而借優舌以寄其怒罵者

沈氏弋說

卷六

七八

也遷曾膺三木屈體受辱痛恨于獄吏之舞文矣其于郅都亦猶是意爾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史官亦然史官定袞鉞于片言而附會失實欲逃陰譴得乎作史者不有人過卽羅天刑韓昌黎之言豈誣也哉司馬氏班氏皆世史也故皆不免于患

張說感昌宗之囑耻受激于宋璟慮已不得專美祈吳兢削去賂以美官之事改去汗青史欺

鬼神之數語夫始之薰灼權貴者何心而終之顧畏清議乞憐于直筆者又何心也漸轉而漸正環之力也嗟乎欲掩宋璟之激而并不掩其祈吳兢之情可哀也哉

紂之姐已不與崇侯飛廉共夫差之西施不與伯嚭共而玄宗牀第之愛偏以分人殊不可曉彼自以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莫及也而誨淫于太真使祿山出入臥內褻溷簿從古妖沈氏代說 卷六 李九

孽災異即蛇聞石言不踰于此

郭子儀犯法并州李太白奇之解官以贖夫嘉仲父者歸功叔牙誦淮陰者追美蕭相乃千載而下知有汾陽而太白憐才之熱腸何杳無傳也豈非以詩句掩歟

從古弑兄而自立天未有不反中其身者魯桓公弑隱而公子彭生之禍立見胡亥弑扶蘇而閻樂之戈起于望夷楊廣弑勇而頭顱竟壞于

宇文化及之手燭影斧聲何獨漏于太宗而享國長久爰及苗裔豈倖也哉三代而後篡弑者直書篡弑凡史皆然不必董狐之筆也宋史臣何愛于光義而微其詞以為之諱耶

王允失之太密五王失之太疎蓋李催郭汜脇從之姦武三思渠魁之惡脇從而窮治令反側不安允實自貽伊戚渠魁而寬假忽為几上肉薛季昶已知其無死所矣

沈氏代說 卷六 李

孔明讀書獨觀大旨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說者曰經濟之學以致用也與章句不同涉獵之家以博趣也與討論不同如此則孔明為不知趣之人而淵明為無用之物矣孔明臥草廬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其經世之念頗淡安知非涉獵乎淵明宰彭澤時民人社稷交責于躬其遺世之念未堅安知非經濟乎

凡夫出家非因進取不遂即因冤親不睦故到

底不能成佛作祖。秀才讀書只爲富貴。不爲功名。故到底沒有經濟。雖然至于今日。不但無功名之士。并志于富貴者亦鮮矣。

爲兒孫作馬牛已癡矣。有年髦之嗣者。終日營營爲所不知。何人作馬牛。殊可矜也。

江南之橋江北化而爲地。氣不同。故也。然猶相去遼遠。卽如一頃之田。此收石餘。彼收數斗。何說耶。惟人亦然。得父質者十之一二。得母質

沈氏弋說

卷六

七十一

者十之八九。試就形骸長短按之。子無不肖母者。况精神營魄哉。

詩自大曆而上。文自西京而上。此騷壇酸語也。以今人而襲古吻。猶如三家村漢子學說官話。可發一笑。

五倫中但有朋友而無親戚。今人加親戚于朋友之上。已失倫矣。甚至以朋友而結爲兄弟。此皆白丁無士氣者之所爲也。

蒙師但可用之課誦。今人往往便其易與而行。文時亦不復更子。見世俗纖嗇者。臭醬在甕。不忍拋棄。且將新瓜先伴一番。後以美醬伴之。而不知最初鮮甘之味。已爲臭醬所奪。今之蒙童。皆臭醬伴訖者也。

沈氏弋說

卷六

七十一

人盡好名而不知所以修名。盡好利而不知所以規利。何也。惟其在名利上求也。

聞之先達云。士大夫雖極好。免不得有一篇極不好文字。送歸林下。蓋彈章也。雖極不好。免不得有一篇極好文字。送歸泉下。蓋墓誌也。予觀

近世誌銘。往往倩人代筆。請一官銜。其中句字艱澁難讀。細按之不勝罵詈。刻成遍送親友。其子業儒。列學校者。冥然不覺。所以能奇。

天下有四種人最癡。老者少者。婦人。寺人。其言語舉動。任情率意。皆因陰氣用事。而元陽不足。故顛迷而不自覺耳。

天下有三種人最貪。和尚。道士。闖宦。非無後者。而較之常人。反貪也。貪乃無後之相。

天下有三種人最噴。殘疾人。遇全體人。疑其笑。已。鄉村樵魯人。遇城市繁華人。疑其誑。已。家世寒微人。遇氏族赫奕人。疑其輕。已。

沈氏犬說 卷六 三三

子孫不自努力。貧賤潦倒。猶靦然以門第自雄。祖父有知。當頓足九泉之下。

極有廉耻。父母偏生出極沒廉耻兒子。趨勢附利。無因至前。穿窬之心。靡所不至。虧體辱親。不孝莫大有等開口便要笑人者。生出子弟。還為大笑。此佛家所謂花報也。

醉者自言我醒。醒者自言我醉。富者諱富。以貧設之。則解。願貧者諱貧。以貧刺之。則切齒。愚者

必自居于靈說。他蠢不啻殺父之仇。狡者亦復如是。人之真情。斷斷欲匿者也。

幫閑走空之客。銅臭之夫。奔走權津要路。一旦貶黜。未免贖餞遠送。慰安依戀。一旦捐館。未免吊喪祭奠。哭泣哀號。此勢利中之道義也。主司閱卷。看得這秀才文章佳甚。以科第期之。待遇頗厚。不過望他將來顯榮。今日預先收為飛李。累科不中心。抱狐疑。因而疎薄。此道義中之勢

沈氏犬說 卷六 三十四

利也。

禱病許香願。是陳皮湯。遇考索薦書。特遼東豕。祇有小試。儒童好卷。頗少若無人情。不能成案。故向來相沿。開此一倖竇耳。

世風惡薄。官同則年。同然一榜中。定有幾個異人。急須着眼。不可交臂而失。今人待會試。座師比鄉試。座師稍濃。不過勢利之念。謂其官尊耳。其實知己之恩。一也。據予見宗師進學。選貢者。

其恩亦等。

下第時。但可對朋友坐。即朋友高飛遠舉者。對之亦不妨。蓋彼亦曾下第故也。但不可見親戚宗族妻子奴婢。何也。以腹悱故。彼愈慰藉。則我愈無顏矣。

乞兒白晝登門。捨一錢。猶有吝色。暴客昏夜入劫。雖棄去千金。而不顧。何者。有畏。有不畏也。今之有求于平原君者。動輒低頭折腰。異其憐我。

沈氏弋說

卷六

七五

無有是處。

清客諂士。夫訝其近日容顏精彩。因而縱色。為害不淺。先生謾學生。許其異日元魁。名世。因而滿盈。作業最大。

蘭亭脩稷羣英咸集。計四十二人。而詩不成者一十六人。各罰酒三觥。古人慎重。不輕下筆。若此。今人即席賦詩。矢口和韻。便令七步高才。不得專美。嗟夫。

居官清者。御下必刻。事上必傲。恕而謙。斯完德哉。居官墨者。御下必恕。事上必謙。刻而傲。是絕物也。

已酉順天場申明禁約。文章內不許用空定慧三字。似涉禪語。予惴惴于功令。彷彿鄭五歇後體。以自箴。○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儘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虛。當年孔子犯了鄙夫問于我如。○少之時血氣未。此下一字只合塗。君

沈氏弋說

卷六

七六

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言債事。一人國。○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渾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知。當年孟子犯了德術知。

人情聽言。以先入者為主。至于建議。不自我發。而他人先發之。耻而且忌。縱奇舉美業。百計沮撓。此二病。雖賢者不免。人最不肯服善。以故是非不公。假令鄉先生與

孝廉裴足不入公門在彼特自守之常不足矜也而流俗必訕之曰性僻口好名曰渠無嚙托之才加一極平安此語則曰渠家溫無藉于此而不知秉性之貞顯全不係家生之饒乏也處叔季之世機械相角斷難如意惟有誠信可行誠信即遊世之術也然愚人守之又坐困矣還須大聰明人得力于此不必身為善也人有善而我抽揚之這便是善

沈氏弋說

卷六

十七

陸心不必身為惡也人無惡而我誣罔之這就
是蛇蝎口今在下位者但有毀而無譽居上位者但有彈章劾人而並無特疏薦人則聖人所謂樂道人善惡稱人惡者永不可期于世矣

沈氏弋說跋

夫言以足志而欲垂不朽視德與功則彌難何也德功有途轍可踵而言莫醜于襲故舜之于堯武之于湯尚父之于阿衡皆襲也而文中子襲孔子則不成

沈氏弋說

卷六

二

其為書矣吾武林自 昭代二百餘年立言者寥寥無人非無人也此唾彼拾他衲我補未見有特剗之奇可以駕軼先民成一家言者徒災木已耳沈子幼宰半生精力畢耗於舉子業而

非其志也間以其餘緒遊戲古文辭題之曰弋說弋說義取彈射其名似翔而核其實已先獲于古人屈氏以騷弋左氏以傳弋司馬氏以史弋班氏以書弋賈氏董氏以策弋淮南氏以解

沈氏弋說

徐振

二

巽入之妙曾不啻針芥乳水之合未嘗鑿空憑臆以驚怖愚侗非胸中有識筆際有膽何能若斯嗟乎經世之士當有道則言危爲逸民則言放幼宰值可危之時處得放之地而危以遜濟放以倫摠故難及也讀弋說者因言以想見其人因人以還索其立言之志則迷者豁拘者開傾者坦靡者振凡庸者超朗雖身未用世哉而行其言有補于今傳其言有裨于後以方于近

沈氏弋說

徐振

三

世搽觚家所謂中原調館閣體者且何如耶幼宰才品直上而任誕忽俗有晉人風一切世法之輩疾之如仇故其聲不謀于莫越弋說出而後之君子必有論世而恨不同時者惜今人不

沈氏七說

徐職

四

及見耳昔皮日休與孟襄陽生同時居同邑而埒其詩于蕭懿王融之倫津津乎譽不置口劉歆非不愛敬楊雄而有空自苦之諷人情賤近貴遠習氣使然矣豈盡出于忌哉予懼來佛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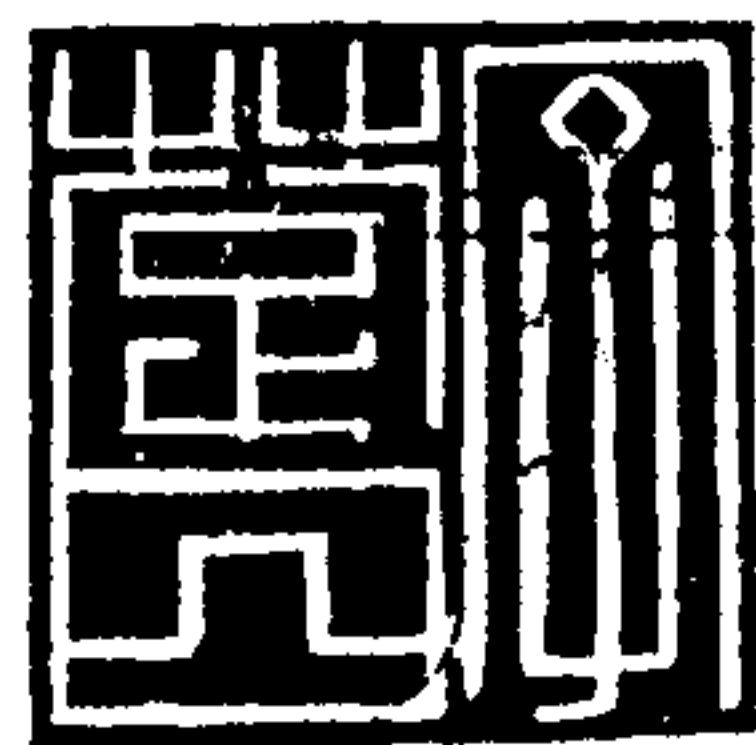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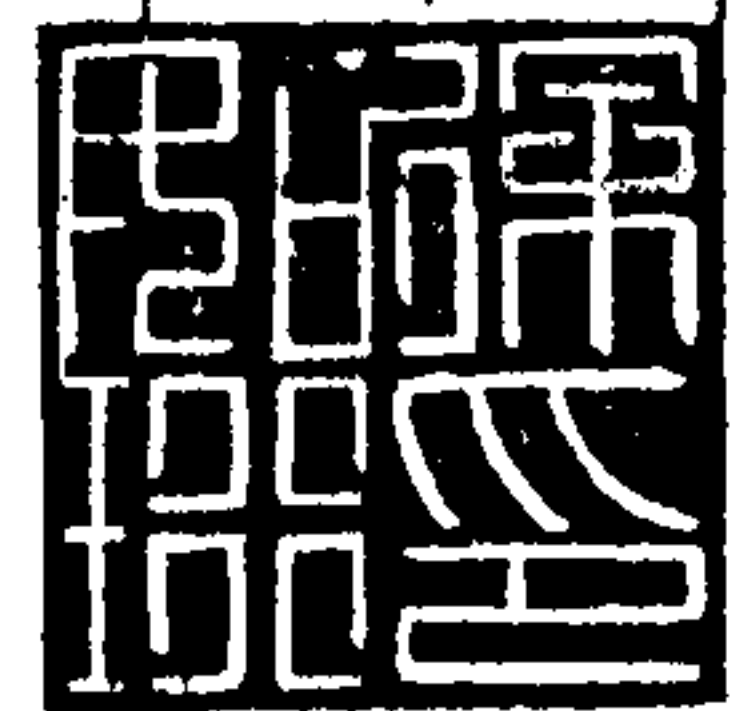
之誚贅言簡末附驥以馳若幼宰則非譽聽之而况有海內諸大方之月旦在又何藉不佞作曹丘生為

同邑友第徐如珩跋時皇明萬曆乙卯歲六月朔也

沈氏七說

徐職

五



日日自序

夫學乘時者也。古人縮寸陰爲分，陰惜時之念也。予縮月日爲日日，亦猶是意耳。然汝南用是臧否人物，存一時之清議，而今

自序一
日日

已失傳矣。予據所聞，據所見，以銷磨晨昏，令後學有所考鏡。猶賢博奕之罔裨耳。人少苦帖括，壯苦簿書，老苦婚嫁，無一日得權，無一日得暇，而一日一日之

頃倏先朝露，則精神風雅盡矣。

吾以無盡者藏之，紀載一開卷而我之精神風雅宛然如故。比諸捨宅而寺，寄子以延者，不更達且永乎？乃耳食者以博之一

自序二
日日

字加予，何達巷曾玄之多也。予書猶塑家之開光，明醫家之打痞塊，用世者所必究心也。若祇欲取科目登卿相而不願爲名臣，卽如倒漑見孝標論而擲諸

地亦得蓋富貴與功名截然岐途詩文者富貴之仇敵功名之菁華也總之詩文亦自不同窠窠語性靈語星淵隔矣士負詩文虛譽而入用碌碌其非性靈

自序三
日旦

語可知制稅殉帖拈詞壇殉窠窠前後原非兩人予不敢妄自謂是而以日旦諸書與天下後世相揚確尚友者當索我于詩文外乎 武林沈長卿識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春

飲食之暇日有所記且有所鈔題為日旦借書史以觸性靈恐晝夜六時行屍走肉植奇生餓鬼之因非獲已耳

藏書名山乃漢人語也鑿秦燼故云爾萬世而下悟亡秦者咎不在書必無徬而焚之者亦必

沈氏日旦 卷一

一 刀集

無挾書之厲禁藏之奚為縱兵火不虞然窮陬僻邑豈盡受攻圍之困哉所謂藏山者夫亦著書之人憤世而為此激談耳夷考于史自漢以後不聞某年月日某陵阜掘得某書係某人所撰者祇有汲冢周書又不從山中開出故子謂藏山虛語非實事就覆甕僉父言也即石室委死二酉相傳為先聖藏書之所安知古人不神其事以驚愚乎

五七言律其來舊矣而乃曰近體後人歌詠愈趨愈降而乃曰古詩甚矣世之卑今而尊古也其竟不古若也以此

詩莫難于七言律詩文莫難于一句八股格此法一通則頭頭是道得心應手靡不如意然詩學必須從舉業中透出兩者不相涉而相因昭代才人以時文擅譽者末路不究心于詩深可惜也

沈氏日旦

卷一

一初集

劉青田王文成詩名以事功而掩然王公道學詩最惹厭特以此欺當世愚宸濠非本色也宸濠亦能詩者宸濠敗而其黨痛恨流言播于傳奇雜劇王亦巧矣哉始信文章功業原相表裏有桃李之華自有桃李之實牡丹無果則已倘結果必非蒺藜也時文薄伎亦可規是人他目作用

作詩用故事不用稗官野史所載猶曰未核耳

至謂不當用唐以後事實則大可笑此博物家珍秦漢舊物意也著作之林豈容抱此陋見泰山不如林放是仲尼且用目前事也必泥此說則詩乃獨屬于唐唐以後之事尚不當入詩而唐以後之人顧敢于作詩大曆十才子有靈當置拔舌地獄

後之作樂府者摹古詩十九首口氣殊不肖卽酷肖彌覺厭憎胡寬之營新豐優孟之學叔敖

沈氏日旦

卷一

三初集

無絲毫不似然有絲毫似者乎此妖狐伎倆以之作戲則可謂血性男子嘔心疲神爲之則宋人楮葉之喻也

代有淳澆運有含發而詩文因之楊用修推本某人某句從某朝某篇化出其言已陋胡元瑞較量低昂如衡秤之不爽尤可笑也後輩母爲所惑

古聖人以功著者禹以德重者泰伯而吳越寔

漸被之蓋其初雖夷而末流則不啻華矣。迺考諸詩二國風不見采何耶。越猶有絕與楚辭相匹。炳炳如也。吳語吳歎豈足道哉。當時有延陵季子在。三吳文采應不讓越。而為經所損則一果有詩置弗采乎。抑原無詩乎。今人口氣多峭硬徑直與詩漸遠。惟吳越差近之。

古人以作賦屬大夫以能七言詩責二千石。非為郎邀五斗者可概廢詩也。文之精者曰詩才。

沈氏日旦 卷一 四 初集

之異者輒露于詩位不稱才其設施可想以故陳疇之彥吐麥秀之歌姬公康公垂東山卷阿之咏也。詩自春秋未作而已矣。民間之諷誦如故而云亡者公卿無諷誦則其脉若斬至漢魏六朝而稍振鴻鵠秋風等詞辟猶不廢而謂臣能已乎。試以子夜挑葉青溪小姑諸什按之近代男子曾不堪當巾幗之辱而僅以鬚眉弁履自子雄也。讀婦人詩篇反詫為尤物竟不知

二南十五風半是也。雖然詩脉以不作而延詩統以妄作而亂今之詩無所不有。有採折詩視肉以之肥有拘摸詩野狐以之竊有箕仙詩方士以之局有籤經詩廟祝以之鬧有飯碗詩墨客以之飽有落場詩伶人以之下有青樓詩統禱以之迷有鬻爵詩貴郎以之銜有刀筆詩胥史以之舞有施食詩焰口以之度有道學詩迂險以之混有軸冊詩情面以之塞有乾記詩地

沈氏日旦 卷一 五 初集

師以之騶有恢諧詩滑稽以之譏有賽神詩巫覡以之鼓有薤露詩執紼以之哀誦詩者能區別此而後詩可作作詩者能不染此而詩脉始真詩統可正也。

予生平無快意之景嫌其欠缺故也。必紫陽之石靈鷲之峯雲居之松。

中峯祖師所植約千餘株如此如蓋今為惡僧

我盡 玉泉之水聚為一區斯暢耳。予鄉龍井有神運石有辟塵爐幼時所熟視者

久不履其地而二物幾泯神運者人運而損之
垣外辟塵者蒙塵而昇之殿中可嘆也此載志
書中可考他日賢士大夫有宦此者意欲表章
我輩當以誠告母左袒鬮黎而虛其明問也
西溪永興寺有綠萼梅二株大而茂冠紳公餘
之暇多出遊覽老僧暗肆戕賊而竟無恙反先
梅而斃乃知樹之榮枯壽夭亦自有命也夫一
切宰官能賞花者皆屬韻士與皂不仰體其意

沈氏日旦

卷一

六 初集

而侵擾貧禿固可恨貧禿畏侵擾而敢于削跡
以杜絕遊路尤可恨也予有說于此遊者禁騶
從不如戒騶從。戒騶從。又不如犒騶從。此卽以
看花作佛事也。

萬曆壬午以後三十餘年西湖光景全賴中貴
孫東瀛公雅點花時每有厲禁特無賴惡少僞
托章縫面貌與之角口遂將天下極不趣之事
概歸斯文殊可異也孫去而湖光如故亭卉黠

然無色予每至堤舟不勝今昔之感恐世遠而
其賢蔑有知者特紀之

袁小修中道爲其兄石公宏道作文集序辨真
指贗狂言等書皆僞托也者予久疑其陋見序
不覺躍然龍湖老子假批評不知被書肆射幾
許利矣天下慧眼少。肉眼多。真文陽浮慕。而僞
文實實快心。臭味妙合。故易售也。蘇長公全集
其間頗有僞文觀者至此必大駭吾言然此非

沈氏日旦

卷一

七 初集

予言。卽蘇長公之言也。人自不曾看到

六經語孟不專爲經世而設綱目通鑑乃經世
之良方也猶如醫家湯散丸種種畢備用之對
症沉痾立起且保身遠害亦不外此近時進賢
冠下以不閱綱鑑斃者多矣八股時文但可借
以出身不可經世不可保身專恃此則地方危
自已軀命亦危二十一史浩煩且價喬貧儒廉
吏力不能驚予欲區別門類約選成帙標題廿

一史經世要編。然老不逮矣。以俟後之君子可也。

俗傳唐竇氏五子登科非也。但四子在科目耳。獨竇羣起家處士而官最顯。幾至宰輔。唐用人不拘資格如是。

子自慚腹空而耳食者謬稱曰博猶兒童看畫。但看青黃朱綠等色。全不看用筆也。

梁武苦郗氏之妬。憤恚成疹。左右引山海經以

沈氏日旦 卷一 八 初集

鷓鴣為膳。可瘳妬疾。帝試之。郗妬減半。由此推之。東山之詩。鷓鴣于飛。豈浪詠乎。

元處士倪雲林壽七十四。以脾疾令終。蓋洪武甲寅仲冬十一日子時也。王賓周南老二公所撰誌銘。朗朗分明。後人訛傳其凶死者。非祇因彼生平畏見俗士。避去若浼。故騰謗耳。倪有好絮之癖。然生有二子。孟民孟羽。則世所云好絮者。乏嗣。又未必然。

夫人但期于適體。不必以爪搔癢。而後為適。曾拳椎肩掌拍背。凡痛快處。皆適也。如賈太傅。但見前席之親。則長沙為不堪矣。李供奉。但見捧硯之榮。則夜郎為無聊矣。蠅蚋能炎而不能涼。遇寒冬輒凍死。人豈其然。

王坦之作廢。莊論。假令新亭之役。南華真人處。此亦倒持手板否。

楚詞隴廉。化雉。皆醜婦也。後世談者。不曰媼姆。

沈氏日旦 卷一 九 初集

則曰無鹽。其名獨著。予欲以楚詞所載代之。為彼分醜。

陽貨家臣。非大夫也。瞰亡饋豚。未必大夫自屠。瞰亡往拜。則儼然以大夫禮待之矣。予謂貨瞰。或出有心。子瞰未必有意。貨之品較佛僧公山。何如哉。彼尚可往。此必拘拘。程量于禮際間乎。跡涉諺巧。記者遂作此解。附會其作用之妙。而孟氏因之耳。莊紀孔見躓。說者誣之。魯論紀子

見南子豈誕乎則往拜值亡特偶奏之事與遇
塗皆無心湊泊不必深求也不然遇塗一事屬
貨之誦乎抑屬孔之坦乎若過于推轡翻似權
臣從者宜聖門人交通密訂而爲是舉矣夫豈
其然遇諸塗口號附記一笑過門不入否難知
意外機緣邂逅時闕里瞳中兩陽虎中都道上
二宣尼。行行漸近如臨鏡脉脉相看似俯池此
際匡人應束手翻從車服剖丰儀

沈氏日旦

卷一

十 初集

陽明先生標出良知二字爲宗既謂之良則不
但人有物亦有其說博而寡要予欲以耻一字
約之不但異類絕無而同類之存焉者寡矣後
世樹講旗者從有耻而上極之從無耻而下究
之各各許多階級有耻對無耻善知識對惡知
識單曰良知遺了無良亦缺而不完也良知孟
所期耻孔所標孟不若孔良知何如耻哉
世但知有佞佛不知有佞儒佞儒者口誠正胸

斗筲也以真儒關僞佛卽大雄之功臣以僞儒
關真佛卽闕里之罪人矣。儒佛兩僞盜也非道
也弭盜之策安施

纔入玄門卽思燒丹。纔入禪門卽思募化。猶後
念也。有始願元因丹募二事而入此二門者。猶
儒門元爲干祿而學。非學後迺干祿也。利之一
念與生俱生既死而冥錢焚不置也。雖三教聖
人蔑如何矣。必也天雨粟乎。瓦礫變黃金乎。一

沈氏日旦

卷一

十一 初集

榜盡賜及第乎。家各萬石乎。而唐節度使以不
得留後擁兵叛也。人欲有厭乎哉。
漢高帝無刻不防蕭何。蓋何錢穀在手圖籍在
胸。又民心歸焉耳。羽未亡時有亞父而不能
用。何有于良。又何有于棄楚歸漢之信。故帝疑盡
鍾于何。鮑生召平。相繼醒何。而何不甚悟也。容
說何多買田宅以自汙。此法王剪已行。效之頗
非完策。爲何計。惟有避位謝政。可幸苟全耳。及

良既去信既死何猶戀戀于丞相之榮直至下
廷尉械繫辱而後已竟不知為民請苑一事最
傷帝心甚矣何之愚也而帝區處何亦稍拙當
百姓遮道訴何彊買民田宅時即怒而逮何則
民心翕然移其德何者以德帝矣而反笑慰之
甚矣帝之淺也子故曰效剪非完策也

王莽篡位十八年矣不但人心服從即天命亦
屬焉五代時如此短祚者頗多假令繼新者非

沈氏曰

卷一

十二初集

劉氏子孫則萬世而下安得不以正統歸莽巧
遇光武中興重整天澤分誼莽遂無所逃罪史
臣執筆遂書莽大夫楊雄卒耳嗟乎天而牖漢
曹操誅劉備繼史臣肯不書操大夫荀彧卒乎
使雄而果媚莽也爵不止大夫矣說者解之謂
劇新美新另有一楊雄在姓名偶同因而訛誤
以子按之總是子雲文章不超可以訛誤若賦
才如賈誼豈凡筆所能混哉

豪傑樂為人用庸愚誓不為人用奸雄伴為人
用豪傑能用人庸愚必自用奸雄亦能用人亦
或自用斯數者成敗之大端也

錦城花縣乃古人無聊之極苦中作樂處也然
必先有錦心後有錦城先有花情後有花縣斷
非俗吏所能效也亦不敢效恐議者云以官為
戲註下下考則浮躁二字謹具去矣

沈氏曰

卷一

十三初集

花王至玉榛栗梨棗諸果以阜吾財者反詆之
曰木奴天下事概可推已
讀書不能盡解其故多端有節畧全文不知文
之端委而疑者有剗訛謬踈于校讐而疑者
有詩文題旨開載不詳未知篇中所指何事而
疑者不盡由腹內之空踈也學者闕疑以俟其
會通不可強作解以自誤併誤人也
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一歲而

生伯魚按史記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計鯉死之年屈指仲尼歲次已六十九矣及考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又不詳死之年家語則以為三十二而死計回死之年屈指仲尼歲次僅六十二焉則夫顏路請車之時鯉尚未死胡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耶說者以為假設之辭是耶非耶

史遷傳澹臺子羽畧其斬蛟投壁之勇傳公冶

沈氏日旦 卷一 十四 初集

長狃其通鳥語之智是天下最不好奇者也說者曰太史公好奇何所指

慈易而孝難故伏雌之恤其雛母狗之衛其子何殊于人竟不得與鳥反哺羔跪乳並稱者此也

世間元氣只有此數此壽則彼夭故凡當憾仙

仙不當鄙夷凡人人間氣只有此數此清則彼濁故愚不肖當怨賢智賢智不當厭薄愚不肖

也

誠然則謂為不肖作厭薄也

雞猪性情無一不似人大凌小舊欺新無端闖攫食多則狼籍蹂踐惟雞得食則呼與猪稍異然雄顧其雌淫也非讓也母恤其雛長則損之慈耶妬耶試靜察焉輪迴之際可為惶悚

婚姻既成水人怨結蓋始時浪語不過僥倖媒合兩家私自喜以為彼被我誑也既而各各相當不慚已之愚不悔已之拙反恨媒妁之誑我

沈氏日旦 卷一 十五 初集

也此世態也以予論之富可假貴不可假百金者號稱千金萬金者號稱十萬金誰核其實哉惟胥史必不能冒科目郎署必不能冒卿貳則一定之衡也為男女擇配者能安貧自不受誑然安貧者鮮矣

韓昌黎送張童子序不載姓名後亦泯無聞焉說者疑其天折予謂不然或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或晚節末路貽玷清議皆不可知必始序中

原載姓名後削之耳

蚕之有繭特九泥封谷之見耳其知識雖善然非有意于利人而人鑊之為絲則惡知識反在人矣。蛛之有網以陷飛虫其知識雖惡然非有意于碍人而牖戶所觸花卉所罨不得不散去為快其實收脫者多。則善知識又在人矣。彼智士之綢繆奸人之羅織與物復何殊乎

結一夫之仇者辱荆平是也觸一國之怒者亡

沈氏日旦

卷一

一六初集

夫差是也傷人主之心者族崔浩是也箝天下之口者滅王莽是也毒有甚不甚而禍亦因之平陂往復是乃天道非人謀也况箝天下之口傷天下之心觸天下之怒結天下之仇者乎

囑人致意于人道相慕之素而竟不往謁此近代縉紳不屑先施于寒士又好博延納虛名而以言挑之欲其來謁者然已不大雅矣。茲有遊手遊食之夫亦以此法施于不慧世風若此可

為浩嘆

使切字任為多此語不為

遇事不倜儻其病有二胆不足識不足也胆何以不足捨不得官捨不得生也識何以不足更不熟也壯胆之法在達命。擴識之法在讀書。出山二字乃隱居求志者之謙詞惟公孤輔強足以當此下而九列不敢冒矣偶見武弁叅戎對予自言出山怪而識之。

古跡湮滅者頗多黃鶴岳陽二樓至今存者楚

沈氏日旦

卷一

十七初集

中木賤便于脩葺故也

習舉業者終日閉戶而有務外之實如看小說雜書野史如用各樣顏色摹擬名人圈點之類終日閒遊而有務內之實如因山水花鳥而觸文機如看傳奇而悟行文之類不可因和尚掩關便信其灰心見豪士戀杯遂訾其嗜酒也客問吾杭山水秀逸而所產人物他方月旦陋之錫以獸名其故何也予曰得微西湖占秀故

此其亮
說不可
之數人
子也

耶客曰不然西湖如妖姬艷媚供人耳目之玩
不若泰山北海令人仰止而望洋也所出之人
亦茅靡湫隘自有識者觀之猶如戲具可玩可
弄不令人生敬畏心此論是非非是姑存之以
證于知言者
伯次于侯令次于守操觚家稱令為邑侯稱守
為郡伯此作何解
吾生平精力半耗于舉業而人無知者偽賞識
沈氏日旦 卷一 十八初集
置弗論真解此道者其一為薛公近克武進人
乙未進士官方伯即前輩薛方山子也云吾文
大有來歷非苟作者其一為沈公滙湖州人壬
辰進士官政府云吾所造至此無一箇朋友矣
自謙倖中時尚無足下識力其一為周公鉉武
進人甲辰進士有新安徐孝廉探以海內人才
未發者誰為第一應聲而對首屈指予其一為
靳公于中河南人戊戌進士官侍郎讚予文云

浙多名士但折心于君矣予偶嘆知己之難也
紀此四公姓名以識不忘
文貴典實故鄭命以討論屬世叔然其間事之
詳畧人之姓名年之久近印神識豈能腹悉惟
查書始核否則謬矣查書談何容易如易經卦
彖必習易人方能稽考非素不諳常編者所能
查也

善人無後吾已將麟鳳譬矣惡人有後其義何
沈氏日旦 卷一 一九初集
居試看天地間蜈蚣蛇蝎種類綿綿不絕此其
大証據也 多種而後其類
王茂弘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宜見于臣族
此言當敦叛時為自解免計耳說者以為知言
子曰失言甚矣曹魏篡漢猶異代事典午篡魏
迺本朝事兀自忘之耶倘忌者執此為口實茂
弘獲罪更速計無復之張皇錯亂真所謂急不
擇音也

或問人亦有言進士舉人大小之分舉人秀才雲泥之隔其義何居予曰此就近時論耳近時資格太拘直指之官乃甲科所不可必者然鄉科亦能為之別駕之官乃鄉科所不屑就者然茂才定不可到以此別梯級耳究其實有異途勝正途者豈得于正途中又妄生區別

是處繙流未五鼓而竹柳木魚之聲延門高叫此何意耶若為募化此時闐闐中無一人起者

沈氏日旦

卷一

二十初集

卽屠家腐肆篝燈而出誓不捨一錢而柳魚夜夜不輟得無虛往乎予以此詰市民各不省予曰此自水滸傳楊雄石秀故事耳衆皆首肯假令賢明有司識是意也陰令人躡之發姦摘伏卽漢西門豹宋包孝肅何以加茲然湏所用得人不然反助爪牙役納賂而誨淫也

予鄉一吏掌科削籍者對子言人皆笑我附江陵權相呼為張黨你們書生不知宦腸宦態人

人如是但我少年時功名心太急比他人太露痕迹耳此萬曆癸卯年語也至天啓末年予咀嚼此語津津有味後人讀史者觀至此必當擊節此指陳餘曰雖隨志意當自道乃矣范少伯張子房非富貴之徒也逆知其主之忌且忍而死心輔之必功成而始蟬蛻焉一片熱腸苦心遲迴展轉其不如漆園者在此愈于漆園者亦在此

沈氏日旦

卷一

二十一初集

留侯于定儲一節十分助呂原非因嫡庶起見也高帝稔知孝惠不足輔竟不知趙王如意與太子初無優劣特溺愛故掩耳倘如意果賢則社稷為重留侯何必出四皓之策以故初時呂后與諸臣急留侯不急但聽之已耳及建成侯呂澤劫之強要其畫策而始遷就焉古今人看得此舉于漢家大有關係留侯視為不急之務有以也既而命太子擊黥布恐蹈扶蘇監軍之

轍四皓不得不急留侯說上假太子軍權監關中兵卽此意亦以終前局也大率留侯設謀奇而歸正予何自知之于其勅帝都關中是劉敬說知之

詩集中相傳有無名氏未必沈疇以自韜也或其人遭禍患爲時所禁忌不敢顯暴其姓名而句佳不忍棄置姑托之無名氏耳

史遷曰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夫

沈氏日旦

卷一

三三初集

吳楚受封之初其爵僅止于子仲尼因之非貶之也貶則爲作意矣予欲易貶字爲揭字亦未確有議者再斟之

神廟時庶常徐出爲言官請汝州判適直指蒞州見翁仲橫道旁命移置他所徐復命云仲翁移詎直指答詩翁仲如何喚仲翁只因窓下少夫工不在林翰院只向汝州作判通英廟時大司成劉應制賦詩以雕弓爲弓雕太學生

戲之帖詩監門云獵羽楊長共友僚雕弓倒轉作弓雕祭酒如今爲酒祭街官何以達廷朝二事恰相肖一上誚其屬一下誚其師也

舉子中式無甚可樂處只免得下第之苦耳猶放生者被放之生亦無甚可樂處只免得刀鋸鼎鑊之苦耳故捷之日此心不可遽放一放則他日地方必有受其害者鬼神慮之必陰殛之使其壽命不永何謂心放用度奢侈借債居間

沈氏日旦

卷一

三三初集

等類皆是也史記仲尼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疑問子謂樂其以貴下人耳然子位亦竟止于此凡人快意處卽駐足處發揚處卽界限處仲尼道大願大雖不敢以常態窺而仲尼日月也日月之長則盈之故也

楊用修慎乃鼎元中最博洽者王元美輩竊輕之予不以爲然及觀所著詩話謂杜子美此一

句本諸謝宣遠此一句本諸顏延年李太白此
一句本諸徐陵王粲此一句本諸劉歆夫古人
會心觸景各有機神豈屑沿襲只因此老自己
無一毫性靈句句字字皆有所本故隘視古人
耳予不羨用修之傳羨其有能詩之夫人用修
以議大禮得罪成滇夫人有相念之詩載弁州
集嗟嗟其議大禮原無特見亦本諸司馬君實
者

沈氏曰

卷一

二十四初集

人家陽宅坐西向東坐北向南者多富貴久遠
此金尅木水尅火之義即建都者亦然故衡天
下形勢惟都關中都幽燕為長策也

魯哀公于孔子生不能用死則誅之謚為哀豈
偶哉子在春秋國國皆知其賢人人共稱其聖
而必不敢用惟季桓子能用之即用之不終亦
難能矣康子忽父遺命惑公之魚邪說不召孔
子而召冉求魯庸醫治疾不敢徑用附子而先

以乾薑肉桂試也只孔子一人行藏描畫出天
下古今庸愚窠窟榜樣當時七十子皆及門而
後仕者借其聲光以達而影跡相依倘先仕為
大夫則亦如子產晏嬰輩但陽浮慕耳心悅誠
服惟顏回一人其他言言疑事事畏者也縱令
孟子生同孔世親受業焉未必能如顏也夫豈
特孔子弟子等入遭時疑畏亦復如是

沈氏曰

卷一

二十五初集

慶奔鄭以娶子婦故奢尚父子俱死建既與鄭
善不當陰通晉以謀鄭事泄被殺所自取也但
伍員此時與建同居鄭與謀乎否若與謀是害
之也若不與謀何不沮之可得自解于不知乎
此員待太子建失着處也建死之後員挾勝奔
吳又與退耕于野以待吳變兩人依倚最久及
吳兵入郢鞭平王屍求昭王不得此時會諸侯
聲楚罪而立勝以歸何其快哉桓文霸業自未

楚之愚非員之智也。在勝勃發其忿，事成則與
吳闔閭刺僚相似，不幸而敗。君子哀其志可也。
此員待白公勝失着處也。凡為孝子必掩親之
短而暴其所長，與晉謀鄭建之愆也。因太子建
而死，奢之忠也。故為勝計，即不報鄭亦可為員

有過于此者，員竟泯泯而歸，糊塗極矣。蓋建得
罪于鄭，不得罪于楚。其子分誼當立，况員父兄
又因建而死者乎？楚惠王召勝歸國以自禍，特
楚之愚，非員之智也。在勝勃發其忿，事成則與
吳闔閭刺僚相似，不幸而敗。君子哀其志可也。
此員待白公勝失着處也。凡為孝子必掩親之
短而暴其所長，與晉謀鄭建之愆也。因太子建
而死，奢之忠也。故為勝計，即不報鄭亦可為員

沈氏日日

卷一

三六初集

討非立勝而嗣楚，不足以洩前人之憤，而竟其
局。子胥有靈，其何說之辭？
或云：勝必不足輔耳。不然，子胥與同患難，安忍
忘之？子曰：楚惠王欲召勝，葉公止之，謂其好勇
而陰求死士。夫春秋時，嗣位篡位，皆勝等輩，何
必盡賢好勇求死士？正子胥當日作用也。君子
舉事，豈計及他日成敗而後為之？若計及他日
成敗，則夫差之立子胥，又不當以死爭矣。

春申君李園之事，文信侯嫪毐之事，大相類。陰
謀造物所忌，兩人皆不令終有以也。子嘗以細
事按之，一劫謀人，一婦田土者，奇禍立至。天道
寬坦，猶不漏網。手陰謀之人，士君子當以子嘗
為鑑。士之謂也。此特錄其一事，以見其一二。
子讀列傳，孟嘗君過趙，與客斫殺數百人，滅其
縣，以去。情雖慘毒，猶怒其笑已耳。平原君斬笑
雙者，美大頭，末已甚乎。毛遂混食客中而不與

沈氏日日

卷一

三五初集

十九人之數，李同却秦兵三十里，戰死而不與
食客之林，向時所笑之雙，安在哉？不聞其以奇
節著也。固知兩君所結者，客也，非士也。信陵君
能得士矣。聞侯生計，輒泣下，不忍于晉鄙。視二
君妄殺者，迥殊。然從毛薛諫，救魏破秦後，還當
歸老于趙，惜其留魏而憂讒畏譏，以酒色自戕
也。春申說士，非楚宗室，置不論。
韓非既知說難，既抱孤憤，則當隱身自韜，不宜

數數于人世也。憤世而復入世，祇速禍耳。戰國策載非短姚賈于秦王，反為所害。夫秦王于非特以所傳書浮慕之，周澤未渥也，而遽斥其所愛信之姚賈，賈方受千戶封為上卿，可立談去乎？則語極知矣。非與李斯同事，苟卿不知其為人乎？斯遺非藥，使自殺，料秦王之必後悔而欲速死之也。秦以忌非故急攻韓，此時非寸籌莫展，韓以為無償益而反受兵，因棄去不用，遣之

沈氏曰 卷一 二八初集

使秦，非心與秦之大用已也，而畧不為備，竟不知相秦之後，何術以處韓乎？陰助韓，則秦覺而不能相容，明擯韓，則非又同姓諸公子也，非何所恃而戀戀于虎狼之國乎？蓋筆下了了胸中憤憤，即令韓王用之，亦必不免，而况秦乎？所可矜者，商鞅、李斯皆既用而後死，惟非則未用而先死耳，然亦其所遇之窮也。

戰國諸侯聞說客大言一嚇，魂胆皆碎，欲其泣

則泣，欲其跪則跪，欲出其金珠則金珠出，欲與其甲兵則甲兵與，猶如弄嬰孩提，傀儡只因胸中無學故也。其時齊楚二國最愚，頗非秦敵手，祖龍吞食齊楚，實開業焉。不盡由三晉之瓜分也，晉合并時亦頗怯楚，怯秦有左傳可考。

秦廢封建為郡縣，最得宜。廢阡陌之制，則全非矣。三代時無河患者，有畝遂溝洫以備蓄洩故也。蓄洩因時，則水勢調而河不溢不涸，旱澇兩

沈氏曰 卷一 二九初集

賴。先王治河救荒之策，即寓諸井田中矣。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孔子贊禹盡力乎溝洫，禹治水者也。盡力溝洫，即治水內一條目也。舊說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今西北之餉反仰給東南，是富戶依窶人以糊口，倒置甚矣。予意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五路，當復古井田之法，則治河之費可省，亦歲豐穀登而無籍東南之蜚輓為矣。或

曰古一夫授田百畝則可行今富者數十百頃
貧者僅以畝計此法難行予曰不然富者自為
幾井。貧者合為一井。但須良有司一料理耳。然
必須開拓之辟威尊力厚乃能行之否則紛紛
多事是又一王安石也。安石所頒之新法皆古
人已試之舊法也。

富民犯大罪者殺之。但可正法而無禪于國籍
沒其家。又非體也。不如仿漢制遷徙廣瘠之地。

沈氏日旦

卷一

三十初集

以實戶口是亦一策

兇人犯重辟而可矜者殺之既不忍養之又耗
國赦之則仍不悛而為民害不如驅出口外卽
古人所謂屏諸四夷也是亦一策

文場勝負不序齒冥途生死不序齒然間有資
緣鑽刺而倖中者必無資緣鑽刺而免死者。世
之人或自矜其年少或自矜其年髦皆惑也。自
矜其多財能幹辦尤惑也。幹辦而得者命自當

得非其能也反添此一沓勞費耳

凡字義但可意會而不可明解者滑稽為酒器
繞梁為樂器之類誤用之恐貽後人笑端

易呼豕為犢釋典呼牛為犢五代史呼馬為扇
皆物之去勢者俗刺語媚貴顯謂之趨勢蓋極
鄙之也。然縵縵寺人亦可以趨勢加之乎。否

響卜有奇驗者以有心聽無心原屬自己之靈
也。古人有懷鏡以聽懷杓以聽者亦此意卽此

沈氏日旦

卷一

三十一初集

思之祈籤有驗不驗亦未必神之告不告也。總
自心所觸耳不然為神者亦勞矣何不憚煩乃
爾或云神廟左右空則聰墻屋塞則壅如人耳
一樣此亦近理但神廟面前定無所障縱壅而
不聰也豈蔽而不明乎

開元中李青蓮謁時宰自通為海上釣鰲客。李
白宰問先生何物作餌曰以天下無意氣丈夫
為餌。時宰悚然。夫世間高官大位無不忌才者

賈洛陽受絳灌之累淪落憂死白言唐突甚矣
詩人挾浮藻無經世深心置遇合于度外故率
意輕吐幸而明主憐才不然相之權勢儘足以
困白也况所云殊不大雅白沒受用處已露一
斑

靖康間都城被圍四十餘日民已易子而食有
因肥瘦不等而訟者貴戚富豪以雀鼠為佳味
相餽遺嗟夫輦轂之地何至無三月之糧宋儒

沈氏日旦 卷一

三三初集

謂必待閉城門而後開言路然士卒膈腹即開
言路何嗟及矣仲尼所謂去食非真欲去也設
詞警世原為足食者慮也而宋儒徂之遂云商
亡而鉅橋在秦亡而敖倉在隋亡而洛口在適
足為寇資而因不早備儲胥以釀北轅之辱可
勝惜哉

古人抱紫癘者原具紫品從五臟六腑吹徹于
外以成其清故詩美之云華佗無術醫清癘今

人腸胃十分齷齪而假托愛潔以掩其濁幾令
倪處士無以自白

堯讓天下于許由法言以為烏有堯視神器至
重即有鯀尚歷試安肯輕畀此說似而非也堯
老欲弛負對嶽云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則
許由應在悉舉之內當時亦不止由一人特由
耻之而逃以故尚書缺不載耳載之則是有天
下若免若染一受一授視堯舜為何如品乎子

沈氏日旦 卷一

三三初集

雲疑莊而信書遂誕此事不知史遷于伯夷傳
已明露之矣

史記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謹堯于崇山
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極鯀于羽
山以變東夷蓋遠之而仍用以化俗非誅殺之
也四凶當日皆抱異智負盛名為畜牧所共薦
惟堯舜灼見其不可用耳豈遂以上刑加乎流
放遷極即唐宋貶竄意猶然居官而治民也在

聖帝則為不與同中國而令其以四裔老也此輩在中國必不肯安靖而如天之堯諄諄以恤刑勉舜又不忍加顯戮弗獲已而如此安置焉此與孔子誅少正卯心同而跡異春秋時列國環峙逐之出境則貽害于隣作難于魯禍根必致蔓延唐虞時六合為家四裔可屏不必以兩觀之誅誅也

沈氏曰旦 卷一

三十四初集

饕餮天下惡之比于三凶夫口腹之欲甚細與人何涉而招尤此必貪婪無耻若齊人之饜酒肉以取厭于人故為世詬詈耳或云齊人如此行藏即亡八龜子亦可做也子曰做不得或驚問故子曰從來青樓之家無綠巾乞食之體彼齊人者東郭尚且垂涎中庭肯不染指施施從內出則嫖客立時駭散這如何做得凡人抱惡疾者以火燒之則癢以刀斫之則樂

皆前生宿業宜有是炮烙之報割截之報也茲有人焉無所求于顯者而朝來暮去聞人側目侍僕掩口亦宜有是耻辱之報也業所驅迫彼不自由耳我輩當惻然隱之不當笑之恐來世亦遭此報

沈氏曰旦 卷一

三十五初集

本朝有刺趙松雪者曰元家學士宋家郎此大頭巾話也子為松雪解嘲趙氏祖宗生則青衣行酒死則雜牛馬骨蔡趙氏子孫玉堂金馬居然清華之選果孰辱而孰榮也凡進說者不當以是非爭當以利害動國之利害猶緩身之利害最急魯仲連折新垣衍吃緊處在將軍何以得故寵乎一旬狄仁傑醒武曌處吃緊處在未有姓為天子而附姑于太廟者

也一似以故帝秦之議立武之謀言下渙然水釋一切蘇張秘術皆不外此

瑾尸錄陽明先生有紀慶詩其假托與否不可知總惜郭景純之忠破王導之奸也子就當時情事折衷王敦逆即成導不過一宗藩耳未有弟篡之後不以位傳子而傳兄與侄者逆不成則赤族之禍且及于導福小禍大導雖愚籌之熟矣必無陰主其事之理觀其情詞迫切以百

沈氏日旦 卷一

三六初集

口乞哀于周伯仁則且自料其不免特晉君臣胆弱狐疑畏敦之威不敢害導且僥倖萬一敦篡而調停有導在或寬晉君臣而不誅未可知也上下挾此隱情導乘機漏網又適奏伯仁之冤後人憤之而追貶耳于此論不苛不恕觀史者再酌之

人當危急存亡時變生呼吸局外人謹之玩之痛恨入骨伯仁取金印斗大語與信布咳下失

期之事同功雖高怨毒深矣漢帝無悔言而導悔之不置猶有良心特其人庸庸軟熟跡涉柔奸微巧實無他腸子存此論以質于後之觀史者

楚成王伐宋敗之弘射傷宋襄公襄公竟死未死之先又曾為楚所執辱而學士家猶廁諸五伯之林得非以不鼓不成列一事大快腐儒心胸故耶

沈氏日旦 卷一

三七初集

衛鞅范雎所中傷皆人主骨肉鞅不免而雎免者太子未來太后過去故也至于條穰侯高陵華陽涇陽之短而逐之與韓非訢姚賈之事同一死一相庸非命乎

唐商人劉損妻裴氏有殊色為高駢黨呂用之所奪憤惋成詩其畧云斷蹤青鳥罷啣箋魚在深淵日在天從此靡蕪山下過只應將淚比流泉又云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願

作山頭似人石。望夫衣上淚痕深。此維揚往事也。商人能詩亦自不俗。何獨陽翟賈能詩乎。惜裴氏不能為紫玉耳。後得虬鬚老叟力叱用之于斗栱間。用之驚悚。以裴還劉。殆劍術取豈劉損願力精堅所感召耶。

呼士為秀才則怒呼僧為和尚則怒然皆尊稱也。賈誼以誦詩屬書聞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士能如賈誼方不忝秀才之稱。顧反沈氏日日 卷一 三九初集

怒耶或疑人謂已而怒亦情也。四方上下曰和。父母反拜曰尚。世間僧以億萬計有幾和尚也哉。于忠肅被籍自 御賜外無他物公論漸定。主心轉悔不然青宮之易南城之錮儘可貝錦其說也何必以迎立外藩誣乎。政府江陵非分宜比任怨任諉人情所難。即釋哀謀國前此有行之者非彼作俑。伯子首臚亦出 帝斷俱可。

強辯解免只是籍沒後賊賄狼籍雖百喙噤噤其如公論何。故臣之忠不忠從清不清處看。然籍沒須有真據。若以祖父遺業宗戚他產變鬻指賊恐於陵仲子。有兄戴在不得巨擘于齊國矣。子因事而重有痛也。

蒙恬疑而復請在扶蘇既死後則何不開悟扶蘇令少延旦夕之命乎。扶蘇存則蒙氏無恙扶蘇死則蒙氏不保。恬視為兩截亦愚矣哉。况弟沈氏日日 卷一 三九初集

毅與高有隙毅亡而恬獨存乎。恬父武祖驚世為秦將攻取韓魏趙畧定疆楚皆其力。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兄弟俱死晚矣而歸咎于地脉之絕迂矣。太史公咎其不彊諫尤迂矣。始皇帝可彊諫者乎。挾重兵三十萬儲君在幕而死于亂賊之手終不得為賢將矯詔之罪。惟扶蘇可律胡亥耳。蒙恬則其如趙高何。武人不學無術可哀也。

趙高劫殺二世引璽佩之上殿殿欲壞者三此
自已神魂驚悸幻出傾圮之相非真欲壞也王
莽初登殿御榻震動亦此意李斯列傳以嬰為
為始皇弟始皇本紀以子嬰為二世之兄子兩
相矛盾夫趙高既殺扶蘇必不立其子若扶蘇
之下胡亥之上另有一人史未嘗明載之也還
屬始皇弟為當子謂扶蘇昏懦與胡亥等即得
嗣位未必不寵異趙高若子嬰猶有嬴氏遺風

沈氏曰曰

卷一

四十初集

扶蘇胡亥皆真命奴才翻似姦毒所生絕不似
始皇帝子也始皇帝有二十餘子胡亥少子非
次子也其中豈無一二賢者偏溺愛胡亥亦天
意也扶蘇乃漢元帝之流後人毋以誦法孔子
一語而追惜之也
丈夫溺愛少子雖英主亦不免秦皇漢高只因
長子不愜其意而遷就護短其實胡亥如意二
蠢物絕無可愛處後之廢嫡立庶者可深思矣

子歷觀往代開創之辟其繼世多庸且不思天
意厭兵止殺如人大病初愈非安靜休息不能
還元秦獨少此耳若扶蘇嗣位三五載即世而
子嬰承之秦社豈墟乎哉

陽世操榮辱者有銓部比部陰世主禍福者有
天官地官漏于幽明之外者其權聽于史筆文
人凡案間時時防有鬼瞰不可不慎也

世苦忙子苦閒閒之根有七貧賤無求則閒人

沈氏曰曰

卷一

四十一初集

絕望于我則閒誓不為人出力則閒胃中太明
則閒眼中太毒則閒口中太察則閒禮文太踈
懶則閒忙之根有六驟富貴則忙妄結交則忙
才鈍而遇事不斬釘截鐵則忙至親密友居要
路則忙字畫等伎足以鬻錢而不甚計錢則忙
無耻則忙說者曰造化不斬人功名富貴而獨
斬于閒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
人豈其然哉山叟厭如年之日閨婦愁如年之

夜此寂寞而非閒也。神仙奉天尊迎送差遺愈不得閒塵世有不隨境轉之人窮達皆閒天壤間不多得也。不隨境轉謂之閒。世間事皆推乎命。命在則閒。

凡物取其給用而止。黃帝所嘗藥不知其數。然醫生所用寧幾何哉。蒼頡所製字不知其數。然文人所用寧幾何哉。財虜家積百萬而自身所實受用外皆藥與字之類也。

事有明知其誤而不必辨者。如毛寶放龜之類。

沈氏日旦 卷一 四二初集

其實之死與否係部曲所為否畧之可也。所重只在觸人善念。見異類亦能報德。耳安知倡此說者非權教乎。人情勢利徹骨。說毛寶自身更覺悚聽。不但人微言輕。人微則事亦輕矣。

沈氏日旦初集一卷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夏

詩人文人不必身遭其厄。即詩文亦有厄。著述滿笥。子孫輕其家。丘同于敗紙。一厄也。他人蒐存稿。殺青雜以偽撰。削其直筆。二厄也。好利之裔視遺書若奇貨。索人朱提。妄意去取。三厄也。借文集為募具。抽豐達人。猶酒肉僧。昇菩薩。

沈氏日旦 卷二 一初集

像化緣。死後蒙耻。四厄也。鑒此四厄。當于生前刪定流傳。以俟知己可耳。子孫又將携刻存秋風乎。

金陵所用錢皆開元也。薄小而賤。豈真古開元所鑄乎。當事者驟禁之。每至激變。夫官錢之不行。罪豈獨在百姓哉。予遠說中已窮其源矣。從古人主只忌才。不忌財。故石崇與王愷鬪富。擊碎帝所賜珊瑚樹。又使家僮悉衣火浣布。以誇帝。而晉武帝皆能容之。且以秦皇帝之暴為

巴寡婦築懷清臺。又令倚頰得朝見。比于封君。以漢武帝之雄。愛阜王孫綠熊皮。但令進二十。不盡取其百。以唐玄宗之侈。能含王元寶之肆。元寶對上請以南山一樹。挂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而上無愠色。凡此皆不忌財之徵也。漢武嘆想于文園。唐玄折心于供奉。寧惟不忌才。更延攬矣。他主能如是乎。出賈誼于長沙。則前席祇虛慕耳。懷奇殞命。獨韓非薛道衡。沈氏日日 卷二 二 初集

乎哉。夏太康荒于田。為羿所逐。不得返國。殷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不得返國。隋煬駕幸江都。為宇文化及所弑。不得返國。蓋帝星上應天象。離其位者必凶。否則好遊亦無大失德處。而狼狽至此。此三辟覆轍皆堯以後事也。堯戒舜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堯何所見之早。其不傳丹朱。以免于逐。且弑也。愛天下亦所以愛胤。

子也。人情好盡。為累聞人煉藥。未知所煉何藥。即云要用桑薪。要隔湯滾。為妙。入人園林。未曾遍覽。即云尚少某卉。尚缺某石。見人著書。猶未開卷。即云曾有續集否。千喙一轍。耳不勝洗。予所以與世日遠也。向有續集以開語。再逐与古意。全怪乎。予之刻論。專以待不恕之人。而疑者反嫌予刻。猶如西市殺人。觀者不閱爰書。不悉罪狀。反謂沈氏日日 卷二 三 初集

刑官殘忍耳。張文忠初與桂文襄同加太子太保。而文忠上章固辭。謂前星未耀。不敢虛當此官。特改少保。蓋此時諱言建儲。文忠借此作諷。因事納忠。大臣之妙用也。而誌反不載。說者以為文忠辭卑就尊。誌特諱之。所見鄙矣。太子太保。視少保相去幾何。而錙銖較量。事君者不從大體處權衡。論人者不從大端處擬議。皆惑也。况文忠首揆。

非仕貧者。安得以抱擊之細節律乎。前輩高朗處為後輩所泯滅。坡老有云。一塊好猪肉。却被世人生吃了。此言以高朗

本朝墓銘墓表行狀傳記等多不核有子孫誇大其先人而溢言之。以罔摛辭者有祖父盜名預作誑語示後以爲他日乞言地者有彼此道聽塗說風影無據者有訛以趙甲事情加諸錢乙者有無可稱說而設墓之人特神其說以銷

沈氏日旦

卷二

四 初集

受陳壽之米者。王元美先生歷剖其誣恐後世誤認爲真耳。然此等文字斷斷不傳。雖不置喙亦可。

訓蒙之師其門人有登第者必引以爲己功。此念入土不化。竟不知成佛作祖之僧初出家時亦自有披剃師也。

水至滌也。而水可以割舟。金至堅也。而純可以繞指。剛柔倚伏。卽溫泉涼燄之義歟。

此言以高朗

此言以高朗

此言以高朗

此言以高朗

熹宗末年逆璫魏忠賢假旨緹騎紛出逮大臣于獄。極刑斃之。不可勝數。姑蘇顏佩常齊民也。校尉至境。所逮者銓部周順昌。係廉官。顏不勝憤。乘萬眾聚觀。椎殺之。周竟被逮。死錦衣衛獄。顏挺身抗言。斬于市。自後緹騎不敢輕出。但委撫按昇進。免沿途毒害之苦。其有德于海內諸臣甚鉅。而追卹未必及也。特紀之以追配古要離之風。與顏同事被害者有周景文。

沈氏日旦

卷二

五 初集

萬曆壬午武林民變。顛末詳弋說中。其時撫臺發兵擒斬。醒醉相半。非露頂卽側帽。惟戴巾人得幸免。至今武林風俗。人人愛戴巾。怖心所結。相沿成習。自壬午昉也。

序齒錄以教讓也。而多隱年。則訂盟之始已相欺矣。自茲以往。何事不欺。最可恨者北關習氣。房頭與長班合謀以欺同門之友。座師未受其一。而門生已耗其九子。戲言嘲之。暴飲未加于

百姓橫征先及于同年丁卯南畿榜首沈君欽分各止貳星此張希仲對子言者紀以志美使後之清脩者有芳躅可襲

紂去舜千有餘載舜以玳瑁為梳無非之者紂以象齒為箸何所不可而箕子啼也若圍棋不作自堯蹴鞠不作自黃帝樗蒲不作自老子笙簫不作自女媧網不作自伏羲刺譏且百出矣紂作粉見博物志此亦趣人惜其克惡耳下此

沈氏日旦

卷二

六 初集

而曹植之雙陸又名長行局名握槊漢武帝之藏鈎蒙恬之箏雖戲具然皆獨創者古人心思智巧迥出今人之上今人依樣畫葫蘆猶慚其不古若也噫

孝武木紀全篇皆方士神僊封禪等事其徵賢良開道通夷用兵絕域諸務悉不載非實錄也或李陵降匈奴而遷下蚕室有難于措詞者特畧之歟說者謂景武木紀俱褚少孫所補恐

未必然 史遷叙李陵不與孟堅三核

聖祖有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此國初時人情也至于今武臣亦愛錢總戎以下無不賄升者太史公傳李將軍惜其數奇侈其家聲而未稱李廣孫李禹為太子所寵幸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可知李氏先世不惟勇且廉也與報任安書臨財廉取于義士卒同甘苦數語默相照應抑禹正所以揚陵也讀史

沈氏日旦

卷二

七 初集

者于此三字急須着眼
平津侯弘賢相也其得體要處在諫止通西南夷築朔方郡雖其間不無遷就而所全實多汲黯躑直人也見其委死遂以曲學阿世加之然武帝獨智自賢須以異人弘與黯相反而實相成畢竟黯不能容出守淮陽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乞骸不許反褒美焉弘孝後母縱布被果詐亦脩名之士為相時所默調陰救處弘不自言

人亦不知說者毋徂太史公賤詞而猥鄙之也
殺主父偃偃原恣橫偏齊王自殺傷人主親親
之誼力主置朔方郡以開邊釁與弘異議偃實
自速戾焉罪不在弘其徒董仲舒于膠西董廼
迂儒祇堪作藩傅耳未必弘妬之而脩郤也
新安有一悍妬妾死變雌雞其夫感異夢而買
歸家其嫡妻憑欄觀之見彼恃強逐他雞不容
喙叱曰賤娼汝已墮畜生類猶如是橫耶雞聞
沈氏日旦 卷二 八 初集
語立刻觸階死此徵友唐星槎言也武林有一
啞喉漢不能言却能謳歌忽一日高聲大唱羊
房火起唱之不止眾奔至羊房已成燼矣他屋
賴以救焚此杭紳趙縝巷言也二事恐未必謊
靜中念及紀之以資鼓掌
藝苑危言歷舉古今貴而壽者自商周至我明
凡五十六人却遺趙充國馮導韋素不載夫三
人昭然耳目者尚遺之則其他漏遺者多矣惜

予腹空不能殫其姓名為恨危言中厲武元衡
覺未安武為藩鎮所嫉囚死不能優遊待盡何
名為壽
婚喪慶吊之儀有費少而反適觀者有費多而
仍苟簡者不在有侵牟無侵牟有樽節無樽節
間論也善用之則一以當二不善用之則百不
及十譬置薪于竈竈大小同薪燥濕堅脆輕重
同而計其所燎相去倍蓰乃知一切豐儉胥以
沈氏日旦 卷二 九 初集
智運也
昔予計偕長安為卜夜飲與蕭山黃大年作藏
鈎戲勝負未判閩中方伯書挑鬪氣甚雄予應
之曰先破黃巢後征方臘座中以為雅謔二友
俱成進士相繼物故久矣思之惘然
匈奴列傳遡其先為髮后氏苗裔括地譜云桀
放走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
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呼為匈奴然則冒瑱與

禹蓋淵源一脉哉天何分華夷也祀之用夷但
惇禹不惇桀萬世而下受北虜大患皆成湯遺
澤焉假令紂而不死亦遭放流種類滋蔓中原
君民其無噍類矣乎

品題百葉以荔支為第一楊梅蘋婆遠不逮也
予意將荔釀酒定勝葡萄酒借閩粵炎熱恐作酸
耳好事者當于岩洞幽冷處試之龍眼不幸與
荔同域錫以奴名或亦其自取不然膜厚而核

沈氏日旦

卷二

十一初集

細雖濃郁遜荔而恬雅超之矣

魯哀公欲西蓋宅史爭之而不聽宰折睢不爭
而聽孔子馬為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
圍拙說而得說者以為寓言非也予宗有一物
正如是蓋愚與愚相投氣味懸合曰哀曰野名
不虛矣

王元美戲為文章九命傷才士數奇也一貧困
二嫌忌三玷缺四假蹇五流竄六刑辱七夭折

八無終九無後皆歷指其人而中有未當處或
才不逮于作者或自貽伊戚非冒濫才士即冒
濫數奇耳元美後瘡瘍半載殷都秀才過而戲
之謂宜加十命蓋惡疾也因復枚舉其人証之
予謂十命當分天刑人禍兩則綺語誣誑者遭
陰殛之報天刑之憤世怨懟者羅陽網之報人
禍之然平坦之賜必無警句光塵之品寧有奇
文即欲抑其才以自韜而不能此數奇之由也

沈氏日旦

卷二

十一初集

若曰享名太過銷折其福依然忌者之口也更
有說焉文人于妙不必更作他業即此已為世
所深恨猶入宮之女豈嘗詈諸嬪嬙而反唇側
目者趾相接也

吳邁遠嘗語人吾詩可為汝詩父此文人吟誇
習氣也但父子不同倘如鯨之于禹厲之于宣
乎作未必定勝述也惜聽者不以此相戲耳昔
李于鱗秉憲關中許中丞宗魯問當今何人能

宗子以方
自子賜州
有觀蓋
詩人猶既見王猛而云豪傑不至也已可異矣
未段光景尤醜世俗中作此態者十人而九予
數奇每遇此輩不得不含之也

拓註
房

詩李首推王元美次推宗子相許但索宗詩觀
而不及王蓋此時子相見為考功郎故也于鱗
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慚面赤夫對于鱗而問
詩人猶既見王猛而云豪傑不至也已可異矣
未段光景尤醜世俗中作此態者十人而九予
數奇每遇此輩不得不含之也
比部郎初到任例當入獄宿一月謂之提牢予
嘗戲刑曹諸公暫作地藏王菩薩三句蓋諷之
沈氏日旦 卷二 十一 初集

倫理
左

伍若將俛焉予就彼聊通寒温亦厚道也而我
之聲價自在後賢當深味之
古人讀書不窺園者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董仲舒但三年已耳此皆腐儒學究但專記誦
絕少心靈者也園尚不窺豈樂山水若以尼父
語按之即謂不仁不智亦可
宋試科目在八月中旬其改至九月者因蘇子
由患病而韓魏公居相奏緩其期者也後遂定
沈氏日旦 卷二 十三 初集

也園屏死囚必誅不以聽者固多為國行法不
得不誅而情可矜疑者亦不少也今人但知防
範圍知憐恤能于此發菩提心則法星即福星
矣
人有敗名喪節為清議所不齒者尤宜憐恤祇
因相與狹斜一念之差悔莫追耳本來耻辱心
原在也予為孝廉時郡邑公舉公會亦隨眾一
出有一夫子然獨坐獨立獨行同袍中羞與為

曰此妙藥也。名曰小蘗。治小便赤白濁。神效。向
患此恙四十日。莫瘳。遇喬醫生。用此配合他藥。
一劑而愈。識之以示後人。顧又自述其楹聯一
對。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化陳為新語。頗佳
併識之。

辛比部滇人也。小心謹言。一日與刑曹國博十
餘衆聚飲。予亦在坐。諸公語及男色事。辛曰。吾
鄉絕無此。此非人所為。衆笑曰。我輩其入于

沈氏日日

卷二

十四 初集

非人哉。辛面赤。踟躕久之。甚矣。謹言之難也。
世間難事有七。一曰覓葬地。二曰擇良師。三曰
尋館。穀四曰貸。朱提五曰書室。奚童六曰作婦
人。傳誌狀。壽祭文。七曰訂期遊賞。或問師既難
擇。館應易。尋子言不刺。謬乎。予云。幾見良師而
無館。穀者乎。或問訂期遊賞。何故難之。予云。地
位尚志趣不同。以貴招賤。以富招貧。則匪人乘
機濫矣。一切朋交。不拘寒煥。咸以同調為王談。

何容易

豹文金錢。虎文橫斜。大不侔也。予廣其旨。有錢
之惡人曰豹。無錢之惡人曰虎。富欺貧。豹食虎
情態相似。

桑穀之樹。人布種則不生。烏啣其子。墮地則生。
豈氣相感耶。秋海棠。手擲其子。則不生。以筋舉
之。則生。卉木之厭離斯人也如是。

老者壯者少者數十人聚于一堂。則鬲分為三。

沈氏日日

卷二

十五 初集

各從其類。此有我相。即豪傑不免。又有少年人
似髦。老成人似童者。兩情仍自冰炭。
項羽不稱帝。而自號西楚霸王。似草寇氣質。且
西之一字。已絕無混一之意。何必嘆天亡哉。其
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以其密邇宿遷。富貴故鄉
之鄙見耳。顧不使沛公居關中。而蜀漢處之。則
四塞之險。百二之雄。羽明知其為要害地也。說
者謂羽未踐天子位。况身首異處。當降為世家。

此上三不似
六下三不
似人日也云
三六六六

不當廁本紀儒生成敗論事多主此說獨不思
二世呂后視羽且何如哉昏辟滿允置本紀則
不倫而夷于世家又無此體羽事雖不成不失
為豪傑也廁之本紀固宜

古人塚不一其處有為人所慕而壘土以寄思
者有姓名同而後人傳疑者故子路墓一在清
豐一在長垣一在開州扶蘇墓一在慶陽寧州
一在延安綏德關雲長墓一在當陽一在成都

沈氏日旦 卷二 十六 初集

萬里橋上古逾邈女媧伯夷陵原亦不以一二
盡也

淵明五子雖俱不好學然豈遂不好遊不好弄
耶令彭澤纒八旬而三徑就荒情可想矣松菊
不刈以為薪猶有存者蓋桑梓之誼未絕也迺
陶公餅粟無餘飲酒未足安所得貲為卜築費
哉所云日涉成趣祇自嘲非自快也
羊欣書法摹魏夫人梁武帝諄為婢學夫人舉

此上三不似
六下三不
似人日也云
三六六六

止羞澁予謂人苦不自知梁武之信沙門亦頭
陀學佛假意慈悲也又云學欣書者為重臺古
人稱與臺之賤以士臣皂皂臣與與臣臺臺迺
執役之最賤者故呼婢之婢為重臺而詩紀靈
臺史紀栢臺鳳臺鸞臺又為尊稱矣
晉溫太真擊錢鳳墜憤訴不行于王敦漢袁盎
斥趙同下車諧不行于文帝古人術數相類未
必相師也

沈氏日旦 卷二 十七 初集

姪智有勝叔者袁盎之兄子種是也廷辱趙同
種之謀也徒為吳根不効治王但說以毋反幸
得自脫亦種之謀也然能聽用其謀則盎豈癡
叔耶盎從史盜盎侍兒即以賜之後從史為校
尉司馬卒賴其力以免于吳微從史則盎為刀
下鬼矣從史報恩之厚盎知人之明兩足多焉
侍兒亦非常婢也從史不可不列侍兒事亦種之謀也
智者樂于處後子房行少傳事而叔孫通為太

傳陳平以右丞相讓周勃皆處後也豈真自揣其不若哉防其傾軋而以讓消之且事權不專則責任輕而罪戾亦輕也

陳平畫美人圖以懼閼氏而白登圍解此策張儀早行之矣令靳尚駕此說以給幸姬鄭袖因得自脫于楚未必陳之效張抑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閼氏與鄭袖其情相等而單于與楚懷王慣聽婦人言亦不約而同也

沈氏曰且

卷二

一八 初集

說客能自揣者惟陸賈耳折難結箕倨之尉佗而令其蹶然起坐奉約稱臣此猶不難孝惠時諸呂用事劉氏將殆賈度不能口舌爭病免家居何其善韜也將相交驩之策曲逆非不知而燕居深念者未知太尉心事何如耳得賈言迎刃而解此旁觀勝當局非平智出賈下也張釋之止嗇夫之拜此說非是禽獸簿乃上林尉職掌此而不知則溺職甚矣何以尉為非宰

相不問錢穀者比也文帝言其無賴最是嗇夫承帝問而代對甚悉一以寬尉罪一以解帝怒也何云喋喋利口乎假令是時無嗇夫代對則尉且得罪黜矣即拜為上林令亦鼓舞之術而釋之固止此必與尉有舊而巧詞以為之地釋之非利口而何古帝王有天資勝臣下而反過聽臣下者此類是也然人主小心慎慈亦是美事

沈氏曰且

卷二

一九 初集

釋之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何鯁直也及景帝即位而懼其脩怨用王生計謝過苟免又何靡也嗟乎景帝殺父癰之鄧通而貸劾已之張釋之苛恕兩截何也通寵臣殺之可以收名釋之名臣貸之亦可以取名也景帝刻深之主特以名心為累于張則逆用其情于鄧則順適其忿竟不知桑梓敬共亦可以得名也改父之臣所損多矣

是以前陽力蓋故、原、情、何、假、耶

杭州諺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着嫁時衣言其能自開拓也然此皆過求語自我看來能吃得分時飯便爲守成之男能着得嫁時衣便爲安分之女

漢功臣惟黥布真反史但云滅不云族韓信激之使反反形未成彭越則絕無反狀夷族不已甚乎漢祚四百載享國長久天道殊不可曉豈錄其誅暴之功畧其行事之毒耶雖然新莽篡

沈氏日旦

卷二

二十初集

位漢祚斬矣此後一脉則光武仁厚所延也韓信微時坐法當斬賴滕公救得赦史不詳其酬報之事何也信報漂母小惠忘滕公大德忽蕭何知己之恩斬楚亡將鍾離昧以媚漢帝負故人之義挑激陳豨反以陷之種種皆薄賜也張倉于王陵猶韓信之于滕公也倉位至丞相古人舉動個儻片言而死囚立赦言者聽者俱有俠氣若今人則以爲非常之原也曰法不行

也豪傑喪斧鑕者多矣

宦途贈蹕吾有說以相解借一命之榮作萬姓之福一樂也冤親累害吾有說以相寬借今世之財了前生之債二樂也多口讒謗吾有說以相慰借他人之誣証代自己之懺悔三樂也墮身地獄觀想天堂遭時不如意者不可無此心境

箕子次五福一壽二富三康寧四攸好德五考

沈氏日旦

卷二

三十一初集

終令命皆順人情所喜悅也次六極一凶短折二疾三憂四貧五惡六弱皆順人情所憎棄也若宋人必且以饒好德居五福之首以惡弱冠六極之先矣

晉文公初娶狄女再娶齊女三娶秦女及國後但迎秦女爲夫人夫狄猶小國也齊秦並大國而齊女又文公所素愛者向時戈逐咎犯者何心齊女殺蚕妾而醉遣之此情此識何忍背之

真堪入江淹恨賦哉。白頭吟不足嘆矣。要之齊與秦並宗人女。非桓公繆公之親女及妹也。但此時桓公已薨。繆公見在。又為之誅亂臣呂卻。又送三千人衛之。以備難故耳。仲尼謂晉文公請而不正。予即其受餐返璧與愛戀齊女二事。衡之則晉文公色而不貨。然竟以秦女為夫人。又勢而不色也。

或問文公若迎齊女。將孰肯為妾乎。子曰文

公又不要進鄉賢祠。只如傳奇中趙牛兩夫人敵體亦可也。只因欲霸諸侯。恐失驩于秦。遂以並后匹嫡為嫌耳。曷若併狄女迎歸。鼎足而居。不大快乎。真正英雄。決不肯做薄德事。惟偽道學乃忍為之。不知觀過知仁。原不礙兩廡間生猪肉一塊也。

昔人以榮辱毀譽所不到處為建德之國。又以貪把書卷為實歷日子。則夫名利之場。迺損德

之藪。而目不識丁者。虛度浮生。真可惜也。人情趨異。故傀儡踰尺。方相踰丈。皆非常形也。人情貴似。漢壘石者。渾融若天成。假似真也。關洞者。玲瓏若人巧。真似假也。短不傀儡。長不方相。行者過之而不顧。假山不似真。真山不似假。遊者遇之而不驚矣。惟智人善用異。善用似而我以真常涉世。不愚乎哉。

諍臣諍友。不宜惹人之厭。當九用其隨而一用

其拂。一者鴻鉅之詠。九者纖微之圖也。事事糾繩。如無疾人輕易服藥。一旦疾篤。仍以常藥投之。豈能奏効。

吳俗有四。貝之諺。一曰令貝。一曰者貝。一曰分貝。一曰戎貝。謂貪則必賄。賄則必貪。貪則必至

于為賊而後已也。予廣之為五。乃有貝也。近時賊多通賄于捕官。官得賄而反仇。被盜之家。反怒擒盜之役。亦世道大可憂事也。

沈氏曰且 卷二 三三 初集

沈氏曰且 卷二 三三 初集

世廟改文宣王爲至聖先師易像爲主卽起孔子于九原亦必心肯真英王作用哉一時腐儒迂儒各有異議祇因胸中竅脉蔽塞渾是八股時文填滿乃出此倍上之言耳試申其說蓋孔子原以德重不以爵重者也卽欲以爵尊之王之上有帝帝之上有皇而僅限于王則卑之也極矣子路使門人爲臣仲尼病間遂以行詐欺天罪之生不敢當侯禮而歿顧敢膺王號乎是

沈氏日日

卷二

三十四初集

儒紳士大夫之識反出黔婁妻下也况王號創自唐玄宗安知非揚國忠等所更定乎何足爲法大抵凡庸原無特見假令舊稱先師而新改爲王則又羣起喋喋爭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像與俑奚別哉是欲孔子無後也像乃二氏之教非儒教也黜二氏爲異端而偏用其像甚矣時文之塞竅也

飛鬼日行三萬里則自燕至滇可朝夕往返乎

此不經之譚也古人馬色尚黃故黃帝馬有飛黃騰黃乘黃吉黃翠黃紫黃之別毛詩動必曰四黃蓋有所本也周穆王傳八駿名目井井而王子年拾遺記悉與之異說者以爲未見本傳故也予謂本傳亦未必確安知非好事者所附會秦始皇有七馬其第六曰銅雀而魏武帝亦以銅雀名臺未詳其故

千里馬必六七成群方可備人主之用蓋人主

沈氏日日

卷二

三十五初集

出入其護從最多單騎飛馳衆驚莫及若將軍戰馬防其敗奔以疾速爲貴只單騎亦足矣漢文帝自代還有九馬浮雲赤電絕群逸驃紫燕綠離龍子鱗駒絕塵後得千里馬却之正嫌其無用也酸儒不深思以爲不貴異物可笑也萬曆間寧夏叛將李承恩據城負固城破突圍而逃其所騎白驃乃素愛者承恩被獲此驃哀鳴不食而死承恩不忠于國驃忠于主豈人果

沈氏日日
卷二
三十四初集

不如物乎惜其異類無識不能苦口諫也可謂
義騾當匹休義馬

陸產之畜形體皆可限量惟豕與鼠有數倍于
常體者豕可重三四百斤太倉鼠尾長一尺蓋
二物屬亥子猶之乎水族也 鼠食已至大則大豕

信陵君救趙救魏兩破秦軍名動諸侯雖然才
必試而後見當邯鄲告急時信陵將畧人無知
者卽信陵始願亦不自意其能如是也觀其約

沈氏曰且 卷二 二六 初集

車騎百乘與客同赴秦軍則胸中原屬孟浪此
時直請于魏王之前分晉鄙兵半自將以救趙
亦可俟請而不得他圖未晚而計不出此吾故
料公子不自知不自信也惟侯嬴知其韜畧在
晉鄙上教以竊符奇策倘他人則無益于趙有
損于魏嬴未必輕以此策獻矣據跡則晉鄙無
辜冤死按其實鄙亦固陋無足惜者秦以移兵
擊魏嚇王魏王宜其惴惴鄙而社稷臣也不當

以唇齒之勢動乎其時幸而按兵不出亦無
濟爲平原君者束手待斃別無片箋與晉鄙等
復何殊哉不然陽割地以求和而陰設伏以擊
其情誠是亦一策惜趙君臣膽落而不能也

山林高士其靈心傲骨者出而仕貧如善知識
不能秉枳隨大衆托鉢免不得與酒肉和尚聚
首腥氣逼人歸脫芒屨上禪床臥此際卽是淨
土但恐明日又要托鉢若得脫離此輩獨自求

沈氏曰且 卷二 二七 初集

討火宅亦化城矣
宋儒謂文王演易流爲卜筮之書箕子陳範流
爲災異之說聖經何不幸哉此論迂甚夫聖人
不言則已言必期于救世虛譚而無實際者異
端曲學借以驚愚俗于日用何裨卜筮決疑乃
吉凶悔吝所自出災異悟主乃用人行政所攸
關是天道人道合併之精也顧云不幸乎况文
王源因姜里之因而演易箕子原因武王之訪

而陳範則卜筮災異。蓋要渺處。非粗迹也。宋儒尚口與晉人等。晉之清談不甚。惹厭者猶有陰柔作用。在唇舌之外。如淝水破秦等事。在焉。宋儒只一箇誠正。兀術來也是誠正。徽欽去也是誠正。曾有以良知二字。戲定逆藩。如我浙王文成者乎。一切事物。但歸之于理。至于天。魏巍蕩蕩。不可思議。亦曰理而已矣。理何不幸也哉。

孫皓對晉武帝語氣太峻。頗非保身之哲。劉禪

沈氏日旦

卷二

三八 初集

謂此間樂不思蜀也。說者又以爲太蠢。予曰。非也。後主固庸愚。然孔明教以學申韓。則亦非塊然無知者。果塊然無知。而以申韓之術。進參朮。飲死屍。孔明不若是之愚也。出師二表。豈對木石敷陳哉。能安于愚而不自用。是卽其一隙之明也。不然。武侯爲所掣肘。能自由乎。亡國之後。轉思孔明遺言。而飾爲痴蠢。如啞如聾。苟延殘喘于申韓。亦頗有入處。申韓存於世也

考補全
以謹言

國朝祝允明翰墨甲當代。摛詞頗非當家。如玉盤金餅四字。開口便俗。議論尤錯。錯其汚。于忠肅公。非本懷也。祇因徐有貞。是其外祖。故耳。王元美與祝皆吳人。王極口冤于。不左袒有貞。乃其靈處。祝握筆作書。是其本等。而妄議社稷功臣。可謂不安分矣。耳食者毋爲所惑。

鄒陽爲羊勝公孫詭所嫉。從獄中上書。書奏而梁孝王出之。尊爲上客。夫李斯亦從獄中上書。

沈氏日旦

卷二

三九 初集

趙高使人棄去。不奏曰。因安得上書。則羊勝公孫詭不至。如趙高之毒。梁孝王不至。如二世之昏也。鄒陽旣倖脫。不遠引高飛。而猶栖栖與枚乘莊忌輩。客遊于梁。可謂不智。幸而孝王早薨。人無所庸其嫉。不然。爲勝詭輩者。豈少哉。

野史如草木子。雙溪雜記。枝山野記。剪勝野聞。容坐新聞。震澤紀聞。明世學山。都公譚纂。群居解疑傳信錄之類。多誣誑不足信。王弇州燕語。

中力辯其謬。一則耳食不確。一則橫議不公。予生平絕不作野史傳奇小說等書。恐墮口業。報也。

世間有一種人。懶觀正史。勤看野史。讀秦漢文。千遍不熟。誦傳奇曲。調過目不忘者。皆邪慧也。岐巧也。又有一種人。與顯者一揖之後。面目終身不忘。卽世說新語所云。公自令人難記耳。是人亦將曰。公自令人難忘。非我之善記也。

沈氏曰曰

卷二

三十 初集

世人見吾行卷。有引呂東萊博議相譽者。甚受其累。因思王元美先生被劾語。崑山弋陽之調。充斥于後庭。與此正相類。可發知我者一笑。

皇明資治通紀與高氏鴻猷錄述。聖祖始生時。有紅羅浮水面。卽取作襪。因以紅羅障名其地。說者誕之。謂實錄備載瑞徵。偏缺此耶。必傳聞者誤也。由此推之。正史亦有不足憑者。香孩兒營與紅羅障何異。近代猶如是。遠之而吞卵。

履武等事。上世渺茫之說。寧足據哉。不敢據以爲有。安敢據以爲無。聖人所謂缺疑者。此也。

金陵季冬。桃葉無恙。因題詩其上。以示韓月峯。國博。韓南粵人也。渡頭臘月。燥如場。菴葉。蔡蔡。不畏霜。莫認長干爲嶺表。舉帷何處是。梳櫛。

祖制見任官不許建碑立祠。天啓末年。毒瑄生祠。布滿省郡。舉世若狂。今上龍飛。詔毀鬻以充軍餉。公憤大快。其遺黨竊議。改爲神廟。予聞。

沈氏曰曰

卷二

三十一 初集

而異之神。不歆非類。譬囚服而加諸士大夫之身。榮耶辱耶。况以自殺之罪。闢而神。肯依其宮。臨其位。亦不成其爲神矣。

虞姬伏劍于垓下。綠珠墮樓于金谷。太真蒙面于馬嵬。美婦人未有能令終者。非紅顏薄命之說也。霸王沐猴。李倫財虜。玄宗昏辟。不足以庇其所權。當時幽憂棄置。而不以色升者。玉石並焚于崑火。史不傳矣。西施托身范蠡。蠡全則施。

亦全是以君子慎所托也。然西施功存霸越，非其他色荒者比。又不在紅顏中論矣。

張齊賢微時，何至乞食于盜史，載其能啖肥猪十餘斤，亦怪矣哉。凡人命中食神健旺者，體豐厚，縱飲食，又喜謳歌，蓋脾性好音也。

王元美云：自古文章之士，每有仙去者，蓋天地冲美秀特之氣，見予獨多，來有所自，去有所歸，理或然耶。因歷舉古人羽化真解，其職等異以

沈氏日旦 卷二 三一 初集

實之。予有說焉：初世為人者，于文章一竅，未能通曉。凡以文章命世，靈心靈語，出人意表者，其人原從沙門星宿神祇中來者也。此等人慧足而福不足，故生前坎壈，歿後復還，故物蓋謫仙也。其性習絕與人殊，以此。

諺曰：朝內無人莫做官。然吹噓汲引，未必納賂，則猶古道也。至于今，則否苞苴不入，雖親故滿門，音問絕矣。暮夜纔通，雖羈孤伏野，除目登矣。

予欲改二字，手內無錢，莫做官。

人與禽獸相異，幾希。其饕餮同其傾軋，同其懶惰，同其淫狎，同其附和，而不特立，同祇綠胎孕之初。父精母血，皆六畜所化就。况交感之際，五體俱橫，即欲與禽獸異，不能也。惟嗜飲好外，二事乃禽獸所絕無者，而嗜肉好肉之人，遂群起議之矣。

客有謂予不善作詞曲者，因以小園為題，戲擬

沈氏日旦 卷二 三三 初集

黃鶯兒一調。○春色爛衙門，為迷花幾斷魂。天堯隔水多嬌態，薰風似溫，鶯聲似吞林，慣見蓬霜髮，羨閒身，懷人無語，清興寄芳尊。

漢史出司馬遷，范擘手筆，唐史出歐陽修手筆，聲價自貴。我昭代多才人，而不令備史館之職，千載而下，必有追惜之者。

宋人稱檳榔有四德：醉則能醒，醒則能醉，饑則能飽，飽則能饑。吾戲錫以名曰鄉愿菜。

弁州續集較正集更覺自然無斧鑿痕而訛傳
出山人曹子念代筆可笑也元美命世才千秋
大業豈甘假手崔季珪乎曹果抱才如是顧不
自已立名而為他人捉刀牀頭不若是之誦且
愚也此必曹氏喬謊後其先人而耳食者惑之
耳曹自稱元美甥而元美文集云友人曹昌先
其人曾謁先君其著作予嘗見之

余初縮牧綬未三月章縫數十人請以邑前餘

沈氏日日 卷二

三四 初集

地建立生祠余正色呵曰某何事得罪地方而
以不肖軌跡相蒙非所望于二三子也既而見
他邑生祠有塵覆其面者有火灼其楹者有詩
詈其像者有刀斬其頭者未必此令之果愆而
恩不掩怨求榮反辱宜然哉天啓末年逆璫魏
忠賢生祠巋然遍于京省不及一見而敗拙過
王振劉瑾遠矣後之君子無端而忠賢其令謂
之不祥吾舊有生祠口號三首恐傷時不災木

今有毒闢當之附好事者一笑術良直待去思
進。廟貌忙營未去時寶篋若同周八百兩峯飛
去讓生祠後賢追請自蘇癡湖洞堪為畏壘基
香火苦無下住處石梁跨水架生祠。庚癸尸祝
不如茲募簿沿門獵齋施可怪古人多闕事召
公尙少一生祠。又一首已忘之矣末句云救荒
奇策齋生祠。

孫權奉書曹操尊之為帝而自稱臣操大驚曰

沈氏日日 卷二

三五 初集

是兒欲置吾爐火上耶此有鑒于王莽也莽之
篡數千萬稱功誦德之人速之莽之戮亦數千
萬稱功誦德之人陷之也即謂崔呈秀諸鄙夫
害死魏忠賢亦可

身世如逆旅。旅未有不逆者。而望其順。骨肉為
冤親。親未有不冤者。而求其睦。祇自苦耳。人生
本來根器原自懸絕。有享科名為人所羨。而自
彼言之。祇受業報者。有處約素為人所輕。而自

此語
沈氏日日
卷二

彼言之寔受福報者。譬知州官郎署得之。曰降別駕得之。曰陞。當適其資格所從來也。

王文成破寧藩歸勒石紀功。在匡廬山太子讀書臺。蓋正德庚辰歲也。未云嘉靖。我邦國。明年辛巳。世廟龍飛。改元嘉靖。人謂文成挾異術。精于數學。而然。予謂安知其非偶耶。嘉靖殷邦。書記之矣。假令萬曆庚申歲。而握管者曰天啓。其衷亦將歸諸識耶。前知耶。然天啓年號古蜀。

沈氏日旦

卷二

三六初集

曾經用之。偏安短祚。僅二載。宰相須用讀書人。此言不謬。

近代輔臣無愆。得謗者莫究于王經石公。其子衡。本真才也。而儀郎高桂彈之。直至覆試而始白。後中式辛丑科。第二人。廷試亦居第二。其女雲陽。本真仙也。而浮議蜩起。以汗之。至登白簡。昔賢謂佛仙不產于微賤。必生國王大臣之家。恐受人凌慢。觀世人毀曇陽子。而此說又不驗。

矣

爲園近市。則日暮有滌穢桶聲。五鼓有殺猪聲。天明有荷担鬻物聲。有冠蓋傳呼聲。有兒啼。有哭聲。皆不雅馴。惟婚姻鼓吹聲。差足娛耳。而輓歌聲。又令人悽慘不樂。若市居吳城。則又添一機杼聲。必不得已。合此八聲。雜以雞犬聲。嘈嘈。嗚嗚。聽者莫辨其庶幾乎稍能辨。則不堪矣。聖人所謂耳順。此亦順乎否。

沈氏日旦

卷二

三七初集

人雖善。別能別此蠅之異于彼蠅。耶。螻蟻亦然。大而鶯鳴。則微有別矣。又大而犬馬。則綽有別矣。仙佛視人。猶人視蟻。蠅也。孰從而區別之。不第此也。宰官視輿皂。而貌雷同。頗難識認。僅可于肥瘦長短。老幼間別之。數日不見。恍恍乎不復記憶矣。

世間真正節義。因貧賤而湮滅。人皆知之。自富貴家。飾爲節義。丐文人袞袞者。不可勝數。而真

正節義反疑其飾也此亦十之一耳然文章中
虛實較然難掩慧心人自覺之

賜煖耳者謂風氣寒甚即百官侍朝時亦許戴
煖耳非未賜之前在外併不敢戴也古人賜劍
履上殿所重在上。殿二字亦即賜煖耳之義不
然士民未嘗蒙賜而先緝紳擁貂不恃且借乎
昧此者謂之太甚除日有正推陪推以俟 上
之自擇示不敢專也萬曆間但 欽點陪推而

沈氏曰曰 卷二 三八初集

舉朝狂闕出言悖亂無人臣禮幸 至尊優容
不然殆矣昧此者謂之太橫

漢高帝中流矢疾篤自安于命不使良醫治病
且嫚罵之何其達也賜金五十斤不太奢乎終
喜其病可治一語也此與賞家令事同人情好
諛即豪傑不免哉

釋門謂自殺者不復得人身果爾則忠烈死者
反不若偷生者乎予謂此大雄氏慈悲好生意

蓋構教也

鍾伯敬先生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可稱文
家能品予戲擬黃祖答曹操書其畧曰丈夫處
世非乘雲而龍驤即鑿坏而蠖屈譬之于馬遇
伯樂而跳梁如故豈堪鞭策蓋車之下寧復有
騏驥哉衡有逼人之氣無論人之才與孔融同
一流人物足下以鼓吏辱之士可殺不可辱可
辱即非士矣孤故殺之以全其節亦猶足下殺

沈氏曰曰 卷二 三九初集

孔融之見耳然足下借他詞以剪所忌不如孤
直截痛快甘冒殺士之惡名也嘗試較之衡慢
罵以自速戾死無所恨融實不反而闔門收繫
覆盆之冤十倍于衡倘羣臣中有真懷反念者
足下將按以何律若謂衡小有才不足忌不足
殺此自奸雄隱衷故智當今負罪而隸于司寇
者豈人人負盛名與孔禰相頡頏而足忌足殺
者哉足下料孤必能容之而汲引至前智乎不

智乎料衡必不少貶料孤必不能相容而忍于相送送之日卽殺之日矣其心事有不可對人言者無怪人言嘖嘖有假手于孤之說也且足下非但辱衡已也阮瑀屈列琴工劉禎減死輸作皆優伶畜之僅保首領所差可處在亦能受文人之辱耳孤私揣之足下所忌者在智士不在文人以故陳琳辱及祖父而不加誅恩寵彌篤楊脩慣露機警無辜受戮雖其所自取而僕

沈氏日旦

卷二

四一初集

伎甚矣若衡者不文不智徒以一片傲骨骯髒霸王之前不爲足下所忌而爲足下所愚若果爲足下所忌不用之卽殺之斷不以真正英豪委棄于孤側也衡爲人不諳時勢概用猖狂欲以輕人而反爲人所輕倘其持論嚴整物望翕歸衡之爲衡未可知也足下何仇于融何惜于衡哉計自今以是非付之論定殺衡一事孤獨任其愆未敢以分謗望足下爲盛德累也足下

其再思之

才者衆所忌也才士者衆所欲甘心焉者也人而憐才豈不犯衆怒哉殺生人與放生人勢不兩立然殺生者多放生者少忌才者多憐才者少則勝負之數有所歸矣

泰山無字碑說者云秦所以疑萬世也後世師其智移而之冢此說迂甚按史記始皇酷好立石紀功以故鄒嶧山梁父山之罌山碣石門皆

沈氏日旦

卷二

四二初集

有刻文而泰山但立石獨無刻文者此乃其封禪處非紀功處也天高難近岱宗最高于此設祭與神靈便于上通張晏說可證也若欲以此愚黔首而疑後世始皇不愚至是世間能醫之士負時名者無不懼與文人才士遊者至文人才士有疾夫豈惟不計利卽竭盡心力勿恤也此其所以通于醫也慧也此世間瑞氣也

登岱有蘇頌書頌在摩崖銘之旁何物林焯以四大字奪之其千古罪人也此無可救藥者予杭西湖亦有殺風景事二端淨慈寺山門外大樹四株其根盤錯屈曲如蜿蜒龍蛇狀為孫中貴所填塞不令人見今亦無人知者靈隱寺冷泉亭溪石縱橫轉折如流觴曲水狀頗有畫意亦為孫中貴所填塞似閘似壩好事君子肯去其填塞之物則三十餘年晦氣一朝清明此猶

沈氏日旦

卷二

四三初集

可救藥者也孫中貴點綴湖山頗有微勞然遇士大夫勸脩勸造則堅執不從不脫涓瑄習氣此二事舉動蓋孺子養大鳥之喻也

愛人者各以自已所得力處教人予避地白門歲一歸掃墓知交諄諄勸勉勿讀書勿作詩文夫林下老翁舍此何以遣日然予不以為異者知其愛我也彼自已所得力處在是也

詩人如袁石公鍾伯敬雖脫楚氣而自以為是

力詆前輩亦其鄙陋處也迺鍾起袁後又微刺袁益可笑矣詩古文之廢至今日不絕如綫又復彼此傾軋必至舉世犇曠而後已倡議攻濟南者為公安而反噬公安者為竟陵螳螂捕蟬之喻若為此輩發迺辭壇中之黃雀豈少哉黃雀所遺之矢螻蟻負戴去者又不少也

野史多誕而祝允明所紀尤其不經如所載吳城老父每剔耳耳中得物甚多云五穀金銀猶

沈氏日旦

卷二

四三初集

可云羅綺絹帛之類皆出焉則誕甚矣葑門一媪亦然尤可笑也此翁善書而貪鄉人妄謔之遂認為真而附諸志怪之列至于慣識于忠肅公則列子所謂秦人逢氏子得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臭嘗甘以為苦者顛倒錯亂自其症候使然不足怪也

淮南憚汲黯遼人憚司馬光猶然藉人主之明與信耳不然宮之奇固在也而璧乘貽矣伍子

胥固在也而美女獻矣夫寧惟是孔子大聖不能沮女樂之不歸其高于宮之奇伍子胥處在不諫而徑去耳若非孔子則腐儒持論又道不能格君心之非矣

黃大年先生有言貧士資館穀者脩儀薄則難處備儀厚則易處蓋主人雖欲輕其師而不能自輕其延師之費重則俱重故不受慢不受侮大年又爲予言名士終于不發以處館壞心術

沈氏日旦

卷二

四四初集

損陰德悞人家子弟故予無是也若溪沈千秋亦作是說不謀而合後兩君俱成進士予有說焉居官盡職與否于處館教弟子時預卜其將來矣人家脩儀朝廷俸祿皆非悠悠忽忽漫不事事可銷受者也世之君子弗迂視予言也黃大年先生有言太史公纂述賈誼之文則誼文卽遷文矣此說極是譬諸曲焉出自綠珠之口卽爲石家腔出自莫愁之吻卽爲盧家調而

曲有二乎才子之筆氣佳人之肉音變化不一也

山水之名勝每因詩文賦記傳播人間予有妙喻山水猶舉子焉才人高士猶主司焉僻遠之山水有終身自獻而主司不屑收爲桃李者遇合有數顯晦有時至于吾杭西湖猶如名士慣考高等而未中者何也赤壁有賦西湖獨無坡僊豈

沈氏日旦

卷二

四五初集

棄之耶

漢興之初君負臣漢亡之際臣負君夫安知莽卓操三賊非信越布三勳之輪轉乎

宰官中以畫名者圍屏冊葉但書號不書名雖非真筆然取以充數備員不得不與庸劣畫工一體陳列君子慎術以此逃名亦以此也

種花者灌溉同雨露風日亦同然路旁之花不知僻遠之地茂且滋者豈盡由成賊之故綠看

自道書之
之病最畏人看也

花人眼光注射有所以鑠其神也花亦躡衛玠
江陰謬宮論昌期與張祭酒表同邑張世宗
朝人物也篤行君子邑中議進鄉賢而謬時為
孝廉以張公立朝正當大禮大獄未嘗有疏持
之竟不知張公原有疏在實錄中特文集失載
耳張之曾孫孝廉諱紹祖者與謬友善謬必不
肯假借一日謬與張孝廉同在友人家觀術者

沈氏日旦

卷二

四六 初集

召仙箕上判云袞之孫謝君教誨謬慚聳默禱
則云老夫過多望君寬宥謬又以已之生平默
禱則云君才高天下節義自負當為一代偉人
謬又以已之末路默禱則云功名壽考惟德享
之謬君竟遭魏璫之禍冤死狂鬼神不惟前
知且寓規瑣焉此張孝廉親對予言者後輩好
輕侮先進觀此自當汗顏

弁州山人續集載潘司空治河得遺骸一副額

額似馬首其肢節為民間攫去因神其事以為
龍骨而進諸朝貯內帑焉予以臆斷之必非龍
也龍則飛天變化縱死亦沉于海委于山耳殆
鯀鱗蛇鰻之類歟况龍乃君象以龍骨獻殊非
嵩呼之體不敬甚矣此世宗朝事也免于逮
問者天幸哉

宰相子勿令判鼓此宋人防壅蔽意也假令蔡
京居相子攸判鼓未必不開告訐之門以逐其

沈氏日旦

卷二

四七 初集

父然此豈可以為常乎
郭景純事元帝凡三上疏一因刑獄之濫一因
日有黑氣一因帝留妖人任谷在官疏皆情辭
剴切蓋直臣也博學高才詞賦為中興之冠所
著有洞林注釋穆天子傳山海經等書蓋詞臣
也耳食者但列諸方伎之流悲夫若徂商羊萍
食諸異則仲尼大聖當冠方伎久矣

松之枯也自下而上梅之稿也自上而下人身

之毛在上部者從根長在下部者從末長。人足之行。男子踰域則右足先舉。女子踰域則左足先舉。俱可默自驗也。

講章時稅可經世乎。論畧策料可用兵乎。予芻見文士當削去初場。但觀其謀議。武夫當削去末場。但程其騎射。如是庶所舉者畧堪用乎。人心信鬼而疑人。故星命家每托諸異夢之默。啟異火之陰授。以神其說。人心趨炎而任耳。故

沈氏日旦

卷二

四八初集

以術糊口者。每借重宰官詩文為標榜。非得已也。若真正嚴君平管輅。則不必矣。

予未至金陵時。莫不侈言其勝。因傲居焉。蓋借六朝二字為影射。欺以其方也。及至所見。殊不然。因思釋道家所言異境。竒域黃金為室。白玉為階。沉香丹砂等充溢之類。皆屬虛幻。不過引誘人修福耳。如小孩子不肯讀書。便說讀書有許多好處。至于寂寞寒窓之苦。落第淹滯之苦。

宦途隱忍之苦。置不言矣。

士大夫生漢唐宋時。如生國王大臣之家。不覺氣揚生。魏晉五代時。如生娼優隸卒之家。不覺氣短。陶潛阮籍輩。赧此而自放于酒。蓋隱情也。論世者不可不知。

古人以布衣而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不易。哀詞勤請。僅乃得郡外補耳。以故歐陽永叔蘇氏兄弟。每每與難退之感。出處行藏。至今日

沈氏日旦

卷二

四九初集

而掃地極矣。可羞可涕。可鞭可殺。不止于長太息也。

米南宮袍笏拜石。呼之為丈。頗有晉人風味。下壺禮法之士。性面嚴冷。則又當于宋人中求之矣。此皆雞羣野鶴。特立而不隨世轉者也。紀載家一切神竒之事。必歸諸武侯。一切趣事。必歸諸坡老。其詞溢而失實。未可盡信。列女傳載蔡琰詩云。為董卓驅入胡地。夫文姬流落失

所乃伯喈遇害後事伯喈在卓方禮之安得在此况卓生平祇此憐才寸懿可因弒逆大愚僞沒之乎范曄不察採入本傳由此推之正史尚誣何況裨編雜說可輕信耶

江水用礬澄之方可飲然頗發脹蓋毒虫所吐納有怪異藏伏而人不知者蘇子瞻久飲江水歸蜀而覺井水腥澁其所飲者蓋清遠峽與羅浮楊子幾派未必江水之盡甘也而以為南江

沈氏日旦

卷二

五十一初集

賢于北江夫豈其然

子瞻自言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蓋子瞻原非凡品其來為戒和尚其去為奎宿故羅漢特現神異在他人即敬信奉之未必有此光景也

沈氏日旦初集卷二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秋

送南少宰侗初張公榮擢北上仍以少宰協

理詹事府事序

代留都縉紳作

夫人臣必出處正而後可展經世之畧遡公之遭讒而家食也在逆闖亂政之世計公之出山而典留銓也在今上龍飛之初及公之內轉

沈氏日旦

卷三

一初集

而還朝也在清議光昭泰茅畢拔之際天下想聞其風采公亦自慶其遭逢詞林出處之正無踰公者之行也去揆路漸近矣方今主聖時危諸艱攸萃四夷效尤于遼左環伺而動遼左靖則夷氛悉銷試與公熟籌遼事可乎古人當迫急時庸愚袖手退而避賢者路今人當迫急時庸愚連袂進而掣賢者肘公知其故乎古之名將以八千兵當符秦以五百兵當兀术戰

勝而有餘今之債帥以十四萬兵守關門而不足公知其故乎澶淵之役許犒金錢不過三十萬南北寢兵者四十年奴酋豕突以來請帑徵餉歲費縣官金三百萬而全疆淪陷迄無寧歲公知其故乎姬公于不得處日夜仰思此亦公仰思時矣譬閭井富民十年訟而家不破者無有哉林泉隱逸岌岌乎抱焚昆之懼清夜淚落而不揣之夫猶視麟玉為奇貨毋迺以國戲乎

沈氏日旦

卷三

二 初集

究之轉尚方為杜郵即此夫也公試思補牢顧犬何者為急著乎在朝諸紳但聞有復遼之語而未必俱存復遼之志局外遺英縱或有復遼之人而又不獲操復遼之柄貪鄙之徒惟思乾沒援遼之餉而恬不畏感遼之誅任怨之臣不使竟守遼之功而偏代受失遼之罪更可異者喪師辱國罰不及于始禍之元兇猶謂國有法乎論至此又費公一番仰思矣憂時憤世如公

沈氏日旦 卷三

侃侃建議不啻宗李則既有其志矣吾見其人矣自 神皇迄今疏十餘上流播海內傳為石畫吾復聞其語矣雖然相業何者最先良平之智不得不出鄴侯下者以薦韓淮陰一事扼要爭奇為漢元勳卧龍失關張後束手無措則將固戡亂所必資乎私揣公之深心必有一二鷹揚默注于疇昔以答 聖明者不日 平臺召對咨將材于新輔定不以乳臭肥疲等賄帥汗

沈氏日旦

卷三

三 初集

齒頰也公詞臣也請以詩喻李杜奇才不登唐榜必科目是拘則是漢不得淮陰唐不得汾陽而宋不得武襄武穆也然捨此則又有一種夤緣之統禪進故覈將材最難必也廣為詢獨為試試之以覘其謀試之以程其勇試而薦其可哉蓋何所以試信者不載于史無從知之然必非無據而謬薦者公肯留神乎否公雲間人也先達徐文貞相業甲 永陵曩時青島誌祀禁

三六七

不聞聲虜直趨順義無所掠遁去皆文貞運籌
之功夫以 肅皇帝之威嚴文貞得便宜從事
矧側席虛懷如 今上乎公不難仰止先程以
撻四夷暢 皇靈副八埏之屬望而惟願公為
天下得人于以拓其經濟為出處重為同列屬
吏光故于其行也規頌兼陳是為序
、與學憲樊致虛公祖書

不肖養疴白下無名可逃勿安何必入海善藏

沈氏日旦

卷三

四 初集

其拙夷門莫知有侯栩栩遽遠自悔長揖督郵
晚也憲諭垂注懃懇畸人傲吏何自物色于慈
臺哉憐才高誼篤舊雅懷並偏古人矣雖然過
情之褒多緣溺愛蒙索取俚刻遽說董子明雱
不盡由膠東之故賈生賦鵬實則因長沙之以
也老公祖文壇龍象藝苑斗山亦豈抱嗜痂癖
耶何索之急也初意俟身後始出以避目前悠
悠之口今為知己所迫顛力獻上業已剪拂于

君山還祈弁冕于玄晏政如浮圖揮天邀有舍
利光明便今夜又辟易耳不肖始受五斗之累
既墮五文之障以老于五濁之世而不能遂五
岳之願皆命也達命如老公祖何以策之茲者
買舟掃墓渴望見清光而遠嫌且止傾嚮之
忱在菁莪之幸章矣外有所瀆人生于情何能
已已孫明復之乞粟或不取厭于范文正乎臨
楮無任依戀之至

沈氏日旦

卷三

五 初集

當今之世不容人做好官行好事養安持祿原
非得已然好念當常存諸胷中豈因畏途風波
遂埋沒我本性倘機會可乘不妨救濟遇高賢
下問不妨傾吐若概用浮沉之術則內昧良心
外負科目鬼神瞰之必遭陰極凡冥司幽宰皆
生前行好事而遭謗做好官而被黜者也世無
說謊之佛祖安得忽果報為荒唐而不怖乎
錢塘羅貫中者元末人也作通俗演義三國志

詞家九

215

及水滸傳行于世其子孫三世得啞疾豈扶微
盡巧見忌于造物耶在小說中稱聖稱神真所
謂集大成也吾杭推不朽人物此當屈指星命
家王玉田亦錢塘人所著有醉醒子集垂世賈
勳海寧人生正德間先玉田擅名術並奇中
老者無寐乃多思之故顧云心血不足可笑也
近死之心後籌兒孫前遡恩怨枕上如年猶如
童子聞詰朝演戲徹夜不眠總由妄想所致夫

沈氏日旦

卷三

六 初集

童子平日一眠到曉何獨此夜偏心血不足耶
因思多而傷神致耗心血則有之矣

記者紀陳蔡諸徒並宰我于子貢殊未確短喪
而斥其不仁晝寢而謂其何誅蓋孔所痛絕者
祇因其賢仲尼于堯舜遂冒濫言語之科則有
若類萃一語頗足相當何故漏遺也豈遭難時
偶離索耶

繭斃于鏤縲于桎其為華裘而被帝躬為敝屣

而曳丐足寵辱大異垂總付之不知也古人所
云身後名此足以破其障矣

蔓草附松栢猶可附莠李則立稿蓋松栢結構
挺拔超出蔓草之上故不能相累若莠李骨幹
脆弱一受纏綿輒奪其雨露遮其風日束其枝
葉故立稿耳小人倚附君子亦然君子當自揣
其為何如品不當寬于茹納輕為此輩作緣以
貽悔也世之君子桃李多而松栢少慎之哉

沈氏日旦

卷三

七 初集

禮記曾子問有所謂接祭者接乃疾速之義四
書中接輿接淅亦此意

酉陽雜俎載入土不爛者惟硃漆箸與頭髮二
物予所見殊不然野外暴露之棺年深被發之
壙但見骸骨不見髮也則髮先骨朽矣穢壤中
亦頗見朱箸然剝落將盡僅存稀微耳

豫章劉鋹名將亦世將也每進兵或五里或十
里必遣偵者搜山而後復進蓋防有伏焉什伍

隨兵自擇定。而帥不强之。氣誼素孚。緩急相救。卽此二端。已規其用兵之妙矣。遼左陷而鋌陣亡。乃賊臣楊鎬害之。非其罪也。同時有杜松者。勇而無謀。然與鋌皆忠義。皆爲鎬所害。說者謂其輸國情于虜。又賂虜有無難詰。鋌義兒曰劉昭孫。力敵千夫。鋌臨別向鎬叮嚀如銃三發。則勢急矣。當出銃師以救我。至是銃四發而昭孫三潰圍出。引領望救。救竟不至。竟以身殉。予所

沈氏日旦

卷三

八 初集

聞于東征士卒者的有據也。紀之以志痛。招隱詩有兩解。自林泉人言則爲招仕者而諷之。隱自君相言則爲招隱者而使之仕也。蘭桂、牡丹、芍藥、水仙、茉莉、瑞香、臘梅等花。色馨俱擅者。用糞穢灌溉。則滋茂。但以清水沃之。則立瘁。惟桃于清水覺相宜。故爲蓬島中物耳。嗟乎。今之宦途。以書畫詩文筆墨等作禮儀。貽要人。與養花者沃清水同。

以不肖待人所失者少。所得者多以聖賢望人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塵世中爲聖賢者千百之一二。爲不肖者。繭絲牛毛。無窮極也。冊書所云身之八殺。貪。殘。盜。醜。以貪爲首。命之四業。昔惠恃已狎。以背惠爲首。實則性貪之人。未有不背惠者。不肯惠。不成其爲貪也。貪之義。至于好盡。不但欲盡人之財。且欲盡人之情。盡人之力。不但欲盡已之謀。且欲盡已之毒。盡已

沈氏日旦

卷三

九 初集

之美。設有人焉。贈以百金。夫寧惟不感而心憾之。曰何不密以相授。顧招搖耳目。使衆共知也。何至使彼負仗義之名。吾蒙割潤之跡也。則謬巧其說曰。彼如是如是。不得不餌我也。卽不然亦必曰。彼孟浪。非輕財也。此背惠之一端。乃貪之證也。密授饋送。語傳日何人知。字復爲品。極可耳。笋之初出。勃然挺生。而人不覺。覺之。經旬不能盈尺。且轉眄萎矣。花葢亦然。豈花竹秉性高潔

會君集
居君系何
特文日也
取焉耶

花康人現
猶氣理序

厭人觀之而然抑人目俗且毒一顧之後損其
天機遂不復如初見時耶世有善養花者即善
養生者也

內省不疚則天不貳之也
此語而即今公為屏侍者花君子何至便具此

以百年通計之則五十居半亦大衍之數也故
曰五十以學易此孔子年踰知命後語恐壽筭
不待則歲月有限難以盡易之妙必天憐其好
學之苦而加我數年適可耳紫陽云加作假五
十作卒誤無疑也然歟否歟

沈氏日旦

卷三

十初集

花之重。臺者必不結果。文之艷異者豈能集福
乎。故稱門人弟子曰桃李。取華實並茂之義。然
桃李花果皆尋常無奇。惟無奇。故可久也。

國家設科取士百十人中得一二雋彥或功業
或節義或文章各居一焉如唐得裴度宋得韓
琦之類豈惟全榜生色庶一番勞費不至落空
否則蠹國賊民之士有不如無反不若漁者舉
網無魚猶無害也唐榜得李林甫盧杞宋榜得

秦檜買似道。天生亡國之臣以報李趙應有一
段因果可專咎舉主乎願有國家者不負忠臣
不負勞臣蓋綿祚之至計也

士大夫以官為重者為外吏不敢與豪右相角
為內吏不敢與權要相角入門戶中偏與同襟
相角然同襟彼此傾軋最能壞官嗟乎是豈必
嶺外能死人哉

小宛遭時不淑。相戒免禍。以敬儀為首務。東晉

沈氏日旦

卷三

十一初集

之士。偏沉湎于酒。其彼昏壹醉之儔歟。抑托諸
酒以寄其狂歟。殆匡時無計不得已而然與。詩
人苦情似異而寔同也。

今人作詩必五首十首二十首皆務外也竟不
知前人有七首十一首者不然古詩十九首豈
不能足毛遂之數哉
宋之和議儒者相傳罪檜其說誠是但和亦談
何容易譬兩造角訟彼此求勝不可必得則和

雖非上着亦中策也宋有吳韓劉岳宗李等人
物氣足吞虜不然金木兀肯許其和乎後世無
和具而復耻言和竟不知其何所持也

人身之勢陰陽原無定名醫方云滋陰補腎又
云壯陽固腎宵小附權貴曰趨勢蓋指此物也
而中消無勢可趨亦曰趨勢此五虎五彪十孩
兒輩所以死不服也雖然唐之季世天子受制
于家奴呼宦官為父母請以是為孩兒解嘲

沈氏曰

卷三

十二初集

熱腸人處世最苦腸熱則眼清眼清則口快口
快則招尤世之大賢絕少大賢聞過輒感庸愚
復諫輒怨匪彛不止于怨輒思所以報復之矣
調世之術腸眼俱冷競稱為長者焉仲尼加祝
鮓于宋朝上見衰世必佞而後免即徒黜猶未
足以容也

殷高宗漢武帝享國長久其精神原足以持世
也桓靈短祚神靡而不振氣散而不收故委轡

也附權者引繩披根水山果足恃乎主譬諸樹
權姦譬諸蠹而蠹死必後于樹樹死則蠹無所
依蠹死則食蠹之餘者無所附矣

人情藏險恐其漏洩于言則以一笑掩之人情
敗露更難逃遁于言則以一哭掩之笑哭非真
總以濟詞說之窮也而有道之士每挑之使笑
使哭玩世不恭等諸弄孩

沈氏曰

卷三

十三初集

害直至于今中華之產雜以夷種別有肺腸倍
難感化秦由余漢金日磾唐李光弼渾瑊之流
何可多得望一二于千百矣策甚矣風會日薄
習俗日衰職此之由

起家科目者侈口厭薄貴郎夫貴郎之爵明買
明賣比諸通賄權津借與援以竊高位者私買
私賣孰曖昧孰光明乎

罪阮籍者謂其母番死猶圍碁決賭此名教中

常談耳籍蓋原壤之流立意自廢者彼正欲令人作如是觀籍與山濤赤幟竹林爲好友濤舉孝廉籍所爲如是蘇子瞻曰陛下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以籍之賢之識何難修名以待舉而骨瘠哀毀甘讓持籌之王戎爲之所愛端不在名矣學士家眼界須寬勿被古人瞞過

商武丁曰高宗唐李治亦曰高宗宋趙構亦曰

沈氏日旦

卷三

十四 初集

高宗唐宋昏辟埒謚于三代之興王冒濫特甚標出以俟後世臣子諛王者適所以陷主哉英明果銳之辟厥胤每多仁柔故漢高帝之繼世乃孝惠也唐太宗之繼世乃高宗也扶蘇不祀天所以感秦戾太子不立天所以祚漢然則劉禪何以亡蜀有二說焉一則禪享國太久不如孝惠等之蚤世一則先主原過于仁柔不應復以仁柔濟也

衛武公不迂腐處全在善戲謔而不爲虐否則與方春時和不可折柳等陋儒無以分也血脉不必傳者桓温之先爲桓彝廬杞之先爲廬奕黨類有不必錮者張去疾之後爲張良許敬宗之後爲許遠

夏日于地上見一蟻負一死蟻急趨夫異類縱抱狐兔之悲自未有相收相卹不忍捐棄如蟻若也靈哉蟻篤哉蟻其悲哀之情當有不殊于

沈氏日旦

卷三

一五 初集

人者造物視人猶人視蟻等無有二關真君護法建寺出天台智者智顛傳此開皇十二年事也今佛寺中塑開像爲伽藍神蓋本此然予有說焉業已受師五戒後世猶血食之恐非神意所安况寺賜玉泉其名雖美却由晉王廣具奏而得夫隋煬獸行鬼所唾也神顧歎之乎自開皇壬子暨仁壽甲子九十有三年而廣之弒逆始著豈禪師與神不預計其將來之

惡歟

東平王漢之宗室求史記諸子漢秘不與猶然

東平王漢之宗室求史記諸子漢秘不與猶然禁挾書之陋見耳唐以詩春秋禮記賜吐蕃從裴光庭之奏也賢秦漢遠矣當今編戶子史而間左六經迺宗室之為東平夷虜之為吐蕃者幾寒峻之士中華之人除鉛槧外肯讀書者又幾人哉

肅宗即位于靈武權也矧發馬鬼時父老遮道

沈氏曰

卷三

一六初集

固留已奉旨傳位乎但上皇自蜀還當仍以帝位讓父而退處青宮俟玄宗再有命太上皇禮處之庶幾子道不失而心跡兩安然且惑張良姊譖殺建寧王倓豈能為此哉此非口舌所能轉以故李泌見幾而去歸衡山也

肅宗時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代宗時關中斗米千錢空匱如此賴劉晏為轉運使而帑藏漸充用人固理財要着晏為楊炎所陷無罪

而死藩鎮且蜂起矣

削七國之策發自晁錯而錯即死于其事幸蜀之策發自楊國忠而國忠即死于其途謀國者慎之哉謀之不臧併禍其身雖欲怨天尤人得乎

野史多不核者弊在食耳在護奸故凡傳奇小說毀于忠肅者乃徐有貞姻黨毀王文成者廼宸濠餘孽李士實之流未可輕信當代人物所

沈氏曰

卷三

一七初集

借光以抗衡漢唐宋者于王外頗不多得毋使受青蠅之點哉

沙門所載諸天名目與道家絕不同迺靈寶琅函俱道書也所載三十六天又各各不同蓋道教始于張陵不始于老子特借老子以樹幟其後駢枝于寇謙之濫觴于杜光庭而偽撰百出符呪黃白之說紛然囂馳去老世清淨之旨漸遠則所云三十六天者倘亦強設名目以欺世

道德身年
未有丹砂
全之說也
以酒飲
日任也

而茫無對證者歟

本朝中涓謀大逆者二曹吉、譚劉瑾亂政者十
一王振、牛玉、汪直、梁芳、韋興、李廣、魏彬、谷大用、
張雄、張銳、馮保、謀叛者二喜寧、畢真、賢者四金
英、黃賜、懷恩、張佐、忠者二雲奇、何文鼎、有邊功
者二鄭和、劉永昌、功罪相當者二蕭敬、張永、自
正德庚午逆瑾伏誅後至天啓初年凡百有十
載而復有魏忠賢之禍、緹綺四出、籍沒廉官所

沈氏曰曰

卷三

一八初集

殺戮賢士大夫無筭。其姪良卿封寧國公。封侯
封伯。賜鐵券造府第。海內稱功。頌德生祠遍于
天下。借大工名色搜括民財。市鬻卿貳。內帑金
珠珍異。盡歸私室。言官結舌獻媚而已。卽天
變示儆。日官懼不敢奏。此古今一大劫也。

緣木求魚必無之事。然峽中有鮓如鮓。四足長
尾。能上樹。聲如小兒。雅州有鮓如鮓。聲亦如兒
啼。俱能緣木。學者局于所見。廣之若博物

仲尼決不作此等語

開元甲寅秋。焚珠玉錦繡于殿前。此何心也。丙
辰春遣宦官下江南。取鳩鵲鵲鷺等物。又何意
也。擢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爲相。此何心也。信
任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史思明。以致亂。又何
意也。從古主念之雜。無踰玄宗者。或武惠妃之
讚。一日而殺三子。則太平公主之謀。亦屬影
響。何者。王珣、張說、魏知古等品。皆不佳。或因王

沈氏曰曰

卷三

一九初集

勢太橫而文致之歟。蓋構繫官闈以巧博名位。
乃小人梯榮之常態。朝紳公正者知之而不敢
救。救之卽指爲黨。古今同此情也。

尹子奇四寇睢陽。自春徂冬。幾一載。夫睢陽誠
要害地。誠當死守。然矢盡食盡而轉不至與其
城陷。毋寧委空城與賊。走保他境。猶爲長策。哉。
况睢陽原許遠邑境。巡特借以捍賊者乎。城陷
之後。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則睢陽空城子

奇果不能守委之無傷也若巡遠走入陳留更有無限作用惜哉猝不及慮吾不為當時之雀鼠僕妾惜而為巡遠之忠烈惜

嚴莊乃安氏將也助祿山叛君教慶緒弑父受其降而官以司農則肅宗之驚可想矣夫古之君亦有納降者然史必書某殺某以兵降以城降莊有一于是乎未幾史思明詐以所部來降旋叛去借稱燕王鋒不可遏有以也更可異者

沈氏日旦

卷三

二十初集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與嚴莊同列撻伐元勳埒爵于叛賊之黨人心憤且耻是以九節度之師並潰于相州也

李長源與帝同榻寢因而請去所謂臣功太高亦太奇不知何所指也以長源之恬雅不當自鳴其功又云不聽臣去是殺臣也語俱不近人情總緣肅宗昏極故耳李唐自太宗外無一賢辟即毒如武曌猶令人有餘思也

大臣無愧于御製碑者唐有死節之段秀實宋有正色立朝之韓琦于德神二宗頗生色焉魏徵李勣張說趙普李用和瑣不足道矣何煩御製為也假令安祿山未反而以考終則玄宗定有褒美悼惜之章寧肯默默已耶

朱泚圖奉天經月向使桑道茂之言不用築城不堅李懷光之救不至城中乏食則德宗無死所矣懷光功最鉅顧釜鬲于盧杞咫尺不得面

沈氏日旦

卷三

三十一初集

帝憤恚而反德宗之驚亦不在肅代下也古人所謂將吏將士者在將之下卒之上如幕賓記室參軍之類以咨謀議以通情款即諸占候習醫藥命相之術者皆收備緩急之用故越兵伐蜀有君子六千蓋此輩也今亡之矣霞彩麗天渾似鳳荷錢得水便成珠此予夢中詩也餘句惜不能記

王叔文專政纔半載耳無大過惡且有美舉二

焉罷進奉官市五坊小兒之類一也追陸贄陽
城赴京師二也何故犯衆怒而得貶蓋順宗耳
軟骨脆不足以庇叔文至憲宗嗣位猶窮叔文
之黨而貶柳宗元劉禹錫也二人皆賢者豈得
以朋黨相加遺乎夫成王時周公治內召公卽
不悅韓琦主撤簾之事富弼卽不悅百世之下
毋以韋臯賤叔文等罪惡而遂少叔文也臯雖
賢不過如召伯富弼且節度在外得于風聞而

沈氏曰曰

卷三

二二初集

叔文德業聞望不能如周公韓琦則受屈宜矣
彼憲順庸主豈能排衆非而定一是哉後之君
子事英辟則宜任事庸主則不宜專專則無補
于國而身受其禍
奸人陷害善類必言之成章持之成理鑿鑿動
聽武三思對中宗云東之輩恃功專權將不利
社稷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
內實奪之權也五王果入其彀中盧杞言于德

宗曰李懷光勲業蓋世賊徒破膽若乘勝恢復
長安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
連累日使賊得以爲備後難圖矣以故帝惑其
說詔屯便橋懷光自負解奉天之圍咫尺不得
面帝怏怏而反聖人所謂利口覆邦此類是也
此不第庸主癡惑卽英主未能速悟但英主能
追悔耳漢武帝江克其證也

沈氏曰曰

卷三

二二初集

也向令五王負所舉不能反周爲唐則仁傑祇
名教之罪人矣
與人共事而好立異議甚不便于己身予嘗見
婢僕養雞者一雞獨棲獨止不與衆雞爲群每
當飼時衆雞聚啄而此一雞常不得飽人之立
異而失利者與雞何殊

秦二世爲凌烟閣欲與山齊而唐太宗因之亦
曰凌烟閣所圖功臣乃長孫無忌等猶賢奸參

焉未幾武豐篡矣唐昭宗因之亦曰凌烟閣惑
奸相柳燦奏圖四鎮元帥以梁王為首俄被弒
矣夫凌競凌偪乃不美之名烟霞烟雨亦山林
寂寞之象非朝寧所宜崇也二世受禍于望夷
以下凌上未必非謙彼麒麟雲臺名實俱雅唐
不漢是師而效尤亡辟耶

仲尼曰史闕文彼馬遷史記補入褚先生司馬
貞固不足道至于宋儒事事以孔律人者而大

沈氏日旦 卷三 二十四初集

學引程子語意補釋格物致知二章闕文之義

何居

前代父子濟美者相業則李吉甫李德裕呂蒙
正呂夷簡將猷則李晟李愬曹彬曹瑋節義則
稽康稽紹翰墨則王羲之王獻之科名則梁顥
梁固兄弟濟美者霸業則孫策孫權辭賦則陸
機陸雲文章則蘇軾蘇轍忠烈則顏杲卿顏真
卿恬退則疏廣疏受理學則程顥程頤勇敢則

偽史不索託
於此等可也

吳璘吳玠此皆真實匹休絕無纖毫假借者
京營戎政即古之南北軍左右神策是也錦衣
衛即古之司隸校尉執金吾是也說者曰京營
當用宿將勿以世祿參之錦衣當用士人勿以
緹騎為之非也用世祿則保帶礪之念切而憑
城社之念銷用宿將則藩鎮節度使不在疆圉
而在輦轂有大可憂者用緹騎則武夫跋扈猶
有文臣制之用士人則賢者少不賢者多非作

沈氏日旦 卷三 三十五初集

威招權即委轡煬灶有不可勝言之弊此祖
宗有深意焉未可輕議予更有說焉京營較錦
衣更重承平之世仍用世祿戡亂之朝特用宿
將不易之定論也

觀書者但知墓誌碑傳行狀多論筆不知野錄
雜紀頗多讐筆俱不足憑也後人作史須慎之
予嘗謂史氏不遭陰譴定遭陽憲故私居不敢
借擬野史等書且恐身後有偽托者而預計于

此

帝王降生必有所自說者謂宋仁宗係赤脚大仙輪轉此猶近似蓋仁宗賢主也至謂明皇在仙宮以好吹尺八謫人間則不倫何者明皇無道之主跡其糊心垢行幾無復人道豈上界有此等樣仙耶

語云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夫弓箕猶形相似也冶裘則懸殊甚矣豈陶之

沈氏日旦

卷三

二十六 初集

外更有冶。毳之外別有裘乎。

神廟初年江陵專政京師士夫拜帖不寫正字但以紅籤蓋面因張政府名居正特避其諱也相沿至今不改有味其故者仍于紅籤上寫一正字可笑也尤可笑者巡道馬呈秀郡邑手板皆寫稟字不寫呈字則名且單諱矣守道程載伊郡邑供億不開下程止開下陳則併其姓亦諱矣不識張孚敬當路時禮帖中例用奉引敬

字樣何以代之馮保用事時太保少保字作何稱呼

馮吳觀六句贊像

先生高齋名山響坐環堵中生丘壑想先生道號曰吳觀躡足登峯天門泮渙先生纂脩有遊史咫尺墨莊登臨憑几先生吏隱拜中翰秩邁秦松冠彈霄漢先生壽厄公侯執桃熟三千籌添六十

沈氏日旦

卷三

二十七 初集

戊辰七月十一旭際池水熱甚魚悉浮水面有死者蓋是日未伏已畢地氣夜升故也不然月照露零水宜涼而反熱無是理也謹記之

戊辰九月初五日閱邸報見饒侍御疏中語切中今時用人之弊喜而錄之其畧云戶部主事行邊受事數月不過司支放耳即曰此邊才也為之咨部轉邊道矣或偶值夷虜不來支吾半載有餘則又曰此真邊才也加級加銜未幾而

臘陛邊撫矣碌碌庸人建牙樹纛邊事尚可問哉予廣其旨而戲言之方今幸拘資格耳不然場屋試士一切管供給官悉超轉翰林院洗馬修撰等去矣蓋文武殊途因食得官其為捷徑一也

風俗僻處衣冠染色未便非尚白也玄宗幸蜀圖山谷老弱聚觀皆冠白巾好事者附會謂追思諸葛武侯而服至今不除何其迂也夫建

沈氏日旦 卷三 三八 初集

業士民亦尚白亦豈感周公瑾而為之服歟况鄧艾破蜀者也夔民不祠亮而祠艾宋洪咨夔毀之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此其證據云王全斌貪縱妄殺止于貶官曹彬沈義倫與之共事各清慎自守歸禁惟圖書數卷而已說者曰平蜀將帥古多不利夫桓南郡吳漢岑彭鄧艾鍾會郭崇韜康延孝等或有宿業或自貽伊戚未必盡屬于數奇也豈他山川社稷不靈而

蜀獨靈能作祟于伐蜀者哉果爾則受伐之時蜀神何一籌莫展而偏仇于蜀乎之後取清慎如曹彬等免矣

六十千支皆有神神皆有名相傳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夫神即不好媚何至反好侮耶呼其名是侮之也而顧拯其墊沃其隄乎

本朝一切怪誕之事皆附會于劉誠意猶前此

沈氏日旦 卷三 三九 初集

異聞奇舉盡歸諸葛武侯也按誠意洪武八年卒此時懿文未薨建文僅週歲而預以袈裟剃刀度牒等物緘篋授之有是哉此載震澤紀聞文人多謊筆俗人多謊口以謊口傳謊筆以謊筆實誑口自盤古至今釀成一謊世界耳王祥李密世所稱孝子也祥歷仕漢魏至高貴鄉公之立以定策功封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且尊崇為太學師及高貴鄉公弒祥僅以涕

淚塞默而已。晉武立又拜太保進爵爲公其出處如是。密與祥同時以故君爲僞朝悖義傷教。一至于此而天下後世無非之者。豈忠孝有二道歟。抑溫嶠之絕裾真而王祥之卧冰假歟。自徵聘途開粉飾百出。篡漢之巨奸。固嘗舉孝廉者。何責于此輩哉。

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則廢爲廬陵王。自取之也。說者以取日虞淵爲五龍功。若爲唐社稷

沈氏曰

卷三

三十初集

計。則廬陵不必復也。復之祇足以庇奸。爲姪牝自固計。則廬陵不必斃也。斃之適足以召兵。此武與韋靈蠢之分也。唐宗室尚有賢者可立。而必欲匡復廬陵。則五龍者特富貴之徒。非豪傑之士也。

漢高帝馳入信軍。更置其將吏。趙太祖雪夜幸普第。與之定謀。俱出其不意。以震駭之。此英主馭將相之術也。

與武壘密謀廢中宗爲廬陵王。者裴炎也。炎竟爲壘所誅。激李孝逸速進兵。敗斬李敬業。者魏元忠也。元忠幾不免而倖貶爲高要尉。然則殺人媚人。祇自求禍耳。此外有蘇良嗣焉。批懷義之頰。有王永禮焉。請闔懷義以肅宮闈。而武壘未如之何。神姦巨慝。每借清議以箝人也。

藥中有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肺犬血鼠尾牛膝之類。皆非血氣物也。有缺孟覆盆釜鏗大戟

沈氏曰

卷三

三十一初集

鬼箭天鈞之類。皆非鐵石器也。有胡主使者。戴文浴。徐長卿之類。皆非人也。最初得名之。故儒家未能深考。嗟乎。古今觚不觚者。何限。魏蘇則爲侍中。侍中親省起居。吉茂中笑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言其雖近君。未免捧溺器也。漢孔安國以儒者而掌御唾壺。朝紳榮之。得非以溺器唾壺有上下之別。緣此分寵辱哉。抑漢人無耻。更甚于魏耶。由此觀之。古之人主左右

雜用士流不專用閭人給使令也

人品有前後兩截者平陵方望致書隗囂以范蠡咎犯自况飄然遠引何其超也厥後立劉林作天子自為丞相卒蒙顯優悲夫萬曆初掌科吳時來侍御董傳策抗章彈劾權相聲動朝野未幾一以墨敗一以積惡為逆奴所弑由頭躡尾鳳表鴟張大率塗飾于先敗露于後非必中道而改節也

沈氏日且

卷三

三十一初集

古之人臣亦自稱朕故象曰干戈朕琴朕弣朕伊尹曰朕載自亳屈原猶曰朕皇考自秦嚴定律令而朕之稱謂始獨歸人主矣

隋史萬歲征南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背刻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蓋數已默定武侯抑何神也萬歲武夫不學無術罔知弔古顧仆其碑以進將古人精心韵語委諸草萊何異對犢鼓琴祥符元年王欽若獻芝八千餘本又獻泰山芝

三萬八千餘本六年丁謂獻芝三萬七千本七年又獻九萬五千本夫芝以罕為貴以稀為瑞若千萬計則畦圃之毓爾按新莽時獻瑞者亦但獻芝而不及他物豈他物不可假芝可假耶抑朝菌之類誣指為芝耶抑或有異方秘藥可巧奪化工而助之長使成芝耶

冊書曰仁得之仁守之其量百世不仁得之仁守之其量十世不仁得之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沈氏日且

卷三

三十一初集

宋儒笑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不知賈生蓋本諸冊書也宋儒以仁義二字為養家飯碗被漢儒奪去作此妬辭

羊祜為蔡邕外孫祜平吳當封乞以爵土讓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又蔡充別傳祖睦乃蔡邕孫也則邕豈真絕嗣而說者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此何解耶夫亦有子而不好學讀書與無子同即淵明五子但覓梨栗之意歟以故

蔡邕傳亦不明言有子無子也。想邕女應不止文姬一人。特以慧穎故。且曹公贖歸。遂彪炳青史耳。予因是有言外之感。王粲羊祜俱名流。蔡氏一脉秀氣。旁注外家。深可惜也。若然則文人之無後者。獨中郎乎哉。

煬帝宮有迎唐八鬟。髻兆太原之興。楊貴妃作愁來髻。兆馬嵬之縊。皆莫知其然而然。所謂識也。

沈氏日旦

卷三

三十四 初集

朱子作綱目。原爲通鑑書蜀丞相諸葛亮入寇而作也。溫公係司馬懿裔。故一切篡弒等事。皆曲筆以徇平帝之崩。雖明言置毒酒中。然但以帝崩爲文。綱目則直書安漢公莽弒帝。頗得春秋之義。莽竊比周公。而等漢于秦。故巧立孺子嬰。夫子嬰者。秦之降王。而孺子者。三監流言指成王也。

蔡琰入胡爲胡婦。生子歸復嫁董祀。而范曄附

諸列女說者。非之。予謂此猶列侯列仙列宿之意。非貞烈之說也。

唐王昌齡高適等微服入酒樓。諸名妓歌者咸是其詩。則風雅遍于闐闐矣。宋學士王珪月夜召入禁中。賜坐行酒。嬪御出領巾。統心索詩。各以珠花潤筆。襖袖皆滿。則才名徹于宮帷矣。梁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宋元豐中。莽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則聲價重于

沈氏日旦

卷三

三十五 初集

四夷矣。夫詩文衰落。未有如今日者也。上不以此衡士。則幼不習。暨服官臨民。又無暇也。何必求田問舍。而始弁髦之乎。

內典有所謂壓油。殃者業報也。世間人慳吝不拔一毛者。當受之。此虫出蓋州。形如鳧。值春暮從水中自呼其名。人因取起。以重物壓之。油津津吐出。油罄僅存其皮。仍投水中復活。亦異矣哉。

古語云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二歲三百六十日
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此語因漢
周澤而設澤臥齋官妻來問疾謂于齋禁收送
詔獄晉劉毅亦然二人看得官太重乃吳起一
流人物詭激不情

予計偕之年曾附一題者郵符北征值歲大稜
饑民肩輿求活予午食罷袖麵餅將以犒之顯
者面赤微哂曰此餒餘乃驛中隸卒所凝望者

沈氏日日

卷三

三六初集

切勿携去或問何故靳犒饑民忻犒驛役予曰
驛中使客往來慮生謗焉希延譽焉此老爵位
直晉尚書而止聖人所謂患失鄙夫無所不至
者釋之令人毛悚

湯將軍胤勳濠梁人洪武初以裨將出守孤山
死之其人能詩有守宮詩存于世自是宮中一
粒丹點時何易守時難守為夢冷情初斷蜥蜴
魂銷血未乾榴子色紅劍滑蒨花光映玉鈞

寒幾迴試捲香羅袖留與君王仔細看此詩出
文士手亦稱作者况武夫而兼以節烈重乎
元元貞二年燕人湯佐宅雙燕巢焉一夕雄者
見蝎驚墜猫食之雌悲鳴不已哺諸雛成翼而
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巢中抱二卵人疑其
更耦徐視之乃殼也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觀
者異其貞焉成化六年鹽城縣漁者見鴛鴦交
飛獲其雄烹之雌不勝哀憤奔投沸湯中而死

沈氏日日

卷三

三七初集

漁者隱之棄羹不食此烈鴛也較貞燕更奇聞
中有一牝馬產駒為牲比長其家強之使合牡
馬跳躍不就其家以被蒙牝馬身面詒之遂合
馬既而覺是其母立刻哀號觸階而斃嗟乎春
秋時公子完通乎國母反不如披毛戴角之馬
有人心哉

楚材晉用如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故燕不能留
樂毅而趙用之魏不能收范雎而秦用之晉不

能致王猛而符堅用之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
弊冊用之周不能信蘇秦而六國用之皆所謂
藉寇兵齎盜糧也人情貴耳賤目豪傑每受屈
于本境而獲伸于他邦然甄別亦甚難淘金者
總不出乎砂而砂無筭矣

河伯姓馮名夷而讀者以馮為平二十八宿在
天各有次舍故曰宿而讀者以宿為秀尚書木
音為上而讀者以尚為常其土語乎其有所避

沈氏日旦

卷三

三八初集

諱而云爾乎

國史有失實者如孝孺叩頭乞哀 上命執之

下于獄此不知出何人手筆然昧心極矣夫孝

孺腐儒也死難之忠誤國之罪未足相準而一

段英烈之氣亦古今所罕見者安得以私見而

埋沒之此必恃節之臣愧且忌而誣之者也

扶梁公悉毀滌祠獨留泰伯季札伍員而吳興

王廟亦馳檄毀之盼饗遂絕神亦不能為崇

顏真卿刺吳興復題其碑曰西楚霸王而祠之

兩賢所見不同如此蓋吳興即今湖州羽當秦
末借叔梁避仇處也烏江乃羽自刎處昔時渡
者相沿焚紙錢方敢開舟否則風波大起有書
生題詩醒之三分割據猶嫌少一陌黃錢直幾
文仗劍不須懷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此後渡
者遂不復焚紙錢焉大率此等事皆邪鬼么魔
假借正神名色以邀牲醴者非真也羽殺降頗

沈氏日旦

卷三

三九初集

多地獄業報累劫難償何暇分魂叨人間血食

耶 舊史詆李鄴侯隨時俛仰無可稱述此學究語

非史筆也侯心超富貴之外併超名節之外肅

代德皆庸王且多猜忌况所處者又骨肉之間

祗席之際稍知自愛者誰肯以身之利害試手

侯每徵必出每出必有所濟其不可及正在此

耳猶如神仙度世現殘體惡疾以自點汗不期

于絜身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孔子所弗屑。歸絜其身。孟氏之隘論。亦非所以擬伊尹也。鄴侯與佛圖澄同一見解作用。而有儒釋之別。

周禮荒政十有二備也。非救也。所云薄征緩刑。弛力卽當樂歲。詎可廢耶。所云索鬼神乃倉卒間祈禳之舉。至云除盜賊則又平時之實政矣。遭一國之荒者。備易而救難。遭天下之荒者。備難而救易。民情不透者。備與救皆為民害。土宜

沈氏曰

卷三

四十一 初集

不諳者。又輒以西北之所樂為東南之所苦。故必謀于邑。謀于野。謀于獨。謀于衆。謀于賢。謀于不肖。謀于富。謀于貧。而權衡斟酌。始不至于偏枯。切不可謀諸左右。以益其荒也。

蘇長公座客行酒。令以一故事證兩卦名。一謂

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謂劉寬婢羨汗

朝衣。家人小過。長公謂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

小畜。後斬大畜。蓋因牛字起見也。而說者附會

蘇為荆公父子而發。倘荆公聞之。豈不切齒。顧衡宇作葛表記。有倒泚毀姻一節。吳中人亦附會顧為趙定宇而發。顧不自安。極口辯誣。謂葛表記在趙事之先。已災木矣。與蘇正相類。世間仇隙。皆惡口造言者所巧構也。

客有向賈秋壑請郡者。以魯奉祀真武。因不食鱉。秋壑曰。真武之龜。與鱉懸絕。龜鱉不辨。何以治民。遂不與郡。座客戲之。鰻鱧不肖真武之蛇

沈氏曰

卷三

四十二 初集

乎。蔗笋不肖真武之旗竿乎。皆不可食矣。蒲座絕倒。夫賈平章世所目為權奸。然因是客糊塗。遂不與郡。亦留心民隱者。今人情面為重。夫豈惟郡。卽節鉞且濫授矣。而哆口詈罵。何以服古人于地下。

皮相者見貧賤人瘦則便云寒薄。肥則便云濁

俗。見富貴人瘦則便云清俊。肥則便云厚重。皆

不察其神也。風鑑書曰。聞聲而人喜者。曾結緣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卷

也作事而人喜者曾度衆也識不識皆愛敬者
累劫眷屬也聞聲而人惡者曾負宿世債也作
事而人惡者曾滅衆人德也識不識皆憤怒者
累劫冤報也凡此皆論于相之外者予有說焉
星命相近而福有隆替運限相近而壽有延促
形貌相近而遭有平陂其家之堪輿異其人之
脩積異其族黨之藉賴異其所生之時地又異
也執一途以定之豈能懸合

沈氏日旦

卷三

聖三初集

魚名嬾嬾獸亦有之虫名守宮木亦有之郭璞
所指槐樹是也鳥名九頭獸亦有之王充所云
蒼兕是也

史筆有寬浮無證者愛其人則曰朝野欽服惡
其人則曰天下怨嗟如遼人勅邊吏云中國相
司馬矣毋輕生事之類夫郭令公寇萊公皆與
夷虜曾相關涉温公未嘗掌軍務遼人何自知
之其爲飾說無疑

宋史傳說

休稱能仁
此仁及胡名
言存仁善者
能仁不能身

戊辰二月望樹已勾萌條達十八日大雪群芽
盡萎三月復芽然有因此剝落而終不陽者乃
知卉木亦負氣不堪摧折也

大乘密嚴經載雪山惡獸名曰能割慣以詐食
諸獸見牝鹿有子者便作悲鳴聲相呼見牝鹿
便現角與之相似往親附彼因殺而食之見牛
馬等種種悉同彼形以肆其毒予謂人間鄉愿
柔媚以局人婉轉異順求適其意而不覺墮入

沈氏日旦

卷三

聖三初集

術中者皆能害類也我輩不幸遇此可意之人
當深思痛絕毋貽後悔學士大夫其以予言爲
楊園之道乎能言者稱其實使觸者反而觸止亦一解害也
鬻子云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夫神
農之非他人不能知知之惟黃帝耳若陋儒則
以爲神農安得有非也予隨詰之黃帝亦安得
有不是處

雍降二女于瀉汭說者曰以刑于試之非也若

然則舜之授禹又何不以此法施乎。當時惟舜遭人倫之變，備極艱苦，堯亦疑于厥心，必釐降而後可，察其真也。頑嚚傲三凶萃于一門，蓋千古希有之事，而帝女下嫁匹夫，是事亦希有，獨孔門擇婿驚人哉。

國語紀長狄之形，不過三丈，穀梁云長狄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夫以三丈身，竟橫九畝，則是三尺三寸餘為一畝，不隘矣。

沈氏日日

卷三

四五初集

乎 已能方廣，文不類方，和乎

唐之名人以詩顯者，李長通、劉方平、袁皓、沈光、董皆布衣，詩文乃光嶽靈氣，非時王所能顯晦。故夫才庸筆劣，而掇魏科者，命當通也，未幾名泯泯矣。君相能造命，不能造名，能錫福，不能錫慧。

南齊顧昌玄，烏程令也。父法秀，泰始中戰亡，遺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如故，有司請加以法，僕射

漢一差微福，恭核漢士數

劉朗之坐不贍給，兄子竟錮終身。古人清議之重如是。今人清議太輕，廉耻太喪，官情太篤，而皮太厚，以故魏璫兒男亦太多也。

按論語：太師摯適齊，子語魯。太師樂則太師在，周特典樂之官，無保傅之責。按漢書：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又太史奏德星見，則太史在。漢為司天之官，掌緯象之事，與文章紀載絕不相干涉。後世稱玉堂學士為太史公，祇因司馬遷。

沈氏日日

卷三

四五初集

作史記其父談，曾居太史之職，而詞林又有史館之說，遂訛以傳訛耳。

水葬而食于蛟魚，土葬而食于蟻蚋，與夫不葬而食于烏鳶蚊蚋等，無有二，不若學浮屠氏火葬而歸藏于祝融也。漢士不與人相侵，其親乎

省直解元初中式書肆，每偽偽稿射利，學者不深辨而誣之。及真稿遲出，則又不獲覩記，予嘗譽包鴻逵舉業之粹，而人疑之者，此也。昔唐太

宗評蘇子雲書法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縮秋蛇蘇子瞻觀其遺跡以為虛得名耳夫太宗子瞻皆慧人又皆攻此道者所見安得齟齬則跡之真贗異也

林泉之人于朝政風牛馬不相及然數月不看邸報便如聾瞽士君子不覽觀上世之史與混泚之民何殊

予疇昔宰永定于文廟題一楹聯道若登天得

沈氏日旦

卷三

四六初集

其門者或寡文未墜地非其類者不歆所謂非類指楊雄韓愈王安石諸公等倫而學霸以為譏已群椎碎之因念蘇長公倅錢塘時題詩僧壁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武林惡少不自揆者亦謂長公誚之長公曰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予才不逮蘇而遭與之同因紀之

法堂聯附紀謂威非恩耶則雨露足矣振盪何

必風霆惟衆即獨也故輿隸環焉怖畏不翅神鬼莫訝官卑乘田昔曾試孔寧嫌邑小彭澤儘可容陶

宋有王量提學患無佳墨取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家碎斷之墨合搗和膠成挺自負精絕遞代舉子竊取坊刻改頭換脚活剝生吞皆王量之墨也宣廟時大內不戒于火金銀混燒入銅不可分割因鑄為鑪餅等器光色絕倫

沈氏日旦

卷三

四七初集

近有造假宣銅者收宣德通寶為之竟不知當時寶源局錢與他朝無異祇有銅而無金銀坊刻偽托名筆而操觚家快認為真竊取之以入于自己之文又假宣銅之類也

燕中人有失去貂鼠帽套者吟詩一首但改唐人舊句而不自剗其詩云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空悠悠識之以資鼓掌

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八夜應天府廩生葉貴芬死而復甦云魂遇官長傳呼至隸卒呵之猶認作人世也自言吾庠中人何得許詎乘輿者命偕至署曰汝死矣吾亦金陵人家住南門外姓任名瓶號左橋今職遊奕大使來歲當遷三元錄事汝數未盡何遽來此葉忙迫哀懇任索簿諦視曰汝罪多端之嗣必矣第一節不當為人作狀構訟破敗人家產餘猶小慝也汝歸當斷

沈氏日旦

卷三

四十九初集

葷持齋即不能當禁食丑尤不可點丑脂燭腥穢觸天天神照見若血依吾言即科目無望當得一官葉聞言驚怖少頃數邏卒押之登山恍惚間仍在牀褥也因傳語任氏子孫建道場祈祐黃冠趙景之出疏文示予因備述其事按左橋公即世已二十餘載矣生前孝親喜捨貧時鬻魚負擔五鼓過一櫬光噴尺誅怪而跡之則盜所藏金也因是家生漸饒天之報施善人意

猶未罄直至為冥官而後已予特紀之以醒世焉
萬曆乙未年餘杭鮑赤城奇謨已屬續矣既而屍微動氣復蘇言至地獄見閻羅天子悲泣不自勝閻羅曰死者人所必有偏汝獨哀鮑答曰年甫十六有心事未遂者三空于人世走一遭耳一父母生之未得送終一聘妻未娶一讀書十載併秀才亦不得做言畢涕淚駢集閻羅為

沈氏日旦

卷三

四十九初集

之動容急與查簿則鮑霑之孫鮑廻之子也廻當有子霑不當有孫因與授記姑延命一紀汝歸而修德則科名可望不但壽也否則未滿一紀即追奪矣猶記所書對聯陽世紀綱多漏網陰司法律不容針物化人人化物化化無窮陽生陰陰生陽生生不已此已酉歲王虛寰對予言者王係鮑受業師且與同邑所傳聞當不誣及壬子科鮑與予俱中式為同年友叩之但點

又無明第一
問問即一
不歸死生無二
理理法字
難述

頭後成進士爲御史巡按河南以依違士民之請建造魏瑤生祠罷官特畏禍之弱衷非媚竈之戎首也君子哀其遇可耳不必苛責

宋李公擇與客遊天柱寺過司命祠下見一桃焉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不爲人所得疑其爲真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時蘇徐二客各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于食桃予覽此而嘆曰此桃也安知非道傍李

沈氏日旦

卷三

五十一 初集

乎縱苦祇二母自知之耳恐拂懷歸者意必不令二子知也然公擇區處亦自得當未必非司命之神默啓其教孝之念也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字甫著

崇禎元年冬

黃州太守黃大年先生傳

浙紹世家推蕭山黃爲最其遠祖仕宋提舉兩浙自崇德浣溪徙黃竹塘嗣後科目蟬聯甲乙榜繩繩不絕凡數十傳而及先生其入仕版而派脉切者承德耶筆峯公登正德癸酉榜爲先

沈氏日旦

卷四

一 初集

生高朝列大夫竹山公登嘉靖戊戌榜爲先生曾江夏令文麓公登嘉靖戊午榜爲先生王父云父靜臺公母劉太安人首舉先生錫名師賢後易可師字聖孩別號大連蓋厚自期也王父文麓公博綜經史詰之曰古有大連小連善居喪汝號云何先生應聲曰爲大父父祈壽考迺大年非大連也音韻混耳其慧捷如此然弱齡好弄王父篤愛之一杖幾斃甦而慟王父亦慟

自是發憤下帷若成人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
王父督之曰但讀汝書可大就汝祖居官未嘗
造織業也王父既罷官灰冷其宗人踰千聚烏
合之衆圍其宅數重謀蓋叵測先生夜微服越
垣詣邑控圍旋解時年纔十五居無何新令下
車課士廣文習氣酸不以先生姓名上先生執
白牘求試令難之以無庠篆故先生筮請曰明
府課士將閱篆乎抑閱文乎令語塞日之竟拔

沈氏日旦

卷四

二 初集

置第一冠軍山國英譽鵠起歲甲午廩于庠登
浙副榜蓋騰錄生悞落數行王者為吳曙谷太
史道南豈解以硃墨卷叅對乎丁酉文場復不
利會成均空虛選天下譽髦實之伍公袁萃適
克督學使者先生自傷數奇幸簡明有司閱卷
得脫膠庠之厄連公繼芳則先生知已哉歲已
亥先生與吾杭葛公寅亮俱為權關使者潘公
洙所物色潘以才賢領閩省解額雅負人倫水

鑑黃葛所以締交旋締婚者皆因是未幾北征
中流自誓必不以老經生復渡此江纔入成均
其名更噪于越天下士雷動而趨之謂得雋可
計日俟也庚子癸卯兩作孫山外人其名更噪
于得雋歲丙午始登順天榜為第八人是時騰
錄生又將先生秣悞落四字王者又議刪本房
楊公文忠以對墨之說進得免刪而王者為誰
卽甲午試官吳曙谷是斤斤一第于先生所加

沈氏日旦

卷四

三 初集

幾何而久客長安其行藏良苦家人亦日夜念
之不置先生自念鍛羽倦還既恐為江神所笑
而以下第老經生往返萬里自觸于炎涼之網
蘇季子覆轍具在况又傷王父志乎以故歸念
愈絕讀書之暇得交驩海內國士于以自廣者
又因是訪李贄于園扉識方西有書也杜松于偏禪二君皆
昭代有數人物錚錚青史雖凶終亦久傑哉斯
皆丙午以前未登賢書時事丁未春復以孝廉

下第稍稍改換眉目遂渡江歸而王父文麓公
已八旬矣尚矍鑠父靜臺公亦以上林苑良牧
署丞 予告侍養先生拜跪稱觴喜可想也未
幾相繼謝世去先生服闋上公車庚戌癸丑復
下第如故屆丙辰吳曙谷適入政府典會試而
先生適成進士識者惜之謂先生名動寰宇兩
榜不得一元予曰不然丙午北闈鄭汝鏞以白
丁中第四丙辰南宮沈同和以白丁中第一俱

沈氏日旦

卷四

四 初集

千古未有之災異俱奉 旨論遣俱曙谷太史
司文衡所為一時名士半作劉蕢先生荷暗中
摸索藉手了經生債殆邀有天幸哉屈指計之
先生自巳亥入燕至丙午凡八載其館穀主為
括蒼鄭中丞汝璧至丙辰又十載其館穀主為
晉中潘憲副文新城王大司馬象乾胥以公輔
器期之觀政後職授行人使楚使閩軋軋以奔
王程武夷洞庭諸勝何從試先生而窺其作用

哉庚申 覃恩馳封會言路缺官輿論久屬先
生當得省卽不然亦臺而忌者必欲出之于外
翻借蜚語轉雷都比部尚書郎先生既不屑以
賄挽且貧官無從得賄一切要人平日致慇懃
者坐視而已夫人臣不擇官而仕分誼固然但
虛有用于無用為 國惜才深可痛悼癸亥滿
考遷湖廣黃州太守卽王父文麓公舊遊處也
意謂可稍展涯畧一吊屈魂尋蘇跡甫出都門

沈氏日旦

卷四

五 初集

而劉太安人訃至矣抵家毀與瘁併疽發于背
而卒悲夫先生自舞象暨釋褐浮沉儒冠者三
十六年自大行至二千石浮沉進賢冠者八年
嗚呼噫嘻世之蘊珍而不成進士成進士而以
郎終或促筭者豈少哉先生黃金橫帶列街上
大夫不為賤享年五十五不為夭顧位有卿而
壽有髦若或嗇之意者享名太盛取忌造物而
然歟比及葬距歿之日已六年所矣其家人思

慕不置猶恍恍乎若先生存者先生頌而哲美
頰眉快論驚筵英風四射望之若神僊中人猶
而以狂峻而實坦生平以國是爲己任出入禁
闈備位耳目其素志也夫行無言責官守留都
無大獄耻以躍治見奇最後空得領郡之名未
嘗一日受事卽有奇莫展夷考生平蓋猶然在
方之內焉予何能飾所無以阿之然好面折人
過遇異調者情面嚴冷故于世寡容自爲諸生

沈氏曰且

卷四

六 初集

時痛飲達旦醉後畢吐其牢騷之氣甚至怒罵
予嘗謂先生居恒晉下壺也既醉漢朱虛矣流
俗無竅謂先生負才自豪虐我以酒夫先生介
性不可一世所與對飲者其人未必盡邪而意
趣相左如此寧復有臭味哉先生稔以知人自
許吾枚舉矯矯者試之察其色不足後果以媚
璫敗不出先生所料惜不及見耳嘗自言吾交
遊滿天下而畏友三人謂葛尚寶卮瞻及同郡

陸君啓憲長名夢龍者是其一爲予予謹焉子
誠齊人知管晏已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吾聞人
多所見不錯 神考末年士大夫門戶角立先
生不作左右袒人亦疑憚不敢引爲黨援一時
登壇之傑玄黃龍戰先生貌憎而心奴之以故
終始冷局訖無揚眉之期知交亦不意其末路
止此古之人抱經世志業而不獲伸者間托之
詩文以傳先生深心大力具良史才併此亦不

沈氏曰且

卷四

七 初集

獲伸命也吾與先生久嬰習其梗概其冢子衍
祚克孝克紹能仰體先志而乞言豈與陳壽米
同日道哉按葛陸兩君子匪求田問舍者流克
勤官守所在著績百姓思之俱不負先生所期
許予獨附降辱之林隱放自適以遷客老也忝
先生知人之哲云

沈子曰予聞之獻子之友五武侯之交四夷吾
維一而先生三之方諸古人介廣狹間矣視近

世悠悠者美如先生酷喜良朋故門無雜客所
交與抱片藝者咸接引遊大司馬之門供澆泔
之用可謂熱腸腸熱者多疾疾亞父曾罹此殃
惜哉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皇明江左逸民沈長卿于戊辰仲冬廿二日拜
亡友墓于蕭山麻溪清化山之陽歸舟抵金陵
流寓感而立傳時崇禎元年臘八日也

任目者特一已之錯任耳則合千萬人之錯爲

沈氏日旦

卷四

八 初集

一錯聞盜蹠謗展禽必痛絕矣聞陽虎譽桓魋
必嚮往矣譬衆生以口受食以譬遺矢腸則其
傳送之路也聽言亦然他人以舌發聲我以心
審音耳則其傳送之路也耳不稟命于心心反
弛權于耳則但其傳送識無含藏識流言蜚語
錯認而轉告于人猶食已落腸腸不受而復自
口中吐出果何物哉有道君子聆無稽之言入
而卽化如洪鑪點雪卽此是進德處

漢詔蠲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其時國用充物故
然耳不然度支議加賦矣唐詔賜天下大備三
日其時歲事登稔故然耳不然天子議減膳矣
有國者擇理財之臣脩祈年之典蓋可忽諸
夫人一往不返者性也作意而爲則習也未有
不自知其非者晉人有言仲容已與吾此流汝
輩不得復爾仲容卽阿咸也味此意則一代風
聲氣習隱然自露于言外矣

沈氏日旦

卷四

九 初集

擬督郵劾彭澤令陶潛疏
臣聞長吏非仕貧之官衝邑非弛負之地以故
假館曳裾者或可納履而民社攸肩誼不容于
遽去宦成考績者尚靳投簪而撫字方新情何
愆于長往茲有名實俱虧進退失據如邑令陶
潛者大可怪焉邇派係陶侃之孫見今司彭澤
之牧罔遵功令羞執手版以相迎蔑視官常驟
駕歸帆而先逝藉口曹平陽之飲醇耽糟丘若

性命不念劉玄明之戒酒等政務如弁髦公田三百畝悉令種秫糶殮似乎可捐在署八十日惟事賦詩簿書置之不理松菊何地茂有顧不戀官而戀家則懷土之陋見也麩藥與彼獨親却不飲清而飲濁則乞墻之饒口也慮田園將蕪豈出山之初意棄城池不守托玩世之高風既云三徑可樂何所見而宦情頓濃果爾五斗可邀何所聞而歸興忽發藐按部者呼為鄉里

沈氏日旦

卷四

十一 初集

小兒難乎其為上矣苟縮綬者盡若五柳先生毋迺以官戲乎臣更訪得潛家居賤行為陛下誦之有謂其不交同儕而專與田父對酌者是何體統有謂其不用釀叟而親以葛巾漉酒者是何舉動壁有微瑕奚嘗聞情一賦瓶無儲粟何惜折腰片時躍冶之氣未除考槃之心亦假此一臣者懶以藏拙濫廁名教之中傲而多機豈在形骸之外特膏脂未染縱無暮夜之金然

邊幅不脩難逃月旦之口比于稽叔夜更覺不情方之稱正平尤屬無賴所當照浮躁例罷黜以創有位以懲不恪者也

沈子曰督郵不知何許人氏激靖節一去貽譏千古然姓名無可考矣想其人可鄙為靖節所習者故云鄉里小兒也不然奉事上官亦宦途常禮陶筮仕時豈不念及而臨時迺飄然也哉林田未熟去不旋踵有大不得已者窮猿奔林

沈氏日旦

卷四

十一 初集

又逢臯作祟能無怨乎古人以有蠲無別駕處為善。缺予所值皆有別駕無蠲處與陶不異亦命也。嗜蠲不嗜別駕與蠲何傷蠲豈不別駕乎古之隱士如巢由嚴陵者多矣而三子何以獨彰巢由所做者陶唐聖主嚴陵所做者光武中興今主故更覺殊異耳。此等之合主與有後乎三國人主競推備有英雄之氣操有羈詐之謀然皆得所憑藉或借名于宗室或邀靈于皇王

惟孫氏則崛起而絕無憑藉更自不易堅策權
猷畧相當不可以脩短定優劣也

虱之走也顯向于北絕不向東西南三方豈北
方背陽面陰與虱氣相感召故耶今之人跋涉
萬里趨名利而北征者皆虱類也書此以博一
笑

題江邦善像贊

先世閩閩當得
官且通肘後術

嗒焉喪我頽然大忘非鬢非禿官止行藏吾聞

沈氏曰旦

卷四

十二初集

救時良相昔有贊皇以君熱腸術擅長桑何不

效文正之劑宋而文饒之瘳唐

題子雲四弟像讚

破名壇障如割癭瘤裏區涇渭跡混薰蕕與人

無競而風波忽起于私止暨波息而風休依然

狎圖畫以忘憂幾見鷹準于浪中逐鷗

戰國人有言富貴爵祿蓋可忽乎哉夫忽富貴

忽爵祿者其人誠不易得卽有之亦稔犯造物

所忌何者造物所以簸弄人者全在此忽之則
造物失權安得不忌忌則壽有所注故斯人所

遭往往困厄屈指古今人可默味也

田文署門翟公亦署門本欲嘲客適以自嘲焉

耳客無程嬰杵臼之賢無灌夫之直不自應其

結客之非而反以交情交態致怨于客猶豢豕

而怨其不爲驥也亦痴迷極矣

人欲無厭貴矣而復望富富矣而復望貴二者

沈氏曰旦

卷四

十三初集

俱全又祈長壽壽考矣而復望子孫之賢善是

求備無已時也周公訓子以求備一人爲過刻

况求備于天平

人之技巧有從慕入者有從忌入者惟讀書好

學則共指爲迂絕不做傲然但有子弟忌尊長

而上擬者必無父兄忌卑幼而下問者亦見人

情之凌逼而好勝也

齊魯大臣二人史失其名非失之廼諱之也可

見古人亦有曲筆猶存隱惡之意

穰苴之誅莊賈孫武之戮宮嬪皆出其不意若復請于主則法不行矣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自有應伏之辜九齡引此二事署狀頗不相符況此時明皇寵眷未篤九齡但罪其負恩以寬帝則可不當料其叵測以羞帝也明皇好勝負氣反被元惡漏網皆九齡激之使然予謂九齡特億中耳果灼見其必然忠于謀國者何得迂踈

沈氏曰

卷四

十四 初集

迺爾說者多九齡先見又以曲江遣祭出涕卹家多明皇能悔過而杜少陵與之同時有褒揚故僕射張相國詩絕不及此豈史筆誣耶抑于此微不滿焉故畧之耶

漢韋玄成以明經相唐李吉甫李德裕以任子相古人不拘資格如此今人以廣文限明經以郎署郡守陟任子資格太拘人不自愛殊可痛也

蘇子瞻迂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非也莒卽墨堅守不下猶白起之于邯鄲勢迫情急以死爭之卽雄才未必能得志焉白起亦豈欲仁義服趙哉文種所以挾夫差者空存其說張巡所以抗尹子奇者實有其事矣毅與嗣君不合陰念勝齊後退而無以自處或緩于進兵是其心事非王道致亡效徐偃宋襄所爲也至謂師老于外恐諸侯乘其虛以救齊爲名則更有說春秋

沈氏曰

卷四

十五 初集

之夫差戰國之湣王皆與國所痛絕者勾踐昭王則諸侯所憐也况淖齒救齊而顧殺湣王擢其筋分其鹵楚本謀如是乎抑毅有妙用乎史記云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則毅策原自萬全子瞻初責其不當用王道篇終又責其不能川王道所云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皆王道也持論自相左矣當時有田單在毅果如此則火牛之計寧侯騎劫代而始發

哉大抵文人論事虛浮不切賈誼之咎子嬰蘇軾之罪樂毅恐屬少年時意見畧之可也

淮南鴻烈解云鯨魚死而彗星出蓋氣機感召上徵于天儒者指爲災異謂除舊布新之象殊可笑也如日月當食不食失其常度山崩川溢反其常道謂之災異也固宜

仲尼弟子惟仲由少孔子九歲耳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張少孔子

沈氏曰曰 卷四 十六 初集

四十八歲魯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且相從最久則數子者年未弱冠已執贄門墻矣文學德行已居然成才矣孔子自道三十而立比于弟子猶晚成也後生可畏卽畏七十子耳

孟氏以伐燕爲宣王事史記以爲潛王事此孟說確而史遷悞也潛王無道豈能伐燕予謂潛王卽宣王子必宣王當燕噲子之世與兵構

怨潛王當燕昭樂毅之時受禍亡國事勢想當

如是

世間人有爲兒孫作馬牛之品而反不爲兒孫作馬牛是惡人依樣畫葫蘆是庸人有不爲兒孫作馬牛之品而反爲兒孫作馬牛是勞人依樣畫葫蘆是福人

自古亂亡之辟必有蓋衍之胤鑿覆轍而懼也以故帝相被篡少康中興厲王奔彘宣王中興

沈氏曰曰 卷四 一七 初集

衛懿公鶴軒召亡文公虓丘復振子噲致亂燕昭市駿骨致昌晉獻之後爲重耳齊襄之後爲小白歷歷可據英誼之君必有悖敗之嗣狙積安而恃也以故帝敬承大康失國周宣中興幽王被弑齊景之後爲晏孺子燕昭之後爲燕惠衛武之後爲衛莊晉文之後爲晉靈歷歷可據由此觀之桀紂之後未必不發憤自振也惜哉以揖讓氓征誅之迹湯武能之乎必周赧漢

獻方無藥可試耳。楚懷之後爲項襄，始皇之後爲二世，天絕之也。天如此絕人者，古今指不一二屈。

留都百年以來，百姓謳思者止一丁公耳。名賓號改亭，初爲操江都御史，後爲工部尚書。彼革弊先清其源，如禁私鑄，則加意于官錢，厚重而且多，則私鑄不禁而自革矣。如薪價騰踊，則但平江上之蘆葦，而肩挑之松與葉，聽其自便，則

沈氏曰

卷四

十八 初集

薪價不禁而頓平矣。後人昧此者，幾致激變百姓，怨憤切骨，其意非不爲民而處置無術，使人呼爲書獃子。然丁公只用得四書學問，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

騶忌以鼓琴說齊王，三月而受相印。昔年而封成侯，然考其術，非名法，非縱橫，殆楊朱之派也。初事桓公，午既事威王，宣王其時秦與三晉相攻，各求救于齊。騶忌一則曰：不如勿救，再則曰：

不如勿救，三則曰：不如勿救。然竟不言，所以不當救之故。蓋救則所費糧芻，所損士馬，皆國受之。此取爲我之術也。夫人臣之貴，至相與侯極矣，而操術僅止于此。其識超淳于髡上。髡顧欲以微言悟之，何其不自揣耶。

噉名之路不一，有從無耻而得者，有從彌縫而得者，有從無忌憚而得者，有從立異而得者，有從大抵皆穿窬之行也。名之收效亦不一。

沈氏曰

卷四

一九 初集

有因名而取利者，有因名而贖害者，有因名而成功者，有因名而悞國者。滅宗者皆有道君子所不由也。用世之士，不得不借資于名。全軀之士，藏名逃名，自玷其名，迺作意爲之。後人莫爲其所愚而輕置喙也。

文人子孫多失學，廢書又不在數奇之列，何也？家門秀穎之氣，原有限量。此豐則彼嗇，一定之衡爲祖父者，奪後人之慧性，爲子孫者，斬前人

之書香有施必報此廼因果之說而非造物忌
之亦非口業筆業致之世間人但爲祖父惜不
爲子孫惜其感滋甚

楊升庵先生既不嗣且遭奢酋之變墓骨被掘
拋擲無存何其慘也王元美先生謂其家藏抄
錄秘本不以示人顧陰竊之侈爲已物不知秘
本久已鑄播人間楊尚不知也予謂盜名與盜
利等其陽譴與陰譴亦等盜利者爲綠林則盜

沈氏日旦

卷四

二二初集

名者爲墨林矣蔡中郎所秘者獨一論衡已哉
受禍亦不淺也

偶閱清音閣集乃吳江顧大夫詩也序文弁首
十餘篇皆進賢冠下吻無一佳者惟山人王百
谷文差可耳日久論定名下果無虛也然當時
遭謗特甚祇因布衣起見耳昔人刺孟襄陽詩
以春眠不覺曉一絕爲首子詩刺賈浪僊詩以
焚却坐禪身爲燒殺活和尚蓋孟不由科目賈

從浮屠出身故也客問其詩果有病乎予曰孟
句有眠夜二字便非盲矣賈句上半聯云寫留
行道影便非活僧矣客深然之

衛風淇澳小雅抑之篇皆美武公之賢史記謂
其用賂賂士以襲攻其兄于墓上而迫令自殺
此必無之事也武公名和其兄世子名餘謚共
伯栢舟篇註衛世子共伯蚤死而不云被殺此
必有據衛自康叔肇封傳國于康伯自康伯至

沈氏日旦

卷四

二二初集

貞伯凡六世皆以伯爵顯頃侯厚賂周夷王始
得改侯繼之者爲釐侯餘與和並釐侯子也餘
果旣立而被弑則何不謚共侯而顧謚共伯乎
况被弑之君應得不祥之謚其猶美稱也其爲
世子早死無疑和初立亦爲衛侯以將兵乎戎
佐周有功得稱公此大戎殺周幽後平王命之
者也由是觀之世子未卽位不敢以侯稱而降
居于伯豈若史記之誣乎索隱謂康誥稱命爾

侯于東土則康叔初封已為侯矣其子孫稱伯者乃方伯之伯非降爵為伯也此說大謬曾世為公而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東齊亦世稱公而得專征伐即方伯也左傳亦每云齊侯可見侯者五爵之總名不宜執一視也

洛陽天下之中序省者宜以為首即不然三楚與龍之地宜以為首今都察院十三道刑部十三司皆首浙竊不解其何故豈非因諸省繫東

沈氏曰且

卷四

二五初集

西南等字偏而不完故歟則浙亦吳越一隅也近見坊刻仕籍忽首浙忽尾浙得微未安于心而與今甲第耶

古人有托而逃之事後人認為實然元德秀年六十不知女色為何物夫山野蠢極之氓或蹈海西之疾未有文人而顧昧食色之性反出禽虫下者其時武壘淫甚魯山自有隱腸非旁人所知也世俗好奇相與侈譚或其年未臻耳順

亦未可知

古人有貴壽而不令終者武元衡是也元衡年八十八已踰鬢矣假令先一歲病死豈不快哉若漢伏生先一歲病死則經不傳名不著又可入恨賦矣

史述豫讓事但言其友識之不著友之姓名呂氏春秋載青井為趙襄子參乘視橋下見讓伴為死人叱井去井曰少與子友而吾言之失相

沈氏曰且

卷四

二五初集

與之道賊吾君而不言之失人臣之道乃退而自殺此與鉏麇同情與田光同念真可作讓友矣但倉卒間未得即死此時非讓殺襄即襄殺讓非處君臣朋友之介能坐視耶讓以死明節欲愧天下後世懷二之臣譬孩兒啖蜜說甜鬚眉丈夫方竊笑之必不唾涎也臣業已懷二心矣何愧之有此睡夢中嚙語但說自己話他人絕不省也

夫人怒氣所乘綠噐量廣狹為準譬大海焉非月不潮非風不波若深溝積潦湧之潮起揚之波生何者其所受原隘故易動也

人身備四氣之和此舊說也予謂兼六部之象

試申論之五官四肢各司其職高甲位置不相

亂也非吏乎納飲食遺臭穢手拏錢鈔身披布

帛若倉庫然非戶乎鞠躬罄折長揖左避拜跪

趨踰非禮乎矢口相詈戟手相爭蟻鬪鴟搏甚

沈氏日旦

卷四

三四初集

至歐死非兵乎或蹶或割悞損頭目錯傷指股

燒香剋刺繡字非刑乎涕唾液溺不異溝渠拮

据胼胝不異營繕非工乎不但此也口操是非

為言官筆灑詩文為史官喉出謳歌為伶官足

勤迎送為驛官舌司庖厨為大官眼卜陰晴為

日官手植稼穡為農官而心則眾部之總途庶

官之要領也

燕市幫嫖者謂之篋片如榻板渙散非用竹篋

籬之則不結聚間中客媒合青樓之權亦猶是

也南都幫嫖者謂之六頭子進門在前頭謂引

院出門在後頭謂隨行不坐的是案頭謂侍吃

的是骨頭謂留美殺得的是抽頭謂于娼家所

取一若睡的是丫頭謂娼家租婢伴間客眠

評詩者謂少陵贈青蓮詩頗多而李集無一懷

杜句此俗情也古人廓落不似今人有唱必和

有贈必酬也或云既道白詩無敵又擬諸庾開

沈氏日旦

卷四

三五初集

府鮑參軍者何況云佳句似殷鏗又在庾信鮑

昭下矣毋迺忌而刺乎予曰不然庾鮑殷三子

皆六朝時詩人人情信古疑今重古輕今非但

他人即自心亦然以故樂毅自比管仲其實毅

勝仲良多仲假尊王之名借諸侯之力以成霸

業毅有一于是乎以弱燕摧強齊如拉朽而隣

國不敢救田單不敢出仲能之乎李白詩遠過

庾鮑殷而杜少陵舉以相方特習氣也李白豪

子詩有自信之真而不以為然于賀監則知已也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襟言外有餘感矣人生酒色財氣纏縛終身各有偏重處楊秉自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然則氣之一字秉猶有所惑溺否

三代封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至百里而止其後兼併至七國蓋流弊使然非先王初制也漢初封功臣以千里計則是定鼎之初已成不掉沈氏曰且 卷四 三六初集

之勢矣但鑒秦之驟亡謂孤而無輔竟不知秦之所以亡全不在此也改封建為郡邑猶其得策處也漢既失策因有屠戮功臣之慘吳楚連衡幾危宗社復有戍賊同氣之殃事不謀始瓦裂莫救揆其隱衷起自匹夫慮天下不心服而借功臣雄霸之氣以彈壓之又慮功臣願奢而先以此餌之後尋釁誅之未必盡鑒秦也然亦忍矣譬越人嫁女厚其粧資其後力不可繼則

隨物

溺之此可為漢封功臣之喻

人不可濫推恩恐悅展禽者推恩于盜跖非其所願也人不可漫遷怒恐惡傲象者遷怒于虞舜投其所快也此語見唐書李德裕傳至卑之官莫如今出入時衆耳而目之傳呼導擁先期遍知漢王兩至信壁奪其軍寧無一人知者豈脩武定陶間盡盲目耶如此則信豈得不知而說者曰帝能駕馭豪傑弄信于掌股之

沈氏曰且 卷四 三六初集 間嗟乎皆儒生之見也

范睢入秦王稽鄭安平力也睢苟德之但當厚酬金帛子女田宅可耳不當以人主官爵為私家報德具也安平將二萬兵圍急降趙其辱秦莫甚稽守河東與諸侯通坐法誅此二事睢寔無以自解微蔡澤幾不免哉世之慕富貴者謂澤奪睢相位予謂澤不第救睢死且保全其名也

靡顯以名將稱然所倖勝者齊魏燕而非秦也
按史記趙奢李牧皆嘗大破秦軍頗無一焉完
璧歸趙後秦卽拔趙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
人頗束手無策及爲楚將又無功長平之役秦
數敗趙軍頗堅壁不敢戰幸以趙括代得藏拙
耳不然未可知也吾想頗之爲人不能用寡以
敵衆又不能用衆以擊寡將畧可想見矣然與
趙王境上相訣過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
沈氏曰且 卷四 三六初集

秦望猶有大臣之風焉蓋相才也

澠池之會欲嚇趙以取璧近于市井鴻門之燕
欲殺沛以成功幾于盜賊矣七十好奇殊不奇
也所借威力原出自項羽祇博羽一笑而不從
倘增而事懦主也安所見奇乎

六國諸侯皆駑質也連衡易合從難蘇秦本謀
原欲衡也奈孝公旣卒商鞅初誅不得志而改
圖焉強撐十五年從約解散犀首欺齊魏而攻

趙蘇君尚未被刺猶身親見之蔑如何也雖然
張儀入秦後六國鳥驚獸駭追思蘇秦代厲乘
機拾兄唾餘以修從約而儀位益堅矣
從祀孔廟者罷公伯寮此定案也至改祀于鄉
者七人遽伯玉與焉則殊未當予謂夫豈惟遽
卽管仲晏嬰子產史魚公叔文子之徒但經仲
尼游揚者皆當配饗以妥其在天之靈可也或
問此中有前輩在置之兩廡恐聖心未寧予曰
沈氏曰且 卷四 三九初集

不然序德序賢豈以世代爲低昂哉廣成軒轅
老子生不同時而同廟况漢唐宋諸儒侑食者
旣在百世之下則伯夷叔齊柳下惠延陵季子
左丘明老彭等亦可在百世之上特泰伯周公
等雖所甚慕而先朝神明之裔體統未便姑置
之耳

分崩之世用兵者不便于設伏蓋他人境地非
我兵所得伏也以故說古見長取效一統之世

說無所施伏無所用全視其紀綱之振弛賞罰之明紊以為興替紀綱振賞罰明則豪傑登朝紀綱弛賞罰紊則豪傑棄野至于豪傑棄野爵不獲伸而一統者又將轉而為分崩矣此三國之後復有前五代後五代也

人于求備處不能絜矩于聽言處偏能絜矩有士于此生平未嘗說謊而人疑其誑者非不信彼也不自信也猶如葷酒和尚人前佯為齋素

沈氏日日

卷四

三十初集

及逢真正齋素者心反疑其作偽與此同一見解

予嘗謂絜矩之說畢竟非孔子語朱晦翁亦謂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夫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所造已不及顏况曾子之門人視孔子弟子又倍蓰矣譬諸重譯展轉錯悞絕非本音場屋試題以大學先論語此在聖經則可若傳文則是以曾子門人之言加諸至聖

先師之上倒置甚矣先儒何所見而相沿不破乎

予友楊政平云諸佛俱種種心迺能平等如子所說則聖人但有一心聖心固不可以絜凡乎予曰是絜規非絜矩也是但絜得人心未嘗絜得道心也試就平天下者論漢詔蠲天下今年田租之半祇有田者蒙惠耳無田者不沾恩也唐詔賜天下大舖三日祇豪貴人喜耳富而慳

沈氏日日

卷四

三十初集

與貧而涵者十日等于十年滋戚也必以所蠲之租分贍無田之家以富民酒食分膳貧民庶幾胥樂然有是政體乎可謂平乎

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衛鞅李斯變亂之臣也秦變亂之國也衛李以變亂驟相旋以變亂族秦以變亂驟帝旋以變亂滅此萬世龜鑑也子嬰諫二世不聽與晁錯之父同一苦心俱有所不免一飲藥自殺一為項羽所殺豈非命哉

惜鞅斯宗人毋以禍敗提醒二子者雖然趙良非不巧說也而竟不悟卽提醒亦無益也然有別族輔氏之成案在何至駢首就戮哉

古人面目邈不可卽祇于衣履弁帶間別其爲主臣爲四民九流爲漢唐宋朝人物肖像者于此葫蘆不第畫虎類狗併狗亦不類矣甚哉畫不可無學也秦蜀山川不類閩粵吳越山川不類齊魯塞外海外山川不類華夏繪家一概臨

沈氏曰

卷四

三三初集

摹豈能偏真甚哉畫不可無眼界也游藝格物君子難之何責于筆耕者

地方人靈者六畜亦靈人蠢者六畜亦蠢蓋卽于造業處使受必殺之報猶北路響馬強盜卽于行劫處梟首以伏其辜也或曰然則輪迴因果乃境內城隍神所主歟予曰閻羅天子尊重已極安得料理此瑣屑事耶

沙丘密謀惟斯高亥三人知之何自漏洩于外

今史遷形容敷陳鑿鑿哉想斯下獄後自分必死而吐其陰事耶則所云殺扶蘇蒙恬蒙毅迺高始造謀而斯勉強遷就者非其質矣斯可疑處在秘始皇之崩以無真太子故至于禱祠山川不遣他人而遣蒙毅則天也始皇帝崩于七月夫秦仍周正以建子爲孟春則所云七月者提綱在午乃丁火司令之候而居輜輶車中直至咸陽日久路遙帝屍不腐且臭乎凡此皆不可曉者

沈氏曰

卷四

三三初集

四民中窶貧者極多世人靳捐斗粟吝捨半金遇沙門則施樂不倦叩其胷中不曉一義猶夫入耳農夫冶匠縉紳章縫不屑交揖見衲子則禮貌有加與坐而問核其隱行靡所不爲反不如尋常百姓此皆以有髮無髮起見者也故宋度牒之稅最重

書肆射利凡旣行世者業已有定價則陰裁去

之以減省其紙未行世者業已名噪為人所購則偽添入之以高騰其價此惟李龍湖袁石公書遭殃特甚緣世乏其眼故易售欺耳庸人所見畧同另有臭味倘見真書又未必解頤也吾髫年所讀史記諸書偶見他本輒復改竄近時剽削精于曩時而錢虜妄改者不少讀書者必覓舊時善本參對不然毒甚于秦火矣相傳西湖之蕁沉于湘湖則味更甘鮮然此物

沈氏日日

卷四

三四初集

生于春夏之交過期則了不可得張季鷹待秋風起而思蕁亦晚矣古人有托而逃之言不可泥也

自宋元至今朋友之倫漸滅盡矣交情交態覆雨翻雲非人世之薄也上不以此風厲則俗不勸以故忠臣孝子節婦在在有之而悌弟絕少至于良朋石友則不啻少也絕無之矣然此脉終不可斷猶存于劍俠之中

佛不好信
人何物之
類也居也
曰謂其人
去

詩文中有佞佛二字迺儒家綺語夫佛豈好佞者哉史不云乎視陛下為何如王若然者視空王為何如王也

麋鹿二物以角枝奇耦分陰陽此載在月令夏至一陰生故鹿角解冬至一陽生故麋角解形象節候鑿鑿可據宋人以麋為鹿之大者合為一獸恐于格物之學有礙

亡徵二字倡自韓子宋元所以亡者病在賞罰

沈氏日日

卷四

三五初集

不畫一資格太拘賄賂太盛耳真得賄賂而薦人者藉口曰我破資格也真破資格而薦人者被謗曰彼得賄賂也趙甲循良而優擢者乃錢乙焉孫丙失機而臬示者顧李丁也此不起之疾必斃之症賢人隱智士去兵革興天所以資真主哉

匈奴之俗獄久者不過十日是斂于刑也一國之囚不過數人是囹圄之化也戰而扶輿死者

盡得死者家財是相卹之義也史記載冒頓所
爲如是中華則不然獄有經年不決者邑囚有
以百十計者斬首級有以老弱充數冒功者孔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三代時已
然矣

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自文園創之頗覺膾炙
人口此等文字只可有一不可有二勦襲嚼餘
便屬效顰而可厭蘇子瞻方鄙夷相如肯效其

沈氏日旦

卷四

三六初集

齒牙哉蕪陋者不察一切小說悉慕此體令大
雅之士酸噁欲嘔

貳師戰功方高誅斬大宛南越王頭皆其所爲
衛霍不得分美巫蠱事起竟坐赤族不究且痛
哉卽暴秦不慘于此矣漢武此舉蓋受累非淺
此與求神僊之念同貪生怖死總痴見耳輪臺
致悔獨追念戾太子已乎

萬曆末年俗尚大袖不半載而東南西北翕然

茅靡置郵傳命有是速乎士林用以揖讓猶可
婢僕紛紛效之灑掃執役多所掣肘

繆賢景監一流人物然藺相如不因此貶品而
衛鞅則請其始進不正人固貴自堅哉後之君
子寧方毋圓勿藉口可也

自魏至隋人主習于詩賦無不忌才也者以故
明哲之士沉晦以自韜而無名氏獨多或其人
遭禍患爲時所禁忌不敢顯暴其姓字而句佳

沈氏日旦

卷四

三七初集

不忍棄置姑托之無名氏耳

魚鹽之利未必始于膠鬲不知起自何代養生
家食淡不食醢容顏肥白而壽考故上古之世
人壽踰百雖云氣數淳龐然豈盡解吐納術哉
鹽政脩而人筭減亦是一說

或問二五之氣獨鍾于人亦旁及畜類否予曰
六畜咸有相經豈顧無命乎死有遲速卽夭壽
之說也食有豐嗇卽貧富之說也性有馴驚卽

善惡之說也。或問食何以有豐嗇。予曰：朱門走狗，厭飫餒餘，蓬戶守犬，爭攫棄骨。王孫飛駿，豆粒盈槽。軍丁款段，乾沒芻粟。吳越之猪，何知噉草燕齊之豕，未嘗嘗穀。總一畜而地殊，家異所食，懸絕何云無豐嗇乎？

達人以四海為家，懷土者以郡邑為家。迂儒曲士，以里閭為家，財虜以墻垣第宅為家。孩提以斗室為家，大鵬鷓鴣量分廣狹，其于逍遙一而已矣。

沈氏曰：卷四 三九初集

勾踐對范蠡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夫吳為仇讐，猶憐其行成之使，種為功臣，顧忍于賜劍哉。大抵險譎之夫，當利害關切處，猶欲他人代任怨而已。居其美，蠡之鼓而進兵為自身功名結局，非為勾踐也。其遺勾踐書，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此二語殺機盡露，蠡迫急滌海，非見幾

蚤也。夫差不嘗欲分吳國半以予員乎。皆不情之言也。亦竟殺員。說者謂種惟不聽蠡忠告，以致殺身。予曰：不然。種見書稱病不朝，豈復諫者流，特徐為之圖耳。不料其辣手毒腸，如此迅速也。假令蠡之去轍稍緩旬日，雖欲為陶朱，何可得哉。衛獻公出而求復，對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復之。衛侯入而殺喜，即分國之說也。辣手毒腸

沈氏曰：卷四 三九初集

何謂從政從者隨也。政有畫一之條，我不過奉行之耳。此大夫士之體也。何謂執政執者主也。政有當損益者，張弛由我。此宰輔之體也。大夫士好事紛更，宰輔依樣畫葫蘆，各溺其職矣。古法有不可泥者，祖制有不可違者，宗藩例不應試今驟破此例而輿論稱快安見古法之當泥乎。文武諸臣必用賄始得遷轉亦祖制否乎。

桓魋陽虎非仲尼所深慮所深慮者少正卯一流人物王孫賈彌子瑕非仲尼所絕望所絕望者衛靈公一流人物其折媚寵之間塞子路之請固是格論亦屬托辭蓋實見得靈公昏憤不足與有爲也方其見南子時猶未絕望大聖人作用如神龍戲海不可以硜硜之識律也遽瑗與仲尼如此交驩而不敢汲引亦有見于衛靈之無道也

沈氏日旦

卷四

四一初集

持齋誦經僧見酒肉姪穢僧心生怖畏厭薄卽此便不平等便涉嗔恚便不能忍辱讀書用世士見求田問舍士超然遠引卽此便不廣大便招怨而梯禍蓋彼衆我寡衆怒難犯犯之者必凶禰衡稽康有靈當以予爲知言

丁未歲予讀書西溪之佛慧寺戲爲四六以贈館童之執爨者內有警聯惟君子遠庖厨轉予于恤代婦人議酒食舍我其誰同學嗟嘆其工

已酉歲予客燕都有太醫院官葬父其先世蘇人也而家于京倚予作啟靈四六內有警聯雖吳會雲遙知英魂不難于飛度更長安日近庶夜臺可便于依光戊辰冬夜榻中忽記前事辰起書之予文零落人世者不少矣

古來降胡者大率出于憤激未必天性姦邪人盡亂賊也驅迫之使不得爲忠義耳飛將軍李廣貳師將軍李廣利威震匈奴功高汗馬居

沈氏日旦

卷四

四一初集

然不免于死且族也何以塞中行說之口服李陵衛律之心

人有因夢而破家者有因訟而得良友者有因賊而幸得利者有因文而活命者有因殺而起盛名者有因詩而赴詔獄者有因謳而得官者有封侯而致族滅者有因青樓熱敬一箴而得鼎甲者有悞稱廟號經御駁而傳臚第一者有邑報門役受業于茂宰而後貴極人臣者

造物却以人為兒戲

客有言命者謂人曰汝日主坐申申屬猴故性動不寧此戲之也彼人認為確論予因而廣之坐寅者心喜搏噬坐午者分當塵勞坐巳者數當口舌坐戌者誼當把守雖言之成理而人情物則有不當然者紀之以發一笑

語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予反之曰天下安注意將天下危注意相試申其說開元

沈氏日且

卷四

四三初集

之時可謂安矣九齡等調鼎相得人矣然以一祿山擾之而有餘故曰天下安注意將也靖康之際可謂危矣岳飛等擅兵將得人矣然以一秦檜敗之而有餘故曰天下危注意相也處不安不危之世者將相並急顧不注意賢而但注意錢則幸蜀航海之禍豈特如唐宋而已哉廢后易儲儒者駭為非常然亦視其辟為何如主何如后何如儲不當妄爭以誤大計也漢世

祖並行之而炎鼎無恙然羊裘老翁不聞起而作四皓也儘見朝臣之有識矣

伯邑考被廢後泯泯無聞則文王所見不錯幸有發且輩在不必效堯舜所為不然與賢之事豈西伯所難能哉四皓羽翼事特曲徇呂后之請于漢社稷絕無關也孝惠如意俱昏庸無英氣不堪以去就死生爭猶如斬雍齒可封雍齒亦可乃極無緊要事知此義者寡矣惟高帝與

沈氏日且

卷四

四三初集

留侯乎近世蓄古物者自誇曰我有宋板書夫宋板所以妙者在無錯悞字耳此惟博學之士精研而抱疑于以備考訂則極快事也然一部中不過幾處考訂訖便成故紙矣有等不讀書人寶為骨董譬武夫所用八十斤大刀文人藏諸齋頭寧惟無用且不相宜也標出以破世俗之感人生極樂事是遇良友是讀異書是看佳山水

極悶事是文人才士無錢極快事是守財虜不肯輕用一錢尤可恨者秀才受科舉之累士大夫受做官之累不死不休若以微罪黜任其所爲福樂不減于生天也予晚發而早罷昔時良友皆以棄世自傷孤子更欲覓朋又皆受此二累也者舍斯文之脉絡而他覓則非我族類我不屑與之友而貧官無財可悅無利可趨彼亦不暇與我友也燈下書此志慨

沈氏日旦

卷四

四初集

觴政之說皆酒徒無賴者所托也夫蓋公爲政李廣用兵猶且寬簡便衆飲行樂耳而商鞅其條包拯其面亦俗矣哉

花得糞而茂多培之則蛀蚓得糞而肥驟飲之則死以至淨之品資至垢之物如山人之愛錢以養身之需爲戕身之具猶墨吏之褫爵東方朔饑死飽死之喻誠然哉

袁石公曰我輩非詩文無以度日鍾伯敬曰人

王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異皆靈心靈語也然兩公皆不壽考古今著書立言之士能長生者有幾得令終便爲大幸文士中司馬相如猶功臣中郭子儀也

作文者不習于詩則機不流暢作詩者不嫻于文則氣不貫串作詩文者不得趣于山水不旁通于世故物情則景不逼真不洵汰于心境則韵不超絕不印證于高明則局不轉換法不整

沈氏日旦

卷四

四初集

嚴而病不照見深于此道者當自知之

詩者思也言思依詩探其神也后妃思父母則咏葛覃思文王則咏卷耳南國思召伯則咏甘棠衛女思歸則咏泉水許夫人思宗國則咏載馳秦風思賢則咏蒹葭屈原思懷王則咏離騷漢高思豐沛則咏大風意至而詞隨之絕無作詩之意故可傳耳今之詩何思乎不懽之笑不悲之哭索然無味下降而爲時曲竟不知張郎

憶李媼耶抑韓娘想魏儉也乃擊節稱賞者頗多則一番寬泛詞頭又被無竅者領受去矣李長吉詩存于世者二百三十三首迺其臨終時手授契友以傳者也賀之外兄與賀既有私憾必當出其刪落者以暴其所短而悉投壘中則猶是愛護之也李藩蒐而惜之快快于逸詩之失傳豈真知長吉者哉人當名盛時無問詩文字畫其胷中陰有所悔悔初習時不能藏拙

沈氏日且

卷四

四六初集

已流播人間作離弦之矢耳有心人存而挾之可得重價甚矣名之受累也而谷董家好利又不能居此奇貨也古今人情欲剪所忌各有中傷之術中牧臣必曰納賄中朝臣必曰樹黨中重臣必曰謀逆中才臣必曰訕上中詞臣必曰無行中邊臣必曰通虜非英主孰從而察之尋童子時見先人書架上有一帙云中流一壺

蓋士夫官溷黔者所刻也迺攻治發背毒疾其藥名白麥飯石篇內圖其形狀併所以服之法甚悉大率此疾九死一生得茲奇效四弟子雲言粵中多山羊其血二三釐可救人一命凡被毆被跌肢體折傷者但喉氣未絕濃酒調服之立甦此正方可以濟世士君子積陰功者留心覓之作福無量

沈氏日且

卷四

四七初集

予年十四隨先人至書肆閒覽偶衣鸚鵡綠色袍有名士李姓者戲云服色鮮明蓋以純禪目也予應聲答曰胷中亦復如是彼人大驚甚哉人不可以無學

先輩靡不畏後生者自仲尼已然矣有辭壇盟主致書于予徐陵為魏收藏拙則門下盛德事也未幾物故予稔哀之不忍暴其姓名而識之以開儉父之竅燕噲學堯人皆知之唐玄宗學漢武帝人不知

也安祿山之禍因金日磾起見一日殺三子莫
瑤琬因巫蠱戾太子起見空中神語寶洞求符
因文成五利起見事李慕肖惟馬嵬割愛出于
無可柰何又不覺與鈞弋暗合

人臣以節義著非國之幸也金人曰南朝惟李
侍郎一人天勸欽宗入虜營者誰乎脫去袞冕
青衣受辱李侍郎即欲不死而賣國之疑千古
莫白然一死寧足贖哉古今人功名而兼節義

沈氏日旦 卷四 四月初集

者張睢陽外指不多屈也

蘇長公示子由詩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
未了緣說者痴之謂今生之不言而望來生如
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即偶聚故處豈能復
記憶夙世事乎此語似是而泥長公身陷詔獄
岌岌乎有性命之憂無聊而爲此詩與子由永
訣也詩不可泥泥則離騷句句皆可議矣况二
氏有輪迴之說因緣之旨安知軾轍不復爲兄

弟乎子瞻歷寺級而悟前身安知不記憶夙世
事乎此等頭巾話侵入筆端甚塞人孔竅然最
能動俗

賀監乞賜鑑湖一曲識者譏之謂勝槩隨處可
樂何必帝賜竟不知季真越人也越俗悍極必
凌侮太子賓客而後快若非出自帝賜即欲偷
一日之逍遙不可得也論人者不但常論世還
須論地適可服古人之心

沈氏日旦 卷四 四月初集

一二品文官止于章服間繡仙鶴錦雞屋舍器
具不濫施也今勳臣家日用之物一柴飾之以
鱗則鱗亦褻矣

首飾日異月殊不能出珠玉金寶外巾袖千方
百計不能出高低大小外天下事何者不然有
變者有必不變者方其變也視不變者殊覺可
厭非能趨時也茅靡而流也方其不變也視變
者頗覺多事非能矯俗也膠柱而泥也巾袖介

不高不低不大不小之介。識者目為鄉愿。則又
添一重公案。莫若兩存之以有待。今日高。明日
低。今日大。明日小。轉徙不測。令人呼我為服妖。
不亦快哉。必欲諧俗。則高低大小。兼備。人高亦
高。人低亦低。人大亦大。人小亦小。必欲省費。則
先高後低。先大後小。一剪刀之力耳。東坡有言
只一碗羹。看破世間禪和子。予亦有言。只一頂
巾。兩隻袖。看破世間成人小子。

沈氏山莊

卷四

五月初集

宋劉后欲郊。群臣諫莫聽。有一夫云。陛下至園
丘。將作男子拜乎。抑作婦人拜乎。斯人善諷。固
矣。然劉殊無口才。何不答曰。南郊儀法。自有女
媧氏舊章在。卿不必過慮。

沈氏山莊初集卷四

沈氏山莊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春

或問。遽說之義。竊聞教矣。子亦有觸乎。否。答曰。
弋說初出。邑父母周侯稔稱之。謂言官有毀無
譽。但刺慝。不薦賢。切中今時惡薄情態。既而周
為御史。所薦賢多人。臺省翕然效之。至于今。散
秩亦薦人矣。武弁亦薦人矣。或以賄薦。以情而

沈氏山莊

卷五

一初集

薦矣。或薰蕕異調。各以臭味薦矣。弋說不階厲
貴。從來救世之書。風俗默為旋轉。然發一藥。則
變一症。此予有觸而取義于遽也。

富貴之徒。祇就其一家一姓之所積。與夫丘壟
所廢之厚薄。以為榮枯。至若三大功臣七才子
之類。係闔郡間氣。所毓不專以一家一姓。堪輿
論也。蜀生三蘇。而眉山草木萎死。此其証云。
議論無宋氣者。宋朝止陳同甫一人。即蘇文忠

公猶畧帶些宋氣

梁大通間改複道曰千迷道詰曲二十餘門以試雲鸞大師大師子身獨出不假典客而足無悞武帝異之夫梁武崇信佛教不求悟而顧求迷耶因此知隋之迷樓非煬帝所創或昉諸此耳。迷陽... 可畏也先迷... 得始言... 牙

國初高太史啓字季迪其詩直超宋元而接脉于唐其逮至都而論腰斬也因魏觀以太常卿

沈氏日旦

卷五

初集

出守郡旋徙郡治乞高公文上梁而衛帥誣觀有異志併波及高後世寃季迪者仍以詩文故而魏觀之死等諸螻蟻無哀之者矣

忠臣如還債兒女賊臣如討債兒女此前輩舊論也吾即其意廣之忠臣轉世必討債賊臣轉世必還債安知鐵鉉非徐有貞前身嚴嵩非于謙後身哉雖然在漢為亮在唐為臯丘山之下諱姓不諱名則正氣豈因輪迴改乎此吾有激

之譚不可向痴人前說夢也

古今壽者多矣而至今屈指彭祖人不可以無年古今富者多矣而至今屈指石崇人不可以無錢若乃無年無錢而顏淵獨聲施不朽人又不可以無學不可以無行也

桃核卮銘為吳中丞座師壽

結根吐萼今逢島外實中虛今是道飲此旨酒今難老何必安期今獻棗

沈氏日旦

卷五

初集

脩真書謂啖桃花久能令人容顏悅澤如酩夫如是則山癯野叟終日食菜當化為藍面鬼終歲食豆腐當美如冠玉哲若傳粉乎

張謂贈喬木詩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入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嗟乎拒客而猶入其宅妄尊而猶過其門亦太無耻矣流俗盡然木獨不爾故可羨也不然色斯舉矣人顧不如鳥乎亦何羨之有

鮑防雜感詩遠物皆重近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自衛懿公以鶴敗而乘軒貽笑遂使鳴臯聞天之物等于滯康之玩。是鶴以人輕也。然趙清獻之所隨。林和靖之所放。卽此胎禽羽族。則鶴仍以人重矣。雞之五德亦強加名目焉耳。祖述起舞。高鳳飄塵。豈因其有德而屬念哉。鮑詩借以自况以遠近分重輕而雞鶴相衡亦擬物不于其倫也。

沈氏曰

卷五

四 初集

孝衰于妻子猶盛德事也。孝衰于奴婢孝衰于狎邪之淫朋。

天理不外人情。自世有狗名之輩。逆情以飾理。一切人間讚賞之事。俱不可令鬼神知。然一切人間唾罵之事。鬼神未嘗不矜宥焉。予謂倒漑賢于鄧攸。遠甚。非有道者不能知此說也。貧難起家者必由內助。富厚廢家者必由內蠹。無助無蠹。譬傷寒病以不服藥爲中醫也。予何

以知其然于僧道居積知之。

國朝駙馬起家進士者。馬梅、殷喬、孫純俱夏邑人也。梅督學山東。喬自言爲汝南侯後。願改武階。自齊民尚主。而帝壻帝女。隔闕于閨。不得自由矣。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古人非噉名不獲已。而托之名也。三皇五帝道德安在三王五伯功業安在。亦只留得箇名在天壤間耳。至于名

沈氏曰

卷五

五 初集

雖云不朽。總屬烏有矣。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皆無聊之詞也。酒果勝名。則獨夫酒海。足以自雄。何必作如許惡遺臭耶。遺臭與流芳並垂。不朽亦總不離乎名。亦總歸烏有。古人作詩。卽將同時人姓名如崔灝、李白之類。于題句中直書不諱。豈若今人一片世情。稱公稱翁之不足。而文且見之也。稱之曰子。遂以爲弁髦之矣。竟不知孔孟只稱得一箇子。

宮闈中所積者伏陰之氣。邊塞中所積者驕陽之氣。關閘中所積者窮愁之氣。山林中所積者淹滯之氣。冠紳中所積者曖昧之氣。狴犴中所積者冤抑之氣。六氣鬱勃上于天和。則為旱為潦。為兵為疫為災異。必然之勢也。君相調燮。于此加意焉耳。

堯服桀服皆帝王養見非曹交所得借也。若云遵其制度不敢異服。以違時則凡有唐之民皆

沈氏日旦

卷五

木初集

堯有夏之民皆桀矣。又不獨曹交一人能自異也。今之人戴綸巾者。卽是武侯乎。着羊裘者。卽是子陵乎。又聞學院試題。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一生文以九尺對四寸。分作二比。被黜可發一笑。

賢才在朝如朱魚在沼。衆魚不以爲侶。而臨觀者又注目焉。故位必不高。鄒陽不仕漢而曳裾于梁。豈得已哉。向微上書。自白幾爲獄中鬼矣。

借字

臣王莽諂董卓者。何啻千萬人。而單以子雲中郎藉口。彼何嘗居高位哉。特享高名耳。二子才不甚高。但氣色稍異于衆。如沼中朱魚。當時朝臣盡蝦蟹蛤蟆之流。卽同朝共事時。已崖異之矣。夫士不爲龍見而爲魚潛。真可憫也。

昔賢持論云。爲兒孫作馬牛。已可笑矣。然不失爲痴。有真正惡人于骨肉間。作秦越視者。又不可以達之一字加也。

沈氏日旦

卷五

七初集

古人謂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此。自一說。葛覃詩。薄汗我私。薄澣我衣。則是衣不如故也。楚詞。驩莫驩于新相知。則是人不如新也。

鹿鳴如笙簧之可聽。小雅。呦呦章。蓋取義之興也。而晦翁註不及此。豈生平未嘗聞鹿鳴歟。子月夜于臬署中。乍聞因有觸于詩。因思犬豕牛羊。終日鳴。故無好音。鹿終日不鳴。故有妙韻。默之一字。鹿能人不能也。

熹宗末年廣開事例以助大工納銀若干。准其節孝。及魏璫敗而共誅之曰。此崔呈秀所條也。良心喪矣。予謂此正良心未泯滅處。其時有五虎五彪十孩兒在。豈容呈秀一兒專美耶。晉公子重耳受餐。送璧。此載在左傳。以故辭饋者。答東云。送璧。今人誤曰。完璧。曰。完趙則紕繆極矣。蘭相如事于交際。有何關涉。而引用之耶。冠紳中尚訛以傳訛。何責于齊民也。

沈氏日旦

卷五

八 初集

木蘭女代父從軍十年。邊陲而鮮覺其非男。則貌可想矣。不然。同澤中夫豈無好外者。能自匿乎。卽不然。亦石女也。唐人作木蘭咏多矣。未有疑及此者。予言豈穿鑿耶。

友分益損。師亦分益損。非北面事者。卽爲典刑也。試以母譬之。座主爲生母。輒近世受業師。但漁獵束脩者。爲乳母。督學提調之師。成均六館之師。尊而不親。爲嫡母。至于拜門生。認老師。則

水滸傳所稱乾娘者。近是。

論衡述魯哀公之問。以西益宅爲不祥。劉向新序改而爲東益宅。夫東西懸絕。吉凶應相反矣。豈別有說耶。策馬力之將疲。莊生以爲顏闔新序。又以爲顏淵也。古人著書。率意下筆。而不深考。類如此。

牡丹芍藥性喜糞穢。而蚯蚓藏伏于下。以搖其根。則枝葉稿死。安得吐花。是世間逐臭者。無如

沈氏日旦

卷五

九 初集

蚓作孽者。亦無如蚓也。顧云。無求于世乎。金陵之俗。衆爲政。一云斧子。一云鎖子。一云回子。一云辣子。各萬餘。自相黨援。何謂斧子。蓋豫章人持斧而斫者也。一夫受枉。萬夫捐助。或每銀幾分。或每錢幾文。共控于同鄉縉紳。使主其事。必勝而後快。何謂鎖子。乃徽人之貧窶。以造鎖爲業者也。其齊心協力。亦如是。至于回子。最可異焉。銅錢之高低貴賤。陰操其權。而官不敢

不令才供一
之用何
知此相
不克過

問民不敢不從。為政者順之則相安，逆之則變。起所云辣子即土著無賴是也。今天下幸無恙耳。設有緩急，何計調伏此四子哉？予有說焉：進賢冠，下人各有心，眾欲為政尚不能以材智相雄長，而此輩反成臂指之勢，則其中有絕倫者焉。拔得一二而萬夫皆可使也。漢唐宋蒐羅之術，廣不盡束于科目。本朝但以科目繩世，而三途中復不能盡其用，殊可嘆也。

沈氏日旦 卷五 十 初集

金陵之俗，田民刁過，市民山民又刁過，田民與他處郡邑大異。四方士大夫來宦此者，不可不知。國家之弊，千孔百瘡，歲復一歲，依然如故。頃爾改絃易轍，則愚侗之氓駭矣。譬石榴馬花葉茂，密而蛀虫剝蝕，殆盡僅存皮骨耳。多事者燒之，剔之塞之，榴立萎矣。賈長沙王臨川豈知此義，故古人惟蓋公為不可及也。

沈氏日旦 卷五

漢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有五色大鳥見于濟陰郡之己氏縣。時論以為鳳非也。梁翼專權，羽孽示異。癸亥歲中州五色大鳥見，時論亦以為鳳。未幾逆璫魏忠賢流毒天下矣。其時言官之糾彈絕，日官之占候亦絕。賢士大夫非死即黜，無得免者。

當今財匱其因有五：一在俸薄，蓋俸薄則家用不支，難責以簞簋之飭，猶如牽餓牛入場圃而

沈氏日旦 卷五 十一 初集

麥稍能不損乎？一在喙多，侵牟者猶鼠同眠，絕無異議。潔已者執法而謗興，雖劉晏持籌韓滉握算，不旋踵敗矣。一在苛科目而忽刀筆總一浙人耳。進賢冠例不得入戶曹胥史千百成群，作奸犯科，何所不至。竟不知天下清官固少，清胥尤少也。一在不久任，不交代，席未煖而秩已遷矣。一在不器，使人材智各有所近，做秀才時不問家生。一旦居官，使掌錢穀，吏書何修而

四二一

得此哉。此五者財匱之大端也。人但知戶工二部不得其人，不脩其政，足以耗財，竟不知他部昏亂，勢必貽累于戶工也。

暮春新綠滿園，海棠柔枝嫩葉，更可人意。倏而無風自折，以飛鳥爰集，故也。園中不乏勁柯，而偏集于此，想枝折時應驚怖無措，乃知白下鳥亦奇蠢，寧獨犬吠主為可異哉。

銓曹書役頂手每三、四千金，揣其弊藪多在胥

沈氏日旦 卷五 十一 初集

史異途予意州縣佐領係民牧，必須用隔省人。做至于倉場巡簡驛丞等微官，只須用本省人足矣。一則免進京赴部守候之費，一則籍貫履歷朗朗可稽，無黑虎跳飛過海活切頭之弊。一則桑梓之地，恐日後仇家報復，不敢為惡。其選權或聽本省撫按主持，季終類報亦甚便也。豈銓郎可進退大僚，而撫按遂不得黜陟小吏乎。如此則銓部事約而弊稀，銓役頂手不革而自

此必徐
焚白語

廢矣。此輩實繁有徒，錢神通天，遇清通簡要者，不容其席煖，輒嗾人彈之，逐之于不便已處，輒以祖制藉口，夫頂首踰千金，黑虎跳等諸弊，相沿二百餘載，亦豈祖宗制耶。

上封事者，遇難處之事，動輒曰當用風力甲科，夫劍賜尚方身，膺麟玉棄城而逃者，非甲科乎。呼逆璫九千歲，懸冕旒像旦晚行，五拜三叩頭，禮者非甲科乎。安得吐此陋語，供天下後世笑。

沈氏日旦 卷五 十三 初集

端章縫中有巧詐者，曰漢重外戚，竟受外戚之禍。唐重藩鎮，竟受藩鎮之禍。宋重理學，竟受理學之禍。本朝重科甲，亦受科甲之禍。否有識者聞此，可為寒心。國初鑒胡惟庸之覆轍，因不設立丞相，此得失參半者也。權輕固無莽操之奸勢，渙亦無姚宋之績。言官糾彈固足銷城社之孽，議論掣肘亦頗滋築舍之疑。

夫人聚廬托處祇父子兄弟夫婦而已至于死
圃園林必當築朋友之室孟嘗君代舍幸舍可
法也古人用美人行酒不似今人之拘但不當
如王敦毒手客飲不盡輒殺之耳

夫人少時束于家嚴不敢縱逸及長頗受科舉
之累及通籍又受居官之累至于罷官後儘可
自適而橐中或未辦買山錢或力能歌舞燕樂
恐後裔效尤或後裔亢宗而室有老姑婦相歷

沈氏日旦

卷五

一四 初集

皆苦境也或數者皆不慮而髮落齒搖乏濟勝
具則不如速化為快若至老而康健又無諸苦
趣波及便是神僊顧反動而掣肘迺有進鄉賢
祠痞塊結于胃中未銷真泥犁業報也丁卯歲
吾杭進鄉賢祠者一案十人鄉評相嘲有許由
林逋願出鄉賢議則僂辱殊甚吾拈示以破斯
人之惑

蕭穎士孫女流落為賈人妻論者惜之以為文

人之一厄近世有身頂冠紳惟恐其女之不流
落而執箕帚于銅臭之門何王源多而沈約少
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杜子
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此出抱
朴子考醫家種子方未嘗以二藥為君而二子
單服之見效豈別有說耶

隆慶丁卯先人以鳳陽司理分校南畿所取士

沈氏日旦

卷五

十五 初集

三十二人蘇徽居多既而為直指忤權相江陵
張致政歸田則蘇徽交態大異予趨庭慰解之
非蘇厚而徽薄乃蘇靈而徽蠢也其最有情者
為顧大典顧允元其最無良者為徐學易余啓
元先人投記汝他日宦遊必無忘懷于此今予
成死灰未紀之以勸懲來茲可也

夷音可通于華者以其音合之于字故可譯也
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安從譯之古人通鳥獸音

者不獨公冶長介葛盧也。虞夏之時有栢翳三代而後有和莧有王喬有楊翁偉有楊宣有李南有成武丁有公昉有魏尚有宇文仲有管公明有沈僧紹有張子信有白龜年有孫守榮至若遼宗室神速姑能辯蛇語抑何奇也予謂此或精數學而假借鳥獸以神其說者不然輪迴墜落應有追傷宿世報應等音而諸子所曉史冊所傳不過粟米狼戾與夫怖死之聲及隣境

沈氏日旦

卷五

十六 初集

情事焉耳。又不然莫慧于聖豈三皇五帝周孔夷惠微箕諸人無一人知者尤可疑也更有說焉。閩之士音漳泉興福自己各不能互曉而况他郡乎。猶是同類也。莫能知之况異類乎。延陵季子掛劍徐君之墓樹而去此古人假托之情非真也。其聘晉還時取道于徐則專諸刺僚事已遙聞矣。公子光之為人密而悍。札借詞脫去寶劍以示不設備焉。不然使事雖畢自徐

歸吳尚有千餘里。負劍亦可防不虞。曷為輕棄哉。札始而致劍嗣君嗣君以先人無命不敢受則徐君亦廉介者。曩時未必目覩而色欲之也。果色欲之未必不露于其子矣。札此時亦未必心許之。果心許之則以賻為辭而令其可受矣。豈應于身後發其隱情而居人于墨致嗣君愛父以德萬不可受耶。札總欲自白其廉自標其信以聞于光而銷弭于無形非真情也。

沈氏日旦

卷五

十七 初集

申包胥超處在辭賞而逃然亦其見幾處也。假令受賞而居高位則當伐吳以報仇是時吳強而子胥得君談何容易。包胥善于藏拙故逃也。包胥智者不智則求救于晉矣。晉詐而懦不足恃也可恃惟秦。竟藉其力以復楚。戰國魯仲連全學包胥其却千金而逃去非為名高也。蓋不肯帝秦後有許多禍患。須人料理而以一去結局。譬放火者不得救焚之人則延燒廟社罪莫

道矣據事勢則申猶緩魯更急也

程嬰自刎以下報公孫杵臼于地下論者以為太過予設疑端使後賢酌焉或屠岸賈之黨未盡滅者欲甘心于嬰而伏戎叵測抱隱憂乎或孤兒稟勾踐之性不可共安樂乎嬰死而武服衰三年假令嬰在則山中十五年父視之偽跡一追想之不以為恩而以為耻因以為仇矣蠡去越後勾踐何嘗不黃金像奉之而竟殺文踵

沈氏日旦

卷五

十八 初集

掩嘗糞之羞混石室之辱也嬰得無慮此乎下官之難取他姓嬰兒殺之以愚諸將無辜凶天情實可矜嬰必以頸血償乎抑或者幽明隔地府之事人世不知則人世之事地府亦不知而不惜捐軀以下報乎高明之士幸再索之以廣予所未及

戒色之言發于慈母則信出于妬妻則疑飲酒近婦人紂以之死信陵君以之生一切忠佞禍

福因人轉徙者也故同一惜費也在富翁為慳吝在貧士為寒酸在君相又為節儉矣同一不治生也在豪傑為倜儻在常人為遊惰矣猶今時官評甲榜之風即科貢之浮躁是科貢之罷軟即甲榜之持重是也此南華真人齊物論所由作也

晋天文志謂五星之精降于地則為人熒惑為小兒歌謠嬉戲故云匹夫熒惑諸侯蓋取義於

沈氏日旦

卷五

十九 初集

此也

南斗屬吳越分野民謠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而其禍則吳越受之歷考前代熒惑守斗入斗者一見于漢元鼎未幾南越反矣再見于漢永和未幾丹陽賊周生誑矣三見于漢熹平未幾會稽賊許昭等僭號矣所云天子下殿走不盡然也韻叶相協如形家乾記兒孫代代作三公之類然其徵應亦分久近梁武大通中示異

而十三年後方有臺城之變、本朝洪武二十三年垂象、而十四年後、迺有靖難之師、嘉靖庚子著祲、而十三年後、蘇松遭倭寇之慘、其間如漢孝武我、世宗皆英辟、萬無捕越之理、即順靈庸王亦獲免于蒙塵、則下殿走之謠不驗、梁武與建文舉動如是、可盡諉咎于熒惑乎、天啓癸亥六年夏、熒惑犯南斗、而入之、而守之、殆月餘、將以魏忠賢群小當之乎、抑別有杞憂在他

沈氏曰曰 卷五 二十 初集

日乎。吾以叩世之前知如管輅者、
丙寅冬、武林黃貞父先生病故、一時訛傳因看魏監生祠言語不謹、內臣斃之杖下、遠近合喙如卽真者、予戲云、他年魏敗、贈光祿少卿之根倪此矣、至戊辰春、則魏已戮屍問磔、而此事果登白簡、古今節義如此者、可勝道哉、黃生平好名、瀕死而博得美名、日可瞑矣夫、
仕路中如沈同和之白丁而不敗露者、不可謂

無其人、野史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以為奇疾、予謂姜愚原不識字、亦無他疾也、
九世同居者不止張公藝已也、婺州浦江鄭綺亦九世共爨、其十世同居者有京兆惠從順焉、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黃美、解州董孝章、河中姚宗明焉、其十三世同居者有江州陳昉焉、其十四世同居者有河陽陳芳焉、其十五世同居者有信州李琳焉、其十九世同居者

沈氏曰曰 卷五 二十一 初集

有會稽裘承詢焉、並載宋史、以予揣之、大都得力于貧、貧則無可爭、亦大都起家于農、農則無暇爭、故能久也、豈盡人人賢哉、至謂能忍與無聽婦言、豈其然乎、下此而五六世同居者不足異矣、况其間有獨子、單符者哉、後魏博陵李几七世同居、長幼一百九十八口、宋德化人許祚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青陽人方綱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口、族屬繁衍、食指不支、未知

余無狀、
沈氏曰曰
沈氏曰曰

何法以調之也。古人累世共幾，倭為美談。今人一家之中，突烟四起，悲夫！不幸兵戈亂離，雍睦者骨肉相衛，保其丘墓，即玉收鼎遷，而家風如故。否則蕭牆之內，有不忍言者。何暇怖藩籬之外乎。

內丹未成而服外丹者，輒死精氣內也。非金石之藥所能堅凝，四肢百骸外也。非金石所能變化。內丹成而不得外丹，則止于不死而不能飛。

沈氏日旦

卷五

三三 初集

行上昇外丹之力，可點瓦礫成黃金，何況化皮骨膚髮乎。古人輕服外丹，隕命者皆智巧之徒，未必方士能惑溺之。或者誤認吾內丹已成而自着魔耳。至于試黃白之術，傾橐以殉，則愚不足憫。天下豈有貪財神仙，又豈有神仙之丹肯克凡夫之橐者哉。

國初耿秉文首拔長興，一則取其名號之吉，蓋張者次也。興者隆也。一則舊說謂湖州永無兵

切字音
謂曰願
天常生好
亦破假字
行好字

火之災，攻其所不備也。一則梁武時有王氣在三餘之謠，祇從餘干、餘杭、餘姚三縣厭勝而長興、邦有餘干、山餘壘溪、餘魚浦正可當三餘也。聖祖用兵之始，名世開國之初，臣子不可不知。

客有携觴小有園賞芙蓉者，酒酣感憤時事，予戲言但當怨天不當尤人。客殊駭聽，予曰：予不見沙門標題于刹宇乎。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

沈氏日旦

卷五

三三 初集

行好事人，所以不行好事者，由天不曾生得好人子。但以尤人之念，并注于怨天。此段姻緣，天不得不受客笑而不答。

詩韻惟七陽易押，故蒙師口授兒童所讀千字文、百家姓、二小書，皆宗此韻。

崇禎改元初年，戊辰七月二十三日，海颶忽作，漂沒人民無算。最受災者海寧、海鹽及蕭山等近江之邑，僵屍各六七萬，浮于水面。婦人有裸

體而手帶金釧者蓋水夜發不及着衣也城郭中尚無恙此亦異變特紀之

水退後棺價騰踴善知識不能遍給以葦席葬之沿海居民無恙者所得漂沒篋器甚多獨杉木有一番災譴即有一番督察善知識何不自愛乃爾

猗猗閣記併附翔風軒籤齋二記

沈氏日日

卷五

壬酉初集

古之康侯號最賢者無踰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令人呼已為小子不第壽且謙也箴戒于國恭恪于朝是其娉節也睿聖番名有斐進德是其風猷也而得力處迺在淇澳之篇當時朝歌諸邑豈乏他植而菜竹起興其致固已超矣友人暴乾先備道其居亭成國之賢袖中出三記示予一為猗猗閣一為翔風軒一為籤齋曰子其記之予曰君業已記矣再則贅曰子其合記之

予諦觀三記所稱閣軒齋者存麗于拓園園可百畝許公退食暇所逍遙快適處也絲竹肉洵勲家所自有而一種清風素節超然聲華之表者非猗猗莫肖非閣莫寄則繹公命名之意端不在衛武下予緬思古人房千里所記竹室王元之所記竹樓祇于椽栴楹牖間斲度而為之但戕竹形未領竹趣孰是圃篔簹而鞞階砌領竹趣者非公其誰况王猷命駕元屬江左遺事

沈氏日日

卷五

壬酉初集

公以廉靖之品寬綽之政雅鎮于留都泮渙既自得體又不失朝廷所以用世臣之意浸假而奉命北征承 聖主之清問訥窮民之積疲于以調其協風暢其惠風分其緒風振其英風紆其疾風皆于是乎在德意之所翔洽行將風馳而遍寰宇直留都已哉翔風軒公所以自期籤齋客所以期公也蓋宇宙之太和元氣半係世臣之培篤世臣之精神命脉全視其宅心之厚

薄以爲延促公仁人也仁者壽定理也還以壽世壽民而壽國不獨壽身昌後其餘慶耳豈斤斤吐納之術導引之方效山暉野叟之壽以爲壽哉嘗試就竹而按之竹之受風宜風衆所知也而竹之爲籛君知之手後凋勁節不殊于松然歲一生筍凌霄而拂雲孫邁其祖以相禪于無窮則竹所獨也故秦以五大夫之爵封松而三代勒功銘勲非鐘鼎卽竹帛以識不朽此說

沈氏日旦

卷五

二十六初集

君未之前聞也合而觀之猗猗者竹之生意耶猗猗閣者公之生趣耶翔風者天之噫氣耶翔風軒者公之逸韻耶籛齋者銀臺趙先生取義老彭以祝公而拓園者公借園以自拓其才情德度不使吟域局耶公行矣盍深惟拓義而廣之自南自北等園耳拓園百畝拓疆百里等拓耳公何不效召穆公之闢國以光照其先烈卽衛武公之平戎佐周何多讓焉金臺市駿之地

葺舊圃而新之而以予記爲券安知非公之新豐乎予與公有姻婭公曾以記屬予而未走筆茲因暴友之請而記之公意以爲何如

巳巳元旦後三日燈花復巨如前夢中自吟調成白雪憑誰和命到紅顏只自嗟醒而續之巫女若聞郢曲奏魂隨屈賈赴長沙

詩之有韻如射之有彀要以法束其才也唐人詩甲千古不能不依音韻誠難之也近時荆爲

沈氏日旦

卷五

二十七初集

違韻之調復何難哉特因其起家甲科山人輩展轉傲之然類處似彼佳處又不似彼向時生吞活剝于何李者今復強扳硬証于袁鍾可笑也田橫乃田和苗裔也和求爲諸侯而橫顧不屑爲諸侯至于自殺惜五百人碌碌無以此說寬之者

徐庶之歸曹也終身不設一謀魏徵事文皇却

有許多好話徵不惟愧庶愧息媯遠矣

武帝殺鈞弋景帝殺栗姬皆呂后淫毒有以啓之然天后辣手百倍于呂而帝楊張諸尤物繼起自若也亦存乎其人耳唐中玄肅較漢武景逕庭矣儒生操筆于武景既訾其刻薄于中玄肅又刺其昏庸將何術而可

古人喜佩劍故詩中有吳鈞豐獄等語今人無此習而詩猶仍之可笑也漢書以裁擇爲財擇

沈氏曰

卷五

壬午初集

乃抄謄剗剔之誤而後世據以爲奇尤可笑也斯之謂駑

古人執笏不但覲君想迎謁上司亦用之所謂垂紳正笏二物原不相離也東晉易名手板新亭之役桓溫叵測王坦之倒執手板此其証云唐段秀實以笏擊朱泚泚方謀叛未篡寶位秀實執笏在手欲何爲乎又其証也說者曰笏者忽也人臣有所奏請慮其忽忘則書諸笏此或

因呂端故事而附會之端以笏書大漸二字召太子義嚴而跡奇有段之風猷無王之戰慄不忝此笏者也

韓愈三上宰相書蘇洵上田樞密書說者鄙之以爲漢世無此文字而不知自隋王通始也通獻策不報作此辱人賤行而世無非之者反師尊爲夫子嗟乎古之上書乞憐獻策希寵者多矣而三子獨傳愈洵受文章之累通受道學之

沈氏曰

卷五

壬午初集

累也壽富康寧做好德考終命謂之五福而不及貴者非遺之也欲令居高位者失所恃也人主喪身亡國皆倪于挾貴貴則責望難副受享難酬何福樂之有貴而兼此五福是爲六福貴而缺此一福且不成其爲四福矣此聖人微旨也更有說焉桀紂天子也其貴猶不足恃况盧杞秦檜等奸相貴極人臣直有限之榮耳顧欲驕

天下士哉

周衰權力用事道誼湮微孟子標出天爵闡明

天子諸侯不敢輕與士友語雖過于透露絕制

含蓄然救世之言不如此則人心不動戰國說

客全靠這幾句話糊口比于沙門飯僧福德子

輿莫大焉食客三千但知感孟嘗恩抑末矣

鳥有極異者大於燕小於鸚鵡名收香倒掛畫

聚諸香貯羽內夜倒懸于架移晷不動徐散之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十初集

香滿簾幙蘇子瞻所謂倒掛綠毛公鳳即此物

也性馴擾出入人懷袖間又好集美人衣上費

氏星槎勝覽謂瓜哇國有五色收香倒掛鳥今

蜀中不聞有此則李贄皇所賦扇中五色桐花

鳳又非此種矣

畫家以人品重者文待詔徵明有三不應請親

藩中貴外夷也其次陸叔平治以諸生老而負

節癖其畫皆不可購得者呂紀林良所長翎卉

三不應

不應

不應

不應

不應

不應

不應

不應

不應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十初集

落霞與孤鶩齊飛宋人以落霞為飛蛾非也飛

蛾羽色不佳有何景趣而勃入賦蓋秋水長天

係二物極上極下落霞孤鶩亦二物無情有情

合之為一則景趣聿新

昔有使虜者虜云白玉石天子建碧室使者對

口耳王聖人坐明堂為虜所哂蓋以壬作王誤

也而以王作玉虜亦誤何不曰口耳壬中國生

聖人對義結聚于第七字而石室壬人音韵亦

協庶幾畧安

唐抑所文獻萬曆丙戌鼎元也座師舉觴相賀
日勸君更盡一杯酒唐答與爾同銷萬古愁思
亦巧捷詰氣不祥且對師而汝亦失之不恭

人但知名教縛人不知方外亦自有縛禪林題
詩染翰法家引經斷獄皆外道也吾有說焉九
流中有所謂雜者逃入此窠窟庶得自由非刺
或可免歟卽有非刺不過非刺其雜而雜之一

沈氏日日

卷五

三三初集

流吾蚤已扼要爭奇則毀卽譽矣

尚書曰方命圮族孟子曰方命虐民方命作違
命解非也凡物圓則流方則碍方命乃拘攣執
滯而不通故民受其毒蓋布命者定爲律令不
得不方奉命者當相機因俗隨時切不可方內
方未免以學術殺人外方亦未免以王政殺人
也能圓活轉徙卽平易近民處此說漢儒趙岐
所翹而其旨未暢予特暢之

或問如何是不方命榜樣答曰吳越風俗以充
里胥爲辱爲累閩粵風俗以充里胥爲寵爲利
總是東南一塊土而其情已冰炭矣拂而施之
則我施之爲雨露彼受之卽霜雷然令甲未嘗
不貴均役戒包攬也拘方固執民何以堪年荒
而禁鬻子女則併父母俱填溝壑矣不若聽其
鬻以糊口猶可兩全耳若歲稔許其加息贖還
則貧富胥沾恩澤然方其危迫特稍露贖意則

沈氏日日

卷五

三三初集

富者誓不鬻貧者無生路矣卽販鬻他所猶愈
于餓斃桑梓也至于年荒而禁遊船禁演戲禁
土木長民者何厚于富室而惜其費何仇于貧
民而絕其活命之路必欲使庖人舟人伶人梓
人等速死而後快歟凡此皆奉命而不圓活以
方圮族以方虐民者也嗟乎時稅塞人心竅能
不方命者絕少故王荆公流毒直至于今也
山人徐渭爲總督胡宗憲幕賓胡獻白鹿而表

出徐手 永陵嘆賞惜哉胡之攘爲已有而不以徐薦也宋濂之薦方孝孺亦 皇祖詰之不敢隱耳然胡公受禍時徐獨無恙則未必非福蔽賢適所以保賢哉

項羽之失天下不專在弑義帝古篡叛得天下者多矣何啻重瞳吃緊處全在棄韓信不用而二事增皆坐視不諫假令羽末路悔而以是讓增增何辭自解免耶試提衡觀羽不負增增負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十四初集

羽耳疽可無發于背鴻門之計羽縱聽增其時韓信尚在善謀如良平不推戴之立爲韓後必與何定計招之以共翊漢又布越協心助力羽未必能遽混一焉何者曹孫智勇十倍于項孔明一身未必遠過三傑而劉禪帝蜀無恙則孝惠何獨不然予此論雖破天荒亦借蜀漢事作前漢粉本而非初也

文園以稱病重于漢隱侯以善病表于晉後世

士流作清態者無病而詐言有病夫卽真病也詩文愧二子但病與之同則凡統褲子弟肥軀胖腹能啖東坡肉者與斯人之詐病不差絲毫而病則云清肉則云俗亦舉世之魔也

新安富人輒喜刻書賞有餘也鑿版頗精整然輒喜改書傳至後世慧心人動疑瀆旁搜原板對証爲古人雪冤亦快事也予閱蘇子瞻全集謂其中僞文頗多聞者駭之及覽子瞻尺牘自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十五初集

言不幸爲人所僞予始自信目力之確閱袁中郎狂言觴政瓶史等篇俗而且酸絕非名筆後見袁小修爲其兄序亦云狂言等篇不知何物所假非家仲筆也予不覺失笑

符呪之術有靈有不靈固係授受之高下亦存乎其人耳總此鬼穎而農夫握之則字拙文士握之則字佳故楞嚴經云譬如琴瑟笙篪不得妙音不發妙音此之謂也

勢必趨
代據性

唐高帝出獵見大官割羊憫其無罪就死地命以死鹿代之此心與齊宣愛牛事同假令齊宣目擊羊死苦楚又未必不以他物代矣雖然倉卒間死鹿亦不易得勢必殃及于生鹿也善哉子輿氏曰見牛未見羊也

刺客之無成者為鉏寬為豫讓為荆軻為施全刺客之有成者為專諸為聶政然皆有未盡善處超于成敗之外而併泯其名者古押衙一人

沈氏日旦

卷五

三本初集

而已義峻風高令人馳慕正史何以缺焉

牛壽幾何馬壽幾何雞壽幾何人猶得按期而考之蟻壽幾何則人不得而知之矣甚矣格物之難也聖人有所不知此類是歟非歟

六朝子夜曲歌乃當時委巷口語以吾為梧思為絲憐為蓮采入聲詩而制器取象者亦因是蓋其來久矣近世畫屏帳者如爵祿封侯之類以雀鹿蜂猴四物當之如喜得連科之類以蟾

子遵房二物當之寔諸本此

富貴人不壽者慾以骨其精後以銷其福誤以損其德也貧賤人不壽者思耗于謀生神疲于殫力病伏于失調也時論以六十為下壽七十為中壽八十為上壽此臆擬也予以數準之年當六十納音一週屆六十四則卦氣已滿此為下壽盈百歲為中壽踰百歲為上壽古強等非真地仙不過以主壽稱耳

沈氏日旦

卷五

三本初集

天啟元年金陵嫁女不擇期不擇配舉城若狂愈禁愈譁蓋訛傳選宮女耳民謠云龍飛當歲首女兒賤似狗大姓人擯人小戶手携手富室筵席開貧家豆腐酒衣衫借親隣蓬頭不嫌醜將彌月而人心始定人情始安

天台智者安禪七日而湫潭萬尺化為平陸藉關真君力以建立道場神力如此其鉅至能變易川谷則夫滄桑互換之說未必氣化使然即

天神所默轉矣。儒家局于所見，駭其所聞，以飛來峯等事爲怪誕，不經盡以玉泉寺爲左券也。

可也。詳判委沈漱潭爲陸何有於書院哉。

宋儒謂人身小天地，予倒其語，天地大人身也。人身能如如不動乎？達摩面壁九年，九年後未免漸動。天地清寧安其覆載之常，此靜體也。陵谷易位，星宿移隕，此動機也。人久靜則以爲異，天地乍動又以爲異，是人身與天地性情形體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六初集

了不相似，何從而位且育之？必以陵谷易位，星宿移隕爲天地之大災異，亦將以安禪入定，面壁不動爲人身之小災異乎？漆園所謂終身不解之惑，此類是也。

齊丘欲竊化書爲己有，而譚峭之名自在蔡邕。欲秘論衡爲談助，而王充之譽彌彰。說者曰：齊直忌景升，殺之以皮囊，而沉諸河。又曰：景升羽化，非齊丘所能殺也。又曰：齊丘以自已所著竄

入其中，如五常一章推尊仲尼，景升道流肯援儒爲重耶？况篇中自稱小人，必非景升口吻。種種擬議，皆竊書盜名之罪案也。王充幸不爲蔡邕所汲，引得免于董卓之禍。當時惡名籍甚，又好收藏異書，所埋沒者何啻一論衡哉。

盧生所遇之呂翁，屬開元間事。其時洞賓未生，不當扭捏爲一。洞賓所度之姑，姓趙，名何，另有一何仙姑，開元間已蛻去。在洞賓之先，不當混

沈氏日旦

卷五

三九初集

冒爲一。戲劇可毋拘，而傳期于嚴，胡可弗考。按純陽子五十歲道成，登咸淳榜進士，則六十四齡矣。且非後五代人物，而况可于唐人中求乎。輯唐詩者，併載黃鶴樓句，尤可笑也。

爵齒德三尊，分屬儒玄釋三教。于義亦協，爵何以專。屬儒重五常，而首舉君臣，則貴賤之等也。序爵不尤重乎齒，何以專屬玄門長生久視，以延年爲秘訣，定不加雲房于王母之上，列

倥傯于廣成之先序齒不尤重乎德何以專屬釋釋門慈悲為尚智慧為宗行願為本皆德也

有佛而後有祖有菩薩有羅漢序德不尤重乎非謂舉一而二可廢就最要處論也

奕與兵近與道遠與智勇近與仁讓遠與申韓近與黃老遠與貪嗔痴近與慈儉信遠

沈氏曰旦

卷五

四十 初集

十萬眾不知作何坑法

見菓餅而口流涎孩提為然髻弁無是也見佳治而陽壯發髻弁為然孩提無是也食色二字因年消長即毛羽亦然矣道家辟穀雖下着因是以汰其滓穢不近淫慾一舉而兩消之亦捷法也

天下之物私則必藉于傳公則無待于傳故孔孟無傳道語而宋儒創之實因于二氏焉傳燈

傳衣鉢傳法傳符呪口闢異端而身顧自為異耶

丘長春真人不專于玄而得力于禪片言感悟蒙古呼為神仙錫便宜金虎符總領天下道教夫佛圖澄之言不見用于石勒而長春之言深契合于元祖說者曰長春能呪瓶水生金蓮花元祖因是信之果爾則錫飛杯渡幫航塗掌等伎倆亦非澄所難者何靳不為予嘗謂混一之

沈氏曰旦

卷五

四十一 初集

至與偏霸迥異不但華夏即戎狄亦然石勒嗜殺別有所見若以龐居士之說進則魚水投矣故澄言枘鑿不相入也元祖于長春猶子房所云沛公天授者歟

曾子致謹于易箒歿求其寧也故深喜童子愛人以德而以細人姑息斥元夫子作春秋正防僭亂之漸而子路使門人為臣僭孰甚焉祇因好勝一念幾破敗其師生乎故憾之深而曰行

詐曰欺天甚哉送終之禮弗可苟且從事孟子所謂喪死無憾者此也

桓真人昇仙記謂陶隱居四非之外又好雕琢文辭勞神典籍窮究經旨標述異事坐是未即上昇若然則語言文字不第禪門障亦玄門魔矣而二氏藏經充棟何也大率學道未成者每駢枝其說妄附會于玄備而文人才士如駱右丞輩隱匿姓名逃之外方肯掃去筆墨不杼岐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三初集

見乎以故大還丹歌托諸吳猛醉思仙歌托諸許旌陽鉛汞歌托諸嚴平君龍虎歌托諸陰長生破迷還丹歌托諸鍾離雲房谷神直指大丹諸歌托諸呂洞賓還丹破迷至真三歌托諸劉海蟾也不然好名者方盜竊他人秘書拾為己有而顧捨自身寶作他家珍有是哉若果出仙真不當以鄙褻瀆聽聞又不當以要渺輕漏洩也

沈氏考本

沈氏考本

沈氏考本

郭汾陽子儀生八子顯者四李西平晟生十三

子顯者亦四世俗誤傳汾陽王七子皆為顯官

既缺其數又溢其辭特核之予鄉八子之家無多得曰施曰何暨予宗凡三姓然皆不能盡入泮宮為諸生况八子俱顯有是事乎始武林人造言以昆玉八詎必無中式者蓋引施以例其餘也比壬子予登賢書壬戌何君允中成進士而浮議遂塞

今人渡其三元表無日無幾相見悲夫九人皆賢書者予後三元以資而予已卯乙三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三初集

元僧智常華亭人也著佛祖統載其事有與沙門無涉且不核者第十三卷云安祿山陷長安有賊臣助逆者其人曾為閭守而畫像在路次玄宗幸蜀見之怒斬其像首其人在陝無端首墜果有是異何故正野史俱不載而智常又不直書其姓名也若云天子能造命則安史之亂玄肅豈不切齒怒罵未聞祿山思明病憊不寧何也誕妄極矣子書載曾參母臂為人所提參

在野頓覺背痛而歸與此頗相類

佛祖統紀蓋宋僧法繁所撰也謂知玄法師見重于僖宗賜號悟達左股一珠隆起痛甚生有晁錯二字玄自傷夙業即右膝安卧而逝考水懺先有賜沉香座生人面瘡因果則又隔世事矣說者疑其不合而不知梁武至唐僖介陳隋二代間相去參百餘載胡可混也特因神僧傳誤以沉香座為僖宗所賜故啟惑耳雖然而瘡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四初集

已瘳股珠復發八功德水所洗當其不然

劉德成名操十六舉甲科為正陽鍾離所度得仙號海蟾子世俗畫工繪一蓬頭赤脚漢側蹲一蟾謂之劉海戲蟾不知其何所本也吾因是

想之白紫清邀有天幸其不作白玉戲蟾者幾希
凡進諫者必察主有可恃納諫者必使臣無所
畏范睢非不畏太后穰侯而敢于盡言無諱恃

昭王也有所畏無所恃而顛以嘗之輕則誅重則族

客有請繪關漢壽廊壁者王元美先生酌定四事一為斬顏良一為樊城破曹氏七軍一為天台受戒建利一為殲蚩尤淨鹽池後三事俱確但首一事未妥耳夫白馬之役原非得已立効報曹預為去計然當時昭烈羈孤依袁萬一風聞如二嫂何如漢社何揣公事後必陰悔于厥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五初集

心非所安也予意公生平節概遭際尚有可抽揚者何必此試述二端俟後人酌定漢獻帝賜錦囊號美髯公其遇亦榮悉封操所餽金帛在庫速奔備于袁軍其風亦峻是二者可擇而補也
掛印封金明燭達三事
輪迴之說相沿久矣說者曰孔明再世為韋臯翼德再世為岳飛獨雲長永以神道顯不入輪迴中得非天台智者引之入三摩地耶愚有疑

焉護法善神尚能籍庇三寶免胎生之苦趣何
以五祖戒禪師及墮落作蘇學士軼也豈渺茫
無據乎抑別有端委不可思議乎

佛戒弟子不得受外道供有外道婆羅門者誘
佛無神通立五丈竿懸鉢其杪施食曰瞿曇弟
子不能飛受者俛出吾下時舍利弗不忍犯佛
戒隱而過之賓頭盧不忍屈佛道飛而受之以
是見擯不獲從佛遷化至今猶在聲聞果中夫

沈氏日旦

卷五

聖本初集

賓頭盧于應真為第一尊者于佛門稱大弟子
而微落貪嗔便自退轉舍利弗能忍辱精進矣
我輩于世法中隱而過者絕少飛而受者頗多
也

唐伯虎祈夢九仙得中呂滿庭芳五字及見坡
老石刻心動蓋其年已五十三而蘇詞作于黃
岡結句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見者駭為詩識
後登朝十餘年而謫又八年而逝伯虎見詞即

令徹去尋病卒猶之響卜言者無心而無休咎
聽者有意而有吉凶也易筮亦然天下事好者
難逢惡者易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假令
探兆者拈得此句道未必聞而亡期已迫然子
竟不知何時吐此豈因夢奠兩楹而發歟非然
也

從古宗室之不幸者無踰李唐武曌殺唐子孫
殆盡黃巢復殺唐子孫殆盡以故劉氏有東西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七初集

漢趙氏有南北宋而唐一敗塗地不克中興殊
可惜也

五代有成汭者亡命改姓郭後貴顯鄭準為草
表復姓云功非霸越乘舟難效陶朱志切投秦
入境遂稱張祿此語浮而不切范文正公復元
姓引用此聯恰當不易予友周野王山陰人也
本姓孫占籍山東成進士為尚書郎意擬滿考
後誥贈以報周氏旋復姓焉未竟其志而歿予

戲擬一聯冥慰逝者魯邦孔寄雖姬公錫壤之鄉越國禹歸近武子用兵之地倘才鬼有靈見之當爲一嘆

孫武之斬宮嬪定非有心穰苴之殺莊賈未必無意賈寵臣也苴請以監軍使陰制已乎果陽借重乎以苴之力量能殲君所嬖以伸法豈患權輕而人不附哉請之非情也予謂景公昏惑寵賈則必信賈自古未有佞倖而不讒賊者方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九初集

晏子薦苴時將相已有成謀矣哀哉賈之愚而墮穀中也朱虛侯亦欲以是術殺產祿惜其氣太浮機太露而計不行耳

富貴功名節義道德性命文章靡不落空就諸空中衡之文章稍實蓋數者皆賴是寄且傳也極而帝王之運聖賢之脉天地之撰悉典籍延之人當屬續後子孫念其先人巧文諛墓總于無可用情處苦用其情身後名輕生前杯重乃

達者之諛詞亦愚情者所藉口也果爾則孝子慈孫但以酒食祭足矣何必費陳壽之米卮匱于才士之間哉

丞相無軍功而封平津侯自公孫弘始未必弘曲學阿世以梯榮當對策時天子擢弘第一則相位侯封並基于此今人托要路爲舉主猶借其力汲引况天子門生乎武帝又非尋常天子乎史言弘希世度務則善揣摩者矣而何以發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九初集

十策弘不得一也

堯舜禹皆黃帝之後考世系放勳爲黃帝五世孫重華爲黃帝九世孫文命爲黃帝五世孫漢書顓頊五代而生蘇史記顓頊生蘇未審孰確然則馮汭釐降乃以姪孫妻祖姑羽山殛蘇又以姪孫殺叔祖也噫

劉隨州詩食參將可待誅錯輒爲名蓋因至德春正聞王師收復兩京而作彼所指之參應高

力士等倫所指之錯。應楊國忠等倫。又云蒼生
屬伊呂。明王仗韓彭。則李泌郭子儀其人。也。古
人下字皆有着落。無迂而不切處。摘出以醒初
學。

項羽本紀不詳。虞姬伏劍。漢書亦因之後人何
所據。而謂虞自刎。耶。想當然耳。虞歌曰。大王意
氣盡。賤妾何聊。生羽好色人也。虞不死。羽未必
潰圍出。羽初意東渡烏江。聞亭長蟻船待。且甘

沈氏日旦

卷五

五十 初集

言勸渡。心動而止。蓋向者陰陵迷道。爲田父所
給。致漢兵追及。有所懲也。

三代而後。有極陋之政。如一帝而改元者。凡幾
漢唐宋皆然。予揣其故。改元則必大赦。文武公
卿。必有恩典。單被于是。合詞貢諛。以邀至尊不
費之惠。我本朝遠邁前代者。此其一端云。

沈氏日旦初集卷五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夏

○武林沈烈女傳

予聞之。節婦十有九。真烈女百無一。假蓋節可
飾而烈不可飾也。嘉女貞者。動輒引栢舟詩爲
案。然夷考共姜靡他。控母但以死自誓。實未嘗
死也。而人褒稱至今。矧真實抱痛而死。如沈烈

沈氏日旦

卷六

一 初集

女者哉。烈女世居仁和平安里。于所生爲第二
女。其父名皇恩。囊甚罄。線餬口。其母氏其翁
臬。椽以於潛人。僑寓省城。其許聘待嫁之夫。爲
俞國柱。業儒。未就以療疾。亡歲在丁卯。其締婚
之初年。在天啓壬戌。其往奔夫喪。斬衰哭踊。成
禮。而留侍姑嫜者。凡兩閱月。其復返母家。坐小
樓。不下而縞。且齋焉。爲主爲位。如慕如疑。每食
必祭。未嘗傾刻忘者。殆兩年所。其畢命之期在

崇禎己巳三月二十日夜其所以迫急而投渠之由蓋水人作伐將以三月二十二日復受他姓聘故其慟不欲生繫俞氏姻書與其夫之主于和而夜啓後扉自投于渠者耻也勢也非名也其乍見衣浮水面而驚而父母始覺知者為乘流之舟子其死未幾屍即僵起而所繫姻書猶不濕者馮夷之顯其異即烈女之耀其靈也其生長窶家而知書解大旨自幼矢貞惓惓于沈氏日日 卷六 三 初集

罔極之未報深以為憾蓋夙有慧根且有先見焉其死之次日所僦居忽傾壓而其親入山殯女幸獲全無恙豈烈女孝感所致抑天心曲為呵護不欲泯其貞耶予里中慣毓偉人褚僕射以忠著唐史可考 國初王項兩僉憲以清顯其子甚至鬻菜求活直指憐而周之遂欲疏攻直指歿之日紙衣就木其苦節如是好事者相傳為忠清里今百餘歲後復有沈烈女云予以

廉直罷官不媿鄉先達幸與烈女同里同姓復生同其時又幸未先朝露而猶及為烈女立傳是亦一奇也

人但知武林有西湖特因白蘇得名耳竟不知天下為西湖者十四自武林而外一在順天府玉泉山下 一在鳳陽府潁州 一在開封府許州 一在鄆陵 一在歸德府睢州 一在汝寧府城西翠花亭待月臺側 一在成都府崇慶州 一在叙

沈氏日日 卷六 三 初集

州府富順縣 一在福州府城西南 一在漳州府龍溪縣 一在潮州府治西 一在瓊州府治西 一在桂林府治西凡十有三處

孤山 一在順天府通州 一在順德府內丘縣 一在永平府撫寧山海衛 一在常州府靖江縣 一在揚州府泰興縣 一在廬州府城東 一在杭州西湖中 一在青州府昌樂縣 一在萊州府濰縣 一在四川行都司凡十處

古人祿厚故貴者必富遂以晏嬰爲儉公孫弘爲詐而惜福之旨昧矣反曰沽名今人祿薄甚至有郎署十年而逋負未償者債帥之外又有債紳其寃也乏養廉之資絕仕貧之路隄防一決不盜賊其心豺狼其面蹊壑其慾不止也人于諱死之念獨深七十歲人聞六十歲人物故曰彼自不永年耳二十歲人聞三十歲人相館曰世間短命能幾俱不念及于自己真可哀

沈氏日旦

卷六

四 初集

也至于岳飛誅而韓世忠懼雖有我之念亦塵世之悟也惟范蠡去而文種留則我相安在鶴未必盡羽化也人概呼爲仙鶴猶狐狸未必盡成精也人概呼爲狐狸精每于物多怨也至于人亦有爲聖賢者而人與人相與未嘗曰此聖人也此賢人也類同則忌恒情哉雖然狐狸盜日月光華吸男女真炁有修鍊之術其成精宜也鶴則何有吐納導引非所諳也能經烏伸

非所習也而亦得仙者或傍真人之丹鼎竊其餘以蛻骨或海外有不死之藥與草與菓幸而食之得以長生故曰近朱者赤非虛言也聖主不貴異物則史冊不紀物之形狀色澤亦不傳于後世萬曆間予親見上苑有五色鸚鵡且善舞又有純紅者純白者舉朝絕不以爲異酉陽雜俎載唐玄宗時曾有五色鸚鵡張燕公上賀表稱爲時樂鳥亦陋矣哉

沈氏日旦

卷六

五 初集

卓王孫一財虜耳其墓尚留崇慶豈非以文君故歟文君一奔女耳其名直傳至今豈非以相如故歟古今人惟文士爲不朽耳倉公精于醫其名不藉女以彰其身則藉女以保緹縈與木蘭俱非凡人在丈夫中不多得也

唐薛濤一妓女耳家浣花溪旁以溪水造十色箋後世相傳爲薛濤箋由此觀之不但功名節義借文章翰墨以傳卽釵裙之流亦借文房一

朕以不朽耶

變化之端不可意揣雀入大水為蛤說者曰念所注也腐草化螢壞麥化蝶亦豈草麥有念射注于螢蝶乎天下事有深求而反失者此類是也然則何居予謂此即濕生化生之說無他旨也

儒生不閱內典不知宇宙間無所不有觀天問招魂諸篇遂以為怪遂以為誕妄未必然之事

沈氏日日

卷六

六 初集

此亦夏重之疑水也楚人尚鬼其所指巫咸巫陽蓋實有是職實有是人豈孟浪語乎

春者春容之義秋者擊斂之象祝壽者當云千秋節而反云千秋節外矣豈白帝司令金母持權正萬寶告成之候歟

秦始皇帝所鑄金人十二董卓毀其九符堅毀其二但以為錢其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夫毀九猶欲存三也毀二猶欲存一也人心好古念

舊即廢之中存不忍盡廢之意在賊臣草寇尚然矣祖龍焚書猶存卜筮醫種等書周易幸而無恙董符見解畧與之同聞諸故老金寶之屬入水土者數千百年必當出世不終埋沒此陝河金人不知何代復出世也然亦神物不可力取強索聽其自然在滄桑變換時乎不然予言又添一重罪案矣

朱晦翁二十二入仕七十致仕其生平所著經

沈氏日日

卷六

七 初集

書集註綱目等編皆宦途所述者今人仕優自不肯學耳反藉口無暇予欲改離騷二字期不信今告予以不閒期信二字改作懶學可謂曲肖人情

盧照隣以居喪過毀而得惡疾投頽水死蓋孝子哉駱賓王作檄討武曌思恢復有唐宗社兵敗赴水死蓋忠臣哉王勃躁妄貽累及親楊炯

僚刻竟殺宦邸非盧駱等倫直才名埒焉耳說

者徂裴行儉之品題遂概謂文人無行悲夫予
閱世久而稔知史不足信或王揚傲骨招忌史
所短之之詞撫于飛語訛傳未必皆實錄歟譬
閭里美人物故凡一切妬婦醜姬知與不知極
力誣之而後快也

尺之爲赤也歲之爲遂也裁之爲財也非古人
好奇乃錄者鑄者之悞也今人大信古而云古
字通用恐後之視今展轉訛錯不特魯魚亥豕

沈氏日旦 卷六 八 初集

已也此惑從來無人誦破皆腹太空心太虛之
故

歟乃音襖謫或以爲湘中人泣舜之餘聲或以
爲操舟者動搖櫓聲未知孰是

夜夢一縫掖譚鋒楚楚云有人于此但取一事
之名而餘皆不顧未可盡信也醒而記之其說
亦尖

楊升菴著異魚圖贊細按之鯢鯉鯽鱸石首鰈

鰈鯢俱民間日用之物未嘗異也豈好事者詭
托升菴哉抑升菴別有見耶

古人有有意之事而托諸無心者如雪夜訪戴
終于不見或偶有所觸不欲見載亦未可知而
云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皆微詞也蓋晉人秉極
窄而僞作達類如此亦有無意之事而彼此附
會飾說欺世者如周子窓前草不除本僕懶所
致而云恐傷生意豈真情乎蓋宋人事事物物

沈氏日旦 卷六 九 初集

要歸到理上此一代之魔障也

閏月無所着落以前十五日屬上月後十五日
屬下月此曆家強解之說非心所安猶調停世
事者各認一半是也

擬古樂府擬古詩十九首此最可笑譬優孟之
肖叔敖道學先生之摹尉繚張朱縱偏真祇供
鼓掌若猶有毫髮未似處不盡虎類狗哉人但
知字臨帖爲書奴竟不知詞壇擬古亦詩奴與

文奴也去效羣幾何

暑月齋竈雖緘封極密而蛆伏焉蓋蠅所產也

自外乘內伺釁而入故善為子孫營窟穴者莫

若蠅而蛆之于鑽刺則天性也子叔疑其鼻祖

哉

省會之地不因有府學遂無縣學順天應天乃

輦轂之區而大興宛平上元江寧四邑獨不設

立學校豈重首善意乎

沈氏日日

卷六

十一初集

孟敏墮甕而不顧孟嘉落帽而不變千古以為

美譚然當時士習如斯迺識也非力也妄加以

鎮定之名非善觀史者也

解紛救閭不可過激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

稽康為師不速康死乎夫成均迺賢藪也何無

識一至于此壹似有深怨積怒于康者作此中

傷計耶

腐秩有無意得者石祈子不沐浴佩玉是也姻

親有無意得者王逸少坦腹東牀是也命數既

定方正可風流亦可否則作意為之祇供人一

番描寫耳

智永習書以退筆藏大籠中復瘞之曰退筆塚

夫下簪墮履或哭或悲蓋無意倂失者耳退筆

則棄置之餘也何珍惜若是豈其滅獲所為若

果出自智永本念覺胸中未必洒然

晦翁註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此葫蘆語

沈氏日日

卷六

十一初集

也匏瓜無口安能飲食况植物無不繫者何獨

匏瓜蓋匏瓜乃星名也繫即日月星辰繫焉之

繫此但以象麗天不能揀而烹之以適口子引

此以喻有名無實者爾即詩人所云南箕不可

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意也學者察之

仕途文移以上行下其詞曰仰如仰府仰州仰

縣之類甚至有不當仰而仰者骯髒吏受之氣

輒不平予為解嘲古人曰仰以觀乎天文曰仰

不愧于天、曰仰不足以事父母、則凡仰我者、皆天我而父母我也、卽不然、高山仰止、亦山我也、人至于爲人所仰、何德可銷、而顧慍之懟之、皆不明仰字之義也、

禮記注疏卷之四

古跡有極誕者、如囚堯城是也、夫堯爲天子、分誼誰敢囚舜爲聖人、情理安忍囚况堯迺謚也、死後之魂尚追尊之、顧繫其生前之軀哉、

道推三皇功、推五帝秦政、合之曰皇帝、伊尹爲

沈氏日旦

卷六

十一 初集

阿衡、周公爲冢、宰新莽合之、曰宰衡、所見相似、然後世仍皇帝之號、不仍宰衡之稱者、政令終莽凶終也、

支公之鶴、羽翮旣長、卽便飛去、不顧雲龍山人、孤山處士皆放鶴、而鶴復來、歸不異、歐公之縱囚也、豈鶴亦解人意、爲避趣耶、予園所養鶴、每夜時東南隅、巽方候月、亦一奇也、

總一讀書人耳、市井刀筆玩弄之、而有餘神奸

桀黠吞吐之、而不足非市井刀筆、其伎倆反出

神奸桀黠上也、一爲士君子所忽、一爲士君子所疑、其心思有用有不用也、

已巳歲、嫁女治粧、琢銀匠不屑與、描金匠同飲、食據愚見、此二匠絕無低昂、然自生區別如此、亦異矣哉、進賢冠下所相與者、非必盡科目也、士氣寬而工量反隘、爲之一慨、

人性介動靜間太枯、稿則不活、潑太塵勞、則不

沈氏日旦

卷六

十一 初集

寧謐與人接物、一槩倒屣而迎、非也、一槩杜門而謝、亦非也、夫人物亦種種不齊矣、有當日日見者、有當五日十日一見者、有當一月一見者、有當週歲一見者、有當終身不見者、涇渭混淆、何名爲士、

婦女粧飾、逐歲一新、而作偏自蘇始、杭州效之以達于東、南、兩、閩、粵、川、貴、等、風、靡、南、都、效之以達于西、北、兩、魯、燕、秦、晉、等、風、靡、此、豈、有、檄、文、期

會媼妣傳宜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大率五年乃克週遍所始之地厭棄已久所效之地摹仿方新大可笑也古有劉夫人粧初終不改蓋女中之傑哉

人身耳目口鼻皆有實用迺若無用之用其眉乎眉能徵情憂則攢眉畏則低眉喜則揚眉急則蹙之燃眉整則比之列眉美人作態則曰顰眉才子修容則曰畫眉人而無眉不成其為人

沈氏日日

卷六

十四 初集

矣五倫六藝之外有所謂詩文者亦人世之眉乎至今日而蛾眉付諸烏有可勝悲愴

丁卯九月朔飲葛屺瞻先生于小園蓋答其中秋之酌也泰水部慮回席且畏吾譚鋒托疾不赴葛問及時局予曰東林屈極必大伸三朝要典必毀板惡璫必磔附璫者某某必敗至初三早而新主登極之詔下半載後快心之政與予言一一符合乃知異術不必嚴管世味外人

早了了矣是年八月十四日楊政平同張希仲詣予言別相與感嘆時事予曰非藩邸繼統必不能翻局楊曰其在 信王哉予曰勢太迫急期不遠矣未兩旬得 龍飛之報何覆射若斯神也長安有李 皇親者 神考所自出也逆璫無端馳東致謝云聞汝為祖爺建生祠耳李實無此意然懼禍不敢不建特不請 旨不懸額但增塑一像以土垣界之側隣東嶽廟璫敗

沈氏日日

卷六

十五 初集

即刻毀像為泥撤去其垣懸額曰天醫祠人服其先見嗚呼豈進賢冠下智不及一戚畹哉

滕邑白蓮教猖蹶時有孝廉張還白者諱綵篤行君子也賊過其門相戒曰此張聖人也毋輕犯之且絕糧之際反有所餽盜賊蓋良心未泯哉此與飲幸秀才酒事相類賊平張亦不因此蒙謗乃知魯俗之厚雖大壞極敝時猶存周孔遺意所以致此者可深痛也長人者能不任其

咎乎已。已京察張聖人。以酷禡爵。亡國之卷

漢功臣自三傑外。功無踰樊噲者。沛公入關意欲止宮休舍。果爾則資羽以口實。其時進諫即還軍霸上者。噲與良也。鴻門危急。幸脫虎口者。亦噲與良也。噲功高。使擊盧縮。時帝已病甚。復信讒而令陳平。即于軍中斬之。幸平有妙用。載與俱歸。而緩其勢。不然噲與縮合謀。事有不可知者。其時韓彭已死。孰制之乎。此高帝臨終亂

沈氏日旦 卷六 十六初集

命最失策處也

鈞弋之誅。有鑒于呂雉耳。呂雉後來作用。皆高帝所不料者。其胷中絕無防之之意。使帝思預防。必有所以處之矣。英雄之辟。又係創業。豈經生家廢嫡易后。亂常變古等語。所能束縛哉。說者紛紛揣摩。俱隔一膜。帝封王子弟。至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反者。豈若耶。濞之言曰。寡人年六十。親自督軍。則此時僅十歲耳。

沈氏日旦 卷六

帝何自知之。周勃已老。豈能留至五十年後。扶危定傾。而云安劉必勃。帝蓋慮孝惠之懦弱。疑不能鎮撫其社稷。而有他虞焉。不指吳濞。亦不指呂雉也。若憂呂之危。劉而即以安劉之人。對危劉者言之。高帝不若是之愚也。大率儒生議論。祇供有識者一笑。

沈氏日旦 卷六 十七初集

鈞樞觀此詩。則韓公之不愛客。不好士。自吐俱招矣。人情趨熱。始慕而歸之。如鷺者。終忌而嫉之。若仇貶竄之。漸已釀于此。

仲尼稱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鄙滅文仲。則曰知柳下惠之賢。皆不言其為聖人。而聖之自孟氏始。仲尼聖不自聖。地位太高。故不輕以聖之一字。容易加人。孟氏眼底。看來聖人太多。亦揣已衡物。而心服之耳。

四四九

蕭何安所試而識韓信之為大將信亡而躬自追之蓋真知灼見其才也如論力則受辱跨下乃至怯人也豈何亦知兵法而暗與信合遂器之耶非也世間不知醫之人頗多而具慧眼者良醫庸醫一見立決何知信亦猶是已

閩中鄉紳述其邑城隍之靈自為人時已具辯才或難之曰天有耳目乎曰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口乎曰有天何言哉有鼻乎

沈氏日旦

卷六

十八 初集

曰有上帝居歆有手乎曰有天方授楚有足乎曰有天步艱難以人之耳目口鼻手足一一配合于天而取証于經傳亦頗解頤

觀玉者必于其瑕玉可假瑕不可假也所謂觀過知仁者是也王旦不諫天書是其瑕也遺命削髮披緇以殮一片苦心令人惻然宋人必欲求其無瑕則自孔孟外無一箇完人矣

晉公明清酒三升助其譚鋒宋子京女伎列侍

資其史筆如是則才情始得自豪蓋寄托于此非惑溺也自古文人無不喜譚者胷中意見不發舒于口則腹脹欲裂苦無良友接譚而庸愚驚聞高論又不領畧不得已而操筆記之又恐傷時觸忌姑托諸評史以寄其憤悶之氣通其鬱塞之懷蓋猶服藥瘳病而不知者以為好名以為勞于著書亦可哀也已譬病者飲黃連湯巨歲孺子疑是蜜汁欲奪而嘗之也

沈氏日旦

卷六

十九 初集

林泉死灰無可取利處則過門不顧反曰彼寡交也及由彼性傲也及由彼不和于俗也及由彼難相與也嗟乎進賢冠下據要津者豈人人延攬人人攜謙人人同俗而易與乎亦必有孤介如予者而其門不羅雀也世俗趨利者着着踏實着着落空不善藏其身也善藏其身者于閒處留神此無用之用也

街坊說古者至曹劉交兵處雖婦人女子亦知

門可羅雀
遠無俗物
佳者名門
自俗

一第... 冊... 黃... 四... 全... 書... 第... 〇... 之... 一...

左袒玄德至岳秦構隙處雖市井小兒亦知切齒檜賊半是直道半是習心若謂盡出于直道乎則何以范陽人呼安史爲二聖也若謂盡出于習心乎則何以長安石工不肯鐫姓名于碑末慮玷清議也治邑者鄉約講解乃切要之務而豈迂乎

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罪不獨殺漢使已也陳湯擊斬其頭功鉅矣妬功者誣以矯制之

沈氏日旦

卷六

二十初集

罪腐儒法吏合喙攻之竟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不復再振悲夫漢法邊功陞賞頗厚而獨苛于湯至爲人代筆自潤猶不相容豈盡恭顯咎哉皆匡衡陰賊之故也衡爲宰相起家經術媚璫妬功其念一也

常惠之節爲烏孫所盜自以辱國當誅竟封長羅侯蘇武禿節效貞十九年如一日位止典屬國漢賞厚薄任意何嘗有定衡哉由此觀之史

筆亦然矣內狗一已愛憎所爽者少外狗通國是非則滿盤皆錯全局都差試就目前諦思而稔知史不足憑也此手晚年有獲處也

疾之足以死人者甚多而發背弱症皆無活理事之足以亡國者甚多而暴虐昏庸總無興機乃知漢桓靈晉懷愍唐肅代宋徽欽只一味昏庸便可亡國何必暴虐如桀紂而始錄訖哉卜式助邊說者曰此巧于買官者又曰此以中

沈氏日旦

卷六

二十初集

武帝耳皆非也式旣得御史大夫仍持論駁益鐵船筭欲烹弘羊夫式以心計起家者其所爲與弘羊不異何疾之深也此式之微諷也人主好大喜功則財賂必詘財賂詘而富民不自保矣故先以利嘗之後以言利之非動之然必備位九列而始正言高論則主不疑式之超識不但愚漢君臣且給後世文士矣嗟乎使石季倫而悟此也何至以財自賊哉

太平廣記撫發塚事有棺器皆朽而屍如故者豈非以水銀殮歟男猶可也女體裸而為惡少所窺辱莫大焉百計經營祇供百世後椎埋者之一盼亦愚且痴矣死欲速朽殆謂是耶

侯嬴之計善矣其知人之明則古今未有聞者知如姬之必不負恩而肯為竊符知如姬之不輕泄其謀不私請于王以憤其事知信陵之用兵足以破秦存趙而不虛殺晉鄙知晉鄙之必

沈氏曰

卷六

二二初集

疑不奉命知朱亥之膽與勇合必不當機退怯凡此皆其知人之明又皆其所嘗熟籌者也然微邲鄆之役逢時處勢數子者安能各自建豎以垂名後世哉

四公子推信陵能得士祇因侯嬴一人起見遂謂其有識竟不知侯生所以報信陵者專感其不以眾人待已也他公子所食之客寧無如侯生者存卽有奇謀不屑告矣以常情揣之猪豕

所聚騏驎耻與同槽亦未必果有侯生存也予謂戰國人可從祀孔廟者無踰信陵竊符救趙得聖門之權養士有別合聖門尊賢之等近世待山人墨客但取法孟嘗君不學信陵君前輩却不如是

唐人以詩擅譽者惟崔姓特盛又皆一門五代至宋寥寥無聞豈前此菁華太洩故耶大率漢文人不嫻于詩唐詩人不嫻于文惟本朝人

沈氏曰

卷六

二三初集

有兼之者漢之李陵唐之韓愈柳宗元其兼之者也宋則蘇氏兄弟亦能兼之

大曆十才子其子孫以官顯者惟李端錢起盧綸三人而已餘則天者弗嗣者纍纍也本朝

有中原六子惟王世貞子王士驥登進士位至吏部尚書即餘則天者弗嗣者亦纍纍也

或問六畜性情有勝人處否曰有四民九流以至婦寺莫不自負殊尤與儕偶迥然懸絕惟雞

猪不然此人不如物之大凡也

萬曆丙午丁未間詞臣負盛名者顧公天峻湯

公賓尹物望翕歸真所謂高門且開流水接軫

也未幾被彈家食群起而攻之兩公竟幽鬱林

泉二十餘年相繼物故吾成均師李公騰芳為

顧所累然為人坦朗無然之者後位至太宗伯

朝紳合喙薦揚吾中式大座師朱公廷禧為予

述曩時光景沈公准已晉秩論德矣與顧同年

沈氏日旦

卷六

二四初集

同官意欲扳附訂期携尊及門與之一談屆期

而往自旦至暮守候良久竟不得見而歸蓋其

時九列言路絡繹不絕密語移晷不得其間故

也沈與隸各出懟語此亦蔽衙門異聞也予曰

沈公世家名士自待不薄顧何故鄙夷之耶朱

曰顧以經世自許嫌沈骨力卑弱故外之耳朱

師與湯同乙未榜與沈相繼大拜湯顧目中豈

復有朱沈哉而未路若此殊非意料所及是以

深心大力之士。不露機鋒。乃能究其作用。先侍

御。曾有言江陵作編簡時。喃喃不出諸言。人以

為易與。而容之。後之詞臣。其以顧湯為楊園之

道乎。已巳四月廿一日識

或問情面何法可去。曰此衰世之症候也。場屋

亂則宗師徇情面。舉措亂則上下司彼此徇情

面。人主不可恃。則三公九卿各徇情面。巡方者

採訪于豪右。于匪人。則郡邑長吏徇情面。皆恐

沈氏日旦

卷六

二五初集

其他日修怨也。情面二字必君相協心。乃能去

之。與諸臣毫無關涉

客問。簞簞不飭。至今日極矣。何法整之。曰非古

人皆貞。今人盡黷也。有故焉。蓋迫之以不得不

墨也。州縣長吏初有討缺之費。不討缺則僻遠

寒陋。如同貶竄。既有到任之費。携孥十口。就道

千里。水程治裝。猶省陸路資斧。無筭况家屬有

二三十口者。路途有四五千里者。貧儒筮仕。既

無冊術勢必借京債以充之重息厚償二月新
絲五月穀有司初選等筭獨此苦誰則知之巡
方入境有討薦之費不討薦則父母無封官評
不美必有後患給由有謝薦之費不謝薦則衰
褒未幾彈墨隨至大計有朝觀之費同年同鄉
新舊勢要及會試諸友各有帕儀卷資之餽俸
踰四年有留部之費全以銀之多寡為官之美
惡雖吸髓剥脂以橫取于民而囊橐自潤者蓋

沈氏日旦

卷六

二十六初集

無幾矣况逆瑞時又有捐俸之令又有助餉助
工之條雖夷惠處此豈得有廉名乎

客問銓部與臺省得之既難則挽回積弊豈遂
無豪傑乎曰彼自有彼之苦非我所得知也大
厦將傾一木焉支徒為躍冶金無益也清執而
敗者予多見矣仰不及見調家

滅獲不靈主人所不能攝者二事一司閩一司
酒客之來也居亭有願見者有厭見者蠢僕或

不喜酒之儀
清酒流然人
飲之則下效

今子初集
此不惟矣

拒或通意與之左既不能先期預訓又有不可
明言者酒之寒温因時宜隨客性既不能一一
調適偏于美醜乾沒獨多擬于未登筵時先以
惡酒饜之則客至時已醺醺不省人事矣是二
者極難主人代攝又無此體必得高美之客自
已排闥而進于尊前稽核醞醱可耳

死者人所必不能免而言及于死無不怖畏者
何蓋人自朝至夕自幼至老但思作家但思做

沈氏日旦

卷六

二十七初集

官但思子孫成立而絕不念及于死譬諸秀才
終日應酬嬉遊絕不念及于考一旦考牌頰下
骨驚毛悚如何不懼幸而寬限兩三月將經書
温熟將臭爛時文記得幾百篇其氣轉豪勃勃
欲試偶因他故忽改試期于來月則必有鬱鬱
不樂之色總此士耳何前懼考而後憂不考也
祇因胷中無備有備起此二情死亦然矣凡人
精神于精神于二端加意者皆刻刻念及于

死者也。是人死去。縱不生天。亦叨冥職。斷不若
人世賄賂公行也。若然者何怖于死。縱使關羅
寬期。未必遽樂。若謂死後茫茫無知。此自諱短
之言。卽此語已落黑獄障矣。王教聖人豈皆說
謊哉。予行年五十七。書此自箴。非敢箴世也。已
已四月朔識

宋有詞而無曲。元有曲而無詞。皆詩之變體也。
詞到精切處。比詩更難

沈氏日旦

卷六

壬戌初集

清平樂二調

春冷梅遲

春分前後。試看梅和柳。臘盡冬踰。猶數九何故
淒其相守。○去年此際。梅殘只今悄悄。餘寒漫
道困人天氣。未能止渴先酸。
久疎良友。花香君知否。林下詩人。忻載酒風前
乍拋黃綬。○百年強半。眉攢尋驩。且趁居官莫
待衰遲行樂。那時追想長干。

蝶戀花二調

傷逝

幽汶泉臺何日曉。一夕長眠塵土相圍。遠欲寄
音書。冥路杳。夢中惜別魂歸早。○龍性難馴。朋
類少。遙想荒丘宿草。啼哀鳥。意願生平嗟未了。
蒼天不使英雄老。

在世行藏原潦倒。知己無多。文酒交情好。一般
驩喜同煩惱。牢騷怨氣頻頻道。○誰料浮生難
永保。四望青山埋恨。猶嫌小。疇昔分離嗟草草
與君尚未傾懷抱。

沈氏日旦

卷六

壬戌初集

意難忘二調

西湖災異

蘇白遺芳。嘆年來堪厭。滿地庚桑。神君舊尸祝
闌寺。陡祠堂。將進酒。更燒香。世界成何樣。宦興
濃。樞衣跪拜。敬謹稱觴。○休嗟嗣續難。昌這諧
臣媚子。盡是兒郎。閒宮千萬所。愛子兩三行。腰
間繫白勝黃。捧溺又何妨。慚負了湖光山色豸
繡金章。

世態炎涼。感生祠拆毀。能不悲傷。碑文曾有字

廟貌倏無標初作偏警司房患夫鄙夫腸翻效
尤我冠博帶斑舞翔翔○開評節俠無雙這呈
羞露醜悔恨難忘身名空敗壞富貴在何方黃
緣事命主張臧穀等亡羊白日間無端蟒玉清
夜思量

日月所以不取厭于人而時時願見者光景常
新也雨然乎哉亢旱驕陽見之乍喜曰靈曰甘
口時尋常零注則感額攢眉稔苦之矣我輩見

沈氏日旦

卷六

三十初集

賢豪長者如見日月見一番有一番識見矩矱
議論種種動人見庸愚鄙夫如見滂雨而日業
已可憎語言又復無味顧以天道言之晴明時
多陰晦時少以人類言之庸愚鄙夫多賢豪長
者少生斯世也居是邦也苦雨無窮期矣
唇吻中之節義不盡出于假也間有真者焉刀
鼎中之節義不盡出于甘也間有苦者焉功名
中之富貴如渴飲醇耻辱中之富貴如蛆屢糞

故君子不願有節義之名又患無富貴之實
人情有難忘者小惠及人則沾沾德色與其感
且報也有易忘者受人大惠則耻他人知之又
恐是人居功非惟不感不報而且以為恨也
人有初念正而轉念邪者有初念邪而轉念正
者此危微之關亦命也數也畜生但有初念絕
無轉念其不在此勝人亦在此

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薛能詩

沈氏日旦

卷六

三十初集

也能位歷節鎮以驕恣債軍殺身特庸材耳而
妄議武侯何其無忌憚耶倘當時隆中不出則
鼎足不成備無立錐地權能以蕞爾吳魏操哉
勸進禪位不俟至丕矣武侯蓋有大造于漢者
庸妄之徒萬勿耳食此說
文人持論當有英雄氣飯後鐘碧紗籠乃唐朝
王播故事也傳奇悞移于呂文穆子遽說中已
剖之矣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初立以倖進備

位宰輔不厭人望出為淮南節度使題揚州惠昭寺木蘭院詩以志慨按東坡先生誥之云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筇胡為二十年記憶作此訕齋厨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鏡閣黎蓋具眼夫世俗論事論人但據末後顯榮薰灼併初時狼狽辱狀亦遮拾為美譚殊無士氣予故謂坡老此譏大有英雄氣不狃成敗持論也以寶揣之鳴鐘會食則巨剝焉非托鉢糊口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三初集

者比何吝惜此一飯哉播必自取侮而為關黎所厭苦耳當時非足恭以諂之即盛氣以凌之如近世惡少年所為者不然胡不相容至此况微時壁間句已經久遠播既貴後僧即泯其迹而避地焉亦無不可顧特加表暴而以碧紗籠之此關黎亦豈常人也哉

弘治十四年禮部侍郎謝鐸上疏謂納粟納馬之例恐開貪墨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

此陳為無效
証事而皆假
下如之援例
以傳者湖
王好古、石長
長功子孫也
進士轉相考之

萬一再行則羹倫堂竟為錢虜交易之地鐸此疏祇為國體惜耳今日事勢又異昔時聽訟者遇詞狀有一監生視為奇貨百計挾詐或曰當避嫌也或曰恐招謗也或曰誰肯挑這擔也心下十分齷齪口內十分狼狽此衣冠中禽獸哉何啻盜賊因果惡報其子孫當生生世世援例亦被貪墨詐害

宋人譚詩猶如說夢動輒以理之一字繩之則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三初集

詩脉絕矣如李白詩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杜甫詩兩中百草皆爛死韓愈詩花開十丈藕如船諦思之皆碍于理然不失為佳句者情在詞先意在筆先能壓理且奪理也大率詩者以笑代哭麥秀之歌翔自箕子何必離騷吐驚人語以駭俗聽哉即如三百篇中豺虎不食有北不受載翁其舌西柄之挈等句無倫極矣夫豈特悖理哉而仲尼弗刪悲其志也志不憤語不

狀以規贖。如養家活命之符。巧計生情。肆行
牌票。以詐屬吏。猶負囓食人之虎。至于進表一
節。陰謀隱毒。種種難明。苞且不入。廉吏左遷。谿
壑既填。墨官高擢。有言官身受其苦者。曾曰二
司官止存堂上一員。削除各道民困其稍蘇乎。
此論亦快。

三正途筮仕當從司府守領州縣佐貳磨練年
餘然後轉他官庶不以民事爲嘗試耳納級之

沈氏日旦

卷六

三六初集

途斷當塞徵聘之途斷當開縱得僞隱士猶愈
于得真賢豎也雖然理財用人豈得岐視惟在
乎天下之正乎

甕頭初香蟻蠓紛起此劉伶畢卓輩酒鬼所化
也蚕蛾淫縱無度此紫玉韓仲輩色鬼所化也
蟋蟀累糞丸此王戎石崇輩財鬼所化也蟋蟀
好鬪此要離項羽輩氣鬼所化也一鬼化爲多
虫多虫各各變化以故酒色財氣四種人今盛

千古永無休歇

詩不碍禪而人有以禪廢詩者是唐士夫皆三
寶罪人矣浪仙靈一輩皆當入阿鼻地獄矣看
得法門亦隘矣

閩俗端陽節有以初四日爲期而稱觴焉者予
固已異之矣及詢閩友鄧道協則云分軍民爲
兩日凡隸民籍者于初四隸軍籍者于初五予
笑曰民原當四其四民哉軍原當五其五軍哉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七初集

但不知匠灶籍屬何時賞節耳予爲定期其在
四五日相接之候亥子時相介之間乎雖然可
四即可六何必五之是而四六之非乎推而廣
之重陽先一日爲八後一日爲十皆可登高何
必九之是而八十之非乎

人當危急時言卑語遜二世爲閻樂所迫呼近
侍宦者爲公曰公何不早告我項羽爲漢兵所
迫呼騎士爲公曰吾爲公取彼一將此猶曰生

死頃刻急不擇音也蔡京奉詔免相何至呼子
倂為公好人失位與亡辟失命同其情態可畏
也亦可哀也

右丞之檄淫牝讀之心酸奉天之詔悍將聞之
涕隕皆天下之至文也文而寬浮不切則譚子
所云嬰兒詈不令人怒媒妁譽不令人喜者近
是以故彈章薦剡不足為輕重榮辱而士氣不
光上節不振也惟天下之文人能罵人能騙人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九初集

惟天下之奸人能知其罵與騙而詭浪承之若
為不知也者

蜚廉善走以力事紂武王伐紂時蜚廉在北方
為紂作石擲還無所報命為壇霍太山報紂已
得石擲遂死之而葬于其所與樂布奏事越頭
下同按蜚廉至非子凡七世由是觀之則秦之
公忠當襲公未生而已然矣此載史記必有所
本而譙周徂孟氏驅戮海隅之說疑無此事不

知蜚廉雖勇敵萬夫有鷹揚之尚父在何必遠
逐始克戮之祇欲甚紂之惡為武王地故掩其
美此意學究皆然不但譙周也

窮措大謂漢王不惜千金行反間嘖嘖稱羨按
史記陳丞相世家蓋出黃金四萬斤也間楚相
亞夫間楚將鍾離昧悉藉此金事前恣所為事
後置不問沐猴已就檻矣天下事勢有所窮智
有所困力有所窘非財不通後世忌功者以錢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九初集

穀。誣。才。臣。忌。品。者。以。簞。簞。汗。廉。吏。皆。寒。陋。之。小
人也

萬曆癸丑廷對有楚人周姓者卷已進呈而誤
寫烽火為鋒火遂落名于後葉太傅對予言此
係敝門生今提督閩學者即是士流因舉伏獵
侍郎與鋒火提學相對又云周公之過非所以
為訓也此公名之訓故云
秀才小試高等所係甚重孤詣獨學便于求友

孟氏內平首
僕在沈紂

不忘後位
而久宗

呈叙愚夫
偏者對道
仁和勿作
降者不

其次貧者便覓館教富者便禦外侮近世場屋
取士頗亂予親見有寫別字而中式者况世風
惡薄報怨者多報德者少提學官防子孫受禍
卽不做亦得

浙中學臣自萬曆壬午至今四十八載其最具
慧日能得士者晉江蘇子溪濬第一豫章陳赤
石大綬第二最盲最顛倒者長州伍容庵表萃
第一天道昭昭伍公歸田而雙目頓瞽崇禎二

沈氏日旦

卷六

四十一初集

年六月初九日燈下識

漢武以衛青尚平陽公主光武欲以宋弘尚胡
陽公主而未諧其時二主皆寡居古帝王家法
寬恕再醮非所諱也

盼宜嚴嵩當國時白下有脫巾之變射死司農
黃亞卿朝廷置不問其子世蕃號東樓者寔爲
此謀曰但罪死者則生者可無處分而軍心安
矣然如國法何且漸不可長東樓腰斬罪案此

其一云戊辰六月十五日許水部招飲偶一貴
郎談及往事稔服東樓應變之權予戲云此說
可以通用假令闔庠諸生殺了師長只說此師
罪原當殺而士心安矣闔城百姓殺了官長只
說此官罪原當殺而民心安矣如師長官長止
于被毆被罵其士民量給賞賚則持刃弑上者
雖不沾賞亦無怨矣貴郎聞之默然

祖父居官時樹德樹怨處自心業已相忘子孫

沈氏日旦

卷六

四十二初集

以舊日子民之誼奢望于人不遠千里乞憐求
助或抽豐或索札是人情怨無由厚者逐回薄
者如肉投虎口無得免者諺所謂芥子落針孔
也有一直指之子爲諸生父歿出遊于吳姓
兵憲意有厚贈不料乃父仇也坐以夾帶私鹽
痛笞四十枷號遣戍死于途

田齊世家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又和卒子桓
公午立則是小白之後復有兩桓公也

或問六道中人與畜生何至相埒予曰人者靈蠢之總途也佛仙形體不殊于人妖魔精怪塗飾為人畜生中有蜂蟻烏鴈等絕勝于人人中有亂賊奸兇等反不如畜生雖欲岐高下得乎或曰子以最優之異類衡最劣之同類是杯水車薪之喻也試平等言之予曰貪嗔痴三字人與畜生皆備淫殺盜三字人全有之而畜生但有姪殺絕無盜也酒色財氣四字人全有之而

沈氏日旦

卷六

聖一初集

畜生但有色氣絕無酒財也即舉食之一節較屠宰割剝其毒與豺虎鷹鷂無異持齋者自謂慈善然牛羊猪馬鵝五畜何嘗茹葷噉腥乎人生時受用遠過于畜生畜生死時苦楚遠過于人此輪迴報應使然而其道一也道猶路然人與畜生所由之路皆當墮落又各各肖似也雖然人中有畜生焉不好名而瀆倫者是人中有餓鬼焉不惜羞耻而饕餮人飲食者是人中有

侑羅焉恃剛用罔健訟植黨者是人中有神焉秉英氣而輕生嗜殺者是人中有天焉藏慈心而好生惡殺者是六道惟人介可上可下間予故曰靈蠢之總途也所謂惟危者此也色損人者也食益人者也太宰何曾僕射蕭巨源俱有食單謝諷有食經段文昌丞相有食經五十卷孟蜀有食典一百卷人知何曾日食萬錢其子劬更甚日食二萬錢有日食五萬錢者

沈氏日旦

卷六

聖一初集

為杜棕日食三萬錢者為和嶠元載姦相所用食器三千椀李文饒賢相一杯羨費錢二萬不太多侈乎此不過浪得豪舉名以實計之用錢一萬乾沒其半祇五千耳用錢一千至人所填腹者未必盈百家僮門客千百成群尚有嗷嗷待哺不獲沾餘者以戕物命則銷福損德誰當其業不太愚乎予鄉萬曆間有賈秀才田布衣五六人終日聚飲掣籤而食六畜烹調炮炙法

種種異竟以是廢家此雖瑣尾不足道然吾欲以食籤二字繼響昔人食單食經食典亦夜郎敵漢意歟顧先朝人卿相而賈田士民處勢迥異胃濫焉可也

不種而生除之復蔓者草不育而生薰之彌橫者鼠皆天之好生也小人猶是耳世間有無草之地乎有無鼠之室乎有無小人之國乎殺草者莫如霜而胡地有青塚之異捕鼠者莫如貓

沈氏日旦 卷六 四四初集

而唐時有同乳之奏况欲以君子去小人而爲人王者偏左袒君子無有是處

李夢陽獻吉幾爲劉瑾所斃獄中急書片紙出德涵救我康海疾馳見瑾聞者不報然康魏科負物望瑾鄉人也聞之卽延入飲危詞動之引高力士容李白事以悅瑾遂得赦瑾敗而康坐黨逆削籍竟不知康前後與瑾絕不比周祇救獻吉一事與之交涉義俠處翻成罪案殊可哀

也伶人演中山狼雜劇以刺獻吉清議薄之魏闕時朝紳坐視同年之枉死父母公祖之冤斃而莫救豈以康德涵爲殷鑒耶

嘉靖間負戰功而冤死者曰張經經不知何處人何科進士按葉福清日本考經以嘉靖三十年總督兩浙先是經總督兩廣有威惠討調廣兵以禦倭未集而少司空趙文華以禱海至趙素媚奸輔得高位因狎侮經經不稍貶趙屢

沈氏日旦 卷六 四五初集

促出師經謂兵機秘密又不告以戰期趙遂劾經養寇 詔逮訊時經已與寇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又破賊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斬西市嗟夫予嘗謂忠臣功臣爲奸臣所陷者轉世必爲亂賊今張經安在哉楊鎬王化貞二者必居一于此矣伯有作祟思以慰之非錄張經之後而贈謚焉怨

氣未易銷也。

范應期嘉靖乙丑科鼎元也萬曆甲戌科范分校南宮鼎元孫維臯總督馬鳴鑾皆出其門范受後其子貧困孫見居亞卿之職致書于馬懇其念舊垂矜蓋以座師子叮嚀同門友宜無不用情者顧密諭將領不許浼范居間僅贈白金叁拾兩促歸答孫牘硜硜小人不能大有所助也此事范公子親語我者 昭代人心風俗以

沈氏日旦

卷六

四十六初集

薄為道有刺薄者反群起非之故友誼益衰夫自孝標廣絕交論出而倒漑臭名流播千古此所關于世教不小予能默乎且願為佳公子者閉戶耕讀勿以泉下朽骨觸人冷面可也。

世間賈造古銅古畫及偽托地仙活幾百歲者俱以年月官秩不協自露破綻為有識者所笑乃知讀書博學不受誑于無賴免失青蚨亦作家者所急也

儒者以封禪求神僊為人主莫大之慝然皆小過也朝廷舉動貽累百姓者纖悉皆有所碍如媚臣獻瑞改元猶無大害惟築阿房幸江都征高麗等事傷財隕命毒痛盡民受之故就宋氏論天書花石綱霄壤矣王旦童貫品亦懸絕

裴休相公法門中推龍象焉死作于闐國王說者曰此業報非福報也謂已見黃蘗圭峰既談般若不當作相作節度富貴如故也予謂不然

沈氏日旦

卷六

四十七初集

休于法門窺其三昧而非真欲成佛作祖者也富貴之疾已入膏肓其幸而不墮落者三寶力也牛後轉作雞口業耶福耶古有碎帝賜龍腦鉢者謂當以瓦噐食壞色衣水懺袁晁之仇因沉香寶座而洩則休也免墮泥犁坑暫是即福矣

壽夢之欲立季札為其賢也諸樊始而讓札既而傳弟餘祭餘昧以次及札曲成父志則諸樊

未見其不賢也。壽夢何故欲廢之。死不序齒。諸樊餘祭。餘脉相繼。蚤卒天也。人何能爲三君中。有一長年者。則札之讓節不著。而吳之篡弑不成。史記吳越春秋俱以王僚爲餘脉。子公羊傳則以王僚爲壽夢庶子。二說所據。昭穆之序。總不當立。使公子光得爲口實也。晉事頗類吳。重耳在外。則夷吾且不當立。况子圍乎。子圍王僚之被禍。皆自作孽。不足憫也。

沈氏日旦

卷六

四本初集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謂匪彝弗類。雖有如無也。蓋憂其爲亂而波及于己。非憂其將死也。此等兄弟。惟幸其死。豈反以是爲憂乎。商聞之矣。只泛說若泥定。聞諸孔子。豈聖訓洋洋及門之士。獨商聞而牛不聞乎。四海兄弟。商欲以朋友之一倫。補兄弟之缺。立論甚廣。先儒評商規模狹隘。恐未必然。

有司之胥曰書。手下僚武弁之胥曰識。字。夫書

手猶易充也。識字之名。豈易當也哉。卽楊子雲恐未必無忝。其所問奇之人之胥中。可測寃也。東坡有言。太白迺自招不識字。豈意今日識字滿天壤耶。

詩不用故事。惟三百篇爲然。漢魏六朝。卽不免矣。况唐人乎。然三百篇所以不用故事者。四言四句。祇十六字耳。詩不拘沈約韵。惟晉以前爲然。唐人卽不免矣。况後世乎。然晉以前所以不

沈氏日旦

卷六

四本初集

拘沈約韵者。韵家雜出。而約未生耳。今人未能爲三百篇之詩。而但云不當用故事。是未嘗辟穀先求羽化也。曠等甚矣。未能爲晉以前之詩。而但云不當拘沈約韻。是三家村人本無巾帽。可戴。自托于科頭也。大言甚矣。此說。荆自公安。效尤于竟陵。而山人無識無學者。因藉口以藏拙。有臉皮男子。不當拾其唾餘。

張禹孔光。杜欽谷永。皆以經術顯者。應變陳言。

並黨王氏其所由來者漸矣譬諸狗焉見主人時少而豪奴日投以骨搖尾擺首迎之見主輒吠且嗾矣夫富貴爵祿亦人之骨也而假手權姦使其示恩于眾狗以自取夫吠且嗾甚矣成帝之昏也世間真豪傑絕少真姦佞亦少假令成帝稍稍足恃則日食地震等災異張孔杜谷輩未必不直言以邀主眷且博一擊邪之名也不得已而絕望于人主乞憐于私門明知天

沈氏日旦

卷六

五十一初集

下後世唾罵而不暇顧焉以苟竊一時之富貴爵祿是諸臣之不能安貧所致亦其所遭際使然也故夫居恒犖犖口談名節而不能安貧者末路皆不可知不可保者也嘗試衡之薦賢于公室者第一流人物也蔽賢次之最下則收入私門此王氏篡漢之漸哉

沈氏日旦初集卷六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秋

上韓象雲首揆書

謹啓不慧與老師相蓋叨年誼之末焉前乙丑榜第十三人以言官忤江陵歸者即先子也貴門人葉友諱震生與不慧同硯席交契廿餘年癸亥歲曾以拙刻弋說漫呈台覽隨傳台命欲

沈氏日旦

卷七

一初集

一見之其時不慧被謫補官葉友上體師相憐才之念篤舊之情下體貧官守候之苦而汲引其間此誼今人所難乃薦書兩至相府竟不敢溷瀆起居者求人二字生平報之乙榜遷客雖非張師德比而敢不以王文正待師相乎後同籍有仗義者使廉官不費一錢而補闕中臬幕纔一年有餘無力資緣即轉王官罷歸今隱居白門如矢離弦不復作仕路贅疣矣林下無

求之人以年誼一脉鴻便附書師相幸垂聽焉
恭惟閣下傑邁漢三良齊虞五以不世出之資
事大有爲之 帝天下想望其鴻施此豈依樣
畫葫蘆時耶當今朋友道絕獨四倫延天地間
耳姬公吐握無論卽如張曲江猶有十二歲小
友效其謬謬願謂以人事君者此也都侯相業
全在薦濼陰梁公相業全在薦五龍使魯而太
用展禽豈復有三桓之禍哉是皆臧文仲之罪
沈氏曰 卷七 二 初集

曾物色幾人如韓岳輩予以報 國予以應
平臺之清問乎當今用人之法大異于古古之
人試而後薦今之人薦而後試古之時憑耳目
薦人今之時憑情面憑賄賂薦人古之時薦拔
而債事者累及舉主今之時遭謗而遷怒者波
及門生古之時鮑薦管蕭薦韓只一人今之時
負責懸疣如儒童續案如輿隸點名冊古之時
因能授任因地程材今之時六曹流轉四方奔
沈氏曰 卷七 三 初集

也昔人有言呂夷簡在位棄范文正不能用有
甚相業且閣下視今之世治乎不治乎舉世習
氣貪財樹黨而所據皆陳腐策料不中膏肓蓋
主聖時危之秋也所患絕不在虜虜易與耳
非如宋元昊兀术其人者然而大爲國患蓋國
之有兵猶家之有訟世無歲歲訟而家不破者
卽富比陶白能支乎哉費日增訟日屈則訟師
非其人耳仙鄉將種所自出閣下家食有年亦

不敢問以數十年沉陰之氣欲振刷于晷刻以千萬人茅靡之習欲砥柱于隻身仲尼所云三年有成直指魯耳在今日即寬限六年訖無成期也幸 皇上銳意求理虛席以待師相不惟臣民望見太平即 二祖 列宗之靈實式臨之票擬談何容易指端袞袞萬里升沉筆底絲綸千秋寵辱此何等擔荷耶閣下正色立朝久負時望其進退各有本末視天下事如駕輕就

沈氏曰且

卷二

四 初集

熟何藉藿食杞憂但今民窮財盡而搜括不已肢體之疾翻成腹心之憂為人臣者危城而視為疆地則理外之心也閣下何術銷人理外之心而動人以功名中之富貴乎古人有真不願富貴而周旋君相問不忍捨去者魯仲連李長源是也此等人非爵祿可致而可以延攬致者執政能為 國留神乎今日所以通荃宰之情者惟有 召對一節倘羣臣耳食聚訟言無可

採動 皇上菲薄儒紳之念未必不復效 神考之深居靜攝矣他時票擬之權又未必盡歸政府此國事之大可憂者雖然有吃緊處 皇上之精神惟憾臣子之墨此自 高皇帝令甲故六部列銜皆冠以清吏二字今賢相以身先之追杜黃裳之嫵節挹楊綰之高風則遵 祖制在是得 君即在是彈虜亦在是矣人生衣食所需幾何有楊杜之清先有楊杜之識也不

沈氏曰且

卷七

五 初集

慧與世無求何敢軟美獻諛亦不敢過為慙激之譚伏惟執政休容察納幸甚天下事可言者多非隱淪所敢及也拙集弋說遽說左燈詩緯四套奉覽教寄書者為仙鄉暴給諫之弟亦年雅也其人可備藥籠與否吐握時當自得之不敢贅臨楮無任惶悚之至 歲已巳二月長卿再頓首具
代黔撫料理黔中狀 天啓癸亥作

臣奉命撫黔。值奢酋發難。安邦彥宋萬化相繼。陸梁苗仲倏附倏叛。陸廣河失守。而普安又見告矣。無何安南危若累卵矣。蓋蠻夷之性。叛附靡常。急則偽降。緩則仍訐。彼之愚我者在降而我之自愚者在撫。以故捷音甫聞。敗書隨至。黔中事勢大率蹈此議者曰。百年逋寇。一旦撲滅。黔力豈能獨支。計必滇兵出。曲靖以斷賊臂。川兵出。遵義以扼賊吭。粵兵出。泗城以冲賊肩。而後可長驅直擣。真得志焉。臣以為此獵家合圍之技。非制虜上猷也。自陸廣鴨池兩河潰敗。而賊鋒猖狂。苗仲復狡。馬思逞圍都勻。犯鎮遠。逼遵義。札三十五營于金刀坑。虎頭山等處。欲何為哉。彼分以擾之。我合以防之。彼虛以嚇之。我實以備之。我則憊矣。春秋時子胥撓楚實為此謀。即兵力果雄。餉果贍。已非萬全。而况青崖之捷。洪邊之勝。能贖普安淪陷之辱。否。臣有

沈氏日旦

卷七

六 初集

策于此安南界萬山中。四面賊巢。上下懸絕。孤城彈丸。而賊趨之。非勢窮力蹙。為負隅憑阻計。即伴攻安南。以誘我師之援。而厚集其師。出吾不備。未可知也。莫若委安南以疲賊。而徐乘其困。此周亞夫委梁以敵吳之妙筭也。梁乃漢帝親弟。視安南且何如哉。而不知兵者曰。安南何可不救。則當事者且掣肘矣。由來蟻聚豕突之寇。利于速戰。我持久以俟之。則勢漸瓦解。若橫挑克鋒。與犬羊決。一旦之命幸而勝。士馬物故所損實多。不幸不勝。國威不掃地乎。而不知兵者曰。師老財匱。訖無成功。則當事者又掣肘矣。古之名將。因糧于敵。或募民屯田。今非斗軍儲。皆仰給縣官。自黔達關。不啻萬里之遙。能為馬腹鞭乎。必川粵滇三省額解之需。盡存留協濟。以充黔餉。然後無乏。世宗朝有行之者。胡宗憲總制兩浙。不用此以殲倭乎。彼所擅支錢

沈氏日旦

卷七

七 初集

糧蓋七省焉而不知兵者曰冒破難稽利權太重則當事者又掣肘矣臣以為戡黔亂者當寬其文法專其責成而徐圖于勦撫之外別有廓清之方畧在區區奢安小醜其何能為不深維永世之便宜而今日請兵明日請帑此月促戰彼月筭餉則遼左覆轍可為寒心臣謹條列封疆情狀并區畫事宜以候 聖明察納幸甚

沈氏日旦

卷七

八

初集

出見吾必有後悔吾非為募化來者也不慧虛心恐有異人交臂相失又恐為無賴輩所誑書七字于墻能對者延入相見數年以來無一人敢溷者七字云何富貴人為貧賤鬼

程伊川渡涪江風浪危迫舟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氣泰然既濟有樵夫問焉公是達是舍伊川欲與言而去遠矣子謂非達非舍不過迂濶矯鎮焉耳不然樵夫非常人也豈應巧謹

若是

後漢明帝楊后有顛狂疾醫莫能治惟內傅孟詵召為文后喜讀之狂疾頓醒是豈特枚乘七發能令太子有起色而陳琳之檄能愈操頭瘋已哉

金主亮南侵說者以為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而來乃柳耆卿作望江潮詞所致此說非也又謂宋君臣南渡以後荒迷于西湖不思恢復亦

沈氏日旦

卷七

九 初集

非也胡虜猾夏借此侈口失國播遷聊以遣悶耳耳 王昌齡詩一春不立 諸君痛飲一替人有識見者曰慧目可也曰具眼則未確子意具眼即具臣具員之義雖列雙眸祇備五官之數而已竟不知古今相延以具眼與慧目等其故安在具 王昌齡詩一春不立天氣晴爽雲淨月明其色蔚然而藍故杜子美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瑤臺韓子蒼詩水色天

光共蔚藍宋儒謂蔚藍乃隱語非可以義理解
穿鑿甚矣

宋學士蕭真見御製詩謂可方沈約雖桂水日
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帝不悅將人臣
比主上恩遇漸薄嗟夫漢文帝自歎不如賈生
唐太宗親摹虞世南書法皆同朝共時有相臨
之分而嚮往乃爾矧異代之君臣有何關涉而
云爾乎陋哉宋帝之見并忌才俗腸亦不具而

沈氏日旦 卷七 十一 初集

蕭學士因諂獲罪不足憫也

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子謂隱字未確蓋改為
坐戰客有以絕技誇魏文帝者但低首用葛巾
角拂棋子運動局中並不用指即改手談為首
談亦可

筮龜皆自已精誠所結也筮瀆不告龜厭不告
易詩舉以為戒古人齊戒衣冠澄神定慮然後
敢問吉凶今之時固無司馬季主管輅而于飲

戰不如隱
隱則忘然
戰則忘然
魚味中非
首之者瀆
易詩

食很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一占而四五事一卜
而六七人以術為戲已則妻侮而咎其不驗鬼
神寧不懟且弄之

夢溪筆談載甯州紫巖有詛呪人死者初以熟
肉變生肉既以生肉變活肉凡所食牛羊雞猪
悉還本形而小再呪之則漸大又呪之則復蒸
令人食之腹裂而死必以金帛求解訊其呪詞
但云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二句已耳其他

沈氏日旦 卷七 十一 初集

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此說非也畢竟另有呪
語蓋奸宄雖垂死誓必秘其術而不洩折獄者
非令面試以伏其辜則人心不醒今時私雕假
印者亦必令當堂面試不然恐後開辯竇且恐
誣陷人者致有覆盆也汀州歸化縣有金蚕蠶
直指審錄案卷犯証具存秦令君為予言之
維揚屬邑近江山間者居民獲一巨龜二十餘
人昇至家不能進戶置馬廐中時已暮矣明早

齊往視則虎蹲其上矢石交加兀然不去細視之則虎脚為鼃所噬相持良久衆前刺虎斃刀斷虎脚將欲瓜分鼃一老者倡議此虎素為民患鼃寔有功何忍噉之衆皆首肯但瓜分虎肉仍昇鼃放之江中此得于傳聞者因紀之

古人謂金帶一腰今人謂之一條皆未妥莫若謂之一圍一束其名乃當

西江中有兩山子時因號大者為大孤山小者

沈氏日日 卷七 十二初集

為小孤山後人訛孤為姑因塑像祠焉紀異志怪者因飾為禍福婚媾之說種種駭聽夫塵世

謊言誕論已不勝詰矧幽冥悠謬何所憑証而定其虛實哉小孤山在彭澤縣

古人用材雖盜賊奴虜亦不捐棄况刑餘哉故

孫臏以刑與季布以髡顯狄青以黥奮不但縲

縲罪人居然為聖塔也後世則不然微青永錮

失先王用刑之初意故肉刑可施于古不可施

于今予曾有復肉刑之說特少年備見耳書此糾之

論俗歌 天啓乙丑署福清印戲作

士民雖願沈公留沈公苦楚堪啼哭縣堂隔遠不親民緊要告示俱藏蓄當班衙蠢掣籤呼上名下名盡埋伏原被紛紛催出牌惡差賄延不帶鞠代庖八旬審甘詞安得羨餘來積谷城中比那無一來流言火耗要加六公文私折擅承

沈氏印印 卷七 十三初集

行縣官到底不經目前官審單已一年招不送看稿不錄上司未了四百宗每日催牌如火速申詳紙贖久瓜分新茶庫吏情忙促試卷從來用印鈴合堂跪稟舊例不積書中有九尾狐弄得衙門如地獄梟快半是兩頭蛇我無辣手愧孫叔指官騙騙壞聲名甲頭直堂何太毒沈公心跡却雙清城隍誓詞湏一讀豺虎縱橫五百餘盡靠衙門資養育不勝責革任安排恐見夜

又食人肉所以沈公初到時陡生發背憂無祿幸得錢糧自己明徵收解給無滲漉從前冊籍亂如麻日久難分石與玉半言虛謊受天誅變作猪鷄受屠戮不如及早賦歸歟東裝辭印赴他逐心血枯乾損壽元寧可回家餐薄粥士民且聽沈公行行後焚香對天祝吾亦爲汝禱蒼天早選清官來賜福。

攝融四十八答

沈氏日旦

卷七

十四初集

或問衙役由來無良故稱衙蠹子偏崖異福清者何答曰山川正氣邪氣旺氣滯氣分注下民而成善惡卽化國亦有匪彙但他邑諸惡散布于市于郊于遠方而福清豺虎蝎蝮梟羣聚于吏書皂快以食民爲生涯以弄官爲衣鉢故可駭可異耳

或問福清錢糧較他邑倍加拖欠其病根安在答曰拖欠病根不專在百姓鄉紳儒學亦不專

在保家管催尤在糧戶房書手、

或問保家云何答曰郊野之民東西南北分爲六隅隅民進城納錢糧者投宿寄食處卽爲保家蓋保其人而卽保其銀也初意望保其所欠者代輸于官流弊反保其所完者侵收于已保家之貧難者駝用錢糧以糊口度日保家之饒裕者駝用錢糧以置產放債貧難者催人比卵受責猶驛遞之有招募夫饒裕者多畜家僮輪

沈氏日旦

卷七

十五初集

比猶驛遞之有養膳夫卽按其限數多寡而掣籤管之如水擊石痛癢不關如刀截風鋒鏑何試攝融者遇保家而徵收之法窮。

或問管催云何答曰管納戶而催其錢糧每一人轄十餘戶卽賦役冊所載機兵是也又稱爲快手卽皂隸亦充管催焉管催有上下兩名官不能一一識認其面兇慙十居其五比卵時納戶不至方責保家保家不至方責管催管催又

不至則掣籤標牌拘之其不至之故有兩或欠多懼責而不至或納戶已交銀于保家保家已交銀于管催偷懶而不必至惟管催不到則實寔拖欠真真侵用別無辯竇然管催之奸頑誰不知之而納戶甘以國課投彼無良為身家累何也其故亦有兩保家作弊為管催所窺所挾而合同瓜分則無他虞納戶畏管催攪擾索酒求食無厭而即以此官銀餌之省已私費因暗收

沈氏日旦 卷七

十六初集

私票以致課輸而簿不登上名下名輪流替責也攝融者遇管催而徵收之法窮

或問糧書戶書云何答曰糧書大獎有四而貼浮票不與焉其一在洗補總數如人戶趙甲每歲該納銀九十五兩神奸洗補九字改作三字即趙甲一戶歲逋六十兩矣其一在加添細數如印信收票錢乙僅納銀九分五厘而比較簿上神奸加添作八兩零九分五厘矣其一在那

移姓名據印信收票玄字二千七百四十號係孫丙納銀五兩一錢而神奸登比較簿開註李丁所納則孫丙完課者反受責而李丁逋額者反逃答矣其一在捏造虛數或查印票但滿黃字三千號而神奸為周戊作弊鬼開黃字四千零四號周戊納銀三兩矣至于不許貼浮票必實填欠數以便比較此法自以為巧發奸胥一冷笑耳攝融者遇糧書戶書而徵收之法

沈氏日旦 卷七

十七初集

窮或問糧書戶書作姦但為納戶比較計何必弄彌天之局况錢糧有保家管催分轄又有里長收入櫃中彼不經手作姦何為答曰初時不慧亦抱此疑既而訪得此邑情狀凡納戶之狡黠者保管之侵收者與積胥陰相授受通同作姦或所納實八九錢而翻以一二兩收也或所納實八九色而翻以紋銀廣法收也如人吻渴不

及擇水稱貸無門甘負國課積書弊久欠多計
出無奈作此神姦所以天啓元二三年錢糧逋
至二三萬莫可問也

或問分單之法于徵糧甚便自糧房戶房變亂
成法以故近年逋欠特多子何不復舊乎答曰
代庖者席不暇煖予自度能終其局乎此在巨
室主持新令擔當可也

或問倉廩候缺者係屬官閒而無事可分命各
沈氏日旦 卷七 十八初集

隅催徵否答曰只完得屬官之事耳古人所謂
厩長立而馬益癯也祇多一番騷擾無絲毫益
况此官去後反得藉口委咎

或問他邑皆有數千銀兩鎮庫惟福清庫如洗
甚至隨徵隨解累月無半儲存積空空絨鎖亦
怪矣哉答曰攝官晝勞于案牘催科夜復憂大
盜劫帑不如無生今幸得濃睡到曉亦苦中之
樂也

或問清弊之法云何答曰有清弊之法無清弊
之人第一須青年甲科蓋世情所重者世路即
可騁也第二須清操第三須神識第四須上位
相信然四者之中信上為難不相信則催科急
而以為要火耗也比較嚴而以為板頭重也影
響于貪酷二字以中傷循良者予所見多矣故
曰有清弊之法無清弊之人

或問子所論者人予所詢者法也假令有其人
沈氏日旦 卷七 十九初集

矣法安施乎答曰一人自有一法不相沿襲等
單父而子賤巫馬期勞逸懸矣然單父皆治元
祐新法只可荆公自行他人行之故决裂耳况
法立弊生經世者不輕以術告人猶刺繡家鴛
鴦可看金針不可度也

或問錢糧之弊畧聞命矣敢問事件難完其故
安在答曰在關提院司道府批一紙予侯官縣
其原告趙甲蓋福清人而冒侯官籍也侯官因

行關于福清提犯而原告趙甲匪侯官作負隅之虎其被告錢乙就縛而轉解則遊釜之魚也賄腕而莫拘則疑弓之鳥也無端無因平地風波而牽連孫丙則以肆其詐害有仇有隙異地勾攝而坑陷李丁則以暢其報復于是蛇蝎之差豺狼之快指張元為章元扯周豐作周奉而民不得安飽其賄則扭生作死憾其慳則捏鬼為人而民不得安縣官千辛萬苦拘得幾犯具

沈氏曰

卷一

二十初集

批解訖未出國門而犯已賣放矣批已沉匿矣本府他邑催牌火急仍復另具文起解到彼當堂討保而原告趙甲藏匿無踪不出對理矣日久費盡或值農忙所解犯只得逃婦本縣而原告趙甲隨即出頭催審矣催牌又復兩注罪經承吏書矣竟不知所謂原告趙甲者烏有先生乎抑實有是物乎八閩生靈無一日獲安枕皆關提之為害也

或問緊要事件必須關提可概廢乎答曰予鄉惟人命強盜兩大獄方用關提小訟則否然亦原告同衙役潛往催覓黨援以防搶奪人犯先偵後擒先擒住真正人犯然後奔入縣堂投進關文將犯收監另日回文關復不似此處以關為利以關為戲也

或問原告初詞亦以人命強盜粧頭問能洞察乎答曰初雖不知僉釋後知為冒籍則詭詐

沈氏曰

卷七

二十一初集

已畢露矣小事即請註銷大事即請改批及至改批而原告狠戾無宗卷牘經年莫結凡改批本縣者必先將原告監禁于此以候其守提則案得早結而詭狀自稀此要訣也或問官之廉污不齊智愚不等倘有冤抑未雪必須他邑別館互相訊鞫以糾其錯悞斯為平明之治子言得無膠乎答曰察吏安民非辦事也安民即在察吏之中試以福清論令而賢耶

由他蜚語流言如過耳之風卽詞狀中有賄寢勢滅等語中傷循良處兀然不動則土豪宦幹訟師學霸窩家等氣短矣一切詞訟悉依擬而不苛駁悉專任而不旁批可也令而不肖耶遠彈去之難以旦夕少緩而斤斤于詞訟間掣肘之無是體也若疑其賢又疑其不肖爲奸頑所窺則邑中遂多事矣惟人命強盜不嫌詳慎卽包孝蕭爰書還當再推敲耳

沈氏日旦

卷七

三十二初集

或問刁民越訴最畏批本縣其說何居答曰爲令者蒞政半載則邑情曉暢如駕輕就熟其所判斷未必差謬刁民避之如狐精狗怪偏畏當境神祇而不通世故者以爲彼官判斷未能服人咸願質成于我沾沾自多此刁民所得志而竊笑也

或問上司批詞至福清而寢閣如石沉海何以令爲答曰印官問解一批有七求焉初求該房

出牌次求快手提犯帶審三求該房做招送稿四求騰清送印五求拘集犯卷起解六求該房出發落單七求皂快徵追紙贖求之畧緩便拖延月餘然七求之中惟帶審追贖貳事極難牌出數月杳無一犯到官票發經年絕無半鏹入庫因此七求爰生四異上司原批詞狀僅八犯而本縣拘犯之牌或添出三名或減落二名與原狀不對一異也乘官忙迫不暇簡點所立之

沈氏日旦

卷七

三三初集

案與所申之文不對冊書又與文書不對二異也或但解原告而不解被告或但解被告而不解原告或但解卷而不解犯或但解犯而不解卷三異也奸胥又于舖中私折公文匿藏上司批狀不使承發房知併不使印官得見而以舊時所盜漏印票擅動硃筆私自詐人在上司催牌火急以爲年餘不報而該縣實不與聞四異也

或問經承亦畏比較乎答曰不畏比較時催人代責若欲革除催比之弊須本縣送比時面試筆跡蓋印于字上比時對驗筆跡相同方是正身庶稍知畏乎

或問吏畏革前程乎答曰不畏已革之吏數載後上下司俱離任俱係新官延平府將樂縣移開福清縣有本縣工房吏某曠役兩年查係原籍福清逃回已久今特差役守提福清縣行查

沈氏曰曰

卷七

二十四初集

回文某吏果患瘋疾在家未痊容愈即解二邑印信移文可憑三考前程依舊無恙人人如是箇箇皆然誰為仇家而挾且首哉

或問印如何盜答曰用印時不許稟事此恒譚也多役圍繞以遮其目亦未着也喫緊處在各房所送僉大套中插入然插入在出私衙請後堂之頃門子手中捧套而奸胥乘機插入也破之有兩法或仍於內衙只一吏一書當面用印

不許多役圍繞一法也或伴為不知俟其漏去而仍送案前復閱搜摘其弊以示神明亦一法也

或問子不輕易僉牌亦有說乎答曰有三說焉止司詞狀本縣詞狀雖神君豈能盡記僉牌時必該胥送原詞逐一與牌查對庶有名之犯不致賄漏無名之犯不致牽陷况此輩商苛怪怪儘有駕空捏虛造出原奉某司某道批詞而騙

沈氏曰曰

卷七

二十五初集

官悞僉者百姓不知見有印票拘拏即受索詐其說一也新官初任亂僉舊牌紛出擾民蓋進賢冠下纔親簿書不知緩急自露精明反助奸胥奸快詐局能酌之寢之積德修名所關匪細其說二也寺租魚課等錢糧或經手徵收者本拖欠三百一十兩而印官行牌催督顧云何以尚拖欠一百三十兩奸胥通同舞文視儒紳如木偶名曰催牌實為罪員罪役立一公據而侵

匿一百八十兩正額苟非真知灼見數目的確
安敢茫昧混僉其說三也

或問子每以硃筆印示貼于民間又躬臨親驗

其意何居答曰融邑堂遠與民居隔絕衙

撞太歲指官駢騙每將要緊告示藏匿不用

粘俟本官乘轎出衙佯以磚石壓于鹿角之上

轎過仍復藏匿小民何由得知十吏一心百書

合志千快同謀令融者深居官署如孤陽陷沒

沈氏日旦 卷七 二十六初集

于羣陰之中親貼告示萬非得已然不貼于公

所而貼于百姓門柱有深意焉神君可默會也

或問子不輕批執照不輕給告示其意何居答

曰執照者其事已經審結恐後來挾仇無憑請

卷未便故批與印信執照以杜後患若事未

審誰是誰非不諳顛末故弗批也告示者官

命令或為地方公務或為緝紳學校體面非一

身一家之私也若人人象魏箇箇章程即日給

千紙猶未周遍故弗給也

或問子不喜聞通倭二字有說乎答曰閩民以

海為田以舟為錫捨姓命于風濤盜賊之中以

規子母幸而得濟棍徒刁詐挾告忍乎不忍乎

此仁人長者所隱也

或問販米者徵給批文遠征此亦救荒之策而

子不概允者何答曰此輩若詣楚糴惟恐其不

速往也仍于本省需販大率私自接濟海寇如

沈氏日旦 卷七 二十七初集

遇官兵擒獲則以縣批為解幸而無恙袖手空

歸更詣縣立案我屬入海洋遭逢大盜米劫去

烏有也故不輕給批文而省下米舖專一遏糴

與福清為仇亦不通之論也

或問直堂吏書作奸如何樣作答曰察官所問

過事情後訟有相類者揣摩曲直勝負而騙原

被犯此一訣也或伴為異調而暗則協黨張吏

李書各左袒一犯未知誰勝勝則所騙之賍彼

此均分此又一訣也

或問子朔望詣城隍廟行香畢讀燒誓文而此輩猶能播弄乎答曰閩中風俗健訟好勝然亦無大賺使用不過十金內外耳人命重情賺踰百金之外據犯人本心與其明捐八金求人囑託寧暗費十六金倩直堂吏或甲頭或庫吏代送與官則體面光彩此受病之根也以故衙蠹乘其危急而騙誘之曰官之誓文祇粉飾以欺

沈氏日旦

卷七

二十八初集

人耳如某犯劫殺事某吏過賺若干某犯打死兄命事某書過賺若干皆我所親見者如不信問保家保家曰然再不信問門子門子曰是鄉民愚極能自持乎如蛛結網暮夜蚊自投入無空過者故誓神文不得力也

或問誓神文試一誦之我今諦聽答曰福建按察司照磨沈遜謹昭告于福清城隍之靈曰遜以愚慙下吏承乏攝篆于茲土也凡有錮蔽賴

神啓之凡有靡弱賴神振之當今人心不古百姓好說官長要錢衙役誑稱老爺托我或云此官外清內濁或云此官初清後濁然此可欺士民罔上位而能逃神鑒乎雖然逃生長宦家難甘澹泊愧不能與世無求至於聽訟自當冰清玉潔暮夜之金吾知免矣嗟乎邑令秩卑權重舉筆生死轉念哭笑此際稍有污邪鬼神肯容我否思及此而名節之說小矣官之有無去留

沈氏日旦

卷七

二十九初集

又小矣今與神約卑職係血肉軀而神明非土木相也倘聽訟有錯悞處必神之陰騰未到如卑職食言自欺併以欺神神其殛之謹奏每朔望擇語音清亮之吏高聲朗誦于神前即燒入爐內使通邑盡知官同和生不學用矣

或問明民之法至誓神極矣猶不見亮則如之何答曰治怪疾者必用奇藥吾有術于此特雕城隍神小像長尺餘供于法堂拈香禮拜而後

聽審以絕羣疑悠悠之口庶少緘乎

或問墨吏必用狡黠者為腹心爪牙循吏亦用機警者以備採訪子有之乎答曰閩俗與浙迥異浙之衙蠹媚官以害民間之衙蠹朋黨以侮官此邑自吏書至皂快凡四五百名無一人願得官之驩心者如初進良心未喪間吐一公道語即為輿論所不容受官答責不啻廷杖之榮荷官獎借奚翅市撻之辱故攝融者動而掣肘

沈氏日旦

卷七

三十初集

每遡為書生時執筆行文有迎合貢諛等語今為八閩賤吏而追繹之皆囁語也

或問人多傳舍其官子代庖者何必認真迺爾答曰有不得不怒之勢他人作弊惟恐官知福清人作弊惟恐官不知試枚舉焉禮房吏翁廷鍊偽寫硃票僉快手鄭安姓名于舖戶李仁處支紅燭九斤既而翁廷鍊執票銷美即以自已偽票襍于官票之中希圖混冒雖即時發覺追

償其價而設心頗奇衙役乘機流言這官白取

民燭不肯給價反要禮房賠銀怪乎不怪乎或問福清學田約千餘畝半墉半腴皆為土豪陰占而不敢詰有諸答曰何必福清向予在永定時縣有租百餘金原為邑令公費者沉沒已久官不敢問至于藩司公署則孝廉踞為書院前令生祠則生員占為已業大通橋租不輸于縣而輸于豪右閩中如此者多故予嘗謂福建

沈氏日旦

卷七

三十初集

當與四川雲貴一樣設立土官而以我輩作流官可也

或問催比錢穀刑名子不喜標牌而喜立簿者何答曰標牌則散為千百而其權下操難以糾集立簿則彙成咫尺而其權我握易于清查况遣皂拘快如用狼擒虎無絲毫益不過以飛籤火票為媒又索詐幾許青蚨耳故予常戲云此籤此票只完得你的事不曾完得縣事亦真實

語也

或問移文立案如吏農納叅歲貢武舉給由之類無甚關切緊要而猾書重叠混冒固已異矣子如此搜剔獨精予所未解答曰此無利可射不過欲試官昏否耳姓名同也一事兩批一人兩案不幸而敗露則哓哓辯云同房人不相照首無心之悞也即有神君默思此何利之有規避去矣幸而不覺察哄得落手則騙詐犯人將

沈氏日日

卷七

三十二初集

所批所印作公據以為官昏如是我們儘可弄權况因此而騙得印信封筒又可他用未為失算予所以稔留神也

或問呈詞稟帖皆寫今月而不實開正二三四月何也答曰專為將來辯竇計也夫豈惟十月可混于五月夫豈惟景泰可混于洪武即指為宋熙寧元祐之今月可也即指為唐開元天寶之今月可也即指為漢神爵五鳳之今月亦可

也

或問此輩開寫錢糧不結總數何意答曰結總則有稽查有稽查則難作奸犯科如精明者詰之則曰倘後續增難以銷算故不結也

或問他署卷案蠅集手不停批子攝劇邑而晏閒如是宓琴波臥何術致之答曰此子耕心田處也虎快詐腹未飽賄延不到每遇比較日久畏責通同該房復僉一牌而官不覺也比時匿

沈氏日日

卷七

三十三初集

了舊牌持出新牌則半年未結之案反以月日不久而僥倖免責官之忙忙于此也民之害亦害于此也牌換則差亦換向時賣猪以獻張虎止于一兩今日鬻男以賂李魁則費二金矣此輩遇子而技窮輒于上司處覓一催牌促之意在換新牌子但提責原差而已僅于舊牌上硃標再叮嚀幾句而已以故法堂清暇而百姓感之入骨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七 三十二初集

或問衙役狙詐貴鄉特甚何以獨推福清答曰
敝鄉百姓靈極故衙役不敢肆且省會官多覺
察甚嚴福清百姓愚與柔合衙蠹縱橫如入無
入之境間有窮奇大慙又與衙蠹同心併力食
人矣噫

或問子綜覈如是叢怨與謗固所甘心假令巧
者反子所爲亦可遷譽否答曰其怨更甚其謗
滋多蓋盜賊猶可情感福清衙蠹不可思結也

沈氏日旦

卷七

三十四初集

此輩併此意而窺之末一着作何解法

或問盜賊富家較他邑何如答曰福清多盜賊
而又有詐害盜賊者多富家而又有詐害富家
者無端與訟曰我被劫去衣飾若干也將案賊
盡告將富家盡板其柔者願賠其戾者上控賂
者虧折而爲取償之計控者憤恨而肆報復之
謀紛紛提解叠叠寢閣事件所以愈不完也
或問天下之邑惟正堂方可發監乃福清則人

人士師矣甚至有斃于囹圄而邑令猶不知者
何悖亂如此乎答曰上司關提人犯者不經正
堂而委衙官則衙官因各立一監簿有錢者保
無錢者監衙役因是以羅織無辜而發監學霸
因是以誣陷平民而發監正堂之奸胥惡快因
是以稟佐貳稟首領而發監或與禁子相爲表
裏而收監其自冤訴枉而呈鳴于堂者即時查
放已用過幾許錢矣不然囚安得上書也

沈氏日旦

卷七

三十五初集

或問閩中孰爲最苦答曰百姓最苦前生惡稔
今生做福建百姓前世業輕今世做福建有司
故予嘗詛呪衙蠹願汝生生世世做我今日之
官報答百姓可也

或問如是則福清與地獄等矣答曰不如地獄
有閻羅天子執法有地藏王菩薩解罪今茲血
肉之令能閻羅其親乎能菩薩其心乎權輕則
慢怒率則靡縱乍效風雷之振刷總以官起見

而不以良心陰德起見。何益哉。况地獄是是非非。福清是非。非是。萬不如也。

或問福清和尚見縣丞不跪。但長揖。有之乎。答曰然。監生在正堂樓臂大罵。有之乎。曰然。因服聽審。稱老公祖。老父母。有之乎。曰然。公孫不避令長轎。有之乎。曰然。攝官燕。呂大行以護送葉政府奉差至也。而土豪禁戲。子勿往。有之乎。曰然。呂大行目擊可問也。

沈氏日旦

卷七

三十六初集

或問閩亦仕國也。福清稱劇邑。焉子何云爾乎。答曰。人見犀象沉檀之物。皆從閩來。遂指為善地。然皆海外物也。惟荔枝佛指柑蘭花。號三絕。清議之嚴。不如豫章。人工之巧。不及吳越。宦此者對子皆有煩言。歸語鄉人。咸疑宦途套話。而不相信。故圖謀入閩者。踵相接也。或問子向曾令永定矣。何以復來。茲土答曰。善哉。問長安同藉相勸。從來閩中註誤者。即畏避。

註誤
但似杜
不百不
能杜也
社

閩。汝何故復往。子謂惟子適可復往耳。倘前此有聽斷不明者。可對子面而加唾。有暮夜不謹者。可罄子篋而取償。然自反無之。何畏避之。有或問永定衙蠹較福清何如。答曰。譚宗師有言。下四府之三等。俱可作上四府之案首。此以文稅論也。至于風俗人心。則反是。夫衙蠹之甚不甚。亦若是則已矣。

沈氏日旦

卷七

三十七初集

戶書日夜憂懼。肥者瘠。昔者黑有之乎。答曰。然。予初受事。陡生發背。未幾頭鬚為白。遂飄然棄官。抵家兩月。而陞審理矣。一片苦心。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世有天之君子。又何可使之不知。天啓乙丑歲。福建按察司降補。從七品。俸照磨。署福清縣事。沈遜自署。其考祇因不昧良心。衙蠹盡皆切齒。若非獨矜苦節。巨室豈能相容。焚香聽訟法堂。供城隍之神。任怨被彈。昔年占浮。

有由等
子

躁之考。惟求無憾。卽安誓必三黜。迺快。

抄白福清鄉宦葉臺山閣下來書

昨姪婿所告詞蒙垂念。拘提已獲其人。付差役矣。而差役至中途徑放之。去蓋敝邑之各役。其敢於欺公一至此乎。伏望嚴究原役。拘到監追。便可立完。而亦不虛臺下之厚意矣。伏祈台裁。不盡。

抄白福州府蔣二尊來書

沈氏日旦

卷七

三六初集

征塵劫劫不得與世。丈快談讀尊集千古隻眼。發覆多矣。頃自鎮東抵長樂途中。忽有邀入飯肆者。詢之知惠中。火竟令與輿皂同室。視携具者一健丐。乃備保也。大似嗟來之狀。弟故拒之。然不可不聞于台臺。希爲一訪。恃愛爾爾。唯崇。昭。

此二事怪甚。恐聞者不信。特錄其來札爲証據。以見縣役之橫。一切有司。獲罪于鄉紳上司。而

猶不自覺者。屬此可瞿然矣。

申督學道譚詳昌言

汀州府永定縣知縣沈遜爲簡舉。枉法儒童以。遵憲禁以謹職。守事竊惟。朝廷設立提調官。員下不敢侵上。猶上不得侵下也。以故由縣送府。由府送道。各省皆然。今卑職忝司永定縣印。于一千有奇名儒童中。陸續收取五百五十五名。不爲少矣。本府榮任方新。未洞舊醜。獎賞今。

沈氏日日

卷七

三九初集

據府案所錄有縣冊無名縣試無卷者九名。鄭明鳳林周易鄭際昌謝皇猷賴文俊蕭鳴鳳鄭臣輻盧譚拔李應泰是也。有已經縣試未經縣取者三名。張聚奎饒承暄盧喬春是也。有縣試袖卷而出未嘗續取軍館熊突然收錄仍復代考。敗露今未除名者二名。孔律時王天佐是也。今奉府票。盧喬春改名盧轉亨。盧譚拔改名盧傳元。且諭吊取原卷。夫業已頂買頂賣。何原卷。

之有職雖鄉科不才未敢驟提調職守貽後人唾罵寧解綬去官斷不補卷補印以玷官箴謹將枉法儒童姓名開後以絕邪竇為此具稟

復申譚學道公文

為去偽童以存真童足冊數以備遴選事憲臺持正秉公下吏何敢煩瀆但卑職所簡舉作獎儒童十四名蒙本府已查革十三名矣卑職雖蕪陋乎然縣案前列者猶變遺珠不惟虛憲臺

沈氏日旦

卷七

四十初集

作人造士之念而永定額數比他縣獨缺不平之鳴將叢詬于卑職矣謹遵憲諭不敢增溢額外亦不敢減損額內仍以孤寒真才十一名補足原冊額數卑職昨已申請本府印卷准附名冊末以備憲臺慧目甄收庶幾事體畫一他縣不得比例紛更永定不致泣玉叢怨為此具稟此時即欲飄然棄官幸遇譚凡同先生端人也

不允府請而悉憑縣案故誼無可去苟祿者又

半年焉

祭永定前任令何辰麓文詳前天啓辛酉作

遜與公桑梓一脉先後同官公溘然長逝已二十二年所矣遜承乏茲邑初聞有林烈女餓死與公家嗣子被劫曠日二冤事甫入境而西坡嶺以風雷示異旋撰文飾扁旌之貞魂慰矣夏秋禾谷兩收雲黃歲美父老嘆未曾有夫所謂訓燮陰陽者未過洩幽憤以快輿情而已論至

沈氏日旦

卷七

四十一初集

此則良有司之調燮與政府不異直廣狹焉耳今春淫雨迺山邑之恒未幾米電損苗大風拔木遜自揣無咎以速天譴非公之怨毒憤盈必不至是史遷有云甘棠且思况其人乎隸卒之賤刺官于旅視之餘罄其資眇其裔而群為之諱宦遊者其懼矣秦真虎狼之國哉雖然天下公論半出于學校而永定公論全出于庶民所以使遜得悉此事之顛末者非他人乃庶民也

庶民頌今官之德。因追傷前令之寬。三代直道。詎泥于人心哉。遜表章烈女與民同好治公家之仇與民同惡。即不敢自謂民之父母。而調燮永定者。意在茲乎。公而有知釋憾。此邦相其積事。界以有年。第慰遜亦所以酬民也。

申院道府揭帖竟以賄脫置之不問

稟為元惡久漏。今當速剪。事原任知縣何壇由選貢浙江杭州府富陽縣人。與甲職同鄉。萬曆

沈氏日旦

卷七

聖一初集

三十年三月病故于永定。與視而歸。梟快溫。智等以護喪為名。中途劫掠。悉掠其貲。仍懼其厥嗣雙目。使為廢人。以杜告訟。通邑共傷其冤。而久漏網者。錢神庇之也。然何知縣怨氣不伸。陰魂不散。每于署中作祟。甲職已撰文祀之。槍群兇于犴狴矣。非伏電斧轟擊。未快人心。茲除已故徐君茂。陳廷爵。何材。不開外。謹將元惡姓名列後。

計開

溫積智 戴貞 廖才 鄭至重

廖清 廖至亮 廖國憲 于証 李汝亮

以上計八犯

汀州府永定縣知縣沈遜為政蹟事。甲職視棄官如棄敝屣。視造福如造浮圖。恣之知命安命。付毀譽于度外。耳筮仕。頗有殺孔殺產之謠。今幸日久相信。邑士民咸悅。謹將二月十九起至

沈氏日旦

卷七

聖三初集

九月十九止所行政蹟。據實敷陳。以備觀風者之督察。倘片語虛誑。明神殛之。

計開

表章烈女

烈女林靜壹。姑西坡嶺人。年十四。富豪陳仲謀為媳。以重賄娶其父母。陳仲聚磨賣倫其子。陳上選。蒸婦劉氏。卷案昭然。通邑所醜。靜壹姑絕粒七日而死。此萬曆乙巳歲事。陳貨。雄性惡埋。

沒烈女幽光者已十六年矣庚申二月遜至而
舉人賴維嶽等生員盧日就林際春等公呈鳴
冤卑職先以朱漆金字扁旌之題曰慧烈超凡
鼓吹旌旄賁相望于巖谷而邑中頓知節義茲
將捐俸建祠先為文以紀之有林烈女祠堂記
刊行

、剪除寇賊

先時邑中苦盜每一夜而四五驚卑職初至即

沈氏曰

卷七

四四初集

將盜牛積賊羅子俸等六犯審得賊証俱真申
文發配無辜釋放者十餘人失主乃廖榮等也
又將積盜黃滿黃細二犯審得賊証俱真申文
發配失主乃生員張鳳翽也邑中從此臥得安
枕士民舉手加額既而王政和賊黨百餘以所
積狗神壇訟金三百兩貪緣求脫卑職思棄官
爭芝相持未決而盜復橫矣布商廖汝庄白晝
被劫深山無援竟不知孰為賊也卑職密偵得

真賊趙四滿范元章范子春等三犯併獲匪布
一十三疋到縣擬徒中道其所拔無辜鄭姓者
審明釋放盜復稍戢

、釐剔衙蠹

自吳知縣既陞衙外市棍冒克書手者甚眾卑
職初至即時查驗前官所給印帖責革詹可敬
賴近尊等一十八人又續革詐財害民快手廖
宗等二十餘人又續革捕皂捕快鄭富張文簡

沈氏曰

卷七

四五初集

兆等二十餘人衙門稍稍嚴肅

、賑助貧士

行文儒學公舉貧士又自加採訪斟酌得三十
三人自捐俸薪馬候等銀周之游弘新等各助
二兩賴恩錫等各助一兩皆面封面給不容代
領

、整葺官墻

學宮自建邑以來隨修隨圯卑職所因者雖前

官未竟之緒而帑空如洗募諸民民無應者以孔孟二字不如佛老二氏之動民也卑職捐俸助遼外所餘無幾茲委曲設處佐以罰鍰新官歸然環橋驩悅効勞督工者書手丘一英民快張以福鄭祿

汰革官價

官價以下奉土原不為恭卑職豈欲矯情干譽但小民費于官者有限而衙役乘機狐假者無

沈氏日旦

卷七

四十六初集

限今米薪肉菜等一切悉照民間時價紋銀平買平賣不用硃票先付價後買物而銀色絲紋民心快悅負販者熙攘爭售凡土木工匠等價亦悉與民間同領價者當堂面兌面給

優卹勇裔

永定開邑于成化間至嘉靖末年兩經寇叛義民許恒信林案等十餘人戰亡從此人懷喪元之懼士氣怯懦卑職搜其苗裔給優卹銀五兩

以倡勇敢方承平無事時預為未然之慮一旦有急方可用也

施濟藥石

夏至先一日候屬純陽不當雨而雨正繁露蒞所謂妖雨也卑職抱疫厲之憂捐銀五兩命醫官歐陽世穆于上杭買藥料製飲片丸散以濟貧民之病者已而時疾小作貧民賴以救治邑中德之

沈氏日旦

卷七

四十七初集

清淨囹圄

邑僻而奸縱捕官捕役與積歇堂役相助為虐往往無故擅監平民恐嚇詐財而印官蒙蔽不聞其相沿久矣卑職訪知痛革此弊獄中舊設一局乃禁子與重辟牢頭困苦輕犯以嚇財者卑職躬履其所立刻毀之仍設一鑼置獄中使受害者擊鑼聲冤囚犯收放皆有監票非重情不監候捕官不得擅監

完聚此離

愚民闕辛養之妻徐氏為符呪所害甲職擬徒申文使得完聚愚民楊丙生之妻王氏為貧棍楊志文拐賣龍巖王侍御侄生員家甲職相俸九兩移書張令贖回還之使得完聚惟愚民張元瑞之妻蕭氏為訪吏徐州貴所奪甲職提出蕭氏命元瑞領回而元瑞懼禍不敢領則甲職未如之何矣

沈氏日旦

卷七

四十八初集

條陳度牒

永定小邑也近例搜納度牒以佐邊餉永定祇龍歸萬壽等寺三僧共該銀十二兩然必欲解此僧于千里之外始至府既至省路費煩多禮房需索刁難千愁萬苦僧人寧死不願往甲職申文藩司但解銀至省請給免僧人跋涉千里之外藩司畢成人之美邑民德之

代輸削免

當今財匱已極不惟裁減役人工食也部文且扣削正途優免矣幸永定科貢出身者少正途無多幾人甲職曲處代輸約銀二十六七兩稍存 朝廷待士之禮士論謬許其識體

公平訊鞠

縣官戀紙贖則偏護原告羨生祠則黨護學霸與土豪甲職絕無此想惟據理剖斷曲直就事論事絕無成心邑民咸服其公

沈氏日旦

卷七

四十九初集

收養遺貧

何謂遺貧各邑孤貧冒濫月糧以致清查裁革定限名數每一貧物故方許頂補如是則候缺者何清難俟當轉索于枯魚之肆矣甲職私自收養不支綱銀今初收跛疾丘滿等數人

詳慎誣關

閩俗包攬越訴只須附舖兵傳達則人未出縣境而詞已准于府矣跡未至府門而詞已准于

道矣層累而上以司制道以院壓司光棍告善
 良盜賊告失主行關提究困民于千里之外此
 八閩之通局也卑職稔苦此事擇其近似者應
 之太甚者停之漳棍陳偉自齋臬司告批海澄
 關于上永二縣提犯幾三十餘皆無辜且無因
 也卑職將偉痛責三十監候申解守道押還海
 澄訖廣東潮州府亦來關富民吳子高等希圖
 于路賣放卑職亦屏斥之又積賊嚴希素捏名
 沈氏日旦 卷七 五十一初集
 嚴仁光告失主林大波于臬司批福府提卑職
 亦屏斥之
 俸膳獄徒
 重辟有月糧養命而未配徒囚獨無以故往往
 有餓死於囹圄者貧也非病也卑職自買米付
 禁子擇其貧而無家屬送飯者養之從此獄無
 病故者矣
 繕治橋途

修建永濟迎恩政平等橋民不病涉修整北城
 樓以防盜賊道不拾遺士庶懽悅皆哨官盧五
 昌役滿吏張奇猷効力督工者也
 清覈站務
 凡夫價一切當堂面給俱紋銀足數止應實夫
 嚴禁折乾永定與廣東接界驛遞疲困卑職痛
 加裁革兵科尹上疏閩廣之間勘合牌票濫行
 畏東路官覺察皆走西路然則西路官可不加
 沈氏日旦 卷七 五十一初集
 之意乎蓋指遞也
 嚴禁首領
 此輩擅受民詞皆與堂上書快貓鼠同眠以蒙
 蔽印官今訪得惡快鄭以貴賍証俱確問徒申
 詳五里之民懽若更生
 南贛軍門周應秋獎語周君原欲劾遞因本省
 救遞云不俟細觀其人其才大可用也遂改爲
 獎此本府推官冠諱從化密與遞言者冠亦君
 也
 子人

明同照乘之珠才捷吹毛之劍陽煦萬井秋肅一庭

福建軍門商周祚劾語商公浙江紹興人明知

府所開而劾語反似薦語情亦可原

自負才名全憑性氣事體頗能擔荷不難府怨

以任勞施為或致乖張未免拂人以從欲謗牘

盈街官箴掃地此一臣者所當照浮躁例改教

者也大計時本府知府姚同知熊各有揭帖至

沈氏日日 卷七 五十三初集

部遂降壹級補今職

既補臬幕月餘通申院司文

為懇恩乞休以全晚節事遜直懇見黜叨補今

官柰資格所限乙科無經世之權資緣不工賢

者絕仕貧之路舊例閒散降官每借書差名色

回藉以道素餐之羞然與其留此一線纏綿贈

踏于宦途不如直截痛快徑自浩歸之為便也

况今水土不服強淹于此受人凌辱士氣何在

欲賦靖節之辭適奏維摩之疾懇恩垂憫賜與乞休罷職歸去以遂冥鴻之願以慰正丘之懷銘戴非淺

夢中所得財寶醒來烏有虛者不可執為實生時所得財寶死去烏有實者不可還于虛也

積德處可以修名亦可以損名敗德處可以損名亦可以修名修名處可以積德亦可以敗德

損名處可以敗德亦可以積德知其解者誰乎

沈氏日日 卷七 五十三初集

莊生所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非真人不能為此語

此語

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有晝必有夜有人必有鬼倡無鬼之說者其心跡曖昧

不可使鬼知鬼覺故云無也無鬼則無地獄無地獄則惡人死去豈不逍遙故以此說自寬耳

不然五經皆言祭祀孔子亦云鬼神何必佛老二氏始悉其情狀哉

二氏始悉其情狀哉

唐高宗太子弘爲武曌所醜追尊爲孝敬帝廟號義宗賂賓王討武曌何故漏遺此款元克莫大于弑逆豈文人之思未暇及耶大凡露布檄文須有擒拿如老吏判案手不可帶經生氣避諱者但當避目前不當避及于古如漢景帝諱啟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卞莊爲卞嚴之類非也至于文帝諱恒因以恒山爲常山假

沈氏日旦

卷一

五十四初集

令祭告五岳本致虔也而翻改易其名神享之乎故曰山川都邑不以名也此賈生之諷也天妃廟在在有之此海神也姓林氏福建人永樂七年正月遣中官鄭和封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金陵之儀鳳門祀之其原號乃宋靈惠夫人也恐腐儒悞認爲邪神效狄梁公毀淫祠而賈禍焉特紀之

沈氏日旦初集卷七畢

沈氏日旦

卷一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前著

崇禎二年冬

閩中荔支通譜序

夫物各有止魚止鱗菜止蓴菓止荔極矣是數者東南異味天所以私知味之人也而子鄉頗有憎棄尊者安知閩粵巴蜀間人人喜啜荔哉是人以命酸故躬逢異味如同嚼蠟不使雋永

沈氏日旦

卷八

一初集

譬病夫食蜜衆競云甘彼獨稱苦庸非命乎然蘇學士誇江瑤柱之美謂雖齋素人不覺口角流涎此說是否以予揣之食而不知其味者尚不乏人必無不食而反知其味者閩中人日用而不知知之而嘆未曾有者祇從他人齒頰得之蓋耳之于聽非口之于味也四方人宦于閩者居非其地或至非其時有啖有不啖啖者有喜有不喜而所啖之荔有美有不美所喜啖荔

之人其詩文有嫻有不嫻以故上下千載諸家
家曾不盈寸迺耳食之徒不識方紅江綠爲何
物亦附會其美形諸詩歌則諱且充棟此猶盲
者譽花、聾者褒笛、十八娘有知不復作笑、雙美
人哉子舊嘗令汀其下邑接壤漳者荔樹稀如
辰星、至建廷邵三郡其民老死曾未觀見鮮荔
何況屬厭而四方人遇閩人概云此貴鄉仙品
也閩中人未經噉荔者輒妄受四方之諛而不

沈氏日旦

卷八

十一 初集

惡亦大可異哉嗟乎斤斤一荔自妖妃郵置後
以口腹貽累而土著者色驕風聞者舌妬總涉
有我實則燕趙蘋果吳越楊梅皆遠出荔下葡
蔗益懸矣此不易之評也雖然月中躔度千有
餘里仙桂托根幾何而自下望者但云月桂已
耳未嘗支離分屬荔爲天下菓爲人間菓非爾
家菓爾邦菓豈閩所得私且阿乎荔譜初自宋
蔡君謨至我明徐興公廣之鄧道協增益之

蒐羅大備然皆閩人使不知味者得借爲口實
予也東西南北之人論至公也若云鄭環而僞
因護之予則焉能

千頃齋集序

予昔嘗取道溫陵奉惟遙聘則紫帽諸峯秀麗
如畫曰快哉人文之盛孕毓此乎既而思斤斤
括帖之技替紳之榮于三立何當意必有五文
鴻碩傑出其間而屈指按之泉郡條詞家標幟

沈氏日旦

卷八

三 初集

者自李龍湖外諸作者英多蔚起更僕莫罄較
他郡才特雄其白眉數子中而流寓者爲黃明
立先生先生溫陵望族秩介兩廂六館間宦于
南都卽家焉以老蓋二十年所矣已巳歲予因
鄧叅軍道協獲交先生鄧迺福之詩人予先生
爲年家子予不慧則芳隣也先生久慕予而傾
蓋愛敬各恨相見晚其所著千頃集詩文凡十
餘萬言沈深溫厚出之有源探之誠不易測展

矣叔度之家風汪洋而未有涯也集中代者十之三按晉侯絕秦書代自呂相張方平諫用兵書代自蘇軾夫然則代亦何傷東山之詩周公以元聖位冢宰不難爲歸士代思婦代先生又何靳藻采不以翰墨結施捨緣乎且獨不味屈原傳乎原爲楚懷造憲令卽代之義也放廢不用詞無所寄而作離騷良亦苦矣說者謂詩文應酬詞頭多譽而少直且乏性靈卽先生亦謙

沈氏日旦

卷八

四 初集

謙自道子曰不然毀者宇宙之殺氣也譽者宇宙之生機也諛墓所獲視薦剡幾何而以矯彈墨之怒罵庶生機長而殺氣默消亦文人調燮之一助也仲尼大聖自云如有所譽何況先生先生弁髦簪紳笠屣括帖毫楮爲耒編帙爲田洵長干之高隱真溫陵之遺賢嗟乎蘇司業自傷遭時不淑以幸識元紫芝爲生平快事于于先生亦云

漢書劉向傳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傷之也亦幸其不及見而早卒也向與周堪同受恭顯譖而下獄得不死亦幸矣十年不遷豈足道哉向非貪富貴者依依不去僥倖元成之一悟與屈平同一苦心朱雲卜王氏之必篡而病不呼醫猶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意也梅福訟王章之寃一旦棄妻子去九江亦可哀也哉夫爲人主者何故使忠臣至此極也

沈氏日旦

卷八

五 初集

王莽只一味假謙恭此外絕無所長漢兵至且迫矣猶然向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學孔子口語比于初篡時周公模樣皆蠢且迂之徵也特以元成哀平四昏主連綿在位更值海內豪傑缺乏卽助逆諸臣如杜欽谷永張禹輩庸劣有餘雄詐不足莽之崛起在此位也如是之易豈非天哉三國人物十倍于新漢獻之駕下不殊于元成哀平而猶能以空

名延數十年者孫氏父子兄弟力也。有吳則蜀不孤立吳蜀合則操有所憚而不敢速即帝位。吾蘇篡叛較之操不于其身于其子然幸以考終莽踐祚十八載始斃漸臺董卓無一朝南面之樂燃臍三日夜不休非巧拙之殊所遇時勢異耳。

苕中一諸生于試卷中漫用無聊二字爲文宗所黜偶演傳奇扮婁人臧倉登場是生嘲臧姓

沈氏日旦

卷八

六 初集

友曰殆足下始祖耶臧應聲曰臧倉是無聊者是生恚極不能復答蓋吳中諺以去勢爲無聊故也此諛巧而頗毒

昔人謂蘇長公文章似戰國人有縱橫氣此追而上之也予謂子貢雖春秋時人然觀其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機鋒作用迥出蘇張上蓋戰國人文之祖也孟子文章確是戰國的派但除去仁義良心等字雜諸儀衍中絕無分別董

仲舒王通文章添些格致誠正等話雜宋儒集中亦絕無分別。

竈有極大者週圍通計之可十餘丈試割其肉以繩懸之則徐徐墜地幾盡所存于繩者祇一綫耳在將絕未絕間人乍見驚訝則從地上徐徐收起復繫于繩依然如故視原肉不減分毫此事大異粵紳韓孟郁所言也記之

李賀每旦出乘款段從小奚奴背錦囊遇有所

沈氏日旦

卷八

七 初集

得卽書投囊中恐其遺忘也此與王仲任墻牖悉置刀筆其意頗同奚囊錦囊之說昉此然但可加諸作詩者至于資斧路費亦用之則左傳垂橐之義也溺其旨矣長吉七歲名動京師韓昌黎皇甫湜實奇之連騎造門與之並轡而歸所賦高軒過一篇乃援筆立就者妬之者以爲鬼才此卽韓公贊語中所云鯨吐鰲擲牛鬼蛇神不足喻其虛幻者是也可見憐才者卽褒美

詞頭亦當點檢恐旁人借爲口實賀父名璿後舉進士或謗其不避家諱韓公又著辨諱篇爲其解嘲甚矣庸俗之忌才也比醜婦妬美人等無有二、

劉先主盛德人也觀其不忍取荊州雖失策然一片仁心可敬可愛劉禹錫詩業復五銖錢似狹小之生兒不象賢似耻笑之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似戲謔之矣且長篡賊之風短英雄

沈氏日旦

卷八

八 初集

之氣非體也語意還該回護纔是

李肇國史補謂韓退之登華山嶺險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訣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得下夫作書必攜帶筆墨傳書必攜帶僕從尚有翼之而行者何至于哭且訣耶文公直寄意焉位高身危退轉無計猶墨翟之泣染絲阮藉之慟岐路非真也然文公又載諸詩以實其事故人益信之而不疑

予以一金簪縮髮原重三星至七年後剝去四分袖踰數月翻視其裏則聚埃一撮非絮非綿非塵非垢卽袖中布帛磨盪而成者所謂漸也故曰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匪朝夕所致法界猶簪袖然元氣日以薄財求日以耗末如何矣

杜子美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詩未報恩波知死聽古人絕不以死字爲諱今人却不敢用用之亦未必妥予少時自題其寔謀曰死休事

沈氏日旦

卷八

九 初集

或問習氣何故難免子曰絕類離群者豪傑也豪傑卽綠林綠巾亦有其人倚墻傍壁者衆人也衆人卽科目宰官不能自脫故云習氣耳先有習聞後有習心既有習心因有習氣或問豪傑無論試言其尋常者尋常秀才如何習氣曰高等生不肯與下等生會文竟不知解元汪鳴鸞曾考四等會元許獬頻考三等百計經營惟在一館有館之後不在館中此尋常秀才習氣

也尋常儒童如何習氣曰臨考對鏡拔鬚求妻質珥平時絕不讀書罵異途為奴才官見先達非股栗無措即出言無狀此尋常儒童習氣也尋常公子如何習氣曰自負門第耳食譚文不曰先祖先父則曰家叔家兄與貧士會稅誓不奢費一錢受名士巧詆冥然罔覺此尋常公子習氣也尋常任子如何習氣曰異常之謙異常之吝厭讀正史喜看閒書此尋常任子習氣也

沈氏日日

卷八

十一初集

尋常例監如何習氣曰謂文章無憑道關節可驚好結黨生事而穿其藍衫慣舞文災木而刻其胡說此尋常例監習氣也人當以豪傑自待而快子言不當以尋常自局而憾吾語

或問對客陳說本出真心實語乃語未竟而客以他詞亂之其故何也予曰有三病焉因是客心粗氣浮不沉潛審聽故因是客自己說謊疑汝亦是說謊故因是客世味太深忽其人并忽

其言故

為楊易為墨難楊近于說激而其機順墨近于痴迷而其勢逆楊氏眼冷可以寡過墨氏腸熱必至叢怨楊者狷之濫觴墨者狂之流弊也指為異端彼亦不得不受而心情見解猶有一種堪宥處不若後之人口圖楊墨以自附于孔孟者又墮入異類而不啻異端矣

稱謂有可到者呼秀才為相公呼隱士為徵君

沈氏日日

卷八

十一初集

呼優婆塞優婆夷為菩薩是也稱謂有必不可到者呼六部胥吏為大爺是也大爺者邑令也

本朝非甲稱貢三正途不授此官

萬曆壬午乙酉間士大夫居鄉者三品京堂以上與皂臧獲輩方稱老爺即陳敬亭公善非不方伯也而老爹自若也今州縣佐領家居亦借稱老爺矣切聞者宿云曩時三品京堂公子方稱大爺臺省部屬藩臬公子但稱大叔我

時已冒濫大爺矣。今則不然。市販之兒，謀卒之
裔，無不大爺也者。和尚既可稱老爺，則和尚妻
亦可稱奶奶，和尚子亦可稱大爺矣。有是哉。
王安石欲以李定爲監察御史，宋敏求知制誥
不敢具草，此猶宰相意也。乾淳間，帝欲賜謝廓
然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林光朝不肯承旨，繳還
錄黃一道，則以人臣抗人主，母迺已甚乎。說者
多之，謂此舉過江後所未有。予謂此舉過江後
沈氏曰旦 卷八 十二初集

祿山陷長安，王維扈駕不及，爲賊所得。按維有
朝川別業，其家頗富，富人情性，嘗倉皇迫切時
必須位置區處，不若杜少陵蕭然無累也。賊平
後，從僞者以三等定罪，維亦與焉。幸肅宗憐才
出諸獄，遷太子中允。不然，無噍類矣。後之臣子
遭時不淑者，但忙走隻身可也。
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吾取五物，屬之騶虞，屬仁
不食生履，生也。解豸屬義，能觸邪也。獬豸屬禮
祭獸魚也。鴻鵠屬智，高飛遠逝，緇弋也。雞屬信，遇
丑午則啼也。五物所長，人皆不及，而反曰此偏
致之品也。中庸接踵于當世矣。諺有云：德可以
吾杭有佛總甲，蓋聯絡僧俗，同以作善事者。嘗
讚蓮池大師能前知未來事，誇爲神奇。予曰：此
特定中之慧，非修行之驗也。予在曹監時，讀書
爭雲庵已半載矣。庵後廢園，可畝半餘。一夕心
動，謂滅獲曰：速持燭燎遍照，則草莽中果隱隱

一賊蹲馬驚喊竄去。又少時至婦家留飲。忽去去銀鑲杯二隻。遍覓無踪。子指佛堂前磁爐曰。莫非匿此中否。索之果獲。又一日書房中心動。蓋不探潘寡姐已月餘矣。至而與言。近日減獲。沈高負逋頗多。必未稱貸。貸必十金。姐窺須慎。且累子區處也。姐大駭。答曰。彼昨日實未貸我十金。吾許以明日應其求。今當卻之。諾如此類。不可枚舉。蓮池而神奇也。子亦神奇乎。

沈氏日旦

卷八

十四初集

佛總甲又問。定能生慧固矣。然諸凡修行者。皆習靜。皆跌坐。何獨蓮池能前知乎。子曰。黃河本濁。澄之不清。淮泗原清。滂之不濁。蓮池所得力者。本未根器。非後來修行也。年未三十。卽免諸生。而假三寶。誰有此大勇乎。文臣無尺寸功。而襲金吾者。不可勝數。托言運籌。借名善後。冒濫寔甚。有大功而謗議叢生者。招忌故也。功名之士。又不屑以賄通也。以故逆

濠賞格。凡內官軍官領兵者。皆封侯。而王新建。但以伯爵終。並無議及公侯者。或曰。文臣例不得封公侯。誠意其證據哉。子曰。不然。帶礪之盟。從汗馬生。從拓土生。是以謀臣如良平。不得封王。誠意猶是已。然洪武初年。伯爵僅二品。後與公侯俱列一品。則新建既可以伯爵。寧不可侯。且公乎。况文成親自戡亂。不專以謀顯。非青田所得例者。存是說以待後之廉恕者。采焉。

沈氏日旦

卷八

十五初集

子年未週。花甲所見。巡撫受奇禍者。為吳善言。為党馨。為趙可懷。為徐可求。萬曆壬午。江陵張政府議減兵餉。吳公撫浙。奉行太驟。士卒鼓譟。昇至管中。欲效留都。先年射斃黃侍郎故事。其後党公撫寧夏。亦以減餉。故激變。斃其屍為肉泥。趙公撫楚。適值楚府宗室構讒。與王為仇。趙不緩言調劑。立刻隕命。于堂。徐公撫蜀。蜀亂。苗兵陽以萬人助義。而陰缺額三千。意在冒破錢

穀賞賚也。徐必欲核實，遂譁而前，碎屍萬段。此四公者，皆蹊刻迫急，乏寬然有餘之度。蓋自速禍焉。而國威國體所傷多矣。然胃中尚有所執，因有所迷，未必盡出于墨也。近時有畢自肅、王應豸之事，更可太息。紀此覆轍為後車之鑒。集句詩起于晉傅咸，不起于王安石。凡人資鈍而心堅者，乃能旁撻成韻，比造篇更難。爽快人豈耐煩為此。

沈氏日旦

卷八

十六初集

花有取義于禽者，雞冠、鵝腳是。卉有取義于飛走者，虎刺、鳳尾是。菜有取義于毛鱗者，鹿角、龍鬚是。境有取義于獸者，羊腸、熊耳是。蓄意不字園亭乃趣事也。念及于後裔之不肯而料其必不能守，則索然無味。生退悔心，求田問舍，理弄持籌，乃俗腸也。雖子孫甚無賴而役不休息，窮日夜以經營，而無變計，何也？向于高明者往而即返，向于汙下者入而不出也。

凡死牛、死狗，不因病而驟斃者，如人中惡或食毒草、毒物，或偶感陰陽戾氣，其遍身血肉臍臟必有一二受毒，受戾處命蹇人食之，輒死。以故食死牛、死狗之人，有死有不死也。愛食敗肉者，若以予言為迂，賜使自裁。

陶歌菴太史與人札云：楚中饒名山，而吏卒守視將損人意，趣定須以讓野客。此說非是我輩知交契誼，散處方隅，豈能作買舟訪戴事？幸有

沈氏日旦

卷八

十七初集

計借之便，補官入覲之便，得聚首長安，此塵勞中一大快也。山水亦然，遊費遊伴，豈窮措大所能辦所期，必籍居官資其僕馬脚力，以縱目于登臨，亦鞅掌中一大快也。居官而復戒遊，則官念未化，原非遊品。遊料若人，即不遊亦得人于鄙舍，再宿而去，不覺感慨依戀，有不忍遽別之意。此為情乎？抑為着乎？然亦指精紫解字言耳。頽垣朽棟，急去為快，猶如見俗物厭客口。

巫巫留而神不屬矣人情于別離間全以愛憎起見不但有情之血肉為然即無情之土木亦然哉雀經舊巢而噪燕過故壘而啼鳥亦然哉何況人類也

韋蘇州送官人入道詩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

看戴角冠時贈炙人口然寔有病夫區區珠翠

所值幾何不以贈別同儕必令公主收去已酸

極矣况角冠而君王看戴則寵未衰也肯棄置

沈氏日日 卷八 十八初集

之使作步虛聲耶雖云詩不可泥此病却須一

針不如項斯詩玲瓏委宛

古跡因人而得名如灌嬰井澹臺墓之類不可

勝數惟帝王園陵經兵火後無復存者三代漢

唐宋皆然不必專痛夫徽欽也

子者男子之美稱此非的確語也孔曰父父子

子左曰玉帛子女則男之稱為某子猶女之稱為某氏而各以姓冠之者也至于單言子則觀

面相對不必更贅以姓是即爾汝之義謂之輕襲亦可而顧云美稱乎王安石呼呂惠卿為福建子亦美稱乎

古人愛花皆愛其能長久者也梅可半月餘菊

可一月餘蓮可三月餘否則色之艷麗者無踰

牡丹香之郁烈者無踰桂而愛者絕少夫豈特

朋貴耐久即花亦然矣

孔子周流天下不專在行道與得君亦欲廣收

沈氏日日 卷八 十九初集

門弟子為用世之具耳譬醫師入山採藥預備

藥籠中物然後可以攻疾以故七十二賢豈盡

魯產子路為卞人子貢子夏子哲子羔為衛人

子游為吳人子張子正為陳人季坎樊須子里

為齊人司馬牛為宋人漆雕開曹卹秦冉為蔡

人公孫龍任不齊子丕為楚人子南子徒為秦

人子期為晉人不一其處蓋孔子遷蔡三歲而始得弟子三人如是其難也則孔子終身所經

之國其國之賢善才能療若指掌矣其國之利病興除又因其國之人而洞悉之矣假令孔子得志令七十子布滿列國如神針所刺沉痾立起朞月可三年成豈足道哉而說者云卽不用世吾徒自足以相樂天壤間安得此酸語流入兒童耳邊傳爲老學究衣鉢耶夫醫人讀方書滿腹聚藥料克棟而病家不使按脉調劑此亦最鬱之事有何快愜而云樂也此等話但可加

沈氏日旦

卷八

二十初集

竹林稽阮輩非所以慰孔門師弟也千年魔見一棒打滅

屈原詞臣非謀臣也倘其爲謀臣乎必養晦以待時武關之誘松耶栢耶之歌尚有可以自見何至預沉汨羅爲亦功名節義中人非文章中人也倘其爲文人乎退而著書足以自樂何至煩寃之極蹈彭咸故轍爲意者逆知頃襄之不足輔望絕而然歎若非上官大夫靳尚輩千載

後安知有騷則原之一死勝他人百生矣

古人生長富貴而抱韜畧者信陵君擅才華者陳思王俱以不得于兄遭讒抑鬱而死假令二子者陰懷不軌出其緒餘足以有國有天下顧耻不爲也自不得不出于死之一途嗟乎食租衣稅者尚以韜畧才華銷折其福又况享科名而躍冶者安得不數奇也

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三當其爲尸則弗

沈氏日旦

卷八

二十一初集

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于廣其義當其爲隱亦弗臣也如嚴光之類當其爲將亦弗臣也如推轂專閫者不受君命之類

舉至細之倪者曰一星論其極微也今夫星麗于天者不知其若何方隅自下視之則無幾耳人自以所見爲分量天下事何者不然星其顯者也試卽傳奇一節觀之出塾師手筆定有一講書課文關目出吏胥手筆定有一拷訊鞠獄

關日出山人手筆定有一吟詩唱和關日皆就
已起見也

庶人婚姻假士服以行之諸侯將繼統先以士
服入見天子一借之成禮一借之鳴謙然則士
服在可上可下間即今時儒巾青圓領是也

春秋載鼯鼠食郊牛角一已異矣而至于再夫
牛未用于郊猶生動之物也鼯鼠焉能食其角
哉今據目前所見牛角盡完未有為他物所戕

沈氏口口

卷八

三三初集

者獨魯郊牛遭此厄哉不免郊而免牛何歎闕
宮詩說者以為美僖公也此時已有福衡之制
而鼠食牛角顧成公七年正月事殊不可曉

曆有自相矛盾者既云上朔日不會客作樂又
云是日宜嫁娶夫嫁娶豈有不曾客作樂者乎
可笑也

舜造漆器諫者十人禹稷契臯陶伯益必無一
人與者其所諫之詞史臣亦不傳何也愚夫難

與慮始假令義皇時已有漆器舜驟革之進諫
者非他臣即此十人也

百姓費百金朝廷未得其半官府費百金百姓
未得其半此猶勢分隔絕使然至于婚嫁之禮
父母費百金子女未得其半則兩京風俗虛夸

與他省郡迥異也北京行聘者兩人擡一鷺南
京行聘者兩人擡兩鷺豈獨鶴乘軒可異哉
命名者我也受名者物也然名無定執即呼先

沈氏日日

卷八

三三初集

生為徒呼門人為師亦可也呼姐為弟呼妹為
兄亦可也師徒姐妹兄弟易名而命之即易名

而受之有知故也有情故也無知無情者不然
名木以石名馬以牛不受也即以木名木以馬
名馬仍不受也不受而施者窮矣

輔臣之得終父母服自楊廷和始此正德年間
事前此俱奪情奪情非張江陵所創也特此典
久曠而復興則輿論駭異况張恃權而橫人不

得不借此爲口實以剪忌迂儒不諳掌故特揭

之親璋時有以奪情規崔星考而授引江陵者故暫置夫

王毛仲嫁女天子命宰相以下悉詣其第意在

羅致宋璟蓋寵異之也夫毛仲闈人豈未刑之

先已弄瓦耶及嫁則毛仲已有年矣乃知古帝

王所寵婦寺屬便嬖使令者多不專在色也

燒字吳人讀作梢闈人讀作少蘇子瞻蜀人也

其海棠詩更燒高燭照紅粧則從吳音其往岐

沈氏日旦

卷八

二十四初集

亭詩盡放青青沒燒痕則從閩音殊不可曉

京師士大夫死于病者少死于醫者多世間善

男子欲作佛事者慎擇良醫厚聘至京廣施救

濟作福無量但不當徇情面憑薦譽認庸醫爲

良醫翻致藥殺人耳鎮江乃天下醫派之宗試

詢道路衆口咸云某良醫也三人之言同則匪

情面匪薦譽矣良醫居鄉每歲所獲以百金千

金計豈區區數十金可延致數千里外乎更可

異者太醫院官不知湯頭丸片爲何物糜費祿
食至尊壽考者絕少雖天數使然而人事亦未
脩也

子服景伯權臣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鬻權之
語也景伯而果知子路之寃則直陳于季孫可
也不必對夫子發不平之鳴矣子以命折之卽

以天折王孫賈之意同迂儒錯認景伯是正人
以爲一片熱腸竟不知世情浮游語耳夫子勘

沈氏日旦

卷八

二十五初集

破宵小態狀微以冷語相侵不惡而嚴矣
淘砂澄金此小人之能也而君子有不及者掄

才衡士輒多遺珠非認砂作金卽疑金爲砂此

李杜所以不由科目而劉蕡終身不過也

幼不遜長無述仲尼何取于原壤而與之交而

以故人稱也夷俟以戲孔子看孔子作何應法

呼之爲賊以杖叩脛總戲之也不然孔子生平

待人從來無此峻厲而壞無一語酬答安意受

之又未聞蹶然起謝何也揣壤意老者不以筋骨為禮儒家亦有是說安見已之倨耶孤卑身而伏以俟傲者庸知其非抑耶但貌涉不恭不可令二三子見故切責之耳若謂壤宗老氏之教則又不然老氏守雌守黑標訓示人且以驕志傲色戒吾夫子夷俟豈其擬哉

為友人作鑪銘

苟令座中香浮不輟別有幽芬匪伊雞舌聊寄

沈氏日且

卷八

二十六初集

博山于几案設

代鄭按臺疏稿

天啓元年福建永定作

為直陳當今急要以祈 英主速斷速行事臣

累閱遼報憤激之衷久欲披瀝自念奉 命按

閩路遙難以遽達即有芻蕘末議仰瀆 天聽

恐臣所言者在 朝諸臣已先言之祗滋贅耳

昨偶讀宋相文天祥傳有元兵入汀四字夫汀

乃閩極南之郡尚不能免則 神京密邇遼陽

皇上能旦夕安乎臣今不敢迂詞取厭謹據臆直陳 皇上試垂聽焉夫遼事不以謀勝而以力角此前車之覆轍也然當今不怠無謀忠無用謀之人耳言路雖通賢路未闢譬沉疴危在頃刻而庸醫不揣不退雖有神醫耻來問疾忠臣義士徒抱敵愾之念何益哉臣今有六策可實見諸施行者為 皇上陳之第一策各直省更置武科分為三則一韜畧科一膂力科一

沈氏日且

卷八

二十七初集

技藝科陳腐套策一切不用郡邑不拘多寡務期得人本處撫按面給路費若干起送至 京備用唐武科亦分數等郭子儀以膂力科起家後靖唐亂封汾陽王第二策選將最急于行伍中萬人選千千人選百百人選十十人選一角智勇勇智勇合者為大將分者為偏裨宋之狄青岳飛皆奮跡行伍謚武襄武穆第三策封爵最急能復開原者即以開原侯之能復瀋陽者

卽以瀋陽侯之使其世守勿于事後爽信可也
雲南黔國在我 朝爲已試之成效矣第四策
文法宜寬無識之夫議論苛刻掣勞臣之肘灰
志士之心英杰潛藏而不肯試有鑒于經畧熊
廷弼也古來周公東征樂羊伐中山皆以三年
計今廷弼尚未滿兩年也嗟而去之全違盡失
參肉豈足食乎第五策軍機宜秘而我所欲行
者露章傳宣偵候不嚴而虜所已行者事後方

沈氏曰

卷八

二十八初集

覺此目前勝負之大關也馬邑之謀洩而王愜
喪師渭水之伏成而李靖奏績卽使廣武君之
策得行淮陰侯已蚤有備豈被擒乎第六策擇
言而聽遴選有識有學諫臣六員或八員隨政
府入閣議事謀斷相資不使群喙爭鳴以榮惑
主聽唐貞觀間諫臣隨宰相入閣議事此太宗
所以興也臣六策雖不敢比于六出之奇然皆
當今切要急務望 皇上獨斷而速行之臣更

有望焉誅戮者實禍也官爵者虛名也當此殆
哉岌岌之時 皇上欲海內才智之英舍身爲

國受其實禍而猶吝惜此虛名副使陞蕃政
都司陞叅將循資拘格能得人死力乎俟望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當有不次之擢也可 皇

上習見 皇祖神宗靜攝深宮章奏遲發竟不

知曩時天下猶太寧也假令 皇祖而在聞遼

陽失守必翻然改圖取法 世宗矣伏望 皇

沈氏曰

卷八

二十九初集

上重賞嚴罰寬臣下之小疵決 宗社之大計

雷厲風馳取法 世宗肅皇帝英斷以恢復遼

陽臣不勝激切懸望之至

上葉臺山相公請啓

天啓乙丑春作

伏以調鼎奇猷佐三朝之鴻業擎天巨力奠八

極于安瀾惟間氣篤生偉人實上帝資茲良弼

恭唯大師相大柱國元老閣下量廣休容謙隆

吐握玉融毓秀耆英宋氏潞公福洞鍾靈孝友

周家張仲德威暢 人主聲靈者千萬里出處
關天下安危者二十年似茲北斗仰瞻未許東
山穩臥遯章句小儒風塵下吏願奏笙簧于遵
豆之側獲靴耿光于社稷之臣謹詹是月日敬
列匏尊肅迎袞舄乍欽龍象之範稍遂芹私渥
聆金玉之音可勝燕喜伏祈賁然寵臨曷任欣
忭踴躍之至謹啓

募助童年兄傳啓

萬曆戊午冬作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初集

謹啓童養所年兄自壬子彈射以後羈愁三年
值長安桂玉之秋家徒四壁旁觀猶且憫念同
籍寧不動情摘微文而遭顯黜之條是蹊田奪
牛之喻也攻會榜而借鄉試爲兆其設網離鴻
之誤乎茲者是非漸白朝紳共嘆其冤恢復有
機我輩宜周其乏諸年丈天飛在卽廷召有期
減旅舍之一觴作福無量萃行厨之餘瀝沐惠
彌弘政如應龍之興風雲不過救時之急而甘

雨之潤枯稿遂爲當厄之施競起熱腸定來羊
舌之泣克敦雅道寧貽李絳之譏多寡惟命所
捐弟不勝祈懇之至

于氏義田記

萬曆丙辰年作

當今通患在生齒繁而財求不阜非獨魯也乃
魯尤苦歲稔詩不云乎自今以始歲其有方君
臣胥樂時岌岌乎年穀是慮則天靳降康自昔
然矣今 皇帝御極四十有四年而魯大饑登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一初集

青萊三郡父子兄弟夫婦相食 欽命發倉粟
十六萬帑金十三萬賑之而道殣猶相望焉則
東方司牧之臣平時所脩備謂何矣予過汶習
聞其邑有衛幕于誠齋公者爲富而仁且俠也
割腴產千畝以贍族號于氏義田其他義房義
塚義橋義船之類種種私竊計大凶之年每有
不凶之家豈虛語乎已而聞于氏宗人艱食如
故異之則其田已瓜分矣蓋揆公初願實欲積

貯以給宗人之貧者使沾溉于無窮後不竟其志草結此局非本懷也而公仗義之芳聲反緣此顯予因思參狙者不朝四而朝七狙悅更何如哉然難爲繼也而欲自完則不得不爾何也盛世禁人爲非而季世不容人爲善世豈無富埒陶白而捐半菽于子姓如劍其肉者乎假令媿且忌而流言中傷不曰沽名則曰避役當事者不察重徵發以困辱之是敦睦之苦心翻成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三初集

門戶之隱禍爲善者懼矣幸有成美之賢令相繼表章而公之義問愈顯雖然范文正舍其宅而費之至今在也尋其所爲義田輒湮滅無考者何蓋田有專屬費無專屬無專屬故能久也而名則並傳不朽于氏義田之設日久滋蠹不待智者始卜而其名與汶邑相終始所厚于風俗人心者多矣嗟乎藩祿耗于玉牒之紛雖司農末由措手何況于氏君子嘉其意可耳使宰

汶者而通是意也汶民幸甚使轄魯者而通是意也魯民亦幸甚何憂乎財匱何虞乎歲稔何藉乎廟堂之賑貸于氏義田安知非吾黨不龜手藥乎而吾以望今之有位者

觀察使葛公寶泉局遺澤碑

天啓元年代
閩中鄉紳作

今天下財賂衰耗十倍曩時不第司農計殫而持籌一方者若不能爲無米之炊惟恃憫時君子觀變以通其所窮我 昭代定鼎以來野窮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三初集

于生齒之繁 朝窮于邊防之棘而所在開局鑄錢實助周官九府遺意然予聞之漢初吳鄧氏錢布天下而私鑄者始有厲禁今非有強藩雙俸蠹蝕其間而錢法梗塞者何輕重出入之際計臣失平而錢上壅也猾胥漏竇而錢中飽也奸民扞綱而錢下侵也遞行遞格幾至于不可問非不可問也自非具真實心勇于任怨者則莫敢問非介然紫已毫無染指者則莫能問

以故錢法之敝八閩尤甚漳泉濱大海當洪濤巨浸中鼓柁爲爐人人泉府在在寶源建延諸郡又以宋元舊錢私相貿易而蒞閩者問乎不問乎迹按之若民與官爭利實則民爲政而上無捺焉由來燕齊吳楚秦趙間錢法縱有梗塞不至如是最梗塞者惟閩獨也今 上元年百度更始奉 旨起鑄當事者矚于所以輒空文應耳觀察使葛公卿憲蒞閩既督醴政兼署錢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四初集

法簡才賢佐領以綱紀其事而人心肅然整齊乃復定爲令甲酌出入於帑者以三七兼搭酌予奪於市者以新陳互換物價調而商無虧也平準確而秤無畸也銖兩定而式無低昂也委官乏署則鳩工以營之匠作苦熱則池亭以休之奸盜伏慝則崇墉以守之其肩且混以自羅三尺者皆攝公之廉直而無敢逞不踰時而省會而郡邑而市廛而村墟金錢灌輸行如流水

誰寔繫已任怨相時而通其窮者非葛公哉矧當建酋遠訖紅夷近熾之時徵餉募兵應接不暇而公以真實心作實際事他如煮海之令區畫有方瀆河之法經營不倦而猶以公餘之暇爲斯文指南成群羔鴈執經而問字者趾相接也予無從窺公之才與識而窺其所兼又窺其所暇壹似有夙根慧性者宦轍所至尸祝無斁士民指爲功德而公遜謝曰吾以修職業也殊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五初集

異乎違道干譽者矣公河工將竣而錢法告成閩中士民謀所以不朽公者而乞言于予勒之瑣珉亦就事紀事未嘗溢美而公之造福于閩者寧直此哉

張僧繇闢立本輩非不以畫名也然畫一幅纔是一幅不能鏤諸板以傳也縱係真蹟亦云五百年而神去况兵燹爲祟乎至于字推鍾王智永等祇就石刻摹擬猶耳孫遠追鼻祖形容但

于遺像間觀想非靚面也文章不然三代逸矣
典謨精義絲毫不失徹古今通夷夏片時著作
垂諸無窮故品之最貴者莫如文

子瞻兒邁迨過子由兒遲迨遠更無一人以詩
文名者接武之難如是老泉負才不第以布衣
終之蘇並起振前人未耀之光亦乘除之數而
非偶也

世間貧者極多餓死者絕少蓋庶耻壞則衣食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六初集

自足惟荒歲不然雖俛首求人而人不應其求
必至餓死而後已若平時留心未必到此故曰
志士不忘在溝壑然有志者能幾

趨州所謂且吃茶未必即是宗語明茶之一道
亦自不易也予無王濛之阨而道聽塗說猶能
言之斟酌所聞附諸簡冊亦山居人所實受用
處也

初採

採茶湏及時候太早則味薄太遲則味郁以穀
雨前五日爲率後五日次之其色青翠者勝其
濤藍白者佳黃黑紅昏皆惡道也玉茗水濤不
第消煩渴令人神爽慧開

收藏

以精新錫鎔鑄成壘約藏拾觔輕輕築實以箬
襯緊復將箬及紙數重塞壘口仍用錫蓋封緘
切勿臨風近火將小確陸續零取應用庶不洩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七初集

氣

火候

煮茶火候爲先爐火通紅茶瓢始上如黑炭未
燃卽以瓢閣上則炭氣透入于湯其味甚惡扇
起要輕疾待有聲稍稍重疾斯文武候也文過
則水性柔而香不觸發武過則火性烈而味不
恬愉皆非茶家三昧如蝦眼蟹眼魚眼連珠俱
屬萌湯直至湧沸如騰波鼓浪水氣全消方爲

純熟俟沸稍定投入更妙

投法

投茶按四季天時寒燠先茶後湯曰下投湯半下茶復以湯注滿曰中投先湯後茶曰上投春秋中投夏上投冬下投

飲法

飲茶以客少為貴客眾則喧喧則雅趣索矣雖然竹林之侶瀛洲之朋多多益善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八初集

品泉

茶為水骨水為茶神大率茶酒二事全得力于水也山頂泉清而輕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淡而白江水次之井水最下矣梅雨味亦甘和雪水雖清然性陰寒脾胃不宜多沁

器具

桑苧翁銀瓢煮茶謂過于侈易之以磁旋即敗

壞愚意朱門華屋宜銀山居草堂宜錫但忌銅鐵耳

盞甌

白者為上飲前飲後俱用細麻布拭之其他俱不相宜如磁甌曾經貯飯者暫用貯茶不惟味減而羶穢之氣噴鼻細意人自能體認

貯水

水甕須置陰庭中覆以紗帛使承星露之氣則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九初集

與源頭活水不異假令歷以木石封以紙箬曝于日下則機滯而氣閉水則腐矣啜茗之趣在茶鮮水靈茶失其鮮水失其靈則趣不超矣

雜則失真

茶自有真香真色真味倘以甜膩等物併鮮菓入之便失其真蓋茶酒中斷不容雜一他物唐宋人加以龍團鳳餅名目殊可笑也

變則勿用

最初青翠收藏不如法一變而綠再變而黃三變而黑四變而白食之寒胃甚至成積

三要

造時要精藏時要燥泡時要潔精燥潔茶之妙竅盡矣書齋清供此為第一

祭太傅兵部尚書忠肅于公文

萬曆壬子冬作

嗚呼公毓秀扶輿起家經術功垂社稷歿為明神某等公之鄉人也請與公言鄉可乎予聞之

沈氏日旦

卷八

四十初集

入生于情即鬼神不能無情會館之設聯鄉情也他郡皆然夫豈惟杭而邀公之靈額顏忠肅出自上命則吾杭所獨也故事畿闈放榜士大夫各雄其梓里之得雋者孰多以為快而燕諸館如詩人所云飲食教誨之者蓋先達之體也自賓興來未之或廢亦他郡皆然夫豈惟杭而吾杭更不可廢何也海內之有浙浙之有杭如衣之有領袖而杭之有公文經武緯攘夷安

邑即池等北
用時為此
先生為一
形製遺
冠獄王命
者為任子
若而仁
先達
為侍御
所甲也
人而
讀

三子九人
蓋則已
六
舍
時
伯
在

夏綽乎憲萬而有餘如射者之有鵠人爭儀之蓋公非杭之人而天下後世之人也天下後世之人皆知師尊公而杭之人當始進之日不得從先達後一瞻廟貌郵然如有所失故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而廢之自壬子始一時都人士相驚詬曰人情豈相遠哉昔李絳以僅一同榜之語千古傳為口實况在同鄉相沿之舊廢之也何名已而董鄉會者曰邇來力不能舉以縉紳

沈氏日旦

卷八

四十一初集

鮮少故嗟乎多士自致青雲而醜金張宴為桑梓累豈予儕之罪也夫按穆宗時吾杭同朝者七侍御焉而茅公瓚高公儀張公瀚相繼駿發於都哉盛事今何如耶如辰星之麗天熹微欲盡而丁未庚戌又何寥寥也豈氣數之厄公亦無如之何耶嗟乎公之精忠能扶大物于既傾而不能熾斯文于將替貞魂義魄能令先帝悔禍皇天鑒憐而不能以賢書仕籍之昌微

默請于司命而振起其頹無是理也癸丑之春風不遠儻復如丁未庚戌乎安知乙卯不復如壬子乎廢公會者廢會館之漸也逮後進即所以翼先賢也此不可使聞于他郡而予與公在鄉言鄉不敢不告公而有知其牖我乎嘗自辛丑巳丑丁丑而遡之乙丑吾杭成進士者十人公而以在天之靈為桑梓造命雲蒸龍變凡所欲為者何所不得而予以燕其鄉之孝廉曾不

沈氏日旦

卷八

四十二初集

足道矣茲因縉紳鮮少之說而廣之且布其情于公而非責其禮也壬子董鄉會者為誰蓋水部吳大山云

壽卓母媿太夫人六十序 萬曆甲寅春作

陸太夫人者予友卓去病先生母也今上元望後三日母春秋甲子一週同籍兄弟登堂奉觴而屬予修酌者之辭予曰夫世之鍾異質以生者其受福必遐契之卵稷之拇尚矣下而為聃

為鶯子孕育頗奇是猶玉之有璞金之有鑛砂之有床視其母可知其子而惟人不然間秀難徵視其子而母可知也予無從知太夫人之賢而視去病大雅邁俗有高士風子無從知太夫人之淑而視去病溫然春融飲人以和予無從知太夫人之慧而視去病賦性穎敏藻思勃發凡此皆去病所受質于母者也質異則福遐松栢貞四序而長久無壞者無他質殊于凡卉也

沈氏日旦

卷八

四十三初集

故但就人子而論揚名顯親非去病所獨而木靜風寧眉壽用介則去病所邀天者似厚若就母身而綏指之則有母德有母材有母儀而合之則曰母質食其報而享之則曰母福夫去病非以詩通籍者乎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是有母質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是無母福也而僖公以壽母侈魯頌惟側室成風稱焉雖然予與去病皆側室子而側室子之有母質者在漢

爲孝文帝無母福者在唐爲李宸妃太夫人質
異而福遐可謂兼之矣我 國家大和清淑之
氣偏注于江沱小星自 二祖而外飛龍之位
側室子居多下逮王公侯伯卿大夫出側室者
什之六七名世譽髦出側室者又更僕莫數也
且 當今太皇太后不起家嬪御乎未轉瞬而
壽屆古稀再軍恩矣計去病大廷獨對在丙辰
之春而太夫人膺 紫誥試霞衣在丙辰之冬
沈氏日旦 卷八 四十四初集

此時有 聖天子之輪褒在安用同籍兄弟之
祝詞爲然其祥實兆自今日而預以母質母福
之說爲太夫人祝云

奠錢塘楊自邇父母封君文 代同年友作

嗚呼子有令善則歸諸親以故 聖天子褒寵
卓異輒追崇其先如子官何況桃李顧忘之耶
遊門而不邇發祥之自猶之乎不得其門也承
教而不探貽穀之源猶之乎未領其教也 某等

遊門承教而邇發祥之自探貽穀之源孰有如
太封翁之令善者哉髫齡蚤秀射策掇科太
封翁之以經術貽也召杜兩邑多所平反太封
翁之以撫字貽也察淵觀火戴盆獲伸太封翁
之以神明貽也瘞鹿懸魚四知一介太封翁之
以清廉貽也爰書旁午頃刻立斷太封翁之以
敏捷貽也倡議愷切遇事擔當太封翁之以果
決貽也禮士如賓意念常下太封翁之以謙光
沈氏日旦 卷八 四十五初集

貽也蓋雲間隔虎林一衣帶水民情土俗不諛
而自宜已不啻烹鮮游刃之便而貽穀有太封
翁在則師門之澤皆翁所究矣虎林士民相與
謳思夢想于去後而不忍釋者皆翁所結矣而
虎林人未嘗習翁政如耳孫之憶遠祖摹音容
于遺像之中而一一參對于父母以庶幾其有
合也翁不爵而貴不齒而壽雖亢宗忻有托哉
而總不如享大年者更無憾于造物也况吾師

業已列諫垣為朝廷作耳目則太封翁之澤行將大究于天下太封翁之思又將上結于當宁不獨虎林人與及門之士而已也而忽焉長逝予于太封翁痛惜傷悼豈有既哉

祭郡守沈純菴仲子文 代社友譚青湖作

嗚呼夫古人于知己鞭且忻執况其後昆哉先生予知已也予生也晚後先生四十年所而產于楚先生知予也蚤甫十齡而拔之童穉之中

沈氏日旦

卷八

四六初集

以冠州士先生何自識之真人倫雅鑒哉已而予困于章縫者十有餘年舉孝廉而往返長安者又六七年所而先生已懸車垂老矣予數從武林人問先生動定邇來步履躑躅乎曰躑躅哉精神悅康乎曰悅康哉諸公子克紹乎曰克紹哉居無何予成進士令構李隔武林一衣帶水得望見先生于函杖間當時所以進予而剪拂之者其光景宛如也又無何而謫居于杭杭

乃子瞻舊謫之地主爵者以之優遷客之賢者而予因是得朝于先生而夕于先生之諸公子也先生有五子昔殤其一而去冬仲子亦復即世歲時伏臘其何以為情耶風寧而木則不靜反其常矣嗚呼痛哉予寡兄弟每壙麓其臭味不啻手足而仲子為知已之後昆以故不弟先生抱西河之戚而予亦頗覺有某莫之感也雖然何歲不殞星而南極老人自若也萬卉改柯

沈氏日旦

卷八

四七初集

易葉于冰霜之下而大椿壽且孳自若也然則先生之大年當不自古稀止而予以此慰先生并以為仲子慰若就俗情論之則亦屬缺陷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甲子科福建擬程 聖人無道外之教以尊經也夫詩書禮習聞則易忽而乍輟又離常也子雅言有旨哉且學者未尋語默之宗而教者先嚴雅俗之辨世有翊一家言以傾聽者可暫而不可以為常若乃垂

世之旨出自先王，即聖訓不能易也。子何以有雅言哉？常道隱矣，心不提醒，則迷而不悟。邪說熾矣，言無證據，則信而轉疑。然非有新奇可喜處也。試觀詩書執禮，有一之不雅者乎？詩以溫而雅，子言思依詩，使誦詩者自得其溫雅之趣而已。書以莊而雅，子言治依書，使讀書者自領其莊雅之體而已。禮以詳而雅，子言執依禮，使守禮者自受其詳雅之益而已。子自言所學在

沈氏日旦

卷八

學八初集

易而不以概及門終日言而不離三者以三者終日味之而不厭也。世運改而先民之經德何時可改？子不過為先民羽翼焉耳。子自言所志在春秋，而不以責吾黨，終身言而不外三者以三者終身由之而不盡也。俗學變而羣蒙之養，教何人敢變？子不過為群蒙醒豁焉耳。夫人何處不狃習心，而偏于窮經則艷異，惟精義未窺，故巧托于糟粕之棄，而子言言還雅，庶有用之。

文章不至晦蝕，夫人何事不牽成說而獨于傳經遂厭常，惟表章無力，故陰竄于倣詭之譚，而子言言崇雅，使生平之剛定，炳若日星，二三子側聞明經之訓，而猶有背馳于詩書禮者，子所以欲無言也。初學滿山房杜

祭金輓桓侍御文

萬曆甲寅作

嗚呼！世有不囿于俗而發憤為桑梓吐氣者，真人傑也。其先生之謂歟！我國家言路挫折至

沈氏日旦

卷八

學九初集

世廟而極而未始不伸，何者？英主立斷于俄頃，非杖即戍，甚則誅故黃髮大臣，望見言官惴惴然如鳥雀之遇鷹鷂，懼不免也。言路縱橫至今，上而極而未始不屈，何者？言官習知明主有容言之量，而藻飾直詞為將來諛墓者作誌料，即咕嗶家猶厭覽而欲明主不寢閣乎？試以昔恣謗誇者生今之世，有默然焉耳。先生默人所不肯默，遂言人所不敢言，寒蟬鳴鳳與時屈伸。

舉朝士所心怖而目側者彈射自我今儒者愧其重發而需者悔其發之不先先生真人傑哉蓋當是時士大夫門戶方起慮無不雄秦而雌浙不盡芟浙士不止也而擊秦之戎首者顧浙之長厚君子也實掩其不備焉已而黨援漸散朝紳稍安非先生之功而誰糜瘡跳躐于草澤田父操鑄制之而有餘虎而翼者漏于焚林之外不能攻也而先生首剏大難之端亦雄矣哉

沈氏日旦

卷八

五十初集一

吾嘗謂東南之士有識無膽西北之士有膽無識而識膽合者惟浙人間有之試以先生而追吾浙三大功臣猶長庚之佐二曜于科名復何愧哉然先生所幸者遇明主之能容所不幸者不遇英主之立斷所不幸而幸者直氣振于朝野浙士依以揚聲卓然為言官儀的使得大究其用豎立豈有涯哉而今已矣嗚呼痛哉半岳摧峯中河墮月或明主所欲言未可知也而我

輩言之微與令嗣有同升之雅不及此有子如是夫復何憾而終以不獲大年為先生惜豈名者造物之所忌而特靳之壽歟

致曾道長書

天啓癸亥長安作

其苦窳之姿既嘗抱慚于獨迂僻之性又屢見憎于人慚者益慚萍踪與世漸遠憎者逾憎浮議與我日親但草木無知葵心猶且傾日豈精誠所感杜魄能不結啣某荷憲臺虛心采物降

沈氏日旦

卷八

五十一初集

節停驟洩溺寧堪狄籠爨焦遽蒙蔡鑑徒以苟營雞肋遂至困滯燕臺開口誰親然明之貌既寢折腰罔補督郵之氣方雄特稔羈愁真成潦倒茲遣小兒南還肅候台居附將下惻生涯汗漫愧身名空贅于宦途流寓蕭條幸父子沾仁于榮戟臨楮不勝翹戴瞻戀之至
就地滾來猶覺傲受人欺處不為癡此黃茂才
述所見壁上語也不知何人所題亦頗有味特

識之

或問人可以勝天地否予答曰日當食不食人之勝乎天也強弩射潮江水為東人之勝乎地也

稱神者云六丁六甲稱數者云六壬夫十干皆五行變化何獨丁甲壬當權用事而乙丙戊己庚辛癸俱泯也

自漢以後魏晉宋齊梁陳隋皆篡叛弑逆其橫

沈氏日旦

卷八

五十二初集

暴不如秦而取天下之詭反不及秦不但偏安已也細繹之則唐太宗之光明正大亦不在漢高帝下至于宋太祖強勉為忠厚故享國長久而無辛勤勞勩且多陰謀其子孫亡國之慘甚于前代理數亦宜然哉

沈氏日旦初集卷八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勿宰甫著

崇禎三年春

林初文先生全集序

夫士以詩文自見非世道之幸也意有所鬱不得遂願借詩文以豁之煩寃而憤懣故離騷纔出楚社即墟左徒豈願有身後名耶不試故藝仲尼愴然有餘恫焉學者但知春秋之作由于

沈氏日旦

卷九

一次集

詩亡竟不知周亦從此亡也孔屈關周楚運祚假令當時能究其用何至泣麟沉江為陋哉儒生之見以文人概買誼以詩酒畧陶潛也予嘗謂才士如列僊俱盜天地之氣俱為造物所不容故僊有劫而士有魔 本朝才士解大紳高季迪李龍湖受禍皆慘更有林初文者建言負痛幽憂以殞顧三子皆乘時表豎末路坎壈而初文當孝廉時已速獄矣予讀其詩文悽惋悲

壯頗多言外之感其登黃鶴樓詩自云千載之下誰復有吊我者乎身不用世矣而僅望知己之一吊當世莫能必于以與諸來世其詞良苦然安知千載下皆楚楚鬚丈夫不蛾眉其貌哉先生之志可哀也已夫士生盛際惟恐人不知生叔季惟恐人知武侯亦以韜藏不密為崔徐所知竟不獲永其天年自有道者觀臥龍亦蛇足矣先生瑰壘寔甚從來無澆之者且獨不見

沈氏目目

卷九

三 次集

夫鳳鳥乎羽玄黃焉音離喈焉百鳥飛鳴環峙其旁為忌乎為仰乎物則然矣而人不能微高翔千仞之上必不獲免夫人與鳳非同類猶伎不相容矧均是人也我獨以才士稱庸愚肯甘之乎詩文薄技也尚有羅詔獄者况上書陳言以立功自期許乎我無意當世眾猶側目而一旦以熱腸苦口強瀆于悠悠忽忽者之前將禍不旋踵盖此悠悠忽忽者視君父不啻路人視

他人之急其君父者真吾仇敵也遇仇敵而不下石有是哉初文忠義之性亦知鄙夫情態如是險且毒乎是以專心富貴者誓不禱一功名之想而銳意功名者先已得罪于富貴之人夫富貴之人寔繁有徒功名之士百不得一焉其數不勝而又以骯髒之氣出之其患詎枘鑿不入已哉列仙所以逃劫者全在于能忍辱才士欲自赴於功名之會反不能受富貴人籠絡有

沈氏目目

卷九

三 次集

死而已耳王元美先生述 本朝三大功臣績最偉然皆乘危亂時崛起者賈長沙痛哭孝文朝則舉朝廷之不異桓侯之笑扁鵲由此推之靖節自放于詩酒豈真忘世哉予以是為初文廣即以是為初文之集序
鬼神食氣曰歎夫闔閭而處者何突不黔何釜不爨氣所燻蒸鬼神無不之也孰禁之使不燻而禪家有餓鬼之說則是陰有所制如監齊使

者之類趙家酒肉非錢家魂魄可攫取者乎若然則先王制禮即令子孫每食必祭其先亦不費之惠也何必四孟二至有常期乎得非以近于賈且非以明民故耶

以劉瑾之兇逆傾心于康海以宸濠之悖叛傾心于李夢陽詎重其才名耶不過收人望耳然則負才名者豈獨蔡邕受董卓累李白受永王

沈氏曰且

卷九

四次集

以厚我輩也

魯哀公于孔子漢文帝于賈生讚不啻口竟莫能用孔子智而料其必不用故轍環以老賈生愚而與其或見用遂謫官以死譬閩市中物把玩不釋手者豈售主哉迺貶駁未幾旋捐價鬻去矣人主用賢亦然

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夫曲阜乃生孔之邑豈七百

其意洛也曰使有德者居之無為無德者居之以三為全

是六公也

非梁紇也於啟聖祠

載前已呈露旺氣而周公豫覺其異耶

身後名固有道者所不羨然以草木同腐之人夫言藏拙則與聖訓相左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以賓實名泯則實隳矣故古人于名教名理名法名義等處一切冠之以名見名非虛幻而不當避也

穎州與國有三程先生祠蓋因穎願而追崇其父珣也按蘇老泉洵原係布衣中大儒故無愧

沈氏曰且

卷九

五次集

三蘇之號珣非其倫也于嘗謂唐有封君皇帝曰高曰齊今宋亦有封君大儒矣噫

、好謀而成姻親中有以此題下問者暮歸挑燈走筆以塞其意

蓋聞國之大事在戎子之所慎在戰却萊墮都業有成效非空談罔裨者比然孟氏竟不墮城東甲以歸則謀猶未成也豈子之故乎抑仲由之故乎由而徒勇鮮謀子又不當以甲兵委矣好謀而成非為他弟子言即為仲由言也書曰

詢謀僉同詩曰謀之其臧傳曰謀野則獲謀非
子所翔論其同而臧且獲也即成之旨也夫人
疇不竭智殫慮石畫自多迺其好自用處愚也
非謀也好也非成也逮潰敗決裂喪元殃民其
初願曾不及此而猶恬不悔禍悻悻然委咎于
成敗之數豈非惑哉凡行軍者氣欲雄心欲小
飲水內熱先自憚也匹夫勝子先自恐也夫然
後有建瓶破竹之勢而銳焉無前子所謂臨事

沈氏日日

卷九

六 次集

而懼者近是敬勝義勝戒謹恐懼先聖危微心
法本自如是而出其緒餘以即戎何攻不破何
堅不瑕蓋張皇六師別無他秘與固即在調攝
片念中矣殷武丁恭默思道鬼方是捷周西伯
小心翼翼崇密是征子自云我戰則克非誇矜
露所長寔內戰于心耳內戰者懼也說者曰三
代以下有豪傑無聖賢正謂事機旁午紛至雜
投譬奇疾怪症有方書所不載者聖賢懼豪傑

不懼也顧有聖賢所懼而弛謀以聽命者有豪
傑所不懼而創非常之原起而運謀者有聖賢
謀之數十年而氣數所阨未必成者有豪傑旦
夕經營謀之忽易而反成者倖成之與求成相
去星淵故好謀者聖賢豪傑所共矢之慧謀而
成者聖賢豪傑所共勉之吉而事前事後壹稟
于懼者聖賢朝夕惺惺所獨提之心也防顯于
微圖安于危謀其剝枝耳心印耳懼微耳夫謀

沈氏日日

卷九

七 次集

必因時因地因敵如針芥乳水之合方克奏功
否則參朮殺人更慘于天雄烏喙以故火牛伎
倆必樂毅去騎劫代而田單始得志焉知彼知
已寧惟百戰百勝雖不戰而勝亦可也其所謂
善謀不如善斷就盈庭築舍者論非登壇專閫
之說也謀出萬全鬼神避銳何用斷為斷即包
舍于謀內而有餘嘗試屈指善謀者更僕莫罄
姑枚舉之曳柴偽遁此樂枝之謀也無擇採樵

此莫敖之謀也作內政以寄軍實此管仲之謀也多方以罷楚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勞于應接此伍員之謀也如姬竊符此侯嬴之謀也委梁以德吳絕其餉道此周亞夫之謀也荊州借蜀此魯肅之謀也聲言襲許昌驚走曹操穰圍頓解此田豐之謀也陰用朱序作反間駭散秦軍此謝安之謀也詐爲糧車暗伏死士以誘突厥而破之此裴行儉之謀也數者誤用而混施敗

沈氏日旦

卷九

八 次集

不旋踵成于何有天地之殺機在謀用兵者非我圖敵則敵圖我故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負國之罪與尸之辜合并交注于隻身如何不懼懼則好與明哲者共相揚確好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講求其所以致敗之故喪師之由豈得驚然自予雄也而蔑無顧忌耶雖然謀之善否祇憑其事之成敗以爲案馬謖街亭之敗任福好水川之敗史氏云違武侯魏公節制故

此爲二相解嘲非定論也將權撓于中制兵家所大忌卽君命有不受而况相乎尹吉甫未嘗受張仲節制韓信未嘗受蕭何節制將相調和則可稟命而行則不可武侯魏公用非其才難道失人之咎特其處心粹白爲千古所原有衡其品殆聖賢豪傑之間乎街亭好水川之敗績亦猶是仲尼之使由無如孟氏何耳天興天廢人力安施福將而天牖其衷智將而天奪其鑿

沈氏日旦

卷九

九 次集

併其謀之巧拙得失俱付之茫茫不可知之數而人力莫能措手何成否之足云惟是臨深履薄戰戰兢兢以挽回天意懼之日卽成之日矣吾故謂張皇六師在調攝片念中也君子御小人中國御夷狄縉紳御僕隸皆不可使其絕望其望旣絕其毒必深緩急間有不及防備處將如之何五代時有周人和凝曾夢神人授以五色筆宋

范質生之夕其母亦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不獨
江淹也然和范二子未聞以詩文名世則淹之
才盡于奪筆亦頗受夢累矣予有說焉授筆之
神未必盡出于靈慧故凝質之筆即終于不還
而筆端自若也抑淹寔自韜其才以免忌而詐
為是夢以愚世歟

是非亂于成敗詩文壞于應酬法度弛于調停
流品混于情面禍患倪于忽畧心術賊于聲名

沈氏日旦

卷九

十次集

元氣剝于好盡

建文初年有朝天女戶者蓋殉葬宮人父兄也

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端王斌楊忠林良

李成張敏劉政凡十二家悉為錦衣世千戶夫

高皇帝遺詔山川因其故無改儀物一以儉

素不用金玉此與漢霸陵瓦器意同殉葬豈其

心哉特不及申戒耳當時齊泰黃子澄皆儒臣

皇長孫又好儒若以三良臨穴之說進必報

大智之人
見事或遲
或速或不
可定志不
在小過大
則速則不
遲

罷矣然則齊黃輔導之失獨咎同晁錯已乎

史稱劉備于操座中間雷方食失匕箸以之愚

操使不防已果爾則備智何其捷耶而又云備

有智而遲何也古人論事自相矛盾類如此偶

飲侯大司成署中與侯言及此侯云操猾賊也

備豈能愚之若覺其詐則如之何予曰備而勇

此念也岌岌乎有性命之虞肯依其宇下哉

居官者種種好處以官起見者皆鄉人也以國

沈氏日旦

卷九

十一次集

事民事起見者皆賢人也前輩耐煩說祇是脂

韋窠窠耳孔子不脫冕取瑟歌杖扣脛何不耐

煩之甚耶

五倫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天定之矣惟朋友

稍覺活動隨人揀選而世乃有不擇交者四賊

中財色氣迷之足以傷生賈禍惟酒聊可陶情

而世乃有不喜飲者皆天之僂民也聚良朋飲

美酒竹林諸賢真自得其得却反以任誕目之

竟不知此曹當盛世未必然也與行屍走肉輩
只醉只臥者不同

安家之法先要安身安身之法先要安心聖人
說人心惟危原不易安也安心之法在于安命
安命之說昉于儒教此猶有計成敗酌損益之
念焉不若禪門作空假終三觀爲無漏也
人當吟落時反能自立漸向于熱輒波靡不復
自振非改節也初時原無骨力不過怨天尤人

沈氏日旦

卷九

十二次集

矯鎮焉已耳觀人者于此細細窺測必有踈而
不密處可以預先勘破何必俟其敗露耶

杜拾遺詩蒲紙幽憂不直幸蜀後爲然當貴妃
怙寵祿山國忠竊權時已岌岌乎身世是慮夫
安得以好懷吐好音也此意從來未聞

子卿嚙雪吞毡又娶胡婦說者曰其事誣也又
曰內之丹心無恙外之節旄不屈不足累子卿
也又曰陽結天驕尚期陰入玉關也又曰胡婦

固單于女娶之甚是足以洗明妃烏孫公主之

辱皆非也匈奴自害武後漢使絡繹不絕生妻
去帷武知之矣其子元以黨上官桀等叛坐法
伏誅其事雖在武歸後然元之匪類武逆觀之
矣元誅而帝念武老詢武在匈奴時所生子武
因平恩侯達情贖歸其子通國爲郎不然則蘇
氏絕矣罪莫大于無後武惟其爲孝子故得爲
忠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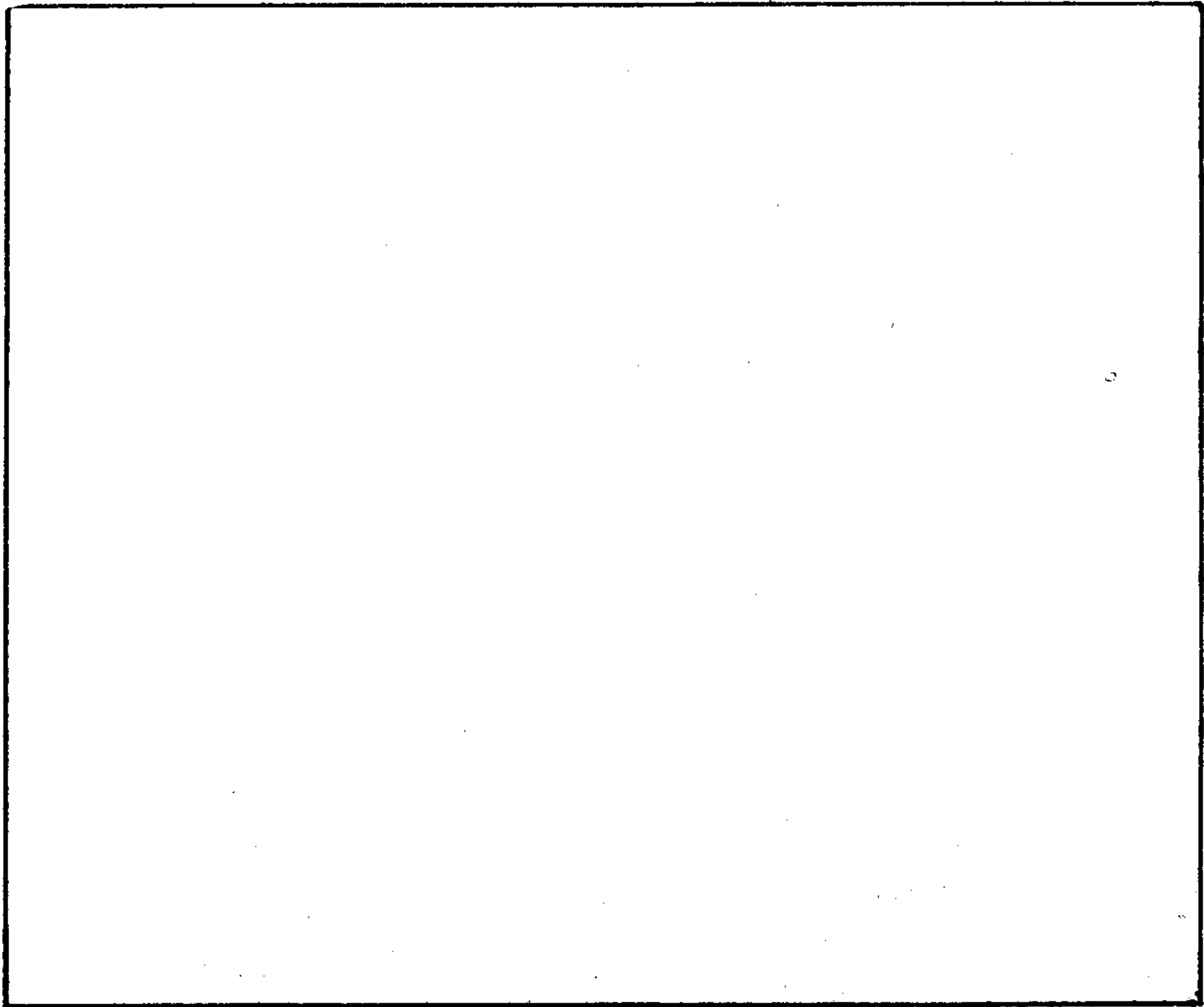
沈氏日旦

卷九

十三次集

山水也與人偕樂而忽入慶吊之苦詩文也與
世無爭而轉入是非之場陰陽人道之患乘于
所動有道之士杜門輟筆豈得已哉

夢尸得官古語也秦少游夢殯而葬者乃劉發
之柩是歲發果首薦少游作詩賀子瞻亦次韻
此兆殊不可解豈居官者人人盡尸位乎夫蓋
棺之與登第吉凶懸矣而兆寔相關夢糞得財
亦猶是已



原缺

也已

凡人多言者必懶作事善記者必懶讀書皆用心于外也用心于內者耳之所聞口必不說况喋喋不休耶

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楊柳之生也其來舊矣而野史云隋煬帝愛柳賜以國姓曰楊何其誕也楊柳二樹而人合稱猶狐狸二畜而人並舉不知起自何年也

沈氏日日

卷九

十八次集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丁卯科應天擬程

聖人仁天下之思于言志而益切焉夫聖人舍天下無所寄志也老安友信少懷直分內之常而竟莫滿其願矣嘗謂聖人一動念而必關天下者非天下之願欲獨責成于聖人而有意遂之亦聖人之願欲自不與天下相睽隔而未嘗遺之也茲因由之請而言曰丘于斯人不能離

楊房別有
所賜楊柳
國姓必是
正於後唐
文柳等字
宜陽同姓

之爲群能外之爲志哉人之遭逢不能盡如人意者何限矧以分藏之欲合體于片念則洋難徧給而滲漏處恒多我之經畫不能悉愜我念者何窮矧以局外之身思代爲設處則勢難曲全而周到處恒少故夫勞攘之苦不可施于同胞况老者乎世之息機寄于老者吾無以櫻之卽爲安之耳傾軋之習不可施于異類况朋友乎世之直道維于朋友吾無以誕之卽爲信之

沈氏日旦

卷九

十九 次集

耳棄捐之悲不可施于壯夫况少者乎世之生意倪于少者吾無以拂之卽爲懷之耳非不知天地猶憾雖造物無如人何豈我而反能調劑耶然論志則含生之屬必各適其性命之情而始無遺歉故吾時抱此虛願而此願無時而酬非不知堯舜猶病雖神聖無如世何豈我而反克補救耶然論志則大道之行必盡納諸三五之盛而始有餘驩故吾日歷此空懷而此

日而釋論吾施爲力量未能快足于寸衷據吾夤寐神情常自往來于寰宇此志慰而倘可免今日之周流乎哉

皇明吳興名士銓部郎臧熙如評

不枯不浮不陳句句是志無題外假香話一

洗近世習氣之陋

閱于相國穀城山館集有晉陽男子行蓋隆慶已巳太原丈夫化爲女子故奇其事而歌以誠

沈氏日旦

卷九

二十 次集

之乃知古人相傳武都化爲女子非空譚也自隆慶至今崇禎戊辰凡甲子一週絕無女主垂簾戎狄亂華之變則亦偶然而已豈真陰長陽消之說哉

使酒罵座不可便謂直氣大率齷齪之徒佯醉以吐其藏宿之忿耳不然何灌夫之多也法言莊語發自醅酎之後雖甚理直而人以爲誕也

以令受者有所逃避

洪武間大學士宋濂謚文憲大學士王禕謚忠文俱由布衣徵聘大學士劉三吾由薦舉徵召永樂間大師楊士奇謚文貞由薦舉徵召太子少師儀智謚文簡由布衣薦舉宣德間吏部尚書郭璉由太學生出身少保陳洽謚節愍交趾反罵賊而死由布衣薦舉 先朝用人不拘資格如是近時斤斤較量于三途亦可羞之甚矣未幾科目狼狽令人汗顏

沈氏日旦

卷九

三二次集

辭政府葉臺山書

某糜鹿之性偏宜豐草長林累次乞休聞者共駭想遷客掛冠卽此便觸時忌竟以書差名色回藉于廿六日浩歸計自今不能長侍袞舄聆鼎論矣然無日不望潞公之復出罄其啓沃願閣下爲國自珍方書丹笈暇持流覽更不須論語半部也不賸之物聊展寸虔賜存爲荷臨楮無任神馳

答政府葉臺山書

不奉道德之模已彌月矣依戀何日忘之世未有師相不休容而強項更能自冬徂秋久處若也且閣下接物謙也宥過寬也皆下吏所不逮居家安靜與世無爭有古賢相風格下吏又何所拂于懷而訛言蜂起不曰攝官如何言卽云相公如何說可笑也敝鄉人亦善謊然不如是之甚政欲走一卒問候師相起居顧溫諭下頌

沈氏日旦

卷九

三二次集

錫以多儀慚愧無地承示命石工鐫俚句于岩徐凝惡詩山靈應憎閣下豈有嗜痂癖耶且謝且媿臨楮不勝惶悚之至

壽汀州蕭四府啓

伏以南極星明適當流火之候西池桃熟正值食瓜之期生我劬勞俾爾耆艾驩忻遍地頌禱由衷恭惟台臺文筆鍾靈香城毓秀才弘調鼎開濟媲美于鄧侯藻壇雕龍博奧追踪乎穎士

茲屆中元之月籌喜新添何期初度之辰丹繞
一轉試看葛仙壇下藏書欲傳共羨武功山中
真人復出湖名綠水天開瀝液薦霞觴嶺峙玉
華民借璘珣供瑞獻某忻逢嶽降竊效嵩呼柰
匏繫未克鳧趨將葵忱稍紓燕賀伏願岡陵晉
秩台斗齊榮慶演箕疇九五福曰康曰壽齡符
莊筭八千歲為春為秋附貢輶儀統祈汪宥曷
勝翹跂踴躍之至

沈氏日旦

卷九

三十三次集

賀座師吳侍御啓

伏以殿中執法霜飛簡上之花柱後惠文星映
臺前之栢彈冠相慶顛俊舉笏共賀得人恭惟
師臺冲襟與世無爭浩氣為邦司直廿年澹致
甘泉石之膏肓一旦榮懷作 朝廷之耳目海
內想聞風采居然撥運閭材百司振肅威稜允
矣擎天偉幹松廳正色共欽鳳采于梧桐豸繡
抗章誰採虎山之藜藿某賴庇宇下夙荷鴻施

重出

挺植先及于門墻化工彌篤于桃李為吾黨之
盟主幸在要津喜盛際之良臣原屬知己情深
雀躍望切烏私無任懽林踴躍之至

自遼東發難以來朝紳束手但以捐俸塞責而
戀位不去頗蹈常衮陋態庚午春接出 聖諭
朕方以縈已奉公望諸臣而常廩盡捐豈此外
更有入孔乎天言凜凜洞見邪臣肺肝豈不愧
死

沈氏日旦

卷九

三十四次集

為友人作鑑銘

重出三卷二二張

荷令座中香浮不輟別有幽芬匪伊雞舌聊寄
博山于几案設

高蔚子鄙吝語序

仲尼當春秋時號奢僭矣然滕薛邾莒等小國
不堪供億自願退貶幾等則猶知揣量焉今然
乎哉百金之家與萬金之子爭豐約于儀物間
曾不少貶富者寬貧者而諷使從膏肓恨入骨

凡此皆兵象也。試觀今日與臺之賤烹鮮擊肥誰非肉食者哉。見士庶藜藿糊以為鄙且吝也。蒿蔚子抱救世熱腸，即以鄙吝語曉鄙吝人，常言俗說，饒有至理深味。蓋憂夸者之不繼而針其膏盲耳。今天下羞貧疾貧不安貧極矣。吾武林習氣情而茅靡日甚，致特立士輕去其鄉。蒿蔚子其一也。蒿蔚子祖父世為藩臬大吏，清儉莫倫，不若近時之墨之奢其胸中博與穎敏，棘

沈氏日日

卷九

二十五次集

闡文戰失利以仕貧老也。鄙吝語其一。班云：豪傑不可輕易憐人。伍員憐伯嚭，夫差憐勾踐，身首異處。其爛鑿哉。得意之豪傑，慣欲憐人，失意之豪傑，慣不受人憐。其俛首受憐者，非無耻無賴之庸愚，即操戈反噬之亂賊也。

與助教張冷石書

當今事勢非臣子擇南北之時，迺士人定行藏之會也。當今危地以處乙榜之鑽刺者，曰吾破

格焉以待甲科之硜硜者，曰吾採望焉名為用之。其寔害之棄之，又以授庸人之不自揣者，惟幸其債事以有辭于天下，顯然明示資格之必不可破而虛望之必不可採，因而乘機通賄暗遂其貪，因而乘機卸担善保其位。近日宦情宦套比比是矣。門下自度與此輩共事，能大展乎能不墮其弊乎？能泯憚伎不彈劾乎？能不賂權要而竟無恙乎？能變易家產以克賂費乎？能兵

沈氏日日

卷九

二十六次集

餉奏手用人運智各各如意乎？凡此皆萬不可為者也。行藏內斷于心，直友之言不可數聞也。今冬虜必復來，墨臣必以清官抵之，可為痛哭。弟此論可聞于上帝，可聞于至尊，可聞于天下後世也。別詩寫扇頭奉覽，教餘不罄。

北為嶠即浮圖也

駱義烏靈隱寺詩，捫蘿登塔，遠則寺當初唐時，猶有浮圖存焉。今况之矣。宋考功之問以事累，貶黜幸得放還，夜遇異僧，聆驚人警句，不即時

物色而至遲明訪之晚矣未旬待入天台路看
余度石橋蓋諷之隱也之間與賓王交臂相失
豈能從遊于石梁鴈宕間乎然賓王雖晦跡而
未忘恢復之念故寺僧猶有知者集中贈宋五
之間詩凡二首生平賡和之友兀自不知則知
人人知俱不易值也豫讓之友能識讓于漆身
吞炭之時賓王之友不能識賓王于削髮逃禪
之後甚哉知人難知于人尤難矣豈唐人風教

沈氏日日

卷九

二十七次集

節氣遠遜戰國抑文人無骨未可因駭而概宋
耶

冶城詩序

沈子曰東南山水惟建業與武林羶人視聽然
西湖自南渡後始顯而燕磯鳳臺秦淮莫愁諸
勝六朝以前寂如也宇內靈秀之氣結于流峙
發于詩歌藉令赤壁無賦則千載下祇以戰場
目之未必動憑吊之感而坡僊逸致亦泯而不

傳子友張石宗傑然逢掖中出其緒餘觴咏山
水冶城詩其一斑也士之篤摯者材不近詩塵
緣纏縛者趣不近山水又有就山水而力不能
詩者則攬勝吐懷譚何容易石宗以武林人咏
建業山水捨已家乘慕他姓實別有一番領畧
處而語意清俊玲瓏居然大雅亦辭場中所罕
儔者其貽詩于山併代山答詩石宗微旨要與
生公點頭不異夫詩文入妙入神未易使俗流

沈氏日日

卷九

二十八次集

知也庶木石或解頤乎

西湖初蓮社序

廣訪六朝體

蓋聞鄧墟虞友並泯其名竹林晉賢各放于禮
是古之人名可逃禮可廢而賢友必不可離也
夷考其時或遭倫變或感夷氛要不過號泣鳴
悲藜藿寄傲未聞其以詩著意者琴奏自娛清
言相尚庶即其詩乎當今交道弛矣士大夫講
學譚禪胥有禁忌而還爲賢友累揆夫與物無

龍興世無爭者惟詩耳唐制科羅俊詩為榮樣
宋詔獄警英詩為懼府榮與懼皆足以得詩而
心超榮懼外者其境可以詩其力又不肯用于
詩孰是無所為而為能聽他人之鼓舞不中輟
乎此其人洵不多得得之者有初蓮社諸子可
異焉不慧流寓白門歲歸掃墓舍西湖而離索
山靈竊笑其迂望南雲以興懷良朋共憫其苦
茲當朱明始屆蓮葉纒放而未齊白社肇開蓮

沈氏日日

卷九

二十九次集

華欲吐而有待爰建詩社名曰初蓮夫物之色
香味兼者莫如蓮詞之典比賦兼者莫如詩而
以供邊實以比管絃無用之用微有合焉西湖
自坡仙歿後伶優瀾雜犬戕清光酒肉號嗽備
諸惡趣已六百年矣斯亦吾黨拔救時也必也
濃以澹矯六橋之困方蘓俗用雅祛兩峯之神
稍快顧人忙我閒拂以從欲聚首時即思掉臂
借客陪主久而漸覺衆咻後未免寒盟而諸賢

友皆非其人仲尼所樂多者近是何也繪事陋
者度內原無烟霞隱趣酣者胷中先有丘壑自
非品詣高華才情特達未有不以山水為厭以
詩為贅者也曰此何益之有然孰肯曰我真不
愛山水我真不喜詩詩社一道間有倡者不數
巡即止狗情面意多適性靈意少比于舉業社
尤難哉夫豈獨社難而詩更難都人士急于噉
名懶于好學昔時生吞活剥于何李者今復高

沈氏日日

卷九

三十次集

曾嗣續于竟陵竟陵識敏而功疎機靈而色晦
倘其壽耶所就當不止此而學之者百醜盡呈
非酸即怪竊意鬚眉丈夫匠心鑄意應日無古
人而胷中迺有竟陵亦舉世之奴且魔也中原
調浮處少骨壅處傷氣然其布局寬落韻確即
唐人不能過也間有句出四五十外而仍不離
本韻者唐人所不能到也竟陵纒十餘句即假
借他韻矣反駕言韻不必拘以藏拙以欺天下

愚矣。夫抵中原調已成。竟陵調未成。成則前無作者。後無來茲。卽供奉等應亦心折。豈濟南輩敢與肩齊。一時躍冶之彥。翕然鼻祖是依。有以也。名爲步趨其風。實則銷折其福。况以未成才之子弟。藐已成才之先師。譬市民大袖濶帶。稀網縮襪。曰我時裝也。于畫像中。驚見洪永朝士冠服。樸野不慚而笑。亦異矣哉。吾武林習氣。軟美柔秀。肖其山川。認西子比西湖爲袞襃。噫此沈氏曰曰

卷九

三十二次集

豈公侯擬嶽瀆義耶。蓋謔之也。以故坡僊于西湖。雖生平精神寄焉。直等諸耳目之玩。不若赤壁每過而輒有賦也。吾儕狎主湖盟。濶飾蓮社。醉鄉所遊。望朝雲而長揖。夢想所到。挾琴操以淺斟。寧惟西施不敢妬。而端明之神已默縮矣。是社也。雖不廢酒肉。而戒殺生。雖不用伶優。而未始乏侑觴者。筮限于五。以示儉。禮數不苛。筆削不貸。以示直。皆未俗所難也。同社者張夢珠

元徵聞子將啓祥。楊政平庭。梧徐楚白如珩。主昭平道。焜張百常。痛及于凡七子。衆議延入者尚多。而予以犬馬齒長。妄序簡端。更望同調君子。擇而廣之。共洗久辱之西湖。所深願焉。崇禎庚午五月。穀旦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書于金山舟次。

荀卿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李斯勸始皇焚書。坑儒。逐客。行督責等事。何者是雅。斯固卿之罪。沈氏曰曰

卷九

三十二次集

人說者。因背師之徒。而併罪其師。則陳相可藉口。而陳良反無說解免矣。此等申韓刻論。誰實倡之。可恨也。

拜客用六幅全東。已失古人竹簡通名之意。蓋主家將命者出。仍以竹簡還客也。今僭用奏本紙。庶民婚嫁。僭用軍中旗鼓。不遜莫大于是。揭出警世。

士大夫僕從不可多畜。多一僕。則添一僕之費。

我之衣食彼者有限。彼之狐假虎威以自給其
妄費者一一取償于我。則是貨利僕受之。毒痛
民受之。敗令名損盛德居亭主人獨受之。予每
見主人居鄉恂恂自愛而狼狽賊獲作惡庸愚
激怒以致訟之罪之責之民不堪命只得賄之
親戚門客不敢言蠢公子又從而佐之公祖父
母徇情面誰肯懲之以故一舉人化為五舉一
進士化為十進。每鄉會放榜小民傾耳而聽惟

沈氏曰

卷九

三才集

恐多中名數禍及已也河南沈龍江相公鯉福
建李九我相公廷機居鄉皆可為後輩師範雖
然俗有不同吳之臧獲較諸越中鐵與繡矣分
符者酌之
鄉紳流寓他方其惡宗土著每發假書鈐假圖
記訟人害人予在金陵久矣每歲一歸掃墓而
里人嘖有煩言公祖父父母為所誑者不少也予
做孝廉八載曾無片牘居間即府縣例薦童生

亦以贈弟妹之睦且貧者豈有林下死灰反作
馮婦乎武林月旦不嚴清議不重當道無所憑
信揭出自白予亦病然公祖父父母自知之矣
孟子既云泄柳閉門而不納又云泄柳申詳無
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娶其身豈穆公初時見
之不以禮其後既得見而待之又不以禮歟然
穆公尊崇子思却不如是豈延攬一途亦全以
門第為隆殺乎

沈氏曰

卷九

三才集

人有性相合而識不相及者始投而終悟夫差
伍員項羽范增皆剛狠暴鸞人也以料事料人
之明論君不及臣遠甚以本體論二君皆光明
一路未可因其亡國殺身概言之也
寬嚴二字不可相離相離則偏枯而失調惟外
寬而內嚴細寬而鉅嚴斯得之說者謂嚴可治
國不可治天下寬可治天下不可治國非也子
產治鄭孔明治蜀皆用嚴而效積弛久玩之後

糾之以猛鄭蜀人不堪則指之曰嚴而寔非偏
于嚴也試思子產之歿遺愛流譽春不相杵孔
明之歿廖立李平且泣且死豈一于嚴者哉如
謂治國者必出于嚴然後可則蓋公之寬幾爲
亂首而淮陽卧治汲汲長孺何術致之世惟申韓
其神者迺能黃老其迹卽敬簡之旨也秦以苛
刻短祚宋以姑息覆宗秦不能善用其嚴宋不
能善用其寬皆亡徵敗轍也以寬嚴分屬國與
沈氏曰曰 卷九 三五次集

天下者不通之論也凡用寬用嚴者默察民情
土俗何者最宜又自揣我之操術何者最便或
參半用或酌量輕重用有權存焉若膠柱則戾
矣

李敬業義旗初指駱賓王檄文初傳天下雷動
然則敬業乃蓋愆之孫賓王乃忠憤之士因其
兵敗而訾之遂以知人之明歸裴行儉與世勳
此千古讒語也唐宋大儒事女主者多故史臣

于武嬰多所回護後學不宜耳食
申生扶蘇俱庸愚迂懦人也晉不當滅則申生
死秦當亡則扶蘇死何者繼世之主全視其先
德競緣以矯之以晉獻之昏亂不宜復有申生
暴驚如始皇得扶蘇安靜以綏之亦救時之辟
也
古人命名有不可解者棄疾霍去病猶以疾病
二字安放于下而冠以棄去二字至于魯孫病
沈氏曰曰 卷九 三六次集

已則青宮一脉那得此不祥之諱耶
宋儒之解春秋也不誅事而誅意不責備匪彝
而責備賢者獨得申韓之宗矣仲尼不爲已甚
之旨

薰蕕臭味之說道其常也以變論則君子與君
子狃小人與小人左卽吾所謂緣也緣之外又
有權焉以君子用小人以小人容君子皆時勢
使然不得不爾伐木篇爲朋友發也而歸于神

聽有旨哉

子弟資鈍而不向學者天錮之也以商以賈以農以他藝皆可小就資敏而不向學者自錮之也非懶惰即無耻無一事可為矣父兄不知此情反號于人口吾子弟聰明但不肯讀書耳子弟間入贊其天資輒斤斤有喜色聞人嫌其懶惰無耻則等于驢耳之受春風過而不入亦可涕矣

沈氏曰曰

卷九

三七次集

山海經曰從山上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太草鼈三足者為能大寒而有毒無裙而頭足不縮者名納食之令人昏塞誤中其毒以黃耆吳藍煎湯服之立解昔有蔡謨梅讀爾雅不熟誤認彭蜺作蟹食之幾斃然則讀書之益詎止經世已乎養生尤急矣人之負材具者曰能蓋取象于此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亦取象于此竟不知能之作用若

何但據醫書主治折傷止痛化血生膏其肉及血傳之即愈道家云可辟諸厭穢死氣果爾則凡物之可治奇疾者皆可以能稱何必三足鼈乎還以是質諸蒼頡

史遷父談當武帝時留滯周南不得與封禪事竟以是發憤卒夫封禪非聖哲所尚也諸臣導主為之清議攢焉貽譏青史談何所見之陋車塵馬足之末光傷生殞命乃最無品識者假令

沈氏曰曰

卷九

三六次集

終其天年筆端軒輊必詭于大道那能如子遷之確且正也班固短遷其臭味想與談合未必出于妬耶

古稱得天下之正者無踰漢高此說非是泗上亭長獨非祖龍氓庶哉予謂得天下之正者惟夏少康漢光武唐玄宗及我太祖高皇四辟而已一殲篡賊寒泥一滅篡賊王莽一斬弑逆韋后一驅逐胡虜恢復中原此四辟之征誅與

國公次女之嗣先人圖外祖父母遺像歲時祀之凡二十年所萬曆壬午民變亡失豈飯鬼不當受蒸嘗亦自有定數耶此先人盛德之享追遠而及于母黨蓋古人所難記之以啟後賢朋友人合兄弟天合其天人參合而介朋友兄弟間者惟同榜士耳世之害同年者何多也起于相忌相求相凌然一榜中其佳者十之一二我輩借以擇交可也

沈氏日旦

卷九

四一次集

子與姪分輕重聖人所謂親親之殺也鄧攸以奸名絕嗣與吳起殺妻同一毒腸世論優鄧而劣吳非見地不明即心光不粹乃沿此頗僻窠臼揭出醒之

張僧繇闢立本輩非不以畫名也然畫一幅纔是一幅不能鑲諸板以傳也縱係真蹟亦云五百年而神去况兵燹為崇乎至于字推鍾王智永等祇就石刻摹擬猶耳孫遠追鼻祖形容但

于遺像間觀想非覲面也文章不然三代邈矣典謨精義絲毫不失徹古今通夷夏片時著作垂諸無窮故品之最貴者莫如文

子瞻兒邁迨過子由兒遲迨遠更無一人以詩文名者接武之難如是老泉負才不第以布衣終二蘇並起振前人未耀之光亦乘除之數而非偶也

世間貧者極多餓死者絕少蓋庶耻壞則衣食

沈氏日旦

卷九

四二次集

自足惟荒歲不然雖俛首求人而人不應其求必至餓死而後已若平時留心未必到此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然有志者能幾

用兵者欲圖此土必先覓此土所生之人與之定計百不失一蓋山川險易之形剛柔恩怨之歛能熟習故也知此者李愬兀末二人外不可多得

韓非司馬相如俱以著作動人主有生不同時

之嘆一自殺于獄一位止為郎雖所遇之異然
李斯何故得入其讒楊得意何故得行其薦則
秦皇漢武識度大不侔耳秦以為韓之諸公子
恐資敵國用之又不能無疑不如死之為便漢
則天下之才皆其才嘗試用之以為名高皆非
尊賢好士辟也

足加帝腹子陵率其常態非有意傲也歸隱富
春子陵安其故居非有意澹也自為庸吻所移

沈氏日旦

卷九

四十六次集

談而高蹤逸致反令人聞之欲嘔又云桐江一
絲繫漢九鼎此等腐話何代銷滅

答同年徐侍講書

別後更復相念念年兄温然坦度遭此坎壈政
如安車蒲輪非王陽道料也丁卯春湖堤握手
叮嚀已慮及今日矣第客氣傲骨老而漸銷亦
自悔當時率任太過然以廉令與墨守角安其
位者兩載以遷客攝巖邑與墨臬角與權門黨

眾角安其位者九月豈凡人也哉雖不敢謂士
元非百里才而全以識運不但才守也年兄近
日必當閉戶著述以動人憐必當使畏路漸忘
其姓名以澹彼懷伎之念而委運相時可也必
當謀于有識之士不當就庸夫謀如丁卯夏勸
駕諸公中流拍天巨浪參肉豈足食乎江山在
望詩酒陶情未必非福第沐雅愛不作庸語亦
生平肝膽原自如是惟宥諒察納是荷

沈氏日旦

卷九

四十六次集

氏族大全以樂正為一人裴牧仲為一人劉向
新序魯孟獻子聘于晉答宣子問富之語曰吾
家甚貧惟有二士顏回茲無靈節以是二士補
五友之數而孟子所云其三人則予忘之者又
缺其一矣存疑焉可也

不問義而問字蓋忽于雲也子雲以艱深掩覆
其淺近安知所問之字所問字之客無超出于
太玄法言所載者乎

譙周勸劉禪降魏當魏師未入之先已發不祥語矣及魏伐蜀在景耀六年冬與魏後魏竟封禪安樂公封周陽城侯則周之賣國通賊已有據而陳壽作傳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蓋周乃壽師不惟諱其醜且飾美也陰平道之弛備何獨黃寺罪哉寺人原無官守言責特藉口耳後之作史者拾其垂餘又教周有文武才志在恢復今聞果州城中以譙周與純信顏真卿分

沈氏日旦

卷九

聖五次集

廟血食亦怪事也揭出醒世宦此者當酌之截瘡神效方用柴胡當歸何首烏甘草四味藥各等分須稱准分毫不差用男子煎服忌婦人然須發過四五六次後方可用此如驟截恐生他疾餘症寒後熱重者用此方如寒後熱輕者用當歸何首烏青皮陳皮四藥亦各等分機雲駢首就戮且赤其宗似乎慘毒然世受國恩而甘于降晉原違抗之家聲不足惜也惜其

未得死所耳

立國以忠厚為本孫權稱帝而兄伯符僅贈長沙桓王魯肅呂蒙皆稱侯而周瑜遺孤竟廢棄廬陵以老識者已卜厥祚之不昌矣以故古人踐祚登極之始必饒寬然有餘之意然後享國長久不然詔旨屢赦祇扶盜賊而百姓不蒙恩滴之潤亦當事者未深思也

沈氏日旦

卷九

聖六次集

袖手坐視已十年矣被害者曰業已受傷安命已耳未被害者曰彼家祝融與我何涉誰肯當先任事夫柝毀須用匠若干工食若干誰肯任費磚石作何區處未柝之先斬捐一錢既柝之後則一兔在野衆共逐之或云當移置他所或云某私賣肥橐百喙噉噉誰肯任勞任勞以故剝膚之災翻成築舍之議不佞避地白下遙為桑梓籌之必闔城孝廉上一公疏陳其始末捐

此後首

助兵餉奉 旨行撫按拆毀誰敢沮之造時約
用千金變賣但值二三百金耳事經撫按則督
工者為別駕矣南關之木可借以搭廠用一老
成武弁協理則營兵可酌議而輪役磚石可分
給行戶而賤其價以招民且院有明禁不得妄
報富民以騷動地方如此則一月之間大患永
息而吾有以知杭士之必不能也謹備未議以
待後賢參酌 此語固以無而先生親達者

沈氏日旦

卷九

四十七次集

隱侯六憶辭已亡其三其所存之三惟憶來時
憶坐時憶眠時而已予意欲補之憶默時憶夢
時憶去時未知妥否六朝習氣靡靡梁僧法雲
有三洲歌而以長相思三字結尾豈沙門所宜
也哉

先主不善用兵亮知之審矣自得亮後僅有一
隅之士荊州失而羽亡誓在雪仇連營三百餘
里遭吳挫辱不自揣量甚矣亮明知而不諫止

此語于亮
證說亦
不

者料其必不聽也不聽而敗則必慚慚則必生
隙不如任之以全君臣之情此古人苦心處也
與范少伯不極諫勾踐之意同大臣謀國併自
謀須是捨得一着方可徐為後圖

子友楊政平云古人視妻去留太輕故其倫全
今人與之相反看得出婦為非常之原莫大之
辱故其倫瀆仲尼稱君子之道四但列君臣父
子兄弟朋友而刪去夫婦有旨哉此說儘可曉

沈氏日旦

卷九

四十八次集

悟流俗持識之
唐之才予予以駱賓王為第一可方駕漢之賈
誼楊升菴先生亦謂忠憤義士不當夷于垂拱
四傑而忌才者嘗為點鬼簿笑博士後之惡少
年不當據為口實

唐詩紀事指帝京篇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
浪委泥沙以為賓王與敬業兵敗逃死此其誠
云若然則疇昔篇諸葛雄才已號龍公孫躍馬

猶稱帝。又云洞轍去鱗終逝海。幽禽釋網便翔空。其詞亦壯。而何以遂不為識成敗論人成敗論事奴氣未除令人欲嘔。

慕母潛詩題靈隱寺山頂院云下界不相聞則高極矣。又云塔影挂青漢。即駱右丞所謂捫蘿登塔遠也。今院與塔并廢。吊古者不勝其慨。子孫不肯讀書。輒戴性負氣。夫天地間惟讀書為第一等事。舍此讓。人則性氣從何而生。或曰

沈氏日旦

卷九

四九次集

從門相生。從冒濫儒巾生。從習見父兄體統生。定不從鏡中照臉生也。下愚可涕。

世間名利所關。須有福以鎮之。福薄之人。業醫則治貧賤人。效治富貴人。不效。福薄之人。題詩則對村夫俗子。佳對名公才士。不佳。是皆命也。然更有說福生于膽。此二種人。矜持太過。其膽先怯。以故不能奏功。而見長。

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人情乎。今人未貴而先驕。

未富而先侈。欲以偽驕。侈掩真貧。賤又欲以偽謙。恭真鄙吝。各自矜其富貴。以豪于人。亦可哀極矣。

光武下詔。馮異倉卒。蕪菱亭豆粥。庠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因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說者多之。謂其念舊。予曰。此真主作用也。薄施厚報。特倚偶常態。帝王于功臣。豈在口腹儀物。間哉。陽酬之。實陰外之。猶近時冠紳。赴人酌受。

沈氏日旦

卷九

五十次集

人饋而急急。以帕禮相答。慮其有求也。漢高帝用金四萬斤。行反間。悉付陳平。而不問得使食之術。史稱光武豁達大度。同符高祖。予謂高祖內隘外寬。已不能當此四字。而况光武乎。陋儒酸氣。纔涉阿堵。便以為慷慨揮霍也。噫。六休之

沈氏日旦次集卷九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切宰甫著

崇禎三年夏

李沆喜讀論語自言吾為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趙普自云以半部論語佐太宗致太平亦不過如鄙夫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已讀書等耳各因人品邪正為得力處夫君子而讀書以益其賢小人而讀書以深其詐猶

沈氏日旦

卷十

一次集

病者元氣虛弱服參附元氣實則服參附祇速之死焉普之言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此說良是不然吳公子光弑僚之禍連袂起矣但所以處廷美德昭者錯耳倘廷美德昭無恙則普之識量又不在區區然論間論也顧命重臣不能保全人主骨肉普真鄙夫哉從自己富貴起見不從宋社稷起見可為讀論語者一慨人有華不如夷者耶律楚材遼之宗室遼亡于

金而借元以滅金與張良不異趙孟頫宋宗室也恐為元學士哉忘祖臣虜忠孝兩乖殆孫秀之徒歟

正統土木之變在己巳至崇禎己巳則百二十年矣虜破永平密雲寶邸等郡邑削髮投降者皆已發未發八股時文人也先是天啓末年媚瑄登逆案者亦係此輩廉耻掃地節義蕩然非復先朝徵聘之典安能挽頽風振士氣耶

沈氏日旦

卷十

二次集

宋孝宗之事高宗也歲朝太上皇于德壽宮靡節不從太上皇于聚景園七十八十遞加尊號服三年喪不變此亦問視之常禮哀戚之恒情耳胡概以孝謚耶秀王為孝宗本生父在御二十七年不一加尊號張夫人為孝宗本生母薨僅成服後苑何其薄也光宗之事孝宗也併常禮恒情不存矣自紹興三年間六朝重華宮而後壽皇疾不問矣大漸不赴矣成服不哭矣羅

點引裾諫而留正肩輿遁矣古今稱不孝者莫如宋光自非喪心病狂即有間隔之者夫亦孝宗粉飾彌文之真誠以動厥子耶宋臣崇理學者多若他代則又以格非二字詈其臣矣

論建都者軒秦而輕洛其說助自婁敬斷自張良建漢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說者遂歸咎設險之未減竟不知王莽內賊非外寇也心腹之患無地不可竊發何必關中附會者又引周

沈氏日旦

卷十

三次集

公營洛如有先見而東周東漢皆享祚長久則洛何必遜秦竟不知周公營洛本意為朝會諸侯計非定鼎建都于此也洛陽天下中央道路之往來均月日之遲速均勞逸相等耗費相當後世子孫窮蹙無歸遂疑祖宗為三穴兎預計未來而實非也大戎倉卒蹶張原無成謀若元昊兀水其人者江可越海可追何有于彈丸汴與洛也幸而不來苟延五百載殘喘遂真以

此語可行
內即邑而
外封建
秦

為可都左矣總只存乎其人耳魏無忌以大梁兵擊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四十年然長平坑卒四十萬眾即秦人也秦與洛地利孰勝以一晉分韓魏趙三國強弱之勢不敵此蚕食之板也都洛則仍合韓魏趙為一晉安見其不可敵秦也予嘗謂封建之制不可行于中土極宜行于九邊此當今制戎上策能行此即成周八百之曆何多讓焉由流寓之外土實以此意

沈氏日旦

卷十

四次集

地方告人命者九假一真吾為有司將原被告齊下獄遵反坐之律乃民無利有害以故蒞邑兩載不曾問成一重辟攝篆九月止一真正惡人名施呆妹其年十八放火燒伯父房屋隣人覺喊因懷嗔恨誘其隣兒至牛田觀戲時纔六歲將兒縛木橈上釘其手足投之井中保甲多人昇至官呆妹挺然自認云非我獨為袖出公同一紙板扯舊憾二人合謀詐有花押字樣

之皆良民也予與葉閣下相商此事怪異闔邑
所醜不如邑中自治其罪勿申詳上司各衙門
為便政府然其說予因斃之杖下不立爰書蓋
情真罪當不欲拖累無辜予之本懷而葉老前
未可以直告也

王公在晉常熟人初為武林確關使者萬曆中
年議開稅事與中涓相持賴其力地方獲安旋
為巡道駐劄省城亦安靜正色然非折衝料也

沈氏日旦

卷十

五次集

為經畧兩年如酒客催花擊鼓幸而鼓聲不絕
將花遞與他客免飲竟不知為本兵時何故一
敗塗地也彼去遼歸家郵路無擾予所目擊者
心竊賢之用違其才深可太息凡以官起見以
窠窟守官而不以見識骨力用事者承平時得
大位瓦全多難時身名俱喪吾舉此為不君子
不小人之徒加此一鞭勸其自揣

唐中宗初受制于母既受制于妻千古奴之皆

事後論也假令未橫潰時效始皇乎遷太后于
雍效光武乎廢郭后則儒生又有許多評品矣
始皇暴主然此事不可謂其非光武賢辟然此
舉未有言其是者祇因后陰麗華故即予亦諒
其心而訾其跡也

語曰凡舉事母為後人所戒又曰凡舉事母為
仇人所快予廣之曰凡舉事母為知我者所惜
凡舉事母令謗我者引為口實凡舉事母為同

沈氏日旦

卷十

六次集

我者所抱慚凡舉事母為異我者所得計蹈此
者謂之不祥不祥之禍舉事者當之

世之先清後濁者非改節也其初忍其既逞也
為有司不要錢為郎署不要錢為藩臬大吏不
要錢直至開府卿貳苞苴濫行簞簋稔壞蓋發
願之始原如此耳豈有早晚爾哉人哉故薦舉
最難然敗露不于其末即于其初自恃其廉而
事上做馭下刻者偽清也自韜其廉而卑以牧

身恕以接物者真清也。偽清有到底不敗露者，或未躋開府而病故，或因他事連累而中道貶削。真清有蓋棺始知者，生前無皎皎之譽，鬼神默鑒，朝野不聞。居官者地方遇真清之鄉宦如明月在溪，遇偽清之鄉宦如毒龍在海。遭逢有幸不幸，皆命也。

訓蒙之書如小兒開口乳千字文百家姓殊不相宜，謹遵 聖諭六條各釋一章，以便句讀，亦

沈氏日旦

卷十

七 次集

憲章意也

孝順父母

父母之恩等于覆載，自幼提攜惟恐滋殆，業望其成過期于改教，養惓惓情深如海。昔有老萊斑衣舞綵，子欲養兮親不我待，及時承懼無貽後悔，永訣終天事亡如在。移孝作忠為子孫楷，百行之原，萬善之宰，尊敬長上。

長幼之倫惟天所定一體而分原非異姓，凌競不恭謂之衝命，愧彼鴉鵲飛鳴求應或聽婦言，乖其天性或因爭財相訟角勝或志趣殊臂機，目瞪古有象兮欲害虞聖千載惡聲引以自鏡，同氣戈矛比于梟獍。

和睦鄉里

鄉里之情難施，得觸盜賊救援疾病匍匐于中，締交等于骨肉于中密娛勝于宗族，窺我最真

沈氏日旦

卷十

八 次集

知我最熟此而相尤，道路以目漢萬石君家風，誠篤貴而能謙靡有邊幅，何況士民可施輕薄，保甲法與閭閻井收。

訓子孫

子孫不賢辱及祖父，庭訓攸光象賢接武及早，玉成免于外侮性由習移全憑鼓舞，惟有詩書可破愚魯教兒嬰孩姑息斤斧繼體承祧關係，門戶孟母三遷芳名千古生平多愆式穀可補。

張庶之家俊焉公輔

各安生理

汝願雖奢各有職分士安于費農安于糞工安于營商安于客易位而居猶如亂陣萬物之靈不乏英俊極意圖謀制于命運躍冶之金造化默愠觸藩之羝率爾躁進人如天何杳不可問巧拙同歸彼蒼甚近毋作非為

沈氏日旦

卷十

九次集

人性本良云胡作惡祇為貧窮急于求索逞兇不休必至劫掠陷身囹圄如魚困涸三尺囚寬五刑何樂一切歪邪孽皆自作富貴天尸分定不錯報應乘除如花開落狎昵匪人善根日削知止見幾繕身良藥

語云禍起于取不起于與此其常也予所遭則反是毛裏之戚有極貪者予捐橐以銷其望而饑腹無厭伎求不止蓋世間惡人剝死屍衣又

不
休
不
休

啗其肉者其本性也非可恩結而術籠也

語云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此二句切中人家至隱于復廣之曰丈夫說謙而婦人信之甚矣齊人多而齊人之妻妾少也

安身之法先要安心人心惟危原不易安也安心別無他法亦止擒住命字作定風珠

奸人設機穿以陷我我覺而不墮其術中即招

沈氏日旦

卷十

十次集

彼深恨見微之士燭于幾先避于無形如水炭之不相及豈能受累害哉若眼中無珠事不謀始俟毒螫既加而徐應之墮計與否皆凶矣近時人習氣比四十年前稍覺靈活予為童子時先大夫設席燕數山人有一汪臨川甬東人也大言曰祝枝山何曾會寫一字須得潛心十年纔能到我地位有一李含西廣陵人也大言曰王元美詩文比初時更不通了先人盛德不

發其隱。予頗有雌黃。蓋此等口角。乃市井惡少年。驚嚇老實士夫者。近時耳中並不聞有此陳譚。其靈活可知。

貧賤人杜門不出。應酬即是富貴。何者。應酬中許多耻辱。而我不往。領受銅臭。豈能以資財傲我。進賢冠。豈能以權勢壓我。况素貧賤者。天原與以清閒之福。顧棄之而徵逐奔忙。是逆天也。誅其意。不過有求耳。然損惠未可必乞。哀却是

沈氏日旦

卷十

十二次集

真吾為安貧賤者。計晚食當肉。緩步當車。妙藥也。况富貴人有許多不受用處。其所享之福。定不及貧賤人也。吾試舉富人苦言之。夜防盜一苦也。家人外人有病。故者憂其以人命。典訟而詐財。二苦也。墨官垂涎禍。且不測。三苦也。年荒租債難收。而勸濟之條。屢下催逋之役。頻來四苦也。借妄戴巾。見者擲揄帽。又不甘。五苦也。幸有異途前程。聊可遮飾。不然。卽一清廉風力。典

史咎其臀而枷其項。敢誰何哉。六苦也。親友賜顧。卽虞彼有他求。躊躇答語。不赴其酌。輒生責備。七苦也。飲遇文人才士。視之若猪。微言隱語。覲面不省。八苦也。試舉貴人苦言之。同僚相忌。上下司相傾。一苦也。大寒大暑。不輟投謁。二苦也。僅守常俸。則妻子凍餒。稍稍越軼。浮議起矣。三苦也。太平無事。尚不得養尊處優。一旦多故。則上方待我而我可恃。上乎。四苦也。敢于

沈氏日旦

卷十

十二次集

任事而負賢聲。無柰衆口嫉妬。不保其終。五苦也。昧心欺天。輪迴時有畜生之報。慘受刀鼎。六苦也。所中所薦。失之匪人。則門生萬惡。千恩舉主。與有力焉。無心者罪輕。有欲者罪重。七苦也。發一科第。則宗戚親友。咸獲所狐假之惡。皆我當之。親友之親友。咸獲之。咸獲所倚勢。資緣之惡。又不可勝數。而生前無由聞知。命終冥府。質對。八苦也。凡此富貴人十六苦。趣貧賤人寧有

如後年情
一苦我友不
若且執亦可
服弟任亦
或自有可
晚不已何
也切事竟

白居
流

幾乎

管寧鋤地遇金揮鋤與瓦鏤不異華歆捉而擲
之人以是分二于優劣予曰皆非也路旁遺金
取之恐害他人還之乃義也土中遺金不知何
年物何許人所失取之頗不傷廉即不自潤而
以施德市惠不亦可乎歆之捉者其常擲者其
矯也矯則險險則毒直至殺伏后而後快若寧
者即不矯亦屬迂濶或所見似金原非真金寧

沈氏日旦

卷十

十三次集

眼疾而欲眼鈍乎雷以待後之評史者

世間假封君假公子假年伯假年任最多予所
親見有假敝座師吳御史令弟者在臨清見米
郎中有假沈宏所御史隱跡西湖不見一當道
而漁獵程儀者予所親聞有假三舍弟姓名往
北直隸見前乙丑科林下傳年伯在彼家住旬
月索幾封青目書干謁他處州縣者此世兄宋
化卿對予言者有假葛尚寶令壻克作黃太守

近亦有
假沈周
士亦有
陸青園
僕潘峯
洪華且
往者因
臨切寧
家銀三
而說之
矣

公子于南京見刑部熊尚書者此熊公對其真
摺黃君胄言而君胄語我者杭州片棍極多極
喜謗人予寡交而著述不少可借為因海內冠
紳母為所騙倘身後有愛吾書者即有假克吾
子者不可不察萬曆己亥先君初去世子昆弟
因家訟往見紹興孫司李孫大驚曰汝在我陝
西以詩畫作山人久矣予曰未也孫曰姓名既
同籍貫又合何云未耶予曰陳勝假其名孫付

沈氏日旦

卷十

十四次集

之一笑

司空圖詩忍事故災星杜少陵詩忍過事堪喜
此皆古人自己得力處也然忍有節候所遇橫
逆之人氣盈志滿則彼之傾危在轉盼間聖人
所謂動乎四體所謂亢龍有悔也忍有流品居
上位而能忍包荒之量仁也居下位而能忍明
夷之度智也忍之一字大率出于勉強故曰隱
忍曰堅忍曰含忍豪傑所以自制在此中材所

以不自振亦在此神聖則不然不脫冕而行見
幾最早安所用忍哉凡用忍者非豪傑即中材
也下神聖一等為范少伯使勾踐早聽其言何
至養馬嘗糞忍辱如此使文躋早從其計何至
屬鏤受禍雖欲忍而不可得哉古人有論事確
而機緣乖違出所料外者假令勾踐忽先朝露
未及誅踵而薨後世儒者未免以悻悻億逆翹
圭過等語加少伯矣

沈氏曰

卷十

十五次集

後人把忍字看差了看小了以無氣節無血性
當之進賢冠下忍只為一官學究先生忍只為
一館財虜忍只為幾貫錢僧道忍只為作法事
如此則孔孟之去魯去齊翻為不善宦穆生先
申公行洵拙于固館矣有是哉今世所謂耐煩
即今世所云忍也忍者十人而十不忍者百之
一也

科場未議謹備當事者採擇不慧寓燕十年寓

白下十年每當大比之期神棍合謀局陷良家
子弟以關節封銀數千兩寫立合同敗壞試官
名節而驅騙其財予鄉親友被害者儘多其局
大約相似放榜後不中此棍挺身相見啾啾要
挾反噴有煩言若到法司我與你各責各枷各
問罪此銀我等倩豪有力者居間應作花費賊
免追入官只是汝任子恩官做不成了况汝親
戚皆宦族又做人不成了被騙者聞言只得隱

沈氏曰

卷十

十六次集

忍此弊兩京為甚科科如是竟不發覺舊時此
處有五毒慣布此局今已死其半目前羣棍憚
儀郎沈因仲先生威名乍戢然終係伏戎也愚
意有術于此本人能自首自發覺者不坐罪不
壞前程仍以其銀若干給主若干給賞探事報
人仍刊附律令頒行仍刻石部門示衆如此庶
無漏網矣乎

帝王神聖稟旺氣以生其臣與徒竊餘氣以附

故堯舜禹湯文武各有帝臣王佐纍纍蔚起孔子大聖七十二賢若繁星之拱二曜惟孟氏孑然無徒何也天地間雜氣每足以分戒正氣戰國時有楊墨復有楊墨之徒有儀衍復有儀衍之徒異端說士心雖不粹而智詐才力皆足以奪造物之巧盜造化之精故子與寥寥獨也僅一樂正子猶人耳又從子敖遊矣

孩提五六齡時見鷄犬不惟也見鷄犬之小者

沈氏日旦

卷十

十七次集

則跳躍撫摩見刀劍不樂也見刀劍之小者則把玩不釋手取其小而類已也見筆楚儉漢則恬不介意或反悅見筆楚童子未有不色變股栗者以有我起見也借懲緇以懼羽有是哉兎死狐悲原屬人情非獸念也

漢宣刻深丙吉魏相心與之左又不敢明糾其失托言于和陰陽以緩其勢頗得相體且抱相識也趙廣漢等趨時之賤吏丙魏救時之良輔

趙蓋韓自有死道而司馬君實咎丙魏之坐視况楊惲之獄又在丙魏既薨後乎司馬公慣作不情之論類如此假令漢文時丙魏輔政亦執是道則以水濟水又足以亂漢綱紀故人臣操術須酌時勢競練調之勿可泥也然神爵五鳳間鳳凰頻集呼韓來庭吏習民安則丙魏之和陰陽確有證據學者可概以迂濶目乎

州縣僻遠則巾帛十百成羣挾制有司有司畏

沈氏日旦

卷十

十八次集

其衆也事事掣肘然正惟衆也結黨之罪莫道矣通申學臣酌量首從責黜亦世間一大快事此惟廉能有司方有此等作用亦惟學臣同心然後能遵 勅書奉 臥碑也

一切懲治兇頑本爲安靜地方也然無術以濟之民反不安其究也斷蛇不死刺虎不斃自己或遭反噬未可知也庖人二三而整酒十餘席不忙不悞識先後着也漢高帝大用此術以成

秦項進賢冠下誦思而徐圖之先訪後疏先疏後擒各有次第訪須密須確疏須得方家丁親齋用錢報房使不發挾以防洩漏又須詳懇政府庶得 俞旨然後擒獲至于擒獲方畧須細察邦國情形若何勿得自用其智自用其愚致元克逃匿前功盡棄也 輦轂重地又須先擒後疏不然疏朝上而克夕逃矣遠臣齋奏于京關係重大者勿遣衙役蓋奏章不敢釘封便于

沈氏甲甲 卷十

十九次集

私啟窺視而家丁嗜酒貪愚者又反不如衙役慎之哉

昔人云救荒不患無奇策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為此語者指下下根器說由此思之天之函歲數十年一遇官之上智數百人不一遇聖君賢相當聽其無真心坐視斯民之餓斃乎須有術以動其真心非顯擢顯黜則司牧者泄泄如故蓋凡輕民命者未有不重官階者也

梁惠王移民移粟其策亦善其心亦仁故慶後謚惠于易名之典原無所忝當時列國遇糴為惠王修救計莫踰於此孟氏所云指平時修備也後之長人者官不久任席未煖而即陞即罷修備係前官後官分任其責非見在官所得專也惟有修救之策而已安可徇孟說而迂梁惠乎平糴治標之藥反有碍廣糴為第一良法若妄報貧民賄脫富戶必致棍徒包攬府庫之錢

沈氏日且 卷十

二十次集

出而倉庾之粟不入祇民賊耳

萬曆丙辰二月山東諸城縣孝廉陳其猷疏進所繪東人大饑指掌圖二十有一繫以短詠摹寫逼真情詞慘切 至尊泫然軫念東土發金粟十數萬遣御史道行賑卹
其一大旱大蝗百穀百草俱盡圖
其二剝樹皮浸樹葉食圖
其三切草為米伴粟麥連糠皮圖

其四賣兒供稅難以追征圖

其五接牲畜糞食圖

其六冬冷無衣隱糞中圖

其七生食鷄犬圖

其八買賣人市圖

其九子女流鬻江南圖

其十官禁流移販賣民投河溺死圖

其十一賣兒辭墳遠徙他鄉圖

沈氏日旦

卷十

二十一次集

其十二拋棄母子圖

其十三粥賑難周官民共泣圖

其十四狗活喫人圖

其十五餓孳盈野圖

其十六白晝刮人肉食圖

其十七母食死兒妻食死夫圖

其十八割人不及待死圖

其十九饑民作亂圖

其二十恐包絕丁荒田相議全逃圖

其二十一逃民間 蠲賑復來圖

或問孝廉獻圖情形愷切故有此賑撫按憲臣

郡邑牧臣何不以是動 上乎予曰郡邑非不

欲也不敢也上有所歷則避嫌撫按非不能也

不知也下有所壅則坐視孝廉無官守言責反

可直陳而無諱假令此孝廉他日為郡邑為撫

按則泄泄如故故曰官多法亂網密魚愁

沈氏日旦

卷十

二十二次集

是歲山東新城縣一民家有三子三媳父母兄

弟密商欲殺第三媳共食之夫泣泄于妻妻迫

急黑夜走十餘里逃歸母家具悉顛末母家即

時殺而食之曰如此肥肉不自嚼而使他人嚼

耶此本兵王霽字長公子親語我者王乃新城

人也孟子曰人將相食豈虛談哉

至壬戌白蓮教妖賊猖狂山東雲擾賊首徐鴻

儒傷殺官兵未幾撲滅前後僵屍數十餘萬嗟

乎東土生靈何不幸之極耶

陳臻以發棠探孟子致有馮婦搏虎之喻王猶足用為善亦虛譚矣當孟子在齊而饑且再見則山東之歲稔自古然矣

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庚午宦稿

滕儲追述其所嘗好者悔後語也夫馳馬試劍非美事也向令學問何至此哉世子有悔言而念轉矣想其謂然友曰子傳吾父亦知吾疇昔

沈氏日日

卷十

二十三集

之愆乎大凡沉湎于內者豈暇滔蕩于外錯趾于初者輒思改圖于終吾今日無一善狀其積漸之由不在今日而在他日吾他日嘗起厭心焉苦經史無入門學伏好字於此妙而弗好學也又嘗懷耻心焉蔑師友為具負而弗好問也未必賦性之果愚而情與復合幾以放僻終無柰執迷之既久而習憑嗜深甘與暴棄等蓋嘗好馳馬矣明知斯馳之狂態養尊者所不由而委轡而奔壹似經

以常記
通于相馬者

通于相馬者向惟不好學因不得學中之趣而以為人間樂事無踰聲控外矣由今想之何孟浪極取而引咎晚矣又嘗好試劍矣明知匹夫之怒氣無敵者所不屑而疾視自豪壹似術講于擊劍者向惟不好問因不受問中之益而以為世上驩情無出縱橫右矣由昔言之何浮游甚耶而追恨遲矣天下快心之事頗多即好飲好遊好奕已非康侯所安况蒙塵馬足弄巧劍

沈氏日日

卷十

二十四集

端斯最下之技也曾見經史內以此技誇能否人生適意之境不少即好色好貨好勇尚非中主所諱顧輕肥是耽鹵器是逞則最劣之品也幾見師友中以此品擅譽否想于他日未嘗不苦口諫而吾舞智自用反謂勤學好問之迂即予今日未嘗不末路悔而子熟察吾真已非馳馬試劍之初矣然子為吾傳吾不求子補過而更誰望耶在孟子必自有說速為我問之

皇明廣陵名士選元呂尚綱評 字黃生

言言典則其中脉理之妙草地灰線隱躍無窮至於格語如箴如銘如開晨鍾足發深省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拚如此夫 北雍侯大司成錄科舉題燈下戲作次日出示諸友亦宜稿也

即鬼神以誠顯而費微矣夫莫微于鬼神而難拚如是何其顯耶誠蓋費之本矣且君子之道其實在者為誠誠則必著其閉藏者為掩掩則

沈氏日旦

卷十

三十五次集

彌彰吾道所以超索隱者正為其不以微止耳微之兆顯非獨人情即鬼神不外是以為撰焉語德而及鬼神則已究萬物之根矣然鬼神于何托根論鬼神而及德則已握二氣之竅矣然德于何司竅其微而顯也如此乎不可掩也夫非設幻境以自為摩盪也有真境焉誠之含其朕也非操妄機以漫為活潑也有真機焉誠之發其藏也誠非別立鬼神之外以與之對其亭

毒千萬乘而洋洋溢者不貳之機絨原自如此

何處可容其韜晦即欲韜晦而不可耳誠非參

入鬼神之中以為之主其禪代于兩間而在在

呈者不已之情形原自如此何處可用其收歛

即欲收歛而不可耳寧必變態盡泯而後為掩

即顯于大全而纖悉滲漏猶有掩之倪也鬼神

分天地之誠以效靈其高明亦如天地夫豈有

掩象寧必行生偶晦而後為掩即顯于終古而

沈氏日旦

卷十

三十六次集

呼吸斷續猶有掩之候也鬼神先聖人之誠以造命其光被不啻聖人夫豈有掩時蓋微心則微與危交戰而思誠則微與顯同源乃知微即隱之吉也疑聚之極朕兆俱融而况可思議顯即費之義也薰蒸之極本體自透而豈容功力參費而隱一至此哉皇明侯官名士選元董養泓評 字叔聖此題從來顛撲不破一經沈先生手筆精深

靈悟若攫大慧之舌而昏中峯之髓奇文奇理真堪不朽

塔為浮圖僧為浮屠今操觚家將圖屠二字錯用恐傳至後世為有識者所笑特揭之

天啟丙寅間忠良受戮者多吾浙有二人嘉興科臣魏大中紹興臺臣黃尊素蓋逆璫藉口東林黨以芟之也近聞有倡議者欲以二子尸祝湖山間予曰必欲妥當而可久庶合全浙自靖

沈氏日旦

卷十

二十七次集

難土木等俱祀廼可耳方孝孺于忠肅孫忠烈沈青霞此外須表表者襍一他省人則更有病不可言殫若專祀二子則猶然情面耳門戶耳非所以安二子之靈且無以杜識者之口况此等舉動必疏請方有光彩蓋二子業蒙 皇恩優卹必春秋血食載人祀典方足慰之不然反褻之也其在本鄉臺省與大臣乎

南京功臣廟主祭者勳臣非守土文臣也蓋文

臣無祖宗在廟則脉不聯貫古人舉動詳確如是若武林忠烈廟不及于忠肅譬張家子孫挑去自己本生祖宗反祭李家爹媽亦悖德甚矣解者曰于忠肅自有特祠不在此數予答曰二與曾祀杭于公否三十餘年前李貞外建王彭二院祠今安在哉故必合祠庶于二公有光獨祠恐二公亦不願也若更欲添入他省人即百猶不足况此亦禮部職掌可侵之乎大凡舉事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二十八次集

要成章不成章則狗頭狗尾四賢祠增入多官遠方至今傳為笑端

金精山在贛寧間道書稱為三十五福地志載漢初張華女麗英年十五修道此山長沙王吳芮起兵平吳楚過而欲聘之女給曰山有石室中通洞天鑿之當相見也芮即發兵鑿通女乘紫雲空中語曰吾乃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言訖作詩寸寸章而去夫女既為神矣不當誑人然

但云相見未云許嫁則其辭亦活若果戲之即
鑿亦未必得通也意者石室原通洞天山神幻
作此狀假借人力以成之歟五丁金牛之說亦
類此山室精微實錄傳之不可不知胡據

武林茂才胡文思別號存愚一生好恢諧語友
人長乎坑卒四十萬作何坑法當用白酒二十
萬餅火給餅衆不解其故胡曰諺不云乎飲
酒不醉如同活埋及嘗曰陸續懷橋歸貽母母

沈氏日旦

卷十

三九次集

答之百衆驚問故胡曰懷了一箇撫橋故蓋吾
鄉評橋者貴衢而賤撫也其謔類是不可殫述
此生抑鬱失志故作不羈之態竟老死牖下惜
哉其曾祖胡世寧官尚書謚端敏首發逆濠之
奸遣戍濠百計陷之竟無恙假令文思得志其
事業必有可觀然縱酒放言以自掩人無知者
甚哉制舉之困人也

吾杭縉紳能詩文者嘉靖間有部郎許石屋名

詩家之語
先見之屬
大家為書
法所格

應亨學憲田汝成各叔禾筆下秀脫絕無杭氣
此外予不及見者頗多未敢輕置喙後輩為先
達表章亦體當如是也近日全道遠為高唐後
嚴州以子陵得名其品異也烏程縣以二醜叟
得名其業精也焦山古名浮玉因處士焦光隱
此遂易今名都玄敬遊記可考其西巖猶刻浮
玉二大字說者指為金山誤也全案有浮玉二字
人當兒時無此子事自婚娶成人至壯至老日

沈氏日旦

卷一

三十次集

出事生避無可避省事之法來而後應不為先
為魁漸次戒除返到嬰兒光景然後為日損然
後為有道之士人但知貧賤多事者有求于世
竟不知富貴多事者何嘗受世之求此其故微
矣

御衣二字可解玉食殊不可解夫藿食肉食皆
實實可啖者王安可嚼耶觀晉公子受餐返壁
意古時天子諸侯每食必置玉其中故云玉食

或食器
用玉不
可知

耳不然僖負羈妻曷為不置鑑而置璧乎

楚粵間有湘妃竹相傳為娥皇女英淚班所染

然然否否萬曆中 至尊云惜其太大若細則

可為食箸既而細者叢生人因箸之 天語嚴

重百神奉命如是友人為予言廣陵瓊花空存

觀名而樹種已久絕于世蓋仙卉也後世人主

從玄門根器在此位者但片言授記而瓊花當

復出無疑矣予何以知之于蘓學士欲見海市

沈氏日日 卷一 三十二次集

因祭海神得見知之此定非偶也

命之貴賤不同而貴賤人之惡性同故貴惡喜

庇賤惡命之貧富不同而貧賤人之貪性同故

貧貪每仇富貪命之靈蠢不同而靈蠢人之忌

性同故蠢忌必謗靈忌

聞諸先輩有一妾人作詩刻集名肖白齋草其

自序云肖白者非肖家君之白也家君一白丁

爾何足肖哉肖太白也王元美先生一笑絕倒

台淚連夜
髮亦不偶

遣人印百餘部以貽同志庚午立秋日林茂之

袖一詩稿示黃海鶴及予乃湘潭周上舍也頗

怪異起句少壯羞吾有父兄坐中有林國博鄭

李兩光祿目擊可証 李執者係星父古岑其父者

饒州薦福寺古跡無復存矣惟二賢祠祀顏魯

公范文正公尚無恙俗人附會為顏回與魯班

何異悞伍子胥為五髭鬚杜拾遺為杜十姨合

廟配饗真可笑也

沈氏日日 卷一 三十二次集

金陵風俗人心一團市氣聞勸善之言則曰汝

又不是鄉約長聞刺墨之語則曰汝又不是銓

部六朝清議太重今時濁議太輕輿皂之役不

一二載而起家千金民何以支詞訟有一監生

姓名問官如蟻見羶如蠅集糞夫大司成少司

成官不賤矣能如外省學臣庇一秀才否畏墨

吏如虎將來何以當國真世道之憂也祭酒侯

朱庵先生諱恪每與予論及此未嘗不浩嘆也

予於祭海神
予在白丁時
此詩刻集
此詩刻集
此詩刻集
此詩刻集

沈氏御史
予座師王
先漫公囑
巡城御史
陳玄扶
予座師王
咸為股肱

侯亦賢者不肯屈體貶規諂五城直指者也

留都之官主爵者視為冷局吏禮二部清而不

要輒以此缺補外吏之賢者名尊崇之實安置

予所見多矣操守潔白無賄可通者慣授此

職若初選則別自有說

律令乃 聖祖治世之準繩也士民毫不究心

扞網遭刑猶孺子無知入井長人者忍乎哉愚

意州邑自中央以暨四隅當用塾師五人講究

沈氏日旦

卷十

三十三次集

律令舉善良通文理者克之給以冠帶若申詳

上司則又開富惡鑽刺之孔而批州仰縣多所

掣肘矣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舊說瓜作必恐未

妥先王追遠之敬不獨薦魚薦羔豚即瓜菓芹

藻之屬亦薦况瓜作必之說于經傳別無所考

此與五十作卒之類同皆當闕疑者也

今人情寄家書每每轉托一顯者迫其代作魚

鴈而此人面自姓名不知為榆粉何物又不屑

投刺來謁揣已揣人兩失之矣乃知古人云沉

者沉浮者浮我不作寄書郵非任誕也稱物衡

施原在人情之內但不明言其故遂相傳以為

癖耳然近世之為殷洪喬者亦不少也

燕京風俗惡少年闌人平康之館旅進旅退罕

拔一毛迫出邂逅則一茶別去卓去病嘗言此

茶必不可飲有不可知之垢存蓋恨與厭合也

沈氏日旦

卷十

三十四次集

諺謂之撞寡門評交道于今日撞寡門者何多

也初無介紹先容既不用贊相見又不設飲相

款併古人交際之禮一切盡廢沿門漫投一刺

令主人陪費輿金更荒日力累僕從奔馳答拜

及門不獲望見顏色併不可知之茶無一甌入

口而喋喋終身今日王百谷明日陳眉公今日

馮開之明日周玉繩世道鬼蜮可為浩嘆

前輩徐文長山人詩文秀異然草茅不整其名

石公吹噓
陶石等倡
之也

幾泯滅于世賴袁石公吹噓赫然有聲于身後
邈其歿期則已三四十年矣初何寂寂末何隆
隆也進賢冠負盛名者纔加品題眾共耳食猶
然貴貴之習心也

歷稽古昔凡一統偏安之世人主無謚忠謚清
者人臣無謚孝謚神者其餘文武昭穆莊懿惠
肅之類主臣通用何太無別耶予謂主職要臣
職詳主職規臣職隨術不同而謚同非體也况

沈氏曰

卷一

三十五次集

詞臣有不能筆札者概示曰文敷臣有不能騎
射者概示曰武名不配實亦濫矣哉

蘓秦被刺後遺計獲賊竟殺之亦快矣哉然予
有疑焉秦倡合從之謀六國幸無恙則刺秦者
非嬴氏即連衡之士欲破從約者也此兩種刺
客其事已成其願已遂其利已奢肯貪此區區
微賞輕于自吐哉必無賴惡少年冒功邀賞自
喪厥元者也惜當時徑孟浪殺之不細意訊鞠

耳

皇明大政紀吾學篇憲章錄多耳食多苛論多
仇筆不足示信後之修史者勿據為成案可也
班固漢書原係私擬為息者所發覺幸帝稱善
命其卒業不然亦殆矣哉

戰國時秦最強故蘓季子首說秦及秦棄不用
而始之六國焉非本願也六國尚弱不可恃况
周乎其說周顯王亦非本願不過工于揣摩料

沈氏曰

卷十

三十六次集

其必不能用俟他日富貴後令周君臣悔于厥
心而預伏案耳史氏謂周室左右習知季子生
平輕之非也即重之季子亦必不為用也然則
何以最初說周豈果循天澤之分耶秦夷而六
國華舍華就夷何難舍天就澤此術士之無忌
憚也即商鞅先以帝王道說孝公意也
荀文若始末與後唐張承業相似蘓子瞻比于
聖人之徒則過矣又云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

夷夫伯夷非其君不事或何故事操哉子房遇沛公一見決真主或事操有年矣必俟將篡而始覺始悔何其愚也如或者蓋可憐而亦可憾者也然操之機權籠絡彌孔輩尚墮入彀中何有于或或又不當深責矣

宋政姑息丁謂如此奸邪止于貶竄雷州宋政顛倒岳飛如此功績至于詔獄棄市安得不亡大率姑息之後必至顛倒即徽遼金而秦檜買

沈氏日旦

卷十

三十七次集

似道輩亦必篡弒也亂賊遇庸主又不安于庸而躍冶焉方刺刃置魘爲自救計以故弘恭石顯何必剪除漢元存之反足以爲用唐中宗始容韋后既露意剪除竟自速其亡也驟聞不入耳言姑虛心聽之靜時細意參詳可否切莫以舌相角縱橫求勝恐倉卒失言坐中有識之士窺其底裏異日相遇共事未便大學一書所歸結處全在格物二字因其闕文

竟無着落相傳有古本不分節分章者有宋本分節分章係程朱兩先生所補訂者即今博士家所讀是也又有石經之本其本凡三而于格字俱未確有註來者從來格來享解然却有病鬼神無形故曰格思物有實際何得借鬼神字面加之有註至者愚意至乃歸宿究竟之義歷邇上文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有功力何獨格無功力而徑云至乎有註正者取孟氏格非之說

沈氏日旦

卷十

三十八次集

然本章自有正心之正在安得捨格字不講反僉用正字以強釋格字乎愚意物有本末原取義本之幹與枝又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云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格之偏旁從木則格之字義可默會也凡有區別處曰資格隔闕處曰扞格必欲強解知合而物分知虛而物實物之本末區別井井而條理貫通又絕無隔闕非格乎存此議以備後人參酌

萬曆庚申歲 神宗升遐忽出遺 詔册鄭貴妃為皇后天下皆知非 先帝意也籍儀郎胥之彥疏止之。夫妃也而后則不但后已也而太后矣魯連所謂帝秦後有許多未便者此也。此舉較李沆引燭焚詔其功最鉅其識力最微胥蓋有大臣之風焉不然安得今日予久欲表之以旌其美而未敢也昨聞邸報則事已定于蓋棺胥君美天成之矣胥係蕪州嘉定人萬曆戊戌

沈氏日日

卷十

三十九次集

戊科進士制舉執亦膾炙一時

從古聖賢豪傑惟知幾早去為第一上策微子不去必見殺于紂仲尼不去必見殺于季桓子范蠡不去必見殺于勾踐魯仲連不去必見殺于列國張良不去必見殺于漢高疏廣疏受不去必見殺于恭顯李泌不去必見殺于肅代韓世忠不去必見殺于秦檜其他不去而羅禍者未必皆貪戀名位祇緣腸太熱眼太鈍才智又

此等與
不飛死
與

太恃耳

本朝輔臣入閣辦事 祖制原自出 宸斷不由吏部推。臺省薦也。至 神廟末年始廢。聞諸先輩大老謂之取手執 御筆親書某官某日入內閣辦事近侍捧 旨出輔臣手執隨近侍入于宮門首面 聖行禮謝 恩訖繳還原者以故閣體尊而送帖與言官。有科知道友之說有不看主馬之禮。今也政府進退其權反操

沈氏日日

卷十

四十次集

于言官則舉主矣。知友二字自不敢用。即侍生帖亦大傲。庶門生帖兩相安耳。近日見 今上復 祖制特簡溫體仁吳崇達二臣入閣時流疑問予以是醒之。前輩嘗對予言推知不可不做曉暢民情練達國政生平根基全得力于此故節鉞重寄不從有司起家者不輕授也。此言極有味唐宋多名臣祇緣牧民官即躋秩宰輔別無他秘奧也

先科于中
必後左道
王不家然
夫何隱之
有

萬曆己未年北虜中涓隱將橫子見微仕隱
改名曰遜所著書則仍舊名如故未幾遼左全
失魏瑞播殃有識者服其先見吾鄉有不居官
不立言者因是各有兩名殊覺無味仲尼有云
甚矣三三子之好學也

近有廉官為地方除害設重枷以困神棍值暑
月經五旬竟依然無恙因錄于舊為有司時諱
犯口號以醒之曰久膺三木貌更豐隆囊頭之

沈氏日旦 卷一 四十二次集

孔寬窄不同多應此類脫出孔中躬親締視徒
計斯窮

賞罰因民之耻心以為衡量耻心重者良馬望
鞭影而馳耻心輕者甘刑憲如飲食是以長民
者欲厚風俗莫如養耻古人云刑不上大夫亦
此意也

朱陸是非辨者多矣予謂紫陽但從事下學而
遺上達人遂以腐儒目之象山但從事尊德性

而遺道問學人遂以異端揣之皆偏致也朱有
見于人無見于天陸有見于內無見于外皆與
精一之旨睽以故二家之徒交相非亦各相矯
竟不自覈其所以失而支離寂滅不獲受師益
反受師損也噫

人家孩童至十歲外內切不可隨四五十歲老
媪及乳母同榻業師主養浩自供九齡時即被
乳母破壞以故壯齡屏甚為人父者不可不知

沈氏日旦 卷十 四十三次集

嫡妾相妬每伺其產時賄囑收生婆害其性命
甚且終于絕嗣此予家姚收生婆自負有陰德

予訊之而得其隱者為人父為人夫者不可不
知比丘做法事五鼓時飽啖酒肉然後出赴應
不然誦經念咒即無氣力此予滅獲方祐原作
承典寺行童對予洩其陰事果爾有纖毫益乎

為人子者不可不知十七八歲小沙彌私自纏
足扮作比丘尼至人家同女伴臥宿發覺時婦

自山日決
下久入世

女或至自縊爲人父爲人夫者不可不知
 人心不古市氣漸增三十年前心所鄙夷之人
 由今追憶皆不可復得矣但不知三十年後更
 有追憶近時人物者乎竟不知其何所底也此
 沙汰之兆也○兵火荒疫始基之矣○
 郡邑小試發儒童案有大弊存焉舊例儒童姓
 名以千百計非一胥手筆所能卒辦勢必多用
 幾役各錄一紙約數十名錄畢粘連鈐印內有
 沈氏日且 卷一 四十三次集
 奸胥將陳王道寫作陳王謨將張之儁寫作張
 之俊乘官忙迫不暇參對卽參對敗露曰我錯
 悞也如竟不對出則得賄而賣其鬼名或預有
 親識預受彼賄徑自頂補添入卽向有鄉紳居
 間者業已用情彼不得如願復來求懇反厭賤
 之以爲馮婦也亦或有與臧獲比周者因此宦
 聲不美士論不服與地方有隙况我輩從此起
 家可昏昏泄泄自昧本心乎予意大邑大郡卽

命一刻工印小本百餘冊詳其姓名籍貫示衆
 亦可也
 土木之像說者以爲夷教二氏之教非儒教也
 其說良是但易像用主瞻拜者生忽畧心無敬
 畏心不若像之能肅人也此情卽士流不免况
 愚氓乎孔子歿門人追思不已遂欲以有若當
 之取其似也夫似莫似于像矣假令當時有塑
 仲尼像者二子必對像泣而不彼此相向泣
 沈氏日且 卷十 四十四次集
 矣夫豈無主哉主不肖貌不足以寄其思也明
 民者繹此義卽因俗可也
 班劉兩漢書五行志專紀異不紀祥亦偏枯之
 見也不足以垂戒來茲反令人主狂而不信後
 之修史者勿墮此窠窟也可
 古人祿厚故繩墨之制嚴今人祿薄欲避墨趣
 廉則不得不爲詭激之行又加以評品曰好名
 也曰癖也曰不近人情也又議捐俸又議裁羨

世間縉紳非木牛流馬可不衣不食又非王喬許旌陽輩可丹砂求活其勢不得不貪何者養廉之資汰而教貪之勢迫也。

夫子論奢儉以不遜固極之非但流弊致然即見在已成乖張之象若人主蹈此其禍更大喪身亡國特不遜固已哉管晏二大夫皆賢者偏上偏下孔並譏之今人以儉爲美德一概從吝竟不知所崇所以取禍者奢于已不奢于人儉

沈氏日旦

卷十

四十五次集

于人不儉于已故鬼神忌滿而撲之若漢卜式則豈有是禍哉說者謂漢之武帝猶賢于唐德宗真格論也。漢武帝手成德之國是存存之或問爲國者何以不當儉予曰夫子以恭寬信敏惠五者爲政要若儉則寬信惠三者俱廢矣其何能國或問儉有碍于寬惠易知也于信奚涉予曰人主所以厲世者無踰賞罰賞懲期即爲不信况併其賞而廢之人誰用命儉則當賞

者不賞當厚賞者薄賞始也虛懸賞格終則屯膏而自食其言使鶴之謹典而衛墟矣故儉尤信之賊也。

弘演以納肝存衛申包胥以泣血復楚忠義之動人如是世論以名節二字爲迂而不切之物特揭之使人主勿輕忽忠義焉。

對契友隱年不以實告者乃天下絕險之人默遡縉紳中得四五人焉竟有克死者有遂敗者

沈氏日旦

卷十

四十六次集

尚有兩物現在仕途恐予猶及見其末路也長水同籍二人行藏頗異有入杭城只拜徽州富戶不拜同年者即同年吊喪亦不出見不登謝者有爲官只赴科道酌只請科道並不與部官酬酢即同年招飲誓不赴者一姓子已蚤死一姓未尚在仕途然長水極有高品如丁改亭尚書譚凡同臬長留心職業與我輩俱上一流人也豈可見則而概天下之無足乎抑或者辰

氣獨鍾生此匪葵歟沈公萃禎在閩中相遇亦稔知予賢其人亦君子也

人主觀臣之法只看他家計貧富以規其廉汙只看他宦途遲速以規其巧拙人臣事主之法不當明矯明趨而當默調使其自轉矯則禍及其身趨則損傷國脉丙吉魏相之事漢宣是極好榜樣此可與大臣言未可向鄙夫道也

杜少陵詩文章有神交有道今文章無神矣代

沈氏日旦

卷一

四十七次集

作賀章如媒灼之語豪門不驩而笑矣代作哀章如娼妓之別情郎不戚而泣矣交無道矣不用介紹望門投刺不贊不面亦不款若惡少年撞寡門矣予則反是凡賜顧無禮者竟置不答時流反以為冷且傲也予文章未必有神而交則有道少陵之靈未氓必以予為知言

蘓子瞻曰養猫所以捕鼠然不可無鼠而養不捕之猫夫無鼠猶可也有鼠而養不捕之猫則

猫鼠合併以作祟民何能堪更可異者家鼠未滿百而畜不捕之猫千鷄犬驚擾庖厨繹騷受累何時已耶居秣陵者觸此當一解頤

徐有貞謀為祭酒托門生楊宜懇于忠肅公以楊與于內姻也于亦勉從 景泰不允密諭于公有貞雖具才華其心奸險恐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有貞不知此意恨于切骨必殺之而快此載資治通紀由此觀之忠肅藻鑑不逮

沈氏日旦

卷十

四十八次集

景泰遠矣菽園襍記載兵部侍郎王偉陰伺忠肅過悞密奏之上密以奏示于于出即以示偉何其淺也蓋偉原為職方郎中賴忠肅薦得驟躋是秩傾危一至此哉假令忠肅知人不畀偉以高位或出有貞為外吏豈有殺身之禍哉大率忠義授首於讒賊皆從好諛起豈獨于胥悅宰詬坐是病云

司馬德操訪龐德公值德公渡河徑入其室呼

妻子使速作黍設供俄而德公還直入相就不分客主觀此情態則晉人任誕之風自漢未已倪矣世運否塞豪傑氣短才盡以歌代泣自托于狂原非得已若無過人品識又當盛際亦效揮典午諸賢特無賴惡少年已耳又安知德操德公非陰有所避故作此駭俗舉動以求免于濁世者乎德公妻識得此意豈尋常女流也李膺每見猗融聽其言論輒捧手歎息予性喜沈氏日旦

卷十

四十九次集

談然知交領畧者絕少惟大年黃友湘洲李師細意靜聽每見嘆息蓋兩公才情見解不亞龍門又嘗舉彼所知識者欲予見之予曰不見猶令人景慕見則疑駭寔甚併游揚我者亦目爲孟浪矣譬閩粵荔枝惟太真知嗜若其他官人卽不啖亦得

大丈夫當抑鬱時無以寄其哀卽痛哭失聲原是快事無以達其怒卽鞭笞罪人亦是快事故

哀怒中節處併喜樂包藏于中矣喜樂不中節譬酒食地獄翻成苦趣哀怒未足以盡之也衛濟川鶴能識字令其檢書啣取一一不錯此卽猴之能舞鸚鵡鸚鵡之能言由于習也未足爲異徐孺子爲知己所辟雖不就職及其歿也千里赴吊炙鷄瀆酒酬畢卽去不見喪主豈立異也哉或其子弗類爲彼藏拙不欲露其慢耶抑或沈氏日旦

卷十

五十次集

慢端已露故速掉臂去耶予蓋曾有所說矣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秋

何高兩太史合論序

夫爲治與論治異善爲治者因俗宜民不以我之學識用若論治則舌底臯夔毫端卓魯一切生亂之夫皆能發思治之語以欺世而用之必至于誤國嗟乎今天下併無論治者矣卽有之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一次集

非臆見特陳言不足以觸忌速禍祇貽笑耳然其陋皆釀于不讀書譬草澤醫者不知素問爲何物于以切脉發藥危矣不第病者危卽醫者亦危也前輩能讀書而論治者代不乏人友人閔士行梓柯大復高伯宗兩先生論以行于世允哉瘳疾之方書不啻大醫王也予細按其旨皆吐申韓所欲吐發申韓所未發而因以匡救時事駁其紕謬其有裨于治術匪細嘗試論之

風雷霜雪皆天澤也貶竄誅夷皆主恩也姑息者事之賊調停者國之蠹也自宋儒以申韓爲刻而趙社頹墟如瘵疾之不起翻巧爲之詞曰王安石用周禮成靖康之亂漢文帝用黃老致刑措之功夫靖康之亂自有章惇蔡京童貫諸戎首在而偏以咎迂濶自用之安石卽申韓刻不至此孝文所以構七國隙者在忽賈誼策不用而臆就絳灌縱刑措哉亦功不掩過蓋不善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一次集

用黃老術者而偏以爲功卽申韓不顛倒至此古之善爲治而暗合于申韓者莫若僑與亮一以嚴治鄭而鄭治一以嚴治蜀而蜀治乃申韓係先秦書子產所未見也孔明奉昭烈遺命而手錄之以進後主後人胡據而貶之哉特徂成敗見謂非死秦獄焉耳嗚呼噫嘻天欲殄無道秦假令八姦七術之說得伸則斯高之詐不售秦無興機非豈有生理哉不然書行于萬世而

命不延于一朝自古及今有是哉何高著論以
箴世幸其人不存故其言不諱賢士大夫庶作
虛舟飄瓦觀乎大率抱經世之願者不當自落
于立言之科使亂賊諧媚得以爲備世之斯高
其心而不敢輕發者多浮慕賈誼而無心用之
浮慕韓非而無力保全之者亦多以故熱腸之
士受禍最慘若兩先生者度內之識竟爲笥中
之藏不以獻也蓋鑿前車而又不忘經世者乎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 次集

未可以文人目之矣

朱康侯詩集序

蓋稽漢唐宋宗盟以才名傳者最顯赫爲向爲
白爲汝愚然皆率其當代所尚以自赴于功名
之會未有時所棄置之詩在學士家猶弁髦而
王孫顧嗜之也者朱康侯耳備熟予而未嘗識
荆州也去冬于黃海鶴先生座上彼此相目有
然明叔向之契因北面予出所著景運集萍草

羔雁詩相質予諦觀之才雄而思雋森森乎其
不可禦也滔滔汨汨如水行地閃閃爍爍如霞
麗天絕無寒酸與裘馬氣細按其脉則力追先
進者非時輩所知也夫學詩與學草等草不從
習楷入詩不從讀書入皆無源之水易散之霞
也康侯喜讀書又能論次品題以商于知己故
其詩居然大雅有初盛之遺風焉却有恃才處
頃刻千言予代作東里稍加刪潤彙爲一編非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四 次集

恃康侯之篤信而虛懷敢漫爲徐穆耶古人敏
捷原非得已滕王閣賦一夕而成豆箕詩七步
而就或迫之也以故永和修禊有鎮日不成一
字者殆十有餘子若今人卽席賦詩括帖唐塞
夫安得有佳句哉萬曆癸未甲申間賢宗朱貞
吉游杭與先侍御襟江府君善其時尚諱姓名
爲來相如今俱作古人久矣貞吉先生詩才蓋
代康侯其追配者乎

梁維寧梅花詩序

夫卉之至芳者莫如蘭菊然而無實也至艷者莫如桃李然而無聲也至于蓮則實矣馨矣芳艷備矣然而無節也就是傲霜雪埒松筠者其梅乎帝臣以和其羨處士以配其鶴不第用弘亦韻勝焉東閣南枝垂垂多致惜哉獨清于一時不能遞茂于四序以故繪家寫生供齋壁几案間玄玩然而繪一幅僅得一幅能室室懸乎

沈氏日旦

卷一一

五次集

士士賞乎則徐熙粉本隘而且暫不如何遜佳句廣而且長也晉陵梁維寧和高季迪太史梅花詩八十一首其才其調其思種種動人伯吟克紹先業出家珍示予予謂咏物之難也如繪家描容寫真非若畫鬼怪者可臆擬以欺世也神情骨肉纖毫不肖則張翁之像見者疑爲趙叟咏物亦然梅花之似是而非者白疑于梨紅疑于杏時又相及也特香與幹異耳維寧辨此

至詳矣古人咏物每借物以達其無聊之况所謂奪他酒杯澆我塊壘者近是宋王之賦風也曹植之咏荳也陸士衡之咏園葵也意在筆先非漫無寄托焉者維寧咏梅亦若是則已矣漫游草畧序

夫游非涉境已也心靈變化悉證合于法象以故古人游名山大川因而有記游王公大人之門因而作賦若云登臨人所獨也置猿懶于何

沈氏日旦

卷一一

六次集

地矣禽鳥之飲啄亦與斯人酌噉不異但不能抽思覓句耳然則詩文非但免俗寔幾希所關卽無奇思警句猶賢于没字碑遠甚而迂儒視爲不切之務戒子弟勿作詩古文辭更呵其漫游引董生三年不窺園作據迺天人策未見出人意表祇以正誼明道不計功利之常談聳動宋人而漢唐迄今大儒無宗之者正以其胸中筆底少靈活生動之趣則不好游之故也自非

然者司馬子長何故適越而文逾豪張說何故
適楚而詩更惋耶晉陵許聚初以筆耕者也垂
老倦游而硯田不熟者累歲譬持齊統蜀錦走
文身之國固不售而仍走齊蜀亦無是游法也
茲將梓其文與詩爲入燕計號其草曰漫游漫
者聚初謙言而游則其實歷也五都之市見結
綠火浣有按劍盼者乎鄒枚嚴馬非梁孝不曳
裾應徐王阮非陳思不授簡蓋聲氣合也自戰

沈氏日旦

卷二

七 次集

國尚俠不尚文用舌不用詩而雞鳴狗盜之徒
進猶云得士左矣雖然詩文原有定價世不乏
慧目人聚初可自信也何藉予言作曹丘爲

秋浦詩引

蓋聞四時之氣惟秋最悲秋者孳也寓收斂意
焉情放而候爲之束騷人韻士輒吐其不平之
氣以故宋玉不傷春而傷秋杜甫無夏興而有
秋興良有感也夫孳于時者尚爾况孳于地者

乎新都陳茂才出秋浦詩示予予覽之凄然核
其槩皆自長干詣秋浦道路往還所經所觸之
愁緒也古人奔王程趨子舍則詩以述懷秋浦
之役急友誼哉而風霜跋屐勞苦備嘗歌以志
之識不忘耳不忘而寄慨于詩詩出而觀詩者
核所以作詩之由則勞亦佚也苦亦甘也雖然
人亦有言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谷風之
歌可以怨矣而未能忘也茂才以苦勞自傷而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八 次集

予以忘勞苦之說諷則風人百爾之贈乎
天以雷霆擊妖孽每歲凡幾至于鸞鶴笙鼓下
迎仙道苦修之士但載禪史世人耳目未經聞
見也人主以絞斬笞杖徒流磔著爲刑書律令
與衆相戒至于賞善酬德非不故事舉行未嘗
筆諸簡冊以某典旌某媿也由此觀之惡惡長
而善善短天道主術皆然矣論人者但壹于褒
美以示厚壹于忌諱以避薄是鄉愿也惡人何

憚而不爲惡事哉

國君夫人淫亂者多矣文姜宣姜哀姜南子不一而足直至齊桓公誅哀姜而後俱歛跡天子后淫亂者多矣呂雉武曌韋后不一而足直至唐玄宗斬韋后而後始歛跡蓋惜生畏死不如此則不動宋多賢后或因此提醒豈天性耶寺人頗有賢者于謙得 景廟懽心藉興安道達其忠也王守仁幸免于禍獲保首領皆張永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九 次集

扶持力也不然徐有貞江彬早剗刃矣迂儒不諳臣術將以爲結內乎則 鑿輿復辟逆藩授首誰之功哉

讀書者以我之神會古人之神則如覲面授受此前輩相傳法也但我不同矣有賢智之我有奸邪之我有庸愚之我以豪傑測聖人度內尚隔一膜况亂賊乎鴻飛天際楚見爲鳧越見爲乙故男子所受之苦所享之樂必非婦人可臆

揣而中者此讀書之喻也

萬曆間武昌府司理徐有祿爲仇民所弑長興縣令石有恒爲亂賊所弑有不祥如是夫湖廣巡撫趙可懷爲宗藩所斃四川巡撫徐可求爲土官所斃可之不幸如是夫豈有者無之漸可者不可之伏歟命名者慎之

庚午八月初六日渡秦淮河探入闈諸友同舟者皆四方人也語云古今但有世將世相世科沈氏日旦 卷十一 十 次集

而無世文因屈指文人皆無接脉者僅眉山蘇耳其語亦確特紀之

嘉靖間有妖人曾光惑亂民心大索不獲萬曆間有妖人趙趕猪邪徒猖狂亦大索不獲夫欲獲妖人未有不以精誠禱神重賞動臣民者也禱不誠賞不信不重但虛文奉行卽曾趙交臂過亦開湯網矣其何能獲

凡事起于相激相激則極重而不可挽東方朔

爲乳母居間太學生三千人爲稽叔夜居間術異而濟不濟懸矣故進言者當默動其真性不當明挑其客氣嗟乎血肉之軀具員者多深心大力者少以故五百人不能脫田橫三千人不能免稽康也雖多亦奚以爲

察雞豚畜牛羊古人以爲不義蓋其時祿厚足供仰事俯育故不屑侵細民微利今之時惟廉吏適肯察畜及此若貪墨吏四知之金無不受

沈氏日旦 卷二 十一 次集

也四民之業無不奪也何暇及雞豚牛羊之細乎反藉口孟獻子不察不畜豈不巧哉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此卽蒸梨不熟意也當是古人托詞若今時命婦肯種葵習織則競以賢媛目矣豈其反戾女德而被黜乎

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亡國何晏繫女子之裙以亡身說者謂之服妖陰陽反常不正之甚未必此一事遂足亡國亡身而其他所爲皆類此夫

安得不亡也女效男裝始于娼男效女裝始于優良家摹彷彿娼優貴賤無等此卽披髮祭野而卜其淪于夷蓋先兆也

煖耳之制與進賢冠式配合雅宜施諸巾加諸帽頗不相宜惟風領與巾帽相宜人顧鄙薄不屑戴者皆犯上之念也長安例百官未賜煖耳不但入朝卽在外私居部堂官亦不敢戴大宗伯李九我圍一玄紵風領大廷尉鄭繼之戲曰

沈氏日旦 卷二 十二 次集

先生反戴了蓋譏其不用貂也李曰吾純絲表裏如一不似今人以野獸皮毛雄也此言巧而頗峻覺太傷時然亦見大臣風采

庶常進衙門侍教習館師之側例分左右班此班一定不易或告假在邸或因事回籍缺員不因人數多寡增減萬曆乙巳間偶左班六七員右班僅駱先生從宇一員適奏黃狗搖尾就路同僚微作歇後語相諛曰貂不足館師及衆門

生忍笑不敢出聲此謔亦巧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者駱係予受業師親以告我非傳聞者也

冢宰周敬松先生名嘉謨楚人也爲官正氣曾宦蜀中潘臬先期太守得夢張翼德懇其作伐欲娶周第三女爲夫人及敬松舟將抵夔州張王又托夢云明日至矣仍以姻事叮嚀太守具以其夢白周周驚訝卽轉身至內艙告其女女

沈氏曰 卷十一 十三次集

亦無難色是夕女竟昏迷長逝至今肉身塑像現存此賀別駕語也其尊公會爲蜀中二守語或不誑坐客共聞者張廷評關若韓孝廉姬命徐光祿文郊時庚午八月十三日也

古人爲下下人立言自不作上上人語宋真宗勸學文有富家不用買良田等篇王荆公有讀書萬倍利之句皆權教也若嘗其以贖貨訓則旨反晦而人益迂濶視矣

革履乃胡俗也元朝始有之故金兀朮輕宋曰直用靴尖踢倒耳小說載高力士爲李太白脫靴帝前大唐時尚未有靴也殆謾耶

斯人在世不能獨而無與一切飲酒看花登山等樂必得朋友共之方快于心實則可以朋友稱者其人絕少大抵皆伴耳榮悴相形雲泥迥隔故一友貴卽失一友一朋宦遂喪一朋向時與我作伴者今復伴他人焉譬諸娼妓今日伴

沈氏曰 卷十一 十四次集

商賈倚觴明日調絲弄竹倏而伴公子矣後日歌喉舞袖倏而伴侯門矣介性之士豈堪頻易伴哉

禪門宗語真偽相半猶儒家講道學話不可全信不可全非真則賢聖之徵心偽則盜賊之說謹看語錄者勿爲所誑必配合其人之行事而後可

世人結納名士于未遇時冀其榮顯念舊破格

提携俗呼爲燒冷竈乃有媚神祈福者性怪鼓
樂神視之則燒熱竈矣必不墮其殼中人亦何
愚而虛費耶不觸其怒不降殃亦幸耳

世態浮薄既登通顯則微時故交絕跡門墻另
有一番新客來往猶可言也更有一番狼僕耽
耽虎視以傲睨舊日親朋若人良心喪盡不久
卽殞蓋氣盈不復有加此理鑿鑿不爽予所見
多矣

沈氏日旦

卷二

十三 次集

世間有好人而做官不好者昏也弱也有不好
人而做官好者明也強也論至此則國家用人
與其用好人不如用好官地方得蒙福耳
千里馬堪用處第一偵卒飛報緊急軍情第二
驛置荔枝等異味第三逃將戰敗而奔敵不及
追餘無所用之

上智之人留意性命之學從事詩文之業與富
貴日遠下愚之人習懶無耻玩愒歲月亦與富

貴日遠惟中材與富貴相生死耳

仕途惟謂值所值皆順境也無災無害直至公
卿此其常耳若外官起家一路功名到白頭中
間不遭遷謫者其人暖昧多端不可方物目前
得二人焉其棄城而逃猶矜疑未決者爲王化
貞祭五進士不六年而卽開府遼東其引虜犯
闕先擅殺都督毛文龍今已磔示者爲袁崇煥
已未進士不七年而卽兵部尚書此二賊其榜

沈氏日旦

卷二

十六 次集

楚在不知何許人也相傳姓名曰陸通然孔子
龍德自居狂以鳳德擬之非其質矣子生平未
嘗至楚臨河而近想接輿相遇茲其時歟所云
今之從政者未必不爲竇鳴犢舜華發也不然
亦安見其殆耶

予向以方命二字爲過于固執不能通方遂致
虐民近見傳燈錄所載祖偈方便呼爲智此所

謂方迺方隅之義也。因物順應，隨方取便，總之以無我為主。方命之徒，自以為是不肯與人方便者，亦自以為是其受病處，皆在有我。儒釋二教，旨寔相通，存是說以取証于來者。

老氏道德經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六祖壇經不思善，不思惡，蓋思善即為福，先思惡即為禍。始其旨相通，但道家標其當然，釋家剖其所以然耳。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十七 寒集

茅山三峰連峙，大茅中茅小茅，和傳茅氏兄弟三人學仙來止于此，因以得名。九鯉湖亦云兄弟九人羽化而去，俱乘赤鯉，故也。匡山亦以兄弟七人結廬于此而得名。夫塵世相妬相仇者，莫如兄弟。兄弟共好道出家，亦希有之事。即此已成半仙矣。嗟乎象而能如舜也，則與舜共登仙籙而舜亦豈願為天子哉。世亂而人思亂，皆以貧故。然目擊時政，衷懷不

平實為之，因故過萌者，急宜崇獎恬退，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夫人貪廉天植其性，一官猶戀，不忍割患，得患失，况有重于官者，肯不隳名義，捨性命以圖謀乎。孔明之不負先主，當吟梁甫時，已預卜矣。桓溫劉裕之篡弒，其即蓄念于勤王之始乎。

徵聘風馳，薦舉蔚起，則人皆砥節自愛。說者曰：從此人皆噉名以待舉，飾節以望聘，未為得策。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十八 次集

也。此說非是，與其真匿喪也，寧偽廬墓耳。與其真絕裾也，寧偽割股耳。語云：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予曰：惟恐不着假。都督毛文龍，杭人也，以布衣起家，賜蟒玉衣帶，尚方劍，駐師皮島，經畧袁崇煥襲殺之，以媚虜朝。議置不問，此已已五月間事也。夫文龍反跡無據，又無密旨擅作威，一至此哉。冠紳中無斥其非者，豈但乾綱替而清議亦掃地矣。至

巳巳十一月崇煥引虜入犯相持月餘不發一
矢且運米以餉虜幾危 宗社始崇煥欺 上
有五年滅奴之語至是反情盡露總兵滿桂備
發其姦 上命緹騎逮之庚午八月磔于西市
冠紳猶作回護語此未必邪慝念大抵蠢也看
科目二字太重了

米元章黃魯直秦少遊晁無咎皆以才名顯而
蘇子瞻尤聲施籍甚諸君聚樂以爲依歸一時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十九 次集

輕薄子相嘲云蘇門四學士殊可笑也假令四
子中有位高居政府者則子瞻且降爲門客與
三學士埒矣俗吻品題大率如是自昔已然何
惟今日之輿情也
瞽者衣錦已不覩也而以供人之覩聾者吹笛
已不聞也而以供人之聞皆用心于外也嘗見
夫兒戲者爲主爲從爲騎竹馬爲執旗杖傳呼
互相更代以爲樂而旁人覩且聞者等無有二

自至人觀安見軒冕之爲尊與隸之爲賤耶

山澤之叟豈無驛馬星動而足不踰郊永巷之
賤豈無紅鸞星照而寵不下逮市井之儉豈無
文昌星拱而名不登榜則星說窮矣畢竟以子
平爲主四柱同也而生于寒門僅博一第生于
帝王家適貴不可言則子平術窮矣畢竟以堪
輿爲主五代時有楊行密故事則堪輿術又窮
矣畢竟以德爲主傳奇載渡蟻還帶二因果風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二十 次集

鑑之轉移亦全憑陰德也
擇禍莫若輕擇謗亦莫若輕用人無求備責人
亦無求備衣洵不如新若取其適體而惜福則
舊更便也人洵不如故若遇豪傑于傾蓋則新
更驩也
宋睦州人方臘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此其
事不遠非僻無可考者而 昭代襲之則儒臣
不學無識故也

幹離不粘沒喝才不踰人乘宋君臣之昏庸而
侮之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勳等何代
茂有微微欽胡自而售其奸耶中材流于不肖
圖富貴也勉爲賢善亦圖富貴也全伺上意所
嚮逢迎遷就然世之真正豪傑真正僉壬其人
絕少惟中材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非大有爲之
辟豈能化枉歸直爲臣隣藏拙哉

沈氏曰 卷一 三一次集

因其性喜水故名水仙而忌見鐵于金生水之
義何居閩中棕梨樹將萎以火燒鐵釘置幹中
則復活殊不可解格物者察之

客有言語不謹者云遷謫官皆不肖予枚舉示
之周有柳下惠漢有賈誼董仲舒唐有韓愈李
白宋有寇準蘇軾 本朝有王守仁海銳不獨
予一人已也
名從利生者十九利從名生者十一假令巢許

無堯嚴陵無劉秀千秋萬禩後何自知其超越
哉

古之名將設伏以待敵而敵不入穀者頗多偶
爾巧中便誇神筭垂聲青史自予論之用間用
偵用伏此三者乃兵家切務然必須知彼知己
互衡其分量乃可

鷓鴣卽黃鸝也食其肉能止妬梁武帝試用之
而稀后妬因以減半豈寶誌公神通不及一鷓
沈氏曰 卷一 三一次集

鷓鴣肉哉予謂此卽誌公神通所默轉也不然鷓
性淫甚而貞女之食鷓肉者豈遂至墮節耶
塑像繪像者于從神體貌獨小雖特意尊崇本
主然貴賤賢愚豈以形骸鴻瑣爲區別哉不通
極矣以施于防風氏巨無霸則可以施于晏嬰
則尤不可若用童子侍立亦須細意酌量
設謀非難用謀實難李左車田豐等皆出奇策
復不用也論者多侯嬴之善畫竟不知信陵能

用謀故底績耳愚陋之識與英杰所見枘鑿不入侯羸勝李田處在不輕以謀嘗必俟其退悔

追求而後告之不然亦未必遽聽用也稽康不喜吊喪特托詞耳人生于情康獨無情乎既云人道以此爲重康獨無道乎祇因康名重名高交游衆多不勝其吊故爲是說以掩之懶也非僻也假令竹林諸友或先朝露亦槩不吊乎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十三次集

世有極相似者四方六合婦女哭聲是也一切禽鳥卵味是也一切兒童嗜好是也宜異而同可以封域倫類擬哉

一日之間一人之身自朝至暮有必不可缺必不能罷者數事曰梳頭洗面曰飯曰茶曰矢曰溺而孩子獨多一事曰哭婦人獨多一事曰笑一切成人之無骨無耻者更多一事曰說謊是亦不可已乎

漢光武共知其爲中興王唐肅代德共知其爲庸王然三宗能用李泌而光武反不能容嚴陵致其浩歸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虛語哉雖然李巽而嚴憚李宰相之才救時之品嚴山林之器傲世之資也肅代德在長源包荒中光武子陵彼此不相包荒各執其是雖不能行事使之義而終始交情于友道庶無忝云

庶民之家丁多者以萬計或有合族不滿十人

沈氏日旦

卷十二

三十四次集

者至于帝王天橫之派自夏商周漢唐宋歷考之靡不雲仍千億不可勝紀此未必堪輿旺丁使然夫亦殞御繁而奕葉廣耳

廉介一也而起念不同有謂天道好還多藏者必厚亡非輪迴之受業報卽子孫不肖嫖賭蕩盡而後已此以見解起念者也有謂恬澹可以養德真有不屑不潔者存而厭彼華靡此以本體起念者也有謂功令甚嚴特矜苦節希占上

考此斤斤以一官起念者也。以官起念者，仍以官轉念。倘墨者必升廉者必黜，則懸魚于白晝者未必不攫金于昏夜。故曰：人心惟危，天下清官有三種，末一種最險。仕途當避其兇鋒。舉子第不第，全不係文之優劣，有文劣而得雋者，有文優而老死牖下者，皆命也。著書立言之人，姓名有傳有不傳，亦全不係書之優劣，以故古人之書垂來禎者，十不得一焉，皆命也。

沈氏曰

卷二

三五 次集

衛詩乘彼坳垣，以望復關。考廣輿記：復關隄在開州古黃河岸北，蓋地名也。而註云：復關，男子之字也。晦翁自用一至于此。

風雨雷雪，乃世間必不可少之物。然多則取厭于人，而壞田禾致疾疫，且有損焉。惟日月不然，光景常新，以故見一番有一番之趣味。懽樂夫朋友亦然矣。有當一月一見者，有當半月一見者，有當十日五日一見者，邁種之倫，命世之士。

見一番有一番議論，有一番識度，才情出人，意表即日見不厭也。夫豈惟燈前尊前花下牖下山間水間，即睡夢中亦不可隔離者。此竹林諸賢莫逆于心，而真能忘世也。我輩之苦在無日日可見之友耳。

平淮蔡之功，全屬李愬。其時裴度為元帥，論愬弗行，偏裨禮而愬依然披執伏道旁。且云：叛鎮久矣，不知朝廷之尊命如是，則體統方肅，度與

沈氏曰

卷十一

三六 次集

愬俱不可及也。此即臨邛令王吉謬為恭敬意，乃王吉厥後泯無聞焉。又未聞相如薦之若曲逆之報魏無知者，此俱不可曉。

士子下第後，察顯者有怠色，闇者有拒容，輒感嘆不平。總因自心起見，物情未必爾也。彼先無期許之念，安有炎涼之腸。先無料其登第之心，安有輕其落第之理。但失意中妄結此虛相，所見無非竊鐵也者。聞人無責矣，顯者當加意周。

旋非但厚道恐是夫日後得意追憾前愆遭其
棘手而受者猶不覺也

近習最可厭者妄作四言詩却又不能造句依
然掇拾毛詩口語雜以自己詞頭譬村婦貸得
夫人珠翠不敢全插又把三家村時樣紙花配
搭更覺村氣

佛之滅度仙之尸解皆示人以脫離之相不欲
纏綿久在塵世也其以像教以墓碣特塵世寄

沈氏日旦

卷士

二十七 次集

思慕焉耳恐非佛仙本意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
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
文撰者舊亦七十二人識者笑之但平原君至
楚合從何以門下士竟不滿二十耶觀毛遂自
薦不第十九人外漏遺者多即十九人內冒濫
者更多矣

閱陶貞白所譏真誥仙人男女參半獨文士絕

少蓋意見爲累也愚婦人篤信而不轉念遂能
坐聽此道予弋說中偏憎比丘尼但有見于下
愚之多無見于上智耳昨年悔之紀以示儆

三茅真君長曰盈次曰固季曰衷盈以髻齡出
家成道故其顏始終若童固衷爲刺史歷顯官
晚而脩玄則楚楚鬚丈夫焉流俗徂像而不考
誌誤以盈爲最幼之弟黃冠亦作此說山人士
大夫皆信之道華塗說齊東野語人胡可一日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二十八 次集

不讀書也

王維有送秘書晁監還日本詩李白有哭日本
鬼卿句其名不存而以官著蓋晁乃夷人入仕
中國者古人立賢無方見中國廣大氣象非後
世所及也

譽博學者曰腹笥經肆非美稱也藏蓄多而性
靈少猶笑膏梁純褲子弟爲食厨衣架云爾
詩人有以三紅壓韻者未悉其來歷黃翼龍討

得是宋人故事應子和詩一蠟炬知燒紅一風
 過落花紅一兩岸夕陽紅人號為三紅即秀才
 張三影亦類是予閱唐人李賀詩集一酒客背
 寒南山死一提携玉龍為君死一竹黃池冷芙
 蓉死一彭祖巫咸幾迴死一七星貫斷姮娥死
 一九節菖蒲石上死一黃河水合魚龍死一節
 竹千年老不死一南山桂樹為君死一朱旗卓
 地白虎死一青狸哭血寒狐死一不惜倒戈死
 沈氏曰且 卷十一 二十九 次集

一白草侵烟死一秋白鮮紅死即謂李十四死
 亦可也長吉慣喜用不祥字若迂儒則又以為
 詩讖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
 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庚午宦稿

聖人戲應故人而其技窮矣夫夷俟者戲之也
 子待之亦不以禮蓋即以其法應耳且士之遊
 方外者苦禮教束縛而頽然自放非大聖人嚴

督過之則畧不徂省吾夫子自待弘而應物有
 術嘗以此處原壤矣夫原壤何如人哉勇于立
 異而舉動不安于庸習為佯狂而流品漫無所
 厲若呼為老氏之流謬矣老氏者子所就而問
 禮原壤者子正惡其無禮者也其于子也業已
 俟其來又何必夷其體想夷者特彼人之故態
 而俟者非此物之本心記者于此欲甚其罪狀
 反寬其筆伐而加以夷俟之名夫子于此不摘
 沈氏曰且 卷十一 三十 次集

其臨喪之棄禮但數其閱世之小疵以報其夷
 俟之失所云幼不遜長無述壤之實錄也老不
 死是為賊子之謔詞也杖叩其脛壤之自取而
 子之稱施也子生平不輕詆詈一人而獨以加
 諸壤蓋壤之不自揣者在以此法概用于夫子
 况事不可訓詎今及門見耶而于以鋤其傲氣
 破其積迷即權教也子生平何嘗搏擊一人而
 偏以施諸壤蓋壤之教如是者欲以此態玩弄

吾夫子然開不可踰豈因親故恕耶而予以聳
其前愆與其後悔亦厚道也曩時升木而歌直
視如桑扈之返真而借歌以代泣壤本非可絕
之人一旦筋骨自弛竊附于儒家之佚老而侮
聖以自高子仍示不屑之誨乃原壤承此不聞
飾說遂非又不見蹶然起謝而默以聽之其相
喻也微矣原亦豈常人也哉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一次集

戲應謔詞小儒讀此必謂不倫夫割鷄牛刀

何嘗不戲莫把聖人看得太版方了

勾踐事吳 庚午宦稿

以復仇觀越見事大之智焉夫吳越世仇也微
勾踐能事之則以大蔑小越其如吳何哉且越
之隣于吳也吳大而越小其交全不以道然在
春秋時皆好兵之國也仇深而勢不敵必須用
智焉自吳既滅之後越擅霸名方吳得志之欲

越曾忍辱豈不嘗事之乎當時吳所以憑陵勾
踐者未至如獯鬻甚也皮幣犬馬珠玉莫獻于
庭迺勾踐所以請命于吳者不但如太王已也
養馬嘗糞羈囚備嘗其苦凡可以動吳君臣之
憐者靡不爲也而因以動中原同病之憐則左
袒越者不少凡所以觸越臣民之怒者蔑不試
也而借以觸天下諸侯之怒則切齒吳者必多
惟切齒吳而吳援始絕會稽之困遂成興機總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二次集

欲取故與之術惟左袒越而越計始伸臣妾之
羞翻成大勇實以退爲進之謀吾聞卑伏以俟
敖狐之智也而勾踐師之一切詭譎皆圖史所
不載者雖蠡獻其策亦勾踐能用之也而沼姑
蘇之禍心已包藏于石室矣吾聞將擊而歛翼
鷲之智也而勾踐法之一切僥倖皆尋常所不
料者雖詔助其成亦勾踐能甘之也而誅文種
之毒手已先試于夫差矣卒之潛筋既擢齊社

復昌平屍纒鞭楚鼎旋定獨吳則一亡不再振也句踐報仇之氣其可當而事大之智其可及哉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事僮驚最直截是王智事吳多屈曲是霸智通篇喫緊全在仇深而勢不敵必須用智焉十一字可當陰符一卷

句踐事吳 其二 庚午宦稿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三 次集

事大之智有再見于越者焉夫句踐非屈于人者而迫以不得不事之勢則事吳即其智也且交隣國者壤接則勢必相圖敵堅則驟難得間以小事大自太王而外踵故智者又有句踐焉夫句踐與夫差苗裔均出于神明而云蠻夷之國者緣素昧睦隣之誼耳越與吳星精並属于牛女而云得歲與否者特謀臣無聊之詞耳逆其構兵之初蓋互分勝負焉然而小終不可以

抗大則與爭一旦之命非完策也揆其開募之始亦各分曲直焉然而大終不能以字小則務為萬全之謀當巽入也句踐有術于此肘腋之患不用剛而用柔柔則忽忽則恃機穽所伏吳能逃其殼乎此以媚吳者驕吳而為所媚者亦誤認以為越真懾服我矣句踐有局于此腹心之疾不乘急而乘緩緩則忘忘則逞怨毒所注吳能超于筭乎此以羨吳者稔吳而為所羨者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四 次集

亦篤信以為越果睨就我矣假令早聽蠡言而靜氣以待何至來會稽之棲乎幸而能轉念焉則句踐一隙之明也不然越禍未有底也又今不用種計而觸戰以死安能延允常之祚乎幸而能攻圖焉則句踐千慮之得也不然吳鋒莫可搜也要之以句踐較太王一則其辟獨斷一則其臣協謀處勢各異一則隣岐而有都可遷一則負海而無地可避遭時復殊適其能事大

剛一也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辟獨斷臣協謀有都可遷無地可避等語俱是千古創獲

句踐事吳

其三 庚午官稿

觀越所以愚吳者而智徵矣夫敵惟耐乃勝也欲殲之而故事之越善藏其奸矣且以道交隣者用仁易用智難而用智之國圖遷易圖守難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五 次集

以小事大太王為其易者在句踐更難矣春秋時好啓疆者莫如吳而與越密邇世受剝膚之災如脩怨者莫如夫差而與句踐尋讐時懷報復之念迺句踐何以事之哉焚寶玉殺子女背城借一此烏喙之大言也在行成時猶且跳梁納管籥稱臣妾膝請于前此待命之實跡也當未許時可勝惕息夫夏臺羨里之囚在湯文猶臣子耳吳越則兄弟國也同是比肩而降心以

相事匹夫所不堪者國君能堪之乎句踐此時

亦出于無奈矣去邠踰梁之苦在獯鬻猶戎狄

耳吳越則姬奴姓也共是帶礪而俛首以相事

曩時所不甘者一旦能甘之乎句踐此情亦苦

于莫控矣夫亦與宗祊之不泯乎方伯連帥莫

可恃也則借彼好諛之念以入而由今想之凡

吳王率意之施皆古今未有之辱將欲俟氣數

之自轉乎屈伸順逆無可憑也則乘彼好勝之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十六 次集

氣以投而自昔按之凡句踐違心之受並詩書未有之冤冤不奇則毒不甚食心吮血誠有如子胥所料者吳賜越之說未可盡歸諸天也在句踐圖之已非一朝毒不甚則謀不陰合齊連楚洵有如逢同所籌者弱役強之會特在善韜其鋒耳乃句踐試之已有成效以小事大非智而何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一題三稅一稅自監一議只是讀書多眼界
澗性地靈不關筆墨

舜發于畎畝之中傳說舉于版築之間膠

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

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 庚午宦稿

核聖賢于未遇有微慨焉夫處困者多矣而發
且舉者不少槩見人顧自奮何如耳且上古之
世治天下與國者非皇上之胤嗣即岳牧之子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十七次集

孫世系相及不以授他姓畀窮人何其隘也自
堯禪舜而賢路開宇宙局一變矣武丁物色傅
說而習氣破網羅目一新矣于是從側陋而驟
發者一乘運會而遞舉者五說者曰拔異才者
必須異識似也而謂有奇遇者必有奇窮非也
稼穡耒耜在二帝時始開矣迺何以至周至漢
而力田之科毗興之典仍不離畎畝中求也師
儒藝極自三代時已然矣迺何以及湯及武而

和莘之伊釣渭之呂又不從學校中得也名教
之設肇自仲尼前此未聞有所謂儒者即有之
先王特游情視焉安見版築等務瑣細而非居
身之珍處士之徒橫自周末前此未聞有所謂
士者即有之庶民亦尋常忽焉安見魚鹽等為
逐末而非資生之策下此而管夷吾孫叔敖百
里奚諸君子亦猶之舜說膠鬲而已矣外此而
士而海而市諸涉歷亦猶之畎畝版築魚鹽而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八次集

已矣如謂心性所鬱而厭之則農工商賈職業
所關如謂聲色所迫而任之則儕耦等倫橫逆
不及以是為憂患耶日用飲食幸得生太平之
朝忘帝力矣以是為安樂耶聖君賢相依然借
作息之眾共遊處矣孟氏借以立論以激夫暴
棄者而庸俗富貴起見真以是為不堪嗟乎後
世昧此義以於陵灌園買臣負薪伯鸞任春孺
子磨鏡為賤役為任誕立異而天下風俗從此

壞矣但號章纒便笑沮溺異許行何孔孟之多也

皇明由奉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有奇遇者必有奇窮單爲大任二字周旋耳其實真正英雄何處不可自見仲尼剛六經憲萬世此任豈小蔬水曲肱樂亦在中又何苦焉

今人于果蔬諸種如石榴甘蔗蒲桃之類如胡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九 次集

麻苜蓿之類皆附會以爲張騫使外國因而携至中原者夫物性與土性有宜不宜豈騫一一能早辨耶抑所携多種僅此數種獨存活耶城狐社鼠得所托也冰山失所托也人智有不如物者物多疑而人多恃也狐鼠之壽不及人而冰之壽不及城社良可悲也

好秀才小試不利于取友求益不便父兄負高才而淪落不第于教子弟不便何也無徵不信

疾中于膏肓不可瘳也

與異調人飲酒則話須點檢不然我本無心人談彼作有意之聽泛論其事也而彼私揣云此爲我而發也夫飲酒洽情適性反多一番魔障故曰如公榮者不可不與之飲酒此古人之苦趣也

理之一字在四書五經中不少概見不知何年倡起而宋人據爲準的乎中庸文理密察又曰

沈氏日旦

卷二

四十 次集

温而理然皆偏枯不完非若道德心性情等字樣可舉一以該百也

茂林叢木當盛夏時忽零黃葉數片枯枝幾條雖不足爲全樹有無然摧敗剝落之象已兆端矣人家科目聿興冠裳接武雜一二不肖子孫棄書不讀親邪友遠正人猶盛夏之枯枝黃葉也賢父兄柰若何哉

佛生于西方而其教其經未嘗不流入中國老

子西出函谷關卽無令尹喜強使著書而五千言豈容泯滅蓋業已與儒釋鼎峙爲三豈藉喜一人延其脉乎喜亦深于道者想素典冊習所云真人紫氣之說佯推尊之以聳動愚俗不如此未必信且傳耳

舉事雖無成而千古之下不以爲非者僅數人耳荆軻刺秦王丁建陽討董卓李難業駱賓王討武墨施全刺秦檜君子悲其遇未嘗不取其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四一 次集

心 書賈射利每假李龍湖批評卽水滸傳西遊記等小說亦不空過幸而識真者少真批評反不快人心目僞批評誠可洞心嘆未曾有蓋庸愚別有肺腸別有臭味四海之外千古之下若合符節故易售也更實繁有徒故廣售也予何以知之于演傳奇時丑蔡陳腐科謹滿堂大笑知之于好會元好解元文初出生徒大駭知之于

僞谷董得重價知之于微巧賤昧人享忠厚名知之于假封君假公子假年伯假名士接踵于世而半獲厚賄知之于老實士大夫信游棍說謊造謗而反踈遠正直知之

國家功令以察吏安民爲本安民之法不外察吏而察吏之法有扼要處世間無賢衙役與衙役齟齬而謗聲交作者廉能之官也百姓蒙福矣與衙役比匪而譽聲蔚起者貪庸之官也百

沈氏日旦 四三 次集

姓遭殃矣蓋清官遇惡人如猫擒鼠本體十分粹白無瑕可指所謂廉生威也墨官遇惡人如鼠見猫暮夜之金彼皆有跡可據安得不心怖乎所謂慾不剛也昔有一直指按閩乃晉人也每于路途出其不備擒佳閩人問有司賢否此意卽刻流播通省遂有衙蠹訟師窩訪地棍學梟偵其將至辦作農夫往來路傍果承明問因而顛倒賢奸壞清執官十餘員出真正強盜人

命四五十犯自矜獨智如是則更何以察而民何以安乎

凡人意拂境拂定有好文好詩相偪而出如天氣鬱蒸時物變化耳然此就才士論也若庸夫處拂則急不擇音所吐露反不如平時矣

富貴中原有好人只是富貴二字沉酣深了其處世也非杜絕祈求以保所得即攀援分外以圖所未得而去道日遠貧賤中原有好人只爲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四三 次集

貧賤二字痛苦深了非以爲耻而欲厭離即以爲恨而欲超脫而去道日遠此兩種人既遠于道則愈近于俗既遠于道則與有道之士交臂失與非道之類千里合而夢魂親夫安得爲我友耶

古人上書陳言即用于世或出于獄今人上書陳言如石投水蓋所上書之人原無奇智異能大率迂腐孟浪二種而受書之人權輕力薄不

足以薦拔豪傑且比古人更多一好貨念也

多言乃最賤之相人家子弟讀書而多言猶持之成理出之成章不讀書而多言驢鳴狗吠殊覺可厭然文人未有不喜譚者又不在多言之例子少見胡元瑞孝廉娓娓而口吃壯見馮開之會元沈銘鎮葉臺山二政府李湘洲大宗伯俱喜譚玉屑霏霏襲人又能傾耳諦思予言或在他人前未必如是吐露耶凡縉紳眼視鼻半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四四 次集

日不發片語者最穢之腸最劣之品也

宦途見客既茶之後主無一語乃速之去也不可不察色其渾厚者頻頻催茶亦係心中厭怠不可不察言至于投刺一節非世家子弟鮮中肯啓江湖假公子多從此敗露予故不明言也明言之愈難核矣

庚午九月廿一日見四川馬巡撫疏蜀中風俗即吏員承舍亦受投獻請 旨痛革此大可異

嗟呼闖民之害在關提蜀民之害在投獻宦此者能動念乎否

村野細民遇同父異母昆弟相仇不啻吳越待異父同母昆弟相親不啻毛裏皆胡種胡習也胡人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也

吾浙山郡山邑因買婢價喬且難驟得富貴之家因此有三四十歲老婢終身不配者頗于天和然非法所能禁也况又律所不載蓋近山郡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四十五 次集

邑其俗採薪爲業特鰥其僕以養全力使勇于負荷是亦一見也

浙兵多出于東陽義烏二邑其人長大精悍亦山川水土使然今海內概云浙兵浙兵非他邑百姓盡肯輕應募也浙兵眼疾心齊能覘望風色至于勇則不逮西北遠甚予意用浙兵非浙帥不可性情相習語言相通臂指之勢自能默調不寧惟是卽蜀兵亦當用蜀帥楚兵亦當用

楚帥也方今四郊多壘必有以予說爲是者况將卒同鄉則什伍之逃念漸息纓弁之剝削難施故廉頗曰我思用趙人

魯爲禮教之邦春秋時猶三代也武城之士非公事不至宰室者但澹臺滅明一人至形諸贊美則士習奔競自古已然何惟今日生祠櫛比而立去思碑刻德政錄軟軸圍屏出境迎送如是之狠狽也噫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四十六 次集

都會之地薰蕕雜處擇交最難吾爲比匪者指示迷途試熟味之有人于此來至京師非應試非候選非爲商非處館非坐監非探親友而居闕非星命堪輿醫卜行術糊口又非定居置產效昔賢流寓計而逗遛不去食指不支別無生計如是之人非無賴惡少年卽神奸避訪者也卽不然亦走空生涯者也却號于人曰我遭家難或曰某故舊薄我或曰原爲某顯者來不特

適避其敗官且物故或曰途遇風波盜賊資斧
渴而難歸或曰公祖父母仇之避地而來種種
謊言未可輕信况天下有文理不通之儒卽有
文理大通之寇漫然投契受累非淺卽有彼鄉
邦桑梓與之作援亦必細按其作援之品何等
人物又必面相質証考其素履不然是彼自己
所誑說仍屬烏有先生未可知也卽其黨類互
相翕張亦未可知也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四七 次集

告示以曉民調弄文詞愚民不解只有考試生
儒示約不嫌藻繪彼原係讀書之徒然膚淺生
儒猶有不盡解者矧顯蒙所讀何書欲以明民
顧愚之乎須方言俗說迺爲得體

秦時有阮翁仲者身長二丈三尺始皇時拜臨
洮守威震匈奴及卒始皇鑄銅像置咸陽宮司
馬門外匈奴至者皆下拜後世墓前設翁仲想
昉于此乎凡 論祭之墳方敢陳設翁仲此原

屬鹵簿儀也

人臣莫難于得君管仲晏子相信于桓景孔子
所不及也故以其君霸且顯伍子胥相信于闔
閭范少伯不相信于句踐故子胥死吳以報王
少伯去越以全身其他得君而美業令名不少
概見者王安石之于宋神宗虛此一段委任負
此一片屬望深可痛惜

宋時廷試進士有一人耳甚大御覽及之曰朕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四八 次集

耳小汝耳却大何也是人伏而對曰驢耳大龍
耳小帝問此何所本曰本于藏經某卷某葉卽
時查驗果爾遂擢狀元及第人何可不博學哉
嘉靖時一孝廉游戲平康見屏風上有墨刻
御製敬一箴熟記之及中式大對衆皆茫然惟
此人詳悉無漏亦擢是科第一人好學之士卽
彼斜處亦得書力也

慈心人有三戒見殺聞殺特殺俱不食魏璫旣

敗錄枉死諸臣喬各廕一子此自 聖朝弘恩
然孝子所不忍也借父皮骨骨髓換一頂進賢
冠借父炮烙刀鋸易一領錦繡服殊非君子遠
庖厨意惟哭泣憂思終身孺慕方得體卽疏懇
辭官未得 俞旨亦當俟數世後襲之比于食
不聞不見不特之肉可耳

人世千蹊萬徑總歸于財花菓千變萬態不離
乎糞其有不愛財之夫不受糞之卉特異數而

沈氏日旦 卷二 四九 次集

非同情造物視之亦躍冶之金耳

文章能說透世態物情者其心體光明故也戰

國則韓非東漢則王充六朝則劉孝標宋則蘇

軾 本朝不多幾人唐無之矣其他文人非不

曉暢而不欲說不敢說推其不欲不敢之故賤

昧多矣而自托于不忍說不屑說殊可笑也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

議則婦人職掌專在是矣然一切醬瓜醬茄醬

薑等物惟寺院僧道獨精美異俗家何也惟無
婦人故也若酒肉僧道陰藏婦人在寺院者其
醬醋等物亦與俗家等由此觀之不但願修仙
佛者當出家而求田問舍之徒更當出家矣
神堯聖舜繼體弗類未五世而澤斬矣儒生所
謂開萬世之太平者豈空談哉如稷教稼契明
倫之類如黃帝制五兵皋陶慎五刑之類皆朔
也非因也

沈氏日旦 卷五 五十 次集

舌者心之苗人之將死舌先僵焉出語含糊不

明蓋心先死耳夫國之有文猶人之有舌也文

章近鬼近嚙非佳兆也人死有死之症候國亡

有亡之症候死症候庸醫不知而良醫知之亡

症候賈人不知而文人知之良醫知之則不投

藥文人知之則不出仕

後學張素觴客甫較

沈氏日旦卷十一終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冬

定陽放生社說

夫傷生嗜殺非細故也皆起于貪貪其味而殺異類之羽毛鱗介貪其財貪其色而殺同類之人貪其國貪其天下而弑父與君罪分重輕心一而已故曰不貪為寶聖王在宥但嚴殺人之

沈氏日旦

卷三

一 次集

條與篡弑之律而恣口腹戕物命者不載于刑書以故善知識吃緊提撕將果報罪福之說聳動愚俗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此也其實放生大旨不過全吾心之生機消吾心之殺機符帝德之好生而已四時以春為首五德以仁為首皆生生之謂也生機稿而不活生意死而不陽則乾坤毀矣儒家自親親而遞推之以及于民物二氏教忠教孝不殊于儒而戒殺放生

作初學入門指南猶如楞嚴一部經先從摩登

伽女說起蓋食色二累與生俱來衆生墮落異

類只此之由然世間齋素人有幾種或囊澁不

能備葷或胃弱不能受腴即不然欲延壽耶惜

費耶祈來世福澤耶慮入畜生道耶真心持齋

無所為而為者絕少予年十六猶未啖豕先慈

憐予骨瘠苦勸勉遵從此三日不食肉即便思

肉蓋習也非性也至于牛羊則永絕矣殺生一

沈氏日旦

卷三

二 次集

節但戒毛羽未及鱗介此以大小起見亦障也定陽放生社係 純陽祖師主壇予捧誦機語篤信佩服自古及今三教合者自 呂祖外無聞焉予生平見解未破去道日遠稔知殺業甚重譬奪人財物者未損其肢體謀人妻妾者未戕其性命毒痛猶可當也至于殺生則宛轉刀鋸徘徊鼎鑊口不能訴哀鳴求脫欲避無門慘不忍觀毒痛萬難受也區區七箸適口幾何我

之受享有限物之受苦無窮雖八珍在前慘不忍食此不忍觀不忍食之心何心哉好生之心也好我之生好物之生岐之則凡合之則聖腐儒口談萬物一體其實漠不相關愚夫愚婦甚至有自已持齋而殺生以啖人者曰我未曾嘗寸鱗也業有所歸果爾則啖人者愛之乎抑陷之乎反不如食熟肉而戒殺者慈心猶未失也社中諸士從大處參究則六祖之弛網與成湯

沈氏日旦 卷三 三 次集

不異從小處塗飾則梁武之麵為犧牲騶虞之不踐生草情徑庭矣吾願放生者行菩薩行釋裴休之言會龐居士之旨仰承 祖師悲憫拔救意先從貧民放起先從貧士放起先從奴婢放起先從本家骨肉放起而以其餘暇放魚鳥蝦蟇鱉螺等生可也放生者最上放于江海其次放于湖河最下放于池沼饒閤黎陰已盜噉何俟漁翁偷鷺哉西湖舊有放生池大不數畝

天暑水泛所放之生僵浮水面螺蚌殼積底數尺是囚生非放生也更可笑者待社友齊集始放社有要人暑月遲至鱗羽等斃者已過半矣一切善事皆以智為上首

壽何太僕六十序

辛未季夏之十四日吾友廖傳生馳札訂遊西湖以十里荷花相忻動予憚暑特遲其期詰旦謂予蓋乘便而生興焉伊戚何天育先生盤桓

沈氏日旦 卷三 四 次集

白岳黃山禮南海大士返因結夏湖山間更買舟載其眷屬以往夫鹿門龐公偕妻子隱與介推於陵不殊然皆長往不返者也天育暫憇焉耳亦須臾不離哉傳生曰先生歲辛酉入浙募兵為五十初度今辛未則六十矣七月八日迺懸弧辰也而皆于西湖作寓公其人不俗公不可無一言壽之予曰先生名噪予耳久矣未習其人當入浙時則予宰閩比天育司李襄陽時

以礦事觸璫爲職方募兵時復以廉直觸璫黨
不第罹 詔獄且戍也迨覆盆獲伸已二毛矣
坎塲仕路三十餘載無布衣一日之懽予因思
古今遭患害者皆熱腸人也賤而熱腸不過醉
後怒罵聞者迂之貴而熱腸則舉一切萬不可
爲之事悉以投遺而庸愚坐觀成敗又舉一切
影響之浮議加焉使勞臣不得不受必剪所忌
而後快故楊朱之靳一毛非本體也旣悔且激
沈氏日旦 卷三 五 次集

以冷眼消熱腸學漆園之逍遙卽樂爲壽可乎
傅生日可
岳武穆文集序
宋鄂王父子冤斃當孝宗朝已建廟號忠武矣
淳熙間更謚武穆何耶賢奸相鑿功成旣忌其
生節全又忌其死也說者曰王所少者一去耳
其去也當于相檜之時予曰不然俟檜相而後
去已晚矣當于康王嗣位之時夫鵬舉業已博
沈氏日旦 卷三 六 次集

其所治之岐正介于冷熱間者不然以定識定
力單趨一路何岐而何泣之有先生得無蹈是
乎浙中秀美之氣半注于西湖先生向得其粗
今得其精安知他日不得其更精者乎是以光
塵混雜凡夫視之皆人而聖視之皆鹿豕也居
山鹿豕漁樵者與朝亦鹿豕岳牧其他扇蔽元
規相去幾何與蜉蝣曾無差別先生甲子一周
于孔爲順于蘧爲化予願先生順夷險化恩怨

通左氏有宋公子目夷成案在卽微檜能竟其
功哉宗李諸君子總狄梁公等倫依然匡復廬
陵之陋見耳親固有棄之而全者分羨之說是
也沛公能康王不能以龍準天授之識力律庸
愚之宋高以宗李所未醒之局面望王見幾遠
引得乎哉書生叩馬但有見于檜而無見于高
宗亦偏詞也毘陵張大玉感憤時事蒐王表奏
論記詩歌等彙帙以動武夫之不文者使知勤

學嗚呼今不乏讀書之弁而如王之忠義者幾
祇以富貴起見即求一功名之士不得也即草
莽中有真正英雄誰從物色于科目外乎則忌
才者不獨一檜賊然矣

周景虞詩序

沈子曰詩亡于周末以乏采風之使故自後方
隅混一合聚京師分馳郡邑而詩復存矣迂儒
徂孟說而以爲刪後無詩可笑也又附會聖人

沈氏曰

卷三

七

次集

損吳楚不使列入國風尤非也泰伯之讓虞仲
之逸延陵季子之賢子亟稱不置何所不快而
損之况子游文學近在及門乎至于鬻熊左倚
章皆有聲春秋間離騷出自戰國借仲尼不及
見耳豈楚書則載之而楚詩顧損之耶當時所
目爲夷者蓋屬淮南淮北諸夷非吳楚也吳楚
係先王建侯安得夷左傳狄人滅邢滅衛則中
原亦頗受夷患未聞稱狄而即以邢衛當之者

先民甚二國借王之罪故黜爲夷以彼其時諸
姬不折入吳楚亦竟蚕食于夷其功應不以罪
掩也况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楚詩耶雅備之
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作詩者非楚士耶二南
具之矣國有賡而代有叶不相沿也必謂刪後
無詩則學詩者何以不宗三百而宗唐即宗三
百而語語肖似不優孟乎矧未必能乎且刪之
一字後儒所以加吾夫子者豈子自道語乎

沈氏曰

卷十一

八

次集

昭代不以詩程士而詩脉不絕有匹休唐者湘
潭周景虞少而負奇其制舉稅白眉群彥庚午
六館選士六人以應 俞旨以復 祖制而景
虞與焉景虞出其詩集示予曰秋唵曰長歌核
長歌所自作歲在龍蛇尚非荃宰得仲之會而
謂文士能寸展乎然視濶氣豪筆端所至一往
深情哭亦笑罵亦頌也至于秋唵多庚午被放
後咏幽矣憤矣感矣傷矣物情交態畧嘗之矣

其景虞進道之一助手士必得力于道而後獲
藏身之所具識時之哲左徒洛陽輩能仕而不
能隱能伸而不能屈能爲鳳而不能爲龍皆未
聞道也而其文其詩則亘古莫及景虞得句類
郊島却無牛鬼蛇神之習洵可與言詩者詰所
以作詩之因與世大異世之作詩者木天貴人
以之積課簿書外吏以之免俗山人墨客以之
糊口自未有取適性情者也拾人唾餘又皆半
沈氏曰曰 卷十一 九 次集

于采 聖明在宥誰爲禁之我輩遭際超軼古
人遠矣他日景虞借科名以扶詩教不慧老眼
猶及見之所深願焉
樊氏新秩序
予嘗序列先輩四大家推王錢唐歸而瞿薛稍
遜焉其神其脉其法一氣呵成與聖賢言旨如
耳孫之肖鼻祖不啻優孟叔傲比也後之以元
名世者神索然矣僅脉法傳耳至戊戌而脉法
沈氏曰曰 卷十一 十 次集

途闢入自未有英年逢掖習者父兄苦口禁以
爲妨舉業焉果爾則蒙童句讀時已爲關雎葛
覃所妨又安能詩魁多士哉予年十八能古文
詞二十二能詩亦勉奉先嚴意不敢旁及而景
虞何厚幸也迺景虞更有幸者張說遊楚後詩
益悽惋頗得江山之助况生楚長楚者乎周以
前詩權上操不得太史采風則詩不傳世三代
以後詩有厲禁甚至詔獄只今六合爲家無待

勝爲漢唐元勳顧他人之法脉可以不遵而自
已之心精願力不可以不透不可以不堅近時
得雋之士皆霍李輩也而爲廣爲巡者亦復不
少彼豈泥古兵法哉則命也予乙巳遊成均大
宗伯李湘洲先生適爲司業奇予文而疑其法
詰之予曰法不同矣有先正典刑爲法有時文
蹊徑爲法有隨題立法有自我立法師所法何
法乎先生默不答亟稱鄧定宇馮開之不置蓋

沈氏日日

卷十一

十一 次集

鄧馮由四大家機局打出先生亦得力此者微
以針予予不及親炙鄧矣翌日手開之先生評
予諸稅以進湘洲師嘆賞久之蓋元脉至吳無
障許子遜另闢堂奧如變窰瑞麥奇而歸正一
切宗先輩者所不解也惟馮先生解之至子遜
孟執則馮以爲太弱竟不知子遜靈心妙手全
在此篇併馮先生亦不解矣甚哉此道之難作
者不易知者更不易也樊氏諸友各稟慧性鴻

才當吾世而最其取法先程卽予亦自笑其迂
甚然而樊氏之心精願力卽樊氏之法脉也蓋
柔其氣以入之虛其衷以俟之爲四大家作中
興爲吳許作鼎足爲鄧馮作長庚區區一第特
朝花夜錦哉元聲伯兄爲密庵先生令杭有惠
政迪浙有賢聲值逆瑞建祠時拂衣竟歸其真
實心爲東南第一流人物詩可追唐與予善故
併及之亦以見淵源之有自也據元聲自題曰

沈氏日日

卷十一

十一 次集

樊氏新稅夫新未易當也日月所以不取厭者
光景常新也學究家纔落筆而已陳矣猶人驚
人急須自出機局以入于神也可
宋儒言過其實一味誇詡藝祖之號創業高宗
之號中興張魏公之號恢復程頤之號得道統
皆冒濫也後世脩史者所當革除者也
堯舜有謚巢父并無姓名然並傳不朽其實巢
父亦多此洗耳一事人以爲高我以爲隘也仲

尼耳順安用洗爲只一洗耳便落賢智窠皆不若聖人之大且忘也卽嚴子陵亦故作嶮崎骯髒之態祇因胷中有箇故人塊壘未曾打下然却被光武窺破大率真主之眼曠而儒生之局酸相去懸矣處君相間能調適者惟東方曼倩李長源乎此謂善養浩然之氣

凡用人者局外人佯作憐才之語局內人慣出求備之言猶入市鬻物者嘖嘖稱賞必非售主

沈氏日旦

卷十二

十三

次集

真心欲售者貶駁未幾捐貲攫取去矣

子于是口哭則不歌可見古人日用不廢歌也又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孟氏以謳歌與朝覲訟獄並舉而對言之周燕嘉賓則歌鹿鳴至于君臣相樂輒彼此起舞賡歌其後鄉飲酒禮亦不廢歌則歌豈褻務哉自此道寄諸伶優士林遂目爲賤役而噤不出口所以養情性者闕矣

先臣于謙當水土之變先馳告四方毋得入援一則使京師人心絕望于犄角者則其氣自奮一則使觀隙而藉口于勤王者邪心默消真高識也若施之今日只此便開罪端嗟夫六朝桓溫劉裕輩皆借此名色起事者也可爲寒心

舉子登科自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其定候也踰四十而發者霜後之芙蓉纔十八九而發者臘前之桃李雖間有之然不可以爲常總之太

沈氏日旦

卷十三

十四

次集

弱太髦皆非及時雨也

時流演傳奇者以袁崇煥作正生以魏崔作丑及崇煥引虜入犯被磔時流復欲改去袁賊而另用一夫其實袁與魏不甚相遠事已定于蓋棺惜始時操筆之人以穢繡起見識不定耳已十一月予聞邊警犯 闕值雍丞韓孟郁來相訪予大聲曰袁崇煥反矣察韓色微變至十一月袁叛跡漸著衆服予之先見且叩予何自

遂知其反予曰此情憤悱久矣恐駭俗不敢言耳仲尼纔誅少正卯卽墮三都崇煥擅殺毛文龍已半載杳無一毫舉動非反而何後觀 欽旨果云斬帥以踐奴約亦可覩予之憶中矣 岑參秋夕幽興詩獻兵部李侍郎云年紀蹉跎四十強自憐頭白始爲郎蓋傷已之老也錢起送裴頰侍御使蜀詩云柱史纔年四十強髭髯玄髮美清揚蓋羨其少也等四十耳而老少懸殊低昂自口眞所謂文人之筆也

沈氏曰

卷三

十五

次集

古人爲養親祭祖方從事釣丈非好殺生命也然古人所居之鄉或未必近市卽近市矣而市中或未必有魚肉可驚則釣弋豈得已哉今人近市而不屑鬻已殺之物必烹鮮擊肥而後快又不用之養與祭也但恣口腹供燕會而已豈惟三寶罪人以仁術論于遠庖厨之意何居古人不輕載人姓名如杜少陵之朱山人乃錦

里往還者也李青蓮之范野人乃魯城北往還者也豈斬許可哉或未足當許可耳何哉汪綸特歌者釀者輒著姓名蓋世間惟何汪流輩不必蓋棺而論始定也

戴淵仕至征西將軍蓋陸機薦之也淵始爲劫賊掠機輜重機于船屋上望見淵神姿殊異且指麾左右皆有法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淵涕泣投劍歸之遂與定交予嘗謂盜賊

沈氏曰

卷三

十六

次集

中有人觀于戴征西其榜樣哉假令機名雖盛而力不能汲引淵必不歸也文法掣肘論議牽制而不行其言機必不薦也古人立賢無方獨一成湯乎哉 賜扶蘇死廼高斯阿二世意矯詔殺之非始皇治命也唐陶翰有詩傷之題云經殺子谷夫漢武帝惑江充譖寔殺戾太子其後也悔建思子臺若始皇則何嘗誅扶蘇哉而谷以殺子名垂

之千古亦冤甚矣是胡亥之罪也當易名弒兄
谷乃當

古人贈詩或稱其爵或稱其字與名或稱其姓
與行自未有輕易稱先生者惟李願謁張果老
詩則稱先生耳何至今日而先生車載斗量不
可勝數也冒濫極矣

李泌少負仙骨身輕學辟穀後為宰相以鄴侯
終識者惜之予曰不然所謂神仙者其功行主

沈氏日旦 卷三 十七 次集

于救世度人非效熊經鳥伸自逍遙已也泌處
肅代德間調劑寔多救度甚普可謂擅仙才矣
雖非飛天仙亦行地仙也古之王喬許遜葛稚
州尚欲就茂宰造福以速登仙錄泌作白衣山
人勝黃冠百倍卽此便是仙課而凡俗之見猶
視泌為富貴中人何所見之淺

乙巳丙午間予在成均社友黃大年沈千秋對
予言秀才處館最損陰德以故館盛者大約不

發吾雖處館然未嘗悞人家子弟竭盡其心至

于受教與否則聽之而已豈有如是立心而終
困者哉兩友之言不謀而合竟俱成進士予是
其說而廣之師弟者朋友之最切者也微時不
負友顯時豈負君豈負民哉總此真實心耳素
餐于絳帳而虛糜束脩之先生卽他日貪位持

祿罔裨君民之具臣也豈有前後兩截人哉予
丙子歲館于徐氏脩金半載當得四十兩其徒

沈氏日旦 卷三 十八 次集

紉褲不率教予僅處兩月卽辭去束脩分毫不
受主人跪泣不轉念也書此以箴天下之處館
者

馮唐言文帝雖有頗牧不能用也帝謂唐辱已
竟不知唐蓋自况也唐不大用安所規其韜畧
甚矣文帝之喜庸愚擯倜儻也于賈誼既輕其
少于馮唐又棄其老子嘗謂其似宦料而乏主
術然耶否耶

犬食葷豕食素雞食葷鵝食素然犬司守雞司晨各不溺職安見齋素者必愈于茹葷者乎故比丘飲酒食肉罪小可原庶民心毒而口齋不可近也不可信也

相如作長門賦陳后還宮直奚啻千金哉休文為謝謨作書贈公主帝矜憐之主遂不他適謨得遷官孝標因任叅事作廣絕交論傳世而倒漑遂不比于人數非文詞遽足動人而名士之

沈氏日日

卷十二

十九 沈集

筆更自不同也

韓信為王孫而子房五世相韓又欲為韓報仇者何不薦諸沛公顧伏蕭何耶蓋恐動龍準之疑而避嫌耳然則曷為遂不輔信蓋明知其為將帥材絕無霸氣而况帝王乎蒯通則多此一番說舌矣

楚歌散兵不止于智亦仁也垓下之圍漢以全力感項雖有子弟八千直几上肉耳歌以散之

陰騭無量鴻門赴宴倖脫于險終危道也亞夫方用事倘陳平項莊之計不入則如之何吾為畫萬全之策先卑辭厚幣以調之出其不備還軍灞上以待命可也更不須張良往恐誅之則失一謀臣更急選美女幾人侑白璧等物亦可也幸而瓦全皆天也未可因無恙而概歸功于張良也

邠風云七月烹葵史稱公儀休拔園葵則葵可

沈氏日日

卷十三

二十 沈集

食矣然今時絕無食葵者竊不解其何故予攜而試之味頗清甘但恐此端一開未必能自衛其足也

皖城僧海覺為予言有大法師北山過金陵一切酒肉和尚見之悲泣可見真心發見雖漸滅垂盡本來原自具足也予因追感先朝士大夫有見于忠肅王文成而涕泣者乎當無徐有貞李士寶等汗青史矣

遇禍患而令人動憐憫心者善良也令人出暢快語者奸邪也此正是直道處脩身者平時自當熟思

嚴武之名得以不朽者杜甫力也汪淪何戡之名微托于顯而傳嚴與杜則尊托于卑而傳其附驥尾一也

菊有種于盆以供玩者大比芙蓉高可三四尺許藝之最難有野植之而入茗甌者俗所謂茶

沈氏日旦

卷十二

三 次集

菊也古人採菊東籬下又云餐秋菊之落英卽此物也茶菊久而不採則瓣亦漸落何必黃州始有落英乎

橋梓比父子此以俯仰起見者也至于椿比父萱比母則殊無所本若本南華大椿之說于以祝父壽似矣萱則朝榮夕悴冬月萎矣何薄于母而祝其不壽耶若本毛詩萱草樹背之說與母氏之忘憂似矣椿則塊然漠然無知識矣何

薄于父而聽其不樂不憂耶予以臆解之椿葉

萱花皆可食也人子叨養于父母猶椿萱焉他樹非不有葉他卉非不有花可食者絕少意古人取義在是乎此亦曲說留以待後人酌之

仙凡境隔而機神不隔俗腸謂光塵中必無仙也豪傑在前猶覲面失交臂失而况仙乎禪門之有羅漢猶儒門之有高隱只了得自己事竟不知度人一節正自度中分量也仙已出世而

沈氏日旦

卷三

三 次集

猶入世更進一步矣

閩中蘇紫溪先生名濬督學兩浙最稱得士當時頗滋浮議迄今四十餘年矣家貧如洗此其鄉人之言也豫章鄒南阜先生名元標海內望如泰山北斗爲道學主盟歿未幾年巨寇劫其貲去以二千金計此亦其鄉人之言也日久論定存此說以爲案據

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夫曰不脫冕則仲尼此

時助祭方歸少俟之肉未必不至魯未嘗生禮也然失此機會去國無名所謂微罪行此也孔子苦心處非孟子誰能鬧出俗儒真以為肉不至迂矣魯之臣隣不止孔子一人其致胙係有司職掌歲有定規不必請命于魯公魯公必無削去群胙之理亦必無諸大夫家皆致胙而獨革除孔子之理其意只欲使人譏其躁譏其慙為若相分過而掩其受女樂之跡也

沈氏曰

卷三

三

次集

士為知己者死此豪傑之氣也有所激也人知人不知皆囂囂此狂者之簡也忽俗故也人不知而不慍此聖人之學也有定識以持之所謂恕也

士大夫以文集相贈舉子以制稅相贈者答刺云謝教自萬曆末年猶沿此例今亡之矣夫人凡事依例何獨此事破例總是厭看書耳

宋徽宗約金攻遼乃大失策處頻遣馬政如金

求五代時陷入之地卑詞諂說竟不如願何其奴也譬人家敗于自己田廬不能守反大言恢復祖業圖謀他人久踞之產因而構訟破家何以異是

相如臨終留所奏于家以俟武帝索取因獻之蓋微諫止其封禪也唐竇庠詩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宋林逋詩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惜哉唐宋人淺劣不能理

沈氏曰

卷三

三

次集

會漢人肯也後世翹君過者似罵晉矣豈知巽之義乎

狄仁傑遭貶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今霍獻可迫出境仁傑感之及為相思欲寺傷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則天復問之倉卒莫措遂以獻可對狄見霍曰初恨公今却薦公皆命也說者因信狄言而歸諸命予曰非也狄負相才鑒又英譎况御史中丞鉅任也

何事而敢忽忘耶獻可有小人之機智曩時不稍假借于逐臣者今日必死心聽命于國老而甘爲之用此梁公用人之術巧于使貪使詐而援命自托者也此段苦心卽武壘亦在籠絡中矣

古人于祭祀必先卜吉以故曆書有宜祭祀不宜祭祀之說蓋所謂不宜者想于鬼神或有所礙而未必來享于祭主或有所礙而未必受福

沈氏日旦

卷三

二十五 次集

故耳今按期舉之二至四孟生忌死忌春丁秋丁不爽畧刻則曆文不贅已乎夫祭義屬幽當于夜間陳設庶陰氣感通若巳午未時則更不相宜祖考能降臨乎月令獻肝獻肺獻心各依序無紊可見古人于祭祀一節備極誠敬不若今人之苟且也

離魂之說荒唐寔甚不然何以雜劇小說等離魂者並屬婦人更無一箇男子也蓋男子離魂

絕無意味故操觚家必不使其離也

卜珣郭璞各精術數彼此知其不令終珣勸璞勿爲公吏又自謂爲卿相當受禍然不能割捨此一官竟隕厥軀可咎命哉夫安知管幼安輩非有托而逃羞稱厭勝者哉德挽命道超術數非虛談也必謂定業難追則道德無權位育之說謬矣豈通論哉

唐宋時用人丞簿尉悉科目出身故前途寬而

沈氏日旦

卷十二

二十六 次集

民有所恃賴守令俸足以養廉故清議嚴而官不至于貪黷迺今日事勢既殊持論當恕若以簞簋之飭責貲卽是逋負人財者可以不償以苦節責科目是眷屬之累不獨釋門當祛辟穀之方煉丹之術又不獨玄門當講求也儒流尤亟矣

評史立論者往往以君子不勝小人爲恨夫世所謂君子者皆腐儒非真君子也世所謂小人

者皆鄙夫非真小人也真君子真小人鍾問氣以出譚何容易其貞勝處總以主心爲準主聖則腐儒不勞餘力亦能鋤真小人主昏則鄙夫不用辣手亦能困真君子猶陰陽消長不能違寒暑之時是以四時之氣莫濁于夏能令人不衣冠能令人汗出廢櫛能令蛇蝎橫行能令蚊蠅滿目盈耳纔值金母持權而百昌遂萬寶成矣至于冬則凡虫盡蟄幾見主聖時平而宵小

沈氏曰曰

卷士

二十七

次集

竊發者哉惟世危亂而賢者不隱慙則貶逐重則誅夷皆所自取故曰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假令女樂受而仲尼不去則孔之爲孔未可知也孔爲三家藏拙爲魯君蓋愆此段公案一出走而冰釋故曰聖人無死地也然世之鴻冥鳳舉者絕少彼君子其貌小人其衷腐儒其名鄙夫其實者又何多也以故有識者觀史每厭薄此輩一開卷而眉幾蹙也

開邊釁莫如納降須審時察勢度德量力而始無後悔或利得其人如李光弼渾瑊等是也或利得其地如唐維州宋平州是也若無所利反授虜以與師之名或勢力不能制虜而嘗試行之祇滋殆耳唐失策處在執送悉怛謀還吐蕃戮諸境上宋失策處在殺張穀以畀金人使降將及常勝軍皆解體初何所見而受其降未何所見而棄之以寒內附者心且助敵焰耶後世

沈氏曰曰

卷二

二十八

次集

秉國者于此稔當留意安貧二字惟顏回克當之原憲則尚有說凡人出其伎倆足以阜財運其緒餘足以潤屋却耻之而不屑爲故云安貧耳若才智迥出人下而奇窮自甘是坐困非安貧也是守拙非安命也不然王章之泣牛衣與陶潛之罄瓶粟是同是異

唐樂工雷海青支解于凝碧池忠烈著矣宋石

工安民泣求免鑄姓名于碑未清議凜矣何必讀書然後能砥節耶蓋曠節者大率皆讀書人也

楚人袁宏道品茶云龍井未免草氣虎丘豆花氣羅芥金石氣越人陶望齡嘗之云未解烹煎強品題夫龍井虎丘其所出真若不過數兩耳以之供土豪索取猶不足卽獻于大尹者未必果真况能他及哉然謂草氣豆花氣則其最惡

沈氏日旦

卷十二

二十九 次集

者袁爲所侮未可知也羅芥優劣殊懸最上氣似夏蘭安得塔金石耶譬入葶蘿村未見西子而但笑彼婦之醜且蠢也恐爲范少伯所笑國家大事迥出尋常者士大夫見識未定閱歷又少切莫輕易開口後悔無及逆賊袁崇煥叛跡昭昭止于磔而不族猶 主恩也乃有昏庸縉紳爲之抱不平者一則曰袁自如字而不名一則曰袁督師爵而不名其故何也未必黨其

邪祇因初殺毛文龍時衆口附和視爲奇舉以故後來十分回護耳言不可不慎也柰旁觀者腹誹何

不才不肖不敏不毅皆謙詞也惟以不佞作謙詞則未當蓋才肖敏毅率皆美稱佞則取辦于口殊無情實故仁而不佞夫子方以是取雍卽謂不佞爲誇詞亦可

開元天寶間有巨富人名王元寶其誇示玄宗

沈氏日旦

卷十二

三十 次集

云臣請以絹繫樹山樹有盡臣絹無窮故後世指大錠白金呼爲元寶

唐太宗將致櫻桃于鄴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虞世南引梁武帝遺齊巴陵王故事衷之稱謂曰餉宋富弼使契丹爭獻納二字皆未妥胡不以餉之一字加也

韓愈及第十餘年名滿天下而御史韋乾度不知愈爲何許人牛僧孺係制科之首爲乾度屬

吏叅謁時問何色出身其昏如是蓋富貴文章
截然而途猶回回國人不知高麗俗尚土宜也
漫語之猶如說夢以故不慧授官之初疏改舊
名不幸風聞人耳仍有知之者

宋儒只好做得孟氏之徒做不得孔氏之徒何
也學術雖端而言浮子行且權與時二字茫如
也魯用孔子不終而衰齊久用孟子而無寸裨
宋廣用諸儒而禍更烈豈偶然哉俎豆宮墻者

沈氏日日

卷十一

三十一 次集

孟當衡其位次宋儒當覈其實事然此亦非常
之原矣予意自仲尼外皆按德行言語政事文
學四科分布廊廡庶三代以後忠孝之氣伸而
尚口之徒詘豈不大快矣乎

井水不生虫而雨水生虫此鹹淡之別也然海
中水族千變萬化不可紀極此義何居儒者動
輒曰格物曾格及此否

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者代不乏人不獨

一仲淹已也仲淹幸遂其願故傳耳不然仲淹
窮約終身抱此虛願其目爲迂濶矣世間邪正
陰陽無單行孤立之理有負國負民之鼎鉉卽
有憂國憂民之庶僚之寒士分數相等後人看
吾立論至此須大開眼孔勿小視塵寰也

止謗莫如無辯非不辯也右所以辯者不在口
舌間辯也如人謗我貪黷則躬行廉以破之謗
我殘忍則躬行慈以破之謗我邪姪則躬行摯

沈氏日日

卷十一

三十一 次集

以破之無稽之言不辯而自息矣

寇準不知丁謂胡安國司馬光不知秦檜非臭
味之投乃好諛也謂與檜皆吳人偏不似范文
正而獨得宰詔衣鉢何難玩弄此腐儒耶

流離鳥也幼好長醜國風瓊兮尾兮流離之子
蓋自傷後不如先也註尚未妥

寒號虫者情鳥也冬月毛落凍號夜達旦稍燠
輒鳴曰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此物中最知足

者人情得隴望蜀了無屬厭之期東漢王章所以貽笑于妻而自隕厥命也方涕泣牛衣時何異毛落夜號之鳥而苦不知足翻出鳥下吾願世人不但師蟻師馬卽鳥亦可師也

自遼左失事以來邊臣受禍者無筭萬曆丙午丁未間熊廷弼按遼抱曲突徙薪之憂料建夷之必叛刻有成書遍貽朝貴比戊午總兵張承胤迎戰全軍覆沒實巡撫李維翰致之其時

沈氏日旦

卷三

三三 次集

承胤自他塞來喘息未定維翰驟以紅旗促戰張武臣爲文臣積威所劫勉強櫻鋒特以官起見亦不料喪身辱國至此極也于是朝議洵洵服廷弼先見起劉鋹于田間擢杜松于廢弁以爲大將助廷弼出塞鋹世帥著聲松忠勇躁率人也舊爲廷弼所彈家食已有年矣熊杜在文武中各負氣不下况夙隙未消一旦強之共事此法當失予時計借入燕請臺臣唐世濟問

故唐曰近日

朝議正躊躇此欲改用楊鎬留

熊廷弼別用予察其意蓋全爲杜松地也夫鎬之悞國人盡知之而朝紳不知當關白時鎬爲經畧王京城一隅將崩實所調浙蜀將士先登四方兵雲擁而上白幾成擒矣鎬迫急鳴金班師白幸瓦全蓋鎬與白素有連也未幾白死故鎬通倭之跡不若是豈可復用于遼左乎則謀邊之第一錯也鎬旣受事與二帥漠不相關

沈氏日旦

卷三

三四 次集

依然行賂虜故套冒虛餉以充賂費據敗軍回籍相傳葦百萬金求緩師而奴酋答參貂等物縫貯皮囊者以四十計二帥不知也徑自進兵鋹與鎬密約吾鏡聲三響則勢岌矣可速來援豈料鏡四響而鎬救不至併義兒劉昭孫萬人敵也亦殉鋹而膏虜劍乎松原使氣輕生夜渡渾河已大醉矣士卒死者無筭黎明遇敵酩酊未醒不足供奴酋一蹂蓋二帥之兵當相爲倚

角之勢而不暫離本隊之軍又常用伏用襲用
繞用突用躡分爲四五枝而不聚于一今宜合
者分之宜分者合之不敗何待祇因鎬不至持
聯絡其間故至此則謀遼之第二錯也楊鎬賣
國始用廷弼守遼兩載奴酋不敢以一矢相加
遺外不賂虜內不賂權要權要咸切齒焉彈章
蚤起道科臣朱童蒙按視未有良心回奏廷弼
之功與遼山遼水而俱永矣復遣科臣姚宗文

沈氏日日

卷三

三五 次集

按視宗文索賂之念奪位之念並橫據于胷中
熊素負氣况從言官起家作意藐之而宗文歸
造言中傷耳食者遂滿 朝矣遼經屢挫之後
開源鐵嶺瀋陽相繼淪陷岌岌乎有剝膚之慮
朝野日夜引領望廷弼速至可恃無恐屈指計
期既至而輿情踴躍喜溢眉端于是 俞旨命
九卿郊餞 陛賜酒及蟒玉尚方等廷弼初出
關兵餉應時給發日久情怠不惟忽廷弼併忽

奴酋矣不惟思得廷弼之賄且俸奴酋之來矣
則謀遼之第三錯也廷弼彈去以袁應泰代作
經畧昏昏如木偶人不一月而遼陽城陷應泰
自縊累年所積粟米銀錢兵器火藥之類悉以
予敵富民私蓄商賈貨物無筭擄掠子女度劉
老稚亦無筭奴酋慾滿志驕登堂而嘆曰使熊
老尚在吾安能到此乎此逃回軍民語也則謀
邊之第四錯也遼城失而金復海蓋四州併失

沈氏日日

卷三

三六 次集

總兵賀世賢陣亡其將畧雖遜劉鋹要亦堪用
之才廷弼素所倚者而流言世賢降虜比諸李
承方遷怒一至此哉全遼十去七八國帑民命
盡付烏有而始時廷弼薦袁之人畧不追論可
笑亦可涕也使廷弼稍有知識深藏不出則千
載下惜之慕之有餘思矣道路訛言廷弼已祝
髮爲僧逃之空山曾不意其復出爲經畧竟授
首此輩也是時 朝野洶洶望廷弼之至與楊

鎬喪敗時畧同及廷弼至而安置右屯兵餉仍
不湊手所欲用之人所行之事齟齬視昔有加
更可異者王化貞以六七年之科甲鑽謀開府
駐師廣寧王才庸心險大言主戰熊性躁語直
一意主守經撫二臣相爲水火 朝議爭左袒
化貞廷弼怒不能平判刻成書條陳遼事始末
利病遍送大僚臺省而竟無一參一貂一帕金
侑緘業已犯衆怒矣化貞又從而下石終日說

沈氏日日

卷士

三毛 次集

戰何嘗出一師也反噍噍曰吾欲戰而經臣泥
之耳倘經臣悟此局也何不下一轉語曰戰是
亦一說任撫臣專爲之如是則化貞技窮矣而
熊能乎哉夫一琴二鼓十羊九牧古人所嘆今
經撫情形迺爾反似奴酋捐金行間者安能底
績則謀邊之第五錯也未幾廣寧潰矣王化貞
開獄放囚開城放民併十萬師倒戈走矣本兵
張鶴鳴先期促熊廷弼離右屯助戰熊率所部

五千人遇化貞于途騎白馬着藍紳衣隻身南
奔矣叩其所以絕無一虜到廣寧城下而草木
皆兵風影皆敵無端棄城深可怪異始信曩時
主戰特欺 朝廷欺天下耳爲經畧者卽應以
所賜尚方劍梟化貞首懸示逃兵下令曰三日
內能復歸戎伍者悉免寃隨遣部下參遊等固
守山海關以絕逃兵歸路而身至廣寧整頓料
理則壁壘旌旗肅然一變不惟報 國之忠亦

沈氏日日

卷士

三天 次集

保身之哲也而廷弼反以所率五千兵護送逃
撫南奔反馳至山海關放逃兵魚貫而進豈經
畧之體人臣之義乎推廷弼隱衷不過謂目前
是非不明功罪不核吾亦從衆浮沉衆或我容
耳竟不知廷弼爲萬耳目所注射仇對環峙以
伺其隙他人之是非功罪可糊塗了事而熊之
一舉一動必直窮到底當年主守之是保障遼
陽兩年之功一筆勾銷而後來放兵進關脫身

離右屯之非之罪。不纖毫貸也。錄前功以贖後罪。允宜免死。謫戍情法庶幾兩平。今王化貞尚在獄。而熊廷弼于乙丑八月廿五日已伏誅。罪均罰異。何以服天下之心。其寬化貞而劄於疑之案者。墨冢宰周應秋之故。其速殺廷弼以剪所忌。不稍姑待者。魏崔諸逆臣叵測之念也。則謀邊之第六錯也。

遼陽失而設立巡撫如故。畢自肅、王應豸累累

沈氏曰曰 卷三十一 三九 次集

也。遼陽失而設立經畧如故。王在晉、孫承宗若若也。袁崇煥仗奴酋作催官星。纔五六年甲科起家。邑令驟躋開府。不一二載。經畧矣。賜蟒玉尚方矣。黑虎跳踉見于吾黨。飛過海條出于斯文。便令胥史讓巧刀筆。遜捷何物。么魔公然橫行于白晝之下。而始時袁之人畧不追論。猶謂國有法乎。則謀邊之第七錯也。

袁賊既磔。昔時父子兄弟夫婦死于虜者。爭鬻

其肉啖之。頃刻立盡。非聖天子獨斷則事未可知也。從古及今。未有將相不協力。臣庶不協心。而至尊自扞牧圍腥羶望風去者。非高皇帝之靈不及此。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安在。

其時有滿桂者。降夷也。忠勇絕倫。為總兵官。與崇煥相水火。崇煥既導虜入犯。以要挾至尊。聞輦轂被圍。內召孔棘。而徐徐其來遲遲。其行駐師。帝公寺。奴酋兵馬過寺。曾不以一矢

沈氏曰曰 卷三十一 四十 次集

相加遺。猶曰怯也。迺何以奴師遇袁旅。亦嘻嘻勿闢耶。又何以反運糧齎送奴耶。滿桂直發其姦于上。前崇煥恨極。以巨鏡數十擊滿軍。全師立刻塵粉。而滿之精銳萬餘盡矣。袁賊心懷叵測。欲為所欲為。而佯以議欵之說。自寬厥辜。但服上刑。免其赤族。猶仁主浩蕩之恩也。毛文龍庸夫耳。有牽制之名。絕無實用。不過盜遼地。參貂以媚朝貴。而享此高爵厚祿。負此重名。

其所廉之餉亞于文臣其所獻之俘非陣上擒
獲者亦如盜參貂法誘劫遼之樵漁婦稚零星
積聚膳養于皮島而合併數十眾以檻送京
師者此局得罪于冥司不得罪于國憲當遭
陰譴不當遭陽網也崇煥曷為擅殺之哉彼亦
一尚方此亦一尚方彼亦一蟒玉此亦一蟒玉
以亂賊殺庸帥置維辟于何地豈人臣當作威
如是哉先除毛後除蒲毒心辣手意欲何為試
沈氏曰曰 卷三 四十二次集

侯伯矣據遼人被虜逃歸者云奴酋大笑中國
此舉自矜甲兵所至無城不克無邑不下何藉
奸細為即南中情形未悉自有北降者以陰事
告也嗟乎遼陽淪陷以悞收降夷為內應故其
蠹亦不在奸細即有之亦當審問的實察其端
委則敵人欲窺我之情而敵情反為我窺亦未
可知柰何亟亟磔之不俟終日哉
沈氏曰曰 卷三 四十二次集

一收手楊錫
一收手王化
一收手三枚子
一收手三枚子
一收手三枚子
一收手三枚子

始一二瓦全蓋專與馬夫比者夫目前推知卽後來臺省今日萋菲卽他年罪案故閣按之劣轉年例閩撫之冒濫京堂皆倪于是禍不獨有司受也馬夫之害較山東窩訪造訪賣訪買訪更毒非口筆所能禁也禁有禁術豈情面庸夫所能展乎

撫按會稿舊例也然通同罔 上豈設官之初意乎卽特設一員足矣何必兼設乎至于閩中

沈氏日旦 卷三 聖三 次集

賢否不過照馬夫報單填寫無纖毫異同以故海澄令譚世講乘機陷害龍溪令傅魁撫按幾墮其術中而予亦因是兩遭驟也不然以予之聽斷公明操守潔白卽拙于媚上官何至令下惠多我一黜也嘆

張說家有教授書生通其侍兒說初聞欲窮治之旣而奇其言釋之卽以侍兒贈之後說爲姚崇所構幾成冤獄竟賴書生策獲免蓋用說所

寶夜明簾潛獻九公主附以手札數行求緩頰于玄宗也玄宗在青宮時與說有舊故書生勸主以此動之而帝怒立解此與袁盎侍兒事同而受報酬恩亦同凡人能于盛怒處轉念不惟克己之學亦結客之術也

近時無賴惡少年輒以贈妾贈媵作豪舉事此餌也卽不然亦棄置之姬無所歸依又未可轉售而爲是以博名高者也卽不然或色衰貌窶

沈氏日旦 卷三 聖四 次集

所值無幾如谷董家喬其價而徐取償者也酸士酸紳不可爲其所愚

群臣所以不稱職者其病安在在不器使不久任六部衙門周流環轉夫孔子有言惟君子能不器耳今天下讀書者豈人人君子乎觀政未半載而卽轉外吏多者四年少者一二年無不遷者民情土俗畧稍相習卽便離任豈能見長愚意初授官時商度其才品與何職相宜而後

授之既服官後每三年考察加銜加級一次九載滿考方擢他曹如此或庶幾乎

閣臣所以碌碌者其病安在自胡惟庸謀逆後祖訓云有敢再言設立丞相者斬丞相既廢固無莽卓操懿之奸亦無蕭曹邴魏之績漢唐宋入相者每出爲太守爲有司者復進居輔弼以故民瘼國恤罔不燭照而相業光也 世廟時張孚敬徐階等悉從外臣入閣真 神聖妙用

沈氏日旦

卷三

四十五 次集

哉若此套不破虜患何日得息可爲浩嘆者此也

天地間蠢氣多靈氣少賤氣多貴氣少凡絕類超群之傑其見解議論行藏與庸俗冰炭之不相入故古人曰高才而無貴任言才高者官未必尊顯也夫豈惟不尊顯且遭貶斥焉柳下惠聖人也不免三黜令尹子文忠臣也不免三已况次焉者乎以故人主不得其用劉基之功久

已埋沒至嘉靖間始襲伯爵王守仁之功久已埋沒至隆慶間始襲伯爵縱日久論定公議難掩然儘足灰忠義之心短豪傑之氣矣

國家開科取士如漁者設網中百人而得二三賢者則此榜爲不虛矣倘盡碌碌貪鄙則朝廷用一官受一官之損百姓逢一官受一官之害如會榜中于謙王守仁鄉榜中海鏡可得多哉必欲使賢者在位俊傑登庸非復徵聘之典

沈氏日旦

卷三

四十六 次集

斷不能得好官也

科目讀聖賢書如何倒比凡民不良蓋自六歲孩童初破蒙上學時父母兄嫂卽勉勵云汝長大做官封親廕子買田置莊有錢有勢百般榮耀並不曾以忠君愛國爲訓並不曾以積德脩名爲教並不曾以清廉仁恕爲言下之人所以應科目者如此自考儒童做秀才補廩選貢中舉人中進士全憑八股時文與夫陳腐論策以

為去取高下並不核其生平孝友何如臨財何如謀事之智何如任事之膽何如之上之人所以待科目者又如此夫幼年以富貴利達立志壯年肯翻然改圖以帝臣王佐自期許乎入彀之初原以文字拔服官之後頗以操守心術事業繩從古用人有是法乎卽有之反屬異數不可為常故進賢冠下賢豪絕少吾亦斯文故能形容真切如是若他途發此論則為忌嫉語矣

沈氏曰且

卷三

四七 沈集

或問徵聘之典漢唐宋行之最為得人不知于祖制相合否乎答曰洪武間大學士宋濂王禕方正學俱由布衣徵聘大學士劉三吾由薦舉徵召永樂間太師楊士奇少師儀智俱由布衣薦舉徵召宣德間冢宰郭璉由太學生出身少保陳洽罵賊死難于交趾由布衣薦舉並不從科目起家也卽嘉靖間待詔文徵明亦由布衣徵聘今久不行矣欲遵 祖制須復徵聘之典

太平可立致也虞五臣漢三傑出何科目孔孟是何年進士此言足破千古之惑世不乏盜名之士徵聘得無悞乎然與其真忤逆也寧偽割股耳欲破情面絕夤緣須復大臣薦舉之例古人有行之而見效者蕭何薦韓信狄仁傑薦張柬之最初鮑叔牙薦管仲皆功勳震世垂諸不朽但今之大臣迥非昔比不憑貨賂薦卽憑耳目薦矣在野豈無韓信等倫在

沈氏曰且

卷三

四八 沈集

朝實無蕭何流輩所謂惟賢知賢惟聖知聖也以故雲龍風虎無從合會譬兩家婚姻不得冰人月老豈能成美古詩云仕宦無良媒正嘆恨此也縱以大臣所薦之賢否定大臣之黜陟但能禁其不公而不能牖其不明一則薰蕕異器庸劣鄙夫之前豪傑耻與往還一則肉眼凡目豪傑在前交臂相失以故今之大臣豈但不能如古之蕭狄汲引奇才卽欲如 本朝宋濂輩

故事亦不可得矣

或問薦舉之典今既不可望于大臣則下此而汲引者愈不可信矣 朝廷何所憑據而徵聘乎豈如先聖寄耳目于夢卜乎更渺茫矣答曰今日之大臣卽昔日之羣臣也安知目前之群臣非將來之大臣乎則培植預養有吃緊扼要處在選庶吉士與選科道官二者最當加意

沈氏日旦

卷十二

四九 次集

才士雖有清官而無錢布置不得在此三衙門夫世間男子畧有些人氣者誰肯將錢買官此等在位循資陞轉有何好念爲 國爲民有何好事福 國庇民譬如王戎所鑽李核其種雖美望其發芽成樹安可得哉况此輩以隻身到都片赴考選館職者皆貧士也其鑽刺資財悉借京債營運赴考選科道者大半貪巧有司也其鑽刺資財悉地方百姓膏血彼此竭力幹辦

謀得美官在手一旦得志逐漸取償卽十倍百倍其息猶未滿意如此則民何以支而 國何以堪乎以故 朝廷百姓不但罕受其益而反大受其損今欲痛革此弊莫若 皇上自操權自考選依古人身言書判以定去取若少假閣部以權分闕進 呈則廉拙者何由達 御覽乎所謂清其源也清源則流漸挽將來不萌取償之念而民有幸矣此培植群臣預養爲他日

沈氏日旦

卷十二

五十 次集

大臣地者從此試其才智試其膽量試其操守與忠義灼灼有據而天下豪傑景慕其風彼亦廣于搜羅爲國得人如此等樣大臣方無愧房杜姚宋方無忝韓范傳歐方可薦舉人才以備徵聘然計期亦得十年非旦夕可辦此治亂之大關也

沈氏日旦卷十二終

後學張素觴客甫較

序日旦後

沈幼宰名長卿更名遜別號仄菴浙之錢唐人也為侍御襟江公子家饒墳典

一

卒之歲崇禎壬申仲春二日也予是月劇病幾死迺病者不死而公竟不病而死豈角哀伯桃之情深誼重而公曾以心許友死耶每嘆公居恒曰凡人精神各有所寄寄奕寄飲寄歌舞寄骨董寄山水寄一切

二

齷齪子母少壯鍾情老死
不休無一日得歡無一旦
得暇而一日一旦之頃殫
先朝露則精神風雅奄忽
三
不可問矣吾何如抽心靈
所本有者日日寄之筆載
迄無盡藏乎既刻弋遽兩
說左燈詩緯膾炙海內學

士大夫之口而於其易箚
時以日旦一編屬子滋激
曰張冷石病愈必撫棺憑
吊上畢必先出是編以授之
四
予且拜且哭且哭且讀如
噉哀家梨如馳千里坂如
紫陽之石靈鷲之峯雲居
之松玉泉之水聚為一區

痛快不可言獻替激揚慷
 慨不可言雖幼宰今日修
 文地下而陶物振俗之功
 千古足多矣日旦分十二
 五
 卷其義何居昔許子將好
 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
 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
 評焉日旦祖其意而識深

藻微也已刻十卷予為之
 續二卷於後

崇禎七年甲戌壯月十日

雲間友弟張昂之頓首

六

撰



後學張翀之頓首書



聞雁齋筆談引

昔晉人雅尚清淡粲齒牙
樹頰頰便入泓然起之玄著
故江右風流輝映後漢臨川
王採擷成世說孝標錄諸
家小史分釋之遂為野史

羣倫之冠自是稗官幾
於充棟有唐語林何氏語
林等固多鴻裁妙選第大
滯紀述在事活言而藻潤
之若獨托楮墨寫膏腴以
傳澤淡蕪者精絕所不



聞雁齋筆談 引

概見迹琅琊先生說部標
的當時茲邑又有張生元
長氏予偶覽筆談其文甚
雅馴語冷而趣深事瑣而情
與合毫多狡撥皮皆真頓令
孟公謝其蟲吟商隱慙其獺

祭江右信善清淡茲非其譚
之宗哉元長結陶廬開蔣徑
讀書聞雁齋不造之故未
面國博沈君媿之言其澁甚
焉如近王孝子卒元長忘其
寔義恤孤予益壯而賓彼之

則元長器温神儁玉山顏松
風漫真若郗原雲中白鶴
非鶉鷄之經所能羅也豈天
以右氏業奉元長故病之耶
然元長曾次灑然自以身世
為句迄有天際真人想非

病也華潭老乃居士七蕪以
發世之病也予長斯方恨相
見晚且不能如古遺綃綉菜
者榻在吾里果媿之矣
萬曆丙午五心之望公峯主人
豫章王時熙書於桂柏軒

聞雁在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商散而為九
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
始合善其說靡所不載故也
小說獨盛於唐科類歲一舉
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

得歸則与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
此磨執杜心而為條袞况故至
文恍忽昂詭多不往而宋之士
大夫智不能家居退閒往能標
說朝家故實及文游名賢之言
行而藉記之有國史漏而野

史物詳者王荆公云不讀小說不
知天下大器非虛語也宋太平
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降王
諸水或修怨言于是收軍餼閣
給賜筆札廩饒使之編纂羣
書仙時總計古今小說得一千六

百九十餘種皇初文集孤行
而莖史默誌惟揚用修王元美
說部家為宏肆辨博而文亦
雅馴餘不能望宋而況唐與六
朝諸君子乎公得之及張元長
聞雁齋筆談其法便亦雅似

子瞻而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冷
語相錯而出劉景慶改成式所
不恆是也元長貧不能享室而
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之老
不能拘世而好獲世蓋古者指
侯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

矣豈特奄者九章而已外

及中陳繼儒撰

病居士筆談小引

病居士者何吾友張伯子元長甫也筆談者何元長胸次間有二酉藏齒牙間有三峽水津、稱說今古不厭從耳根入從舌根出單語蒸烟霧片牘生風雷任意而談任

意而筆即元長不知其然而寔不得不然也吾觀元長氏家徒立壁而坐客常盈堂窮巷敝扉而車轍馬跡日踵戶外橐無留緡錢而緡錢纔入橐中尋復一擲去孝友至性俠烈生平願不逾中人而氣雄

九軍諾重千古長奇人哉其人奇故橫筆所吐語、類奇吾黨奇男子元長外當不能數、指屈惜乎奇男子之為病居士也有如曰此病居士之談也則談何容易談何容易噫嘻濁世庸、難與莊語南

華氏蓋言之矣

萬曆乙巳秋七月既望穀元道人沈應奎書于玉峰獨石齋中



聞雁齋筆談卷之一

庶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飲泉水

料理息庵方有頭緒便推爐靜坐其中不覺午
昏昏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琴瑟
如松風響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
兢扃其戶而以瓦罍相遺何來惠泉乃厭張生
之饒口訊之家人輩云舊藏得惠水二器寶雲

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今兒子快讀李禿翁
林書維其極醒極健者因憶壬寅五月中着履
燒燈品泉于吳城王弘之第自謂壬寅第一夜
今日豈減此耶

李紹伯夜話

辛丑正月十一日夜冰月當軒殘雪在地余與
李紹伯徘徊庭中追往談昔竟至一鼓聞無人
聲孤雁嘹唳此身如游皇古如悟前世余謂紹

伯二十年前中夜聞霰聲擊射亟起呼兄偕行
雪中冰裂履底高不可步則相與攀樹敲琢而
行聞人鼻竅笑之為蠢夜來聽窓外折竹聲
嘗命奴子啟扉視之酸風裂鼻頭岑岑作痛自
笑曩時拍馬踏雪不如推絮酣臥

看陳白陽畫

陳白陽畫山水六幅所謂意到之作未嘗有法
而不可謂之無法也倪伯遠持視世長相與絕

叫奇特余非知畫者忽然見之念覺心花怒開
矣因與伯遠世長究問今人不及古人處其說
不能一余笑曰自白陽此等畫出所以今人不
如古人也兩人各莫能對余曰今日但見白陽
意到之作淡墨淋漓縱橫自在便失聲叫好不
知其平日經幾鑿錘幾推敲大山長水立阜
溪壑一全具於胸中不差毫末然後拋却影
像振筆直遂所以方尺之紙勢若千里模糊之

屢具諸生蘊所謂死枯骸上活眼再開者也今人寫得一草一木一壑一丘未有幾今相似便從古人意到之作學起都成澹薄了無意緻又何怪哉

章田鐫麻姑仙壇事

章簡甫之從孫曰章田嘗遊益邛時華亭李鷹守建昌麻姑壇碑板久為庫吏所跌名田新之既入石矣田忽病眼因念言姑仙許我從事當

佑我詰旦有老僧信步而至狀似婆子以絲係一小藥瓶腰下田懇焉僧曰可瘥也取藥敷之應手暫然既去田問寓何所曰暫住後姑山斗母廟有郭良醫者知狀訪之不得更問廟祝絕無老僧腰藥瓶者田木訥少文生平無妄言然嘗為余語其事今日見田刻於玉孺和家療眼之說當不虛耳

容城屠者

楊忠愍公讀書容城寧國寺寺門有屠者夢神語云楊某故忠臣家貧力學汝合供具屠者入寺門訪之適遇公一見固已奇公矣旦晚供具不輟公固止之不聽三年而不怠公既登第屠者不復見至為諸城令屠者來謁入邑問治狀長揖謂公曰好好竟欲別去公贈之廿金并絹一疋屠者笑曰某鼓刀而屠幸有餘緡豈為黃金來乎公治諸城良苦安所得民間金而以此

某也辭不受止持一縑去後公被逮時每秋讞屠者必侍張夫人母子入京師候伺甚謹後公赴義時張夫人母子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至西市顧見屠者曰夫人來乎曰不在已問即君曰不在公曰只女在此乎曰然遂受命屠者經紀其藁葬事設奠痛哭而別嗟乎如屠者亦奇矣昔文丞相之友張千載詣相囚所供飲食三年無缺迨其末也置囊弁積函丞相骨以歸

生死交情至今艷之屠者豈若人之儔歟然而屠者故難矣何也非忠愍之友也蘭谿王海齋曰予領徐文貞命送忠愍西市曹見屠者恨不請其姓名云

雨勢

大雨狂驟如黃河屈注喊沸不可止雷鳴水底砢砢然往而不收如小龍漫吟如伐濕鼓電光閃閃如列炬郊行來着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

雲垂垂欲墮大道上無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入坎大叫如俚啼深林鬼嘯雲外而裂垣敗屋之聲隱隱遠近間雨勢益恣每傾注食許時天輒明旋即昏暗如人盛怒狂走氣盡忿舒稍稍喘息而後益縱其所如者此時胸中亦絕無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與

樊父語

立春前一時迎芒神土牛野人竒觀以鋪張美

臘為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者往往多方號召妓女樂工聲歌雜遝結束解嚴然黠胥亦有夤緣為奸利者今歲迎春貳尹及廣文先生頗從吏樊父父笑曰有興者聽之吾不禁也有道之士辭氣自別

清和月言志

淨煮雨水潑虎丘天池之佳者連啜數壺坐重樓上望西山爽氣窓外玉蘭樹初舒嫩綠照日

通明時浮黃暈燒笛午食拋書輒卧便與王摩詰蘇子瞻對面縱譚或被流鶯驚破野香時度鼻孔間有無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隴麥翻浪亟取敝裘着羅衫外敬問天公肯與方便否

古人不知痛癢

歐陽永對作文每欲用故事輒虛之往咨劉貢父商確停妥然後補入貢父嘗曰好箇歐九只是不曾讀書耳張耒道聞二蘇再看漢書訝曰

文字尚看兩遍耶明允退謂子瞻曰此老不知世固有看三遍者古人不知痛癢處往往如是世人聞何不食肉糜便笑為癡語不知此與貢父安道明允何異

張文芝降仙

有張文芝者知符呪能運乩降仙言亦多驗人或謗之以為文芝自為之也萬曆丁亥文芝降仙周長茂家能言其祖母強夢中所見事未嘗

告人者余時方披青衿急急如世人指以其情問乩乩判云急亦來乎某答曰不來又判云急亦不來急亦何用余時竦然以為真仙人語也今日偶出所作古文示趙綸叔綸叔頗稱之且曰誰謂兄年來多病為不幸哉脫幸不病必披青衿如曩者急急時事心境安得若此以兄今日之病棄去舉子業知兄故不當為舉子也余因憶降乩語書於蘇齋兩窓下

食笋

東笋出土中味醇而滑肥而不滓蓋所謂純氣之笋也入春未十日而筍理蘇硬食後猶存齒頰間豈化之瀉也出胎穉子便解觸忌乎書此一笑

沈先生格鬪牛

沈先生自言其少時騎馬或驟道遇橋壑輒挾之而走或言先生能格鬪牛余不敢信先生笑曰有之然非牯牛也

謎

以布帛求染者必書姓氏一角染人疊而結之不令占色也主者來索則按姓氏與之有一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解結解冤結見性自分明用禪語作謎頗自天然又臂鷹者恐鷹之足傷其手也必作一皮囊着手上然後鷹立而手不傷一謎云為這脚做來着做了脚不着

着了脚不着亦可發一際也

雲臺沈先生事

沈元澄既死未葬其母率予與薛君淋許元倩周叔明張時可唁焉敗幃瓦燈苦無胤嗣其婦哭聲酸楚僮僕見人皆含淚相視余輩亦潸然泣下歸以告陳先生懷龍歎歎久之懷龍曰元澄之尊人雲臺先生故古人也嘗館於蘇之武守任公任故名臣冰葉自勵偶來署縣聞先生之義而延之一日從容謂先生曰吾北人不聞南方風土之厚所以脩于先生者至薄矣儻有他事可直願請如教先生面頸皆赤以手拍案曰明府以某為何如人取請辭決矣任亦愧謝汝南蘇時兩嘗為余言其鄉有張自立者家貧甚下帷苦吟絕不與公府事令素重之既解省令以一事應贖廿金者使居間為賂賞張遲回不言令使人趣之謝曰某窶人也甫寸進而唾

手得廿金吾恐金盡則復思其得之易也竟不言嗟乎二公却非望以自防而後人競辭分內之與以賣潔後數十年天下無復有稱二公之高者矣

冤報

海上人有撲殺其僕而以石沉之吳淞江者其屍家得之訟之官而不自白以其屍置之殺者之門棺既裂矣一日有巨蛇出焉其家之狗見而噬之蛇且斃盡其毒螫狗蛇嚙死狗亦毒死家人奔告殺僕者殺僕者眈而視之以足指伺死狗不意狗之暮起而噬殺其主也或曰此冤報也死僕化為蛇蛇不自嚙而毒其狗以雪負石不白之冤亦奇矣蓋聞之館於海上者云

張燈

上元張燈莫盛於唐開元間神龍以後尤極嚴嚴士女闔塞有浮行數十步者自漢以來但云

官中祀太乙民家祀門而已嘗改竺墳云上元日天人圍繞步步燃燈十二里又云上元日觀菩薩放光雨花則知燈之盛未有如極樂界者余家居片玉坊中猶記嘉靖丙寅丁卯之間大梁王公為宰上元行學舉鄉飲禮既畢公使吏執牌許民家放燈否者有罰民兢剪綵按故事作鳥獸人物千門萬戶星羅炬列自後歲歲有之大都先君子與見魯許先生為之倡而里人

杜谷塘金玉涵又歛錢買燈望門分派一時里中頗不寂寞自十二至十七日煙花燎亂金鼓喧填子夜後猶聞簫管之聲今夕月明如水獨立庭中寂無啟扉者蓋亦時運然矣因憶昔寓長安偶談燈市之麗有一二官人自號清節者極惡之以為傷財廢事無過於此余謂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終是衰颯氣象雍雍博大之世當不爾眾皆愕然

蘇齋紀興

卧聽啼鳥忽疎雨墜瓦聲裂然起坐蘇齋蘭氣芬馥地下蒸濕欲流午餘開霽萬里空碧胸中灑然若有得者支頤坐梅花下因念去歲正月十七花已爛開忽覺神爽自謂人生意思如此時絕少乃明日遂卧病淹流至今今日大有情致不審來朝又何如也汎掃齋中端坐待月而濃雲倏布雨意垂垂且聞王伯符死矣一日之間

天時人事之變不亦悲夫

王伯符

花朝雨甚覓肩輿唁伯符哭之其婦出所遺囑語相示大都窮獨無聊之念可涕也回憶余年十七時就試荆溪姓名與伯符適先後因是識面遂相約為兄弟其中牢落彼此何所不有至今三十一年而伯符死矣嗟乎人有三十餘年之交老且死亦安足怪乎

看貫休羅漢

景德寺澹雲房有十六羅漢相傳是貫休筆余聞之二十年矣今日偶過得觀其七筆勢道簡精麗凜、有生色薛君淑云不是說古人便道佳果然奇特余曰古人云決有不好處只是吾與君淋不及見耳是日戴孟千具齋選佛場同觀者王世周僧雲居默全定空無念

夢陳笠川先生

陳笠川先生少負才華老困場屋僅以貢途入太學選為儀封主簿嘗代人作捧日樓賦獻江陵張文忠公、一見嗟異將留詞垣為九品孔目官議既定矣會吏部唱名先生衣繡服偃蹇堂下特銓者抑之遂得簿儀封簿故主水利水部使者行縣重先生為語道使者及府貳曰陳簿故文人之雋不應責以小吏狀道府亦雅重之而先生動止倍傲上官多不能堪道使者嘗

謂先生某為道而部某府某皆重公、之於陞轉正如衆口鑠金耳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當是聚蚊成雷也道長自愧其言之悖又啣其慙而是時主縣者為同鄉顧熙宇調護之不至大辱然竟罷歸、居南陔州堂日與賓朋談說經史尤詳宋人言行每更端輒旁引數十典故盡、百千言不休第談鋒不甚遒警識者少之然其談博強識近世未幾、也夜卧州堂中群

盜劫之先生以被蒙其首徐曰某所有金姑持去慎勿恐我已而盜牽其被先生笑曰老人豈可無被哉汝亟去否且追者至矣盜亦大笑而出先生既死數年辛丑四月初七日夜夢先生北向坐窻下手錄歐陽公叢翠亭記若有金窻者余意古人文字不宜窻先生笑曰且將作之非窻也追念前輩風味不可復見而雨甚不成寐輒記其大畧云

喉痺問許伸嘉

喉痛已解未大抵相火衝逆多成喉痺俗謂之喉閉又謂之乳蛾病一而名異也經云一句可了火是也似於此証尤切然不可驟服寒涼之藥而正治之須以熱行寒乃不為熱病扞格耳乞與明者商之然又有懸門暴腫閉塞喉嚨赤如喉閉但懸壅在上腭與喉門自別謹述所聞為病中一助想既脫然不如飲甘啖羨為得策也一笑相火醫謂之龍火古人取喻之當如此

學安閑

病寒而咳竟逾半月風來着形飢飢如裂痰難嘔逆煙生舌端向火則熱偃卧則寒一日一夜不知生死之幾千遍也偶檢真歇禪師偈云訪舊論懷寔可傷經年獨卧涅槃堂門無過客窓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而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抵不

妨讀罷洒然頓覺鼻孔通利眼花亂徹從今發願誓學安閑且求自度

欽李情深

長蘅好外淚濕張荃曰舍余無能好張生者愚公好肉愁饒馮伴曰舍余無能好馮郎者異哉兩人自謂子期之耳而郢人之質也而兩人者又更相笑也此所謂我輩情深自是天壤間希違者耶而世共痴之而癖之此繫風捕影之流

豈足語於道哉讀窈窕閑情諸編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記此以後兩人

退之不譽墓

劉又持退之金去曰此譽墓中人所待耳不若與劉君為壽譽墓得金何異乞見獻天堂之福利以希半菽乎有力男子定不如是且非獨於此也文不徵實行之不遠子瞻不肯為人誌墓殆是意耶然古今墓誌絕未有勝退之者使退

之誠譽夫且不肖其人烏能及遠哉劉又意在得金故去爾然譽墓一言非又故不能道吳中何人喜壽好為辭侈之其譽生有甚於墓者獨奈何

獨坐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燼之香何氣。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偶書

大學三萬人嗟枯吹生卒召黨錮之禍故易曰渙其群元吉不渙不足以洽天下又曰君子以同而異不異不得為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流長生氣節而上之人又開罽門以召之今日之事吾未知所稅駕也癸卯二月廿六日書

燈下思朱白民

萬曆甲午朱白民讀書展桂堂中春初方食河

豚白民頗謂烹煮之法未盡乃脫帽衣短衣手執刀七屠膾泉客稱善白民亦掀髯自謂得法也嘗謂聰明男子無所不可今日偶閱志林見東坡在錢塘日嘗煮魚羹以食仲天貺王元直秦少章衆皆異之謂此味超然有高韻非尋常危人所及而彼公自喜便欲常作此以發一笑亟命兒子識之他日視白民更一掀髯也

書夢自警

自六月十六日瘡後寤輒姚姚多夢奇鬼或觀音大士吉祥凶醜遞變迭更省特不復一一然夢中未嘗不念彌陀也初二日夜見數十棍徒紮誣人命一王者柳之無弗証余者已如世法蒸驗腥穢可怖而大士或現鬼身或現慈悲相反覆力解辨余非是余亦合掌念佛而覺覺時口念不能定又明日夢坐方丈中喘喘欲死身心輕安似有得者忽自念言本來不掛一絲絲

須着件絨布衣服可禮世尊一人亟取藍布紬
裏者加余身上便起軟愛此時遂見兒女竊聽
室外宵中亦便默默不能放下大悔驚覺今日
讀蘇子瞻與參寥書云省事以來粗為知道者
但道心數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
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吾擯死數矣夢
寐中時受導師悲憫而難化若此幾非人哉孟
子曰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
以存則其遠禽獸不遠矣

讀禪喜集

華亭徐長孺刻禪喜集八卷大都選居士所為
佛菩薩阿羅漢贊頌銘志與浮屠人往來酬應
之文及弄翰戲語等此不知禪意亦不知居士
者一部蘇子瞻集段段禪喜誰處可選况又就
其所為禪語者更加選耶道晦於分部又殘於
去取可為觀書者之戒

詠語

范文正公黃蘗詞云陶家瓮內釀成碧綠青黃
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讀之令人絕倒方正
人作詠語意味自別

荔枝

閩人林白海訓導崑山曾以新荔枝見餉名小
桃紅庶幾所謂殼薄瓢厚核如丁香云者王伯
欽好奇品嘗求生荔枝於廣中同年其其人以

蜜漬特遺急足致之分惠於景德寺大樹齋中
肌肉真是瑩白然微有蜜韻白香山荔枝贊序
云一日而色變二日而味變四日外色香味
盡矣然則余固未嘗見荔枝也吳越之間所賣
荔枝多隔一年乃出販凡本年者即謂之新荔
支其味甜厚亦自與隔年者迥絕生荔枝已矣
獨好誦蔡君謨所作荔枝譜如云福州越山當
州署之北鬱為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耀絳囊

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火又云陳紫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外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瓢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剝之凝如冰精食之消如絳雪豈獨饒口流涎亦雙眼眩亂矣

葡萄

魏文帝示群臣詔云中國珍果甚多葡萄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涎涎咽唾况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足者故帝賦荔支有西域葡萄之比說者謂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要非的論此殆不然天壤間果木之奇各自第一正不相掩如大宛之葡萄閩廣之荔支吳越之楊梅譬之元方兄弟豈容伯仲耶向寓長安過前門見葡萄一株實

累累亟告之舍主人覓而得之凡渴時常食百十枚喉吻欲仙信魏文之論不虛耳江南葡萄厚殼硬實蓋昔人所謂係水土之氣摠是西來種耳王孟夙嘗與家世長以意釀葡萄酒二日後發之大敗竟藏去其汁不復言余聞之笑曰大宛富人藏葡萄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敗豈其然耶孟夙掀髯絕倒

種菜

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此味謂菜也嘗種菜一本於盆中有母雞穿露籬而食之如童笑曰禿子諱雞謂之鑽籬菜夫鑽籬者殆是害菜者耶士大夫之鮮能知味也其有鑽之心夫

沈生口鑄卮字

子閱妓多矣豈必都無一長然未有往來予胸者獨時念沈生納少橘皮口中頃刻製出卮字細秀整潔令人驚賞而失笑也宋輔卿極稱王

幼胎之俠而不能舉其事因念沈生益甚然王
生言諸少年治遊不遺餘力然絕無解遊者余
聞之輒然

疑

里有疑盜者患盜之入其室也夜半隙其門而
窺之其僕出見之以盜之既已也奮其臂擊焉
幾斃之矣而其人以為盜擊之也噤而不言恐
言而盜竟殺我也張子問之曰智矣哉是主僕

之相盜也聞者不省張子曰果然盜至而窺之
奮臂而擊之噤其口不詐之世未有不智之者
也夫人之相疑而智愚生焉吾未知其果安在
也

殺

殺物以療病不若全物以療之之善也昔子舅
氏之病疹也外大父將求鶴卵而療焉既得之
矣鶴且逐卵而仆於地大父傷之曰有死子而

求生之有生卵而必殺之何見之辨也遂捨之
夜半疹愈矣食卵而愈未有不以為卵驗天
鶴有其卵而子得生亦非鶴之能生之也然而
生非卵驗也因是可以解世人之惑余常病悸
有醫者教之食鼈曰食鼈則血滋血滋則悸去
從之期月而悸自如也一旦夢群鼈來喂余自
頸以及於臂膚無完者覺而心怦怦焉悸乃益
甚嗟乎固有以殺而病甚者矣

後母

余既書捨卵事而舅氏為余言曰其後又有異
人方鶴之逐卵既還之巢也卵殼且雛矣會羅

去鶴旦晚飼其雛輒昂首而鳴若

真一雌者合焉於是兩鶴鳴立

已仆地死矣故閑損曰母在

一 寒非慮夫母也慮後之又有

母也故善言後母之必不慈者未有如閑損者

也并書之以畢其事

浪花

僧浪花江陵人常參訪名山道過德州有編蓬為庵而掩關其間者花與語大契留數日題其壁云自己有關關不住如何鑽入鬼門關遂別既二日矣而花自念吾行天下且遍未見斯人柰何不呼之偕行而輕別為因還訪之則掩關者行亦二日矣視其壁則有書二行曰如今跳出

鬼門去端然自在入靈山後又云弟子海印奉告海上趙季隆為余話其事余笑曰誠如印解當不在浪花弟子列也

眉公語

今日眉公見訪會欲嫁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嘆曰大地一梨園也伶人演戲先離後合人生不然父母妻子乃至骨肉齒髮剛合即離真可發一笑耳斯語甚警輒錄之眉公與余言大都

皆日用切實之務然別後每覺意思脩遠寢食有味真君子之言也甲辰中秋前三日

看論語

癸卯夏與譚生元龍講執貞節堂中僧有自婁東來者號巢雲解歌詩清慧可喜從余問論語大義已霽澄蘊虛至已定慧至虛沈默寡言笑遇有會心處輒復絕倒澄與入款曲然面有不及之色慧朴誠自持恂恂如也四人皆好學不厭余于論語亦自覺微有發明命桐志之題曰標畧秀水馮先生嘗欲為余作敘刻而傳之于世余謝不敏今日舟渡婁水漫思前解未是消冰為水也何時復與四人者商之

聞雁齋筆談卷之一

聞雁齋筆談卷之二

庶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記先君子夢

萬曆丙子正月六日先君子率余謁山神懋狄
婁雲陟岵軒中軒故王氏墓屋短垣瘦梅庭中
瓦石紛委窓枕峭壁先君子惘然久之曰此余
夢中所見也因話永叔夢黃牛廟事既出見石
馬相向笑曰殆文忠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耶今

日讀子瞻書黃牛廟詩後廢卷哭失聲辛丑距
丙子已一千六年蓋先君子既歿之十四年也
婁雲死亦三年矣

錄五十贈語

始衰之年忽焉已至馬齒日長童心正狂上負
所畏下慚餘子而世周士琰孺和季思率吐珠
玉投我穢旁漫錄其辭以彰艾好世周詩云幽
徑蓬蒿滿道遙縱晏眠將無因善病翻更得長

年座有忘憂物門多問字賢蓮花一卷在翻罷
意超然士琰云仲蔚閒居日清風滿敝廬故人
一以過高論在玄虛左病非閑史虞貧合有書
百年俱半度踪跡轉嫵練孺和云五十風塵鬢
色殘為君長嘯未須嘆尚餘彩筆千秣健不盡
玄言六月寒俠骨每憑龍劍動雄心欲耗唾壺
難百年天地惟杯酒白眼何能世上看季思云
量力守貧賤曲士固應爾誰能不羈才脫蹤繁

華裏十年負疴同鞦韆非君比岐路四茫茫顏
波逝靡靡燕雀帷幕間黃鵠舉千里擾擾競名
徒視我元長子

董家溝老人

黃河水竭抵宿遷幾無河矣萬曆二十七年三
月十五日予與姚江舒生四明袁生覓小車行
二十里許至董家溝大雨如注亂落兩鬢下自
頭及於腰溝水頗深不可度御者相扶攜至河

口得小舟渡馬始抵溝北溝上人竊竊睨予車中相與語去留辭不定予輩循溝而走西望柴扉高敞叩之一老人豐頤廣額衣裳楚楚亟延予輩入問之董其姓予笑曰此所謂董家者也老人曰然時有衆客酣飲堂中老人拱手謂其衆曰客至矣吾等罷飲客不能安未罷余不能安將若何其客揮手而散老人益復洒掃布席出胡餅麥酒相勞苦予性不能飲老人曰故知

君不能飲此酒也則更出一甌置几上長跽而請曰客語我此酒佳藏之久矣以俟知者敢以相餉於是盡甌而傾之壺中而手酌一大壺飲予又酌二壺飲兩生子曰性不飲耳脫飲豈畏麥酒哉然老人情至當為君盡一壺盡一壺足方半歲飲矣老人喜乃自酌數十壺而更以飲予予不能盡觴而止時雨霽則相與走溝上溝上龜裂一望茅葦童子方縱大熱之老人曰大

後得雨則葦怒生余憫之曰老人居此良苦老人戚然久之曰余之苦可勝道哉自吾父祖之居於此也屋廬田舍為魚鱉所窟宅者數矣因指其東曰此之謂落馬湖湖水溢而溝上人之姓名未有一更者而董氏獨存此豈易易也哉今幸河流暫息吾是以有此居也而賦役更煩急不能堪早暮小吏叫號於門輒負耒而築築已而鑿而河中槌鼓官船踵接予又腰纜而

挽之竟日不下咽矣乃長吏之至止於斯者又必曰董家董家黠隸貪綠為奸呼鷄逐犬傾瓶洗壘不啻行劫矣而余不忍溝之不董姓也夫是以低回不能去予曰老人休矣夫濱河之民而不遭水患豈有是也哉且不聞絳縣之老乎白首不知征役說者以為至治之祥今何望焉夫今之不古亦明矣老人入予亦拍枕而卧嘆曰死者耶忘其身而守溝姓雖然猶愈於

世之輕去其鄉而不惜祖父之遺若傳舍者

記濟上看月

已亥五月十二日夜舟次濟寧夾岬皆楊柳月
掛柳端萬里空碧與邃之徒倚紗牕下戒童子
不張燭命樂工操長笛奏之其聲欲沉欲浮欲
飛欲止因憶宋人詞云虛欄轉月餘韻尚悠揚
則宛如目前光景若另在一世界者是時月光
如畫風氣如秋濃陰如幙山色如黛如烟村犬

如豹櫓聲滑滑如江南水味如虎丘茶煙如縷

童子鼻息如雷吾兩人俊語如河決海立萬珠

噴薄幽語如鬼邃之故不善談爾時目開心豁

意思活活欲舞余謂邃之此景不應虛擲余自

吳之燕自燕歸吳游殆四月所過不下七千餘

里其會心者惟今夕與前者涿州道上耳過涿

州之日簷聲潺潺攤衾愁卧時聞鐘磬聲或曰

此碧霞宮香客也糜後之市上士女駢集余馬

幾不得行亟出市門外則疊騎聯鞍結束妖麗
每百十人為一聚持幡捧鑪鳴金擊柝以萬萬
計而道旁巫師佛媪乞兒歌郎啞女孿子獻天
堂希有之福利以祈半菽者鼠竄蠅起多於黃
土之茅一帶幽香陣陣撲人鼻孔間麥風毛雨
寒沁肌骨遂捨輿走沙上忘其身之為我也因
作二詩問之恨下語酸薄如學究設席不堪咀
嚼耳書館清閒嘗令邃之書扇頭將以遺顧孟

死不果

煎茶

童子鼻軒故與茶聲相宜水煮聲喧致有松風
之嘆夢眼特張沫濺灰怒亦是煎茶踏踏舟中
書

病瘡

水國多瘡往往遇符咒而愈小夫婦人奉之如
佛應亦如響白面鰕生心知其不然窘或用之

一第... 升... 2 反...

輒亦不効張子曰天下之言最無用者其言生乎眼中讀不上數行書又不能深入其義依傍古人成語含糊似解漫言吾道一貫異學可誅此寧不然及其法一災一疾叩頭請命以行其不信之說豈有真乎固不若小夫婦人其誠實心有所注而取効速也昔中峯和尚嘗造麵以食大眾大行菩薩下之據獅子座透香積而行中峰取麵板撲頭便打曰任汝作模樣決不汝

信大解脫人其手段自爾若此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焦彼江頭之鬼敢拾其嘔噦之餘乎中元日僵卧齋中自笑符水不靈書此

智量

文待詔好獎許後進晚年人有乞書者輒云吾老且倦即書亦不工蓋徃周公瑕公瑕書不減我而神情正旺於君何如有乞書者輒又云當吾世而有錢叔寶安以我為人謂二公之名起

於待詔然不謂待詔之書畫故出二公下也吾鄉某某皆藉弁州公以成其名頗與諸英少往還而人有稱後來之俊者兩人絕無一字然弁州終不以此少兩人蓋智量之相越大抵然矣

結伴

學問到得有商量時已自幾分相應不可輕覷否則惟默識有力中阿舍經云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共住林中後先乞食各歸坐禪至於晡時先從坐起者或汲瓶水能勝獨舉如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說法或坐默然雲栖曰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誠哉言乎

草玄

吳興老儒之女小字瑞九頗解琴理能寫山水竹石余嘗以扇請之為書澹雲疎樹而置一艸堂其下頗得空山無人之致且題之曰問奇人

去後寂寞子雲亭蓋贈語也扇上久矣女亦不知所在夢中聞有歌之者思之惘然且起公亮以竹紙百幅見貽旁皆有硃文艸玄二字笑而記之

陸小拙

常恨陸小拙之技不能殫其歲月之力淬成良劍利七以傳後世而好製小刀綾文蠅字輕若羽毛蓋陸生之言曰非是則莫我肯售也予聞

而憐焉世人拙於用大工者不能待時固如是耳予生平不好佩刀然陸生每有會意者輒馳眎予今日招而酒之而王世周偕僧海從持一詩冊相訪會李季鷹沈衛安在坐吹簫度曲雜以諧語海從呈一帛云慕居士而來見居士而止長嘯不談禪乃淨名師子衆客歡笑樂甚余亦竟醉

戒

字無意文無筆女無態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也張旭之治草書也七情六慾天地事物之變一寓於書故曰草聖蘇子瞻聖於文然其得意之作多得之飲酒談笑之間故其叙南行集曰非能為之為工不能不為之為工也此子瞻自寫其影也李夫人不見漢武帝轉嚮歔歔故帝之歌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淮陰侯俛首跨下如狐兔見獵人迹影俱滅人不識其雄氣者故曰忍而至此故曰多多益辦其用一也章七日摹蘭亭舊本自然不佳揚子以玄擬易可必後世人不好梁冀之妻折腰躡步當世不數其淫賈誼逸才也不能忍涕於漢文之世祇自號年少耳鬱死長沙何怪故曰臨摹賊意補湊賊筆結束賊態童心賊殺嗚呼此天下之大戒也

機

萬里從來之龍脉渡嶺涉澗迂迴旋折更數十
百轉而結為穴不啻針芥然相地者應其處而
空之令謝世之死骨聚沙成鱗蒸氣成甲斯亦
天下之大奇已為肘後之說者曰沙水可按也
郢人之斤如風削人鼻聖恰盡而不傷此其質
能也非其質而斲焉不割必餘舞百尺之竿者
置而足竿頭上手提甕菴而顛之足左右易幾
百變而色不動觀者驚相告也然使竿之外加

是焉械者不能也故夫置虛空之足揮無質之
斤古及今未數數也韓信寄食淮上曾無一卷
之書十人之聚一旦登漢祖將壇驅市人萬萬
而用之如使左右臂是遵何術哉信而後晉司
馬師其度乎陰養死士三千人散在民間一朝
而集莫能知其所自來也

分

江陵在翰林時往見何心隱相對移刻不交

談出語耿天臺曰此飛妖也吾將膠之天臺入
而心隱徐步庭中低頭自語曰此妖必為宰相
雖然為宰相必殺我吾安所得彈丸地而藏此
幻形焉斯二人者無言而相斷以神如交左券
是宇肉之真相知也使心隱不螫於江陵之手
而死牖下心隱必不瞑也或江陵既為相不及
膠心隱而死江陵亦不瞑也持千金之璧而之
市者予之九百則怒予之千餘亦怒必予之千

而後市者無言市之者不復言也當其分而已
矣

古

天下無世而非古也日旭月朗水流花開有以
異乎否也無人而非古也眼橫鼻豎首銳足方
有以異乎否也無物而非古也商之盤周之刀
秦之碑漢之鼎唐宋之書畫宣德之窰有以異
乎否也無事而非古也堯禪禹繼湯伐秦爭劉

頑頑怒以至范蠡之逃張良之去劇孟之俠司馬相如之賦曹操之猾王衍之白嵇康之懶李太白之詩陸龜蒙之怪蘇軾之文米芾之顛石曼卿之飲李載贄之禪胡友信之舉子業各赴其時各聘其致有以異乎否也然則古何以貴解者曰夫古何貴古者所以識其既往以別于未死之人如人之既死則曰已作古人之古也又如年之高者稱之曰尊曰長曰老曰翁是也世人不解古意譚古則驚譚今則笑亦見其惑之甚矣噫不滅古今之號不破好古之習而能新天下者未之有也

今

天下未始有今也一言出口則已過未出則未來也戒途者曰將至某處既至則曰已過某處矣此何以然也天下固未始有住也天地不住之氣也日月不住之兩丸也河山不住之積聚

也人物不住之傀儡也心不住之幻影也天地住無四時日月住無晝夜山河住無盈竭消長人物住無死生心住無前塵後念種種云為則世道之死久矣傳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位欲行不欲止也易之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貴思不貴止也金剛經曰見在心不可得見則已有在則有所以過去未來涉歷之閑而不離不即之名也故又白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今字之証據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又曰其毀也成也其成也毀也此今字之註脚也大抵聖人制字多虛活圓源權其異同之形似而稍為之分別對待令人可想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據後之曲學外道必皆強為之說如體用寂感形神性命之類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樊王事中節

樊侯作旌孝匾貽孺和孺和懇辭之父云辭者君德旌者吾位正不相妨也孺和囑主行者默遣人携以歸余謂孺和之孝宜旌旌宜辭辭之不得宜默携以歸此舉固恰恰中節也人生宇內豈獨惡不可縱為即善亦不可顯為至於年老居貧尤宜退縮節省一事免見一人其益無量薛文清公曰洗心退藏於密以約失之者鮮矣老少若能奉行大地齊成佛道

高峯上沐法

高峰禪師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沐別了襪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余年來頗學上沐法殊恨未能夜過景德寺前有嫗誦此偈者不覺喚醒前念顧視溝中卧一醉人鼻息如雷大笑云如此方是上沐法也

摹古

昔有從雲間歸者遺紙數幅頗類苔色而疎寫

藻荇其旁蓋裱竹紙為之不知何名也今夜讀志林云昔人有海苔紙今世無有余所見殆倣是也夫雲間新安人好摹古法每惡其着跡可厭然使後世得見古人之遺似亦不可無好事者按楊用修錄云古人與朋儕往來者以漆板代書帖又恐其露泄遂作二板相合以片紙封其際故曰簡板亦云赤牘嘗戲作二板藏齋中見者莫識也王孺和聞之笑謂余曰君倣此甚

善但俟君家童子持來不作報章吾事辦矣余答云千秋後謂吾以古物相贖不亦可乎

書田孫二監事

宦者孫隆以織造久住杭州梵宇天宮多所修建的是西湖大功德主築長堤橫亘湖中與蘇公堤相映帶人稱之曰孫堤世或笑之然其人故不可廢非特闔尹中之好事者已也杭城故無水自李長源白樂天沈文通陳述古蘇子瞻

逾建六井以通水利杭人至今賴之而孫尹欲盡出其美餘開渠汎河為城中永永無窮之利竟為當道所格可怪也今年夏士政從西湖歸為余言如此士琰又言杭有監稅宦者某進集翠裘一以媚上田司禮抑之不以進御封送孫尹且盛言此事不可開端狀孫立訪織者主名重責之又罰銀三千使重建湖心亭宏偉特甚世稱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

筆談卷上

十七

者也田孫所立卓卓如是詎謂今世無呂疆張承業哉田司禮名義其赦免宰相某事尤偉

詩句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此王文成公十歲時過金山詩也虛幻超忽如龍蛇虎豹怒飛騰張不可捕縛之狀丘文莊東坡祠詩云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敬醉翁亦是九歲時作氣象

和緩蓋彬彬理學之士矣

夜景

王摩詰云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下上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鍾相聞秦太虛云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自普寧几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

筆談卷上

十八

悲鳴殆非人間之境二境澹宕凄清真文中盡也余少時喜夜游務窮搜奇勝老來大法風露不復窺戶者久矣讀二公語黯然欲涕

世廟罷鎮

武宗朝命宦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謁得便宜劾奏府縣非法事氣焰恣橫可畏世廟即位春秋甫十六耳是時永嘉驟相君臣相得歡甚每上殿輒賜繡墩命坐一宦者過殿下永嘉

故改容起立上注目熟視久之明日竟罷鎮曰
張先生猶畏此輩况其他乎萬曆二十六年有
詔加稅諸省府黃頭使者旁午於道南康太守
吳寶秀為中使誣奏盤徵京師其妻怖死今年
清明日偶見科臣故寶秀狀輒思先朝之盛云

讀史句法

項羽傳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學為句則
文義自出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南八男兒死耳
不可為不義屈舊以南八為句不若南八男兒
為句乃有味也夏白庵亦云

夢

汝寧蘇霜岩從其父司訓公議居崑五年與余
輩遊甚密好作詩寫字無通畫竹法既別數年
音問時至嘗寄余隔江遙望圖以通其意又嘗
作七言律悼先子每感其情至時念之今夜夢
霜岩來訪神情如昨若有不待者俄一僧至演

作天魔狀高唱蘇子瞻大江東去詞後又吟一
絕云佛中燒猪待子瞻子瞻猶伴曉雲眠醒時
吃酒醉時唱勘破人間棒與禪

姦偽之辨

太公七害其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
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
四曰竒其冠帶偉其衣服博文辯辭虛論高議
以為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
謹勿寵雕巧素朴兩者皆害而素朴之偽至於
不可近况可寵耶然則偽與姦益有辨乎

紀文

經生入場有集其說而不能下筆者以其說告
同舍生將祈潤焉同舍生默用其說而秘之弗
出其業以相眎也其人方窘甚會同舍生抱疾
亟呼曰以為若德遂用之為是場禮經之冠後
對公車窘自若也一生見其姓名訝曰吾故誦

其魁卷以為一時之治高唐生學者莫踰之也
乃今日相見幸甚持其草再拜請教生又竊取
之遂登第嗟乎同舍生忍其病以定窘者之魁
而窘者又藉其餘以中禮闈之式功名出處豈
偶也哉

紀異

丙申苦脚痛神思憤憤然正月人日忽見金冠
真人坐林辨上將及余足念痛且極坐即不能

筆叢卷上

忍矣心怦怦久之睡熟而覺痛乃大減又半月
而僧性仁遺我淮香兩束問所從來僧答云近
者參禮雲臺雲臺三官真人道場也知君脚痛
私為祝之亟問以何日往參答云正月人日聞
之恍然嘗欲作一小記鐫石因僧送至雲臺頂
上多病未果附紀其事

食橘

橘之出衢福二地者上衢以味勝福以色香

勝衢味與口相習所謂温温恭人親之忘倦者
也福產稍露尊重如遠方貴客結駟聯騎令人
迎承不暇洞庭有張生者嘗贖予用柑四顆甘
脆異常然是一丘一壑之秀物外逍遙者耳世
長懷福橘相遺剖而甘之書此

讀王昌傳

顏朗仲叙兩生十義云居常妄想恨不見贖起
關兵音育闔力龍施闔辨張許闔法備般闔巧

筆叢卷上

秋杜開奕此教人者非幸而不遇其敵以獨擅
其名蓋不幸而不得其偶以各盡其奇也余讀
之驟然雖然此猶各有所試以成其名於後世
是未為不幸者祝允明作王昌傳曰王昌或久
虐其力輒手足掉撼不自休速葬山中擢林木
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竹百匝而無為於室則
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指斷之力稍解嗟乎故
有不幸無所事事而不見其奇之所止者矣天

下豈少王昌之徒歟

試酒

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舌為權衡也今夜許仲嘉出新醅嘗客予愛其醇滑似不從喉間下者蓋所謂和而力嚴而不猛者歟然滑故應爾而微少新興豈出廐之駒遂無翻、試步之性耶張時可、異美甚恐不耐久時可之木十倍余其言如此故曰余能以舌為權衡者也

筆談卷二

三

放飲酣甚遂不成寐戲命桐書之

飲松蘿茶

松蘿茶有性而無韻正不堪與天池作奴况山之良者哉但初發時臭之勃、有香氣耳然茶之佳處故不在香故曰虎丘作豆氣天池作花氣、山似金石氣又似無氣嗟乎此、所以為妙也

夢語有省

夢中見行輩紛紛悲喜違順之態畧具又有老人既死強焉更生又更死者又一婦人衣其寶玉端然自然焚已惟餘兩手余笑曰活燒的人也刺一雙空手、此語頗有省記之

碩道民

江上碩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好也一日復過之見其人于母相抱而哭甚哀道民問故其人曰吾父小逐什一于下邳有傳

筆談卷二

十四

言父卒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寬稍停當有的耗後七日来報其人汝父甚無恙則已索其父平安信一通出之懷中道民一日一夜能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誠異人也與予交最善其它行誼一時莫能紀其詳

許先生課子

子瞻在海外携叔黨自隨嘗語人每幼子過出

一篇相晤便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父子情深讀之可涕也。許公且先生嘗冬月課其子設短屏自障曰作文須意思舒展方盡所長會風雨疾甚久乃呈稿先生賦詩云冬來文史未應疎手掩寒茅試課渠風雨滿堂燈火暎真成今日是三餘。一簷風雨繞書缸忍凍呵毫意未降若個珥貂温室裏初來能不困寒窓又為代和二首兩樸寒窓點點疎飄風釀雪總閑渠書生耐識三冬味坐暖青檀丙夜餘膏火頻添續短缸寒威縱橫也須降夜深風雨掃何處西月窺人到半窓吟罷手酌巨卮飲三子曰今夕勞苦不汝量也昔蘇子美每夕讀書輒盡一斗有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耳元情兄弟常誦斯語輒嗚咽不勝

江妾

往寓長安聞棄水巷有江岳者甚奇然莫知其

事也今日過王祖王第見眉公道江事其妾號三姐者尤異江常往來華亭以其妾併二箱寄友人家而獨身走四方每數月不歸時有音問必付眉公家一小奚奴誦之率以為常主人旦晚使婦女進饌出即掩其門竟日危坐三年而不變會主人當賀江妾具禮物甚腆而後主人之婦女窺視其箱多金寶錦繡真奇事也一日眉公見江老而問曰如夫人故秀何所取公信乃尔江曰此妾故大同將官女十六來歸能騎會驢高不可上倩驢者翼之而驢者戲翼以上行至水側佯呼驢者飲驢乃出鐵簡撲殺之江中嗟乎江翁即奇恐無渝其妾三姐矣

聞雁齋筆談卷之三

庶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第一不可說

李卓吾林書載康崑崙琵琶是天下第一等奇事又載若無母書是天下第一篇文章却又着卓吾子曰便覺氣韻索然議論酸腐此老胸中壘塊下筆無狀其種々可喜可愕之談載在他書者且與天壤俱敝矣乃獨見短於第一奇文

筆談卷三

奇事之下何歎蓋唯第一則不可說所以夫子之道游夏不能贊一辭此是游夏不可及處語稱佛頭上着糞亦曰佛頭上不可有着則是糞耳

自警

續齊諧記云陽羨書生寄鵝籠中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世間有如此可人耶將比面師事之東坡先生有

言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此又是如來心髓未易輕觀雖然由坡之道直入菩提如書生是起非二乘淨名經之外道六師彼所墮者此可墮墮何難入鵝籠中乎吾礙世久矣近頗學耐煩法亦時時同得幾分去無柰有物頓喉間頸面亦時時發赤危哉危哉吾止無日矣

呂光午聞僧兵事

浙人呂光午號思峰從何心隱游心隱以金數

筆談卷三

千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少為諸生讀書杭州招慶寺與一少年相友善時阮撫使養練僧兵少年為兵所侮呂居間解之僧抗悍多大言呂輒與鬪擊傷七十三人羣兵走訴撫臺使者大怒曰吾為朝廷養兵何物監儒敢敗乃公事呂岍憤羅衫長揖階下徐曰明府過矣一書生能抗七十三人彼七十三人者伎安在而稱兵乎且朝廷用此鼠輩何為也阮色解遂罷僧兵

又海上大盜其人莫敢捕曹別駕手觴練水捕
兵陳老三使擒之陳領命訪市肆中有云頃一
人衣白紬衣短髯白眼來肆中食麵問縣中陳
老三安在知為別駕捕盜即馳南去陳點頭曰
此是矣急領捕兵四十餘人追之則盜已駕小
船而南一人搖櫓而手自撐篙其疾如瀉眾兵
取瓦礫夾岸擲之兩手流血而櫓不少懈篙益
縱橫不可上會遇小橋陳以橋板從空投下船

筆談卷三

始不得行盜方取刀將奮擊陳又從岬上持巨
板壓其首盜乃縛時練水賽會群公在鍾樓下
聚觀為呂思峰言之呂訝曰惜哉此夫吾故知
其習水戰者也槎溪道中趙長白為余言如此
余又聞華亭檻一盜伸其兩膊能於膊上剪銀
應手而解呂嘗欲從獄中劫之華令畏其多力
輒撲殺不果劫呂每大限以為失人云或曰呂
昆季三人長曰老山其人類鬼谷子次其善談

兵思峰其季也何心隱為江陵所殺陳其尸道
傍禁不得收夜有二生昇之歸葬廣中或曰其
一人即思峰也

前輩警省

有一人陪地捺屐而行者居尚書里周刑部鳳
鳴輿歸群鵲亂噪於傍刑部問故或云捺屐者
取其雛故噪刑部名責之云汝捺屐而行故是
往生業報奈何復取鵲雛汝亟縱之去免汝捷

筆談卷三

捺屐者取雛懸樹而上納之巢中仍懸而下畧
無艱苦態刑部嘆曰天下之無是理有是事者
豈少哉吾為刑部脫有告訐者云捺屐者上樹
如飛吾豈信之乎及覆自惟民之冤於吾者多
矣蓋前輩爭事警省猶如此今日憇東禪靜室
中舅氏省吾偶為余言

末麗素馨

末麗俗云茉莉花之香穠者也尤堪月下相對

如太真洗粧露坐明皇憑肩私語時然不耐久
處久則覺有草氣正堪與水仙花作對耳楊用
修云茉莉即曼花與素馨隸名八珍中金馬鞍
山後亂石中徃徃生素馨花特小而白枝葉稍
似虎刺但微瘦葉亦稍尖僧心月嘗植一本覽
之亦是可人而世莫知貴豈利與素之效與書
此以發一笑

夜起自礪

藥氣蒸鼻愁聲溢耳僵卧床上如坐釜甑中起
則蚊子搽亂窓間檉檉來聒人徐步庭中見月
英和露欲滴曙光隱隱東方新麗奪目心頗樂
之然自顧粟無徵君之瓶薪無怪魁之山庭無
高安之菊日且旦室人洗釜而待炊索我枯魚
之肆矣忽自念言前境盡惡已復啞然自笑吾
所居大是學問之具奈何若受茅狂狙愁喜為
用哉吾亡無日矣因書此自礪

○ 瘡中語

子璋觸骸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昔有人病
瘡誦至此輒霍然愈者世遂相傳以為杜詩能
已瘡也然又有非之者曰不然三年猶病瘡一
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此非杜陵
詩乎由此觀之杜陵正自不免余謂文章之妙
可以泣鬼神要在知其味者得之耳今歲病瘡
稍寒而壯熱如坐甑中狂歌蜀道難一篇至飛
湍瀑流爭喧吼砅崖轉石萬壑雷不覺颼颼有
爽氣也其明日則寒沁肌骨矣方恨家人輩無
知者忽憶秦少游云發于景中起于毛端欠伸
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如注壑陰崖
單衣犯雪龜穹蠖窟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
大來方畢煤毒回祿嗣穴躁外渴中卧已復興
欲挾斗杓東適渤海酌以注盃未足為快讀之
便自神王不謂千載上固有知已然則古人妙

處何篇不可已瘡何篇為已瘡而製方也哉醫經云聖人因病而發藥非為方以待病如病瘡而必求愈於子璋觸髓之句幾謂文章無用矣

杯酒談交

我觀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死知己所以與人成大功我觀今日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未寒面未變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村庄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

筆談卷三

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蒼々感君稱我為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与碌碌我何奇有酒與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詩也李青蓮云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一片有心人即在三千客中耳子畏此詩定是徐經事敗後作人言子畏跳浪不自貴重然觀其為宸濠所辟嘔穢席上竟以身免輕猥人有此作用否今日偶讀前詩不覺泣下士抱不世之才

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草澤與賣菜傭編戶而處而烏巾措大猶指之為猥為佻也不亦悲夫

習

人生以後却無性只有習嬰兒墮地貧者浴水富者怯風水非兒之宜風非貧之拒蓋所居則然矣居之限而習成馬浴水者肥黑多力怯風者羸弱易病醜毒胎於豢養藥石進於窮勞如是而曰貴賤殊稟貧富異骨豈不謬哉

筆談卷三

楚中老人

楚中耿仲子好遠遊縱轡所如不問程路嘗誤入大澤深山中以為廢幾有異人焉一日走岐黃間迫暮未知所稅駕望見一老人軒々然來騎服甚整遂並馬而行至一店店主具衣服率妻子迎之上座如主僕禮乃多市牛酒邀仲子同食至雞鳴時去主人送之如初仲子遂淹留店中伺察之店主云吾為老人守此店此吾

主也問其姓名店主云不知嘗過臨清與老人同載老人見吾忠實遂托千金為資使貿易於此亦不知其為何方人也每年一來會責耳然聞老人收責于四方所在多有仲子悵然惜老人之年已暮不復能大有為也然斯亦奇甚矣偶見眉山有豪士為長公輸英磚五千而人莫知其姓名漫紀老人事

辛庵苦心

松陵顧辛庵性度方雅故有子美驚人之癖每羅公車對意不自怡忽行吟見者痴之嘗謂予曰其於此道良苦乙未之役主司擯予不能降請故卷觀焉其罪言曰怪歸而屈首三年未嘗窺戶乃自謂得之矣又不然又得其罪言曰庸嗟乎吾無路矣予笑曰君無恐悠悠者不足存也若果巨眼則兄之病不可療耳因大笑別去今復三年矣癸卯春偶讀其行卷於北亭

果然秀雅却微泥苦心人也不知造物者肯竟解其縛否因與兒子話其事書之

嬰兒攝虎

子瞻題孟德傳後述雲安嬰兒攝虎事以信虎之畏不懼已者其說有理小生作開題便解開闔槍刺而老儒提筆格格然豈不為虎所攝歟題亦畏不懼已者歟李宏父自言吐詞為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安得起若人而問之

周茂仍

周茂仍性好閒適率謝人事卜居西郭外數里許引沅種竹斗酒自勞南有小軒顏之曰釋棘殆是古人觀稼之意耶吾思田者作勞故亦不怡唯釋棘濯足婦子相饁時至足樂耳杜少陵詩云開門面場圃把酒話桑麻此老大不解事世間那得此等閑人知者不為為者不知境與

人之不相值亦久矣今日再過廟涇望樹色
隱隱可見又風雨暫停桃花爛熳想見七郎婆
姿其下把酒胡盧也書此以為相見時一笑茂
仍嘗語余云村居故自人世但入城時見故人
話時事不覺莞爾自喜此語真有味也

思巢居

兩氣淫蒸浮紛几席之上古簟繩床無復着手
是處支願自想豈多生以前吾其巢居之民歟

種蘭

果中之橄欖書之強卉之蘭自是天壤間三奇
絕未有儼之者友人某解衣質錢願為典花主
而念不及蘭見強經輒掩其卷但能取橄欖三
枚余嘗疑之此兄又是強解事也今日得與蘭
一本植息庵中思之不覺失笑

種蕙

語云山林間十蕙一蘭故曰蕙賤而蘭貴蘭

少而蕙多也此不然衆與少豈貴賤之骨與蘭
氣醇遠不射而蕙艷發蘭韻長而蕙微短等
國香政堪伯仲耳必貴賤人物於衆少之間則
荀氏八之當以多故減貴而李白蕭頴士僅然
有子將亦曰少者固不賤耶楚經云既藝蘭之
九畹兮又種蕙之百畝蓋所謂有此內美故不
為貴賤之証

樊侯父母之心

嘗以樊侯小記揭之土山偶為醉少年所毀廟
祝寤之倩其友來謝訊之乃二胥也予告之曰
憶吾記中有豪胥吏四字二君豈謂此耶吾
聞二君情貌非其人也父茹冰蘖一時從事閉
閣學書久為人間佳話公等與有榮焉即二君
苦務清冷門可羅雀獨不思數十年後不逞之
徒有詐許前件者寧有樊父時事否龐德公隱
居躬耕人有勸其正產業遺子孫者德公輒謂

之曰吾貽之以安此真父母之心不可忘也其友感動而出

薛捕

海虞有捕盜者薛某能察人之顏色而知其所向卒然掩之無弗中也有盜四十餘人主者使

他捕私掠之既伏矣久之無驗以問薛薛請見

之群盜救救然坐日中薛呼主者曰天寒甚何不多市牛酒市具縱群盜大爵盡解其縛盜亦

驚泣而去薛笑曰豎奴幾敗乃公事脫四十餘

人中有一人曾為盜者即啖以牛酒必不去脫不去安所辭私掠乎主者面然其說私心怏怏薛曰姑遲我十日十日來告已得盜矣問之則主者之親某又温室也主者益訝之且疑縱盜情回測薛佯謝曰吾過矣然願勿泄也夜半駕小船直抵其所指盜者家盜聞薛來神沮矣盜方出戶薛執其手曰某家財願若今我某尸居

肯拾已落之唾耶長蘅大笑曰若者任為之今日霽上人書東謂從周參父家讀其文語：會心向予乞一部去歸時問之何語是會心處乎

牡丹

洛陽人特呼牡丹為花蓋重之也東坡看花吉禪寺指為智巧便佞之物正抑其為時眼所逐耳今托於修竹之下叢稍破爛而出窘接無餘而花猶恹恹然試其本色而不復自憐其力之

盡也智巧便佞豈六有時不幸耶柳堤間步花

氣迎人顧謂此子一笑

暮雨

雲情靉靄石楚流滋麥鳥駭飛螻蛄正咽亦有怒蛙拱息艸下張口噤舌若候雷鳴琅百道金蛇迅靈萬馬奔沸踈雨墮瓦忽復鳴琅百道金蛇迅靈如裂氣散溽收浮臙亦飲燈火清煌南亭聞寂

拷願解寐故自悠然

聞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搏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歟梁伯龍戲以彩繒作鳳凰狀吹入雲間有鳥百十隨而拱之觀者大駭伯龍死久矣其新翻雜調往往散入侯王將帥家至今為俠遊少年所傳詠其好事蓋亦一時之冠也偶聞風箏悽然有感

靜晝

一鳩呼兩修篁靜立茗椀時供野芳暗度又有兩鳥啾嚶窓外均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軒忽止念既虛間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

霖上人看舉業

舉子業亦可寄興而予又不能有他長時復拈其一二以眎練水李長蘅長蘅怪之曰君病應爾豈可以儒生酸腐之技肆其從來未剖之談如造物相妬何予意不然恨非儒生耳果儒生

餘氣無能為也盜手戰亟命家人拏一箱來箱至輒縛之嗟乎薛可謂知擒縱矣海虞顧明卿為余言

論書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此善論也乃知字漸玄妙方可艸書而世人競率意為之自謂天放豈復有書意乎古人云事世不及草書嘗舉以戲草

草者其人輒妄對云章艸固不易作此尤可笑古來疾書無如懷素顏旭古詩云興來絕叫三兩聲粉壁縱橫千萬字讀此者要得其躊躇滿志之態正不當先以豪放目之也病久廢書今日獨坐息庵下戲取粉板作掌大十百字如壯士囚縛愈發愈野不覺啞然自笑吾書不減科蚪不復能料理久矣當存之以俟識者立耶行耶走耶毛雨穿櫺書竟失去

紀異

髯者張某嘗舉網得一巨鯉額有硃文云三躍龍門關九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付與張髯嘴陸仰山見凌醉樵嘗言此蓋得之目擊云

夢記

辛丑八月廿二日夜天氣始涼而窓聞寂為兒女輩畧說圓覺大義既久輒斲就枕昏然夢與元情輩循坡而走高崗突兀野境逶迤携手遠

眺忽見萬花爛開皆似海棠狀而高輒數丈不可攀折其地亦不能至道旁惠實纍纍枝壓不勝舍輦拾而啖之入手瑩然味亦甘滑余與仲嘉稍折而西巖物有石大如五石之瓠面面玲瓏有口鼻眼處題曰鬼頭石旁皆峭壁壁間斷碣文字漫滅不可讀隱隱若云是崑山其前輩愛玩五十年後復移植于此者空中危巨石梁高擬百丈其長半之而濶不盈四三尺梁之根

則樹之杪也余亟呼叔顯觀之叔顯曰虹氣也余笑曰石梁非真虹亦非假余烏乎辨又折而西平疇幽曠復有石俯瞰流水大可盈畝狀如芙蓉色如紅玉辨葉參差隨形鐫文其上字畫遺古夢中一一成誦大都高人勝士所製也苦不能記憶耳時余念言祝希哲唐子畏蔡林屋諸人飽飲山水又能作此等快事造化何負於彼而世共惜其不過真可笑也方謂家世長圖

之而雞聲啞、漏下五鼓矣余自頻歲病廢衆口食貧日為米搥所迫逐對月臨風了無情緒形神漸息乃復得此奇絕境界豈化物者以是償我我書此志幸

見晉翁

晉翁虞陽余祖舅也長先君子八歲其遊如兄弟然先君既歿而翁不忍過余里中必迂道而行嘗謂余極欲相見然無奈腹痛之感今年十

月十二日見翁里第老屋瓦盆散裘短情楚、如三十年前事相與追論往昔歎歎注下翁性慷慨每飲輒醉每醉必放歌自快至八十猶然而年來齒亦漸豁矣余方低頭自悲會童子未言練水姚適之在余舍拭淚而別翁送余至階下浪吟云眼前風景還依舊世外人情幾變遷

雲栖放食

杭州有其母溺於江而求尸不得者計無所出

矣忽一婦人踵門告曰先年余夫墮潮死余聞雲栖放食無不度也亟以銀五分附薦焉事且數年矣昨夢余夫來告曰吾自隸名鬼錄與潮偕往來也淨汝頰力得為行潮者首倘再一得食可離水苦吾且募圖之不得其便吾行潮能取諸溺者尸而歲之則某人之母在焉汝往告之祈某以雲栖之食相報可乎溺者子按其言求之果得尸今日余在景德寺中看默上人放

飲口食陳繩伯言

仰山詩句

里中陸仰山好辨六書其辭堅不可屈然作詩頗有俊句其感懷詩云漏入夢回枕寒生愁際索紙窓殘月上應照未磨心又云一室淒涼况平生牢落人冷澹蕭瘦頗似賈孟風骨元情兄弟偶誦其語燈下記之

王孺和帖

今日友輩中受樂莫如沈修幻受苦莫如余、自五更即料理薪水稍補支一日便焚香煮茶獨坐蘇齋中友生相遇縱談山水文籍或說詠語笑話夜間脫憤坐榻上呼兒子稍理時葉家人輩之時時相勞苦而余亦對景慨然自笑鬚眉男子僅僅為不終日之計可鄙也今日得孺和一帖云無日不在死法中恨又不能死耳造物頗以貧賤困人能於此中稍不受纏縛者不

免於貧賤外費渠種、安排罪過愈深正未知
受譴何極然則余之樂殆又不可量也時事
碌誰能為終日計者余過矣余過矣

性相

性宗以相為極格相宗以性為籠統兩種人真
是操戈入室可憐憫也僧古源將參少室過余
言別道人錢虛白在坐錢戲源曰用不多圖箇
快活自在罷源忿然作色余笑曰不是一番寒

筆談卷三

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源喜虛白曰余、謂源
曰不然朱考亭有言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
紅都是春兄行矣要識取東風面也虛白大喜
曰好判狀余曰不敢聊勸和耳

嘉善廉吏

許鏗號石塘雲南人嘉靖中以進士為嘉善令
剛介廉直多惠愛時當入覲既渡河度囊中不
能乘與竟騎一驢而去至邸中杜門待命與人

絕無交涉後徵入為御史隨以年例貪寃不久
致仕今日偶與客言樊侯冰蘖之操近世希有
客謂余言昔嘗見許公如此庶幾近之

天臺應率語

取天臺提學南省行縣至崑山冬至習儀一狂
生出班高聲稟曰糾舉某生負大不敬天臺頓
是少間徐曰如此夫節乃爾狂躁大不敬即汝
當之誰為不敬者付吏繫去後亦竟不問語云

筆談卷三

試之卒以觀其量正是頓足時難也

子瞻桃花詩

子瞻桃花詩云戲將桃核裏紅泥石間散擲如
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余嘗
令童子裏核投之文筆墨浪 問偶發一枝輒
為樵者亂拾以去頗恨之今日讀此詩自幸種
桃雖不成然不至作放學婦也

讀酒經

數朵薔薇嫩嫩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
香氣濃遠舉酒五酌頽然竟醉命兒子快讀酒
經一過并書中郎所作醉鄉調笑引於未吾觀
畫工寫生大都於梅花下著水仙蓋其臭味則
有然矣

梅庵東

戊子春先君既歿之二日諸僮未畢甯聲隱
起西北電光如綫余時哀號踣地奴子持一東

筆談卷三

三

至則先君之友同梅庵先生東也其畧云延陵
季子之喪其殮也以時服則既有聞於君子矣
余每感其意自愧久不報今年先君大痛之辰
飯僧蘇齋追思言笑而僧有問周先主故居無
恙者輒揮涕錄其語焉

東坡作墨

志林去已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大發幾焚
屋救滅遂羅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

幾百丸足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
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鼓作此
紙按年譜已卯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益元符
二年也攷之外傳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
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
趨之或問其季子過過大笑曰先人在儋耳無
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遺大幾焚
廬翌日煨爐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

筆談卷三

七

以意自和之不能為錠磊塊僅如柏者數十公
亦絕倒衡因謝去叔黨此言可信不謬而坡公
饒興致亟於獎善故云爾然聞衡墨自佳可與
九華朱覲相上下借坡名以行故是墨賈常態
不足怪也

臺

有徐應禘者白晳長爪嘗為縣胥又嘗賣藥於
市余亦嘗過其肆中相與語歡甚今死數年矣

余嘗夢至道士院堂有三扁中曰紫薇宮左曰
仁義之民右曰池仁義皆金文大書舍宇鮮潔
應祿著帽衣青衣楚楚出迓歡語如平生既覺
午餘侍慈氏問故人吳文秀家慈曰此徐應祿
之兄也相對恍然記之

渡巴城

巴城湖蓋湖之小者辛卯深秋予歸自海虞阻
風湖口四日去冬持訪公亮舟膠崇寧寺下堅

筆談卷三

廿五

不可動者亦復五日誰謂尺水無波天下事可
以憑臆而斷也今日風厲甚至湖窸然此大平
常事然予心自喜蓋由往時之膠阻為之緣影
耳默默自照亦足以破派轉之妄矣膠之日公
亮以露輿相迎欣然乘之過田間老婦稚子無
弗竊笑者道遇仲純相與藉草而坐老氓出茶
餌食予拉往馬涇庵遂留宿詰旦求診於仲純
為定兩方而別同游者邵兵部運墟繆仲純譚

公亮公亮之予元龍

燈下戲書

今夜被酒得鄒公履書恨僕不宜病廢全其微
尚須與驕奢淫佚消磨殆盡始得故是此兄盛
念吾自秋入冬來無日不病無病不劇頗覺意
思都盡今日慶長載酒相邀與王幼昭恣口歡
詭亦既驕矣奢矣淫而佚矣燈前投筆作文一
章詩二章頗有生韻始知驕奢淫佚不足消吾

筆談卷三

廿六

之福還能豪吾之興也記此以復公履一笑

許家郎

許家郎名士戲十三能文章未及炊黍時三題
立就風義道上頗有落地食牛之氣三年後崑
山又一名士也此道真如積薪後來者上耶

聞雁齋筆談卷之三

聞雁齋筆談卷之四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戒殺

有烹魚而蓄其子水中者以為所全多矣孰若并其魚不烹之得乎東坡買一鯉長尺有咫置之盎中俟其死然後食之不即縱之去也此可為吾輩食葷者之法傅孝玄言鱖魚就烹時必以首尾力抵釜中護其懷中之子念之心怛

焉誰無父子之性而謂水族痴暗獨不然耶宋神宗見一羊特起道左問左右曰已取其羔進御遂不御羔余嘗見光祿寺側有群雞亂撲鳴不成聲視之則其股已充膳矣侯王宰官福盡每受業報豈誣也哉里貴介子有好食蟹者庖人思悅之乃置數孔釜蓋上火煨之蟹燥甚其首向孔中出則取酥與漿沃之沃數次而蟹乃大醉其味美特甚貴介子後病火瘥索漿甚

急輒昂其首作蟹狀其庖者之死亦然如居士曰生前吃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幾滴亦可少懲矣况果報若此之昭彰乎可不戒哉

陸翁承

陸翁承名應鰲先君之友也香而棘鬚多癢痕笑輒搖首撥眉所居處曰白魚段老屋木器庭中小藝花竹攤書危坐意洒如也年六十時先君與陳員外王道往賀之歡醉竟日先君詩云

未敘寒暄慙予懶亂呼茶酒愛君忙其後先君歿每見余輒相對而泣曾作挽詞三絕見遺有一度花開一斷腸之句

樊侯

朱仲卿為桐鄉耆夫有德于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知祠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此所謂活人自喜者 侯治崑三年將入覲誠父老不得攀送有四人持紅

紗燈傍與至水側揮淚再拜而別樊受之唯
竟不問為何人

墨窓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玉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後
雪浪來顧余墨窓下時小雨甫晴秋氣漸肅相
與談無生理甚淡語不及之默坐若忘似一無
知識者又有觀如者亦學於雪浪議論豐而
面有不齊之色為言其師教人只是空語所有
實諸所無伴雲唯：而已未一年雲死蓮花
如云不知所往

送春

已亥適長安三月三十日卧於德州之逆旅土
床濕蒸逐不成寐明晨跨馬將行命侍者書二
絕於壁其一云燈灺隨燭死居人解不禁中有
傷春客披衣看啟明一云東方有啟明行人不
成寐樞馬亦長嘶疑為春歸去今年三月二十

九日折得牡丹著瓶中忽憶前語而燕子偶入
余室若將營巢者又戲賦二絕云萬卉為春忙
春歸卉亦老獨有雙、燕尋春拾春艸吾聞雙
燕子不八愁人家何事偏追逐應知問落花

櫻粟

櫻粟花之無香韻者也朱宏侯種之盈畝萬朵
爛然云是奪目絕我生問余此堪作何比余昔
過廬溝橋一庄院僧驅驟百許頭從食樞下其
色相錯如繡始知昔人雲錦之比殆非虛妄今
日所見頗為似之二生皆絕倒

鄭筆峰

新安鄭筆峰名約以減塑有聲於人佛像往
逼真多於神處着力嘗與余縱觀阿修羅像問
誰最者鄭指金小乙總管曰此其最矣周太尉
次之余曰何也鄭曰凡神像耳目口鼻其高下
大小皆板對而二像不然不然則神活所以景

也會左髻晏陽子羽位妻東祈塑者相踵於門
鄭亦日夜不少休亡何卒死、時眼根先絕或
曰以塑故多得錘神弗佑之此正鬼佛媪語非
然也神竭烏能久視人世哉

文移古訓誥

今之文移古訓誥也群胥會言其官行文移將
倩其往衆皆從吏之一胥嘆曰不可此人去彼
中民受其害矣衆亦莫然之有間復曰其三家

村訟師也訟師告訐主於紮陷辨駁而已豈念
彼人利害乎文移則不然必須委曲婉轉兩無
弊而後即安故凡胥之老於供者庶足辨此衆
皆嘆服袁中郎為吳縣其弟小脩自楚來見案
上招申諦觀不置中郎問故小脩嘆曰常恨國
朝無文章乃在此世廟時有大獄招提肖物屢
不減太史公聞周孟溪家有抄本當借觀之

談言微中為英雄所窺

高皇帝時有僧受法於師博通教乘高皇欲迎
入大內供奉詣師言別師無言但云上苑已無
蘋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僧方盛氣欲往不能
省後召對不稱旨將殺之僧笑曰悔不用吾師
之言高皇寃得之盪其師至京問所以其師云
偶誦大藏中偈何意也按藏中果得此偈遂捨
之僧慕上苑見夢故不足道彼師殘命蓋亦岌
岌矣故談言微中鮮不為英雄所窺而世競以

智先人曉、咸輔乃欲久居人世無災禍乎隄
子家之樹蔽田成子之臺田子未言也何為乎
伐之斧離數創而止智矣哉智矣哉

放生

宋天禧中宰相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為放生
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每歲四月八日郡人
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此王
侯宰官今生作者之因也聞余鄉亦有放生會

每朔望納錢於櫃至會期多買羽水二族放之
占是一事第沅浪陋劣之徒乘機捕逐甚有伺
其釋放而網罟之者又不知作何慈悲可免此
厄可渡此等人也正且放生人競逐之論者以
為不如勿放此占一時不得已之談廣大教化
當不如是僧本源欲建放生堂於玉柱塔之側
不知何時可了此願塔在三江口地濶天空即
不能禁民勿捕於此放生必多得所者

夢飛翠樓記

沈聲遠飛翠樓故嘗讀書處也今樓已移他所
矣辛丑三月六日夢至其處窓檻玲瓏香氣芬
馥週遭羅列奇石如刀劍峭削舞袖編躡之狀
或如真官仙宰正笏鶴立又如奇鬼猛獸欲來
搏入余謂李文饒故物一旦盡置几席間平泉
庄虛無石矣令來顛見之豈勝僕々乎池上芙
蓉凝露欲笑翠蓋靜植水中藻荇皆可數菱花

感開有結實者鮮紅射目年來病眼齋居不復
有豁然之見間遇佳山水惘々如行霧露中一
片遙白耳今夕何夕得如是觀乎或云晝之所
為夜之所夢皆是識神亂飛無閑因想夫使僕
隸之夢必為國君百年間就使憂若三萬六千
場亦快活三萬六千場矣

記夏龍衢夢

古歛王民輝字惟華以寫神寓居世長所嘗令
寫先賢遺像一冊時方構王理之先生像趙綸
叔言像藏夏氏子果訪得之夏氏子云二十年
前先君龍衢曾夢王先生偕顧桴齊周秋汀高
歸田朱遜庵數十先輩列坐堂中既覺嘗私識
之曆本上乃出眎余手跡宛然因與綸叔嘆夢
見二十年前而數十先輩遺像聚於一卷之間
乃在二十年後誰謂事非前定偶然而已也龍
衢善諧謔而聲氣奇峭如鬼嘯猿號聞者絕倒

然好讀書喜作詩嘗見其從薛君淋借書一快
手携以歸疾吟其所自為詩有無樂庶幾下傷
情怕倚樓之語龍衢死久矣其子號清峯者有
父風

利弊不相遠

古今治亂利弊大抵不甚相遠蓋心計之吏往
往乘民情之急而故緩之則可以速得志於天
下往歲渡淮見歲課旁午市舶填塞劫人與估

客關戰手言曰左右如此奈何廢我歲月而安

坐為余心憐之今日讀子瞻上呂相書云自入
淮南界開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
怨咨商賈幾于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
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
商旅不肯認納則奇留十日半月人船既眾費
用坐竭則所喝惟命宛如目前光景地孟子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我朝魏恭簡有言大

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明秦
以其苛聖人大公秦以其私曰復斯語不覺長
嘆

巴城道

明日春歸矣風雨凄然小舟掀舞水中追思乙
酉歲侍先君送鶴林公之喪拜拜齋先生墓下
辭草草彼歲者皆一時大賢人也相與慨然
久之是日雲物澄和齊水條暢舟中携得香山

長慶集然香啜茗更讀而互聽之縱談快甚且
曰宇宙間計便宜人古來惟陶靖節白香山蘇
端明耳余謂陶無容喙香山端明往寬逐何
謂便宜先君笑曰小子識之此所謂與之為嬰
兒也夫與之為嬰兒焉往不得便宜哉其後又
五月外父茂承公亡又十七年是為今歲辛丑
其子始克葬於手齊墓側余再過巴城追記其
事

李先生交情

萬曆戊子先君子歿于家有之長安者以告李
先生晴源先生時為儀部郎即為位中門外哭
盡衰齋三日而後遣使齋文來弔其辭酸楚令
人不能竟讀又七年而余不肖始克葬先君子
先生會有滇南之役休沐里第余以誌墓文請
先生揮涕久之其明日復來奠一牲一飯必令
家人滌器再三而親視其烹調之即自辰至未

筆談卷四

不欲嘗食曰吾所恃以通於吾友者此一念也
又明年先生歸自滇南使其書記陸生持誌文
來不肖且拜且泣而陸生亦揮涕言曰自參政
之為此文也每且必齋心而後伸指和墨已復
嗚咽不勝輒棄去其淚之灑長江者不能指數
其虜矣丙申冬日記

自述

積負山積鼠雀雲擾對境惘々自念慶堂之燕

不知作何結束也境遠念息復是洒然誰不為
燕之慶堂者於是遊覽古初返照無始不復知
吾喪我也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凡夫哉凡夫哉
夫誰與接構而不以心關者乎袁中郎有言亭
間須從逆字長人不吾犯即須自逆有味乎其
言之矣

錄劉洎語

唐劉洎有言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
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誠哉是言也
生平少記而多言每與客論難常至俯首欲睡
所以損氣者甚矣殆哉易曰躁人之辭多將以
此自攻其孽

茶

茶既就筐其性必發于日而遇知己於水然非
煮之茶龜茶爐則不不佳故曰飲茶富貴之事
也趙長白自言吾生平無他幸但不曾飲井水

耳此老於茶可謂能盡其性者今名老矣甚窮
大都不能如曩時事猶摹洋萬卷中作茶中故
是天壤間多情人也

初二月

朔之三日月始再魄於西所謂側視之則粉
如鈎者也戊戌正元二日月有輝里父老見而
異之相傳以後常然余寔未之見也今歲三月
七日至五月一日靈霖傾注見日者僅四五而

夜又無月初二晚忽然開霽萬里空碧頗恨此
時獨不得月耳仰視林間新鈎斜掛時有赤英
射人久之乃落豈日月之行亦與時異乎抑所
云歲差者乎往在京師嘗見已亥新曆閏五月
已又刊定閏四月或云是歲差果然柰何其弗
之正也

北亭梅花

宋廣平作梅花賦清便艷發得南朝徐瘦體皮

鹿門怪之謂此老鐵心石腸與賦不類是不知
梅花者世無鐵石人堪作梅花賦否譚公亮之
北亭外有梅一株倚窓數莖白如攤雪恨脚痛
未能坐卧其下時候消息于童子而已今日奇
香破窓而入而侍者來報兩意垂々豈梅將別
我乎令桐快讀宋賦酬之梅哉梅哉應不恨我
隔斷窓前月也

夜坐

月色如銀信步至景德寺聞淨院禪誦聲甚肅
心樂之遣童還守源、像論而出然默持不懈
已邀雲居謝曰少須吾課完也已默全至三僧
意皆自得相與談頓漸法門余笑曰天下決無
頓教悟處皆頓學處皆漸取雲居曰六祖不頓
耶余曰此為宿根元來是漸四人相對大笑因
念二十年前予讀書大樹齋寺中作課者獨本
源一人耳然不能談今日爾、可為拈掌

黃沅

古赤壁在武昌嘉魚縣子瞻在黃州時所游者蓋赤磯非赤壁也坡特借之以了千古一事耳其賦云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則直指嘉魚之赤壁矣不然武昌在黃州西南境安得云東望也此老胸次洒落故黃州可以有赤壁而臨文攷索便為千古不朽計故是宇宙間討便宜人余姑夫金玉崖近從楚歸曾至黃州赤壁磯下云

有堂三楹以祠公而旁刻趙文敏所書前賦於壁又云曾泛沅江見斗崖上石洞淙澗三四室者所在多有其一曰鍾鼓洞此地流平徑澗易為登覽中有二石乳如柱使童扣之一鍾聲一鼓聲石之鏗然者緣江處有之然未有若斯之洪亮悠遠者也鄴道元石鍾山註云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坡老常與子邁夜乘小舟至絕壁下聽之謂鄴元之說信然

而唐應德氏云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徑石鍾山下則鏗自鏗輦驟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爾二公所見殆是宇宙間一段議論決不可易而由鍾鼓洞觀之又不可謂石鍾之說皆非也唐李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其所見不逮鍾鼓洞遠矣

富者子夜歸

富者冬夜後外歸天大雨懼傷其履也跣而疾走抵家人將洗馬富者大怒曰止無費而翁薪水旦且盥既可濯也以其兩足就寢懼傷其足竟外其足而寤足僵甚夢人刑之大叫狂走余與履皆敗矣或者笑之曰又多乎哉則其足可以無履而余不傷張大復曰兩之愛履也夢之愛足也是兩情者吾惡乎知其辨客有

沒江而溺者亟呼曰援者與之金一人援之猶出沒江上已悔其換金之多矣此天下之人情也夢乎覺乎一也

夫婦

雁之從一也嫁者真焉吾聞其語矣未見其微也顧敬亭先生曰吾徵焉吾稼圃室傍有羅者得一雁綴其羽繫其足而五之汀畔以為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

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剖其腹腸寸裂矣故寫之見鏡而舞也傷其容也偏棲之燕年、整縷而孤飛也重其息也失物之有夫婦多矣

上元

東坡夜入延祥寺為觀燈也僧舍蕭然無燈大敗人意坡作詩云門前歌舞開分明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照佛如知無燼亦無燈此

老曾次洒落機穎圓通故作此志矣耳催漆寒生漏銅壺且莫催鐵闌金鎖微明開誰家看是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來方是真實語者有不能夜遊晚來月色如銀意欲隨逐行輩稍穿城市而瘡鬼惱人果是高臥幼女提一蓮燈戲觀亦自燦然書之以為壬寅上元之感

夢

楚中有師第二人漢先舉於鄉嘗夢人語之曰

先生是弟子中弟子是先生中萬曆丁酉翰林馮有經典試其弟子先中式庚子其師亦舉於鄉出兵部張其廡門下其庶故馮翰林門下士也戴仲豪候兵部於京師適楚中二舉子來謁聞之云

人面桃

桃之品七慮教十條碧天緋蕊堪極目然天者故是正色耶至於人面桃則桃之變極矣瑩白

如雪光浮白外素者故艷不艷於此方之梅花則今古雅俗正復迥然藉使數萬一時堪作梅癡天天者雲後可

徐公善謹

傅海墟先生狀貌魁碩讀書多遠畧晚歲貢為博士徐五湖公與人書云適晤海墟種帽裁裘據胡床而坐儼然戎王也乃欲就廣文意思亦太賤損矣徐公善謹能識字嘉靖辛酉吾鄉大水

雨十日不止公作書寄燕客云故胡越之巨魚龍雜處今雨勢爾天意其欲復古耶今日步庭中念偶及之不竟失笑

戲題辛丑誌

讀書談笑登覽作文自是人生南面王樂至其留滯而不釋吾未見樂之不為悲也而目兩足人所同具獨余無有朝褻及食人人如是余獨力勉之而常不能給噫亦大苦矣然一日之

一事之暇輒捲簾董掃默坐朗吟自不能讀耳受之是不能行人扶之客不能集過友不而訪之口不能吟隨所見艸木虫魚古今人士賓朋談吐意與所觸筆之識之臨卷欣然事已不復追念客有舉余辭而問焉莫能憶也吾未見余之苦不為余之樂也噫嘻墮地四十八年何年孟浪何年不孟浪辛丑三百六十月何日舒眉何日不舒眉今夕除夕歲時之事既往利喙之

聲漸歇聊尋所志漫題數言以為異日一笑

夢記

偷閒學靜終不能勝彼之煎燥也意恍不自憚而叔明招飲連舉數十杯頽然徑醉而別睡至五鼓夢先擺上蘭蕙盈畝花萼競發然中有委敗者余手自移植之心念滋蘭九畹種蕙百畝彼何人哉忽得一甌青瑩有光入手爛然余方愛重之顧視土中如砌忽又見大窖如前甌

者不可勝紀而又有龍匣茶具金寶之物余皆手取而置之一室中既重不可舉遂覺余家先世力農積行累義至於余狼狽已極不絕如綫矣誠如昨夢後世當有不墮先人之志者命兒子桐書之

燈下書圖南語

歲己丑朱宓侯從予萬卷樓中蓋贈公顧圖南寔主之樓去公舍幾三百步每旦必肅衣冠揖

予寒暑陰晴無間是時予方讀禮書不甚親舉子業公輒以溫言相督嘗曰日出事生天下寧有無事之日耶且先公既捐館舍從此欲求無事更不可得予頗莊之以為長者言辛丑十月十九日予與叔顯送公之葬偶念前語不覺潸然至歸燈下記之

讀王先生會卷

王桂林先生三上公車不第庚午其第槐里公

舉於鄉先生笑曰吾不能著遮陰帽先進賢冠也乃避喧景德寺樹中閣改竄經書文百餘首每一題脫稿輒以商之先君子至生財題先君子曰伯欽固好舉子何事龍經生口吻為先生翟然曰云何先君子曰是題須見經國手段乃佳中四句何不開講而強串二比為夫練格之詔何先生握手曰遲我十年讀書當能之今無及矣明年鄧卷出先生心服先君子誦其言不

休然先生墨卷云如徒惡理財之名而又無生之道則國家將焉賴哉此等殆非經生語也壬寅閏月十八日記

雪夜

小飲周叔明第而霰紛集默念疇昔此時便看展登山去也歸攤牛衣寒燈無焰展轉久之乃遂酣臥遠雞亂啼紙窓如畫啟扉諦視則雪深半尺矣昨歲孺和臥病余亦倦遊窓外玉塵無

情照管曾作調瑤華相眎檢之篋中墨痕未舊
忽々又一年往矣頭顱如許半事無成言念童
遊猶如昨夢偶檢中峰語錄有雪夜示衆一偈
云凍雲四合雪漫々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
中花未瞥放恣猶看玉琅玕讀之惘然復記於
此

口業

辛丑臘月初一日王孟風約會放生世長先往

筆談卷四

廿三

余與陳繩伯沈脩幻至西禪禮白衣大士然後
登舟偶言友輩中有夢遊地獄者不覺出一戲
語孟風云方與世長約會日勤々念佛不作戲
語如兄言依約受罰余聞之悚然年幾半百尤
俟八鞭策然後知戒可愧也因默自觀省三十
年來口業種々不可勝懺所恃平日絕無譏刺
短長之心第事觸于前言衝於口恰中戲解即
心知其非是莫能禁也從今懺悔永不復作然

志強制口業增長意業書之以自惕

東坡石竹

文與可寄子由書云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
往求之撥材萃於子矣時坡守徐州故戲云爾
予實未見與可墨竹而竊謂坡翁之作決不依
倣與可不然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謂章七
書必不佳正少其從門入耳而其自寫墨竹乃
必有派耶今日得石刻一幅於吳郡之陳雲卿

筆談卷四

廿四

簡遠蕭放絕類坡之為人而姚江錢緒山嘗記
其始未頗恨蘇氏之學雜於藝而未精緒山嘗
遊陽明先生之門意欲借此以排蘇氏夫使陽
明見坡翁之竹其論故不爾予然後知從門入
者果不佳也

戲書

梅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水是一時絕新
光景花之有蘭果之有橄欖書之有離騷是

從來絕異滋味若夫花之光水之色嶠茶之氣
世界都空無所着其耳目口鼻矣

陳先生

今日讀樊玄之先生智評載吾鄉陳晉卿先生
守開狀頗悉蓋所謂心勞撫字者歟陳才料寬
敏知見過人其編徭儀馬審盜救荒皆有成筭
而穎乎其機之捷鋒之利也豈非才術哉其父
便賞雅稱其人穆廟初文體創變吾鄉之善短

筆談卷四

十五

調者必推先生與公且許先生世謂之陳許亦
云許陳不虛耳陳既鄉試意頗自得以文呈許
而許秘其稿不出陳曰吾所畏惟子耳許笑曰
子又以子奚畏哉文章相賞今公不可多見矣

牝馬之貞

癸卯季秋五日訪雪浪師於海音庵師問牝馬
之貞如何子舉朱註順健以對師笑曰不然大
地衆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然却無正知見故

曰衆生獨馬則否余家廐中畜一牝者牧人言
他牛驟等行淫無度獨牝馬受姓絕不與牝相
文故知坤不取龍謂其淫也牛不言貞謂無度
也余聞之輒然曰如師所說聖人是真語者實
語者夫易之辭係豈易而談哉

王先生

主性海現身宰官既叅雲栖便修苦行担水斫
柴和衆作務斯亦根性之最利者矣常作戒殺

筆談卷四

十六

文以勸世人其言淺而易曉通而無碍販夫稚
子無不了知然袁小脩語人曰吃齋念佛無甚
奇特而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公屬可蓋
忝透此語於脩行更是着實雪浪師云不可無
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嗚
呼盡矣

聞雁齋筆談卷之四

聞雁齋筆談卷之五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試茶

茶性必發於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試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貧人不易致茶尤難得水歐文忠公之故人有饋中冷泉者公訝曰君故貧士何為致此奇貺其人謙謝不解所謂公熟視所饋器徐曰然則水味盡矣

蓋泉冽性駛非局以金銀味必破器而走故曰貧士不能致此奇貺也然余聞中冷泉故在郭璞墓墓上有石穴罅取竹作筒鈎之乃得郭墓故當急汲間難為力矣況必金銀器而後味不走乎貧人之不能得水亦審矣余性蠢拙茶與水無揀擇而云然者今日試茶聊為茶語耳

紀遺

永樂甲午岷庠起送坐員止五人一日曹瑜一

曰戴義一曰陳劭一曰王永和一曰夏泉是年皆中選而永和後為名臣此亦一時之盛矣邑志詳列姓名而不及起送者止五人五人者皆中選事載偶武孟醉吟錄中

寒食

介子推被焚事左史皆無之其說見於劉向新序司馬彪續漢書周舉為太原令乃以寒食禁煙人多歿死遂移書子推止禁煙三日真是白

豎筆來

日說鬼話耳子推有知未有不笑倒地下者晉文公封子推綿上之田曰以志吾過夫既信而可徵矣安有恨于無祿逃之介山不出至於燔木以死乎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此是寒食的據

泗上戲書

一卷書一塵尾一壺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單綺一奚奴一駿馬一谿雲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

一曲房一竹榻一枕夢一受妾一片石一輪月
逍遙三十年然後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
袖到處名山隨緣插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
意隨我一場也絕朱衣戴後推前呼粉黛迎歡
兒孫鵠立我則樂之自分無福腰纏萬貫逐浪
隨風卧莫子母歸問田舍我無其費亦無此志
書字抵此舟過南陽將之豐沛漕船塞河炎氣
蒸骨欲借劉季故鄉之大風吹我煩熱復恐欠

叔潭沱之堅冰無端復合也投筆狂舞噴飯滿
案而其怪余之說不及博山鱸何君余笑曰人
有好時者其鄰之富者衣緋衣其人亦勉而緋
衣明日富者更衣以出始恨其家之不能酬矣
子以子之鱸而吾以吾之樂子母為緋衣以亂
我也吳會之散人佛士家置一鱸客至必襲香
煮茗貯之時大彬壺以手拭而進之謂之近人
矣而不知其習之非性也今余之所欲甚焉歸

視齋中曾無一為即使終無一焉而吾寧不樂
也其笑曰即僕吾無一焉而爐不可已也故曰
獨造成家雷同市厭今夫茶與香天下可愛之
品也天下人愛之謂之大同蘇州人愛之謂之
習氣知天下之愛而愛之在天下亦謂之習氣
出於中心之心而愛之在蘇州一人亦謂之大
同故曰人情不相遠也天下不一人也情則自
同人則自異子有香之癖而吾為不好香之祖

豈相易哉雖然不好香所以有香之樂癖則無
香而憂矣吾不以祖位易子之憂亦明矣故曰
依傍古人古事成俗見從已出偏見亦經陶淵
明好琴而琴無弦世人有為無弦琴效之者蘇
子瞻好書與畫為人取去更不復惜世人莫能
效也然此不足怪世人也省一弦而有陶公之
好故爭為之即無子瞻之名而必求吾之書與
畫猶得自詭曰好書與畫也甚矣世人之逐利

而不愛其情也不愛其情者謂之益生夫惟不
益生則樂矣陶之琴無弦而吾琴何必不弦也
蘇之書畫可為人取去而吾何必不為人取去
也吾之興可以如陶如蘇而何必如陶如蘇之
為我也其將有吞而岸上郵卒有以賭亡其馬
者哭聲振野張子笑曰又多乎哉夫好賭則賭
而已矣其亦大笑會大風從西北來河流有聲
舟之膠者盡解是夕焚香煮茗啜之忘倦

沁雪

或云沁雪子昂妾也子昂愛妾嘗鐫其字於石
上石勢玲瓏若舞袖方羅而拱揖以趨者竟
為世所傳寶海虞錢侍御頗睨之母柰此石在
縣治中力莫能致會令之女病求鬼錢便巫視
鬼者詐言石崇令昇之水中女病良愈自此石
歸錢氏甲他寶矣後其子不能守歸徐上舍家
余聞而笑之朱慎餘問我何笑奇章公愛石

意常逆其子孫而趙文敏又以愛妾故必與此
石並存不朽夢中說夢豈獨虞山錢侍御哉昔
米顛見石輒具衣冠拜之呼曰石大為立拜石
壇此老故是可人拜之大之不聞其誠子孫守
之也噫象香國裡來象香國裡去當爾之時豈
復有石乎

遊夢

昨夜城頭看月遂至土山獨坐移晷聞無足音

徘徊三松下寒泉伏不流風行之粼粼而已歸
時二鼓而道上有開扉立者蓋風氣如春月
明如秋其青如儻仲冬之月未數數也今夕微
風稍緊偶坐玄雲石傍從松端看月而許孺瞻
來遂與偕坐移時孺瞻不耐深語遂歸周行庭
中亦復二鼓夢與二三友輩行至水側夫容千
章靜植水中夾岸皆蘆葦一人飛採一花花半
解而旁有二小牌刻畫甚精其辭曰翠蓋風來

動紅粧洗更新前有一白麻色整然牧人飲之水復有一羊潔白不與他羊等歲千年而養又千年乃白然不能迤遙長林豐艸間逐々然群羊而索飲此殆不可曉也初十日黎明呼兒記之

里中三老

安居半日喜無剝啄聲偶思里中三老人往年時時聚話因紀其槩 孫雷號懷角卒時年七

十五

少容魏氏能言恭簡公事亦能歌能簫能絲長指爪雪鬢面微紅狀如世間所畫東方曼倩者手操斧鋸營丈室一楹墻壁棟椽皆以意造而與法合雷時時坐嘯其中又嘗製栢如意以相貺頗工巧其婦甚孝雷嘗之信義村婦問其夫此去信義幾何夫曰二十里婦亟熟餅餌倩余家童子追之母令翁餒也 吳豫號心田其父默田以裝潢起家師事屈可庵得畫竹法

其佳者襍大常公筆墨中或不能辨豫亦善畫竹洒然有致狀貌魁碩如武人价士軒、行市中項出人頂上好啖餅餌不飲酒其言粗爽濶大聽者鼓掌年八十猶與小兒爭沒經時伏冰不出卒時年八十二王鹿嘗貌其像真得性情者也 伊伯陽號古峰長而碩少縱酒及色絕不吾談養生事卒時年九十六八十時陳員外王道貽之杖伯陽持而往謝焉歸則曳之而行

明日

不復御矣人問之曰空手行何不便而以杖為年九十餘始能食頗多而飲亦不下數斗余嘗過之伯陽方噉西瓜其大如茶壺笑曰安期之棗如瓜吾瓜如棗矣

沈先生勸蛇事

杭州沈老先生稱妙解佛法一日與友人五六輩之山中遇巨蛇當道或欲逐之或欲避之沈曰是必有異將往問焉問曰汝非有仇欲報手

願解之蛇昂首向沈不去人問曰汝之仇得非
在我輩中乎願相與解之其蛇昂首如故也已
又問曰吾非汝仇乎吾莫能知其因吾怨仇仇
相報無已時也願終解之蛇遂俯首而去沈婦
就寢夢一人持刀欲殺沈驚覺已復寢又夢持
刀者斷其一指痛楚殊甚覺則為蛇所噬矣覓
之味頭即山中所遇蛇也戒從者勿逐遂去不
知所在

卷五

吳因之語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閑忙者不能
造閑者之命閑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薛先生

薛先生應旂乙未北上以元自期一日過唐荆
川先生唐謂之曰兄居榜首必矣雖然白下有
許石城名穀者其父溫潤典雅會元才也兄其
備之薛遂遍訪長安得許卷讀之大服是歲許

第 薛第二

周先生

憲副周先生美嘗以父病禱於神、降乩曰為
汝父四十年前裨當相救先生怒茲者不誠晉
之父聞之曰暗室昭々如此乎先生訝而請之
父曰吾少事某而某與鄰某不相善使吾以裨
亂其苗吾懼伐天和又主勢弗能禁也遂熟而
布之此事已四十進往矣先生相視大駭父病

亦尋愈海善飯數十年而卒

觀東征獻獲

予以三月入長安則聞虜次周山又數日而虜
去又一月麻將軍以俘獲獻天子天子命金吾
禁虜人而陳所獲鎧甲兜鍪旗幟器械之屬長
安街上令吏民從觀之予與金季化顏遂之同
往則路上人吼々相逼而走已聞呵聲漸急則
大司馬田公也時觀者已如堵余與二子破人

肩而入見每車二輛盛砲一幹碩而膚滑其質或鐵或銅光燦、射人目所謂佛郎機者也美哉其衝陣之捷卒乎已觀旗則夾道而堅皆輕縉為之又畫以五采如瓶鏤花勝之屬其短長各異其幹丹其幅狹其上或書左輪右輪字或大方廣佛華嚴經字其文楷而不怪而又有若統扇而大者鷄羽之燦者綴之鳴鈴鏘、然或曰此虜幟也倘或然歟旗之左右車各五七輛

所載皆銅碗鳥碗鉛錫碗余聞之江南父老云甲寅之亂倭奴畏鉛碗特甚時已有投虜以射利者今四十餘年宜其多若是矣車盡則為戈矛亦夾道堅或銳或角或枝或角而枝品以十計刀之品凡四其居室者其長技也邏卒按其室而操之作奮擊狀腥風颯、若俟啼而鬼哭又況乎操其二張翼謁履以趨而有不披者乎哉故曰此猾虜之長技也弓斃而長鏃利而多

稜人言虜射必置之地上果然而旁又有車百十乘則所獲衣鎧瓶盤軟細之物邏卒守之竟莫肯發而司馬公顧守者取甲若釜計其類各四三付卒之捷者着之而立馬上赤日耀之如曙星如虬鱗銀白金黃丹猩黑漆以手按其文則細滑密緻矛戟之所不能刺也鉛石之所不能透也其鎧馬者尤嚴余所見馬一如老鹿而差肥絡其首若腹而鞭之其影如瀉我馬見之

跳踣而已矣

觀東征獻俘

獻獲之七日天子御樓受俘將驅之西市斬之既就縛諸官人緋衣躍馬馳歸私第衛士戎裝椎盾戟立長安門外道旁觀者如林多據鞍而遠望塵起風腥則群醜出長安門矣余時望見一小樓亟登之樓上履滿不可置足則踣一馬上群馬為象所衝亂蹄而走不可止余乃下馬

携金季化手立沙上沙沒履會有兩童子夾而翼之始得縱觀虜皆紅衣紅抹角救而行貌無弗寢者有邏卒戟手罵曰公鬼胡不早投死而費官家萬、為且令我婦子不相保也言訖淚潛、下時有一跛卒及一人坐沙上跛者曰李醜之亂吾時戍寧夏守城會有義烏兵三千阻山而陣李以萬騎從山嶺衝之踐血成池三千人無寸骨完者曾未及炊黍時余心痛焉不

覺失聲墜城下然幸生還今吾子復戍於東、事平可幸無患然吾聞東征諸帥數年來負貂璫及大姓金鈔各萬、勢必取償于餉軍者吾等亡無日矣其一人曰虜縛象所時有與其故人言者余就其人問故曰此紹興某也殺其兄而投虜冀免誅今竟懸首西市豈非天道哉若爾安所得渠魁而獻之也跛者點頭不應

林會元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母徃、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聊無怨色後官吏部卒于邸檢之囊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飲可謂終始一節者大學士張玉陽賞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女必是篤行君子張可為知人已

淵明信遠公

戊戌子客長安四月初八日孟夙邀予訪度門瑞雲寺聽說楞嚴五因信宿而返今年有戒嚴者說法華大義於東塔院孟夙往過之、以四月八日五年之間再同斯會令人慨然時有隨喜者既入欲出輒引淵明自解予聞而笑曰昔遠公拉淵明入蓮社不果後許飲酒乃徃夫必許而後徃當時之信遠公未有如淵明者也衆客絕倒

張林宗王而楨

大梁尉氏縣張林宗名民表自言十七歲時病且死忽自念言竹林之隙在汴城將往生焉其神遂出尉氏北門入汴東門且至竹林矣見鞠母遂托之而生甫洗沐輒言曰我故尉氏縣張民表也慕地聖來此母大怪將殺之見一神人披金甲者言曰汝家世有善報故付此兒若欲見殺請携以歸遂雙手捧兒出汴東門入尉氏門則林宗瞑已一日矣既甦使人至汴訪之鞠

母曰兒墮地忽言將加害輒死異哉佛言隨念往生林宗其徵歟陳古句之父嘗為尉而薄聞之林宗云汝南王伯楨亦為余言林宗夙根甚異自結禰至今夫婦設榻相對晨夕禮佛不休其母劉夫人默察之皆童身也伯楨與林宗同舉於鄉其人歿遠真素苦心學道今之及輩罕見其儔

齒豁

韓退之云髮透齒豁不見知己故自此老上書時語也知己何容易哉予嘗有言豪傑無平交真人無知己近世以來如張江陵必殺何心隱而心隱自謂必就江陵之縛夫心隱何如人耶當其面、相覩不友一談一恢弥天之網沿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淵馴其機穀目精相喻肝膽盡出心隱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寬不得一籌所謂真人之知己非耶今世座主門生謂之知

已直蟻聚耳然韓子齒豁二字自是有珠今日食嬰挑此一齒三分之一無端冷風間、從隙處入也此所謂齒豁者歟午睡昏、頽然自笑

論治眼

齒病勞之眼病安之此從來不可易之語然治眼亦須少勞不宜久逸余嘗病赤眼瞑坐數刻眦流液面輒作睜目狀左右旋轉數百次便覺氣爽久之亦愈乃知天下事未有不勞而久逸

者也今日夜起看月獨坐旋目偶思及此也就寢夢見古物數百枚中有二鏡大者周尺餘小者徑寸余取大者視之析然眼若蒙利已取小者一人云此雪銅為之蓋古所謂江心者與照之凉心肌骨予聞古鏡能療目疾常恨不能致佳者夢中得之豈不還明氣象乎

談言

周侍郎思敬號友山江陵門下士也與耿天臺

相友善天臺既忤新鄭家居侍郎嘗為江陵言之穆廟改元江陵以郎署起天臺田間天臺遲遲不進江陵等謂侍郎曰為語耿天臺當一出及吾在也侍郎擊感言曰天臺老矣豈能婆娑郎署間向諸少年作折腰態乎休矣江陵頓足頃之遂改太僕少卿天臺乃出又鄒南皋劾奏江陵奪情非法事江陵怒甚欲斃之杖下侍郎憂之銳意為鄒解圍遂入見徐請江陵何怒江

陵語之故侍郎笑曰堅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堅子化為烏有矣天下事大此者凡幾皆政府身肩之柰何以天下之身為一堅子伐性乎且天下將窺政府喜怒也江陵意解鄒竟免死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斯公外沉生死之機已

論文

許元情携其文字來看頗是平正通達不作世

上影嚮撥拾之談可喜也但元卷常秀密魁卷常疏通則此猶似未辨耳因謂兒子作文無他法只要滌入題隨跳出題外深入題隨觀題之意跳出題外寫題之情觀題之意下語不踈寫題之情運筆不滯然此非余言之也馮開之先生教人洙屢更洙一步直入針孔然後盡從筆尖上拈出近世文士不知洙一步法欲從筆尖上拈出非大圓通不可幾也

道道人

庚子冬僧懷愚禁之玄秘閣上道人趙玉林年七十餘事師甚謹每夜半輒煮湯溫餅餌候俟禁寒不少息其徒從外歸有持棗栗遺道人者輒盥手而藏之以奉懷愚而懷愚亦不自安嘗言吾何德行柰何勤苦老人脫老人復然吾寧高枕卧不復徑行念佛耳一日余與頽孟兆訪之孟兆目予云誰謂懷愚無益於趙吾入玄秘

閣而諸沙彌兩頤無弗默、動者予謂孟兆不意公等亦能觀色積厚之光蓋可誣乎哉

心月

淨心之徒曰照明號心月面白而麻舉止恂、早夜持圓覺不休年二十餘病死將寂淨心取其所御衣置榻上明笑曰來時着何衣隨地留以供堂中給事者何不可而蓋死人四大乎請亟如法然我有問及者但云已朝海去矣遂瞑

記潘姊丈夢

予姊丈潘對峰名士元孝友剛介誠然君子人也萬曆甲午春暴卒先是館於青浦得一夢甚異夢青衣數十人喚對峰對峰曰誰名青衣者曰汝有罪故相喚耳對峰恚曰吾生平正直即不致自謂有德安得有罪則隨數十人偕行至一所流水洋洋、橫亘一木水土對岸殿宇參差一僧謂對峰曰坐殿宇者聖賢也常人走木上

有罪則沒入水中對峰問僧曰吾將誰從僧曰汝從木上行耳對峰自念人生當坐殿上奈何效常人行視其木危不可渡則故作教武越之青衣者從傍睨視切、若數其武則對峰行愈疾既渡岸傍見一豕人立而言曰不必前與汝皆豕耳對峰大恚曰畜何敢言行教武又有一羊特起若使為羊者對峰愈益恚甚前一吏謂曰從此入則入一門王門也轉廻廊至一殿則

世所稱閻王者在焉黑面秀眼冠忠靜冠據案而坐牛鬼蛇神森立階下階下吏使對峰跪對峰不可撻而前問王曰吾何罪乃相喚乎王謂吏曰對簿吏取一簿呈王王執簿笑謂對峰曰汝不可謂無罪也汝為吏時而好譏議人又私某人雖汝墮畜道矣汝何無罪歟對峰笑曰王誤矣吾安得吏吾為弟子員生平讀聖賢書慕聖賢行事而家貧困前年奪吾妻數年聞奪吾

父母常自恨生不如死吾安得吏而應墮畜道乎王閱簿良久变色曰誤也雖然汝既遠來則使見汝妻焉轉躬問則見余姊立庭中遂相持而泣執其手若冰對峰又懇之王欲一見父母死亦不恨則父若母隨念至矣望之大慟遂覺覺時汗浹腰背館中童子聞對峰忽々自語者幾二鼓矣俗以為魔故弗敢呼也對峰為余說如此是為癸巳七夕後之一二日後八月對峰

死

紀異

甲午初秋余從顧升伯夜飲聞王子虛家僕婦為妖狐所中叩其故則曰婦方夜績有飛虫集火上撲之遂不省人事疑中妖也或曰日來言狐妖者多矣余歸時則金鼓鈐鐸之聲徹於四境甚有持釜而擊者數十夜不休縣官禁之不濟一日于西關外酒樓上捕一道人蓋言妖

者也搜而考之則有數百紙偶人繫腰裾間皆以小鐵線作手足狀曰吾呪則紙人能飛去有鐵線所以傷人吾又呪則能收之余聞之笑曰使道人能飛抵人可謂得呪矣乃不能呪使母捕乎恐其術不至此後械街彈所又拷之輒哀鳴曰吾術何能飛紙人也吾聞境有狐妖故作數百以相煽亂以為收者若干矣吾意不過得錢耳乃殞其身愚人哉真可憐憫也然言狐者

竟莫知其源淺又聞之是時一府皆然抑又異矣

聞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在聲氣之表故曰微若然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嘗聽張伯華吹簫王季昭度曲庶幾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束今日納涼張時可亭上聞徐

生歌大有故人風味不覺快然季昭歌者也微言冷詭雅冠一時後為尼數年化去五月廿六日記

詩畫

蘇子瞻云論畫以形似見與見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揚用脩曰此語似偏晁以道補之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李宏甫又續之曰畫不徒寫形正要

形人在詩不在畫外正寫畫中態以道用修宏甫皆聰明絕世古今奇男子也亦安心為長公蛇足耶姑錄之將使三家村學究咬牙提耳目為學語小兒解說萬遍則未必無小補云端陽日戲書

沈生

少不解事頗好狹邪游每與沈生清吹劇飲往往違且有婦先生者年七十餘矣亦與生狎客

多笑之而予獨愛其婆娑自喜之狀生或怒輒為之解圍生謂予吾能遊老少間頽矣故不若君之左袒老人也予笑曰正恐後人復哀後人耳今歲癸卯予既五十而沈生來自吳興觴於愧古堂中竹肉遞陳談言紛起生視坐客都無故游相與追話其事不覺潛然王孺和贈之一絕云滿堂紛管間清歌宿昔風流較若何暗指少年都不識故文一別已無多生大笑引滿類

然竟醉

仁脉

達磨面壁九年影留石上魏恭簡召工鑿之深三尺有血濡；出石端工乃止當時之聞者驚相告也優填王思佛命刻栴檀像世尊下切利天時像亦出迎三喚三應世尊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脉耳易中孚之辭曰豚魚吉解者曰豚魚無知之物以况不可化誨之人覽之不覺失笑

雁齋筆談卷之五

聞雁齋筆談卷之六

麻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任公

故人夏惟訥好求遺書能識字土風世故多所抄錄嘗藏一篋甚秘其妻莫能見也惟訥且死妻往視之僅一秃管數十枚抄寫雜記百卷而已此亦吾鄉之一奇也故嘗為立一傳今日得其所錄備倭始末一本中載任公寄子二書辭

自忠壯附錄於此其一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

定數惡滋味嘗此也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園也讀書孝親無貽父母之憂便是常聚首奚必一堂哉其一云戒兒細一叨一干言萬語只欲乃父回衙何風霜氣少兒女情多耶你老子領兵不能討賊多少百姓不得安家嘴毡累草此其時也安能學楚囚對兒等相泣韓榻耶以後世事不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

太平之樂不幸而戰不勝則夫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字而已可與汝母言之不必多話嗟乎世之論任公者以為不愧大夫死綏之義今讀其書名之下寧有虛士也哉

貞烈

顧貞婦王氏女歸烈婦陳氏女此誠間氣之鍾積善之慶也異哉貞婦聞變成服拜而不哭便

欲守夫歿不復歸寧之義而烈婦投火不得自縊不得或勸之從容守義何不可而憂汝母為烈婦曰吾籌之審矣與廢家國所時有至此不可守而自盡母寧及是時耳料理周身事甚具遂絕粒死語云從容中道其一貞一烈之謂歟吾鄉吉祥善事近世多有往：出土大夫名家後如吾友許仲嘉之割股言或及之頭面盡赤默：移時殆非世俗之孝也

王先生

王伯欽先生古貌慧心好吟喜飲嘗自號醉愚又號倚梧吟叟辛未甫釋褐即遺先君子與沈聲遠書云秋氣漸肅池上芙蓉爛開兩人徘徊山中若蓬壺仙島相知三四人舉酒相屬叫呼鳥：寧復念王大拘迫拳孳之苦乎又曰黃花白酒偃仰泉壑何日忘之又曰廉庶野性終在長林豐草間耳已令歷城遷臨安竟以懶罷時

提一壺與張師文周芝孫輩酣飲山阿吟咏不輟視世事泊如也與弟德安守幼文至性友愛晚年稱篤嘗邀先君子過西園坐臥萬梅館中輒懷母太夫人德安公不置其詩云狂風號五月一夜水滢：細竹鳥雀墮閉門霰雪飛所嗟母子遠復嘆兄弟違如何酒未醒夢逐淚沾幃又嘗與先君子書云暇則縱帙獵奇倦則攤姬酣卧大丈夫不得志便當聲色自娛情辭疊：累

百千言予嘗集其書置一簾高可三尺字畫適
遠不減率更令惜為人取去今日偶得先生倚
梧吟追想故人風味遂不成寢其詞曰飲酒未
必醉倚梧便長吟涼風吹苧衣逍遙開我襟朝
朝白雲飛、彼高山岑暮、孤禽還想在中樹
林白雲共飛鳥孰知浮與沉朝、復暮、孰知
古與今

夜泊論友

偶與四方兄弟歡劇累日紫翠互施宮羽迭變
真有無量快活無量進益今夜舟中被酒達旦
無寐忽思吾里中五六兄弟怒如調饑也乃知
附近深交如飯如茶如肉如酒但有醉飽時那
有厭棄時不知味者妄謂常品無奇此倉皇下
咽不經齒嚼者耳海內慕尚之交譬如親賓設
席雞猪魚鴨大畧與常用等第一經庖人俎膾
賓人鋪設便增氣色令人有且敬且感意若夫

意氣之友故是山海奇錯卒然遇之食指自動
雖裂鼻折吻縮舌澁齒若自見其所甚欲不能
不食然亦不宜久食至于真正相知則人身之
元神也非飯非茶非肉非酒無色無聲無香無
味但覺有之則肢體輕安肌腦滿壯一日損之
神氣消縮緩急失之腰背麻痺吾烏乎知其所
以然而然耶故夫相知談何容易管鮑之交遇
其匹子長之傳通其意漆園之相視而笑莫逆

于心傳其神

記作傳

風俗不雅純正是長幼卑尊之情太洽不及禮
耳太史徐伯衡以禮率人卑行肅然不命之坐
不敢坐也友輩有以真字推伯衡者心領之每
誦其言以為知己余交伯衡久矣當是面不譽
人背不毀人非忠益之數不以勸人者耶家世
長戲貌伯衡于扇端余心許作一小傳徘徊不

果何者真者之性方日進其道未應傳也甲辰
七夕後四日記

寒窓戲語

抱影寒廬夜深無寐漫數樂事得三境焉其一
曰禪喜一室十圭寒蛩聲啞折脚鐺邊敲石無
火冰月在軒燈魂未滅攬衣獨坐如遊皇古意
思虛閒世界清淨我身我心了不可取此一境
界名最第一亦有倚紅大師蓮花不凍苦吟乞

士不碍真空一動道場方斯颯矣其一曰人殺
窮陰殺節悲笳亂鳴攢面驚塵穿骨飛雪却故
寒寂搗截陰山萬里沙場僅餘鬼哭肅陣歸營
冰月當戶滿引清嘯指墮膚裂此一境界差之
神王亦有專城老將出境便還長勝名家尚留
殘孽非曰能之頑姑舍是其一曰豪舉畫屋曲
房擁爐列坐鞭車行酒外隊徵歌一笑千金標
蒲百萬名妓持窈玉兒捧硯淋漓揮灑冰月流

缸我醉欲眠鼠奔鳥竄羅襦輕解鼻息如雷此
一境界亦是賞心亦有年少王孫推姬酣卧靈
魚墨士典衣論文既腐既酸所樂不在

燈前自語

原夫男子之事故少樂而多憂不謂鷄肋之人
亦好難而賤易燥濕輕重不涉其時幽快娛悲
每狎其變見抱甕之無械薄視機心感磨杵之
多勤恥言順運乃至愛月性也悲笳吹落霜天

魄則愛之情愈王徵歌情也曼聲灑盡羗人淚
斯情之感弥深病非所患但使面留五管不愁
二豎之忽膺貪故自甘不必家餘宿春常望三
徑之客至不貪虎子好入虎窠未見龍珠欲櫻
龍怒捫心自分據理有由昔老氏無為直須絕
學惟宣尼發憤然後忘憂常樂豈入門之方上
達非修道之教客聞唯、余心否、九所有相
盡是虛妄世人以苦為樂不肯空其所難吾欲

以樂為苦敢復住于所係首銳足方難甘園宇
之養眉橫鬚髮羞慙見女之觀借此筋骨度彼
年華非則兩皆非是則差近是苟全微尚任笑
福輕

陸彥先

彥先怯蟲而怖鬼性不好洗沐友人強之掉臂
遯去嘗行山中有蝥集其裾截裾而走喘行百
十步猶不能休偶夏月宿友人家誠主人必使

兩童子候伺母令鬼爛也俄而覺則童子已視
其寢休沐矣彥先怖甚取被蒙其首屏息門間
後童子至惶遽後門間出持童子有狂叫欲絕
童子疑其鬼也駭汗病幾死客謂彥先日君怖
鬼而鬼乃憑君為童子祟非鬼祟童子也君直
鬼耳彥先笑曰吾故幸童子之來以為脫于鬼
矣而烏知為祟乎嗟乎如彥先者真可人矣觀
其詩格冷然有風舉態識者以為此道中散

聖今未見也

燈下懷先輩

余自非角及冠侍先君子往來親賓家絕未嘗
有抗禮之交每見朝列大夫王先生揖後北向
坐方令童子布席呼余就位少呼行長呼字至
余年五十猶然見葉先生雲嶼稍、款曲余心
懼甚以為先生之外我也今世少年周旋長者
間言笑自若豈人心之不昔歟余于吾鄉名兄

弟間猶及侍四王三顧如奉政之和毅朝列之
清真臨安之古渾德安之坦亮莒州之豪雅歐
寧之沈敏孝廉之開霽許人如禮無惕于心

見玄

僧見玄周姓坦質無它腸自少重聽見人則笑
人或語之不能了則笑不可止喜從予語知予
病目玄心憐之今夜予乘月色訪古松于玄舍
予却玄相影下使童子問曰松師在乎玄掉頭

不顧而去予心知為玄也亟呼之玄大喜遍告其徒曰元長眼差矣乃能從拓影下識余因跳躍不自休予笑曰借使君能酬童子問幾失君矣因與松師霽澄輩話其事不覺悽然昔龐安常病聾求診者必相眎以筆東坡居士云君以眼為耳吾以手為口皆一時異人也萬曆年月日

王蘭堂夜話

張子之友許公舜既死七月得一子曰孺瞻孺瞻生十八年而公舜舉孫孺瞻飲張子張子嘆曰快哉公舜之有孫也宜哉余與公舜交自今上丙子于時同擯于主文者相與徘徊陽羨山中久之而歸時公舜方翻、年少然其情念已居然長者又八年公舜死世人悲公舜之死不幸無子也而今有孫使公舜在春秋僅四十餘耳夫使公舜在而得孫世人之得孫固有不待

四十者矣夫何足快孺瞻生不識其父而公舜死然後有其子今又有其孫余因公舜有感矣昔余大父之失怙也甫三歲曾大母憐之大父泣亦泣笑亦泣既長時以衫繫着大父額角上沾沾喜曰異日者庶幾偉男子哉已又未嘗不泫然泣也大父常自言吾五六歲時夜半起如廁見明月當空雲物如錦亟呼吾母觀焉母立月下顧自見吾母子影淚潛、如雨會有雁戛

然長鳴悽黯欲絕其後又十年而得若父母且喜且悲自言可幸無恨嗟乎余因孺瞻益有感矣公舜未有子而死而今得孫後死者見公舜之孫而尚未有子誰謂公舜死而後死者生也許叔顛曰難言哉難言哉天地既闢吾與物偕入偕出與其機未有知其所以也而迷者切、然議之小大修短近遠張子不對顧侍者書之

艷詞引

世無窮途道喪分別與之所到不妨嘔出驚人
心故不然也須隨場作戲開眼便覺天地潤過
鼓非狂林卧不知寒暑更上牀空算老驥自何
閑唾壺蓮花不染曾出泥下是以維摩榻伴天
女解禪摩登室中慶喜證法即腐即奇非花非
幻漫露淨丑之脚恣逞兒女之歡看他布袋糊
猴東眺西勃始知門前田地水綠山青當場儘
愧還我為之大地衆生從渠笑罵詞共一百二

十首

刺語引

天地刺氣也日月河山刺影也人鬼鳥獸紛然
錯然刺夢也竺墳魯誥刺典也詩賦古文舉子
業刺語也蓋得道之精以遊無窮而其土直為
不化之物則必有刺、與刺相尋于天地日月
河山人鬼鳥獸竺墳魯誥詩賦古文舉子業之
中以至世出世間謂之不朽謂之不滅總之此

不化之物而已矣余年十二而自以其意竊為
文章父師見而笑之又十年而以其文浮沈于
世什一收之什九棄之又復三十年而什五棄
之什五收之什二憐之什一歸之男子之義有
殺而無憐余弗敢受然余亦弗敢以收之歸之
者為是而棄者非也故錄其刺語以俟後世有
揚子雲不者刺之救篋刺之蠹腹則已矣嗟乎
余之刺語如此而已矣碩影自笑胡蘆中有張

元長如此而已矣

蘇齋二約

飲酒約

性好朋友又有天幸不重絕于當世之賢豪長
者故自數年病目以來強顏陪侍非為飲食將
以領玄旨開笑口也乃者殘光增蝕漸辭白晝
雖喜客之性不能自禁然而動止倉皇嗷啗狼
籍客方起立我則宴坐我欲舉筯客正引盃顏

之倒之可嘆可涕當爾之時好友周親必然憐我夫以憐我之故使諸君臨食不樂我則何安此其苦一矣又行酒青衣無論頑鈍即請曉主意豈能自忍喜怒之情見容迷謬必然發笑我料彼笑情寔不堪彼為中節之歡而我有不言之恥此苦二矣又長隨奴子我所寄視凶醜之性公侮其主蠢然下走求庇于客或者止防主怒不顧主羞或恃客愛主為主生咎此皆吾所

不見實則人之時有其為苦三耳具是三苦毋奈彼何敢告朋友慎勿召我若我為主不從客食客怒不食便請別去我心之苦甚于

作客亮之宥之

作文約
生平識字不滿數行為人作奴已盈萬紙傳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其然豈其然耶迨來病悻終夜怍、客告我燒却筆硯勿藥有喜此徒妄語耳使吾文可以得憐文何患焉然因是少謝

戶履但乘興為之片語會心欣然竟日久之病為良已乃知筆墨作祟正為俗下文章使退之受金何妨譽墓昔長吉無命豈閔嘔心便欲斷鬚萬餘運蓮數百日尔不見蠹魚無目飽嚼群書殺兔不言揮染五色者乎汝既傳粉難禁出塲然恐率易之習不易消除請覓對症之方後吾所好唯是墮地以沒種、貪求乃者饑病所驅老不戒得欲別俗鬼無出此符諸君慎勿笑

我交不匿心士故有癖耳 寒窓戲作二約
付長鬚掌管客至便以眎之客或嘲我不赴飲損趣不辭金損廉者輒荅曰正是學趣不赴學廉不辭也時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病居士病居息舫中不窺戶者三十一日矣

茶說

天下之性未有淫於茶者也雖然未有貞于茶者也水泉之味華香之質酒醜米積油盎醢蠱

醬在之屬茶入之輒肖其物而滑賈奸之馬腹
破其草而取之行萬餘里以售之山樓卉服之
窮首而去其羶薰臊結懣膈煩心之宿疾如振
黃葉蓋天下之大淫而大貞出焉世人品茶而
不味其性愛山水而不會其情讀書而不得其
意學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飲其韻甚矣夫
世人之不善淫也遽之怪茶味之不香為作茶
說就月而書之是夕船過魯橋月色水容風情

野態茶烟樹影笛韻歌蒐種、逼人死矣

雪窓自遣

窓隙窺見同雲簷茅不聞集霰無樹飄花片
繪子長之壁不粧散粉點、糝原憲之羨布衣
自短猶堪絮起風中足指盡穿行看鴉翻城角
屋張融之舟游情訪戴塵范史之甌礪志卧袁
堯姬故解煮茶敲石無火王仙即思披篋質典
多鵲或云檻外封條帳望山陰之有椽俄聞庭

前折竹驚看篋內之積相玄陰脉、子卿齒之
與皎日增光玉屑霏、孫康映之覺虛室生白
織兩鬢之絲文成雲錦飛覆體之絮王敬長空
恨無道蘊奇才比物見推于叔父不數王元豪
右迎賓式重于暖寒漫看剪水率爾雕冰

祭樊父文

維萬曆三十二年歲次甲辰我師棠翁樊夫子
以疾卒于楚黃之正寢是歲五月十四日訃聞

崑山農工相與哭于野市人哭于巷門下某、
等各採辨香哭奠于生祠下越五十二日緘書
函帛拜授使者而為文哭之曰嗚呼痛哉夫子
而果逝也耶日何歲而弗麗于天斗何旋而弗
居其所而夫子果非逝也耶則夫泰山之或頽
黃河之時竭蓋事理之所必不然而亦有不必
不然者則又何必致疑于天之不可問而使善
者怠不善者肆耶第其等之所瞻依而趨步者

唯夫子之為質既攀轅而莫挽終翹望而靡極
即遂為天外之冥鴻深林之威鳳奇文秀理猶
是以陰長某等之骨而作之氣而今遂棄我弗
復返矣天乎天乎荆山之璞剖而未耀于天下
也耶合浦之珠藏而不久媚于澤也耶其記白
王之接而去耶其乘王子之鳥而飛耶夫子之
生也人之君子今之古人道之龍象類之鳳麟
其在崑也衆人之母學士先生之父而胥吏之

神君縣乎白雲在望至性造發揮清風于懷袖
委章授其如脫夫子辭崑崇陰滿庭崑思夫子
惟蘄惟水此固智愚賢不肖之所共知而共信
抑亦當今有志者之所願附以為同氣而同聲
而某等竊窺夫子之貌想像夫子之心有深而
不可窮者不然而何其度之抑、而色之温、
商城無鑛崑人有生尚不足以拊夫子之萬一
而夫子亦邈然深思以為此何是云天乎天乎

詎謂舟中數語已奏維門之曲楚水茫茫處聞
山陽之遠也哉昔日滅書夫子獨坐廬山之頂
今日書去某等會哭臭水之濱天乎天乎誰與
之多而誰不盡其施也耶誰留其有常而誰奪
其無常也耶天耶人耶命耶道耶夫子其果道
也耶果非逝也耶雲耶松耶鶴耶仙耶江流吳
楚淚洒西風夫子聽哉如聞其語如見其容尚

祭沈元澄哀辭

維萬曆三十年冬十一月三日是為仁兄沈元
澄寃寃之期其歲壬寅其月壬子其日庚申其
教下弟張大復東菑酌酒寫我哀思其辭曰痛
乎我兄之死也光明磊落之度飛揚掉勵之才
軼群絕倫之志發憤忠益之辭談笑胸開排盪
氣振有骨非賤无病長貧人之君子今之古人
憶與兄交歲在癸酉白門把臂倚馬數言兄不
恨子之無賴子不驚兄之過方雅操相先務古

道奇文共賞誓不後人或兄俞而我吁如虎之
爭不必上殿或我嘲而兄哂同心之誼利于斷
金兄沙兩罔我先布席我泛黃潭兄蚤迎門村
上花開時、班荆道舊酒後耳熱行、指足襟
中接壺有奕我讓兄才冷擊微言兄饒我興樂
此未歇臂酌幽明依、夢裡相逢幾迴鬢眉可
見漠、重泉未曉終是彷彿難憑時聞古木悲
號意者金石之章聲、嗚咽陡看秋鶉奮翮知

筆卷末

薄雲之義片、天飛怪風凌雨還疑戟髯談心
瑞靄祥雲豈是橫經論道忽、數載悠、我思
所恨墓木若拱貧無短劍趁此芊草未宿畧嘔
寸心悶書客問羨兄正性徒為大年傳寫兄神
笑我後死何不速滅白眼門天昔胡調高之無
和倚風長嘯今胡仁壽之不然又况乎突冷如
斯伶仃似鄧長齊壯志款、下泉獨抱孝誠陶
陶永夕征雁嘯、淚灑空幃孤昂寒枝瑟、血

染江上丹楓吹苑風酸歌挽孽死一盃之土既
覆化碧之日何年夜雨傷神空山寂、土高巖
秀正氣漫、兄事既終而我何待喬公車過
痛步、斯腸蘇子篋竹之感葉、成血景不解
彈有弦公絕何處無留那忍再聞尚饗

居士嶼哀辭

山林之性見人則驟野死之質不擾于原故倅
狂非聖托首非真米顛盡船于書中狂銜揭鼓

筆卷末

以自斃絕代異人風斯邈矣若夫喜怒哀樂不
知所措恣口傾倒其意云何挈手行游瞥然而
去吐舌陳義俯首便眠人莫能解彼公不知昔
者吾友嘗從事焉故長洲徵人居玄嶼名懋時
外形放浪中心混然挾綸素以東遊儻數塵而
至止寒蛩回壁殘書攤案濁醪晨引松枝夜燒
興有所至時同千里之彈琴意見輒偏輒如立
本之狀匿漫罵王孫非閑醉酒大笑欲絕不必

賞心持縑祈請漫擲襪林窘市肆中人爭焚扇
狀似野庶心實寒灰飲如吸川嘯逾鼓吹咄哉
若人可謂犯人之形無人之情任天之放不知
天之樂者也時惟冬月酸風裂鼻敝裘無煖足
指欲穿搔首西望薄遊故園忽膺二豎不及迴
轉嗚呼哀哉怵頭無火被不覆足兩目猶張顏
色如故婦子牽挽哭聲泉沸啟視手足一矢而
暝嗚呼哀哉頤突煙冷雲釜塵生徹嗣僅延蔡

筆談卷本

女未嫁子畏厥死吳趨公望沉魂鄧浦筑、數
子夫子蕪之嗚呼哀哉世上畸人其有總乎

鐵兒葬誌

鐵兒張元長初生兒也母顧氏娠七月生方娠
時大父九川先生夢玉一塊墮懷中大如爪有
文故乳名曰鐵示非玉女無害也或云七月子
當長大父信之然羸甚五指惺如錐具體而已
及暮齒骨怒生秀目方口長耳豐準伏犀骨隱

得貫頂見者莫弗奇之甫三歲能誦唐詩絕句
百首而尤喜誦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之語
大父頗戒乳母不令人見也適有巫媪視鬼者
見之訝曰此青州四舍人何在此乳母詈其不
誠媪徐曰會當去久之病痧疹醫禱一月始愈
又半月而痘疹見帝竟夜不止是時大父卧聞
惟齋中夢至大梵宮叅禮如來一人導之而東
阿羅漢結跏趺坐又道而西、則祖堂瓦甍皆

筆談卷本

碧琉璃色在嚴璀璨一僧結跏坐蓮花臺上
紅錦覆其首啟視之則見像也大父放哭而覺
而童子候帳前報見痘見矣痘九日不發竟死
是為萬曆五年丁丑三月十五日戌時葬之馬鞍
山陰大茅真君殿後年四歲其生以萬曆二年
甲戌四月十二日丑時既葬嘗欲誌之不果今
年已亥余再遊燕臺三月初九日道經潤州夢
見笑語如曩時起而為之誌嗚呼夢而生之夢

而死之入夢而葬之誌之惡乎知余夢見夢也
耶其有夢之者耶嗚呼此可以觀人世矣

馮雷葬誌

清河張元長之僕馮雷字子聲以童子事先大
父大父卒事先君子勤苦自勵未嘗以智先人
以虐駕物往；見信于里之長厚者先君子既
卒予不能事家人生產多困乏老僕之狡者輒
謝去雷獨依；惟力起舊業是望予既病廢則

筆談卷六

五

又望其幼主終始不懈年五十二妻潘氏少雷
十二歲早夭葬于馬鞍山之阿無子生二女長
嫁金鳳；子童子也次嫁楊積雷既疾亟猶強
扶賀節見予；聞其經紀後事甚悉告之曰汝
身非汝有也可置之汝病瘳矣雷自是遂不復
念又兩月乃瞑遣鳳來謝意欲啟潘婦之藏而
合焉且曰為語主人倘不忘悼蓋之義苟存其
姓名異日者即為若教氏之鬼而目長順乎予

潛然許之雷既葬玉山之陽乃為之銘付鳳且
勒之石銘曰死不忘其主生欲留其名呼婦同
穴長蔭松陰吁嗟馮生何愧乎天與之形

有備書生陸攷者少以其業侍予浮沉四
方且數年矣客歲顧予張行可先月軒中
瞿然請曰公方有文章而攷病且死懼不
復從事豈有帳中祕攷堪為後者耶吾願

筆談卷六

五

也予聞之惻然自愧吾非羊叔子而攷幾
湛矣命兒子桐取筆談雜付之錄未五卷
而攷死稿藏篋中幾供魚腹今年夏海虞
瞿元初梁谿鄒公履促予付諸梓人予乃
請之華亭陳眉公又請之吾師湛元沈先
生皆曰可于是求吾友顧孟兆唐溥伯校
而刻之凡六卷蓋攷書其五其六則茂苑
章林石所補也時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

初三日貞節堂記

方外友

悟善字隨時

廣先字道虛

廣清字霽澄

海從號巢雲

寂虛字歸元

真志字定慧

門人

顧天挺廣伯

錢賓于王

李應伯雍

譚仕登元龍

鄭胤駮彥逸

朱泰微子將

沈煥叔和

孟時來勿逢

張桐子琴

張積士美

張樛子喬

聞雁齋筆談卷之六 畢 大尾終

ZW 21101000819246